亨利希·曼

亨 利 四 世

——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董问樵译

上册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八〇年·上海



HEINRICH MANN

DIE JUGEND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

本书根据 Aufbau-Verlag Berlin, 1958 年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亨利四世——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群 众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25 插页 3 字数 451,000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0 册

书号 10188·76 定价 2.20 元

译　本　序

一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德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为国内文学的主流。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德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另方面与各种颓废派文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亨利希·曼被公认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从战斗的民主主义立场，无情地批判了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及法西斯专政三个时期，促使德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重跻于世界文学之列。

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出身于北德吕贝克城的资产阶级家庭，比弟弟托马斯·曼长四岁。早年在德累斯顿的书店里作过学徒，后来参加柏林菲舍尔出版社的工作。由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给了他在柏林和慕尼黑大学求学的机会。他在思想上深受法国启蒙哲学的影响，而在文学上则深受伏尔泰、雨果和左拉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开始文学创作，写有不少短篇和长篇小说。长篇小说《臣仆》（Der Untertan，1912/14）是他早期的代表

作。书中的主题是揭露威廉帝国时代资产阶级的典型生活情况。亨利希·曼对书中主角赫斯林发展过程的批判，同时也就是对德国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整个资产阶级的批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亨利希·曼于一九一五年发表了著名的《左拉论》(Zola-Essay)。这是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战斗性的政论文章，它不顾沙文主义和战争狂热的叫嚣，宣示了对于民主的信念，预言侵略战争必然失败。当时德国的文学界，在不同程度上受了战争狂热、沙文主义、种族仇恨和尼采哲学的影响。反战的呼声不仅需要明智，更需要勇气和毅力。文章一出，不仅激起了反动文人的狂怒，也引起了保守派与温和派文人的震惊。连他的弟弟托马斯·曼也认为《左拉论》所宣示的对民主的信念，是对祖国的“背叛”，并且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观察》来回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托马斯·曼还一再本着自我批判的精神，承认当时哥哥思想的进步与自己思想的落后。①

继《臣仆》以后的长篇小说有《穷人》(1917)，描写无产阶级的生活情况；《首脑》(1925)揭露德国帝国主义的反动领导集团；以上三部作品共同组成了揭露和批判德意志帝国的三部曲。

威廉帝国崩溃以后，魏玛共和国成立。开始，亨利希·曼认为共和国是进步的和民主的国家形式，相信资产阶级社会

---

① 参看：阿尔弗雷德·康托洛维茨：《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柏林建设出版社1956年版，第46—47页。

有和平改造的可能。后来，他对共和国的幻想逐渐破灭。他看到这个共和国对于纳粹的攻势毫不抵抗，而且也无力抵抗。这使他对于魏玛共和国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说："它（魏玛共和国）的开始也就是它的结束……现在也和过去一样，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将军、大地主和工业资本家。"又说："它从来也不是，甚至于一天也不是一个共和主义的共和国。"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篡夺政权，亨利希·曼被摈斥出普鲁士科学院，他的书籍被焚毁了，他不得不逃亡国外。他在法国度过了流亡生活的最初八年。流亡生活形成了他的文学和政治活动的新阶段。一九三五年，他领导流亡国外的德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保卫文化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他和国际的反法西斯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争取和动员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为德国人民的解放而从事不懈的斗争。一九三八年，他领导"德意志反对派委员会"，目的是联合一切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成为一个庞大而广泛的人民阵线。

他和高尔基、罗曼·罗兰、巴比塞等一起，经常反对威胁人类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一九三九年，在巴黎召开的保卫和平和民主的代表大会上，他热情地号召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他写的文章收集在《仇恨》(1933)和《勇气》(1939)两个集子里。他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是写出了他晚年的主要巨著《亨利四世》(Henri Quatre)。

一九四〇年，希特勒军队进攻法国，法国反动政府投降，亨利希·曼逃亡到了美国。他在那儿完成了《呼吸》和《世界的接待》两部小说，他的自传《观察一个时代》是根据漫长而艰苦的生活经验写成的。

在流亡时期，亨利希·曼的文艺思想起了深刻的变化。他决定走出个人主义的“象牙之塔”，去接近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们联合起来。

一九四一年，当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军队横扫欧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时候，亨利希·曼预言：法西斯侵略军一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

亨利希·曼深信德国有光明和美好的未来，他一生都在为这个未来而战斗，认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一种正义的和平，都会必然来到，即使有人暂时还想阻碍它，也终究是枉然的。可是他已经身罹重病，不能回到德国，一九五〇年三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小城圣莫尼卡病逝。

亨利希·曼深刻体会到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要性，这可以说是他那个时代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在认识上所能达到的顶点了。

二

赫尔伯·叶宁(Herbert Jhering)在他所写的亨利希·曼的传记中说：“纵然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战争，把十六世纪的一切文字证件都销毁无余，而单单剩下一部《亨利四世》，那末，我们仍然具有那个时代的文献，使我们对于它的生活、精神、科学、艺术和风俗获得一种概念。”

《亨利四世》包括两部：上部是《国王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Die Jugend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下部是《国王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Die Vollendung des Königs Henri Quatre)。亨利希·曼于一九二五年旅行法国南部，参观了比

利牛斯山麓的波城王宫。当时他就决心写这部作品，经过七年的酝酿，计划逐渐成熟，又经过六年——一九三三到一九三八年——的努力写作，本书才告完成，那时他六十五岁，正过着流亡生活。

根据德文原版《后记》中的考证，作者涉猎的资料范围是相当惊人的。不仅蒙田的《散文集》(Essais)，伏尔泰的《亨利颂》给了他以极大的启发和影响，他还研究了德国历史学家朗克的《法国史》中关于亨利四世的生活、事业和历史意义的叙述。此外，如摩尔内的回忆录，苏利的传记文，以及其他有关法国宗教战争时代的作品，都经过他细心研究。可惜他收集的资料都在流亡时期散失了。据载至今只保存着他手批过的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所著《法国革命史》共七册，他的旁批和脚注以及每册书末空白上的补记等，收集起来可以独自成册，由此可以窥见亨利希·曼熟悉法国历史的一斑。

亨利希·曼所以选择十六世纪宗教战争这个典型的历史时代和亨利四世这个典型的历史人物，是根据下列的理由：因为这个时代是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的时代，是封建主义没落和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法国成了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巴黎是它无可非议的首都。在亨利四世的身上，体现着王权的原则，而王权在当时封建割据和普遍的混乱状态中代表民族的统一，所以它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上是进步的因素。至于王权取得最后胜利以后，加强对人民的奴役和掠夺，那是亨利后代的事情。

从一五六二到一五九四年，封建割据的法国连年发生内战，这种名为胡根诺战争的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封建势力和新

兴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胡根诺教徒基本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反动的封建贵族则组成了天主教同盟。连年内战使国内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统一，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亨利四世顺应人民的要求，结束了宗教战争，击退西班牙的干涉，颁布了平等的信仰宗教的权利。他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执行新的政策，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这样，亨利四世得到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引起了反动封建贵族的憎恨，终于在一六一〇年被刺身死。

亨利希·曼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作为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不是简单地用艺术手腕再现一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人物，而是怀着炽热的感情，企图唤起德国和法国人民联合起来，向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他自称他的这部小说是“一个真实的譬喻”，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切爱国主义者，不管本身的信念和世界观如何，必须联合起来，防止人民和国家遭受掠夺，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制止出卖民族于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空前浩劫。

在小说中，作者虽然没有明确的阶级分析，然而他本着他固有的民主主义的立场，揭露出那个时代的矛盾，同时在新与旧、进步与落后、革命与反动的斗争中，显示出同情前者的鲜明倾向性。

三

《亨利四世》是一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主要写的是：法国南

部有个名叫那瓦拉的小王国，王子亨利渐渐长大起来。那时正是宗教战争进行得十分炽热的时期。一旦法国王室瓦卢瓦家族绝了后代，亨利作为王室近亲波滂家族的后裔，就获得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可是这么一来，他被卷入贵族集团的权力斗争中去了。那一边是天主教贵族集团，他们代表大封建地主的利益，组成天主教同盟。首领是洛林家族的吉士公爵，他依靠西班牙的支持，接受唐·菲利普的黄金和武器，出卖法国的主权和利益。这一边是胡根诺教徒，即喀尔文教徒，他们代表上升的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受到损害的中小贵族的利益。他们的首领开始是亨利的母亲珍妮王后和柯里尼大将，两人死后，则是亨利自己。

一五七二年，双方试图休战。亨利·那瓦拉与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甘莉特结婚。亨利带了大批新教的贵族来到巴黎。法国太后麦第奇与吉士公爵勾结，阴谋趁机把胡根诺教徒一网打尽。八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四日的夜间，即圣巴托罗牟节日的前夕，在约定的时刻，巴黎各处教堂鸣钟，随着这一信号的发出，天主教徒便开始出其不意地屠杀正在睡梦中的胡根诺教徒。早在前一天的夜里，胡根诺教徒的住屋都给涂上了白十字。这次惨杀就叫作“血腥的巴托罗牟之夜”。许多外省城市也发生了同样的屠杀，死者成千上万。亨利靠查理九世的掩护，才幸免于难，但被迫改奉天主教。

他度过了长期的俘虏生活，含垢忍辱，养精蓄锐，终于逃脱虎口，与南方的胡根诺教徒重新取得联系。后者的据点都在南方，特别是沿海一带的要塞城市，这儿保证了资产阶级的权利，也给亨利提供了避难所，使他以此为根据地，一步一步为

争夺王国而斗争。当时的农民是最受压迫的阶级，由于连年混战，弄得土地荒芜，疮痍满目，苛捐杂税逼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年青的亨利早已看出，双方借口为了宗教信仰而进行的战争，所付的代价太大了。后来，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蒙田对他说："显而易见，一切宗教战争都不外乎是撕裂法国的行为。"这深深地影响了他。

他虽然率领胡根诺教的军队打败了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首都巴黎的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而西班牙侵略军又驻在城里，为了早日解围，不让城内居民成为饿殍，他仍然改奉了天主教。所以他说："为了巴黎，值得做场弥撒。"一五九六年，他颁布了南特敕令，给予胡根诺教徒与天主教徒平等信仰的一切权利，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宣布和保证宗教平等权利的文件。

亨利坚持不懈地经过重重障碍，克服种种困难，以达到民族的统一。他积极促进手工业的繁荣，废除国内的关税壁垒，使省区之间的贸易畅通，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他说："至少让他们的罐子里星期日有只炖鸡吃。"他叫人在鲁佛宫里给手工业工人辟了工场，工作的喧闹声音使宫廷人员惶惶不安。财政大臣苏利秉承国王的旨意，推行一种不仰给外国的独立财政政策。他付出大量资金，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种植玉米、甜菜、松子、香橙和无花果，精制皮革，发展丝织品、地毯和瓷器等。苏利曾说："农业和牧畜是供养法国的双乳，可比真正的矿山和秘鲁的宝藏。"

亨利努力争取得到人民的信任。有一次一位宫廷贵族虐杀了一个农村姑娘，亨利一反常规，叫人把这个贵族在巴黎的

格雷佛广场上当众处死。后来亨利踏上了登基之路，他知道非争取得到广大农民，即人民的支持不可。他授权摩尔内起草《告王国全国人民的宣言》，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他问：究竟一切悲惨的战争，残忍的暴行，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黄金，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他回答说，实际上是让读者回答：结果是人民穷困了，国家患了不治之症，灾难永无止境。他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情况会怎样呢？他先问贵族和市民，立刻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回答。然后他加强语气，向人民（实即农民）说话，把人民叫作王国的谷仓，国家的粮田，他们的劳动给君王解饥，他们的汗水给君王止渴。人民啊，贵族用脚践踏你，你想投靠谁呢？……城里的市民，只会吸取人民的膏血。两方面都不可靠，人民只有投靠国王。只有国王才能保证和平与安全。

当他战胜了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的专使到来时，他正带领着侍从人员在卢瓦尔河的岸边。农人们从田地上跑来。"大伙儿都怀着期待的心情，没有说话，只望见国王的嘴唇在动，但听不出他说的什么。最后才传来了'和平！和平！'这是兵士们的声音。接着国王轻轻地说：'孩子们，你们得到和平了。'一部分人听出国王的第一句话，凝视着他的形象，另一部分人听出他第二句秘密的话，就正视着他的眼睛。他们等了一会儿，仔细瞧着他，慢慢地跪下去——开始不过几个人，后来大伙儿都一齐跪下去。有一个年青力壮的农人，直挺挺地站在他们当中，他说：'主人！您是我们的国王。要是您遇到什么危险，就叫我们来吧。'"

这是书中一段生动的描写。亨利对宗教教义始终抱着淡

漠的态度，而最服膺人文主义者蒙田的名言："我何知？"（Que sais-je）。这不仅使得任何宗教教条都成问题，而且也表示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

亨利怀着更远大的抱负。他当着北德吕贝克的市议员发挥他的"大计划"说："高明的绅士们，你们了解我的大计划。这儿有篇账目：一种完全靠军备所强致的和平，是浪费金钱的……我和我的同盟者都会明白，利益和安全是在哪里。"利益和安全，这正是上升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由贸易所追求的东西。亨利的计划类似一种国际联盟的组织，想用集体力量来反对外来侵略者，并制止新的战争。他说："我知道什么是宗教战争，在我有生之年，再也不许任何人挑起这样一种战争。"

法国比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在早一个阶段上达到统一，建立和巩固了民族国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不能不归功于亨利，他的事业的完成就在这儿。

然而亨利的行为激起了封建贵族的仇恨和嫉妒，也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而出卖他的是他的宫廷。宫廷与罗马教皇和西班牙国王勾结起来，由耶稣会秘密派遣凶手将他刺死。他的敌人最恨他的是：他虽然表面上改奉天主教，而实际是个"隐藏的"基督教徒。

亨利死后，后代继承了他开创的基业。但是当专制主义废除南特敕令，加强对市民和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时，法国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那时坐在国民大会里的不是新教徒，而是无神论者；而百科全书派继承了十六世纪人文主义者的遗产。无可否认，资产阶级革命在法国找到了达到胜利的有

利场地，而这一革命又给现代民族创造了进步的历史前提。这就是《亨利四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远景，作者虽然没有加以表现，却已经透露出来了。

四

亨利希·曼是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他始终站在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从事写作。他在本书中突出了十六世纪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他把亨利四世塑造为一位开明的君主。书中通过道宾芮的口说出如下的话：

“总的说来，殿下，你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把你塑造成功的啊。不过你倒可以更高一些，因为作品有时是高于艺术家的，但你千万不可以作一个暴君呀！反对一个厚颜无耻的暴君，就连下级官吏也从上帝那儿得到一切权利。”

十六世纪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把王侯看成是由人民造成的，并表达出了反对暴君的思想，这成了后来启蒙时代“社会契约论”的起源。

亨利四世在长期的宗教战争中，经过巴托罗牟的恐怖之夜和鲁佛宫里的俘虏生涯，以及继承王位和统一法国的艰巨斗争，对当时人民的疾苦和国家的实际状况多少有所了解。人文主义者蒙田在《海滨对话》一段中对他说：“暴力固然强，但是宽容和爱人的力量更强，没有什么比宽容厚道更得人心而具有人民性。”这对亨利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他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并发挥其积极的和战斗的精神。在《人间天上》一段中，通过洛尼的口说出：“咱们赞成全世界的人文主义者，但

是人文主义者如果只会思想，而没有学会骑马打枪，那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

亨利四世的前半生经历酷似莎士比亚剧中的丹麦王子汉姆雷特，他的母后被害，自己成为俘虏，失去继承王位的希望。不过他在思想上更积极、更坚定，在行动上更果敢、更有战斗性。以上都在书中表现出来了。

但是人文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早期的意识形态，是有局限性的，它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没有广泛的民主基础，在一个专制君主的身上更有很大的局限。亨利四世固然有爱国主义的思想，有革新社会的行动，然而他一心一意还是为了继承王位和巩固王权。他的仁慈除了出于恩施观点而外，往往是出于权术上的需要。他的人文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断妥协的倾向。他犯的重大错误是对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不够彻底。例如以俸禄、恩赏和职位收买旧教大领主，宽容耶稣会会员，对佛罗伦萨麦第奇家族的屈服，终于酿成可悲的结局。

在艺术特点上，这部小说有广阔的场面，错综的情节，细腻的人物描写和性格刻划。场面从比利牛斯的崇山峻岭，到鲁佛宫的广厦华堂；从巴黎到伦敦；人物从幕内操纵法国政治的凯瑟琳太后，到企图统治世界的唐·菲利普。有缠绵的儿女柔情，有轩昂的英雄侠气；有宫廷的钩心斗角与战场的铁马金戈，此伏彼起，互相呼应。人物性格极为生动：主角亨利显得机智、勇敢、热情、幽默，有坚强的意志，及达到和贯彻目的的决心，但他也轻浮放荡，晚年迷恋宠姬，对后来波滂王朝的淫靡风气，不能推卸始作俑者的责任。除主角而外，其他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经作者大笔勾勒，也栩栩欲活：凯瑟琳太后的阴险，

珍妮王后的自信，玛果的热情放纵，嘉德琳的纯洁天真，查理九世的庸愚，亨利三世的暗弱，亚利松公爵的冒失，孔德王子的浮躁，以上是两大家族人物的特征。至于吉士公爵的骄狂，马因公爵的贪鄙，蒙庞西埃公爵夫人的泼辣，这一家族的反面人物也经作者刻划尽致。关于与主角亨利有关和环绕他的人物：柯里尼则是虔诚而固执，蒙田则是深沉而明达，道宾芮多艺多才，摩尔内临危不苟，洛尼的精明干练，德尔贝夫的见义勇为，达马涅克的忠诚不二等，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书中刻划人物，绘影绘声，描摹世情，穷形尽态。作者常把直接对话与间接对话、外部描写与内心分析交错起来，掀起文笔的波澜，加强抒情的旋律。他的语言亦端庄，亦流丽，亦刚健，亦婀娜。

但是也应该指出：书中虽然表现出主角发展的过程，但那种环绕和决定主角发展的客观环境似乎还表现得不够。例如：胡根诺集团与天主教同盟的对立，虽然前者基本上代表上升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基本上代表封建大地主的利益，但是南北两大集团内部也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引起每一集团内部激烈的社会斗争。在参加胡根诺共和国的南部各城市，很快地展开了喀尔文教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两者之间的斗争，而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各阶层又起来反对两者。在天主教同盟内部也发生了同样的斗争。从天主教同盟中分化出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民众的组织“巴黎联盟”。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由于人民起义（“街垒日”）的结果，把国王亨利三世赶下了王位，由民主成份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取得了政权。其他城市如奥尔良、里昂、卢昂、普瓦蒂埃等，国王的官吏

都被驱逐，政权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关于这两方面，书中都表现得不够，至少不明确。又如：从八十年代起，农民在封建主不断内讧和四处破坏的情况下，展开了强大的反抗运动。在九十年代中发生了所谓“克罗冈”（贫苦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既反对天主教派，也反对胡根诺教派。书中也未能如实地表现出来，这些不能不说是缺点。

然而以上的缺点不能掩蔽本书的优点和魅力。它在屈指可数的世界文学巨著中，将始终保持它应有的席位。今天我们读这部书，不仅因为它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从反帝反霸反殖的角度来看，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董 问 樵

1979年10月于上海



亨利希·曼

目　次

III 鲁佛宫

IV 玛　果

V 不幸的学校

VI 思想的灰色

VII 生活的艰辛

VIII 登基之路

IX 路旁的死人

I　比利牛斯山

家　世

男孩是这样小，山是那样高。他从一条羊肠小道爬上另一条羊肠小道，穿过一片放犊的荒地，那些牛犊在阳光曝晒下发出一股香气，有时他躺在犊群中有阴影的地方纳凉。山岩向外突出，岩那边的瀑布发出轰鸣的声音，从高空笔直地往下倾泻。环顾周围的林峦，锐利的目光可以发现遥远地方有只灰色小羚羊，它站在树丛中间的一块石头上。更远地望去，就只有茫茫一片蔚蓝色的天空了！用清脆的声音尽情欢呼吧！跑吧，光着脚板不停地蹦跳吧！呼吸吧，使全身内外都沐浴着温暖而清新的空气吧！这就是男孩当天开始的活动和欢乐，他名叫亨利。

他有一帮小朋友，这些孩子不但和他一样光着脚板，光着头，而且也和他一样穿得破烂，或者半裸着身体。他们身上发出的汗臭、草味和烟味，也都和他一样；他虽然不象他们那样住在茅屋或者山洞里，他却喜欢他们和他气味相投。他们教他怎样捕鸟，怎样把捕得的鸟儿烤来吃。他跟他们一起在滚热的石头中间烤面包，烤好以后夹着大蒜吃。据说，吃了大蒜可以使人长大，而且保持健康。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葡萄酒，

他们从各式器皿中喝酒。这儿的农民，不分老幼，都嗜酒如命。亨利的母亲把他交给一个亲戚和教养者，让他象老百姓一样长大起来。不过他住在这儿上边的一座王宫里，它名叫瓜拉日。这个地方叫贝亚恩。这儿的群山就是比利牛斯。

本地流行着一种响亮的语言，有许多母音，而且还说着卷舌音R。母亲在分娩的阵痛当中，遵照外祖父的意旨，唱了一首歌，请求圣母帮助。Adjudat me a d'aqueste hore(请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吧)。这是本地的方言，简直跟拉丁文差不多。因此，男孩学拉丁语并不感到困难。他只是说说，外祖父不许他写。他现在年纪还小，将来有的是时间。

当老亨利·亚尔培在他波城王宫去世的时候，年幼的亨利正在瓜拉日说着拉丁话，穿过树林，爬去捉那难以到手的"以沙"——小羚羊；也许老人最后断气的声音跟男孩的欢呼声是同时发出的，男孩正和一些男女孩子在那喷云吐雾的大瀑布下面的溪涧中洗澡。

他非常好奇地注视女孩们的身体。她们怎样脱衣服，怎样活动，怎样说话和看人，这一切都使得她们跟他迥然不同，尤其是她们的腿、腰和肩头的外形显得特别。有一个女孩的乳房已经发育起来了，这使他感到兴趣，他决定把她争取到手。他看出这是非争取不可的，因为女孩不会自动选上他，她显然喜欢另外一个高个子男孩，那男孩长着一张漂亮的傻脸蛋。他不问情由说干就干，女孩们也许还不明白是什么道理，他可是懂得，他要的是什么。

这个小男孩就向那个较大的男孩挑战，看谁能够把那个女孩背过河去。河水虽然不深，但是河里面有漩涡和光滑的

石子，一不小心踹在上面，就容易摔交。那位竞争者果然立刻就摔倒了，女孩幸亏有亨利抓着，才没有掉下水去。他熟悉这条河里每个地方，使出浑身气力，把她驮过河去，她比他重些，他只是一个精瘦的小男孩。他上岸以后吻她的嘴，她吃了一惊，默然地接受了。这时他挺起胸膛说：

“现在你是由贝亚恩太子背过河了。”

这个农村姑娘瞧着他那热情激动的小脸蛋，扑哧地一声笑了，这笑声却使他心里难受，不过他并不泄气。他瞧见女孩向那个倒霉的崇拜者跑去，就在后面大声说：“胜利或死亡！”这是他从教养者那儿学来的格言之一。他本来抱着很大希望，这回又失望了。这些小农人压根儿就不管什么太子不太子，也不管他说的是不是拉丁话。至于什么胜利和死亡，他们完全不懂。他没有办法，只好跑回河边，故意做得比方才那个男孩更狼狈地摔下水去。他也照样模仿那个笨蛋做丑脸，一跷一拐地走，用十分相似的声音喃喃地骂人，做得维妙维肖，他们都给这个滑稽家引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就连那个惹人爱的女孩也忍不住格格地笑了！

接着他就很快地跑开了。他只是一个四岁的男孩，可是已经懂得怎样去影响别人。最后他虽然使那些孩子们笑了，可是脑子里的感情还在起冲突。这点小小的报复并没有消除他的回忆。尽管他自己做得很大方，心里仍然放不下那个女孩。

母亲叫他回家去，开头一段时间，他口口声声地只谈那个女孩。他的外祖父死了，他再也瞧不见外祖父了。但是他觉得更糟糕的是瞧不见那个女孩，她不能到这儿来。

“妈妈，叫人把她接来吧，我要跟她结婚。她比我大些，这没关系，我会长大起来的。”

后来的印象，才把他感觉到的一切东西一下子消除了。原来她是他母亲的一个年青的宫女。

波城王宫有一批人数不多的宫廷侍从，这跟一个扩大的家庭差不多。老亚尔培原是一个小邦贵族，他有一座坚固的王宫，后来他把它装饰得十分精美。他从阳台上了望，幽深的谷底长满了葡萄和橄榄，郁郁葱葱的树木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当中是蜿蜒的河流，碧波潋滟，河那边就是比利牛斯山脉。

群山连绵不断，呈现出绝无仅有的奇观，一片青蒙蒙的树林延展到天际，浏览者、特别是土地的主人的眼睛是感到幸福的。这位老贵族占有比利牛斯山脉这一面的山谷、丘陵以及一切生长其间的果实、动物和人。他在法国西部占有最南端的一角：有贝亚恩、亚卜勒、比戈尔、那瓦拉、亚马涅克，即旧加斯科涅地区。他是那瓦拉的国王，大半只在法兰西国王具有全部势力的时候，才表示臣服。这时法兰西王国早被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①分裂了，全国各地都是一样。这就给那瓦拉这一类的地方诸侯闹独立的最好机会，他们用武力夺取邻国的地方，哪怕只是一片长葡萄的丘陵地，也不放手。

全国各地都在两种敌对信仰的名义下，实行杀人放火的暴行。宗教信仰的分歧，已经根深蒂固，它使平时形影不离的人，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只消几句话，就可以使亲兄弟变为路人，特别是弥撒这个词儿发生莫大的影响。人们很自

① Protestant 原译耶稣教徒，因书中后来出现 Jesuit（耶稣会会员），为了避免混淆，故改译基督教徒，后同。天主教称旧教，基督教称新教。

然地叫瑞士人和德国人来帮忙。只要这些人属于正确的信仰，也就是说，看他们去不去作弥撒：要是作，他们就胜过思想不同的本国人，而获得共同抢劫和蹂躏地方的权利。

全国人民都有坚强的信仰，这至少对于诸侯们是有利的。诸侯们不管是不是真正抱着同样的信仰，他们却可以在宗教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扩充他们的地盘，或者率领一小队不合法的军队，过着免费的舒适生活。内战虽然使大多数人丧失生命和财产，却使少数人飞黄腾达。因此，后一类人对这种战争是十分拥护的。

老亚尔培是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对人不偏不党。他从没有忘记：也要让他的基督教的臣民生男育女，因为后一代将成为有益的工人，可以种地、付税及增加国家和国王的财富。他让他们安心地去说教，他的兵士保护基督教的牧师也跟保护天主教的神甫一样。或许他也想到这点：那些自称为胡根诺教徒的革新派数量的增加，不是有害而是有利于他的独立，因为巴黎的宫廷是坚决信奉天主教的。他也是封建诸侯之一，为了本身的利益，一贯不让法国国王的权力过分强大。近来诸侯们都在利用胡根诺教徒的这种新鲜而又年青的信仰；这些人以为自己接近真正的上帝，因而不肯向别人驯服。

他们是反抗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人。就在贝亚恩这个地方，农民曾经要求指给他们看：《圣经》上哪儿载着有付税的义务。要是没有，那末，他们干脆就不付税！不过老亚尔培懂得怎样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是和他的性格相象的。他们喜欢说大话，但是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们爱打架，不过也没有忘记结

果如何。

他在不穿戴盔甲的时候，总是戴一顶便帽，和普通人一样。他爱他的国家跟爱自己一样，他的国家也只是限于他的眼睛所能看到以及用其他的官能所能接触到的范围。当他的外孙亨利快要诞生的当儿，他特别叫他的女儿珍妮放弃旅行，在他的波城王宫里把孩子生出来。他叫她在分娩时用方言唱那首歌："请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吧，"以免他的外孙将来成为一个伪善者。这还不算，男孩生下来不久，他就让他去嗅本地土产的葡萄酒，他看出这是他血肉的一部分，不住摇头晃脑，同时还用大蒜在孩子的嘴唇上抹。

因为已经有两个男孩夭亡了，最后这个非养大起来不可，老人把他的全部财产和王位都遗传给他的女儿。现在珍妮作了那瓦拉的王后。她的丈夫安托万·封·波滂①以远亲的身份，作了法国国王的统率军队的将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战场上。在他没有开始跟别的女人调情以前，珍妮是很爱他的；但是她从没有把她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后来也不再关心他的死活了。她的欲望远远超过了丈夫所允许的范围。她的母亲是弗朗兹一世的亲妹妹，弗朗兹国王在帕维亚地方跟皇帝查理五世作战，不幸失败；但是法国王位的内部继承权，通过他大大地扩大了。

因此，珍妮·亚尔培是一个不平凡的伟大女性，尽管她的王国已经有了贝亚恩、亚卜勒、那瓦拉这些地方，她还感到不满足。当时统治法兰西的国王是出身于瓦卢瓦家族，有四个儿

① 波滂家族的祖先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1226—1270）的幼子，安托万算来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堂叔。

子，王位继承权落到波滂这一旁支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是珍妮不管一切，大胆地向她的儿子预言到最伟大的将来——后来使人不胜惊讶地想起，仿佛她具有先见之明似的。她是野心勃勃的人。这种激情使一个柔弱的女人锻炼出百折不挠的性格，而她的遗嘱后来对儿子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她又把小儿子叫到身边去，特别把自己家族的历史讲给他听。她没有注意，男孩总是一个劲儿地追问那个漂亮的女孩，对于神秘的女孩，满怀着好奇的心理。她也不管，男孩就象在山上一样，光着脚板跑到街上去找那些孩子们玩。珍妮不是一个现实的观察者，她有着一脑袋的幻想，这正是一个肺部虚弱的女人所特有的。亨利本想象一只小牡羊一样到处跳跑，这时却给母亲的一只手搂在怀里，母亲的另一只手搂着更小的妹妹嘉德琳。珍妮王后慈爱地把她那长着灰褐头发的脑袋俯向两个孩子。她长着一副俊秀的瘦长脸庞，脸色苍白，黑眼睛上的眉尖紧蹙，额上已经有浅浅的皱纹，嘴角也开始下垂了。

“咱们不久就要到巴黎去了，”她说。“因为咱们的国土应当扩大一些。我想取得那瓦拉在西班牙的那份土地。”

小亨利问：“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取去呢？”接着他又改正道：“爸爸应该占领它才是呀。”

“巴黎的国王跟西班牙的国王交了朋友，”母亲对他解释道。“巴黎的国王甚而让西班牙人侵入到咱们的国里来。”

“我不允许！”亨利立刻大声叫道。“西班牙现在是我的敌人，将来也是我的敌人！因为我爱你！”他热烈地说，又吻珍妮。她的泪珠从眼眶里滚落到半裸露的胸脯上，小儿子抚摸

着母亲的胸脯安慰她。“爸爸老是听从法兰西国王的命令吗？我却不会这样做，”他讨好地向母亲保证，因为他觉察出母亲喜欢听这样的话，就有意顺着她的心意说。

“我可以一块儿去吗？”小妹妹带着恳求的语气问。

“那个女孩也得一起去，”亨利提出要求。

“咱们亲爱的爸爸会在那儿跟咱们住在一起吗？”嘉德琳问。

“也许他会来瞧瞧咱们，”珍妮喃喃地说，同时从直背靠椅上站起来，避免再回答孩子们的问话。

旅　　行

过了一些时候，珍妮王后才改奉新教。这不仅对于她的小小王国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她尽力在国内推行基督教，到处给人打气，扩大新教的影响。不过，她这样作是为了气她的丈夫安托万，怪他不该在宫廷里和战场上勾搭上了更多的女人。因为他本来信奉新教，后来由于自身的弱点又改奉天主教，于是她就有意反其道而行。她改变信仰也许是虔诚的，然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向她负心的丈夫、向巴黎的宫廷以及一切苦恼她或者妨碍她的人挑战。她的儿子将来要成为伟大人物，就只能统率基督教的队伍，母亲的野心早把这点看出来了。

快要去巴黎以前，珍妮抱着儿子说：“咱们就要走了，不过你不可以把这当作是消遣好玩的事情。因为在咱们去的那个

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宗教和咱们。决不要忘记这点！你现在七岁，懂得事了。你知不知道，咱们曾经到宫廷去过一次吗？当时你很小，大概记不得了。也许你的爸爸还想得起，只要他没有把从前的许多事情统统忘掉和丢掉就好了。”

她陷入痛苦的想象中去了。他拉着她的臂问：“当时宫廷里出了什么事呢？”

“那时已故的国王还在。他问你愿不愿意当他的儿子。你指着你的爸爸回答：这是你的父亲。接着国王又问，你愿不愿意当他的女婿。你回答‘愿意’，从此以后，宫廷里的人都把你当作公主的未婚夫；他们是想用这方法来羁縻住咱们。所以我告诉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话，也别相信他们那些人。”

“好极了！”亨利大声说。“我有一个太太，她叫什么名字呢？”

“玛果。她跟你一样是个孩子，她还不会讨厌宗教和迫害宗教。不过我不相信，你将来会跟玛甘莉特·瓦卢瓦结婚。她的妈妈——太后，是个恶毒的妇人。”

亨利瞧见珍妮提到法国太后的时候变了脸色。他吃了一惊，一下子想入非非。他在想象中看见一张狰狞可怖的面孔，一双利爪，一根粗拐杖，他就问：“她是一个女巫吗？她会不会使魔法？”

“但愿她只是个女巫，”珍妮证实道。“不过最糟糕的还不只是这个呢。”

“她吐火吗？吃孩子吗？”

“两样都作；不过她也不是经常办得到的。感谢上帝，恶毒是被惩罚来和愚蠢相联的。我的儿，对于这一切，你可不许

向外人泄露一句。"

"我把这一切都记在心里，亲爱的妈妈，我会当心，不让人把我吃掉。"这一刹那，他充满了各种想象，因此，他不相信，他将来会忘掉这时的情景和母亲说的话。

"特别要坚持我教导你的真诚的信仰！"珍妮用热诚和警告的口气说；他又吃了一惊，而且惊得更厉害一些。

这是亨利最初从他母亲珍妮·亚尔培口里，听到有关凯瑟琳·麦第奇的话；接着他们真的就踏上旅途了。

前头是一辆旧式大皮车，车上坐的是太子的师傅高舍里，他带着两个牧师和一些侍从。后面跟着六个武装骑尉，纯粹是新教的贵族，再后面才是用红天鹅绒装饰成的王后的专车，车上坐着珍妮和一双儿女，另外还有三个宫女。保护专车的又是"本教"的武装骑尉。

旅行开头接触到的语言、人物、风景和饮食，都和家乡一样。亨利和小妹妹嘉德琳，通过窗口和那些乡下孩子谈话，他们总是跟在后面跑一段路。因为七月间的天气热，车门总是关着的。他们在本国境内歇了几夜，也在本国的第二个都城内拉克歇了一夜。晚上，全体新教的居民都聚会在一块儿，牧师讲道，大伙儿唱赞美诗。他们费了一些时候，才通过吉阴，从前的阿启太尼亚，它的首府是波尔多，珍妮的丈夫安托万·波滂就是法兰西国王驻在当地的代表。从这儿起，就是陌生的地方。

面前展开一片豁然开朗的平畴，这是生长在比利牛斯山的孩子所梦想不到的。这儿的人穿着打扮得多么奇特！他们的话多么古怪！听虽然听得懂，但是回答不上来。河流不再

干枯了，本来夏天正是它们缺水的时候。没有橄榄树了，就连小驴儿也很少见。晚上，这一群旅客住在陌生人当中，基督教徒在门口守卫，这儿的天主教徒是靠不住的。昨天在郊区很远的地方，牧师们想讲道，但是被优势的敌人从简陋的礼拜堂里给赶走了；那瓦拉王后也被迫带着孩子匆忙逃走。幸好找到本教教友占多数的另外一个地方。人们欢迎珍妮，把她当作本教派遣的使节，他们早就风闻她的大名，期待了许久，大伙儿都要瞧瞧她的孩子，于是她叫人把孩子高举起来给人民看。牧师讲道，唱了赞美诗，接着是大开隆重的宴席。

他们已经在路上走了十八天，渡过奥尔良的卢瓦尔河。他们避免进城，武装的胡根诺教徒把他们的坐骑尽量靠拢王后的车子，当法兰西太后的使者出现时，他们把车子防卫得更加严密些。来人是宫廷的侍从，恭恭敬敬地欢迎珍妮，但是他们带来一队天主教徒组成的卫兵，要求靠拢王后的车子走，要比胡根诺教徒靠得更近一些。可是胡根诺教徒不肯让步，彼此就打起架来。小亨利把头伸到窗口外去，用家乡的土话给自己方面的人打气，那一方面的人却一句也听不懂。一阵倾盆大雨才把打架的双方分开，他们给淋得落汤鸡似的，苦笑几声，这才老实起来。朦胧的夜色，笼罩着不常见的白杨树梢，风把它们刮得沙沙地响。八月的天气已经凉爽了，使人觉得不舒适。

“妈妈，那漆黑的城楼是什么？为什么它们象在燃烧呢？”

“太阳已经在圣日耳曼宫的背后下坠了，孩子，咱们就要到那儿去。法兰西太后就住在那儿。你要记住我告诉你的一切话和你答应我的话。”

“我知道，亲爱的妈妈。”

第一次会见

他活象是一只好斗的小雄鸡，趾高气扬地出场。可是他首先看到的尽是仆人，他们把他跟他的母亲隔开来。屋子里只有师傅留在他的身边，接着就有人端了肉食来，简直吃不完的肉食！第二天还是照样，他迫不及待地要吃家乡的土产甜瓜，现在正是瓜熟的季节。他哭了，什么也不吃，人们为了哄他，就打发他到园子里去。雨也终于停止了。

"我要到妈妈那儿去。她在哪儿？"

人们告诉他："在凯瑟琳太后那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明白，这就是妈妈说过的那个太后。他不再问下去了。

他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后面跟着两位绅士，一个是高舍里师傅，一个是贝亚恩的贵族拉尚。在草地上，迎面来了三个男孩，身后也跟着侍从，而且人数更多。亨利马上觉察出，他们的态度不象是来游戏的孩子。特别是年纪最长的一个，扭着腰，昂着头，装得象个成年的内廷侍臣；在他的礼帽上插着许多羽毛。

"先生们，"亨利向背后的人问，"这只鸟儿是谁？"

"当心！"他们小声说。"这是法兰西国王。"

现在两帮人对面了，年青的国王面对着那瓦拉的小太子。对方不再走动了，等待着亨利。亨利不慌不忙地打量他一番。查理九世不但戴着白礼帽，连全身的衣服都是白的。颈上束着一条开花绉领，脸微微侧向一边，目光从旁斜视。他显得又

狡狯、又沮丧，仿佛在说："我已经把你认出来了。真可惜，偏要叫我认得你们这些人。"

亨利觉得好玩，这是他来到这儿以后第一次。他差一点哈哈大笑起来，但是背后的人又低声说了一遍："当心！"这时这个七岁的孩子，先在那个十二岁的男孩面前挺起胸膛，然后弯下腰去，几乎头俯到脚，用右手在地上拂了一个半圆。他在国王的左右复习了两遍，后来还在国王的背后来了一次，好几个绅士都觉得好笑。珍妮的侍从官昂德尔·拉尚在查理面前屈了一膝，解释道：

"陛下！那瓦拉太子还从没有瞧见过伟大的国王。"

"他自己也决当不成国王，"查理蔑视地说出这句话后，马上又把肥鼻头下面的嘴紧紧闭住。这时亨利生气了；他那安详而和气的眼睛闪闪发光，他大声说：

"这句话您可别让我的母亲听见，也别让您那个代您统治的母亲听见！"

这种含有轻蔑意味的话句，是不该向一个国王说的。查理九世背后的侍从们大吃一惊。他本人只是闭着眼睛；这一瞬间，他注意到一点永远忘记不了的事情。

亨利立刻显得心平气和，他很大方地跟其他两个男孩攀谈起来。"喏，你们又是谁？"他振作起精神问，因为他们在他面前显得手足无措。他问得这样直率，固然是由于没有受过高贵的教养。

"我叫爵士，"两个小男孩当中的一个回答，他跟亨利的年龄相仿。"这是我的头衔，因为我是国王弟兄当中年纪最长的一个。"

“我干脆就叫亨利。”

“哎呀！我也是这个名字，”爵士大声说，完全是天真活泼的神情，两人彼此仔细地端详了一阵。

“你们没有甜瓜吗？”亨利问，企图马上达到目的。国王最小的弟弟听到这句话，嘻嘻地笑了，好象这是在开玩笑。人们可以看出，这个小人儿平常是很少发笑和高兴的。

在孩子们的头顶上空，垂着一棵大树的枝叶，浓荫当中有一只鸟儿在叫，三个人都抬头望去。后来他们发现国王和他的侍从都走开了。那瓦拉太子的两个侍从正在跟法国宫廷的人员谈话，不再注意他们。亨利低声说：

“咱们该把鞋子脱下。”

他立即行动起来，并且爬上树去。他爬上树顶以后，就向那两个男孩说：

“我马上就藏起来。你们大概不敢来吧？”

树梢的枝叶真的把他遮住了，他们也不甘落后，脱下鞋子，把它们放在树丛里，爬上树去，跟在他的后面。亨利向他们说：

“这儿他们找不到咱们。他们会到处去寻找，这时候你们可以带我到一个我想去的地方。不行！别把鸟巢取下来。难道你们没有瞧见那是黄嘴的小鸟儿吗？这种鸟儿在咱波城家的窗口前面做窝。”

好儿位侍从人员转回来，四处寻了一阵，彼此商量了几句，就转入别的方向去了。三个男孩立刻爬下树来，亨利终于达到约定的地点，这就是菜园。渴望已久的瓜正埋在黑土里，他坐在地上，伸手去挖，光脚板也陷入土里，低声欢呼道：

“这儿真美呀！”

莱蔬使空气香化了，他摘下来尝，把红葱、莴苣、韭菜等一切东西，都放在嘴里嚼。“喏，你们也来尝尝吗？”他问。

他们站在那儿，瞧见他的脚已有一半陷在土里，就说：“泥土是怪龌龊的。”不过亨利发现了一个园丁。那个地位卑贱的人瞧见王子们，正想躲藏起来。亨利叫道：“到这儿来，要不，你就得倒楣！”于是那个笨汉伛偻着身子，慢慢走上前来。

“抽出你的刀来！给我剖开最熟的甜瓜！”他已经狼吞虎咽地吃下一半以后，才说瓜是酸的，水太多。“这是你们最好的瓜吗？”

园丁请求原谅，声明近来雨水太多。亨利说：“我原谅你。”

接着他边吃边问园子和园丁的生活情形。“你可以到那瓦拉来，”他说，“我在那儿给你甜瓜吃！别做那种傻样儿！你不认得那瓦拉吗？那是一个比法兰西还大的国家。甜瓜也要大些。”

“还有你的肚子哩！”那个名叫爵士的亨利说。因为这个初见面的堂弟已经一个人把瓜吃完了。堂弟甚至还问：“要是我再来一个呢？”

“馋鬼，”亨利·瓦卢瓦说，但是他立刻惹得对方光火。亨利·波滂叫道：

“我踢你屁股一脚，”他已经把脚从土里拔起来。在他还没有站起来以前，那个男孩早跑开了，小弟弟哭着跟在后面跑。亨利完全占了上风。

一只兔子从他面前跳过，他追上去。兔子躲藏起来，他把

它赶出来，然而总是捉不着它。他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亨利！”忽然他的小妹妹同另外一个女孩站在面前。她比嘉德琳大一些，大约和他自己的年龄相仿。他猜得到：她是谁。不过他在惊讶的当儿，开始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的小妹妹说：

“我们来了，玛果很想来瞧瞧。”

“您老是这样龌龊吗？”国王的妹妹玛甘莉特·瓦卢瓦问。

“我想吃甜瓜，”他回答，觉得有点难为情。“您等等，我也给您一只尝尝吧。”

“谢谢，这是不可以的。”

“我懂了。您的漂亮衣服会弄上污泥。”

她微微一笑，因为她心里在想：“还有我的脸呢。我擦了粉，这个乡下佬看不出来。”

她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的女孩哟！他从没有瞧见过象她这样的人。他心爱的小妹妹嘉德琳，虽然穿上节日盛装，跟她比起来，很象一个乡下姑娘。玛甘莉特有着玫瑰和丁香一般的鲜艳颜色。她的白衣服紧紧地裹着腰身，腰以下向外散开，衣上闪耀着金线刺绣和五彩宝石。她的鞋也是白的，鞋上沾了一点泥。亨利遵照一种示意，跪下去，用嘴唇擦去鞋上的泥。然后他才站起来说：

“我的手不够清洁。”

因为女孩骄傲地笑了，这时他的语调变得不大客气。他把妹妹拉在一旁，低声对她说话，不过故意让另外那个女孩听得出来。

“我现在要把她的裙子揭起来，让我瞧瞧，她的大腿是不是和别的女孩一样。”微笑的小公主，一下子变得目瞪口呆。他

又说："她的鼻子太长。嘉德琳，你可以把她带回去了。"

这时她快要哭出来了。亨利马上又变得非常规矩。"公主，我只是一个乡下的傻男孩，您可是一位漂亮的公主呀，"他大大方方地说。他的妹妹说：

"她会说拉丁话。"

他用古老的语言和她交谈，问她是不是已经跟一个王子订了婚。她回答："没有；"他才觉得，亲爱的妈妈讲给他听的故事，大约只是她梦想的一个童话。这时他心里想："现在没有做到的事情，将来还可以做到。"暂时他只是声明一点：

"您的哥哥和弟弟都打我这儿跑开了。"

"我的哥哥和弟弟怕嗅到您身上的气息。没有一个王子会有这种气息，"玛甘莉特·瓦卢瓦说，同时皱着她的长鼻子。亨利·波滂觉得受到侮辱，气忿地问：

"您知不知道，什么叫作：胜利或死亡？"她回答："不知道。不过我可以问我妈妈。"

两个孩子带着挑战的目光彼此对瞧着。小嘉德琳胆怯地说：

"留心，有人来了。"

来的是一个女士，总不外乎是宫里的人，也许是公主的女师傅吧，她显出老大不以为然的神气。

"公主，您怎么可以同这样一个龌龊的男孩谈话？"

"他好象是那瓦拉太子，"玛甘莉特回答。

女士马上行了一个屈膝礼。"令尊大人已经来了，殿下，他要瞧您呢。不过您得先洗清爽才好去。"

两个女冤家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珍妮·亚尔培正在和凯瑟琳·麦第奇谈话。凯瑟琳显得十分和蔼可亲，希望彼此达到谅解，避免一切争执的问题。可是珍妮这位基督教徒，在兴奋当中一点儿也不觉得，或者她把这当作是阴谋诡计吧。

“宗教跟她的敌人是势不两立的！”她顽强地断定。她暗中发誓：“纵然我一手有我的王国，一手有我的儿子，我也宁愿把两者沉到海底，而不肯屈服。”

“什么是宗教？”黑发的胖麦第奇问淡褐发的瘦亚尔培。“现在是咱们接受理性的时候了。长远的内战，将使咱们失去法兰西，因为这么一来，我不得不让西班牙人进来跟你们基督教徒算账。其实我并不憎恨你们，要是办得到的话，我真愿意花钱赎买你们的宗教。”

“您是一位佛罗伦萨兑换商的可敬的女儿，”珍妮用鄙夷的语气回答。可是对方给她的回答，使她觉得更加难听。凯瑟琳显得不慌不忙。

“我是一个意大利女人，这您应高兴才对呀！没有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徒，肯向您提供这么有利的和平条件。您的教友有信教的一切自由，而且我也答应给您安全的避难所和设防的城市。不过您得放弃一点，就是别煽动您的人来反对和袭击天主教徒。”

“我是愤怒的神啊，上帝是这么说的！”

彻头彻尾被激动了的珍妮，在椅子上再也坐不住了。凯瑟琳仍然从容不迫地坐在那儿，她双手合十，肥胖的指头戴满了戒指，指节上露出一个个的小漩窝。

"你们是愤怒的，"她说，"这是由于你们穷呀。你们的生意就是战争。我给你们钱，你们就用不着再搞战争了。"

这种荒唐无礼的说法，简直使珍妮气极了。她真想跑上前去，用拳头揍那个胖女人一顿。她结结巴巴地说：

"那末，那些引诱我丈夫与宗教为敌的情妇，又得到了多少钱呢？"

凯瑟琳只是点头，好象她早就料到有这么一着：原形终于毕露了，原来这位宗教信徒不过是个醋娘子！根本用不着回答，那个山羊脸型的褐发女人什么也没有听见，她由于缺乏控制自己的力量，气得摇摇晃晃地走向墙边，倒在一只大木柜上，好象失去了知觉。这一刹那，一扇门开了，这是一扇描上画、镀过金、包上铁皮的门。守门的卫士用戟杆在地上碰了一下，那瓦拉国王跨进大厅，手上挽着他的两个孩子。

安托万·波滂大摇大摆地迈开步伐，显得他是女人们所垂涎的美男子。他平常总是这样，现在并没有发觉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窗子关得紧紧的，每个进来的人，只见着一片黑暗。他好象发觉远远的墙边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立刻抓着他的短剑。这时凯瑟琳太后真是打心坎里觉得好笑，尽管她没有发出声来。

"那瓦拉，您大胆地上前去吧，您会瞧见，我并没有藏着凶手——尤其是对于您这样一位男子汉。"

他听到这种爽直的轻蔑语气，倒是很自然的，不过他太自

豪了，不屑于再去注意那可疑的墙，于是他走到凯瑟琳面前去，鞠了一躬。接着他就有礼貌地说：

“陛下，这是我的儿子亨利，他请求您的恩典。”小妹妹没有被提到，她羞得垂下眼睑。

亨利端详这位妇人，忘了行礼。这是大厅当中光线最多的地方，坐着的就是可怕而狠毒的凯瑟琳·麦第奇，不错，这就是她。他的旅途见闻，他在园子里新认识的人，尤其是关于甜瓜的事情，这一切差不多使他完全把她忘掉了；这时他才想起，她的形容应当是怎样的：他总以为她长着长指甲，驼着背，还有一只女巫式的尖鼻子；可惜，她的相貌完全长得很平常，真叫他费解。她靠着那又高又直的椅背，显得多么渺小，人倒是很胖，不过白面孔上的肌肉已经松弛，一对黑炭似的眼珠，也失去了光彩。她使亨利失望了。

他那活泼的眼睛向大厅的四周扫射，哈，他瞧见了什么？他的目光本来比父亲的要锐利些，还加以他更爱他的母亲。因此，他就直奔珍妮躺着的、或者说蹲着的那个地方去。

“妈妈！妈妈！”他边叫边跑边想：“果然不错！她使妈妈吃苦头了。”

在他吻着母亲的当儿，迫切地小声问：“那个恶毒的凯瑟琳太后怎么对待你了？”

“没有什么。我只是觉得有点不舒服。现在咱们站起来，特别要做得乖乖的。”她也真的说到就做到了。

珍妮走上前来，用手挽着她的小儿子，含笑对她的丈夫说：“这是咱们的儿子——”但是不肯让亨利从她的身边走开。

“我把他给你带来，让你再瞧他一次，亲爱的丈夫，因为你

很少回家来。尤其是我想把他介绍给法国太后，好让这个小兵将来也象他的父亲一样为她服务。”

“这就对了，”凯瑟琳慈祥地回答。“依照我的意思，最好咱们整个王国就象一家人一样，过着和平的生活。”

“这么一来，我不是只好回去种田了吗？”战士安托万略带不满的神情问。

“您应当多关心您的夫人。她爱您，因为您不在她的身边，所以常常患着虚弱症。我倒可以给她服一帖小小的药剂。”

珍妮浑身一震；她非常明白，这个放毒女人的小小药剂是什么！“啊，这用不着，”她赶忙婉谢。

当她从柜子上站起，走向前来的时候，还不得不勉强振作精神；可是这时她的做作却显得十分自然，并不亚于凯瑟琳。凯瑟琳做出很慈祥的样儿。

“那瓦拉，我向您的夫人表达了我的友谊，我也相信，她会象我对待她那样好心对待我。”

珍妮心里急忙想道：“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我就会跟你们算账。我一定会跟你们算账，等我的儿子长大成人。我是弗朗兹一世的侄女——而你不过是一个商店老板的女儿！”

她那动人的温柔表情，丝毫也没有改变，因为这时凯瑟琳不管心里怎样想，也仍然保持着慈祥的面容。不过有一点她瞒不过别人：就是她对于两个小孩，一点儿也不注意，连正眼也没有瞧过那羞怯的小女孩一眼，一个装着慈祥的女人是不应该这样的。

“我全心全意作您的女朋友啊！”珍妮兴奋地大声说，因为

她把对方的弱点抓住了。

过去的爱情

安托万·波滂对于谈话的经过十分满意。当他们一家人单独留在屋子里的时候,他才首先拥抱他的太太,然后拥抱他的儿子。他从窗口指给儿子瞧,那儿牵来了一匹小马。"这是给你的。你立刻可以去骑。"亨利听见这话,就飞也似地跑出去了。小妹妹也跟在后面,伴着一块儿去瞧热闹。

这时珍妮的脸色不象方才当着麦第奇那样好看了。丈夫在踌躇满志的当儿,还不觉得。她似乎茫然地瞧着他说:

"现在常常跟你见面的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她陪你一块儿上战场,也许还陪你到这儿来了吧?"

"你听到的新闻真不少呀。"他微微含笑,甚而还有点自鸣得意,这使她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忍下。

"难道你把一切统统忘了吗?"忽然她用响亮而又低沉的声音问。珍妮有时活象一只风琴,发出又粗又响的声音,这对于虚弱的胸部是不适宜的。她的丈夫听见这话,心里一动,立刻回忆起她打算提醒他的一切往事。这是用不着说出来的。他们彼此曾经长时间深深地相爱过。

珍妮凭个人的力量,拒绝别人向她求婚以后,才让他得到了她。在她还不认识他以前,她被迫出嫁,人们把她抬到教堂里去,她坚决不肯走;她那载满宝石的衣服固然很沉重,然而更沉重的是她的意志,当时她还不过是个女孩子呢。他们用

暴力强迫她出嫁，结果还是枉然。过了几年以后，那个日子终于到了，她和他一起幸福地生活，满足了她的愿望。可是美好的岁月流水似地过去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她的青春和她的幸福也憔悴了。现在所剩下的只有她的儿子，然而这比她从前所占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宝贵。只要安托万明白这点就好了！他们有了儿子！

她的声音所引起的丈夫的感动，自然维持不了多久。眼前这位可怜人，竟无法帮助他回忆起从前的恩爱。他要张罗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不是打埋伏，就是斗心计，还要去勾搭年青的女人。他听到珍妮说了这句“难道你把一切统统忘了吗？”以后，还想多拥抱她半分钟，但是这已不同于旧日的恩情，而不过是一种礼貌，因而她拒绝了他。

安托万再三向她表示，他非常满意她，尤其高兴的是她能够控制自己。珍妮向他声明，无论如何她不能让人把自己毒死。这时她心中所想到的不是个人，而是宗教的利益。“你根本上倒是作得不错，亲爱的丈夫，你又成为天主教徒了，好去为法兰西国王服务。”

“他们答应把西班牙部分的那瓦拉给我。”

“这个他们不会给你，因为他们需要西班牙国王来反对咱们基督教徒。你不能达到你那个小小的目的，不过你那样作是为了更大的目的，只是你不肯说出来罢了。”她故意这样说，显得自己不愿意把他看得太平凡，有伤崇高的自尊心。

这话好象给了他当头一棒。他感到局促不安，只好忍气不作回答；他认为她在精神上已经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了。珍妮觉得他不配再拥抱她，不过在家常谈话当中，彼此总得相信

才好。她说：

“大势所趋，将来一定有一位基督教的君王统治法兰西，咱们是最坚决的人，因为咱们拥有真诚的信仰。他们那儿只有一位皮肤苍白、肌肉臃肿的老太婆，她什么也不相信。”

“她只相信占星术，”他加以证实，而且高兴在这一点上和她的意见一致了。他又加上一句：“不过她有三个儿子哩！”

“这是她晚年才生的，她长期不能生育——你仔细瞧瞧那三个还活着的男孩吧！”珍妮胸有成竹地说。“第一个在十六岁上就死了，只作了十七个月的国王。他的弟弟查理，从那时起，算是多统治了几个月，不过他的眼睛也象百岁老翁一样。”

“可是他下面总还有两个弟弟呀，”他说。

“他们的母亲会让他们照样死去。她这个妇人从来不管孩子们的死活。只有她自己活一天，王国才算是存在一天。要是她信仰宗教的话，她一定会明白，上帝让她怀孕，不光是为了今天，也不光是为了明天，而是为了永久！”

珍妮·亚尔培用柔和而又坚决的语气，说出这些有力的话句。丈夫听了，心里感到纳罕，只有对她表示钦佩。为了重新站稳步子，他说：

“你应该提醒凯瑟琳太后，先王曾经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咱们的儿子。”

“这个她会向我提起，”珍妮回答，“我顾虑的是，我的儿子去配一个没落家族的公主，是不是太不值得了？”

安托万终于忍不住了。“要满足你实在太难。先王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是在比武当中死去的。瓦卢瓦家族没法反对一个麦第奇家的女人来惯坏他们的孩子。”

“请你也同样指出她带到宫廷里来的伤风败俗的风气吧！”珍妮要求道。

丈夫虽然觉得快要吵起来了，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神情。宫廷妇女对他的垂青，使他浑身感到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幸福；这点可以从他的面容上看出来。

珍妮方才还显得那样文雅和审慎，这时却失去了理智，她开始诅咒和祈祷。按照她的看法，天主教的偶像崇拜者，只是爱肉体。本教的教徒，才是纯洁和严格的，他们拿着剑和火，去消灭那些伤风败俗的东西。

哦，上帝，请你显圣吧！

她说的话，可能被前面屋子里的人听到了，这时房门敞开，有几位基督教的绅士出现在那儿。他们报告，海军大将柯里尼[①]来了。大将跨上台阶，向这儿走来，而且已经到达了。大伙儿给他让路，这位基督教将军跨进屋来，用手放在胸脯上，表示致敬。那瓦拉国王甚而在老人面前鞠了一躬，借此也向他领导的党派鞠了一躬。如果说，别人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利用宗教，那末，这个老人却具有一个卫道士的大公无私的严肃表情，这可以从他那激动而又悲戚的面容上看出来。

珍妮·亚尔培拥抱海军大将。她正需要有他这么一个人，才好尽量激发自己的热情。她把她所有的人都叫来，她的

① 加斯伯·德·柯里尼（1519—1572），是新教徒的重要领袖之一，杰出的统帅。

两个牧师和孩子。她把孩子带到海军大将的面前，大将用右手放在孩子的头上，一直等到第一个牧师说话，才把手拿开。牧师说的话是没有人可以误解的。他说到天国快要到来，咱们就要接近它了！大伙儿都倾听着，不管他的话已经说出口来，或者还没有说出口来。众人拥挤在一个屋子里，每个人都想挤到前面去，仿佛已经在夺取整个权力，已经在占有全部财富了，而且这是为了上帝的荣誉！

第二个牧师唱起一首赞美诗。“哦，上帝，请你显圣吧！”大伙儿都用恳切而充满希望的声音合唱起来，他们显出一种赴汤蹈火的精神，好象已经胜利在握了。他们唱得那样响，竟没有想到，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居然干出这样冒昧的事情？这是法兰西国王住的王宫呀！他们胆敢这样作，而且居然这样作了！

柯里尼双手把那瓦拉太子擎在众人的头上，让他在上面呼吸一下，这是把众人溶合在一块儿的生命气息。这些虔诚的英雄们，作了伟大的忏悔祈祷。亨利表示同意，而且心里感动了。他瞧见他亲爱的母亲哭，自己也跟着哭了。他的父亲却相反，他担心这个漂亮的庆祝会将引起不好的结果，叫人把所有的窗子都关上了；这使得屋里的空气闷得几乎不能忍受。

这一切的确是危险的越轨行为，超出宫廷所允许的范围以外了。后来珍妮自己也看出，丈夫用不着再对她多下警告。她决定事事争取凯瑟琳太后满意，因为这件事情要瞒着太后是很困难的。可是在这两个好朋友再见面的时候，仿佛这一个对于那一个的不当行为，丝毫也不知道似的，或者故意装作不

知道吧。太后不但不对珍妮表示怀疑，反而请求她帮助自己，反对她们的敌人。

目前对于王族最大的危险，是洛林族的吉士人，他们要求继承王位。珍妮懂得，太后还没有把小小的波滂家族放在眼里。吉士人做得比太后还要虔信天主教，而且他们也富于资财，这两点都有利于他们的意图；他们已经在向巴黎人民表示，自己是王国的救星。可怜的那瓦拉王族在这儿是不出名的，他们来自一个边远的省份，那儿是异教徒聚居和暴动的策源地。凯瑟琳太后每次瞧着珍妮·亚尔培，就象一只老猫一样，发出得意的叫声，珍妮觉得自己受到侮辱，不过没有表示出来。

她很机伶，只要老猫高兴的事情，她都赞成。老妇人在她办公室的墙上钻了一个洞，从洞里去看和听：安托万·波滂是不是同洛林大主教在计划反对她；尽管被侦察的人当中有一个是自己的丈夫，珍妮也只得陪着她偷看和偷听。不过问题倒不在她丈夫的身上，他是没有人害怕的。正是这点叫人难受，珍妮尽量做得若无其事。老猫害怕吉士家族的首脑人物——富有的红衣主教，他可以对她所有的仆人行贿，连那瓦拉在内。对于那瓦拉来说，他只消口头上答应，将来把西班牙部分的比利牛斯山地给他就行了，实际上永远不会给他，一句空话是值不了什么的。

凯瑟琳跟珍妮一块儿安排下许多诡计。因为红衣主教认为安托万这间房子最没有嫌疑，他在这儿接待其他的人。珍妮对于丈夫的轻浮，感到吃惊。也许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通过墙上的洞，瞧见他怎样在怀念他的情妇。这对她说来，有更

多的理由不去暗示丈夫，不把女朋友凯瑟琳的秘密泄漏给他听。她甚而作出决定，决不跟他的情妇公开发生冲突。珍妮就这样在私下锻炼自我克制的力量；为了儿子和宗教的利益，她不得不跟老猫套交情。

然而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那个女人是一位元帅夫人，她碰见珍妮的时候，居然胆敢自我介绍，甚而期待着珍妮给她一个吻，表示欢迎。珍妮虽然事先有着聪明的打算，可是这种情形却使她受不了。她想到：在这个女人的怀抱里，在她裸露的胸脯上，躺着自己的丈夫，她从前曾为自己的丈夫而奋斗，而他陶情的每一点钟都在耽误自己，使得自己越来越老，越来越病！珍妮气冲冲地瞪着对方那副迷人的脸庞。她一下子对于整个生活的欺骗感到恶心。她违反自己的本意，转过身去，用背朝着对方，让对方站在那儿。

但是元帅夫人不肯罢休，并且表示决不让步。在那瓦拉王后招呼别人的当儿，她就站在旁边，脸色已经没有方才那么好看了，大声地说：

“你用屁股对着我，你不打算吻我吗？圣约翰在上！你得不到你丈夫的吻，他的吻统统归我的了！”

珍妮身旁都是自己的女友，她们陪着她安然地离去。对方是个气势汹汹、身材高大的妇人，要是冲突起来，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好几个注意到这种情形的男子，也保护着珍妮逃走了。

不过后来她才看出，这件事情对于她是够危险的。她从没有瞧见她的丈夫这样生气过；他扬言要遗弃她，把她拘禁起来。珍妮明白，挑唆他的不仅是他的情妇一人。墙上的洞证明给她看，洛林的红衣主教也顺着可怜的安托万的意思，主教

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珍妮；这么一来，吉士家族再也没有竞争者了，而基督教徒也失去了他们的王后。

珍妮完全明白，她只有向凯瑟琳太后求救。她们两人都从洞里知道，安托万的朋友怎样在说服他：他可以跟年青的玛利亚·司徒亚特结婚。她是麦第奇逝世的长子的寡妇，麦第奇的儿子都依次在名义上当国王，而实际上是太后在统治。凯瑟琳和珍妮都抱着同样的意见，必需阻止这种结合。凯瑟琳的家里用不着一个男子汉，哪怕他是善良的安托万也不行。关于他的问题，两个女人都同意了。

凯瑟琳甚而因此想起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让她的女儿玛果跟那瓦拉的小亨利订婚。她公开说，这对于王国是真正有利的，吸收一位亲王和本族的近亲，把他羁縻在宫廷里。她的一个星象家向她启示：这将是她作的事情当中最幸福的一桩。可惜孩子的年纪现在还小。太后拥抱珍妮，表示自己的真心诚意；不过珍妮在老猫的怀里战栗起来，她忽然想起关于这位善良女友的传说。据说，凯瑟琳太后毒死了一位贵族，好让另外一个人获得这人的财产和收入。这时凯瑟琳抱得更紧一些，说道：

"为了我的朋友，我什么事情都作得出来。"

也许这是偶然吧。总之，这句话再一次教训亨利的母亲，她跟这位妇人的友谊是多么重要，无论如何不能失去它。不过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对自己的看法有无限反感。她不能长久这样保持机警，因为珍妮在心里牢牢地保持着她那真正的信仰，所以突然之间真理终于冲口而出地表达出来。在瘦弱的珍妮的声调中，含有一种独断和崇高的意味，因为她是以宗教

的名义说话。就在这次谈话进行当中，她已经忘掉一切关于凯瑟琳太后的可怕传说，要求道：

"玛果必须信奉基督教！不然的话，我的儿子不能和她结婚。"

她完全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接受她的话；不过太后仍然显得那样和气，她甚而表示得更加亲密一些。她承认她正在考虑，是不是她本人也跟她所有的孩子一起改信新教！基督教徒也许更有力量些，她可以同他们一起打败吉士人。关于信仰这一方面，她丝毫没有提到。珍妮责备她不该这样，珍妮为好朋友凯瑟琳做的祈祷，并没有打动对方。她只是简单地回答，最好别把这把戏张扬出去。她告诉她的好朋友珍妮，尽管去做她自己高兴做的事情，就是：关着窗子让牧师们作祈祷。

这时她打开一扇窗门，请珍妮向外瞧。玛果和亨利正在园子里玩耍。他给小女孩推动秋千，她今天没有穿着盛装，只穿了一身轻便的衣服，在秋千每次荡起的当儿，她的衣裙向上飘动。亨利蹲在地上，让秋千从头上飞过，大声叫道：

"现在我瞧见你的大腿儿了！"

"你没有瞧见，"玛果向下面大声说。

"我瞧得这样清清楚楚！"他一本正经地说。

"你骗人。"

"你的大腿儿是那样胖！"

"马上把秋千给我停着！"

他不肯作，让秋千自己摆来摆去。玛果跳下来，最初还是让他扶着，然后用足力气给他一记耳光。

"这回我真的该打，"他说。同时痛得脸色都变了。接着

他就抓着她的裙边接吻。

“别又来这一套！”她要求道，“你总是那样客气和规矩，我不喜欢这个。你今天算是第一次好好地跟我谈话了。”

“因为现在我才确实知道，你也和其他女孩一样有着大腿，不过你的更漂亮一些。”

“不，你还不知道。等着吧，等咱们俩长大以后再说！”

这时她沉默了，只是对着他的脸瞧，同时她那玫瑰色的舌尖在唇间咂动，她的脸庞的颜色活象那瓷器上描绘的桃子，但又不是真正的桃子。男孩完全弄不清楚：究竟她在引逗他，还是拒绝他。他为了弄个水落石出，就向她扑去，下死劲地吻她。玛果失去了呼吸，后来幸福地笑了。

“你吻得好些，比——”

“比谁？”他问。同时用脚在地上一顿。

“没有谁，”她说，感到受了侮辱。

凯瑟琳太后在上面关上窗子，阻止珍妮向下面叫。

“咱们的孩子彼此了解，”胖妇人带着善意的讽刺说。瘦妇人却显出病态的苍白色，不过她总算是控制住了自己。

结果是她把儿子留在身边寸步不离，仿佛他们还在家里一样。他长久没有听到善良的教导了，母亲从这时起，每天教训他：他不应当忘记，他们是住在敌人的地方，为了宗教，反对一切敌人，换句话说，就是要保卫宗教，宣扬宗教，嘲笑弥撒和圣像，以及诸如此类等等。亨利相信他的母亲的话，凡是她说的东西，在他眼前都显得是活灵活现的。珍妮没有向他提到玛果，大约是对于那次从窗口上看到的情形感到惭愧，她怪凯瑟琳不该让她瞧见那种情形。

但是他明白；他心里不安，猜到亲爱的母亲在想什么。于是他忽然用粗暴的表情对小玛果说话，使对方大吃一惊：她的大腿不值得再提了，它们会在地狱里给火烤焦！玛果说，她不相信这种话，实际上，她心里很害怕，跑去向她的母亲请教。

第一次分离

凯瑟琳太后还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知道珍妮的活动。说来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她的小儿子是藏不住什么秘密的。纵然那个女基督教徒本人还尽量保持着耐心和秘密，那末，她在男孩的身上就不要求这样了。太后相信，只要话是从孩子们口里说出来的，那就是千真万确的了。

亨利使得他亲爱的母亲高兴，自己也就幸福了，何况他还干出一些事情，比如嘲弄天主教徒，使自己觉得非常有趣。这时他成了一群男孩的首领，他告诉他们，没有比主教和僧人更可笑的东西了。不久宫廷里面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了这一群，就连太后本人也不知道，参加的人究竟有多少，因为没什么人敢去告诉她，连她自己的三个儿子也参加在内。亨利首先把三个王子当中最年轻的一个争取到手，叫他一块儿来干这种新的消遣，穿着教士衣服，组成参拜队伏，在宫廷里游行。他们到处捣乱，不管是严肃的会场，还是男女私下的幽会，他们都闯进去，还要求别人吻他们的十字架。这对于他们来说，真是有趣的狂欢节，尽管秋天不是适当的季节。

那个名叫亚利松的最年轻的王子，干得最起劲，不过他每

次捣乱以后，马上就跑开了。那个名叫亨利爵士的第二位王子，也尝出了甜头，伙着一块儿干；最后连查理九世本人——天主教的国王和一切天主教徒的首脑，也在心里感到麻辣辣的痒。他打扮成一个主教的样儿，用他的拐杖打那些男女侍从，他们为了对王上表示恭顺，只好忍受。可是这个男孩笑不出来，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他的斜视目光越来越怀疑，他激动得终于晕过去了。谁站在旁边，对于这种恶作剧感到十分痛快呢？亨利·那瓦拉。

宫廷里的人把这批捣乱分子叫作"娇小的宠儿"，好象认为他们是容易对付的。凯瑟琳太后一直给蒙在鼓里。后来，有一天闹到她的房门口来了。有一刹那，她以为自己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她的身旁除了一位意大利红衣主教而外，没有别人，红衣主教已经在四下张望，究竟钻到那儿去躲藏起来才好。跟着门就打开了，首先进来的是一匹驴儿，驴背上骑着亨利·那瓦拉，穿着红衣服，身上佩着教会的一切高贵标志。他的背后跟着许多戴尖帽的年轻绅士，肚皮胀得鼓鼓的，披着各种教团的僧衣；他们赶着他们的驴儿，在大厅里四下跳跑，同时还念着祈祷文。那些没有骑驴的孩子，就你争我夺，扑到对方的背上去，好让对方驮着自己；这时有许多人摔下地来，把家具打翻了。在这铺上地板的客厅里，响起了一片歌声、喊叫声、桌椅的破裂声、驴蹄声和哄笑声的回响。

最初，太后本人也笑起来了，因为她已经弄清楚了，这不是什么凶手。不过后来她瞧见了自己的儿子，终于忍不住了。王子们本想躲开，不让她瞧见，这时她只好不露声色。她做得好象只是表面上生了气，用慈祥而又严厉的语气教导所有的

孩子：宁肯玩点别的游戏，别亵渎神圣。她并没有特别责备那些王子，只在小那瓦拉的脸颊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可是从此以后，凯瑟琳算是领教了她的好友珍妮的真情实意，事情发生在秋天，当时她们两个好朋友还在一块儿从墙洞里侦察。现在成为问题的是：究竟这个女基督教徒有多么危险。到了一月，珍妮大张旗鼓地回到巴黎，激励和鼓舞本教教友们的狂热。凯瑟琳曾经准许他们公开传道，那瓦拉王后立刻滥用了这种获准的自由。凯瑟琳没有做声，表面上仍然把珍妮当作亲信；她的态度是让事情自行发展到底。后来她看出时机已经成熟，也不肯自己露面，而让可怜的安托万传达她的命令，同时使得安托万相信，这是他自己的主意。珍妮被迫离开宫廷，而最残酷的是，不许她带着儿子去。

父亲把儿子留下，以免他受到母亲的影响。父亲要他成为一个善良的天主教徒。两年以前，同是这位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善良的新教徒。这点亨利还记得十分清楚；不过要是他大胆把这点说出来，父亲和自己都会大吃一惊。他现在已经觉得，人生当中有比单纯的诚实更强烈的动机了。母亲珍妮跟他分手，他哭了——唉，她为啥不早料到有今天！母亲使他难过，他对自己倒还不觉得有什么可惜。她始终是他最高的信仰，在他的心目中，首先是珍妮，然后才是宗教。

这时珍妮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她吻他，只获得这一次允许，然后她就得离开，到敌人打发她去的地方，而他却要违反她的意志，去上一个天主教的学校。她勉强振作精神，谆谆告诫他，千万别去作弥撒，要不，她就会取消他的继承权。他满口答应，哭得很悲切，决心要作一切好事情。他倒不是把这当

作是最妥当的办法，而是认为这儿什么都完了。他亲爱的母亲为了真正的宗教被放逐了。他的父亲否认宗教，一定也是迫不得已的。父母彼此不再相爱，成了冤家对头，每人都在争取他，他觉得要应付这种情形，确不容易。要是凯瑟琳太后真是一个驼背，长着瘦长的手爪，血红的眼睛，鼻子淌着鼻涕，一切倒还叫人容易理解些。于是这个小男孩就独个儿面对着这动荡的、难以理解的世界，而且不久以后还得在上面扎下根来。

他进了"那瓦拉中学"，这是巴黎最高贵的学校，国王那个名叫爵士的弟弟和一个年龄相仿的洛林贵族吉士，都在这儿上学。他们两人的名字也和那瓦拉太子的名字一样，于是他们三人就成了校中的"三亨利"。

"我又没有去作弥撒，"那瓦拉太子单独碰见那两个男孩时，总是这样骄傲地说。

"你躲起来了。"

"他们这样说吗？那末，他们是在说谎，我把我的意见大声地告诉了他们，他们害怕我呀。"

"妙啊！就这样干下去吧，"他们怂恿他，他在狂热当中，丝毫没有觉得，对方是在骗他。他建议："咱们又象从前那样打扮吧，戴上主教帽子，骑着驴儿。"

他们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暗地里去向神甫告发，不久他就挨了一顿打，只好答应跟着别人到小礼拜堂去。不过这时他病了，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

在他生病期间，有一个男子坐在床边陪他，这是母亲给他留下的唯一的人。这位博瓦先生很快就投降到他女主人的敌人那方面去了，亨利注意到，他挨打不单是要怪他的朋友——

年轻的王子，这个间谍也出卖了他。

“走开，博瓦，我不想瞧见您！”

“难道您也不想读您的母亲——王后陛下写给您的信吗？”

男孩这时大吃一惊，才晓得他亲爱的母亲向这个叛徒表示感谢和满意，因为他把这儿发生的事情都报告给她听了。“请您加强我儿子的反抗决心，让他始终信奉咱们的宗教！您有时向校长报告，使他挨打，这是作得对的。您必需让他付出这样的代价，才好留在他的身边，我也才能够通过您，让我亲爱的儿子知道我在作什么。”

下面接着还说了许多话，但是亨利首先得打量一下坐在床边的男子；他还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床边坐的是一位相当胖的先生，长着一张宽脸和一颗扁平的鼻子。同时还可以看出，他喜欢喝酒，除此而外，在他身上就发现不出什么特点了。现在他才暴露出，他是一个富有权谋的秘密人物，尽管他显得那样老实，却是一个赤胆忠心的仆人！

博瓦先生从那瓦拉太子的神情上，比对方对他看得更清楚些。他那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开始闪动，用柔和的声调说：

“用不着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谁。”

“大约连您自己也不知道吧，”这个八岁的男孩很快地说。

“问题总得看咱们的任务是什么，”那个上了年纪的男子说。

“这点我记着，”同时男孩在心里继续说道：“不过我决不会再相信您这个人。”他的话并没有说出口，博瓦突然从他手里把他母亲的信夺去，这一手来得非常敏捷，出乎人的意外。

他把信藏着了，改变语气说道：

“您明天起来后，好好地去作弥撒吧。我好心劝告您，因为您的身体虚弱，受不了鞭挞，不过，您要是不听话，也就只好挨打了。”他故意这样说得不着边际，亨利终于听出潜行的脚步声，就在他床背后的门边。他没有掉过头去，只是装出要哭泣的样儿，以便拖延时间，让监视人过去。接着那个亲信的人物，就把信中其余的内容告诉他，说得又小声、又急促，不等另外的人到来就说完了。

珍妮·亚尔培所从事的工作，不大不小，正是公开而普遍的内战，她不再姑息她的丈夫，因而也不再姑息任何人了。她必需把人和钱供给她的堂弟孔德，孔德是一个大贵族，把自己的权力和宗教混在一起。不过这对于珍妮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她只要孔德统率基督教的军队就行了。她被放逐到房多姆伯爵领地，她叫人抢劫当地的教堂。她甚而接受发掘坟墓的钱财，而且掘的是她丈夫亲戚的坟墓！她不顾一切，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贯彻她的意志。

虽然低声说话的是一位陌生的男子，但是在亨利听来，好象是母亲热情地在他耳边亲口说话。他从床上跳起来，身体好了，他为了躲避弥撒，今后还得忍受一切痛苦。他常常忘记一切，变得很快活，正象他的天性那样。他跟别的男孩们大声吵架，再也瞧不见学校里又高又暗的墙了。他变得自由了，而且是个胜利者。他真正相信，不久他的敌人会走到他的面前，低声下气地请他向他亲爱的母亲求情，那时她会原谅他们。

事与愿违，珍妮失败了，不得不逃亡，但是她的儿子等不到事情的结局。在六月一日那天，他屈服了，他从三月起，一

直坚持到这个时候。他的父亲亲自带他去作弥撒，亨利向父亲宣誓，信奉正教，那些成年的教团骑士吻他，把他当作战友，这点总算使他感到骄傲。几天以后，他亲爱的母亲匆忙动身走了；博瓦用责备的口气向他报告，尽管博瓦自己曾经劝过他，趁事情失败以前，接受正教。珍妮从卢瓦尔河以北的地方，逃过敌人的手，回到她南方的国家，凯瑟琳派遣蒙吕克将军去追赶她，她沿途都有被捕的危险。

儿子多么担心母亲的行程啊！他没有顺从她，叛变了她，难道她的整个不幸不是由此而来的吗？他不敢写信给她，只寄给她的一个侍从官一些信，说出自己的迷惘和痛苦："拉尚，我非常担心我的母亲——王后陛下发生什么不幸！"

不过这只是白天的情形；到了夜里，他依然是个孩子，梦着各种游戏。就是在白天，有许多时候，也使他忘去一切，忘去世界上的不幸和自己的渺小。后来他干了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他，他用膝头抵住一个在游戏中被打败的男孩的肚子。接着他哈哈大笑一阵，又让对方跑了。这种作法是错误的，被惩罚的人没有比被姑息的人那样可恶；可是亨利始终不完全了解这点。

尽管他引起同学们害怕，也使得他们发笑，可是他们并不喜欢他。他很看重同学们对他的尊敬，也留心自己开的玩笑发生什么影响。可是他总是不明白，要是他们笑他，就不会尊敬他了。他装作一条狗给他们瞧，或者随他们的高兴，装作一个瑞士人或者德国人；因为内战把外国的雇佣兵士招来巴黎，他看见过他们。有一回他大声叫道："恺撒给人杀害了！"他对亨利爵士说："您当恺撒。"他又对亨利·吉士说："咱们来当凶

手。”他在地上爬，做给伙伴们看，一个凶手怎样在袭击他的牺牲者。亨利爵士吓得不得了，边叫边逃，但是两个追缉者已经赶上他。

“你在干吗？”珍妮的儿子忽然问；“你这样会使他痛呀。”

“要不，我怎么杀得死他呢？”吉士回答。奔逐中断的片刻，吉士抓住“恺撒”，把他举起来，下死劲地揍他，这时那瓦拉不得不拦住吉士，以免他把对方打死。

他宁肯照旧装扮滑稽角色。可是那些孩子分不清楚，他们是在争斗还是在开玩笑，他们迟钝而又认真地大吼：“打死他！”——这时亨利自己玩得高兴极了。

他的个子比大多数同年级的孩子长得矮些，皮肤黑黄，头发是深褐色，他的脸和眼睛比别的孩子长得灵活些，他的思想也来得敏捷些。有时大伙儿站在他的周围，把他当作某种怪物，一只跳舞的熊或者一只猴子。

他的想象力尽管使他干出各种有趣的事情，他却可以在刹那之间看出真理；他们彼此翻着白眼瞪他，听不懂他说的什么，因为他说话带的土音很重。另外两个亨利发现他把调羹的冠词搞错了，但是他们不告诉他，反而当着他的面故意说错。他分明觉得，他们玩弄诡计影射他，不肯对他明说。他在这个时期中常常梦想；可是想的什么呢？早上起来又忘记了。后来，他才弄清楚，他患的是怀乡病，这是一种非常厉害而可怕的病症，并且他还知道，梦中指示他的是什么：比利牛斯山。

父 亲 死 了

他在睡梦中瞧见绿黝黝的比利牛斯山脉，连绵不断地直伸到天际，仿佛脚下驾着风，飞到了群山的上空，而且自己也显得和那些山峰一样高大。他自己可以从天空下降到波城的王宫里去，在他亲爱的母亲的唇边接吻。他又因为思念家乡而病了，这情形跟上回为了弥撒的缘故一样。最初，人们还当他是出天花，后来才知道不是。当时他父亲把他带到乡下来，因为安托万·波澇又要上战场去，不愿他的小儿子一个人留在巴黎。亨利更害怕乡下的寂寞生活，于是他哀求父亲，让父亲带他到军营里去。安托万当然不肯答应，因为他的情妇正在那儿。

安托万出发的那天，亨利骑在马上陪他走了一大段路。男孩舍不得分开，他还从没有这样爱过这个全副武装的、有胡须的美男子，这就是他的父亲，他送父亲一直到十字路口，后来又送到河边！“我比你跑得快些，你愿意跟我打赌吗？我认识一条捷径，绕过树林背后，你又会忽然瞧见我在你的身边了！”他就这样缠着父亲不放，直等到父亲生气了，才把他打发回去。可是还不到六个星期，安托万就死了。树叶干枯了，一个信差来到儿子的面前，报告那瓦拉国王阵亡了。

太子本想大声叫喊，忽然他勉强忍住眼泪，问道：

“这消息是真的吗？”

因为他现在已经把人们说谎来骗他上当，看成习惯了。

“你告诉我，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他半信半疑地听着有关战壕的故事，以及国王怎样叫人把饮食送到那儿去。给他送东西的勤务兵已经给一个炮弹打伤了。另外一个炮弹立刻又打死了旁边的一个连长，因为他毫无掩护地站在那儿小便。偏偏国王又来到连长中弹的地方！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又是一个炮弹射到那儿来，碰巧国王也在小便。

亨利听到这儿，终于落泪了。他早就知道父亲那种鄙视危险的勇敢，这个消息是真的。他心里十分难过，为什么自己偏偏远离父亲，不能参加战争和冒险，反不及父亲所喜爱的这个仆人。

“拉斐尔！”他向信差叫道，“国王爱我吗？”

“他伤重身死的时候，正坐在一只到巴黎去的船上——”

“谁在他的身边呢？我想知道这点！”

仆人没有回答。他不好说出安托万是死在情妇的怀里的。

“是我跟他在一块儿，”他保证道，“我的主人快要断气的时候，是晚上九点钟，他拉着我的胡子说：好好地给我的儿子服务，也让他好好地给国王服务吧！”

亨利凝视着前方，他停止了哭泣，也用手抓着这个男子的胡须。他觉得没有什么更美好的事情，能比得上象他父亲安托万那样，英勇地为法兰西国王牺牲了。

男孩在以后的两年中，都经常怀念他的父亲。他一直没有瞧见过他的母亲。珍妮在这整个期间，正受到蒙吕克将军严重的威胁；这是凯瑟琳太后所施给她的压力，要使她好好

地就范。后来太后就谅解了，因为她没有珍妮·亚尔培那种仇恨的狂热；她的一举一动是看情况来决定的。吉士家族始终是她最强大的敌人，而基督教徒暂时已经落了下风。因此，她正可以利用他们，尤其是他们那个精神上的女领袖。凯瑟琳太后把一切考虑周到以后，就作出如下的决定：

年青的那瓦拉太子，也象从前他的父亲那样，当了吉阴省的总督，并且还晋封了大将，获得一百名卫队，不过要留在宫廷里。至于他在南方的代理人，除了珍妮所再三反对的那个蒙脱吕克而外，当然没有别人；作为交换条件是：准许珍妮按照自己的心意教育儿子，尽管她自己并不在场。珍妮立刻把忠实的高舍里留在儿子身边作教师，可是对于太子的最高领导权，却操在机智的博瓦手里。现在不再谈弥撒的话了，亨利又成了基督教徒，心里也不再激动了。

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我生下地来是天主教徒，我亲爱的母亲使我成了新教徒，我本想长久当下去，可是我的父亲又打发我去作了弥撒，或者说，这是出于凯瑟琳太后的意旨吧，教团骑士又吻了我。要是我这时按照身份，跟本教的人士在战场上会面——男孩的心扑扑地跳了——，他们就不会吻我了。我还得去请求他们，因为他们将会打败我们，这么一来，我又成了天主教徒。世界就是这样啊。"

他的心跳得更厉害了。"不！"他想，"胜利或死亡！"他曾经为了拈阄把这句拉丁文的格言写在纸条上，凯瑟琳太后问他这句话的意思。他说，连他自己也不明白。

奇 怪 的 访 问

亨利满十一岁的那年，跟着国王查理九世作了遍访法兰西全国的旅行。凯瑟琳太后认为，整个王国也该有机会和她的儿子见见面了，而第一个亲王——亨利·那瓦拉也得以侍从的身份到处出现，他是一个基督教徒，不过只是藩臣而已。有谁来打乱这个聪明的胖妇人的计划呢？或者至少她会相信有人来打乱它吗？突然珍妮·亚尔培出现了。她恰巧来到国王车骑停留的地方，活象一个独立的女王，随身带了三百个骑兵，而牧师则不少于八名。

她一见凯瑟琳太后，就滔滔不绝地向对方表示不满，提出一连串要求。她只留出时间去跟她的儿子一起做祈祷。她舍得把儿子交给好朋友作为谅解的押品，蒙脱吕克却禁止基督教徒在贝亚恩传道，而且听说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就是凯瑟琳太后要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会面，菲利普却是南方人心目中的魔王和基督教的死敌。珍妮要求真实的答复，同时也要求她应得的权利。

条约一旦没有用的时候，再没有人比凯瑟琳更轻视条约的了。她心里觉得好笑："我的好朋友，现在您在这儿，我可以掌握住您，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呀。"

事情是真的，因为菲利普曾经通知她，在他派遣使臣越过比利牛斯山以前，那瓦拉王后必需离开她的国境。因此，这次珍妮除了得到一些钱来养活她的牧师和骑兵而外，什么也没

有得到，并且还得象两年以前那样，回到房多姆伯爵领地上去。但是宫廷的车骑继续向南方前进。

珍妮深悔自己不该跑来上了圈套。有天夜里，她的儿子睡在一家客店的地上，因为当地的行宫太小，容纳不下所有的人。忽然他从地上跳起来。玻璃窗上发出响声，有人在地上跌倒了。亨利使出浑身力量向那人扑去，不让他爬起来，同时大喊救人。人们掌着灯走来，那人着着实实地挨了一顿。后来亨利看清楚了那个人是谁，不觉大吃一惊。他没有说话，马上就懂得这个人是谁派遣来的，而且是为了什么。但是他提防着不让别人知道：她亲爱的母亲想要他逃亡。他的教师博瓦也不肯吐露一个字。两人有时用忧郁的目光对瞧着，那个年长的人摇摇头，这时男孩就低下头来。

本省有个地方名叫沙龙，那儿住着一位奇人，亨利·那瓦拉得到认识他的机会。那是一个早晨，十一岁的男孩正裸体站在屋子当中，仆人刚要把衬衫递给他，博瓦带着那个人进来了。亨利心想：博瓦要干吗？这是个医生吗？我没有病呀。

这时那个男子问："太子在哪儿？"他站在亨利前面大约五步远的地方，虽然亨利完全裸体站在那儿，他却没有瞧见！博瓦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只是留心地等着——带着惶恐的表情，这就是说，如果咱们要形容博瓦当时的情景，只好用惶恐两个字。仆人这时躲到屋角里去，手里拿着衬衫。男孩感到异常的孤立，从头到脚一丝不挂，浑身都暴露出来了，连那些缺点和难看的地方。他开始感到害怕，担心自己会挨一顿鞭子。哦！古怪的老人，这样瘦的身材，配着这斑白的头发和这下陷的双

颊，你既然看见了我，就赶快走开吧！

这个男子老是盯着亨利，他打量着那小小的身材和脸庞，没有人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目光一动也不动地好象来自不止五步以外的地方。此外，他还做出一些古怪的动作，跳前跳后，左看右看，最后他碰了一下博瓦，喃喃地道歉，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个不停，过了许久，他才想起应该鞠一个躬。他把他的大帽一挥，一不小心，帽子甩落到太子的脚边，这时亨利却作了一桩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他不知道什么缘故，把帽子拾起来递给那个男子。这人最多是个医生，不过对于一个医生说来，举动未免太笨拙了一点。

这时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瘦子向下瞧，男孩努力抬起头来——结果枉然；在这人的神秘莫测的目光下，好象展开一幅帷幕，遮着了脸和脖子，只剩下没有头的躯干，头部完全隐藏在幕后。男孩心里害怕，不过已经不是害怕挨打了。

这个男子口里停止咕噜了，他想："我说点什么才对呢？"他觉得："这是一个孩子。他还没有发育完全，但是他有无限的前途，尽管他还显得弱小，却比他所有的前人都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气魄。未来的生活是属于他的，所以是伟大的，而且是唯一伟大的。这面部显得多英武啊！"他瞧见亨利，正是亨利感到最害怕的时候。

"天下有主了！"他大声说，掉回头去，转向那个耐心等候的博瓦。"如果上帝保佑您多活些岁数，您就会瞧见一个统一法兰西和那瓦拉的国王。"

这就是他大声说的一切——也不再鞠躬了，就直接走出门去。博瓦赶去给他开门。

“我谢谢您，”博瓦说。“再见，诺斯特拉大牟士①先生。”

但是亨利觉得，他不会再见着这个人了。正因为这样，他才把这人的形象好好地保存在他的记忆里。

会　见

他在那些日子里，听见种种谣言和预报；当时的情形是令人难忘的。凡是那瓦拉太子和他的随从所到的地方，新教的教友就带着异常神秘和惶恐的表情招呼他。

“殿下，请您别再旅行了。您就留在咱们这儿吧，咱们宁肯牺牲到底，也不肯把您交给咱们的敌人。”他到处都听见这一类话。

一位须发苍苍的胡根诺教徒，叫他的孙子把他抬来，举起颤抖的手为太子祝福，用低沉、苍老的声音说：

“我感谢上帝，使我见着了您。等到咱们统统被歼灭以后，还望殿下您替咱们报仇，把宗教引向胜利。”

接着从四面八方都传来这样的恳求，天晓得，他真想离开这儿，不再旅行了。

后来博瓦这样回答亨利的问题：

“请您别害怕！让这些人提心吊胆好了，这会使得他们对信仰更加热心。他们预料着最坏的事情，因为太后不久就要

① 米舍尔·诺斯特拉大牟士（1503—1566），法国的占星家和医生，以预言著名，歌德的《浮士德》中曾经提到过他。

跟西班牙人会面了。咱们可知道凯瑟琳太后的为人。她宁肯使用阴谋诡计，而不愿采取大规模的屠杀。”

“要是西班牙的魔鬼命令她作呢？”亨利问，他并不期待回答，坚信哈普斯堡王室始终和他们有着势不两立的深仇。

博瓦向男孩解释：也许凯瑟琳没有别的意图，只是向代表天主教的世界权力说明道理，为什么她不常常派军队去挞伐本国的基督教徒，而有时却采用一些怀柔政策来对付。最坏的情形无非是她请求菲利普援助，因为她控制不了新教的臣民了。

结果还是徒然，许多考虑都没有打进亨利的心坎。他的幻想中充满了种种形象。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活动起来，通过周围的耳语，通过人们的忧虑表情以及沿途听到的猜疑的声音。后来目的地达到了，他以为自己耳朵里装满的东西，一定会显现出来。他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但是他相信自己正面临到不测的事情，哪怕真有什么意外，他也要去看看和听听。

于是他在大人们的扈从下，到达巴荣纳，这地方离他的家乡贝亚恩很近。他在这儿把一切都考虑好了。他从小就和父母一块儿住在这个地方。阿杜尔河的水缓缓地流去，那是他从前听惯了的最柔和的声音。在蔚蓝的天空中，薄雾消逝了，日光闪耀，露出高高低低的山峰，这是他心爱的比利牛斯山。亨利对它们曾经那样朝思暮想，这时却一次也没有想到逃到山里去。

后来西班牙人到了，为首的一位年青妇人，是法兰西的公主伊丽莎白，西班牙的王后，凯瑟琳太后的亲生女儿，她最高

级的随身侍从人员是阿尔瓦公爵①。凯瑟琳太后跟阿尔瓦两人私下进行了重要谈话。

大厅的外边都布满了警卫。第一个先到来的是老太后，她走到玻璃窗前，把所有的窗帘拉起来。对面墙上挂的尽是画像。接着她就坐在一把高高的直背靠椅上，目光对着门口。她背后是壁炉。宽阔的炉口前面，摆满了枝叶青翠的盆景；这时是六月中旬。

阿尔瓦公爵跨进门来，头笔直地昂在僵硬的开花领上。他既不鞠躬，也不脱帽。他走起路来，尽可能不弯曲他的膝关节；他的面容已经不年青了，不过还没有一点皱纹。他显不出是个阅历很深的人，只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

他站着不动——不是表示致敬，而是象一个原告那样，劈头就向老太后宣称：他的主人——伟大的国王菲利普对她不满。她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听他说；公爵也不期待回答，他用异常严厉的口气，责备她疏忽了对神圣教堂的义务，以及代教堂行使权力的世俗臂膀——哈普斯堡王室的义务。她不动声色地让他一口气把话说完。

然后她用低沉的声音问：西班牙国王供给她多少钱，让她把整个王国变成天主教。她又补充一句：这代价是很大的。

公爵回答："一个子也不给。除非您肯接受我国的部队，承认唐·菲利普是王国的最高主人。"

这一次凯瑟琳闪烁其辞地说：上帝不许这样作，因为上帝把王国交托给她，又把儿子赐给她。不过她答应菲利普国王，

① 费·阿·德·托勒陀·阿尔瓦公爵(1507—1582)是西班牙的统帅，尼德兰的摄政，以残忍著称。

今后不再容忍异教，以免惹得他生气。她总是朝着最好的方面打算，不过她得运用计策来代替权力做不到的事情。

“在这儿国内刺一刀值多少钱？”阿尔瓦问。

凯瑟琳大声呼吸了几次，她大概想装出一副笑脸，至少她的语气是带着讽嘲的。

“刺一万刀的价钱，也跟大炮、烧毁的城市和内战的价钱一样。”

“什么话，一万刀，”阿尔瓦鄙夷地说。“我说的只是唯一的一刀。”他第一次赏光，把他那长着钢针似的胡须的脸，移近那又高又直的椅子。这时他说：

“万蛙不及一鳟。”

她考虑一下，是否听懂了他的话。为了争取时间，她向门口和高窗做了一个手势，却把背后的壁炉忘记了。她把声音压低，连阿尔瓦本人似乎也分别不出每句话来。

“您的斑鳟至少是指两个人。”

现在他也小声说话。两人吱吱喳喳地说了一阵。然后他们的头才各自分开，公爵退回去，仍然恢复了开始时那种僵硬和傲慢的态度。老太后很吃力地站起来，他把指尖递给她，引她走向门口，他是高视阔步地走，她是蹒跚地扭。

两人走了许久以后，大厅里还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外面的卫兵也撤走了。这时壁炉口边的绿色树枝开始闪动起来，从里面爬出一个小小的人儿。他在大厅里巡视了一周，仿佛方才瞧见的两个恶人还在那儿似的。他把两人方才低声说的话重新温习一遍，并且推测那些听不清的话句和他们所指的两个人的名字。亨利事后才知道：一个是海军大将

柯里尼，一个是他的母亲珍妮王后，他的心血顿时沸腾起来了。

他握紧拳头，气得鼓起眼睛。突然他提起一只脚，跳了一转，哈哈大笑起来，冲口而出地骂了一句有趣的话，这句骂人的话，是他从故乡的长辈——他的外祖父亚尔培那里学来的，本来是句好话，后来变成骂人的话了。他拉开嗓子大叫，在大厅里激起了回声。

小　结[①]

年青的亨利就这样过早地认识到人心的险恶。他得到许多混乱的印象以后，已经预料到一些事情，小小的年纪就经历到了一连串出人意外的阴谋事件。但是在他使劲骂出那句“神圣的灰肚儿”以后——这正是他眼睁睁地面临着有生命危险的关头——，就向命运表示：他接受挑战，而且始终保持着他那年青的胆量和天生的快活脾气。

从那天起，他就越过了童年。

① 小结这段话是法文。后同。

II 珍　　妮

大洋边的要塞

“我瞧得很清楚，也听得很明白呀，”亨利向他亲爱的母亲说，他们第一次可以畅所欲言了。珍妮虽然趁宫廷车骑返回的当儿就跟着儿子，可是他们一直到了巴黎才有谈话的机会。

“妈妈，你知道我想的是什么？阿尔瓦注意到了我。火炉边的树叶并不很密，我碰着树枝，树枝颤动起来了。”

“他会以为是风在吹。不然的话，他还不把你拖出来吗？”

“别人也许会那样作，可是这个西班牙人不会。我瞧见他的脸，简直不是人；要是他认为值得费气力的话，干脆就用他的剑戳进树叶里来了，根本就不问：谁藏在后面。可是他太目空一切了，再加上他们说话那样小声，总认为没有人听得见。不！”他大声说，因为珍妮想要反驳。“对于我来说，他们的声音可不太小。我是你的儿子，所以我懂得，他们要怎么对付你。”

珍妮抱着他的头，把他的脸偎着自己的脸。她凝视着远方说：

“人总是喜欢虚伪地夸口，而且也夸口无耻的行为。”

“人是这样，但不是怪物啊！”他气呼呼地抢着说。忽然他挣脱她的手。“他们两人显得多可笑！”——为了表示这点给她瞧，他最初摹仿公爵那样踱方步，然后又摹仿凯瑟琳那样蹒跚地扭。他具有扮演滑稽角色的天才，母亲瞧出来了，不过她仍然没有怎么笑。儿子由此得出结论：他讲的话使母亲在认真考虑了。

后来她也的确作了这样的安排，跟儿子一块儿离开宫廷，远走高飞。她做得非常谨慎，连亨利本人都料想不到。他们最初去访问他们的一所田庄，后来又老老实实地回来了。在第二次旅行的时候，珍妮和亨利借口去查看他们好几个省里的产业，这次才趁机逃到南方。他们到达波城是二月间，那瓦拉太子满十四岁了，他第一次得到施政和作战的指示，其实两者是一个东西。

珍妮对待她自己的臣民就跟对待敌人一样，因为他们趁王后不在的期间起来反对宗教。有一些时候，性情温柔的珍妮，成了残暴的统治者。她打发自己的儿子率领大队人马和大炮，对一个背叛的地区进行报复，参加暴动的人都遭到了厄运。

过了不久，她的堂弟孔德干脆对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宫廷进行袭击。太后认为南北两方造成新的不安，都是由于好朋友珍妮的逃亡所引起的。她也跟往常一样，每逢环境对她不利，就设法谈判。她打发一个出名的滑头人物来办交涉；不过，尽管这个人说得天花乱坠，珍妮明白，太后又想把她骗到宫廷的势力范围里去。

因此，她直截了当地为她的儿子要求整个吉阴的实际行

政权，这是一个大省，省城名叫波尔多。他直到现在只拥有总督的虚衔。凯瑟琳这时不会答应给他更多的东西，这是很明白的。柯里尼和孔德立刻重振旗鼓作战。珍妮自己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应当用武力来保证太子亨利的身份。她特别认为洛林红衣主教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比掌握权力的王室更加危险。吉士是第一个贪图这种权力的人，而珍妮·亚尔培自己明白，权力意味着什么。

因此，她决定向基督教阵营最坚强的地方挺进，地名圣东日，在波尔多以北的大洋旁边。亨利兴奋得不得了，跟母亲不同，母亲还迟疑不定。

"你为什么哭呢，妈妈？"

"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是该作还是不该作。撒但总是跟好人捣蛋，我尽管在作，却担心是他促使我作的。"

"不是。博瓦告诉我，我已经长大，可以去带兵打仗了。"

"你的博瓦又是谁呢？难道撒但就没有通过他的嘴说话吗？"

"这一回撒但是通过莫特·费内隆先生的嘴说话。"这是凯瑟琳派来的人。"我完全听得出魔鬼的声音啊！"亨利大声说。

珍妮沉默了。她十分欣幸，至少这个十四岁的男孩已经能够辨别好歹了。她只要瞧着他那坚决的小脸，就鄙视周围那些劝她别跟宫廷闹决裂的绅士们，因为他们本身都只是一些庸夫俗子，或者是心肠软弱的人。她也不害怕撒但向她耳语了，她内心里已经操着胜算。她的儿子达到作战的年龄了，这点就可以决定胜败！

她为了不留下一点儿怀疑，又问道：

“我的儿，你为了什么去作战呢？”

“为了什么？”他吃惊地重说一遍，因为他在兴奋和快乐当中，完全忘了究竟为什么去打仗。

珍妮没有再问下去，只在心里想：“他将来会明白的。敌人的险诈，特别是命运的摆布，会教训他。他每次都会鼓起勇气，这是在为真正的宗教而战斗。大约他的血液也会告诉他，因为他和他的叔父孔德是亲人，比和任何天主教的王侯更亲些。除此而外，王国也要求通过咱们的胜利来导致和平——”珍妮为了荣誉起见，又补上这一句。“但是主要问题还是为上帝服务，”她立刻又想起这点。“我爱儿的全部生命是一个整体，而信仰就使得它完整无缺。”

王后珍妮却把她的好斗的小雄鸡看错了。她压根儿就不管什么玛果公主的大腿，尽管她的好朋友凯瑟琳曾经从窗口指给她瞧，男孩本人是多么注意玛果。她也忘记了，男孩在修道院学校里曾经发誓否绝了他的信仰，而且去参加了弥撒。不过，话得说回来，他有个时期也勇敢地抗拒过，一个孩子能够抵抗周围那样强大的压力吗？就连一个成人，如果有了朋友和生活享受，而不愿去作殉道者，也是无力抵抗的。珍妮王后是这种人，尽管自己经受着一切考验，东奔西走地忙个不休，却始终是粗心大意，缺乏经验的。所以她本人到了晚年，还能恋爱和信仰。

亨利了解珍妮，胜过珍妮了解他；所以他很少向她要钱。他喜欢玩，喜欢吃喝，却自己设法弄钱，自动把借据寄到人家家里去。或者借据退回，或者钱送来了。这种情形是不能让母

亲知道的。青年人明白，只有战争才可以清偿他的债务。当时他和其他饥饿的胡根诺教徒一样，盼望内战不光是凭着高尚的或无私的动机。这对于他所努力的事业说来，倒是好的，这样他就可以更热心和更有信心地去说话和行动。

珍妮跟他一块儿出发；但是在他们还没有到达基督教要塞拉罗歇尔以前，中途又被法兰西国王派遣来的那个人挡了一次驾。他问那瓦拉太子：为什么他偏偏要到他叔父孔德的地方拉罗舍尔去。亨利马上回答："为了节省衣料嘛。我们这些亲王都应当一下子死干净，这样就用不着互相吊丧了。"

这位先生当亨利是个傻瓜，否则，他不会那样冒昧去争取亨利反对他的母亲了。他不明白指出她的名字，只说什么放火的人。亨利马上大声说："只消一桶水，火就熄了呀！"

"您怎么说？"

"洛林红衣主教应当把水喝干，好让他的肚子胀破！"要是那位先生连这句话都不懂，就证明他比十五岁的男孩还迟钝。只有珍妮才听懂他回答的巧妙。因为她对于儿子感到自豪，未免耽搁了太多的时间，差一点被跟踪追击的蒙吕克活捉了。不过母子俩到底幸运地到达大西洋岸边的坚固城堡，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终于瞧见这儿的自己人了。他们不管是笑还是哭，两眼总是闪着光辉。柯里尼、孔德以及一切早在这儿并为他们担心的人，都以相当激动的心情庆祝再见。

这是不平常的，来到了一个善良和安全的城市，哪怕全国都在背后仇视和迫害咱们！怀疑一下子消失了，小心谨慎也抛开了，对于脱离虎口的人说来，能够自由呼吸，真是万幸的事情。现在可以尽情倾泻心里的苦痛，别人同情地瞧着

你，也说出和自己心里相同的话。周围都是自己人，彼此不会互相鄙视。把咱们从灾难中解脱出来吧！领导亲爱的人通过一切危险来到这儿吧！现在他们果然来了。

他站在海边。哪怕是黑夜，他也可以不用担心被人袭击，向港口和堤岸走去。波涛猛烈地卷来，互相冲击，不住地汹涌，喧豗的涛声从他所不认得的遥远地方传来，但是他在风中体会出另外一个世界。他亲爱的母亲每逢心跳得厉害，就认为是上帝在示警。可是她的儿子亨利却怀着激动的心情，沉醉在这样一种思想中：这片汪洋大海将一直奔腾和咆哮到新大陆美洲的遥远岸边。那儿一定是荒凉、寂寞而自由的。所谓自由，在他看来，就是没有恶，没有仇恨和强制，不相信这一类或那一类的东西，不用再受苦，也不用再需要权力。真的，这个夜里，在这片大海和溅着浪花的石头中间，男孩完全变得和他亲爱的母亲一样，而他所指的美洲，其实就是天国。——星星暂时从翻滚的密云层中透露出来，从这个十五岁的男孩的模糊心灵上，也透过一线光明。后来他就办不到这点了；他脚下的大地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凝固，他将用他的感觉和思想在上面扎根。

战斗的代价

那瓦拉太子催促年长的人快些向敌人进攻。他既不高兴开会，也不高兴讲话。他这样回答本城代表们的致敬："我讲不到这么好，可是我将要干点更好的事情——干点事情！"

终于能够瞧见敌人，终于能够报仇雪恨，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了！

“亲爱的母亲，这是天大的不平，法兰西国王夺去了你的一切产业，他的军队占领了咱们的国土。我要战斗！你还问这是为了谁吗？为了你啊！”

“寄给波尔多法院的那封信，是我的好朋友凯瑟琳想出来的；法院要宣布没收我的一切财产。她还断言，我将在这儿被俘虏——仿佛这不是出于她的本意！不，这儿是一个避难所，而不是监狱，纵然我不能离开这个城，纵然我必须放弃一切产业的所有权，我也甘愿。这是为上帝而牺牲的！对呀！去战胜他的敌人吧！为他而战斗吧！”

这时她用她两只消瘦的手抚摸他的脸。这张脸型和特征，跟她的脸相象；他那高眉棱，细眉毛，柔和的眼睛，开朗的额头，深褐色的发，坚决的小嘴，整个清瘦的少年仪表，从生活的另一方面看来，也有几分象她的衰老形容。不过他是健康的，四肢长得很匀称，他的肩头和胸部正在发育，也许他的身材不会长得很高。他的鼻子显得太长一点，鼻尖暂时还向下弯曲得很少。

“我让你快活地去吧，”珍妮用低沉、响亮的声调说，每当她忘形的时候，总是发出这种声调。等到他走了，走远了，她才悄悄地哭，哭得象一个孩子。

胡根诺教徒的军队开拔出城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公开在拉罗歇尔城里哭。他们表示高兴，因为上帝和胜利的时刻临近了。大多数男子的爱人都在遥远的地方，她们是活生生地被人从他们手里夺走了的，他们坚决地希望把她们争夺回

来。这就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

但是结果是新教的军队被打垮了。两次惨重的失败，使得天主教的军队逼近他们，他们在数量上并不弱于敌人。双方各有三万人。基督教徒从法国的北部和南部得到补充。此外，他们还可以希望奥朗日和拿骚的王子以及双桥的公爵赶来增援。信仰是没有国土和语言界限的，凡是拥护真理的人，就是兄弟和朋友。尽管这样，他们却打了两次严重的败仗。

原因是由于柯里尼的动作太迟缓。他本来应当更迅速一些去跟外国盟军会师，把战争在法国腹地展开。他没有那样作，行军没有多远，就给敌人打个措手不及，他号召孔德去援救，而结果牺牲了亲王，才仅仅使军队脱离险境。孔德是在雅纳克附近遇伏，中了一弹阵亡的。安汝公爵的部队欢喜若狂，他们把孔德的尸体驮在一只牝驴背上，让一切兵士都可以瞧见，借此使他们相信，消灭一切基督教徒的日子快到了。但是死者的侄儿——那瓦拉的亨利，更明白上帝的意图。现在他挺身上前，成为一个领导者。

他一直骑在马上，别的什么事都不干，不过这已经够受的了。怀着无辜、纯洁和新鲜的心情，向敌人迎去，而敌人已经恶贯满盈，非受到惩罚不可。这是他的事业，糟糕的是他整天十五个钟头都在奔驰，从没有下过马。他显得多么威武，丝毫不觉疲倦，完全忘了个人的存在。他顺着风势，好象在飞，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敏锐，他从没有象现在瞧得这么远，因为前面有了敌人啊。但是忽然之间，敌人不再是那样遥远和不可捉摸了。敌人已经发出警告，迎面飞来了一颗炮弹。炮声的回音是不大的，但是炮弹却实实在在地掉在地上，沉重得

象块岩石。

会战刚开始的时候，亨利感到害怕，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位牧师向他说："要是咱们不知道恐惧，那末，为了上帝的荣誉，咱们也不能够战胜他们。"亨利控制着内心的激动，他站在第一个人阵亡的地方。他的父亲安托万也是这样牺牲了的。然而炮弹没有打中他，他的恐惧消失了，他跟他的队伍骑马去包抄敌方的炮兵。事情倘使成功，倒是挺好的计策！

现在他的叔父孔德不在了，严重的责任一下子落在这个无忧无虑的男孩身上。他的母亲珍妮急忙赶来，亲自把他作为领导者介绍给部队，最初介绍给骑兵，然后介绍给步兵。亨利凭着自己的灵魂、荣誉和生命宣誓，决不离开这善良的事业。部队向他欢呼。这么一来，他不能老是顶着风奔驰了，也得坐下来开会。如果会上没有人讲一些笑话，真叫他闷得受不了。他极得意的是写了一封回信给安汝公爵。这是凯瑟琳太后现在还活着的第二个儿子，从前只叫作爵士，他的名字也是亨利，是巴黎中学时代三亨利之一。现在他们在战场上碰头了。

亨利·瓦卢瓦写了一封傲慢而带有教训意味的信给亨利·那瓦拉，责备他对于王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且不去管它，而最令人难受的是那种语气——如果执笔的秘书不是个外国人，费了许多冤枉力气才拼凑出这篇妙文，就是亨利·爵士自己得意忘形，在学他的妹妹玛果那样装腔作势！那瓦拉在回信中嘲笑了整个漂亮的王族。他指出来信的执笔人措辞象外国人，不会用普通人说的流行语言。喏，好事情自然是属于正确说法国话的一边！

亨利赞成正确的语言和文体。这么一来，他却泄露出了一点连自己还不觉得的事情:他本身是来自别的地方,他最初的声调也不完全象他现在说的话。后来他学会了宫廷、学校以至于士兵和人民的语言,而这种语言是他最心爱的。"法国话是我选中的语言,"这是他后来弄明白了自己的情况以后,才情不自禁地大声说了出来的话。现在他却认为这是他最初的和唯一的语言。他在必要时跟他的部下一块儿睡草堆，也不脱衣服，和他们一样不大洗澡，甚而身上的气味和骂人的话,也都和他们一样。有一个母音，他老是念得和别人不同，不过他不管这些。他也忘记了从前在学校里的情形：那两个亨利怎样捉弄他，因为他把调羹的冠词搞错了。他到现在还是使用着错误的冠词。

有时他明白看出了柯里尼作战时的缺点,这就是说,只要男孩多留心，没有完全陶醉在快乐的生活和骑马当中。通常他总觉得战斗比赢得会战更重要，因为生活是长期的和快活的。在一个老人——海军大将的面前,应当表示敬畏,因为对方学会了战争;只有失败、胜利和时间这一切加起来，才使人获得知识。亨利对于柯里尼这个带着悲剧特征的战神本人,毫无保留地相信,他只跟他的堂弟孔德,就是那个被柯里尼牺牲了的亲王的儿子谈起这件事。

他们在某点上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点却把青年人团结起来:这位老人有过自己的时代,现在他可不行了。咱们曾经讨论过:究竟他赢得了什么好处呢,说话却不许作孽呀！所有的老年人都记得，他曾经在法兰德斯挽救了法国。那个城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当时是吉士族人要掀起这场战争来反

对西班牙的菲利普——咱们的世仇。这是陈旧的故事了，那时候咱们还没出世，自然知道得不清楚。大将阁下曾经劝阻进行这次战争，后来，他在最后关头防止了失败，却把自己关在一座未设防的城市里；然而得到报酬的人是谁呢？不是他，而是吉士人，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更糟糕的是，仿佛是他立刻把那个地方——哦，对了！那个鬼地方叫圣康坦，——让给西班牙人了。凡是没有获得成果的人……

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他当时从英国人的手里夺去了布洛涅。这点大伙儿都还记得。他指挥过一支法国舰队，当我在拉罗歇尔的城堡上，向新世界了望时，我不得不想起，海军大将柯里尼阁下，是所有法国人当中第一个建立法国殖民地的人。有十四个逃亡者，同着两位牧师乘帆船到巴西，当然没有什么结果。这回他的情形也会和大多数别的人一样：他做了最好的事情，然而失败了。凡是遭到一次失败的人——

他可是常常胜利的——不错；不过这是反对法兰西国王的胜利，他总是想率领他的基督教的部下同国王妥协，他总是想从吉士人的手里把国王解放出来。因此，大将阁下每次不得不订立一些无用的条约，而战争又重新开始。他那样克制自己，是想证明他不是反叛国王的人——可是他也有过生擒查理九世的打算，逼得查理逃跑，永远对他怀恨在心。咱们要就是以上帝的名义作反叛国王的人，要不，就别向巴黎进军——别让人家牵着咱们的鼻子走，而不去占据和抢劫王国的首都，把整个宫廷夷为平地。宫廷每逢遇着不利的情形，就颁布诏书，保证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但是过了几天就失信了。纵然它履行诺言，咱们本教的弟兄们又得到多少好处呢？一个新

教徒要去做礼拜，需得骑马或者步行到二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只准他们设立很少几个礼拜堂。我不愿瞧见一个人只是白白地得到胜利。

他当然是一个出色的统帅和宗教英雄。咱们本教的人是少数，可是他们还是害怕咱们，他们也害怕大将阁下。他们打发调停人到咱们这儿来，这些人问咱们：你们知不知道，除了通过大将阁下，宫廷是不重视你们的。但是你瞧瞧他吧：他费尽千辛万苦，究竟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就他最后在圣康坦的胜利来说：他那样吃亏，而他的敌人——吉士人那样捡便宜，他早应当成为一个声势赫赫的权臣了。当先王在世的时候，他喜欢柯里尼，赏了他许多钱，凯瑟琳太后没法反对，而她的儿子查理还是个孩子。这是大将光荣的日子，那时咱们却不在场。现在咱们倒在场了，可是咱们方才谈到：现在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他们在巴黎拍卖他的家俱，烧毁他的夏蒂荣宫，从那儿把他的东西搬走了，他们判决他是反对国王和国家的煽动和叛乱分子，要把他绞死在格雷佛广场上。他的财产被没收了，他的孩子们也降为卑贱和不名誉的人，谁要是把他献出来，不管是死是活，就会得到五万银币的奖金。咱们小伙子们必须老老实实地记着这点：大将阁下是为了真正的信仰才选择了这条道路，是为了上帝的光荣才贬低自己，不然的话，那就是不可原谅的了！

“他谋杀了吉士老公爵，这件事至少是他为了个人的缘故干的，本来我非常喜欢他的为人。不过有仇总得报，”年青的孔德说。他的堂兄亨利接口回答道：

“我不喜欢凶手——不过大将阁下并不是凶手。他只是

没有制止凶手罢了。”

“难道他不受良心责备吗？”

“这是有区别的，”堂兄亨利回答。“干谋杀的勾当是令人讨厌的。派遣凶手是不许可的。可是不制止凶手，也许是可以的吧——尽管我自己并不打算干这样的事情。总而言之，洛林红衣主教必须乖乖地灌下一桶凉水。只有他和他的家族，才是法国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他们把王国出卖给西班牙的菲利普，希望菲利普准许他们登上宝座。千怪万怪，只怪他们使得国王和人民讨厌咱们基督教徒。他们也想派人杀死柯里尼，事情是他们开始的，他不过抢在他们的前头罢了。这点大约他也不会否认吧。我个人相信，上帝会认为他是对的。”

孔德却不以为然，因为他不仅想到吉士公爵被害，而且也想到他自己的父亲在雅纳克阵亡，也是被柯里尼牺牲了的。“大将阁下不喜欢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在他看来，是过于放荡了，不然的话，我的父亲是不会阵亡的。不过大将阁下却懂得安慰自己的良心，这点大约你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吧，”男孩用挑衅的语气说。

“你父亲的死，对于宗教的胜利来说，是必需的，”亨利用同情的口气对他说。

“还有，对于你的胜利来说，也是必需的！从此以后，你就是咱们王子当中的第一个人了。”

“这点我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亨利迅速地说，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尖刻。“可惜，光靠这点没有用，如果没有钱和强大的敌人，而只是斗争得象他们所要俘获的逃亡者那样。为了改变这一切，咱们该干点什么呢？咱们在进攻吗？不错，我本

人倒是作了！我忘记不了六月二十五号这天，这是我的纪念日子和我的第一次胜利，但是我能用我的第一次胜利来责备这个老年人吗？”

“说来说去，那次会战是微不足道的。大将会答复你：你在拉罗什·亚贝衣玩得挺好，而我们却要钻到有防御的地方去，等待德国人到来。但是后来骑兵到来以后又怎样呢？”

孔德生气地大声嚷开了。

“那时我们忙着派尽可能多的部队到那瓦拉王后那儿去，以肃清她国土上的敌人。这点使我们现在还受到损害。”

“你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害。你每天换一个姑娘。”

“你也是呀。”

两个男孩放松了马缰，互相靠拢，以便看清楚对方的目光和神情。孔德甚而举起握紧的拳头。亨利没有注意到，忽然他伸手抱着堂弟的脖子吻他。这时他心里想：“他有点嫉妒，有点软弱，然而总是我的朋友，如果现在不是，将来总会是！”

孔德也拥抱堂兄。不过当他们分开手，他的眼睛是干的，而亨利的眼睛却是潮湿的。

派遣军队到贝亚恩去，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在那儿战胜了。珍妮的儿子说：这可以给巴黎的先生们一点教训，大概凯瑟琳胖太后也会觉得不大好过吧。咱们把大部分队伍放在普瓦图，这是到王国首都去的半路上。咱们可以见机行事！说干就干！

两人都要求见柯里尼，大将怀着沉重的心情接见他们，向他们显示出那种坚定不移的相信上帝的表情。正是现在，上帝给他的打击太多了。然而这位基督教徒证明自己在不幸中

也是坚强的，明白自己应当经得起考验。没有人理解他的处境多么困难，他有时一个人深夜彷徨，直到天明，到了这种境地，就连最高的主也无法叫人辨别了。现在他沉思地听着两个激动的男孩说话。

堂弟比亨利粗野一些。他毫不客气地要求柯里尼向巴黎进军。他说大将胆怯，因为大将不去寻找决战，而停留在普瓦蒂埃前面，没有占领这个城。这时敌人却好趁机集合他们的兵力。

大将打量着这两个人，一个在大叫大嚷，一个却默默地等待着。这个老于世故的男子完全明白，谁的意志和思想在这儿占主动；因此，他不向着孔德，而向着那瓦拉回答。他解释给他听，敌人以十分坚强的阵地阻挡着他的去路，他本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跟他派遣到南方去的部队取得联络，而且——这时他翘起手指——他得设法付外国骑兵的军饷。不然的话，他们就会跑开。他本人已经把家传的首饰牺牲了，除非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才准许骑兵们自行筹饷。关于牺牲首饰这件事，他没有说出来。一个基督徒不夸耀自己作出牺牲，一个自尊的男子也不。因此，柯里尼让年青的太子亨利说话，听他怎样责备。

“您准许兵士在地方上抢劫。大将阁下，我还年青，我对于战争没有您认识得那样久。我想象的战争不是这样的，外国人不来跟咱们一块儿去作战，反而去烧毁咱们的村庄，勒索咱们的农民，强迫他们把最后的一点东西献出来。部队里的掉队士兵，给农民捉到以后，当着害人的野兽，活活地打死，而咱们每次总是对那些跟咱们说着同样话的人报复得更惨。”

“但是他们不信奉咱们的宗教呀，”那位带着忧戚面容的基督教徒说。亨利咬紧牙关，否则，他的话会冲口而出——他只是怀着恐惧在肚子里说，因为这些话是违悖宗教的。

“这一切不可能是上帝的意旨，”他说。

柯里尼断然地说：

“至于什么是上帝的意旨，我的太子，您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就知道了。总之，上帝还为了事业保护了我：因为卫兵又捉到了一个凶手，他是吉士人派遣来暗害我的。”

从此以后，他总是设法不跟这个年青的批评者见面。在孟冈图会战以前——这次他又要失败了——，他把两位王子送到后方安全地带：尽管一个大叫不休，而另一个流出了痛苦的泪。后来，珍妮·亚尔培来了，他们开会商量。新教的军队经过新的失败，减少了三千人，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南方开拔，不再让较少的部队到北方去了。

珍妮也和平常一样，把她的牧师带来了。她跟柯里尼举行秘密会谈，在会谈当中，使这个已经失去勇气的男子，再一次成为常胜将军。因为珍妮相信：咱们心里的胜利是第一个胜利，而真正的胜利也就跟着它来了。她的牧师随即唱起赞美歌，军队和统帅，都觉得自己是虔诚而坚强的了。

接着就是强制行军，把远隔在两个地方的部队真正联系起来了。新教徒穿过了全国，一直到内维尔伯爵领地。从这个时候起，他们直接威胁巴黎，宫廷震动了。部队还在前进的当儿，凯瑟琳和珍妮两位女士已经在开始协商。部队仍然在不断推进，这时和平条约签字了，军队停止前进，这个条约保证了信仰自由。

亨利跟她的母亲一块儿感到高兴，因为他瞧见她是幸福的。他甚而在没有思考的时候，也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但是他在进军当中，因病留在一个城里，那时他有充分时间来回忆战争的一切可怕情况，把它们永远保存在记忆里。也许他是由于新教军队的恐怖行为而病了，这和他从前因为被逼改信天主教而患天花是一样的。他在大将的面前，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矛盾。他说：

"大将阁下，您真正相信，信仰自由可以简单地通过条约和命令来实现吗？您是一位伟大的统帅，逃开了敌人的毒手，威胁了住在首都的法兰西国王。尽管这样，那些被咱们弄得流离失所的各省人民，将继续说咱们新教徒是叛乱者，凡是咱们杀过人和抢劫过东西的地方，他们都不会让咱们安静地祈祷。"

胜利者柯里尼回答：

"太子，您还太年轻了，而且我们苦战的时候，您在后方生病。人们很快就会把一切忘记的，只有上帝才晓得，咱们为他的事业必须作些什么。"

亨利不相信这些话。他想到这点，就更加不相信：如果上帝亲眼瞧见这种情形，不幸的人被吊起来，在他们的脚下生起火，强迫他们说出他们的钱在哪儿！他为了不再噜嗦，鞠了一躬，就离开胜利者走了。

家庭事件

接踵而来的有一段短短的时间，这时珍妮和亨利差不多生活在一个没有猜忌和仇恨的世界里。她管理着她小小的王国，而他管理着广大的吉阴省。她用不着再惩罚人了，因为她的臣属又成了善良的新教徒。他一心一意代表法兰西国王办事。他确实看不出，为什么他天生来是王室的敌人。母亲的教训在他身上扎的根并没有那么深。一个青年人也得忘掉野心才行。只差几个月，他就满十八岁了，他说："我对生活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妇女们是那样漂亮，跟她们打打交道是比战争、信仰以及登基的道路更实惠些！"

在他的心目中，年青的妇女几乎不是凡人，而是女神，她们的肉体是那样美妙。他每次瞧见她们，虽然也分明知道她们是血肉之躯，但是总以为她们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因为他的幻想和要求立刻又使她们起了变化。他经常更换妇女，她们也没有机会使他失望；他占有她们的时间本来很短。因此，他还体验不出，在那些神妙的肉体中，并没有他想象的高尚情操，有的多半只是利害打算和妒忌猜疑。当一个女人怨恨他的时候，他就骑马跑十个钟头，在另一个女人身上获得辛苦的代价。她用盈盈的目光和永恒之爱的表情等待着他。不管什么女人，他总是拜倒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裙边，经过长久而剧烈的运动以后才达到目的。他自己激动得流泪了，在泪光中看妇女，就觉得她分外妖娆。

不过正当亨利醉心于年青姑娘的时候，有几个成熟的妇人在留意他，他却不知道。第一个是凯瑟琳太后。有天早上，她在鲁佛宫的寝室里接见了她的儿子——查理九世。这个肥胖的汉子，还穿着衬衣就急忙跑来了。他等不及把门关好，就大嚷道：

"妈妈，真不得了！"

"是你妹妹叫他进房去的吗？"

"玛果在跟吉士睡觉，"查理气冲冲地加以证实。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她是一条牝猪，"凯瑟琳太后说话毫不含糊，显得理由十足。

"这就是高尚教育的结果啊，"查理叫嚷道："她会拉丁文，读了那许多的书，连吃饭都在读书。她会跳孔雀舞，让诗人们歌颂她。"他想的东西越来越多。"她那镀金马车前面马头上的翎毛，也比我的马尾巴还粗。可是我知道，她干的什么事情，这是我亲眼瞧见的。这只浪蹄子从十一岁起，就学会偷情了。"

"你倒是什么都知道，"凯瑟琳太后插嘴说。但是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说下去。他认识他妹妹所有的情人，数着他们的名字，边数边骂。忽然他不愿意再生气了，因为这样的激动，使他的身体支持不住。他的额头已经发紫，累得直喘气，他倒在母亲的床上，把那些枕头抛开；他只是喃喃地说：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她是不会改好的，她会照旧跟吉士或者另外的人偷情。真叫我看不顺眼。"

他的母亲打量着他，同时心里在想："几年以前，他还显得象墙上的图画那样可爱。现在却变得跟一个肉店的伙计差不

多了，完全不象一个国王。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不能怪我，这要怪瓦卢瓦家族。这类野蛮骑士的血，好象不断从坟墓中涌出来，把一个可爱的孩子变得跟他的祖先一样丑怪！”这位麦第奇家族的女儿所以有这样想法，是因为她那少数几个著名的祖先，不是生活在马厩和兵营里，而是生活在舒适的屋子里。

她用不慌不忙的声调说：“象你妹妹这样丢脸，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亨利·吉士招做女婿。不过这么一来，可怜的孩子，谁更有力量，是你呢，还是他？”

“我！”查理咆哮道：“我是国王呀！”

“难道这不感谢上帝保佑吗？”她问。“有一点你早就应当学到，每个国王必须得到上帝本身的保佑，不然的话，他就当不下去了。我的儿，今天你是国王，这是因为你的母亲——我还在的缘故。”

她说这种话是他听惯了的，而且每次听到这样说，总得站起来。他离开床上的位子，穿着衬衣，挺着肥胖的胸脯和肚子，站在矮小的老妇人面前，准备静听她的吩咐。她决定道：“我不愿意玛果跟吉士结婚，因为他的家族对我说来，是太强大了。依照我的主张，她应该同一个单纯的青年男子结婚，而这个人是给我们服务的。”

“这是谁呢？”

“他的家族必须是高贵的，但是要没有势力，而且在巴黎要没有人知道他，最主要的是我要掌握得住他，凡是可以掌握得住的人，就没有危险了。一个人必须把他的敌人关在自己的家里。”

“你是不是指——”

“我在跟他的母亲办交涉，让她把他给我送来，这样我才可以把他控制在我的势力下面。”

“他是个异教徒，让妹妹跟一个异教徒结合，你不会是认真说的吧！”

“要是你的弟弟安汝跟英国女王结婚呢？伊丽莎白也是一个异教徒呀，但是她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伟大女王。”

“她杀死她的天主教徒呀，”查理说，语气是胆怯多于愤激。他的母亲比他可聪明多了。就连宗教也阻止不住她那种富于发明的精神。不过她虽然说出那些可怕的话，却始终保持着冷静的态度。

“英国的天主教徒也许会设法自救——就是法国的天主教徒也是这样，”她补上一句。

查理低头看着地上，喃喃地说：“西班牙国王还在呀，”他不敢多说别的话了。

“我的女儿——西班牙王后已经死了，”凯瑟琳毫不悲戚地说。“从此以后，我只担心着唐·菲利普会利用我的困难处境。所以我需要我的基督教徒。”她在思想里还说：“不过，要是我不再需要他们了，我也会象英国女王对待她的天主教徒一样对待他们。”

她用得着把这种话告诉她的迟钝的儿子吗？现在她着手办她所期待于他的事情。

“你的妹妹得好好清醒清醒。”

“这是千真万确的！她跟吉士——”

“吉士要夺你的王位，”她迅速补充一句。这时他大声叫

喊：

“把妹妹抓来！我要教训她，胆敢夺我的王位！”

他立刻冲出门去，幸好母亲抓着他的衬衣角。

“你给我老老实实地呆在这儿！她的吉士也许在她身边，他可是带着武器的。”

这句话立刻使他停手了。

“而且要是她瞧见你，她就一定不肯到这儿来。但是我不愿意把这件事张扬出去，还是让我在这儿办理吧。”

她拍一拍手，向进来的一位宫女说：

“去请公主——我的女儿到这儿来，我要告诉她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就向她说，这是个好消息。”

宫女走后，母子俩等着——凯瑟琳没有激动，只是交叉着双手，但是她的身躯肥大的儿子却不耐烦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的睡衣不住飘动，他来不及叽哩咕噜，就已经急得喘不过气来了。

房门终于开了，跨进来一个人，除了母子二人以外，这人可以博得任何人的赞叹。玛甘莉特·瓦卢瓦虽然是在早晨，却已经穿上满身珠翠和闪闪发光的白绸衣服。她脚上穿的是红鞋，她的假发也是红褐色的，她富于化装的经验，脸上的脂粉涂得不浓不淡，恰恰和她周身的浅黄色调相称。

她完全是盛装出现——显得骄傲，不过带着几分轻浮。她很可以穿着这身衣服去赴宴会。但是她瞧了母亲和哥哥一眼，就已经料到事情对她不利。她那伶俐的表情忽然变得呆滞，骄傲的微笑忽然转成可怕的惊惶，她赶忙向后退了一步。不过太迟了，凯瑟琳太后已经打个手势，门从外面关上了。

“你们想要对我作什么？”可怜的人儿问，把头完全抬起来，她的呼吸停顿了。查理九世望着他的母亲，因为她没有什么表示，他就懂得，他可以放手大干了。他大吼一声，向妹妹扑去，从她的头上一把撕下褐色的假发，黑色的发丝，散乱地披在她的额上。从这时起，她虽然还有时间，但已经做不出大方的态度了。她的王兄左右开弓，着着实实地在她脸上打了两记耳光，打得她四处躲闪。

“跟吉士睡觉！”他大叫，“胆敢夺我的王位！”他直喘气。

她的脂粉沾在他的手上，颊上显出两块红印。因为她躬着腰，把脸转开，于是他的拳头就落在她丰满的肩上。

“你这胖玛果！”

这时他粗暴地哈哈大笑，把衣服从她的身上撕下来。他接触到她的肉体以后，极想浑身上下教训她一顿。女孩最初骇得说不出话，后来，终于大叫起来，她想逃开，于是跑到母亲的怀里去。

“你走不了，”凯瑟琳太后说，她紧紧抓着公主，让查理再来收拾妹妹。

“叫她跪下！”凯瑟琳太后叫。不管牺牲品的一切抗拒，他遵命照办。他的一只手紧紧地抱着她，另外一只手打在她那裸露而丰满的肉体上。凯瑟琳太后还嫌打得不够，亲自动手拚命地打，只可惜她的胖手没有多大的力量。因此，她低下头，在那丰满的臀部上咬了一口。

玛果痛得象野兽一样嗥叫起来。她的哥哥已经累得筋疲力竭，放开手，干脆让她倒在地上，同时他站在一旁瞪着眼，活象一个喝醉酒的人。凯瑟琳太后也累得喘不过气来，她那迟

钝的黑眼睛闪闪发光。这时她已经又把手指交叉着放在肚子上了，她象平常一样安静地说："起来，孩子，你瞧你成了什么样儿！"

她向查理做了一个手势，叫他把妹妹搀扶起来。跟着她亲自走上前去，把衣服给女儿理好。玛果公主看见危险已经过去了，她的面容立刻镇定下来。

"一切都撕坏了，你这傻瓜！"她大声地向她的哥哥嚷道："还是去叫我的侍女来吧！"

"不行，"母亲决定道。"这件事情最好不让别人知道。"

她自己把白绸衣裳的洞补好，把它理平，同时也没有忘记把那被眼泪冲去和耳光打掉的脂粉重新涂上。查理遵照母亲的命令，从床下把假发拾起来，这是他从妹妹的头上撕下来的，他掸去假发上的灰尘，给她重新戴上。这时她又成为骄傲而妩媚的年青公主了，就象刚才跨进房间的时候一样！

"去读你的拉丁书籍吧，"查理九世喃喃地说。凯瑟琳·麦第奇又补充说：

"但是别忘了我方才给你的教训啊！"

英　吉　利

当年青的亨利只想到个人玩乐的时候，还有第二个有权力的女人在留意他。英国的伊丽莎白在她伦敦的王宫里，召见驻巴黎的公使。

"瓦辛顿，你迟到了一天。"

“海上风浪太大。我如果不稍待一下，陛下也许只见到一个死公使了。我担心一个死人报告不出现在这样多的事情。”

“瓦辛顿，那样对于你来说，也许倒是好的。死在海上总比死在断头台上少点痛苦。你想象不到，你快要上断头台了。”

“为一位伟大的女王而死，是一个男子的最高愿望，尤其是在他把义务完成以后。”

“你的义务吗？好吧，你的义务。你这猪猡，什么是男子的愿望？”她朝着他的脸上打去。

他瞧见手掌打来，反而把脸迎上去，虽然他分明知道，她的瘦手是很硬的。女王的身材很高，白皮肤，真实年龄看不出来，她站在那儿活象是一副钢甲，那红褐色的头发是玛果·瓦卢瓦用来配合一定服装使用的，却真正长在伊丽莎白的头上。

“法国宫廷越来越靠拢西班牙国王，但是你一点儿也不告诉我。我遇到了极大的危险，这种联盟会使我失去国土和王位，你却在袖手旁观！”

“我真抱歉，陛下还可以更多地责备我。我自己散布了一些消息，而这些消息是假的。”

“你散布了不利于我的谣言吗？”

“我叫人混进西班牙的使馆，诈称在那儿发现了可以作为证据的信件。不过这些都是假的。我所以那样作，是为了陛下的利益。”

“你是一个秘密的天主教徒，瓦辛顿。卫兵！逮捕这个人！我早就在留心你了。我会高兴地瞧见你的头掉下来。”

“我的头很愿意向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公使夹在两个

武装卫兵的中间说。“我替陛下允了婚，而且是向一位您完全不认识的王子。”

“我想是安汝，凯瑟琳的儿子吧。”她挥手叫卫兵放开公使。关于结婚计划——这是她要听听的。

“我恐怕安汝是不合适的。我还知道，您不大瞧得起瓦卢瓦家族，这是对的。我说的不是安汝，而是南方的一个小基督教徒，瓦卢瓦家想把他招为驸马，这主意倒不错。这人可以把他们从困难当中救出来。”

“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侵入法兰德斯！瓦卢瓦公主跟一位基督教的王子结婚——我当然知道，他是谁！——这意味着法国对西班牙的战争和侵入法兰德斯。我不希望有一个统一的法国。法国国内应当不断发生内战。我一千倍地愿意西班牙人侵入法兰德斯，而不愿意法国在一个基督教徒下面统一起来，西班牙人反正由于他们的天主教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为了让别人听清她的话，伊丽莎白在大厅里，迈开大步，走来走去。她不耐烦地挥手叫卫兵走开，瓦辛顿退到相反的方面去，以便给女王让开地方。突然她站在他的面前。

“你说，我应当跟年青的那瓦拉结婚。他的相貌长得怎样？”

“不坏。如果单就相貌来说。不过他长得比您矮一些。”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矮小的男子。”

“矮小的男子往往更能干些。”

“这是什么话，瓦辛顿！我对这方面毫无经验。他的面孔呢？”

“他的棕色皮肤就象橄榄一样，脸庞是椭圆形。”

“哦！”

“只是——鼻子太长。”

“实际上，这是一个优点。”

“是的，长是优点，但不是形式。因为它会向下弯屈。我担心它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弯屈。”

“可惜。得啦，现在别管它了。我也不会要这样一个可怜的年青傻瓜作我的丈夫。可是他呢？他是不是很年青？”这位年龄不可捉摸的女人问。“你使他在我身上寄托希望吗？他当然兴奋得不得了。”

“使他兴奋的是美丽。他流着泪，在您伟大陛下的画像上接吻，”公使扯谎说。

“我相信这个。你使他放弃了跟瓦卢瓦的结合吗？”

“因为我知道，那是您不愿意的。”

“这样看来，也许你到底不是一个笨蛋。但愿你不是一个叛徒！”

她的语气是严厉的，但意思是宽大的。公使明白，被砍头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公使先生，”伊丽莎白后来坐到椅子上去说：“我还在等候您向我报告两位王后协商的情形呢。您瞧着我吧！我指的是珍妮王后和凯瑟琳太后。我知道，她们两人都同样决定着法国的事情。”

“我对陛下的英明，真是感到又钦佩、又惶恐。”

“我懂得这个。您大约没有料到这点吧：我既然派了公使作我的间谍，又派别的间谍去监视公使的活动。”

瓦辛顿听到这些话，显得十分惊骇，尽管他早就知道了。

"我承认，"他率直地回答，"我开始只提到那瓦拉的小太子，而没有提到他的母亲，因为我的主人是一位年青、美丽的女王。要是我的主人是一位老年国王，那末，我就只同他谈太子的母亲了。因为危险的只是珍妮王后。"

他望着她的脸色，知道已经有一半赢得她的心了，于是他的声音特别来得恭顺和悦耳。

"我得向陛下讲一段伤心的故事，由此可以看出，人心是多么虚伪和险诈。可怜的珍妮王后被一个英国人骗了。"仿佛他自己也非常狼狈，同时用手一挥。

"这不是我作的。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正派的。这是我的一个代理人想出来的办法。我让他便宜行事，于是他就到拉罗歇尔去，那儿可以碰到珍妮王后所有的朋友，拿骚的路德维希伯爵也在那儿。我的代理人叫这个德国人躺在床上装病，等珍妮到病榻前去访问他……"

公使继续讲故事，活象是莎士比亚剧中的丑角，但是他自己板起面孔，这样更增加女王的兴趣。当她笑够了以后，就确定地说：

"象拿骚那样头脑简单的人，是不宜于扮演狡猾角色的。珍妮阻止自己的儿子跟法国公主结婚，是唯一能够拯救德国和法国基督教徒的办法！她当然把一切都当真了吧？比如：我要她的儿子作丈夫？还有她的女儿当苏格兰的王后？"

"凡是太光辉夺目的远景，总是被人们当作真实的——正因为人们什么都瞧不见了，"公使保证说。伊丽莎白坦白地承认道：

"原来您是这样让我同矮小的那瓦拉订婚！您为什么不

开头就说出来呢？瓦辛顿，您真要我叫人砍掉您的脑袋，不让我听您讲到一些有趣的事情吗？”

“要是早说，就不会使您象现在这样感到有趣了，我只想怎样使伟大的陛下高兴，哪怕冒砍脑袋的危险。”

“您干的这件好事，我是不会忘记的！”

“这完全是我那个代理人想出来的，他叫庇尔。”

“我不相信您的话。您企图用谦虚来夸大您的成绩。您不妨给您的庇尔一笔奖金。但是数目不得过分！”会打算的伊丽莎白立刻又补充说。

圈套、诡计与纯洁的意识

亨利的母亲珍妮，是第三个关心他的命运的年长妇人，只有她才是真正为他好的。因此，她只相信自己，完全不相信法国太后和英国女王的真心诚意。她确实到拿骚伯爵的病榻前去过，因为几天以前，她已经听说她十分要好的朋友病了。她发现他睡在枕头上的脸，倒是又热又红，不过她觉得这是由于喝酒醉了，而不是由于发烧。尽管这样，她还是让拿骚把他从英国伙伴庇尔那里听来的话统统讲出来，比如：怎样混进西班牙的公使馆，以及找到法国宫廷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证据等。据说，法国宫廷口头上把公主许给珍妮作媳妇，但是暗地里跟西班牙的菲利普妥协。这样一来，凯瑟琳又怎么能够满足珍妮的条件，跟新教军队一起去解放西班牙控制下的法兰德斯呢？

珍妮心里想：“他说的这一切，一定是从那些混入西班牙

使馆去的英国人的嘴里听来的。"同时她用手去摸这位胖路德维希的脖子和额头，就知道他什么病也没有。于是她就叫自己的侍从医官进来，给病人一点药剂，要他无论如何非立刻吞下去不可。没有多久，这个可怜虫就出了一身大汗，而且上吐下泻，珍妮只好暂时离开房间。当她回来时，她的牺牲品已经完全瘫软了。他直截了当地承认，这一切都是从庇尔先生那儿听来的，而这位庇尔是瓦辛顿的代理人。

"不过他是我的朋友，"老实的拿骚说："看在我的份上，您可以相信他说的一切，王后，他是不会欺骗我的。"

"亲爱的表兄，社会是险诈的——除了您而外，"珍妮带着怜悯的语气说。接着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以真正关切的心情，劝珍妮别答应法国的亲事：她的儿子将因这门亲事陷入天主教的手里，基督教徒将失去他们的领袖，而太子尽管背叛了宗教，本身却一无所得。纵然他当了瓦卢瓦公主的驸马，又怎么样呢？这距离当法兰西的国王还远呢。"但是在别的地方，"拿骚说到这儿，沉默了一下，"他可以当国王。一个伟大的国王。他的妹妹，你的女儿嘉德琳，同样也可以作王后。这一切对于宗教是十分有利的，而且是千真万确的，"这位好心肠的人又补充说，"我坚决相信，我向您表达的委托，是上帝给我的。"珍妮看出：他把他的庇尔忘记了。

他说得非常诚恳，忽然他倒在枕头上，显得疲惫不堪，珍妮王后离开他的时候，关照她的医生对他好生看护。她那样处置他，心里实在抱歉，不过只有那样才可以从这个老实人的口里套出真话。可叹的是，现在说谎话的不光是那些不老实的人了。

路德维希·拿骚在失去知觉前的一刹那，还明白地向她证实，什么人答应她儿女的婚事和王位：这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和苏格兰的国王——在任何母亲的眼中看来，都太幸福了。珍妮·亚尔培想到自己的伟大出身，想到新教军队的战绩和宗教的崇高荣誉，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她并不怀疑，伊丽莎白竟会通过不负责的间接方法，假意答应亲事来阻止她跟法国宫廷的结合。珍妮王后是太自负了，不相信会有人来利用她反对法国，使法国不能统一，而始终处于衰弱的地位。

第二天，她向柯里尼说："整个夜晚，我都在祈求上帝向我启示他的真正意旨：我的儿子应当作英国的国王呢，还是作法国的国王？您的意见怎样，大将阁下。"

"上帝的意旨，咱们不得而知，"他回答。"肯定的是，最热心的胡根诺教徒，您最好的臣属，都不愿意您的儿子——太子跟本教势不两立的敌人结合。不过上帝么——我不敢断定，他是反对的，"柯里尼谨慎地结束他的话。

"他是不反对的，"珍妮用非常坚决的语气说。"他使我知道，这件事情我应当完全用世俗的方式处理，也就是完全按照我家的荣誉和利益来处理，而他也把这种利益当作他的利益——上帝使我知道了这点。"

柯里尼做得似乎被她的话说服了。实际上，他以军人的身份判断，很自然地怀疑英国的意图。因为基督教的英国女王本来应当帮助他从西班牙人的手里，把法兰德斯解放出来，可是她偏偏不肯作，而天主教的法国宫廷倒反而答应帮助他，因此，他赞成那瓦拉太子跟玛甘莉特·瓦卢瓦结婚。要是他举出反对的理由，那末，只能是更加强珍妮信念的理由。妮珍

例举许多理由，证明英国人一直是法国的敌人。柯里尼又问：纵然这种敌视停止了，难道太子到英国去结婚，就不会失去一切，失去人民的拥戴和他对法兰西王位的继承权吗？

珍妮说：伊丽莎白的年纪太大了，她不会再生儿子，而她的丈夫又是无法参加王家事务的。柯里尼提起：还有亨利的妹妹，嘉德琳公主，她是一定可以同苏格兰国王生孩子的。如果伊丽莎白死了没有后代，苏格兰国王就是合法的继承人。这是他最后可以认真向亨利的母亲说的话了。他分明看出，她生气了。她决不肯抛开和牺牲她的亨利，让快活的儿子象忧郁的俘虏一样，在一个老女王的身边白白地虚度一生！这时她才看出：要是从两种抉择当中选错了，将引起什么后果。

温柔的珍妮忿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她也象英国的伊丽莎白为了本身利益，在公使面前大发脾气一样，不断地在屋子里跑来跑去。不过有一点不同：珍妮王后的生气，乃是为了儿子的幸福。于是她用她那种平常少有的响亮声音命令道："别再说了，柯里尼！现在您叫我的儿子来吧！"

他从门口把命令传达出去。在等待的时候，老将军向王后屈了一膝，承认道："我那些话只是说来给您反驳的。"

"您站起来吧，"珍妮回答。"您一定是想到，凯瑟琳太后答应把法兰德斯的最高指挥权交给您。但是就我来说，我能责备您自私吗？要是我的儿子到英国去，我的女儿到苏格兰去，那末，我就只是一个孤零零的女人，不能够担负重大的责任，也不能够赢得法国贵族的尊敬和服从。这是我的最深刻的理由，让上帝裁判我吧。"

"阿门，"他说，他们两人低着头站在原来的地方，一直等

到年青的亨利跨进屋来。他进来得很匆忙，有点喘不过气来，两眼闪闪发光，也许他方才追求过了一个姑娘。总之，他对于方才的行为和思想，并不急于要在上帝面前负责，可是他进来以后，立刻就处在严肃的气氛中。

珍妮王后坐到位子上去，她也要求太子和大将同样坐下；她盘算着怎样开口才好。这时柯里尼向她做了一个手势，既含有服从也带着指导的意义。这就是说，他更懂得怎样开头。她向他点点头，于是他真就开口说话了。

三 人 会 议

“殿下，”柯里尼说，“这个会议讨论宗教的未来问题，也就是讨论王国的未来问题。此时此地，必须作出重大的决定，而且得由您来作，上帝的决定，将通过您的声音来表达。请您好好地听着，他启示您的是什么。我这方面准备俯首听命。”

珍妮想要说话。老将坚决地、然而恭顺地向她表示，他的话还没有完。

“两个有权力的宫廷在向您——那瓦拉殿下求婚，看您选择哪一方。今后许多事情，无比多的事情，都以此为转移。”柯里尼说到这儿，停了一下，倒不是让别人说话，而是有意让那两个听他说话的人紧张起来。珍妮的确显得十分着急。亨利看清楚她面部的恐惧表情，他的眼里立刻涌起了泪，哽咽的声音，快得象思想一样，从腹部直升到喉管，又在那儿咽住了，而结果只剩下盈盈的泪光。

激动的亨利，闪着模糊的目光，心里在想："你这爱噜嗦的老头儿，难道不可以把话说得爽快一些吗？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是跟胖玛果结婚，就是跟英国老太婆结婚。拿骚早就把我麻烦够了！但是我在英国有什么可干的呢？相反，玛果一直答应我鉴赏她的大腿哩。"

柯里尼俯身向珍妮低声说："咱们给他一些时间吧！他在等待启示。"这时亨利明白，他亲爱的母亲是多么紧张。他立刻把精神振作起来。亨利用一种连自己也感到惊讶的严肃语气说：

"我要替法国服务。我选择宗教，因而也选择法国。"

这些话一出口，基督教徒柯里尼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他伸出两只手，好象在迎接上帝本身。但是亨利抱着他。接着亨利就吻他亲爱的母亲脸上的泪。

会议决不停顿在这种庄严的气氛上。三人的意见一致，认为一切利益都在巴黎，而不在伦敦。亨利甚而问：英国求婚是不是具有诚意，也许这只是用来阻止法国亲事的吧。珍妮要努力克服自负的心情以后，才想到这点。年青的儿子这样聪明和懂事，给了她的自尊心一种安慰。亨利表示，他真心诚意把英国驸马这一光荣地位，让给他的堂弟安汝。他立刻又补充一句："这样又少掉一个了！"他们都完全懂得他的意思。珍妮证实道，凯瑟琳太后早想把她的第二个儿子送到英国去结婚，所以咱们不能向她挑衅。接着她也重说一遍："少掉一个了！"她站在屋子当中大声说："本来是四个。查理以后只剩下两个，查理虽然叫作国王，然而他却由一个漂亮的男孩，变成一个又胖又丑的家伙了。他有时患内溢血。"

当她说到这句话时，听她说话的年青人和老年人都向前伸着头。不过珍妮没有看他们，她只是点点头，好象一个妇人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特别是关于身体和它的活动。"他们都患内溢血，"珍妮说，"他们的血不流出来，而是慢慢地从皮肤下渗出来。老国王的四个儿子都有这种病，而大儿子就是这样死掉的。"

"其他的也要死掉吗?"亨利问，显得漠然无动于中。

柯里尼严肃地回答:"瓦卢瓦家族迫害宗教。这是他们应得的惩罚。"

"他们这种病不是由瓦卢瓦家族遗传来的，"珍妮说。"他们是从他们母亲那儿得来的;因为她早就不能生育了。"

这两个男子把伸出的头缩回来，这点他们更不懂了。珍妮所以发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她自己有好多夜晚睡不着觉，她的脑袋周围的头盖骨下发生奇痒，感到呼吸困难。没有医生能够对她说出，这是什么原因，于是她只好推测，世人的命运在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以前，按照上帝的意旨先在肉体上发生征兆。珍妮生了一个天意选定的儿子以后，应当受苦而且早死。反之，她的敌人凯瑟琳却要活得很老，而亲眼看见她晚年所生的儿子一个个地死掉。珍妮本着自己的良心，毫无怜惜地在盘算。

"这回我要通知她的使臣，说我不反对跟她的家庭联姻，如果她满足我的某种条件。"

"严格的、决不让步的条件，"柯里尼要求。"宫廷应当向西班牙宣战，他的部队应当开进法兰德斯，而由我来统率他们。"

“瓦卢瓦公主应当改信基督教，”珍妮决定道。亨利听见这话，大吃一惊，不禁惊呼出来。玛果和宗教！宗教和被人热恋的玛果！他不知道什么缘故，自己总是忍不住要笑出来，后来他只好藏在窗户的凹处，躲在帷幕后面，用手掩着口，吃吃地笑。他的母亲提高声音说：

“我的儿感谢上帝，因为他未来的妻子应当得救。”柯里尼觉得，这种说法是对于上帝的过分奢望。他差一点把心里想的事情说出来：公主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众人都知道，她跟吉士公爵发生关系。作为基督徒，他本来应当说出来，但是作为一个善于处世的人，他只好缄默了。于是两人都没有说话，等到亨利再回到他们的身边来。这时珍妮把这件事情的危险，比方才更彻底地教导他。

“决不要忘记，他们主要地是想控制住你。凯瑟琳太后一贯遵守的原则，就是把敌人关在自己的家里；继她那些患溢血病的儿子之后，你对于法兰西的王位有最直接的要求权。我分明知道，她也想借你的力量去消灭吉士，因为在她看来，吉士家族比咱们对她的威胁更大，”她带着鄙夷的语气说。“但是最重要的是太后要把你诱到她的宫廷里去。这点我得加以防止，让我代替你到那儿去，然后咱们瞧瞧，她到底拿我怎么办。”

柯里尼气愤愤地点头。

“我跟着陛下一块儿去，所有咱们的要求，都必须得到承认，不然的话，以那瓦拉太子为首的新教军队，就向巴黎推进，到那时候就决不容情了！”

在年青的亨利看来，仿佛一直就没有怎么容情。他的面

前显出那些被人吊在木柱上的农民，而且还在他们的脚下燃起了火。这是没有办法的，连他亲爱的母亲也根据经验知道，这是尘世的规律，为了宗教和王国而真正斗争，不得不如此。凯瑟琳太后和她的天主教徒是罪有应得，因为连他亲爱的母亲在他们的面前都感到危险。

“妈妈！”他叫道。“你不能去！他们会暗算你！”他这样说，活象是个胆怯的孩子。珍妮把他拉到身边，把他的头抱在胸口，她这样对他，同时也是对她自己和她的心在说：

“一个孤身的女人是最安全的。上帝一定要帮助她，没有人会伤害她。但是现在我在上帝面前还算得什么呢？从前我很重要，好比贮藏东西的容器。可是现在它已经空了，可以打碎了。”

她以为她在说，实际上她只是在想；但是珍妮·亚尔培就因为抱着这样的想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会议也完了，她的儿子和大将跟她告别。

一个唯一认真的人

亨利在外边碰着他的堂弟孔德和年青的罗什福科，他和他们混得很熟，说话毫不拘束。他对他们说：

“喂，请听！我要跟法国国王的妹妹结婚了，这是宫廷里面唯一空着的位子。他们已经有一个宰相、枢密大臣、财政大臣和弄臣了，只缺少一个戴绿头巾的驸马，现在我就要去充当这个角色！”

他哈哈大笑，一蹦几尺高，显得快活极了，使得那两个人也跟着笑起来，尽管他们心里感到纳罕。

珍妮回到她的王国贝亚恩去，那是秋天，凯瑟琳的使臣又去见她，这人名叫皮隆，她对他不再表示拒绝了；她只是提出一些初步的和暂时的条件。她要求宫廷对新教徒所犯的错误加以补偿，在南方让出一座城市，在巴黎除去一个渎神的十字架。她坦白声明，她不愿意受骗，象好些人那样，冒冒失失地跑到宫廷里去。

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但是她还没有采取行动。她在发寒热，她的儿子跌伤了；人们都以为珍妮会接受这种不幸事件的警告，不再旅行了。可是后来母子俩终于分手：地方是在阿让，时间是一五七二年一月十三日。大伙儿都没有心情注意到蔚蓝的天空和阳光照射的道路，只专心致意在依依话别上去了。马匹备好了，皮车已经开始转动，脸色苍白的珍妮和她的女儿还在含笑招手。儿子站在自己骑的马匹旁边，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母亲和妹妹。近来他瞧见母亲眼下的阴影扩展到了颊边。她的微笑显得呆滞；他完全看出，她已经辨别不出他的面容了，这当然是由于不断增加的距离，同时也由于她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兄妹俩还用他们比较锐利的目光对瞧了一会儿，亨利向妹妹表示："要时刻当心！"她回答："我知道了。"他说："一有危险的征兆，就立刻派急使来！"她迫切地恳求道："但愿你不久又跟我们在一块儿！"他的目光还迅速地表示：要留心咱们亲爱的妈妈，千万留心！跟着车子转了一个弯，一切都过去了。最后一个骑兵在阳光下还卷起一团尘土，但是他也很快就消

逝了。

有六个月的时间，亨利一直接着珍妮的信，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信件。后来他虽然崇拜过许多妇女，他虽然在许多妇女身上耗费了他的精力，但是他根本上觉得，只有一个唯一的女人，是完全认真为他而奋斗的，是真正为他而呼吸到最后一口气的。

二月间，珍妮到达图尔，她真想折转回来，然而形势已经不许可了。她从凯瑟琳派来欢迎她的代表们的话里，听出她的确受骗了。老太后和她的儿子——国王在布卢瓦，但是他们向前走了一段路来欢迎她。这时珍妮·亚尔培不肯浪费她生命的宝贵时间，立刻要求她儿子的未婚妻改信基督教。可怕的是，老太后并不干脆拒绝，她做得好象不相信这是认真说的一样。一个感情激动的人想入非非，是需得人们不断耐心加以安慰的，于是凯瑟琳真就这样作了。这个可怕的老妇人，一直是有说有笑的。从整个冬天直到第二年的五月，她们在布卢瓦宫里商谈了这么久。但是感到本身力量正在减少的珍妮，需得跟他们好好周旋，决不能够动闲气，这又耽搁了一些时间。

老太后开玩笑地说："不过，我的好朋友！你的能干的小雄鸡和我的漂亮的小母鸡，根本就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只要他把她……"她说得那样的大声和明白，连别的人也听见了，而且哈哈大笑起来。珍妮本想生气，然而她无法压制这些笑声，因此，她变了脸色，露出一点鄙夷的笑容，这在别人普遍的快活气氛中是显得格格不入的。不过珍妮尽量保持着健康人的姿态。她心里想，无论如何，不能显出自己有病！让他们爱

把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凯瑟琳在开玩笑当中说了无从对证的谎话。她简单地断言：据那瓦拉太子的师傅报告，太子本人完全准备按照天主教的仪式结婚——甚而在他没有到来以前，先托人代理；他本人着急得不得了。

珍妮严肃地回答："多奇怪，我儿子的愿望连我都不知道，而太后您反倒知道得那样清楚！"

"他本来也想告诉您，不过因为香艳的冒险行为，也许把这点忘了，"凯瑟琳开玩笑地说，同时摆动着她那肥臀，好象她要用短腿跳起舞来了。

但是当珍妮疲乏地离开以后，狡诈的老妇就向她的宫廷侍从说出相反的话，说是珍妮自己再三恳求，无论如何都得接受她的儿子，不管天主教或者什么教都好，只要不再延期！后来所有的人都来找珍妮谈话，基督教的先生们猛烈地责备她，而凯瑟琳的大群荣誉宫嫔都纷纷向她表示，她们在为那位神奇的太子而颠倒，她们好比小孩追求希罕物件那样感到高兴。其实所有这些荣誉宫嫔已经不能给人什么荣誉，只能供人消遣，她们遵照邪恶的女主人的示意行事。她们大约接到了通知，把宫廷里的伤风败俗的丑行，公开表演给敏感的珍妮瞧，好使她的寿命提前损耗。傍晚或者更早一些，这儿活动的情形就跟一所妓院差不多。只有未婚妻玛果一个人置身局外。

一张佛罗伦萨的绒幕

亨利的母亲不能否认，瓦卢瓦公主很规矩，相貌上没有任何缺点，只是腰缠得太厉害一些。她有一张十分白净的脸，一位名叫勃朗托姆的宫廷侍臣这样形容她：公主娴雅得好比晴朗的天气。修饰和化妆，究竟瞒不过珍妮的眼睛。这儿妇女的脂粉搽得特别多，只有西班牙才能相比。这些内廷侍臣们，完全跟偶像崇拜者一样，故意夸大其辞。珍妮从可靠的距离，瞧见一次亵渎上帝的游行庆祝会，会中的主要人物，既不是教士，也不是主教，而是玛果，她珠翠满头，浑身闪耀着珠光宝气，成了全体贵族和人民的崇拜的对象。普通人都跪在路旁。走在行列当中的人，仿佛是被人抬起的一样。诽谤声和祈祷声，都从拥挤的人群中传出来。她觉得，这也许是一种罪过。

玛果回宫的时候，珍妮叫人请她到自己的屋里来，她立刻就来了，还穿着国服，戴着首饰。珍妮仔细端详的结果，发现这位成就卓著的美人，两腮有下垂的迹象，或者至少预示着，她的两腮将要下垂，这就是说，这个女孩的年纪再大一些，就会慢慢地变得跟她的老母亲一样。

"亲爱的女儿，"珍妮说，做得比自己的本意更要温存一些。"你真是又好看、又善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你始终保持这个样儿。你的丈夫会真正感到幸福。"

"但愿您对我的外貌所说的话是对的，亲爱的母亲。关于我的品行上的成就，我得向您承认，它比我的肉体要轻一些。

我没有获得教育，或者说，只是获得一种非常不规则的教育。”

“您说得这样好，”珍妮说，已不用“你”称呼她的媳妇了。这时能言会道的玛果不禁想起，自己因为和吉士偷情，曾经被母亲和哥哥教训过一顿。唉！多早晚能够再有这种快乐？在婆母快到的时候，吉士就被凯瑟琳太后打发走了。他将要另外结婚，而她竟失去了心爱的人儿！可怜人的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幸好她及时想起，不能让描画过的眼皮上的颜色给泪水冲掉，也不能在光滑的面孔上留下一道道的泪痕。这时决不能哭。

珍妮接着说：“我的儿子是一个乡下的男孩，然而他是太子。他是军人，所以他有荣誉感和朴实的高尚意识，这两样都是真正的军人所具有的。”

“善良和荣誉是同一个东西。我在普路塔克①的书中读过了——”

“我也叫我的儿子读普路塔克；他很懂得在大人物中去寻找自己的模范。他并不是没有头脑的人，虽然我说，他是纯朴的。他的笑话总是打心坎里说出来，不是故意卖弄聪明和矫揉造作。”

玛果对于这种性格形象接口说道：“他具有王室的血统，而且是完全健康的，他的精神还是一块浑金璞玉。”她可以想象得到，这跟她自己的情形正相反。珍妮发生了误会，以为自己热烈赞扬的儿子现在打动了对方的心。于是她不留心地继续说下去。

① 普路塔克（约46—120）是古希腊作家，著有关于希腊和罗马的杰出政治家和将领的“比较传记”。

“哦！亲爱的女儿，我多么希望你们结婚以后离开宫廷。因为这儿尽是伤风败俗的事情。”她并且还说，这儿的女人去勾引男子。

“您也发觉了这些事情吗？”玛果叹息道。“是呀，真是讨厌。”

“你们夫妇远离这儿，去过太平和睦的生活吧！我有产业在房多姆，你们可以作那儿的主人，用不着在法国宫廷里过这空洞无聊的奢侈生活——如象今天的游行庆祝会，就是一个例子。我瞧见一些男子；一个人身上戴的珠宝，就超过十万泰勒！但是上帝要人按照另外的方式尊敬他，他命令咱们不要为他夸张，而是要为他斗争。咱们大伙儿都是会犯错误的，不过基督教徒不光是留恋着尘世上的国家：这就说明，我们为什么安于贫穷，不怕强梁，长期地等待—— 一切都是为了自由，而自由是在上帝那儿。”

最后珍妮王后停顿了一下，她用迫切的目光紧盯在玛果公主雪白的脸上。玛果完全闭着眼睛，心里在想：“危险！我的母亲真说得不错，他们是大大的危险。对付他们需得采取某种决定性的步骤——我的妈妈也有这种打算了，至少我可以这样揣测。她的行动所以延迟，是要等到把我的亨利，也就是那个乡下的男孩，诚实的军人，具有快活心肠和不同目的的人，放在可靠的监督下面，这对于我个人来说是更加重要的。”当玛果这样想的时候，珍妮用手抱着她的一只膝头。这情况就象在表示她的占有，然而同时也带有某种恳求的意味。

“到我们这儿来吧！”这是她那种稀有的响亮声音：“接受真正的信仰吧！你会比你从前所想的更幸福。这个国家将要

得到统一和太平。”

“但是什么人付出代价呢？”查理九世的妹妹仍然闭着眼睛问。——她下决心道：“这样当然不行。”同时她还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妇人将要做出不可能的事情。“她抱着我的膝盖的手正在使劲，无疑地她在支持着自己，而她的腿快要滑下去了，要是我再不管，她就会跌在我的脚边。”玛果很快地抓着珍妮的手腕。

“王后，您把我想象得太高了，也许我只是您所说的那种矫揉造作的人吧。不过我的哥哥总是法兰西的国王。我的父亲也是——两人都信奉天主教，这也是我的信仰。我们是不能改变信仰的，尽管我愿意。我这个天主教国王的女儿，不愿参加你们的祈祷，因而您的儿子也不必忙着去作弥撒：我会耐心等待。”

“你想跟他留在这个没有道德的宫廷里吗？”珍妮激动而又冷酷地说。这时她称“你”是完全由于轻视的缘故。她为了自己崇高的、决不放弃的目的，按捺下激增的厌恶心情。这个女孩是谁？她身上发出这么刺鼻的麝香气味！什么东西才可以阻止或者改变她的邪恶意志呢？

“唉！”玛果叹息道，心里充满着对于这个不幸女人的宽恕和怜悯。“您的儿子不久定会学到怎样在宫廷里活动。我完全准备保护他。我虽然不能作基督教徒，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一个单纯的、粗鲁的基督教徒相处得很好。”她还继续说了一些，因为瓦卢瓦公主是善于辞令的。不过她的每句话，都触怒了亨利的母亲，引起后者对她的反感；这是她不知道的。忽然一下子她想起了未婚夫的小妹妹，她平常是不关心这个无

足轻重的女孩的。这时她忽然想起小女孩，是因为隔壁房间的门，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门上挂的幕轻轻地在动。玛果提高嗓音说：

“我虽然不把您的儿子看作我的朋友和主人，但是王后，您的可爱的女儿一定可以得到我作她的朋友。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姑娘，我第一次碰见她这样的人，请您原谅我提起一段故事，您的玲珑姣小的女儿嘉德琳，好象古代帝王的牧女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句话刚说完，嘉德琳真就跨进来了。她的母亲珍妮事先没有注意到佛罗伦萨绒幕在动，所以吃了一惊，甚而有一瞬间，她相信她的媳妇具有魔力，尤其是因为嘉德琳赤着脚，披散的发丝垂在白睡衣上。她那淡黄色的头发和天真无邪的面容，真象玛果召唤来的古代牧女。玛果这方面也显得愕然，不过她表示高兴，丝毫也不显得勉强。她站起来，为了表示欢迎，只是微微把臂张开，因为这个孩子太可爱了。

珍妮王后认为这是故意做作，气愤愤地把头掉开，因为对方做得几乎使人分辨不出真假来——这时她的女儿完全无猜地告诉那受人崇拜的玛果：“我今天有点咳嗽，所以得躺在床上喝驴奶。公主，要是你瞧见跟我一起吃奶的小驴儿才好，它是多么可爱啊！”

“你更可爱啊，小妹妹！”玛果大声说，抱着她的小姑，对她说了许多不关重要的、合乎身份的话。也许嘉德琳感到高兴。但是珍妮没有去听，只是用目光打量这所陌生的、不足重视的屋子。到处都是一个样儿！这些五光十色的墙上装饰，雕刻精工的壁柜，沉重下垂的天花板，上空和四周用帷幕遮蔽起来

的床，还有深凹的壁龛边上的窗户。只要好好地留心察看一下，这一切都显得神秘、阴森，令人感到这是不祥的铺张和装饰——还有这儿的人也是如此！不错，这儿的人，珍妮感到不寒而栗，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

玛果公主知道的事情比珍妮多。她在宫廷里偷听到一些东西，每逢她的母亲和王兄密谈，她就比较两人的神情。现在她抱着天真无邪的嘉德琳，忽然莫明其妙地觉得心里一动，也许这就是她的良心吧。或者也是一种反抗阴谋诡计的骄傲和自尊心吧。嘉德琳那种颤动的声音，发出高亢而带吃惊的末尾音节："公主，您是这么美丽，我的哥哥应该今天瞧见您才好。您也会对他抱着好感吗？"

"是呀，是呀，"玛果回答，这时越想越激动："这不行。我必须把真话告诉她们。"

"您的小狗在哪儿，公主？这要算我瞧见的最可爱的小狗了。"

"我把它赠给你。"玛果松手放开女孩。"我必须提醒她们。"

"我要给您一个建议。"玛果俯着身子，迫切地注视着珍妮的眼睛。她怀着非常的心情，第一次丧失了灵活和安详的态度。她徒劳无益地稳住自己，她的呼吸困难，面容也显得紧张。"但是您不许告诉别人，这是我对您说的！"

珍妮觉得，这是带来不幸的神秘做作。她说："我已经知道了，别人把我绊住，是为了欺骗我。"

"但愿只是这样就好了！您离开这儿吧，王后！"玛果大声说，声音已经变得刺耳，这并不是她原来所想的那种宽大胸怀，而是纯粹的恐怖。突然她把话咽住。"不会有人听见咱们说

话吧？您赶快带着您可爱的女儿逃到南方去，越快越好！您要达到什么目的，千万别在这儿——尤其别叫您的儿子来！”

玛果在自己最诚实的时刻，却在珍妮身上发现固执和怀疑。珍妮决定不信这些威胁和恫吓。玛果的话没有打动年长女人的心，于是她赶忙伸手去摸小女孩，好让她帮着自己说。她的目光离开珍妮，转向嘉德琳，但仍然有立刻转回去的可能。本来珍妮应当看出，玛果使劲用她的黑眼睛瞧着女孩明亮的眼睛，在表示某种意思：这是暗示。现在也是恐怖了！

珍妮始终抱着拒绝态度，瞧见自己的女儿吓得面目失色，摇摇晃晃地站不住脚，心里十分生气。她命令道：“够了，孩子！回到你的床上去吧！”等到嘉德琳把门关上，佛罗伦萨的绒幕不再摆动了，珍妮才来回答瓦卢瓦公主的建议和忠告。

“公主，我完全明白了。您打算说话来吓唬我，使我动摇，这是您的母后叫您作的。请您告诉她，您瞧我究竟是不是被吓倒了！我这方面可以奉告您，大将阁下在国王面前已经达到了我们基督教徒的愿望。在您还没有瞧见宫廷对西班牙宣战以前，关于宗教信仰问题，您自己用不着作出最后决定。将来您会明白！总之，我的儿子，您的未婚夫，要在我们这一党完全强大的时候，才来到这儿。”

“当然，王后，”玛果说。那瓦拉王后说出这些充满自信的话，她那瘦弱的胸脯起伏不停；但是查理九世的妹妹变得跟平常一样冷静，她觉得没有理由再顾到什么良心不安和高尚的意识了。她和开始谈话时一样地想：“危险！他们是大大的危险，我的母亲说得对，对付他们必需采取某种决定性的步骤。她是自作孽不可活。”饱学的玛果在思想上又补上一句，“这真

成了古典的悲剧命运！”

“当然，王后，”玛果说，“我将要考虑您说的话。”同时深深地屈膝。“等我信服您是更聪明的人以后，那时您的宗教也就会成为我的宗教了。但愿大将阁下把太子，我的未婚夫带来，好把这儿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又是深深的屈膝礼——接着飘起一阵麝香气，玛甘莉特公主走了。

珍妮去看她的女儿，女孩睁着又大又蓝的眼睛对着母亲。珍妮走近床边，女孩伸手抱着她的脖子。

“我怕，妈妈！我怕！”

书　　信

后来母女两人给亨利写信到波城来，这些信通常都是在布卢瓦宫中不同的房间里写的。嘉德琳悄悄地把信塞在珍妮派遣的信差手里，珍妮有一回写道：“经常去参加布道，天天向上帝祷告吧！把你的头发向上梳，但是别象从前那个样儿！你不久就要来到这儿，应当给人一种优雅而勇敢的印象。但是在没有接到我下次的来信以前，千万别离开贝亚恩！”

嘉德琳告诉哥哥：“公主赠了我一只可爱的小狗，我也在她那儿吃了很好的东西。她喜欢我。亲爱的哥哥，要是我现在对你说，我心里害怕，那末，我晓得，你是不会了解我的。你曾经嘱咐过我，一有危险的预兆，就派急使！我没有瞧见预兆，却给了你这封快信。你在临别的时候，曾经用眼睛向我示意：当心呀！要当心咱们亲爱的母亲！现在咱们的母亲不久

就要跟着整个宫廷一块儿到巴黎去了，那儿我们却有许多敌人。我将要特别留心，但愿你不久就跟我们在一块儿！”

珍妮·亚尔培在五月间，从巴黎写信给她的儿子亨利，这时她住在孔德王子的家里。晚上，她打开窗子写信，灯光在暖和的空气中摇曳不定。

“我在这儿替你设法弄得公主的画像，并且把它寄给你。但愿它使你高兴！这儿除了公主本人而外——她确实美丽——，很少东西合我的意。法国太后用粪叉款待我，你的玛果仍然是天主教徒，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只有一点使我满意：我可以告诉英国的伊丽莎白，现在婚约已经决定，无法取消了。我的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够经常保护你不受这个宫廷的诱惑。但愿你在生活上和信仰上，都不受人诱惑才好！”

在这个屋子的另外一所房间里，妹妹悄悄地写道：“请你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赶快表示意见吧！我们上店铺里去，妈妈要给你购买结婚礼物。今天我们到了那个给公主订制像架的店里，打算选择挺好看的。这时门口挤满了人，他们对我们表示不满，越闹越厉害，后来，我们的卫兵才把他们赶走了。妈妈说，看来这不过是一些激动的看热闹的人，在巴黎总是免不掉的。但是我却相信，他们在反对你的婚姻。这儿的人民不赞成，到处都在跟咱们基督教徒寻衅。由于我再三追问，咱们的好些先生们都承认了这点。我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不知世故的孩子啊。恶毒的老太后，养了一大队荣誉宫嫔，她们到处都有朋友，挑拨她们的朋友反对咱们，特别是反对大将阁下。他带了五十个骑兵来到这儿。凯瑟琳太后对大将非常生

气，由于他极力支持咱们的事情。我当然不配说，他作事还欠考虑，因为我只是一个女孩。这一切我都得赶快告诉你，因为骑马的信差，正等在下面院子里，让我从窗口把信扔出去，我的灯也熄了，我还得把信封好。”

嘉德琳把火漆涂在信封口上，灯光还闪耀了一下，接着就熄了。珍妮屋里的灯还继续亮着，她写道："柯里尼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这点使我安心。他要去法兰德斯作战，太后没法反对他，尽管她欺诈地非难，说什么没有人跟咱们一块儿去，又说什么英国和德国的基督教诸侯都不同意。她到底不过是一个老妇人；她的王儿，由于害怕大将阁下，所以爱他，把他叫作父亲。在他们初次会面时，柯里尼下跪，但是他在思想和用意上，是在对上帝屈服，决不是在对查理九世。相反，查理却完全顺从他的意思，对他恭维备至，而没有他就决定不出任何事情来。国王赠了大将十万镑，让他重新建立起被烧毁的夏蒂荣宫，大将阁下就住在那儿。国王因为他的爱人的缘故留在布卢瓦。大将说得对：这给咱们机会，逼使凯瑟琳太后把权交出来。现在，我的儿，你动身来吧！”

珍妮写好了这封信，信差是贝亚恩的一个贵族，他把信妥善收好，准备天刚一亮就骑马出发。至少他相信，王后和她女儿的这两封信，带在自己身上是万无一失的。他跟伙伴们住在一起，可是他在回家的途中，忽然被吃醉酒的人撞了一下；天气虽然已经黑了，他却看出那是法国太后的卫兵。他采取自卫，但是挨了一击，摔倒在地上。等到他爬起来的时候，袭击者已经走了，同时身上的信也不翼而飞。

信立刻到了凯瑟琳·麦第奇的手里，她把信打开，并不拆

坏信封上的火漆。她一个人在寝宫里读信，看她的敌人母女究竟对她说些什么，心里痛快极了。她之所以高兴，还因为被揭露的阴谋，常常使她振作起来。世界上的任何恶毒行为，都证实了她自己的天性和看法是不错的，鼓舞她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她坐在那只并不舒服的直背靠椅上，对着那封信出神，信的内容她差不多能背诵得出来了。房间里的六枝蜡烛当中，只有两枝白色蜡烛还点着，其他的都被她用手弄熄了。烛光照着她那下巴和腮帮上松弛的黄色肌肉，面孔的上部是在阴影当中，但是平常那双显得迟钝的黑眼睛，这时却灼灼发光，热得象炽炭一样。不管老太后这双眼睛反映了内心的一些什么想法，可是在屋子里除了阴暗的地方而外，她只能瞧见墙上的个别画像：一个张嘴叫喊的人和一把扬起的刀。但是风把烛光的火焰吹向另一面，那儿显出一个仙女的媚笑和一只向她抓去的手。

凯瑟琳太后心里想，按照女敌人那种明白的说法，她将被人剥夺权力。这个冒失的女人，已经在妄想自己是统治者了，而凯瑟琳太后将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她的儿子——国王成了叛乱分子手中的一个工具。她的法院早就判决，把这个叛徒在格雷佛广场上绞死！“这个判决并没有取消啊，我的好朋友！您难道不明白，我的儿子查理有时会后悔吗？要是他执迷不悟的话，他就得当心他的弟弟安汝。安汝是我的爱子，他不喜欢女人。我用年幼的儿子来威胁年长的，他本来也晓得我们家里的人死得多么快。不，好朋友，尽管您打着如意算盘，我却不愿开罪西班牙的国王，也决不肯帮助荷兰的自由战士来反对他。不然的话，菲利普会把我的王位让给吉士族人，

这样我倒真的失败了。对于吉士人这类老牌天主教徒，我也要象对于你们异教徒一样，彻底加以清算。不过作事要有个先后。请您先给我一点时间吧，好朋友！您会体验到稀有的大新闻呢。我说的是体验吗？”

凯瑟琳太后继续盘算，不过自己已经不觉得是在思想了。这个时候，她的精神非常振奋，因为她忘了恐惧，转入了无所顾忌的冒险道路。于是她在思想上更进一步，揣度这种行动将导致什么结果：作事总得先发制人。

这时她并没有脱离现实，而是把目前宫里发生的事情弄得一清二楚。夜晚十一点钟，鲁佛宫的内外交通断绝了，宫门也闩上了，稍早一点，那些要及时赶出宫去的侍臣都蜂拥而出，立刻又有人叫了第三次，接着宫门就关上了。国王的射手，迈着沉重的步伐，通过一切走廊，把剩下的人赶走。但是等到射手们走过以后，那些虚掩着的门边又有人在悄悄地密谈，妇女们放男子们进去。凯瑟琳太后分明知道这些事情，并不加以禁止。王家禁卫军的队长，走到她的面前，请示今天夜里的口令。“爱神，”凯瑟琳太后这样指示他。

她还命令这位上尉作点别的事情，但是她叫他走到她的椅子面前去，听她悄悄地吩咐。这时她前面房间里的六枝蜡烛都熄了，今天夜里，楼梯上面也没有点着大纱灯。时钟敲了十二下，这时有一个蒙面人，在一个执火炬的人的陪同下，爬上楼梯，跨进老太后的寝宫，等到那个军官离开了后，才把门关上。现在查理九世掀开他的外衣，他的母亲仍然坐在几点钟以前的原地方，她把宽阔的老脸朝着他，烛光斜射在脸上，儿子大吃一惊。

“我现在叫你及时到我这儿来是必要的，我的儿，而且必须在夜里才好。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咱们不得不动手了。你读这些信吧！”她把信推到他的面前，查理细细地读信，用拳头向桌上一击。不过他的面容不仅是表示愤怒，而更多的是表示恐惧。他那怀疑的目光，跟平常一样，不住地斜视。凯瑟琳心里想：“一个发育不良的青年人，幸好我还有两个儿子啊！第二个只喜欢男孩。我将是支配他的唯一的女人。最后的一个，是个性情乖戾的人，我得当心他，不让他做出反对我的事情来。”

“我总是关心你的幸福啊，我的儿，”老太后说。“你在布卢瓦跟你的女朋友玩得太久了，现在你急需你母亲的大力帮助，让咱们来挽救你的王位吧。”

“打死他们！”查理连连喘气，脉管扩张。他的脸不是胖而是浮肿，上面长满一层稀疏的短毛。上唇蓄着一撮短髭，下唇由于傲慢的原故，平常总是紧紧地闭着，这时却向下嘻开，因为这个可怜的汉子害怕极了。在他说“打死他们！”的时候，他的头不知不觉地从浆过的领花中伸出来，两个耳朵上的大珍珠，打秋千似地不住闪光。

老妇人说：“你把大将阁下叫作父亲——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反而可以骗骗他。这个异教徒公开威胁我，而他那个带可怜相的山羊王后，当面对我说，她不怕我。‘我知道，你不会吃小孩子，’她这样说。但是我向你保证，那个比利牛斯山的牝羊，一点儿也没有猜到我的心。比如说，她自己就有孩子，而这些孩子正是我打算吞食的。小女孩写了这封动人的信，让那个男孩及时得到它吧。这样，他的骑士精神和勇气，

更会促使他早到这儿来，不过这么一来，他就成了我的诱鸟，让我可以用他来招引一切危险的胡根诺教徒。他们现在来到巴黎的人已经不少，但是作为他们快活太子的侍从，还会有更多的人来。”

后来她完全把声音压低，只是悄悄地说：“这样我们可以一网打尽。所有加斯科涅的叫嚣者，都只有一只脖子，这是容易切断的，别做声！”她制止查理，因为他正要咆哮：打死他们！这可以从他的面容上看出来。这时凯瑟琳太后在思想上也面临着一道深渊，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种行动是不是接上从前的思想。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想起了从前说过的话：

“阿尔瓦公爵从前对我说过：‘万蛙不及一鳟，’我回答他：‘您的鳟鱼是指两个人。’”

她仔细打量了他很久，不过她只看见他斜视的目光。“反正咱们也是两个人，”她突然说，又发出那种低沉重浊的声音。查理听见这种声音，大吃一惊，他伸手去抓一只眼前并不存在的椅子，后来只好坐在地上，朝着母亲。“你就这样好好地坐着吧！”他的母亲说，从这时起，她直接俯在他的耳朵上说话——说了很久，当国王离开凯瑟琳太后的当儿，五月的早晨已经在窗帘后面露出朦胧的曙色了。

为了不再显得苍白

拿火炬的军官坐在角落里，他通夜都守在那儿，并没有在门口偷听。查理出来以后，跟在上尉的背后，心里充满了厌恶

和恐惧。上尉送他回到寝室，他在前面的屋子里，大声叫醒卫兵，他们从凳上跳起来，用戟杆向下拄。查理斜着眼睛打量各人的表情，火炬的光挨次照射在他们的脸上。然后他上床去睡了。

但是他翻来复去，总是睡不着。闭着眼睛就看见一些面孔：敌人，敌人，而其中有他最后才瞧见的自己的卫兵。有一次，他以为门打开了，这样苦恼了许久，他才慢慢地觉得自己的眼睛是闭着的。跟着他谨慎地眨眨眼睛：除了浮在油里的灯芯发出微弱的闪光而外，什么也没有。查理在这个夜里，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离开他的床，蹑手蹑脚地从侧门出去，绕了一个弯，又回到自己寝室前面的屋子里来，他身上只穿着睡衣。他的卫兵都睡在周围的凳子上，上尉交叉着双臂站在当中，查理出其不意地出现，瞪着他，使他大吃一惊。查理觉得，他的神情活脱是个叛徒！这个汉子等到国王发现他以后，才渐渐恢复若无其事的表情；可是国王愈看愈觉得他可疑。查理向外跨出一步，看看附近有没有可以呼救的人。后来他用手掩着嘴，小声说：

"阿莫里，我完全信赖你，你是我的朋友。但是当你用火炬的光照着你的少尉的时候，我看出他是一个叛徒。你去跟他干，别让我再瞧见他！你先到院子里去！我打发他来找你。"

上尉遵照命令办理；这时查理又低声向那个从睡梦中醒来的少尉吩咐，指点他打架是先下手为强。"马上给他戳进去！然后才叫喊，好象你被他袭击了！"

接着他悄悄地回到寝室里去，等到兵士们大声叫作一团，

他才又出现。“这成了什么体统！给我滚开！”他威风凛凛地命令，虽然身上还是穿着睡衣。人们退到他的背后去，没有作声，查理埋着头，从曲折的楼梯口向下望去，身上给晨风一吹，感到一股寒意。在朦胧的天光下，院子里躺着一具尸体。旁边有人在挥刀高喊救命。太后站在查理背后，用冷静的声调说：“那个人不许叫喊，叫他上来。”查理现在才发觉，她已经把兵士们打发走了。于是他向下面的凶手比个手势。这时凯瑟琳太后还听了迟钝而粗鲁的儿子提出一些简短的问题。

“利涅罗勒，”她向那个青年人说，他的头出现在楼梯口。“您给国王办了一件好差事。”

“我是极愿意服务的，陛下，”青年人轻松地说。他很快就证明自己是个饶舌的人。“阿莫里上尉是一个阴险的胡根诺教徒，您不知道吗，太后？您反对他的党派的计划，被他猜到了。他方才非常激动，我打今天夜里起，通过他也知道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有我在场！真是快活极了！这非打得落花流水不可！”

查理九世听见这些话，穿着衬衫的身子不住发抖。他得靠着一点东西。现在幸好年青的利涅罗勒站在他的前面，凯瑟琳太后下死劲地盯着他们两人。她用迟缓而低沉的声音说：“今天您证明自己是个好汉，应当喝点东西来提提神，您跟我一块儿来吧，青年人！”她蹒跚地引他到她的寝宫里去，打开一只又宽又矮的橱，橱周围是四方形的巨柱，她斟了一杯酒。

“不过现在您去睡觉吧，”她说。这时利涅罗勒已经把酒喝下，忽然显得筋疲力竭。“今天放您一天假，”她和气地说。不过他大概已经听不清她说的什么了，只是踉跄地向外走去。

她目送他到了楼梯口，忽然他从那儿直僵僵地倒栽下去。现在凯瑟琳·麦第奇心满意足地关上门。

“他跌死了，”她愉快地说。“这样倒也合适，你又可以高枕无忧，保持一红二白的面孔了，我的儿。事情过去了。只有灰暗的早晨，才会使得咱们两人显得苍白。”

同一个清晨的时间

同一个清晨的时间，内拉克花园里的香橙，呈现出一片美丽的色调，亨利·那瓦拉正和园丁的女儿，十七岁的佛绿莱德，爱得难舍难分，可是时间不待了。

“你得走了，我的爱人。要不，我的爸爸起来了。要是他瞧见你在这儿，他会怎么想呢？”

“没关系，我的心肝。我母亲的一个忠诚仆人，是不会相信我会使他难过的。”

“你爱我，他不会难过。可是你离开我，会大伤我的心。”

“不过一个王子总是志在四方，先是去参加战争，其次是——”

“其次是到哪儿去呢？”

“这个你用不着知道，佛绿莱德。它不会使你更幸福，咱们两人应当幸福地在一块儿，直到咱们不能够在一块儿的那天。”

“真的吗？你跟我一块儿觉得幸福吗？”

“我还从没有这么幸福过！难道说，我瞧见过这样的朝霞

吗？它美得和你的脸颊一样。我不会忘记今天。这儿的一花一叶，都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消失。”

“清晨是短促的，好花也容易凋谢。我留在这儿等你吧。随你去到天涯海角，随你遇到什么东西，请你常常记着我——还有这间小屋子，园里散发出芬芳的气息，当咱们相爱的时候，当我的嘴被你——”

“佛绿莱德！”

“现在是最后一吻了。去吧，要不，他们会从我这儿接你去，可是我不愿意别人瞧见你临别的目光！”

“那末，让咱们来把咱们最后的目光沉到井里去吧。来，佛绿莱德！你用手抱着我的脖子！我用手抱着你的腰！现在咱们一起向下瞧着井水，咱们的眼睛会在水面上碰头。你是十七岁，佛绿莱德。”

“你是十八岁，亲爱的少年。”

“就是等到咱们将来老了，这口井还会记着咱们，一直到咱们死了以后。”

“亨利，我瞧不见你的脸了。”

“你的脸也在水上模糊了，佛绿莱德。”

“可是我听见一颗水珠滴下去。这是眼泪。究竟是你的还是我的？”

“咱们的眼泪，”他那已经离开了她身边的声音说。她还在拭泪。“佛绿莱德！”这是他最后叫出的一声。这时他的身影完全消逝了，她大约觉得，他已经不是真正念到她本人了。他只是把他爱恋过的人儿的名字记着，一直到她想象不到的将来，后来连这脆弱的名字也淡忘了。

亨利跨上马背。五月的风，舒适地拂着他那宽大饱满的额头和微微下陷的太阳穴，把他深褐色的鬈发吹成一道道的波纹。他在女孩的房间里，无法把发贴在头上，只好让它自然蓬松着。他那双柔和的眼睛，在百尺以外还留着别离的痕迹，后来，马上的飞驰才把它们澄清了。他的唇边含着一朵花：这仍然意味着佛绿莱德①。当他碰着他的侍从人员时，花才掉下地去。

园丁的女儿，十七岁的佛绿莱德，仍然在那儿从事日常工作。她还工作了二十年才死去。那时她的情人已经是个伟大的国王了。她没有再见到他，虽然后来有一次，黑暗的命运，逼使高贵的殿下回到家乡内拉克来重寻幸福，她曾经见到他，不过他那时是和别人在一起。不知道什么缘故，大伙儿都说，她为他死了。后来人们更把她死的日期移到他和她分别的那一天。据说，当时她跳下井去淹死了，也就是他们相对洗澜的那口井，那时郎年十八女十七。究竟这些话从何说起呢？实际上，当时并无第三者在场呀。

耶稣

亨利要结婚了。他正如一个太子所应作的那样，通过国境去迎接这场会战。亨利·那瓦拉要跟玛甘莉特·瓦卢瓦结婚，要骑马从他的加斯科涅到巴黎去，但是他的两腿都僵了。

---

① “佛绿莱德”的法文原文为“Fleurette”，本是小花。

他在马鞍上坐了不止十四个钟头，除了要顾到自己的身体而外，也要注意马匹的健康，因为他们身上并没有常常带着补充马匹的钱，马匹多半是从牧场上牵走的。

亨利一马当先，但是左右还有其他的人，后面跟着更多的人。他从不单独出行。他从来也不单骑独行，总是听惯了杂沓的马蹄声，嗅惯了马和人身上的气味，就是那种发热的皮革和汗水混合的气味。他不光是由白马驮着走，而是整个一群思想相同的冒险者，虔诚而又大胆，簇拥着他跑得比思想还快，不错，这群骑马的人，众星拱月似地陪着他从这一村赶到那一村。树上开着红白掩映的花朵，从蔚蓝的天空，时时吹来柔和的风，这些年青的冒险者，又笑又唱，又吵又闹。有时他们跳下马来，大嚼面包，把红葡萄酒往喉里直灌，这对于他们是跟土壤和空气一样少不得的。金黄皮肤的姑娘们，自动地跑来，坐在这些棕色脸颊的小伙子的膝头上。小伙子们总是使得姑娘们尖声叫喊，或者羞得面孔绯红，有些是通过鲁莽的行动，有些是通过自己杜撰出来的荒唐诗句。他们彼此在骑马进行当中常常谈到宗教。

亨利周围的人，都不过二十左右的年纪，都具有叛逆的性格，对于现有的社会制度和强大权力的人，他们极端反对。在他们看来，那些人背离了上帝。上帝的意旨跟那些人完全不同，而是跟他们这群二十左右的小伙子们一致的。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事业总是满怀信心，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法兰西的宫廷。当他们还在南方的时候，中途碰着一些年老的胡根诺教徒挡在马前，高举双手，恳求那瓦拉太子多加小心。他对这种情形早就见惯了，这些人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所

以多疑善怪。"但是亲爱的朋友们，现在一切情形完全不同了。我跟国王的妹妹结婚。你们就要得到信仰自由，我敢保证！"

"咱们要把自由建立起来！"前后左右的骑尉们大声说。

"人民自主！"

"权利！权利！"

"我说：自由！"

这是他们话句当中最有力的部分。他们就用这种东西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队向北方出发。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把事情理解得这样简单：以为自己在权力和享受上，要去接替那些按照他们看来，应该退休的人。亨利完全理解他们，他认识不少这一类的人，相当喜欢他们，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是容易的。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不属于这一类。朋友们是些很难对付的人物，跟他们打交道，自己既感到紧张，也感到没有把握，而最后总是要自己负起责任。

"总的说来，"阿格利巴·道宾芮①在大伙儿骑马前进中说，"殿下，你也不过是善良的老百姓把你造成的啊。不过你倒是可以更高一些，因为作品有时是高于艺术家，但是你万不可以当一个暴君呀！反对一个厚颜无耻的暴君，就连下级的官吏，也从上帝那儿得到一切权利。"

"阿格利巴，"亨利回答，"要是你说得不错，我就要竭力寻

---

① 阿格利巴·道宾芮（1552—1630）是新教徒中最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著有诗篇«惨景集»，谴责主教和王公的残暴，歌颂殉道者。长篇小说«菲奈司特男爵历险记»，对宫廷贵族进行讽刺，并著有«世界通史»。

找一个下级官吏的位置。得啦，这些都不过是牧师们吹毛求疵，国王始终是国王。”

“你应当高兴，你现在只是那瓦拉的太子哩。”

道宾芮的身材矮小，他骑在马背上还够不上亨利的马头。他说话爱打手势，长着细长的手指和一根弯曲的拇指。他的阔嘴露出讥嘲的表情，两眼闪着好奇的光芒。他是个世俗的人，但是从十三岁起，当别人要夺取他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就抵抗；从十五岁起，就在孔德的领导下为新教而斗争。亨利是十八岁，阿格利巴是二十岁，彼此早就是老朋友了，曾经争吵过上百次，也和解过上百次。

这人是在亨利的右边。但是左边发出一种明亮而又严肃的声音：

你们国王们，都是狂想的奴隶。
常常在原野上布满了尸体，
这样才使得你们的国界
向外扩展了毫厘。
你们法官们，从神圣的座位上
出卖公共的福利，
难道说，要你们的儿子重视
你们象窃盗那样扒来的东西？

“朋友杜巴塔①，”亨利说，“为什么你这样一个善良的汉

① 威廉·杜巴塔(1544—1590)，法国诗人，新教徒。

子，偏爱说出这些刻毒话。姑娘们会躲开你的！”

“我又不对她们说这样的话。我只是对你说啊，亲爱的殿下。”

“还有法官们呀。杜巴塔，别忘记法官们！要不，你的诗句中就只剩下你的恶毒的国王了。”

“你们是由于盲目而恶毒的，咱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咱们必须着手改善自己。我虽然还摆脱不开姑娘们，但是香艳的诗句，我可以完全戒除。将来我只作宗教诗歌了。”

“难道说，你就想死了吗？”年青的亨利问。

“我打算将来在战争中为你而死，那瓦拉，为天国而死。”

亨利听见这些话，沉默了，他为了这个缘故，在脑子里记下这首诗：“你们国王们，都是狂想的奴隶，”同时他暗中下了决心，决不要牺牲人们在田野上，作为扩充国境的代价。

“杜巴塔，”他忽然要求道，“你尽量把身子抬起来吧，”这位高个子骑士如嘱照办，太子瞧着他，带着嘲讽而又惊讶的表情。

“你打上面望望看，是不是瞧得见亲爱的凯瑟琳太后和她的大妓院？她那些美丽的荣誉宫嫔，正等待着你们呢。”

“难道没有你吗？”阿格利巴·道宾芮嘲弄地眨眨眼睛问。“哦，不行，你是一个诚实的未婚夫呀！不过大伙儿都知道你的脾气——”这时大伙儿都笑起来了。亨利笑得最厉害。

后面有人叫道：“当心，你们前面的先生们，法国宫廷的爱情，已经叫好多人上了当，使得他们临死都还忘记不了。”

这句话引起了更多的笑声。但是有人把马挤在其他骑尉和太子的马匹中间去。他不管别人反对，立刻作好了吵架准

备。这点特别表现在他那张十分灵活的面孔上，面部显得窄小，高高的额头，好象把面部压缩了。眼睛显然读过许多书，已经带着忧郁的眼神，菲利普·杜勃勒西·摩尔内先生① 现在二十四岁，将来要活到七十四岁。

“我方才接到了上帝的命令！”他向太子报告。“我说一句话，将会打动查理九世宣布信仰自由，并领导尼德兰起来反抗西班牙。”

“你把你的话对大将阁下说去吧！”亨利大声对他说。“他要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现在他们还不害怕咱们。但是我希望，咱们不久就要使得他们害怕了。”

关于这个问题，他们可以亲切地交换意见，因为周围的人都在屈指计算，宫廷上有些什么享受等待着他们。他们也把危险大声说出来，并且举出一些例子。那种可怕的疾病的名称也提到了。这时菲利普·摩尔内陡然感到义愤填膺，他冲口而出地说：

“让我得到那种病吧！但是查理九世应当宣布信仰自由！”

“你的样子将会变得十分难看！”

“咱们有时也是难看的；这跟永恒比起来算得了什么！难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显得难看吗？可是咱们信仰他！相信他的门徒，相信人类中的，甚而犹太人中的败类！他除了遗留下一种象可怜妇人遭人轻视的印象而外，还有什么呢？他在他的氏族中被人当作傻子。从前的帝王们，用剑和法律

① 菲利普·杜勃勒西·摩尔内(1549—1623)，法国新教徒的领袖之一，以操行谨严著称。

来跟他的教义作斗争，后来每个人也在内心中跟自己作斗争。肉体跟精神作斗争！尽管这样，人民却被几个人说的话折服了，而有钱人去朝拜一个被钉死的耶稣。啊，耶稣！"摩尔内竭力大声叫喊，使得所有的人都注意倾听和环顾；究竟被呼吁的耶稣在哪儿出现。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会出现，而且只要时间一到，他就会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对于他们所有的人说来，他的伤口是新的，还在流血，玛利亚的泪还在滔滔不绝地直滚。各各他①——他们从这儿用肉眼望去，前面浮起一座光秃而又苍白的小山，山背后是乌黑的云层。他们穿过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向前走去，也好象在赴迦拿②的娶亲筵席。耶稣的过去跟他们的现在融合在一起，他们亲身体验着他的事情。他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只是在神圣方面，或者如摩尔内所说，在难看方面，超过了他们。要是人子从附近山岩背后出现，亲自统率他们，那末，他骑的当然不是可笑的驴儿，而是奔腾的战马，他自己一定穿着皮上衣和胸甲，他们将包围着他，向他叫喊：主啊！上一次您斗不过您的敌人，不得不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这一次您跟我们在一起，将要得到胜利。打死他们！打死他们！

如果耶稣真的出现，普通和单纯的胡根诺教徒，一定要这样叫喊。他们把当代罗马教皇的信徒设想为从前的犹太人或者战争奴隶，特别想到怎样去搜刮他们，好让自己发财。不过太子亨利倒没有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他的亲密的朋友也是这样。他们对于耶稣显圣这点，感到怀疑。杜巴塔问别的

① 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地方。

② 巴勒斯坦北部的地区名，参看《圣经·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二章。

人，要是耶稣再来把他的故事从头作起，他们要不要奉劝他逃避十字架的惨祸？因为那是天意，而且也是世界的幸运。他弓着他的瘦长的身子，没有人给他回答。摩尔内把耶稣被钉死的难看情形，形容得淋漓尽致，认为他的威权和荣誉就在这儿。摩尔内是个精神上倾向于极端的人，长着一副苏格拉底式的脸，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都是这个老脾气。杜巴塔觉得难过的是人们的盲目和卑劣，并且认为任何改善和认识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很早就死了，固然是死在轰轰烈烈的战斗中。至于阿格利巴·道宾芮，他正忙于思想活动，特别是听到了摩尔内强烈地呼吁耶稣。从这个时候起，他就在吟哦，而且准备停当，只要耶稣一出现，就用诗句来赞美他。凡是阿格利巴作出的东西，都是即景生情的。这一直使他自己幸福，因而也博得太子的欢喜。另一方面，亨利被杜巴塔那种忠心耿耿的思想吸引住了。杜勃勒西的极端倾向也使他心折。

亨利私下比众人都知道得清楚，对于他和他的部属来说，耶稣显圣这件事，是很难想象的。据他看来，他们也好象天主教徒一样，再也没有得到这种光荣的希望了。他看不出上帝在格外垂青他们，虽然他们实际上也许更爱上帝一些。他个人尽管背地里有这种思想情况，却始终和骑尉们一起共喜怒，同哀乐。自从他们呼吁耶稣以后，亨利的眼里就充满了泪水。不过眼泪不一定是为耶稣而流的。当它从胸口上升的时候，也许还是，可是到了眼眶，就不再是了。这时耶稣的形象被珍妮王后的形象挤掉了，亨利哭了，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他的母亲显得那样苍白，这是从没有过的。许多时间以来，她就带着传道的牧师旅行全国，就象耶稣一样，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也象

他一样遭人的仇视和轻蔑，经历到战争、失败、不安和逃亡等诸般折磨，而她毕竟是个妇人，何况又是他亲爱的母亲。她为了宗教而踏上的道路是艰巨的！也许这条路现在已经把她引向各各他去了。总的说来，她是落在凯瑟琳的掌握中，因为大将把新教的军队打发回家了，只凭个人的力量在和老太后硬拚。凯瑟琳在没有被第二次战争卷入危险以前，一直是在发号施令。就连亨利赶去结婚这点，骨子里也是她的命令。他并不欺骗自己。这个青年人平常总是坚持事实，他不象柯里尼那样，完全受信仰的支配，也不象他的母亲珍妮那样，给崇高的偏见限制住了。

她的新面容

他在皮上衣里面带着信，很希望好好地再读一遍，包括小妹妹的信在内。可是他总是跟大批骑尉在一块儿，白天浴着阳光，夜里披星戴月，从来不是单独一个人。他们走了整整七八天，景色渐渐带有北方风味，亨利再也不觉得什么希罕了。就他整个一生说来，王国都是在马蹄声中过活，当他在奔驰的时候，王国也没有太平；王国是同他一起在生活、在奔驰。他感觉到一种无始无终的运动，他并不是常常把这看作是自身的运动：这是王国的历程，他在里面还要遭遇到一些不幸的命运。朦胧的夜色从树梢向下弥漫，黑暗正在前面等待着他。

“阿格利巴，实在说，法国宫廷里有什么东西等待着咱们？”

"实在说吗？"道宾芮重说一遍。"附带说，是你的结婚典礼，它将是一个漂亮的典礼。但是，实在说来，如果你想知道，等待着咱们的，将是圣徒的一切灾难。"

"你说一切，这是因为你说不出所以然来，究竟是哪些呢？"

"事情就是这样，亨利。你也有点感觉，因为这时蝙蝠和萤火虫正在咱们的头上飞。到了白天，它们就不见了。"

他们是低声说的，别人听不见这些话。

"咱们今夜是在一个村子里睡觉吗？"

"是勺内，殿下。"

"普瓦图的勺内。好吧。那儿我将要作出决定。"

"关于什么？"

"关于我是不是继续旅行的问题。我得冷静地想一想，把我母后的信好好地再读一遍。你预备一间房间给我单独使用，阿格利巴。"

但是，后来他们在勺内客店的长案上吃了两个小时的餐，那瓦拉太子丝毫没有要求单独一个人住下，相反，他向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打了一个手势，要她在前面带路，爬上楼去，说得更正确一些，是爬上一张梯子。这时他正向梯子上爬，听见有人大叫，主要是一个矮胖妇人的声音。她把女郎从房间里拖下来，扭得女郎尖声叫痛。下面有人用一支残烛照着他们，那是阿格利巴·道宾芮。照情形看来，显然是他把女郎的母亲叫来，并且把朋友出卖了；然而他不但不感到惭愧，反而哈哈大笑。亨利勃然大怒，立刻从剑鞘中拔出剑来，说："你也拔出来！"

诗人阿格利巴怎么办呢？他从梯子上拆下一根横木，仿佛把这当作武器。载着两个妇女的梯子，不住摇晃，一声惊叫，她们就倒在两个男子的身上，把他们压倒在地。这时什么都顾不得了，每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从这扭作一团的人堆中挣扎出来。亨利挣脱出来以后，一个人在漆黑中摸索。至于别人的情形以及梯子倒在哪儿，他也顾不得了。他侥幸摸到了出口。他爬到一丛矮树下去，从树叶缝中望见灿烂的星星，放倒头就在那儿睡着了。

他醒来时，是六月十三日的清晨，他永远忘不了这天。这时正有一只飞鸣的云雀，从田野中直向鱼肚白的天空冲去。他的头上洋溢着紫丁香的香气，不远的地方，有一道潺潺的溪流，迎面一排白杨，枝叶簌簌颤动，遮蔽了他眼前的村庄。早晨的新鲜空气，扫去了一天愁云，他以迅速、轻松的步伐，沿着白杨树走了两三转，以便呼吸空气，振作精神。后来他才想起怀里的信，这是他早想阅读和考虑的。他站着，从怀里抽出信来，用手指慢慢把信展开，好象在玩牌一样。这还用得着读吗？归根到底不过一句话，就是他应当跟胖玛果，或者象他妹妹所称的"公主"结婚。关于这点，两位女士——凯瑟琳和珍妮的意见是一致的，其余一切就要看：大将是否对付得了那个放毒的老妇人，我的未婚妻是否继续作天主教徒以及她是否堕入地狱等等。"大有问题，"他心里想。"我自己就当过好几次天主教徒，已经够资格遭受地狱的火焰了。这种情形可能会有，不过人们无从知道罢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严肃的信仰胡根诺教的母亲，决不会维持这么一种惬意的宫廷，让妇女来邀请男子。这是她在信里写的，我连句子都背诵得

出来了。”

这时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形：他仿佛瞧见他的母亲就在眼前——完全跟平常想象的不同，珍妮王后的面容显得无比的清晰，出现在光圈中，这不是曚昽的曙色。圈内放射出一股鲜明夺目的光辉，他的母亲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似乎成了一个不朽的人。这已经没有大皮车开动时，儿子留在坐骑旁边，最后牢牢记住的那些生活中的特征：下陷的双颊，笼罩着一层阴影，好象是由于怀念失去了的一切而感到心碎，那阴影是透明的，仿佛覆在一片空虚上。哦！伟大的眼睛，你们已经不是从前那样骄傲、动人而慈祥了！——难道你们一点儿也不认识我了吗？——尽管你们知道许多我们这儿还不知道的事情！

儿子坐在一座草丘上，方才还轻松愉快，可是一下子就吓得魂飞魄散：倒不光是由于母亲出现了新的面容，如同方才的想象，他在梦中也曾经见到过了。信已经过了四个夜晚，他屈指计算，提心吊胆地回忆，坐在小丘上，把手里的信合在一起。但是在他偶然检查信封时，就发现有两封信的火漆未经自己剖开以前，已经被人拆开过了。已经过了四个夜晚吗？拆信和弥补火漆的手法是非常高明的。为什么四天夜晚以前的信，直到现在才到呢？

母亲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是：“现在，我的儿，动身来吧！”他看出来了：珍妮王后想要夺去凯瑟琳太后的权力，但是凯瑟琳偷看了她的信。“我亲爱的母亲有了生命危险！”他恍然大悟，立刻跳起来，穿过白杨树跑出去。“达马涅克！”他叫道，因为他先发现了仆人。“达马涅克，立刻上马！我不能再耽搁了。”

“不过，我的主人！”仆人恭顺地回答。“现在还没有人从草堆里起来，面包也才在烤。”

明显的事实立即使亨利镇静下来。他承认道：“咱们反正到巴黎还需要五天。我想在溪里洗个澡。达马涅克，给我拿件干净的衬衫来！”

“正巧今天是我洗衣服。我还以为咱们要在这儿休息哩。”这个充当仆人的贵族，向主人眨眨眼睛。“特别是那倒下来的梯子，咱们应当把它重新安放好，把耽误掉的事情补作了才是。”

“流氓！”亨利叫道，他真正生气了。“我滚干草堆已经滚够了。”他粗暴地命令道：“等我的澡一洗完，全队人马都得准备停当。”他边说边跑，已经把衣服脱下来。后来他们也真的出发了；但是还不到一刻钟，迎面驰来一个信差；他从马上跳下来，步伐踉跄，幸亏有人在背后支持着他，然后，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从巴黎来，五天的路程四天赶到。”他的脸上染有又白又红的斑点，他伸出舌头，做出一种奇怪的表情，从他睁大的、张惶失措的眼睛中，滴下一颗颗巨大的泪珠。信差的周围鸦鹊无声，只听见泪珠滴达、滴达地打在他的皮衣上。

亨利从马上向下伸出手去，接过递来的信，但是他不想拆开，只是垂下手臂，俯着头，对着这片辽阔土地上的巨大静默和迷失其中的一群人，低声说道：“我亲爱的母亲死了。已经四天了。”别人多半觉得他在自言自语。他们不等他大声说出来，也不打算去听那些话，这种细腻的感情，连粗鲁的人也觉察出来了。那瓦拉的新国王，读了来信以后，脱下帽子，他们所有的人立刻照样脱帽。他对他们说：“我的母后已经死了。”

有几个人彼此对瞧了几眼，不敢作出更多的表示。这件事情在他们看来，比不得其他普通的事情；这将要改变不可预见的事情，而且要从他们本身中，发生一些连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的事情。珍妮·亚尔培是太重要了，她死不得。她领导了他们和维护了他们，她帮助他们取得田地，获得衣食，也帮助他们得到永恒生活中的精神食粮。咱们的自由，也是珍妮·亚尔培为咱们挣得的！咱们坚固的城堡，海边的拉罗歇尔，是她为咱们争取的！咱们郊区的礼拜堂，是她斗争得来的！咱们各省的和平，妇女们在上帝的保护下去种田，好让咱们为宗教而战斗，这一切都得感谢珍妮·亚尔培，可是现在成了什么情形呢！

这时他们的思想转入恐怖，又由恐怖变成了愤激，大伙儿都纷纷地追究过失和犯罪的嫌疑。因为这样一种巨大的不幸，不可能是自然发生的。死者曾经是当权者的绊脚石，当权者是谁，对于大伙儿说来，是不言而喻的。这群失神的人，默默无声地，只是通过思想和感情来互相了解。他们象梦中人一样，发出固执的声音，慢慢地越来越强，后来成了雷鸣般的怒吼和恫吓；那句自觉的话，终于象快刀一样出了鞘——仿佛无形中有第二个信差在报告："王后被毒死了！"大伙儿七嘴八舌地重复这句话，每个人都摹仿着无形信差的话："毒死了，王后被毒死了！"死者的儿子跟着大伙儿一齐说；他也象大伙儿一样，听见有人在这么说。

突然发生了一种新的动作：他们彼此伸出手去。这是未经约定的一种宣誓，要替珍妮·亚尔培报仇。她的儿子握着他的朋友：杜巴塔、摩尔内和道宾芮的手。他特别用手指紧握

了道宾芮一下，这是表示：关于昨天翻倒梯子和妇女们吵架的事情，让它过去吧，咱们要重视今天的事情，咱们中间没有什么不可和解的。这就是生活，咱们要携起手来对待它！亨利也握了他的仆人达马涅克的手，因为他方才那样粗暴地训斥了他。这时发出了一种声音：

“哦，上帝，你就显圣吧！”最初是杜勃勒西·摩尔内独个儿唱，因为他在众人当中是爱走极端的，他的心里蕴藏着最不宁静的道德感情。在他重复第一行的时候，有好几个声音唱和，但是在他念到第二行的时候，大伙儿都唱和起来了。他们从马背上下来，手牵着手地唱，这群人也许除了上帝而外，什么也不瞧，他们也是朝上对着上帝唱的，仿佛在表示大风暴的来临！

哦，上帝，你就显圣吧，
忽然敌人那边
一点影儿也不见了。
但愿他撤除他的营帐，
一切仇视我们的人
都死在你的眼前。

她最后派遣的人

他们把歌词一口气唱完，这时却等待年青的领袖说一句话。在这儿异邦的乡间大道上，他现在是那瓦拉的国王，应当

告诉他们：到哪儿去，做什么。杜巴塔俯身向着亨利，压低嗓子说："您的母亲不过是第一个人。其次就要轮到您自己了。咱们回转去吧！"

"把您的人集合起来！"摩尔内叫道。"本教的人将从王国各地涌到这儿来。咱们要象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开向那犯罪的宫廷。"

道宾芮说得安详多了："您自己一点儿也用不着害怕，陛下，只要另外一个人还活着。"其他的人瞧着他，他继续说道："这个人已经牺牲了他的生活，我知道，而且也听到他夜里对他的妻子——大将夫人说些什么。"于是他开始预言柯里尼和他夫人的谈话。

因为阿格利巴是诗人，所以他可以设想大将夫妇俩夜里的谈话，恍如他自己在场一般。"要是你认为没有什么东西使你动摇，"大将向大将夫人这样忠告，"那末，你就扪心自问，是不是在所有的人都变节、而你被人唾骂一事无成而遭到流放的时候，仍然坚定不移。你瞧，就连那瓦拉国王也变节了，要跟咱们女仇人的亲女儿结婚。"

这话说得太过火了。亨利佛然变色。"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阿格利巴，要是你坚持听到过这样的话，那末，你就在说谎。我坚定地信奉宗教——咱们现在继续前进吧！"

这正合了阿格利巴的心意，因为他认为停留在中途是不妥当的，他内在的直觉越是给他指出生命的危险，诗人就越是坚持前进。

这群人马浩浩荡荡地在浮云满布的天空下前进，不过走了没有多久，就有人举起手挡着他们的去路。所有的人都异

口同声地说："王后珍妮被毒死了，"但是指不出证据是从哪儿得来的。后来再也没有人问他们是谁，以及从哪个村子来的了。得啦，他们总是沿途不停地涌来，为的是瞧瞧那瓦拉的新国王，向他吐出自己心里的话。由于长途跋涉的疲劳，好些人的愤怒都发泄完了，只是带着敬畏的表情，口里喃喃地发誓。

末了，连这一群无忧无虑的冒险者，也从这些遇合中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接着就发生了最后一次具有决定性的遇合。在一片森林转角的地方，他们出乎意外地碰见一位基督教的绅士，这是大伙儿都认得的拉·罗什福科，他是他们国王的朋友。他的情况也象那个四天赶完五天路程的人。他只向年青的国王说了几句话，但是国王立刻勒紧马缰，掉转马头。于是大伙儿都跟着掉转马头，没有问答，没有说话，就回到了勺内。

亨利首先陪着拉·罗什福科寻找一个阴凉、僻静的地方，后来在白杨树下面找到了，他叫母亲派遣来的这位使臣，把一切详细情形报告给他听。珍妮临到灵魂升天以前，把最后的世俗思想告诉了儿子。她不愿意她的儿子由于害怕而放弃旅行，关于这点，可以说她一个字也没有提过。不过她的意见始终是这样：要么，他就根本不去巴黎，要去，就得作为更强大的力量才去。她根据最近四个月来的亲身体会，向他介绍这点，而这些经验是困难和痛苦的。她曾经想过，并且用她稀有的响亮声调说出来：她亲爱的儿子的婚礼将是伟大事件的开端，不过所谓伟大，要不是对于他——就是对于他的敌人说的。最后的思想勇敢地针对着生活当中的一切危险，要把它们加以克服。她从前看到过、或者相信看到过邪恶潜藏的日子。她

叫人告诉亨利，今天却是邪恶抬头，觉得自己比道德更优越了。接着她在快要断气的时候，还把一首赞美诗中的句子献给上帝。是哪首赞美诗呢？

“哦，上帝，你就显圣吧！”

她的使臣把她的遗嘱掏出来，递给国王，国王用唇吻了它。遗嘱中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她内心的忧虑，她在临终时，再也不相信纸上空谈了。只有一点：她把可怜的小妹妹交托给他。读到这儿，亨利的眼泪夺眶而出。他直到现在没有哭过。

他一叠连声地叫道：“可怜的小妹妹！咱们的妈妈是这样吩咐的呀。”他觉得：“她应当在这儿才对！咱们现在还有谁呢？在这世界上，除了兄妹俩相依为命而外，根本没有别人了。其余的东西，只是欺骗咱们的视觉和心灵。所有的女人，什么高尚感情，什么机会难得，都是鬼话，别再耽误了！实际上，我坐失机会，错过和我唯一的亲人见面的机会。在她身上，我用不着请求爱，也用不着寻求谅解。我们是一母所生，彼此之间毫无秘密。别人说，她笑起来也象我。这个时候，她正洒着同样的眼泪，可是连她这种哭母的泪珠，一滴也流不到我的手上。这时她和我天各一方，恍如永别一样，我们不能当面倾泻衷心的哀痛，她看不到我，而我也看不到她！”

这时他听见使臣说，他的妹妹嘉德琳本想一块儿跟着来。一切都准备好了：院子里的马，城门口的车。后来她被留住了，不是用武力，而是说了许多好听的理由，直到拉·罗什福科动身。就是使臣本人，也不是他们自愿放行的，而是经过了剧烈的冲突。

“她被俘虏了吗？”哥哥问，他的干燥的眼睛，射出愤怒的

光芒，嘴巴紧紧撇着。不过事情不是这样。他们关心她，特别是未婚妻玛果，还有老太后凯瑟琳。据说，宫廷朝夕盼望的结婚典礼，已经由于那瓦拉王后的死而大大减色，不能一误再误，再让偶然事件发生了。现在决不能让未婚夫的妹妹发生什么不幸，何况她是个脆弱的女孩，说不定还从母亲的虚弱肺部遗传到了一点什么。

亨利向前俯着身子，用颤抖的声音问："难道只是肺部的原因吗？"

使臣好久没有回答，后来只好耸耸肩头。

"谁相信是放毒？"亨利问。"只有咱们的朋友吗？"

"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可以玩出什么花样来。"

亨利说："我不打算知道什么，我只有无比的恨，我要追究责任。不过太多的恨，也会使人头昏。"

这是他天然的感情，总是认为生活比报仇更重要，而采取行动的人，总是应当向前看，而不应当向后看，只看着亲爱的死者。不过他做儿子的责任是始终不变的，为了这个缘故，他还在勺内留了一整天，等候补充的队伍，本来他早就打算动身了。胡根诺教的骑兵，从四面八方涌来，有时他也派人到半路上去迎接他们。他打算遵照珍妮王后的指示，统率着雄厚的实力到达巴黎。这时他也把王后最后的旨意，传达给贝亚恩王国的摄政大臣。信写完了以后，亨利才注意到，他完全忘了把母亲有关宗教的委托加以强调，而这些都是母亲最重视的问题！他奇怪自己为什么完全把宗教搞忘了，只好补写一项附件。

那个报告王后死讯和重大嫌疑问题的信差，费了四昼夜

的时间赶到这儿。亨利从勺内到普瓦图旅行了三周。信差碰到新国王，就晕倒了。亨利制止队伍前进，开进城去，接收新的补充，他又喝酒，又说笑。不错，他也在笑。疲乏的骑兵，碰见他的时候会感到惊异：他挥着手臂欢迎他们，用他们南方的土话开玩笑。当信差带着噩耗上路的时候，儿子在梦中瞧见了母亲的新面容，这是永恒的面容——在信差没有到达以前，他正怀念着这种面容，不过，他渐渐地瞧不见这种面容，后来也根本想不起它了。他保存在记忆中的，只是那个正当盛年的女人，她以她的意志和理智来保护他的幼年，本来他应该为母亲作一副画像留作纪念，只有画像才是永久不变的。

小　结

你们瞧，这位年青的太子，怎样在跟生命的危险作斗争，这是被杀害或者被出卖的危险，然而它们却潜藏在我们的愿望中，或者甚而潜藏在我们高尚的梦想中。不错，他轻而易举地应付过了一切威胁，完全符合于他年龄上的优越条件。他也跟一切恋爱的人一样，还不明白，完全是爱情才使他失去了自由，而仇恨徒劳无益地与他争取这种自由。为了保护他不堕入别人的阴谋诡计，不堕入他本身性格上所造成的陷阱，当时还有一个爱他的人存在，一直为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人就是他平常所叫的："亲爱的母后。"



III 鲁佛宫

冷落的市街

在赴结婚典礼的途上，死者的儿子快活地左顾右盼，放辔前进。一阵风仿佛把法国宫廷里的香气吹来了：美酒、佳肴和散发兰麝香气的人，特别是女人，她们用不着咱们去邀请，而是主动地来邀请咱们。他决定博得她们的欢心，在这点上，他比别人来得勇敢，无论就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来说，他都算得是好样的，而且觉得事情是十拿九稳。就是玛果也会满意他，他会对她体贴得无微不至。这点在朋友们的面前不便承认，不过未婚妻的坏名声非但不使人讨厌，反而更吸引人。在这种情形下，年青的旅行者发现那些好奇的村姑多半是可爱的，他常常为了她们的缘故，跳下马去吻她们。使得她们跑开以后还在纳罕：一位胡根诺教的太子多么会接吻啊。

在这人数不断增加的一群骑兵当中，后面的人跟前面的人说的话可不同，而那些最后赶来的人，还对王后被害的事情怀着满腔愤怒。他们不是去参加什么典礼，而纯粹是去报仇：他们要向宫廷里的每个人挑战。他们的思想有时也传布到前面去，使得亨利和他的朋友们都激动起来了。接着摩尔内就宣称，宫廷里布置下了对付他们的最大陷阱。杜巴塔对于人类

的天性，感到绝望。阿格利巴·道宾芮明白，上帝给咱们安排下敌人，是有意来考验咱们的。亨利听了他们的意见以后，撇着嘴巴，两眼中交织着恐怖与愤怒，回答道：

“我不是为了放毒的老妇人祈祷上帝。上帝不会叫我原谅她！”

不错，正因为整个一群人的仇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有时他不得不突然发问：“难道我发了疯吗？也许我母亲的棺材还没有入土，我就赶去跟女凶手的女儿结婚！第二个牺牲者又轮到谁呢？我快马加鞭地赶上前去，这不光是牺牲我的荣誉，还会牺牲我的生命呢。一个人的身体中了毒，一定是极难过的吧。”亨利想到这点，不禁毛骨悚然，浑身都麻木了。

由于恐惧和仇恨，他就留心去听那些走在最后面的人们怎么说，他们对于这次和平旅行十分气愤：“和平早给破坏了！应当集合军队，把大将调回来。巴黎已经在他们的面前发抖了，这回应当让它瞧瞧，他们并不是什么亲爱的客人！”因此，队伍又停留下来，反复商讨了好多次，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周。后来所有的人，连阿格利巴在内，都动摇起来了，但是那瓦拉国王还是毅然下令：“上马！前进！”——他在中途，边走边唱，活象一个穿过黑森林的孩子。

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已经不能向后转了，因为这儿有第一批欢迎的人，在隆重地恭候瓦卢瓦公主的驸马，他的叔父波滂主教也在内。从这个时候起，这群桀骜不驯的胡根诺教徒，成为一位主教的俘虏，主教披着大红道袍，同他们的国王并辔前进。一天以后，七月九日，他们到达了巴黎的郊区圣雅克。他们在那儿发出欢呼，然而是一种愤怒的欢呼，因为代表新教

队伍来迎接亨利的，只有战争英雄柯里尼一人。自从珍妮王后逝世以后，这个老将军是他们宗教斗争中仅存的硕果。他们由于王后珍妮和大将阁下两个人的缘故，才没有成为被迫害的宗教信徒，而是代表一种力量开进巴黎！一下子他们兴奋若狂，把帽子抛向空中，棕色的脸上，须眉轩动，高喊他们尊贵的心爱的人，彼此互相拥抱。他们叫喊："大将阁下！"接着又雷鸣般地叫："咱们的亨利！"后一句是用家乡的拉丁方言叫的，这儿没有人懂得。

奇怪，他们虽然闹闹嚷嚷地进了城，却在街上碰不见什么人。还在部队没有注意到以前，亨利早就瞧见：那些店铺都关了，橱窗也空了。他本来希望官员们在城门口脱帽欢迎他，纵然不是全体，至少是一部分。可是没有一个市议员，也没有一个市民在场。只有一只猫从马蹄前迅速地跳过街去。一种不快之感，陡然在这群骑马的人当中散布开来，他变得沉默些了。

市街是狭窄的，大多数的房屋都显得又窄又小。三角形的屋脊，石基上撑住木柱，楼梯多半设置在房屋的外部。木柱上绘着五彩，每家都挂着圣像，只有圣像才从大门的阁楼上望着胡根诺教徒走过去，有好几次，他们听见在叫"强盗"，疑惑这是圣像叫的。

有几处教堂和宫殿，显得金碧辉煌。这不是简单的石头建筑物，它们含有魅力和诗意，跟其余的世界迥然不同。有好几个骑兵，乐得心花怒放，他们怀着幸福的心情，向那些屋顶和大门上的异教神祇致敬，甚而对那些庙宇中的殉道者的塑像也不例外，因为这些圣像好象是裸体的希腊女神。不过大

多数粗野的宗教战士是不去注意那些的。他们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打垮所有邪神的像，清除障碍，因为它们胆敢遮住了上帝的光辉。

年青的那瓦拉国王，夹在主教与大将当中，仔细注意巴黎，这个陌生的城市，他还从来没有认真观察过，他在儿童时候只是被关在这儿的一所寺院学校里。他没有忽略那些含有敌意的叫声，也发觉有些人，在不透明的窗户上，打开窗眼向外瞧。在第一段路上，只瞧见一些好奇的婢女和妓女，而且还躲藏在若明若暗的阴影中。有时三三两两地，从躲藏的地方伸出头来，闪着发光的眼睛，飘着淡红色的头发，裸露的身体部分，露出雪白的皮肤。她们就好象是这座含有敌意的城市本身的秘密，亨利转向她们，她们也转向他。啊，你们这些血肉之躯，显得雪一样的白和玫瑰花一样的红，给人以幸福之感，比异教的女神更热情，真是一片姹紫嫣红，既轻浮而又放浪，这样的花儿，只有在这座城市里盛开！骑兵们出乎意外地转了个弯，街角正有一个女人站在太阳光下，她大吃一惊，想逃开，但是已落在“强盗”国王的眼中，只好踮起脚尖，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窘得完全呆了。她的身材苗条而富有弹性，宛如从土中生长出来的禾苗，细长的手指向后屈着，脖子又长又柔软。这种紧张神情是动人的，好象是个胆怯的女人，渴望着立刻有人去拥抱她。亨利的目光碰着她的目光，她嘲弄地笑了。当他的目光不得不离开她时，发觉那是一见倾心的目光，显得茫然若有所失。后来他还常常回忆起这种情形。他心里想：“我赢得她了！还有别的人！巴黎，我赢得你了！”

当时他是十八岁。后来到了四十岁，他的胡须已经斑白，

人也变得聪明和老练了，才终于夺得了巴黎。

妹　　妹

这时候他的堂弟孔德说："咱们到了。"王侯府里的卫兵，簇拥着他们的马匹，经过前院。亨利和他的堂弟，跨上宽阔的台阶，但是孔德让他走在前面，或许也是亨利自己跑到前面去的吧，因为上面有个人儿等待着。你！只有你！他的心怦怦直跳，简直连话都说不上来了。兄妹俩互相拥抱，他在妹妹的颊上吻了两次，两人都是满面泪痕。他们都不提起亲爱的母亲，他每次瞧着妹妹的面容，总是在她的颊上重吻一次。他们默默地站着，周围武装的卫兵，从四周的门口望着他们。

年老的女郡主孔德，从一个房间里走出来，抱着亨利，作了一次祈祷。接着她就说，亨利风尘仆仆，一定累了，叫人拿酒来。他不想呆在这儿，忙着要进鲁佛宫去晋见太后。不过听见堂弟说，他的叔父——主教和其他在郊区欢迎他的人，都没有等候他，他们已经带着侍从人员各自走了。最初，他们要坚持解散胡根诺教徒的强大队伍。本来只准许那瓦拉国王带领五十名武装骑兵，可是他带来的是八百个人。孔德说：

"这已经够用来占领巴黎了。城里的人害怕得关门闭户。有个时候，宫廷对你怕得发抖。究竟你想到些什么？"

亨利回答："我没有想到这个。如果占领巴黎是正当的行为，我早就想到了。还是谈谈别的吧！我是迫不及待地要去见法国太后。"

他亲爱的妹妹勇敢地低声说："带我一块儿去吧！我是属于你的，咱们的命运是一致的。"

"当然罗！"他大声说。他在纯洁的嘉德琳面前，显得愉快而有信心。"将来咱们两人都要结婚。小妹妹，你的哥哥亨利，会给你选一位漂亮的丈夫！"他拥抱了她一下，就跑开了。

王　宫

他的队伍的人数减少了，但是在院子里和大街上，还有上百的人。他留下三十个人保护他的妹妹，自己带着其余的人骑马到王宫里去。最初越过一道架在河上的桥，它名叫"手工业者桥"，从这儿望去，面前是一座崭新的、堂皇富丽的王宫。但是后来到了"奥国街"的尽头，那座建筑物的面貌就改观了，显得阴森可怖。整个形状既象要塞，又象监狱，黑黑的围墙，矮矮的钟楼，圆锥形的屋顶，又阔又深的壕沟，沟里满是发臭的污水。一个人要走进那儿去，总是免不得有点提心吊胆，尤其是打老远的自由天空下赶来的人，更是这样。然而他非进去不可，纵然有什么不测，他也要去冒一下险。他本着无畏的精神，觉得自己能够抵抗魔法。他童年时候就曾经幻想过的那个老女巫，现在她一定还蹲在她的蛛丝网里。他的可怜的母亲就陷身在那里面去了。他自己决不能再陷下去！

马蹄踏在王宫进口的桥上。亨利还可以从容地回顾一下身后的河流，这是外面世界最后的愉快景象：天上浮着薄薄的云彩，河水闪闪发光，河面上驶着运干草的小船，河岸上的牲

口拖着沉重的东西，老百姓们又叫又笑，什么事都不知道。但是我的母亲在这儿被人谋害了：被谋害了——就在这儿！他预料自己也会遭到意外的打击，越来越想入非非，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肩头，当然是他的朋友之一，他听对方说："他们把咱们背后的大门关上了。"

他立刻就冷静和清醒了。他果然发现，鲁佛宫的人不等他的武装队伍通过，很快就把通到桥上去的路拦起来了。他的部下在外面叫嚷。他命令他们安静，叫守门人来问，听到的自然是各种借口。据说，对于新教的绅士们说来，路太窄了。"那末，就开路吧！"——"请放心，那瓦拉国王！鲁佛宫里有的是地方，可以容纳所有的胡根诺教徒。越多越好！"那些弓箭手或者火枪队，雄赳赳地站在桥边，手里紧紧地拿着武器。

亨利端详了一下他的少数伙伴：接着他就骑马走在他们的前面，计算着正好走了二十步；现在马蹄碰着吊桥的桥板。前面是鲁佛宫的宫门，又黑又厚，矗立在两座古钟楼的中间。最后进入一座拱形门，门很低，他们都得下马来，牵着马走，另一只手却自然而然地摸着手枪。亨利计算着又走了二十步，心情十分紧张。这时他来到一所院子里。

那儿的地方很窄，虽然挤满了人，却显得太平无事。看去尽是男子，有的带着武器，有的没有武器，各个等级的人都有，干着各式各样事情。宫廷侍从们在掷骰子或吵架，市民们在做生意，进出在那些设在古老建筑物下层的公会里。厨子和仆役们，也离开闷热的工作，出来舒散舒散。已经是七月间了，可是这儿的人还觉得寒冷。院子当中有一座钟楼的墙基，它本来是所有墙当中最厚的，矗立了许多年代，把天空都遮着

了。一直到了亨利的舅公——国王弗朗兹的手里，才把它拆下来。尽管这样，光线射到院子里来，就跟射进井底去差不多。所以这儿叫作鲁佛宫的井穴。

置身在这扰攘的人群当中，是引不起人注意的。亨利和他的侍从，凑巧在贵族当中找不到一个熟人。他们正要骑马冲过去，却被国王的御林军挡住了。“向后转，绅士们！赶快！你们必须回到桥那边去，马厩在外面，你们这些加斯科涅人，连马夫也没有，我们决不能够例外通融。”

这就是欢迎。亨利没有说出自己是谁，并且也不许别人说，只是逗着御林军的年青军官玩，惹得对方光了火，从口袋里拔出枪来。高个子杜巴塔立即缴了对方的械，大声喝道：“这是那瓦拉国王！”

群众当中立刻引起一片骚动，有欢呼的声音，也有吆喝的声音，他们不得不把那个少尉拖下去，因为他还在顽抗地说：“如果他是那瓦拉国王，那末，我就是波兰国王！”首先是一群看热闹的仆役被赶走了，亨利注意到，那个干肃清工作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达马涅克，他们早就认识他了。他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才使得他们相信，这是真的那瓦拉国王。因为得到老百姓的保证，先生们放心了。他们胆怯地和法国国王的未来妹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达马涅克在前头开路，那个年青的军官跟在他的旁边，显得十分惶恐不安。到了台阶脚下，他为了给自己的过分热心辩护，说：

“还不到一个月，咱们的上尉就躺在那儿，喉管给人割断了。我的前任，一个利涅罗勒人，从楼梯上摔下去死了，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尽可能地想使对方忘掉自己方才的冒犯，又低声泄露出一句秘密："恰巧凯瑟琳太后就住在上边。"他说出以后，不禁大吃一惊，停住脚步，不敢再向前走。

达马涅克引亨利到他的房间里去。贵族以御前侍从的身份，比他的主人先到一步，已经把一切安排好了，还带来了一大半桶水，桶大得出奇，国王不是巨人，简直可以坐在里面洗澡。衣服也挂起来了，这个来自外省的青年人，从来没有穿过这种衣服。丝绸上的刺绣闪闪发光，最漂亮的一套是纯白色的，这是他的结婚礼服。他懂得，这是他的母亲亲自照料做的，于是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珍妮王后没有叫人给他做丧服，在儿子看来，这就证明，她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死，而是出乎意外地突然死去了。死不是由于疾病，而是由于中毒。他觉得这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了，这时候他并不害怕。他倒要去见见那个谋害他母亲的凶手！

恶毒的女妖

他去晋见老太后，刚刚作好准备，就有两个侍臣来接他。他跟着他们走过一大段宫殿，没有人说一句话。他懂得，他们的沉默是由于小心谨慎的缘故。平常他一定要向他们问东问西，这时却沉浸在唯一的一种思想里，而这种思想就叫作仇恨。最后，他们给他打开太后的接见室，恭敬地鞠了一躬，让他一个人留在那儿。每道门口都站着两个瑞士卫兵，里面一

道门的两个卫兵，把手里的戟交叉着。他们好象是石像，明亮的眼睛盯着空中。他们既没有瞧见客人，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他尽可以大声叫喊：我的母亲中了毒！

这时他得等候，忽然灵机一动，想藏在一幅窗帘后面去，不让那个放毒的女人知道他在哪儿，等她进来他才突然出现，好使她大吃一惊。可是这时中午的阳光正照射着窗口，在一座培植得十分齐整的花园那边，环绕着那条清澈的河流，那些喧哗而不知情的老百姓，那些载在船上摇摇晃晃的干草堆，那些发出轧轧声的小车和艇子，这一切正是方才在外边跟他告别了的东西。正面一长排王宫的房屋，也落入他的眼中，而这间屋子正是长排的尽头：它是堂皇富丽的，甚而可以说是一种奇迹。整个建筑，都好象是鬼斧神工雕琢而成。庄严的巴黎，有些地方是和它的市民不相称的。这儿的气象就盖过了整个法兰西的宫廷，把它从鲁佛宫的井穴里显示出来，那儿的钟楼残墟，已经发出了陈古数百年的霉臭。总之，这儿和阴暗的古迹比起来，是光辉的正面。那瓦拉的亨利，眺望着这一切，心里明白：宫殿的主人，就是那个放毒的老妇人，她同时也是个女妖精。对恶人的陷阱，要存戒心，陷阱也可以露出华丽的表面。这个年青的基督教徒心里想，也许这是死者通过她儿子的活脑子在想："这不过是使人迷惑的海市蜃楼罢了！"珍妮王后熟悉这间屋子，她为宗教和她儿子的事情，在这儿协商过，斗争过，曾经累得筋疲力竭，也许就是在这儿有人递了一杯水给她，而那个老妖精就在水里放了毒。

亨利兜了一个圈子。他丝毫没有听出屋子里的声音，这时凯瑟琳·麦第奇已经蹒跚地走到屋子中间来了。他仅仅看出

她的一些轮廓，因为他的眼睛给阳光照耀得睁不开，而她却把青年人看清楚了，仔细地打量他。她的两只手——是藏在衣褶中间的吗？她穿着黑衣服，开始用疲乏的声调对他说话。"她倒还活着！"死者的儿子心里愤激地想。他带着厌恶的心情听她说：她是多么为她好朋友珍妮的不幸而哀悼，同时终于在这儿看见了他，也使她高兴。他相信她后面的一句是真话，不过他决定要给她吃点苦头。这时他的眼睛已经习惯较弱的光线了。真的，她把手藏起来了。凑巧她在谈话当中提到了上帝的手。死者的儿子用牙齿咬紧舌头，他差点大声要求道：把您的手给我瞧瞧，太后！奇怪，她倒真的这样作了。她把他想瞧的那双胖手从裙子里伸出来，放在她面前的桌上。

亨利气冲冲地走了几步，步伐是急促而欠考虑的。老太后的面前是一张又宽又结实的桌子，背后站着四个强壮的瑞士人，手里拿着长矛。她可以放心大胆地坐在那儿，她说话带着重浊的声音。

"您真叫我难过，青年人！才十八岁，是不是？就无父无母。您应当把我看作第二个母亲，让我来指导您的路子，年青人的步伐往往太急躁了。我知道，您会因此而感谢我，青年人，您的本性是活泼而自然的。咱们两人值得互相了解。"

这些话听来使人毛骨悚然。可以设想，桌上正放着一只放了毒的杯子，老妇人的手指悄悄端起它，而她的嘴却故意说出一些甜言蜜语。这是一种魔法，必须破除它！也许只消几句话和某种表示，就可以使那铅灰色的脸和下垂的双颊爆炸，化为飞灰。然而在这决定关头，亨利又想到另外一些东西：他在自己的感觉中，发现这个谋害他母亲的女凶手是可怜的——

就象是鲁佛宫井穴里钟楼的废址，不过是表示过去世纪的陈迹而已。不久它就会被人清除掉。也许最后她等不到别人动手，就自已坍塌了。她或者她的家族，不得不摆出空架子，好比那璀灿的王宫的正面，可是快要日过中天了。就她本人来说，她坐在那儿，只是象征着卑劣而愚蠢的过去时代。然而卑劣和过时的东西，毕竟是可笑的，哪怕它还在继续发霉发臭。尽管它事后装出种种丑态，只有使咱们对它的腐朽和没落感到可怜！

年青的亨利用清亮而有确信的声调说："您说得多么亲切，太后！当然，我还得向您表示感谢。但愿我的行动始终和您的行动一样显得自然！我将要努力使伟大的太后感到满意。"

她一定听出这种尖刻的讽刺了，他是故意那样说的。果然，她那对黯无光彩的黑眼睛，显得锐利起来，仔细打量着他的表情，这表情除了青年的勇气而外，没有什么别的。亨利在她的侦察目光下，继续说：

"太后，从您的口里，我希望听到比别人更多关于我可怜母后的逝世情况。我可怜的母后，有幸接近陛下，并且她在一切信里，总是对陛下您称颂备至。"

"我相信您的话，"凯瑟琳回答。她心里却想到最后一封信，珍妮·亚尔培居然想要夺取她的权力，这封信是她亲手拆开看过后又封好的。亨利也同样想到这封信。

老凯瑟琳显得更诚实了，简直可以说是和蔼可亲。"我的孩子，"她居然这么称呼起来。

"我的孩子，咱们不是偶然单独碰在一起。您先来看我，

做得好，也做得对，因为我正要打算叫您来，把您母亲，也就是我的好朋友逝世的情形解释给您听。一个不知道详情的人，容易把自然发生的事情，当成什么神秘而感到气愤。”

他心里想：“真装得象，”可是口里却回答：“不错，陛下，我本人也以为是这样的。凡是不久以前瞧见过我母后的人，都不相信她的生命会有危险。”

“您呢，孩子？”她直截了当地问——而且那样慈祥，只有最诚实的老妇人才做得出来。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他觉得，他正是为了这句话才站在这儿。他真想高叫：女凶手！这是他以前在精神上早想跟凯瑟琳太后算账的话。可是现在却说不出口；他的决心和仇恨遇到了阻碍，而他还看不出，这是怎么来的。“我静候您的解释，”他说出这句话后，连自己也感到惊讶。

两个黑衣人

她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她的肩头向两个站在里面一道门口的瑞士人动了一下。这两个卫兵把交叉在一起的长矛分开，同时推开两扇门：立刻进来了两个身材不同的、穿黑衣服的男子，都没有戴帽子，也没有带武器，但是脸上显出一种悲戚的自觉表情，他们恭恭敬敬地鞠躬，首先朝着法国太后，然后朝着那瓦拉国王，最后鹄立在一旁，听候太后吩咐。太后作了一个许可的手势，于是两个男子面向着亨利：

“我叫加耶尔，是从前那瓦拉王后陛下的御医。”说这话的

是高个子，他尽可能地把态度做得十分庄严。

“我叫德吕，是外科医生，”另外一个人说。看样子他很想放下那种职务上的悲戚表情。

“臣加耶尔，科学院士，奉了太后陛下的谕旨，于六月四号，星期二，赴孔德王子的府邸，发现王后陛下躺在榻上发寒热。”

亨利心想：“这是早就编好的话句，一定会拖得很长。”他坐下来。“那时您在干什么呢？”他问第二个穿黑衣服的人。“施用灌肠法吗？”

“这不是我的事情，”外科医生说。“这是他作的，”他用肘从旁边碰了第一个医生一下。

医生气得脸色发白，尽量控制着自己，继续说：

“臣科学院士加耶尔，立刻进行检查，发现王后右边的肺已经烂了。同时我还发现一种非常的硬化，猜想这是一种溃疡，它在体内蔓延，而造成了死亡。因此，我在记录簿上写着：‘那瓦拉王后陛下只有四天到六天好活了。’这是四号，星期二那天。但是在星期日，九号那天，王后就晏驾了。”他双手把记录簿呈上。

亨利瞟了那些潦草的字迹一眼，第二个黑衣人的表情向亨利暗示，第一个人的话是值不得重视的，至多只是显得滑稽罢了。这时他觉得非说不可了，于是他简单地说：

“我叫外科医生德吕，只是一个毫不知名的人，陛下还从没有听到过我的名字。至于大名鼎鼎的加耶尔先生，您无疑是知道的，他是科学院的台柱。他全心全意从事科学研究，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手艺人，只晓得用锯子来工作。他向人们

预言王后精确的死期，却不得不请教于占星学。我呢，只是在王后死了以后，才解剖她的尸体，那时我倒是发现一些显著的、无可否认的东西。不过这早就记录在伟大加耶尔的秘籍中了，因此，我也没有其他的话可以奉告，只是表明我是他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助手罢了。”他向第一个医生鞠了一躬。

第一个医生觉得自己受到尊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的确是这样，”他回答。“等到王后长眠以后，我就执行了她生前向我表达的意旨，把今天在场的这个外科医生德吕叫来解剖她的尸体。”

死者的儿子跳起来。“你们这样作吗？你们胆敢这样作吗？！”

加耶尔始终保持着那种悲戚和自觉的表情。“我不仅是遵照王后的遗旨，解剖了她的身体，还解剖了她的脑袋。因为王后的脑袋患着奇痒，担心这种病会遗传给她的子女，不管我再三地对她劝告：没有上帝的意旨是不会遗传的，她坚持要那样作。”

“拿证明来！”亨利叫道，同时用脚顿地。“要不，我一句话也不相信。”

那个男子真的取出一卷纸，把它递给那瓦拉国王，亨利瞧见他母亲亲笔签的字，这点他不能怀疑。上面还有另外的人替她写的嘱咐，也就是医生方才报告的那些话。

“你们找到了什么呢？快说，我想知道！”

这回又是外科医生开口了。“在尸体内找到了加耶尔先生所说的那些东西：腐烂硬化的肺叶和溃疡，后者破裂以后，就造成了死因。在脑袋里就是这个。”

他活象是一个变戏法的人，感到自己的手法成功，笑微微地指着摊在桌上的一大张纸，纸上画满了线条，方才桌面上还是空无一物。亨利近前去瞧，大吃一惊：纸上现出一片头盖骨，他母亲的头盖骨。外科医生报告道：

“在我锯开王后的头盖以后——”

“当着我的面，”第一个医生迅速地打断他的话。

“不然的话，头盖也就揭不下来了，当我把它揭开以后，发现头盖下面有些水泡，里面充满了水样的液汁，它们在死者生前就溢注在内层脑膜上。”

“这就是平常无法说明的那种发痒的原因，”第一个医生说。外科医生从旁边碰了他一下，嗄声地说：

“他把原因说明了，我是说不出的。只是图画是我作的，你瞧见我的手指在哪儿吗？”

但是那个庄严的高个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矮子的手指推开，后者的脸都气青了。

接着，第一个医生详细而有说服力地解说那些点和线，亨利一边听着，同时却不断用眼睛打量凯瑟琳太后。最初，她自己也留心地埋头朝着那张纸看，虽然她今天不是第一次瞧见那个东西了。医生把她好朋友的病症讲得越明白，凯瑟琳太后就越是向后退，后来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她的直背靠椅上。

“真是少有的病症，”第一个医生说。“不错，关于这种可疑的情形，我的老师和前辈会说，这是魔术。我却相信自然和上帝的意旨。”

凯瑟琳太后听到这儿点点头，目光朝着她好朋友的儿子，这是一个妇人的慈祥而诚实的表情，也可以说是干练和机警。

不过这时她似乎也没有办法，显然对于不幸的事情感到关切。“我能看透这种目光就好了，”被毒死的珍妮的儿子想——但是她是完全用不着被人毒死的。“一切显得多么自然，医生的诚实是不容怀疑的，同样，他的知识的局限性，也差不多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亲爱母亲的头盖骨下面的水泡又是怎么来的呢？由于中毒吗？天哪！但愿我能够看透这对黑眼睛，用手把握着藏在里面的真凭实据就好了！”

她几乎胜利了

他内心的斗争，很难逃开那个聪明的老妇人的眼睛，她不过是装作不知道。她的举动仿佛只在于设法减轻亨利的痛苦。首先，他向那两个医务人员打了一个手势，他们跟方才那样向上鞠躬，也带着进来时那种忧戚的自觉表情退出去了。现在她就让他考虑，差不多费了不少时间。他那陷入混乱中的仇恨，又一次集中地涌上心头。亨利想起那两封拆开过的信。信寄出不久，他的母亲就死了！他不知不觉地在屋子里来回跨着大步。凯瑟琳太后的目光镇静地跟着他，当他注意到以后，心里又觉得茫然无主。陡然，他停下脚步，站在她的面前，交叉着两臂，这种态度是失礼的。他们还从没有这么面对面地瞧过，“女凶手”这个词差点就要脱口而出。她不让他发作，就缓慢而和平地说：

“亲爱的孩子，您现在明白的事情，跟我自己差不多，我放心了。我瞧您是相信那些证据的，这样好让我松一口气。现

在咱们把悲痛抛开，还是面向着快乐的未来吧。”

“但是那个头盖！”亨利气冲冲地对着她的脸说，这张脸象铅一样的沉重而灰暗。接着他朝桌上看：那张图纸不见了，他惊异地把手放下来。凯瑟琳太后第一次露出一点微笑，但不是谄媚的笑容，而是表示：“您连这点都没有注意到啊，亲爱的孩子。”

他的失着，倒反而使他镇定下来，他立刻变得冷静了。“没有办法。她占着优势。咱们还是互相谅解吧！”这时他抛去仇恨和怀疑，好象把它们装进口袋里去一样。他由于活泼的天性，这样作是毫不费力的。他放心地坐在老妇人的对面，她点点头。“我给您预备下许多好东西咧，”她说。

亨利等待着，她又继续说：“现在咱们成了朋友，我可以坦白告诉您，为什么我愿意把女儿给您。我是因为吉士公爵的缘故，他将要做出不利于我的家族的事情。他是您的中学同学；您大概知道，亨利·吉士极力在笼络巴黎的人心吧？他做得比我对宗教更虔诚，其实我才是认真保护神圣的教会！”

说到这儿，她那对不可透视的眼睛，轻轻眨动一下：亨利忘记了，自己曾经枉费心机去猜测她的眼神，这时只好默默地陪着她一笑，因为她至少承认自己没有信仰，而这点是使他满意的。在鄙视那种假惺惺的宗教狂上，他看出了凯瑟琳·麦第奇。不过她马上又变得严肃起来。

“但是他因此却获得了教皇和西班牙的帮助。这个渺小的洛林人，可以使用他们的钱，派遣一支大军来攻击我。而且还不只是这样，要是他继续胡闹下去，就可以把巴黎的民众煽动起来。再进一步，他还可以收买凶手。结果达到什么目的

呢？就是使法国变成西班牙的一个省区。”

她忽略了，现在偶然听她说话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青年人。凯瑟琳说得忘了形，全神贯注在那种危险上。

“本来我也可以，”她低声说，“使西班牙国王满意。他怪我不该爱惜新教徒。”长久的沉默。这时她紧闭的嘴巴蠕动了几下。这种态度比说话更引起亨利的注意。她方才说什么收买凶手。这种事她也干得出来呀！不过她不需要那样作，因为她自己那双短小的胖手就最会放毒。他用炯炯的目光射着她，不久她也觉察到了。

“我对新教徒也跟对所有其他的法国人一样，是一视同仁的，”她说，又完全变得从容而自然了——只是带着沉着的语气强调道：“我是法兰西的太后呀。”

“您的儿子是国王，”他冒失地纠正道，本来他只是想起他母亲珍妮讲给他听的话，就是国王患着内溢血症。还有查理九世下面那两个活着的弟弟，一定也有这种病，而最大的一个哥哥已经因病而死了。亨利心想：“究竟这个孤独的老妇人是什么人？儿子快要一个一个地给她死光了。实际上，她对其他的法国人也和对我们新教徒一样，是漠不关心的。”他大声说：

“陛下，鲁佛是多么漂亮的一座王宫啊！不过它的一切光辉都来自您的家乡。这建筑样式是意大利的。”——还有那放毒的方法，他真想补充一句。她耸一耸肩，因为她对于他所说的两者当中的第一种，简直是门外汉。她自己也不喜爱她从前的家乡佛罗伦萨，因为她年青时候在那儿遭到不幸，被赶走了。凯瑟琳的思想中除了自己而外，没有别人，这点正是她

用来支持自己的力量。

现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青年人。“您提到国王。可是您在见我以前曾经瞧见他了吗?”

他赶快否认。她更压低声音，这时连瑞士卫兵也听不见,本来他们也听不懂。“国王有时神经失常,”阴险的老妇人细声说。“我没有把这种情形对任何人说过,不过他有狂怒阵发病,病发作的时候,他就胡说八道什么谋杀，甚而说到极可怕的谋杀。这是一种病态,”她急迫地小声说。

亨利发现自己来到一个漂亮的家庭里了，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新奇事情。那个患内溢血病的儿子的母亲,又恢复了镇静。“我其他两个儿子可是教养有方的,特别是安汝。您作他的朋友吧,好孩子！总之，您要长久跟我们一起反对洛林人！您也要领导我们的军队,这个您是会的，您要象您父亲那样,成为有用的人。因此,您才得到我的女儿。但是在她面前,您也得提防吉士公爵,因为妇女们都认为他漂亮。”

亨利心想:“她们陪他睡觉哩。您别装蒜了吧，夫人！咱们彼此心照不宣,我知道,我娶的是一位什么样的姑娘。只有我亲爱的母亲才不明白这种情形！”他那温柔的心向自己保证。

他挑衅地说:“陛下,您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才趁我没有来到以前,把吉士打发走了。”

老妇人更加从容地说:“在您举行结婚典礼那天，他又要来到这儿。不让一个年青姑娘瞧见太令人喜爱的男子，有时这是必需的。象我这么一个老太婆,就得经常监视着他啊。我要把我所有的敌人,都乖乖地留在鲁佛宫里。”言外之音,暗示

着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

她那种毫不含糊的措辞，差点使他觉得受到侮辱，尽管他自己从小就怀疑人的天性。在她看来，生活就是赤裸裸的，不带一点粉饰。不过另一方面，在谈话过程中，他对她的信任，渐渐取得优势。人家既然这样开诚布公地对待他，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毕竟无法拒绝。“至少我自己一点儿也不害怕这个大名鼎鼎的女妖，我亲爱的母亲也不是她毒死的！”这个时候如果桌上放着一杯水，他会把它一口气喝干。

可是凯瑟琳太后并没有那样作，只是比了一个手势，卫兵立即把外边的门推开，那两个方才带他来到这儿的侍臣，跨进门来。他略带几分惊讶，向太后告别，就随着那两个人转回去了。

良心不安

这次他和陪伴他的侍臣搭上了话。其中的一个，是国王的首席侍臣米奥生，这人非常谨慎，在人面前，从不泄露自己是新教徒。亨利劈头就对他说，他具有某些可靠的标记，可以让人看出，他是本教的人。亨利含笑问：

“您害怕巴黎人吗？这儿的人民大概不喜欢咱们吧？”

“如果仅仅是人民倒好了，”米奥生先生神秘地回答。

“您好不害臊！作了国王的首席侍臣，应当引以自豪才是。”

他说完这句话，就让那两个人站着，自己迈开大步走了，

因为他瞧见查理九世正在一座花香草绿的园子里，一个人逗着一群吠叫的狗玩。亨利打老远就叫查理。对方没有听见，他才忽然想起，他正置身在方才来的那间屋子下面。这儿是向阳的正面，具有无比的魅力，可以把它看作邪恶的诱惑，然而无论如何，它总是眩目的建筑。后来他也直接看出，为什么凯瑟琳太后正在适当的时机让他走了：原来他最后终于相信，她没有毒死他的母亲。当他一相信她，她立即让他走了。她把他看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却枉费心机，还是看不透她那莫测高深的眼色。这时他吃了一惊：他最初在上面跨进房间时那种情况又出现在眼前，他是以裁判人和复仇人的身份出现。他有两次，都把"女凶手"这个词勉强咽下去，不光是象宫廷侍臣那样出于小心谨慎，而是那个老妇人真的使他相信，把他弄糊涂了。他想，青年人真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总之，我算是给她迷着了！

他急忙在这儿寻找那扇熟悉的窗口。他方才还瞧得那样清楚。在他还没有辨别出来以前，窗口后面的人影忽然不见了。不过他毫不怀疑：自己受着监视。有人在注意他，看他是不是还保持着幼稚的信任。"我不完全相信了，凯瑟琳太后！我不明白一切，至少我的母后是怎样死的，我依然不明白。不过我决不会忘记，您在您本国人的两种科学——毒药和建筑术——当中，只掌握了一种。总之，您是一个女妖，一个万恶的妖怪。我要向你们领教领教，什么叫作害怕，可是我不得不笑。至于您那个胖儿子，您亲口对我说，他是疯子。"

现在亨利放缓脚步，朝着查理九世走去。查理仍然没有看见亨利。他把斜视的目光转移回来，专心致意在自己的狗

群上。有两只狗彼此下死劲地咬住不放。他鼓励它们再咬，不要松口。突然他在犬吠声中大叫：

“我不喜欢这两个畜生。让它们彼此咬死算了。”

这样接待来宾，未免有失体统，亨利正要转身走开。查理不再玩狗，在背后叫：“那瓦拉！太后——我的母亲对您说了什么？”他说话时，眼睛向旁斜视。亨利有种印象：“原来他在这儿带着十分不安的心情等待着我！”

“我们谈的多半是关于头盖骨的事情，有一次也提到什么谋杀事件。真好玩，我喜欢凯瑟琳太后，她也喜欢我。”

查理忽然变了脸色，浑身一个劲儿地发抖，快站不稳了。

“我的老天，那瓦拉。我再也不想听什么谋杀事件了！还没有多久，我有两个御林军的兵士，互相残杀死了，看样子，就象这儿的恶狗。我母后的脑袋里，总是装满着可怕的东西。”

“她也这样说您呀，”亨利顺口回答。法国国王立刻闭着嘴，甚而连身体也矮了一截。如果照他母亲那样说，他是疯子，那末，他的恐惧一定超过了他的愤怒。雪白的丝绸衣服，衬托出姜黄色的脸。到了这时，他以已故珍妮的儿子的身份，心里才引起了一些考虑。查理的良心显然是不安的。他和他的母亲，你说我是疯的，我也说你是疯的，究竟他们有什么秘密怕泄露出来呢？青年亨利又想起了朋友们的忠告：“您将是第二个受牺牲的人。还是把本教的队伍集合起来！当然是离开这个杀人的陷阱，越快越好。把妹妹接来，带着骑兵走了吧！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那样作，因为他来这儿的目的正好相反，是为了领教一番的——加以这时正有两位女郎走近前来，前头有两只翠羽缤纷的孔雀开道，好象她们用绳牵着似的。一

个是玛果，就是那个放毒女人的亲生女儿，”这是亨利脑子里最初浮起的念头。不过一转念间，他立刻觉得：“玛果长得漂亮了！”

迷 宫

他十分快活地迎上前去：“哦！亲爱的玛果！”他大声叫。查理九世惊异地回过头来，跟着，他的注意力又回到狗身上去了。瓦卢瓦公主等到亨利站在她的面前，才开口说道：“我希望您一路平安地来到了。”

“您的倩影老在我的眼前浮动，”他立刻向对方表示。“但是影子毕竟比不上真人。您这位美丽的女友是谁？”

“苏佛女士！”玛果没有回答他，就命令道：“您把鸟儿带回去吧！”宫嫔接着拍拍手，孔雀真的就回到她的面前去了。她还有的是时间，给这乡下来的青年男子下个判断。她的眉毛一扬，露出一瞥嘲弄的目光：这是一个容易受妇女摆布的俘获品。“他在公主的手里，也跟在我的手里一样！”她心里想，随即踏着轻盈的步子转回去了。

“她的鼻子太长一点，”亨利等到宫嫔走了以后才说。

“我的呢？”玛果用责备的语气问，因为那个宫嫔的鼻子并不长，只是比她自己的鼻子更直一些。他发觉自己说溜了嘴。

“有一点没有错，”他说，“玛蒂尔德是薄嘴唇。”

“她叫夏绿蒂。”

“您瞧，到底还是把名字告诉我了。”他对于自己的胜利十分得意，因为他分明觉得玛果不以他为然。“我爱更柔和一些的嘴，牙齿也要更大、更光彩一些。”这时他打量她的嘴，忽然正视着她的眼睛——她心里觉得他不大胆，不够大胆。他的目光露出脉脉的温情，他试图通过这种目光来拥抱她，但是由于礼貌和尊敬的缘故，他不敢把她当作街角上卖弄风情的妓女那样来拥抱。这个大腿丰满的玛果，竟长成一个略带几分娇羞的女郎了！因此，他并没有用突击的方式去占有她，她也发现不出他有那种一见倾心的目光，而是显得有点忧郁和茫然。“这个女凶手的女儿，居然在她母亲作恶的时间变得漂亮了！”他带着疑虑的心情在想。

她想：“他在偷觑我的大腿呢！”因为她和他都还记得两小无猜的情景：她在秋千架上答应将来把大腿给他瞧，而他当时就想瞧。可是现在有什么东西阻隔着他们，使他那样疑惧呢？这时她那张雪白的脸，显得象天空一样自然。亨利不及他亲爱的母亲，分别不出天然和人工的美容。再说，珍妮认为这个姑娘的身材是没有缺点的，儿子的看法也是一样，而且他并不嫌玛果公主的腰缠得太厉害一些。同样，他也无法预见，她的脸颊将来会向下垂。尽管她早就不象赛会时那样满身珠翠，可是在他看来，仍然是一个花团锦簇的美人儿，令人目眩神迷。

他想：“让你摆出公主架子吧！不久咱们就一块儿睡在床上了。”

她那骄傲的头脑里在想：“我还要跟吉士睡觉吗？我想不会了，因为我喜欢这个小伙子。他虽然来自乡村，却是一个太

子，他的母亲这样说过。”

他想："玛果，玛果，你不会再跟吉士睡觉了，因为我将要充分地照顾你。"

这时她早已开始用拉丁语同他客套起来，对他的出征和战绩，淡淡地称赞了几句。他也用同样的语言报答她，对她的学识和教育以及大方的仪态，表示敬意。每个人都在尽量把话说得十分圆满，但是同时心里却想着别的东西。

忽然她改变了话题。

“您跟我母亲谈过话了。”

他吃了一惊，好象被人猜中了心事一样；因为他不管怎么说和怎么想，感情始终不变："女凶手的女儿！"

“两个人私下对谈，”她说。“我相信是谈到一个痛心的问题。我衷心表示同情。”她那涂上蓝膏的眼睑眨动了几下，最后沁出一颗晶莹的泪珠。他立刻抓着她的手，低声说："请您离开这儿吧！"因为他猜想，她哥哥查理的斜视目光，正在背后注意他们。他体贴地牵着她的手，跨过园径，但是还没有达到篱笆下面，他就急忙地问：

“您最后瞧见过我的母亲吗？她是怎么死的？啊，您快告诉我吧！”她呢，自然是默然无语。

“但是您知道，人们在说些什么吗？”他逼紧一步问她。“您就对我表示您的看法吧！您不肯吗？啊，玛果！真可惜呀。”

她没有回答，他们跨进两垛高篱笆的进口处，这儿是一座迷宫，就在阳光照耀下，也是黑洞洞的。但是他们的感觉提醒他们：这时他不应当仔细端详她，她也不应当仔细端详他。他边走边偎着她的肩头，每步路都碰着她的身体，她感到他在她

的脖子边呼吸。

“我正处在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在黑暗中摸索，找不到出路。”凑巧他们正迷失在狭窄的螺旋路上。“我总是常常想到你！”他说，忽然浑身剧烈地一震，她停下脚步，瞧着他：他的眼里包着泪水。这无疑是真实的表情，不过同时他也期待她终于受了感动，把真话说出来。

“我自己可是什么也不敢断定，”她开口说，激动地呼吸，忽然又把话顿住了。

“不过您总有理由可以推测，至少有点根据吧？”

“没有！没有！”语气在恳求他禁声。结果徒然。

“咱们要结婚。您明不明白，为什么我没有吻您美丽的面孔，没有揭起您的裙子？因为您对我保持着一个秘密，这却压倒了一切。”

女郎只是叹息。他还不肯放松。

“我今天对您的热情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只能爱一个人了！”他大声说，心里也在作这样想：“玛果！玛果！您也许是谋害我母亲的那个妇人的女儿。”

一片寂静，只是这些话句的尾声，使他们深刻地吃惊。女郎最初哽噎得说不出话来。她懂得了，她对于这个可怜的珍妮的儿子，有了什么一种新的、无比的价值。天呀，她成了一个多么不幸的人，简直成为悲剧中的要角了，其实就她本身说来，她却是一个相当善良的姑娘。要是她不能控制自己的热情，一定又会挨一顿打。她只晓得，这个宫廷里面把杀人当作家常便饭，谁要是妨碍她的母亲，谁就会被清除掉。她自己天真烂漫地生活在里面，常常在发生谋杀的地方谈情说爱。

“您也许是那个妇人的女儿，”他重说一遍，这只是对自己内心的恐怖而说的，用来警告自己正在奔放的热情。

“也许，”她接口说道，带着极不肯定的语气。实际上，她虽然没有证据，却完全相信，这件事情的发生，也象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她不象他那样还在疑信参半——因此，她心里难过，要是他一旦有了确凿的证据，当着她的面提出控诉，她会更加难过。他没有防卫，眼睛是那样柔和，她自己的母亲把他的母亲毒死了，他正要为了她的缘故而忘记那件事情。这一切，特别是他那样清白无辜，使她痛心，她的心剧烈地跳动，她等待他最后认起真来，扑到她的身上去。

他真的预备那样作，臂已经抬起一半。忽然在最后一刹那，他惊叫起来，她也伙着叫，只是因为这时他的感情完全把她感染上了。她根本就没有瞧见他瞧见的东西。他的目光偶然迷失在绿荫深处，仿佛有个人影从那儿出来，想走到他们的中间来。这个十八岁的青年，完全失去了理智，高叫：“妈妈！”

他也弄不明白，究竟这种错觉维持了多久。但是他一下子抱起玛果，把这令人陶醉的躯体，贴在自己的胸前，她也趁机紧紧地偎着他，在啼笑声中，她说出下面的话：

“那儿只是一架穿衣镜，使人在这曲折迷离的地方，更加迷惑，其实你除了我——你的玛果而外，压根儿就没有瞧见什么人来。现在我在这儿，因为现在我爱你！”

她心里在想：“有两颗泪珠掉在我的脸上了，糟糕，咱们得瞧瞧，脸上的脂粉是不是还承受得住。”

他想：“她不会再要吉士了，”于是伸手去撩起她那张开的宽大衣裙。人们往往在激动得最厉害的时候，也难免动作

粗俗。

不过这些不纯洁的思想，好比无主的船，飘浮在汪洋大海上，这是一片热情之海。无限的轻怜密爱和儿女浓情，都导向那澎湃的风涛中去。咱们要跳到这个海里去，再也不会有人听见咱们的声音了！他们就这样紧紧地偎傍在一起：这是千金难买的一刻，也是永远难忘的一刻。就是将来他们老了，偶然见面的时候，彼此互相嘲笑或憎恨，但是忽然也还想起，他曾是迷宫中的男子，她曾是那沉闷窒息的走道上的女郎。

玛果首先挣脱开他的手。她简直累得喘不过气来，她从没有领略过这么多的感情。亨利也不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有一瞬间，他觉得方才发生的事情是可耻的，他差一点笑出来了。难堪的情绪，继着放浪行为之后而来，他们继续迷失在狭窄的螺旋形的走道中，玛果也找不到出口的地方。后来在无意当中发现出口就在面前，她拖住亨利，说：

"可惜不成呀。我不会跟你结婚。"

从童年时候起，她第一次叫他是"你"——然而只是用来说出否定的话。

"玛果，咱们应该结婚。事情就是这样，"他用合乎情理的语气回答。她反对道：

"你方才不是瞧见，有个人要走到咱们中间来吗？"

"咱们的婚姻是我的母亲亲自促成的，"他迅速回答，免得她再节外生枝。她累得直喘，说："咱们以后会忍受不了。"

意思是说：热情伴着这么多的阴谋、过错、嫌疑和圈套，而且死者还把她那可怜的面孔，插入到咱们的接吻当中来！本来，玛果只要高兴，她可以用拉丁语来表达这种意思。但是她

这时感觉不到一点骄傲，所以也表达不出来。她变得谦卑了，这对于一向自由放任惯了的瓦卢瓦公主来说，还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基督徒的义务感，在她的心里觉醒了，同时还有那种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座迷宫里，玛果遇到了太多的古怪事情，她认为不能长久拖延下去了，于是就说：

"你应当离开这儿，亲爱的宝贝。"

"你的口这样称呼我，反而要我离开你吗？"

"这儿是一个伤风败俗的宫廷。我研究科学，是为了眼不看见心不烦。我的母亲只相信她的算命家，他们向她预言了珍妮王后的死，也许他们是从别的方面受到了委托。谁敢担保，他们将来不会再向她私下说些什么呢？"

玛果对于将要来到的事情，似乎有种预感。她不愿引起对方对她母亲的怀疑，却把责任推在算命家的身上。"赶快走了吧！"

"这意味着我在害怕！"他生气了。"如果我跑开，就只好用大衣蒙着头，没有脸再见巴黎人了。"

"您这是毫无意义的骄傲啊，殿下。"

"您，我的公主，说话却是口不应心。难道您不是为了吉士公爵的缘故吗？"

好心反而引起误会，玛果公主气冲冲地瞪了这无礼的人一眼，不等他有思索的时间，就三步并作两步，跨到出口外边去了。

欢迎舞会

最初，外面的阳光还有点眩目，但是亨利仍然瞧见她走得不远。她的王兄把她捉着了，紧紧地拉着她的臂，她疼得变了脸色。这时他气呼呼地对她咆哮，不过别人听不出说的是什么。显然他听见了他们最后吵架时说的话。至于他们以前说的一切，他可是毫不知情。青年亨利回想起来，不禁大惊；从他的胸口冒上一股热腾腾的气，好比岩石里喷出来的泉水。她也有着完全同样的感觉！她徒劳无益地对他抗拒！

后来，玛果还是从她哥哥的手里挣脱了。她带着自豪和愤怒，在查理的面前站起来。

"陛下，您要强迫我接受一个胡根诺教徒作丈夫，是办不到的。我从来就不赞成您那一套阴谋诡计。众人都知道，我奉的是什么宗教，我也要维护这个宗教。"

查理九世最初看见自己亲妹妹竟这么顽强，不免感到惊异。她居然胆敢把他们母亲——凯瑟琳太后的计划，叫作"阴谋诡计"！后来他改变了态度；加以这时又有亨利在场。他大声说："因此，你用不着害怕，我的胖玛果！你可以在胡根诺教徒那儿信奉你的天主教。"他又悄悄地说了几句似乎是恫吓的话；也许提到了他们母亲的名字，因为公主的眼睛胆怯地瞟了楼上的窗口一下。这么一来，哥哥看出她的抗拒已经结束，于是挽着她的手，踏着稳定的步伐，把她带到那个为她选定的丈夫的面前。

“我现在把我的胖玛果交给你了，”查理九世对亨利·那瓦拉说。

他不等局促的情况发生，又抢先说：“那瓦拉，咱们彼此还没有招呼过，方才我在注意我的狗。现在咱们用适当的方式来弥补吧。”

他立刻离开二十步远，拍拍手——这一定是事先就布署好了，而且准备得十分周到。亨利和玛果，两个莫明其妙的人，只好听他一个人从容摆布。至于在幕后指挥一切的，当然另外还有一个人。

从鲁佛宫的美丽的花园正面，走出两队盛装的男子：一队朝着法国国王的方向，一队朝着那瓦拉国王的背后走去。沿着王宫周围，是兵士们的警戒线：左边是瑞士卫兵，右边是法兰西御林军。他们一个劲儿地擂着鼓，等到所有的绅士都来到自己的岗位上。跟着，就从最前头的大厅里，响起提琴和笛子，奏出一片隆重而悦耳的乐声。

这时中门敞开了。一大群美女涌现出来，但是她们都众星捧月似地，环绕着那两位高贵的公主。两位公主也觉得自己的珍贵，翘起蔷薇色的指头，踮起脚尖，一步一步地让人搀着，好象快要被风吹倒了。那是玛甘莉特·瓦卢瓦和嘉德琳·波滂，尽管她们的步子那样熟练，她们的动作却显得急促而烦躁。随着音乐的拍子，她们穿过了绅士们的行列。阳光把两位公主从头照到脚，头上的珠琲，衣上的金线，凝脂一般的皮肤，都发出奇辉异彩。她们停下脚步，面朝着那即将开始的国家大典。在这种情形下，她们本身也不过成了次要人物和点缀品，大约她们自己的心里也明白了。骄傲的瓦卢瓦和

天真的波滂，都觉得好笑，彼此用指头轻轻地对捏了一下。

亨利和嘉德琳，兄妹俩的目光也碰着了。他们大概是在说："别忘了咱们波城的小王宫、蔬菜园和那些荒山野岭！那儿真没有这样多的臭礼节！当心，咱们必须学会这玩意儿。你的漂亮衣服是哪儿来的呢？还有你的呢？除了咱们亲爱的母亲而外，还有谁！"

这种目语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查理九世已在开始他的盛大典礼了。亨利听见背后有人在说话，不是道宾芮、孔德，就是罗什福科，或者年青的莱朗。"陛下！"有人低声叫他。"请您一切完全仿照法兰西国王的做法吧！"

"这真是破题儿第一遭！"他回答，同时发现查理九世把这件事情干得十分内行。查理身上穿着白绸衣，头上戴着有羽毛的礼帽，脚上穿着短裤和长统袜，他只跨了一步；这是给他的两个弟弟——安汝和亚利松的暗示，要他们紧跟在他的背后。同时这也意味着：我和我的家族，显得多么尊荣和高贵，于是这早年就衰歇的瓦卢瓦家族，一下子又显得朝气蓬勃了。这时音乐给管吹乐器的声音加强了。声音是优美的，也是庄严的——一直吹到擂起了新的鼓声。

在国王和他那些鲜衣华服的侍从们的头上，在这珠宫贝阙般的王宫上空，是一片云淡风清的天。乐声向远处飘扬，特别散布在塞纳河上，河水被一段荒芜的河岸，跟御花园的墙隔断了。已经有一些步兵爬上河岸，其中身体最结实的几个人，还想冲过墙来。卫兵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戟杆把他们驱走了。凡是那些对这伟大场面一饱眼福的人，就快活非常，甚而连影儿也没有瞧见的人，也伙在一起闹嚷。

不过在鲁佛宫花园南面的楼上，有一扇窗轻轻地开了，没有人听出它的声音，从窗隙当中，露出一张铅灰色的老脸。这张脸上长着一对黑炭似的眼睛，它打量自己设计和导演的戏剧在下面进行得怎样：天主教的国王跟胡根诺教的国王联欢，国王的两位御弟也参加了，而且还有那么多盛装的侍臣。“让那个矮小的贝亚恩人和他那些穿破衣服的侍从们开开眼界吧，相形之下，他们真不知道成了什么，这么一来，可以加强他们对咱们的信赖！”那张铅灰色的脸在想，同时紧绷着肥胖的两颊。

只有玛果站的地方凑巧，可以望见楼上的情形。尽管她还不明白什么原因，然而已经料到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叫我怎么办呢！这件事不是出于我的本心，而且也不会有好结果。要是我再让事情发展下去，一定会遭到不测。偏偏现在又要我再跟吉士好，其实从今天起，我已经跟他一刀两断了，他们的意思是不让我真正跟亨利结婚，但是我爱他就象爱我自己的生命一样！”

只有玛果一个人，在内心上从事推测和斗争。所有的人，包括她心爱的亨利在内，都专心致意在这种表面的仪式上。不久这种仪式也把玛果的注意力吸引着了，这证明表面的活动总是比内心的呼声更强。她的亨利正在观察各个方面。除了楼上窗口那张面孔而外，无论什么东西，比如：这珠光宝气的王家气派，各式各样的人物，甚而连老百姓怎样偷偷地参加这出舞剧，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他把这叫作伟大的典礼，他感觉不到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他始终保持着批评性的讽刺，任何表面的活动，都禁止不住他那样作。他注视着那些人

的面孔，看出他们都是被人雇佣、指挥和收买的。

他摹仿着查理的一举一动，照样踏着拍子，摇摇摆摆地，进一步，退半步，使步调更长、更显著。他背后紧跟着他的堂弟孔德，这是他家在这儿唯一的亲人。每逢法兰西国王和他的御弟，举手邀请，或者按着胸脯，或者对众脱帽，亨利和他的堂弟，马上如法炮制，而且两人的服装也十分漂亮，从他们这方面说来，是绝无仅有的了。两组人向前移动，配合着音乐，开始一种宗教式的舞蹈，他们赞美的自然是王室的尊严和神圣。可是彼此越是靠近，整个场面就越不调和，个别细节显得跟整个场面不相称，使人感到失望。特别是那些做作的面孔，越看越叫人生疑。

"德南塞绝不是我的朋友。咱们得当心他！他是禁卫军的上尉。我已经瞧出来了，要是他不是奉命做出敬畏的笑容，一定会是另一副面孔。主要的是尽量引起他们的敬畏，用不着再玩这套跳舞的把戏。这些面孔都表明：他们绝不会忘掉咱们，咱们也绝不会忘掉他们。另外一个微笑的人，不是叫什么毛雷佛吗？"

"堂弟，那个人是不是叫毛雷佛？"

"他也会叫'微笑'呢；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对杀人比舞蹈更喜欢！我得当心这个家伙。"

这时只要个人方面偶然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情，比方说，感到自己受人轻视，就立刻可以打破表面上的一团和气，把礼节抛在九霄云外。不幸这种事情果然发生了，亨利向对方走近以后，就发现一些躲在后面的人，在嗤笑他们。他马上明白，那些宫廷侍从们，在夸耀他们的服装，笑他那些褴褛的侍

从比不上他们华丽。他一直担心着这件事情，因此，让自己侍从里面穿得最好的人，围绕在自己周围。但是人数不多，他们一旦接近那派的人，就再也掩盖不住皮上衣的破旧痕迹和鞋上的泥土了。这些人在大桥的门口等了许久，最后才得到允许，挤入这可憎的鲁佛宫——当然，进来的还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人。他们的面容不是做作的：显然经过日晒雨淋，比不上宫廷侍从那样光滑，但是显得严肃而虔诚。那一边是浮夸的气派和仪式，这一边是毫不掩饰的贫穷，他们是有所求而来的。他们进行战争，是为了生存，但是也有些人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一些，他们有时把这叫作宗教，有时可把这叫作自由。

亨利觉得好玩，这是他来到这儿以后的第一次。他真想哈哈大笑一番，也许比那些冷笑的宫廷侍从更有理由。不过他没有笑，只是走上前去，挺起胸膛，站在查理的面前，然后把上身俯到脚上，用右手在地上画了一个半圆。他在法国国王的左边和右边作了两次，最后还在他的背后来了一次，查理伸手抱着这个调皮鬼，在他的颊上接了两个兄弟般的吻，同时悄悄地用拳头碰他的胁下。他们两人心里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套臭礼节的把戏，早在一个七岁和一个十二岁的时候，就表演过了。

“你还是一个小丑，”查理说，这话除了亨利而外，别人是听不见的。接着查理就郑重其事地介绍他的两个御弟，好象亨利没有跟其中之一同过学，后来还作过战似的。其实他跟这两个人干过不少调皮捣蛋的事情。这时鲁佛宫的正面，有扇窗轻轻地关了，因为庆祝会的目的已经达到，把戏也玩够了。“这个从乡下来的青年，现在一定对咱们这个有点奇特、

然而并不算坏的家族，获得某些印象了吧，"老妇人这样想，她自己也有她的幽默。

现在乐队当中其他乐器的声音都低下来了，只有竖琴的声音悠扬悦耳，这是给女士们的暗示。首席侍臣米奥生，特别向她们招呼，以免她们忽略过去了。她们正在准确地移动步伐，前头是两位公主，翘起蔷薇色的手指，彼此几乎接触不到，她们的脚也只是表面上在摇动。她们率领着两行如花的少女，来到两位国王的面前。两位尊贵的公主，慢慢屈下膝去，或者看来似乎在屈膝，因为一切都不过是示意，就连对法国国王行的吻手礼，也是一种示意，而查理的高贵态度，简直是无法摹拟的。他仿佛伸手搀起他的妹妹，跟着就把她领到她的丈夫——那瓦拉国王的面前。这一回他再也不说：我把我的胖玛果交给你了。

查理本人，让年青的嘉德琳·波涝跟在身边。他和她一起揭开舞蹈的序幕，队伍按照庄严的音乐节拍，围着花园直跳到鸟房。这儿可以看到"来自岛上"的各色禽鸟，在阳光照射下，显得五彩缤纷，就和两位公主一样。最罕见的是那鸟埘，这得指点给客人们瞧瞧。它真的引起了注意。"嘿！"一个胡根诺教徒叫。"我倒打算带这只说话的鸟儿去，不过它要会念弥撒才行。"他的伙伴们哈哈大笑起来。另外的人却没有笑。

这些"岛上来的"鸟儿，还不光是会说话，特别是那些最小的、各种颜色的鸟儿，叫得最响，简直把其他的鸟声压下去了。围墙终于给步兵们爬过来了，许多人蹲在墙上，欣赏贵族们的戏剧，大声欢笑。但是绅士们、女士们和鸟儿们，都离墙不远，于是那些卫兵着了忙，赶快上前去阻拦。有个小伙子，好象打

算跳进园子里来，给卫兵们打退了，这回用的不是戟杆，而是锋利的戟尖，他叫了一声哎呀，就摔在墙那边不见了：这只有少数几个人瞧见和听见。亨利和玛果注意到了。

“这是开始流的血！”亨利对玛果说。

她的脸色变得比粉更白了。

“真是好兆头！”她惊惶失措地说。

亨利大声说道：

“这一切鸟儿，使我想起烤鸡，咱们当中有好些人，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

他的话博得他的饥饿侍从的喝采声。宫廷的侍从们，却恭候他们的国王传谕，才开始散开。

到会的人，立刻在下面分头走了。国王、公主、王子，其中也有孔德和女官夏绿蒂·苏佛夫人，他们跨上一道狭窄的楼梯，这是那有名的、接见秘密客人、施行赏罚的密径。侍从们就跨过外面普通的宽大台阶。

御　宴

筵席分设在第一层楼的大厅里，给两位国王特别设了一席在正厅，给绅士们安排了许多席在前厅。两位公主的侍从美女都不见了；人们没有吃完饭以前，也不大去注意。后来到了兴高采烈的时候，她们才又大量涌现出来。

那瓦拉国王倒了满满一杯酒在汤盘里，法国国王和公主，都觉得十分纳罕。他却若无其事地大吃大嚼，同时丝毫不管

座上的交谈。他只希望听见外面的谈话，就是他自己的人跟宫廷里的人在谈什么。可惜音乐声音太响了。

另一个大厅里，有一个名叫毛雷佛的人，对于邻座客人——高个子杜巴塔身上那件穿破了的皮上衣，表示肃然起敬。宫廷侍从诚惶诚恐地请教：究竟这件粗皮衣服经过了多少次战斗。新教徒杜巴塔，既不惯于幽默，也不懂得虚伪的客套，就利用这个机会，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在马上的时候多。但是一个人如果老是骑着马在地上跑，总有一天会走向死亡。虽然咱们不在一起跑马，毛雷佛，可是咱们会在一起死亡啊。"他说到这儿，干了一杯，同时也要求对方干杯。

摩尔内滴酒不沾，让他的对手德南塞一个人昏头胀脑地尽灌。"我们本来可以占领巴黎，"摩尔内大声说。"可是我们却这样和善，居然结起婚来。"

德南塞上尉一时忘了形，伸手去拔剑，但是被米奥生和道宾芮阻止了。

"您真要刺死我倒不坏呀，"摩尔内隔着桌子叫道，"我的宗教是真的！"他这样说了以后，才敞开肚皮吃起来。摩尔内尽管一时激动，视死如归，可是上帝并不让他牺牲。他那苏格拉底式的面容开朗起来，投入座间的谈笑，每个人都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幸福的道德君子。首席侍臣米奥生，对在座的宗教英雄们表示歉意，这时道宾芮质问他，为什么那样不热心，玩弄两面手段。"邪恶的人，蛮横地统治在咱们头上，裁判咱们的，是上帝的敌人。可是您——米奥生，本是咱们当中的一员，却去侍候他们。难道说，一个人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吗？"

诗人越过那怒气冲冲的德南塞，其实德南塞并没有留心他的话。首席侍臣只是耸耸肩头，他当着一些好管闲事的人，不便说出自己的心事。一个新教徒，然而同时又是天主教国王的首席侍臣，这可以使他在宫廷里尽量做些有利于本教弟兄的事情。他们攻击他，这倒是他意料中的。

道宾芮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意见："有些人叛变了上帝，又出卖了我们。我们丧失了财产，甚而还丧失了信仰自由。我们只剩下一样东西：就是跟基督和天使们完全成为一体。然而这就是快乐、自由、生活和荣誉！"

这些话对于那位有耐性的侍臣来说，也太过火了。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不安呢？是怪他叛变，还是道宾芮夸耀的精神胜利？米奥生跟德南塞换了椅子，坐在道宾芮的旁边。

"这些胡根诺教徒只会祈祷，"德南塞气呼呼地向毛雷佛说。毛雷佛回答：

"低声点，低声点！他们也会流血啊。"他有一只朝天的尖鼻子，两只眼睛紧紧地挤在一起。

坐在这边角落里的，尽是宫廷里的绅士。原来混坐的行列，在宴会进行当中，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阵营。席桌下首的尽头，新教徒集合在一起，在他们和天主教徒的中间，露出一段空地方。米奥生忽然发现自己是在老朋友当中，跟新朋友隔开了，他的脸色苍白，但是他的荣誉感战胜了；他留下来，说：

"凡是在这儿呆久了的人，就会动摇，最后就会怀疑这句话：只有咱们在上帝面前是公正的。您放心吧，"他急忙地说，不让道宾芮打断他的话，"您不会遇到什么不测，可是您那

年青的国王就很有可能。我似乎觉得，他爱生活与爱基督和天使们不同。”

“咱们不应当怕死。”道宾芮在口头上仍然不肯放松。“死是咱们战斗的归宿——要是咱们被火焰烧死了，火焰就会引导咱们飞向那朝夕盼望的永恒者的宝座前去。”

话是漂亮的——不过道宾芮丝毫也没有想到死，却深信自己还会活得很久。正是这点，使沉静的米奥生捉摸不定。他严肃地注视道宾芮，一直等到对方觉得这不是席间应该谈的话，也不是宗教启迪性的谈话了。

“道宾芮，如果引导咱们飞向永恒去的火焰，不是在二十年内，而是明天就燃烧起来，也不是在地球上某个陌生的地方，而是在鲁佛宫里，你又怎么办呢？”

没有人打断他的话了；他可以在喧嚣、闹嚷和杯盘相碰的声音中，放心大胆地说下去。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事实比信心更有力量。这儿的人差不多都准备好了，不过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为什么呢？这点我连对自己的灵魂也没有泄露过。无论如何，先要等结婚典礼过了。你们的国王和我们的公主，他们是那末动人的年青人，就连万恶的匪徒，看出了他们的感情，也下不了这狠心。你去告诉你们的人吧，别再向宫廷和老百姓当中的任何人挑衅，这是最后关头，也是最后的时刻了。不然的话，咱们当中不久真就有些人，要飞到那朝思暮想的永恒者的宝座前去。”

他站起来，再低头结束自己的谈话。“我差点说得太多了。”

他只是两鬓的头发开始斑白了；可是他的肩头隆起，似乎

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现在首席侍臣回到法国国王的侍从当中去。只有那个眼睛挤在一起的尖鼻子毛雷佛，仔细盯着他，不让他先开口，就说：

"米奥生，你跟胡根诺教徒套上交情了，而且也说得太多了。"

这时两个男子面对面地站着，不错，他们笔直地站在那条小过道前面的灯光下，过道把前厅和正厅联起来。那儿坐的是侍从人员，这儿坐的是国王，亨利坐的地方恰巧对着过道，他瞧见了那两个男子。他瞧见米奥生的侧面：斑白的头发和隆起的肩头；但是瞧见另外那个人的正面，这使他沉思起来。他正在跟法国国王谈话，忽然把话顿住了。查理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瞧出了是什么人以后，就紧皱起双眉。

"亨利兄弟，"他很快地说："您身边的人儿却比您在那儿瞧见的东西美好得多啊。"

这自然是真话，因为玛果正坐在他的旁边，她那动人的容貌使他陶醉，她的声音是低沉的、匀称的，说话既彬彬有礼，有时却又风趣横生。他们两人心心相印，至于那种古典式的结婚吉利话儿，就她这么一个高傲而有教养的女郎来说，是不能轻易启齿的，可是她却顺口说出来了。甚而座客当中，不时有人从旁帮凑几句，奉承一番。夏绿蒂·苏佛女士，表现得放浪而又妩媚，灵活的小鼻头，弯弯的细眉毛下，闪动着一对机智的眼睛，额头很高，四肢显得弱不禁风，不过最后这点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她的本性决定她在恋爱当中很有能耐。关于这点，她和亨利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了。

哦！他多么爱玛果·瓦卢瓦。他一听见她那低沉而略带

迟缓的声调，就打心坎上起了震动，扩展到胸口、脖子，连眼睛也潮润起来了。他总是隔着一道纱幕去观察他感情的对象，这好比是一种还在希望状态中的幸福。有好几次，他差点从自己的座位上滑下去，跪在她的面前，这样倒反而会使他的感情好受一些。可是当着众人，他又拉不下脸来。查理九世已经醉了，忽然心血来潮，想跟"胖玛果的爱人"开开玩笑，同时他的两个弟弟：安汝和亚利松由于坐得太久而吵起架来。亨利也一个劲儿地在应付法国国王。他的堂弟孔德在背后碰了他一下，这是给他的警告。这时国王的两位御弟已经由于斗嘴而变成动武了。人们不得不把他们分开。

安汝的脸上流着血，退到桌子那一边去，他向堂弟那瓦拉说："咱们在会战当中，你倒是一个正派的敌人，可是我总算是把你打败了。"

"这不过是由于你的信啊，安汝。你写得那样装腔作势，活象是个西班牙人。我干脆就给你那种笔调吓跑了。因此，我发了寒热，不能战斗了。不过要是你真的打败了我，我也就不会坐在这儿了——不会坐在你妹妹的身边了。"

安汝喝了酒虽然还没有醒，可是听见这些话就泄了气，甚而胆怯起来。"那瓦拉，你瞧，我的脸流血了。不过这算不得什么。我的弟弟亚利松恨我，因为先要轮到我，然后才轮到他继承王位。更可怕的是我的王兄，他恨我这个直接继承人。我们的母亲巴不得我登上宝座，查理明白，要反抗她老人家，是危险的。他害怕得发了狂。你陪我干一杯吧，那瓦拉！咱们两人光明磊落地厮杀过；现在我把家庭秘密告诉你。昨天我跨进我王兄的房间里去，他活象野兽一样，跑来跑去，手里拿

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他斜着眼睛打量我，那光景你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上帝知道，原来事情是为了我。当他刚刚转过身去，我就悄悄地打门口溜走了，活象一只老鼠，我出门也跟进门一样，马马虎虎地鞠了一躬，就拉倒了，请你相信我的话吧。"

"一切我都相信，"亨利说，意思是连他母亲被毒死的事情也包括在内。

他还说道："你们是这样一个家庭，别人都得当心你们那股子迷人的魅力。我可是没有办法。"他说完这句话，就掉过头去，忽然他的心怦怦直跳，他身边的那张脸，简直眩耀得他睁不开眼睛——然而她却是这个阴森可怖的家庭的女儿。

这时她在继续谈话，不管对什么人，总是那一派风趣而又文雅的谈吐。他觉得身上发热，正想同孔德和亚利松谈谈。忽然他在她的衣服上，发现他家的徽号。原来她早跟她的女朋友商量好了，在裙子上不十分引人注目的地方，绣上他家的蓝白红三色徽号。"她想到了波滂家族，她的心目中早就有了我，也象我有了她一样，她佩带我的徽号，不久前她还拒绝跟我结婚，原来是耍的一套花招，好叫我更爱她。这么看来，玛果在爱我呀。"

这点信心使他得意忘形；他要求道："您来吧！"打算把她带走，好跟他单独在一块儿。她做得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嘉德琳妹妹俯身对他说：

"别忘了，咱们是在鲁佛宫啊！"

他立刻清醒过来——迅速地向四周打量一番："这金碧辉煌的正厅里，处处是雕梁画栋，一切都在表明：这是一所金屋。

两边都是窗。朦胧的暮色，远远地从南方河面上向这儿袭来，天空中抹上一片紫灰色的云彩。咱们的筵席已经耽搁这末长的时间了。斜阳从西面的窗口，把金黄色的光线射进这金屋里来，它照射和闪耀着一个酩酊大醉的国王和我这个堕入情网中的国王。当心嘉德琳！我的妹妹的小脸蛋，做出那懂事的样儿；它不象我亲爱母亲的面孔，但是它对我说话，简直跟我母亲一样。你说得对，妹妹，这儿是鲁佛宫，咱们在这儿没有朋友，只有你和我两个人。”

玛甘莉特·瓦卢瓦又在用她的声音使他陶醉，不管她的话说得对不对，他的心情立刻紧张起来。可惜这时前厅里吵架的声音传进来了，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他们已经在外面叫嚷了许久，把簧琴和铜鼓的声音都压倒了，眼看着就要打起架来。亨利一下子明白了；玛甘莉特·瓦卢瓦以她的悦耳的声音，眩目的容颜，或者强烈的香气，也阻挡他不住了。忽然这一切只具有考验和假象的意义——这时外面的现实在号召他，要他履行义务。他的母亲被人毒死了：一想到这儿，心脏立即停止跳动！但是在他的背后和金屋的墙壁那边，女凶手的房门不久就打开了。他处在两种敌人中间：一边是在暗中窥伺的敌人，一边是在外面立刻就要向他部下进攻的敌人。他却在这儿迷恋玛甘莉特·瓦卢瓦，而老太后就通过墙洞在看他。

“妹妹，你尽管睁开眼睛认真地瞧吧！我虽然纠缠在醉汉和凶手的事情当中，但我本人基本上是清醒的。不错，咱们的情形丝毫阻止不了我对玛甘莉特公主的热情，她显得和她的画像一样高贵，至于她的内心怎样，那只有等我以后在她的怀

抱里才体会得到，或者也体会不到！你知不知道，妹妹，我不打算离开这个宫廷。为了玛果的缘故，我也爱这个宫廷，哪怕它是龙潭虎穴。咱们母亲说，这个伤风败俗的宫廷，简直出乎她的想象以外，她希望我跟我的女人，远远地离开这儿，到南方的和平土地上去生活。我觉得这样不行。珍妮王后说过，这个宫廷里的女人邀请男子。夏绿蒂·苏佛真的没有白费时间，我为什么要冷冰冰地对待别人呢？可是，我只把我的生命交给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妹妹！你还要对我提起咱们的母亲吗？我的心已经停止跳动了。”

他仿佛把这些话说出来了，嘉德琳·波滂真的俯着身子对哥哥说："想着咱们的母亲吧！"

这个十八岁的青年，一下子受到生活当中一切风浪的袭击，不过他仍然表示深切的同意，说："我想着她。"

这时他的堂弟孔德从前厅里回来。"我用你的名义，把咱们的人打发走了，"他说。亨利跳起来。

"你不应当叫他们走，咱们得守着战场！"

"那末，你去命令他们吧，叫他们把宫廷里的男子杀光，一个也别留。你马上去命令还来得及。"

那些撤退的人，在地上踏着沉重的脚步。尽管他们已经奉主人的口令遣散了，可是他们仍然大声恫吓，转过身来，神气十足地登在地上。

孔德气极了。"我倒赞成来一场大斫杀，我也参加！你说，对不对？"

亨利默然。他心里完全明白，孔德在气头上忘记了这些事情：首先，他们必须把查理九世和他的两个弟弟干掉。鲁佛

宫里的人，凡是不投降的，都一律杀掉，然后再去对付巴黎人。多么可怕的狂想，一定是这所金屋造成的，但是墙洞后面那个老女凶手，早就怀着杀人的念头了！查理九世坐在那儿，蠢得象一头猪。他的两个弟弟站在门口，还在挑拨那些吵架的人。亨利从他们的身边挤过去，走到前厅，招呼他的部下。情绪动摇了一刹那，后来，大伙儿都安定下来了。他们勉强压制着口边急于要说的话，忍气撤退，等到穿过外边那间黑洞洞的大厅，才完全没有作声了。

恰好晚餐送来了，而且点起了火炬，火炬后面是美貌的女郎：她们的人数很多，不只是方才出现在御花园的那几个，差不多等于一个联队，而且这还不是全体。凯瑟琳太后指挥下的宫娥，就象一支轻便的队伍。她们立刻投入每个危险的地方，而且也要去驯服那些野蛮的胡根诺教徒。点起蜡烛，开晚餐了！这时出现了四行烛光，每行有五只枝形的灯架。女郎们的打扮，恰恰适合这种灯光。那些被人们叫作强盗的胡根诺教徒，一定会把他们的心事，向她们全部泄露出来，而凯瑟琳太后就可以准时听到消息。

"要当心！"亨利严厉地向阿格利巴·道宾芮嘱咐。道宾芮把命令继续传达下去。

"好朋友们，先生们！"那瓦拉国王向宫廷里的人叫喊，他一下子又变得十分轻松愉快了；因为宫廷的警卫正控制着前厅，好象是在等待攻击。"在女士们面前，我那些穿粗皮上衣的伙伴，会柔软得象丝绸一样，"他故意这样说，仿佛在开自己部下的玩笑。宫廷里的人，听见这种说法十分开心，毛雷佛先生跑去吻他的手。亨利虽然觉得自己背上直冒冷汗，仍然没

有把手缩回去。

当他回来的时候，查理九世被他的仆人抬到寝室里去了，那是寝宫最前面的一间。在最后的一间里，亨利曾经和凯瑟琳太后谈过话，谈到他的母亲是不是被她毒死的问题。玛甘莉特公主也走到那间屋子里去了，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她本来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她的兄弟和苏佛女士也走开了。筵席已经相当零乱，国王把椅子打翻了，这儿只有妹妹和堂弟在等候亨利。她只是默默地瞧着哥哥，一直等到门关上了。就是这个时候，她也只是低声说话。他沉思着，什么也不说，但是眼睑不住眨动。跟着她就挽着堂弟的胳膊。两人在亨利的前面走进前厅，向右转弯，然后沿着那条秘密的小楼梯跨进院子。

普 通 客 栈

他们的身形立刻隐藏起来了。"鲁佛宫的井穴"笼罩在一片深沉的黑暗里。在围墙一带高低不同的窗口后面，摇曳着一点微弱的红色灯光，借这点光线才看出这地方是多么窄小。亨利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等到有人低声唤他："到这儿来！"他隔在几处有障蔽的地方，通过一条黑洞洞的走道，紧跟着那个叫他的人影，那个声音又叫："到这儿来！"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一间屋子，那瓦拉国王和他的首席侍从达马涅克，终于在一点暗淡的灯光下碰头了。

这位充当侍从的贵族，把沉重的门闩上，开口说道："围墙

有三尺厚，窗口有十尺高。把守城门洞口的人，正在酒店里喝酒，所以用不着担心会有人注意咱们！”

“不过还是把角落照一照的好！”

你瞧！有位美丽的小姐在那儿。她偏偏不在大厅里二十行枝形烛光下面跳舞，却悄悄跟在胡根诺教国王的身后，探听他今晚出去干什么，好去向凯瑟琳太后告密，太后一向是爱听这类消息的。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这位美丽的小姐带出去，关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

“我以后再放她，”达马涅克说。“现在是要让陛下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王宫。”

“可惜已经失败了，老太后会知道一切。”

“等她知道已经太晚了。陛下，今天夜里，让那些监视您的人亲眼瞧瞧，我是怎样打扮您的，再没有人认出您了。”他边说边着手工作。他把主人打扮成他们当中最穷苦的人，在抹黑的脸上，配着一副假胡子。

“我给您描上了一些皱纹，”首席侍从说。亨利马上做出老态龙钟的样儿。他还背了一只口袋，袋里装着干柴。“这干柴用来干吗？”

“因为干柴最轻。您改名希勒，装做有一个妹妹在巴黎。”

“我送干柴给她吗？”

“不是，是藏在柴下面的火腿。鲁佛宫的城门口有人检查您，就会发现这只藏着的火腿……”

“这样就证明我是希勒了。你真想得妙！快把口令告诉我吧！”

“火腿。”

这时他们在三尺厚的墙后面，尽情地笑了一阵。接着亨利就向外走去，真的穿过城门洞口，卫兵在那儿打牌；他只消说一句“火腿”就通过了。桥上的卫兵检查得更严，叫他把口袋里的东西倒出来，结果把火腿拿去了。

“现在你这异教老家伙，快滚到你妹妹当婢女的客店里去吧！”

年青的亨利，在街上驼着背，一跷一拐地走，好象背的是砖头。到了奥地利大街，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转了几个黑暗的街角，为了好玩儿，仍然是跛着脚走，后来走进一条没有路灯的胡同，发现一所底层露出微弱亮光的屋子。那儿的人影和歌声，打老远就说明那是一所客栈。大门和寝室的门都半开着，因为壁炉上正在烤鸡，浓烟骨都都地向外直冒，只有一个姑娘在照管，其他的两个姑娘都在给客人们斟酒，或者坐在客人们的膝头上，伙在一块儿唱歌。店主人打着拍子。他的相貌象一个农人，衣服上粘着干草。客人们都带着武器，里面有一个哇哇怪叫的矮子。唱的是一首快活的歌：叙述一个粗心大意的婢女，因为爱上一个胡根诺教徒的漂亮翘胡子，就让他勾搭上了。结果怎样呢？生出一个孩子。可是这孩子不能受洗礼，因为它生下地来就长着一只魔鬼的马脚，过了没有多久，它就把亲生母亲的脖子扭断了，使她的脸朝着背！

这儿的全部照明，都是由炉子里燃的柴火发出来的；火光照着那些喧嚷的嘴，但是头上有条横梁的阴影。亨利站在外面看，觉得那些嘴脸既野蛮而又愚蠢。他自己装着一个矮子，突然感到恶心。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人不带武器，走到那六个汉子当中去，倒是有趣的。忽然他被一个高个子鲁莽地往旁

边一推，同时这个人也跟着跨进门来，大声叫：晚上好。他从这低沉的声音，尤其是从身材上看出来了是谁。但是诚实的杜巴塔，没有理睬亨利，用背朝着他。杜巴塔说：

"我是来更好地领教你们唱那首漂亮的歌。"

他们六个人，但是只有那个坐在大橡木桌后面的矮子说了话。

"你的个子倒长得长，伸手给我取下一条天花板上挂的香肠吧！"

杜巴塔真的伸手去取。"不过要你单独再唱一遍那首关于胡根诺教徒养孩子的歌。"

矮子在暗中戒备，一个婢女抱着高大的胡根诺教徒的手，向他声明："歌儿里面指的不是你。谁都可以唱歌，难道有人禁止吗？要是你偶然给我弄上一个孩子，我倒不怕它长着马脚。"说到这儿，三个女人都锐声地笑了。男子们绷着脸，坐在桌子后面，不动声色地瞅着店老板的行动。那个粗野的村汉，悄悄地从杜巴塔背后走到火炉边去，抓起一根燃烧的木柴，正在估量，怎样才打中异教徒的要害地方。亨利看见机会来了：箭也似地直射出去，一把抓着那个家伙的手关节，从自己口袋里拿出几块干柴，架在阴险的店老板的柴火上，然后拿起燃着的柴对着那张凶恶的脸挥舞，等到后来对方吓倒了，把自己手里的柴扔回炉子里去。亨利又才把干柴抛在地上。

"你这家伙，快去给先生端酒来，别拿酸酒！我身上的钱花光了，或者你还要拿些干柴去抵账吗？"

"来，跟我一块儿喝吧，"杜巴塔就象对一个老朋友那样打招呼。他们坐在桌子空着的一头，紧靠着门，在他们和这普通

客栈的客人中间，也有一段同样讨厌的空隙，就和方才鲁佛宫里设御宴地方的情形一样。

店老板把酒罐摆上，任何人也不看，口里嘟哝道："他们在咱村里，把农人的脚拿在炉火上去烤。"

他不说明是谁；但是两个胡根诺教徒口里不说，心里却明白。"咱们知道，咱们常常不比强盗好！"杜巴塔带着又失望、又绝望的表情，平常他爱用这种表情来指斥人的盲目和卑劣。青年亨利差点大叫出来：这个我早就向大将提过意见了。每逢咱们抢劫和杀了人，大将用来辩护的全部理由，总是这句话：他们没有咱们的信仰。应该瞧瞧这儿的人，才可以看出，究竟宗教纷争有什么意义！

这时首先是毁谤的思想，使珍妮王后的儿子深深地吃惊。他希望杜巴塔没有真正认出他，只是偶然来到这儿。因此，他闭紧嘴巴，一句话不说。可是那个店老板又继续对他们说出更多不客气的话。

"明天我得去忏悔，"他喃喃地埋怨，眼睛仍然不看他们。"牧师禁止我把吃喝的东西给盗匪。自从他们霸占在巴黎以后，就不断袭击基督徒，侮辱妇女。他们没有一个人身上带着钱。这儿坐的一位或许不是吃白食的吧，"他连讥带讽地说。亨利气得从凳上跳起来。

"坐下！"杜巴塔向他吆喝。看光景他似乎没有认出亨利。"我这可怜的矮子，"亨利觉得自己真的成了这样一个人了。龌龊的脸上满是皱纹，长着一副花白胡须，并且还做出一种与形状相称的声音。"当心，先生！那个红头发家伙，在那些人背后悄悄地拔出刀子来了。"——"我瞧见了，"杜巴塔回答。

红发汉子在别人的掩护下，设法离开角落。那个望不见整个台面的矮子，为了转移别人的注意力，故意怪叫："女摊贩的男孩不见了。"

"胡根诺教徒杀孩子呀，"另外那些人对他说。"大伙儿都知道，他们杀人来祭神。"

眼看情况就要不妙，不过新的客人又进来了：这是胡根诺教徒，其中有两个是亨利骑兵队伍里的人，亨利知道他们的姓名和战绩。跟他们同来的两个伙伴，显得十分粗暴：如果他们不是本教的人，简直可以把他们看作绿林强盗。这么一来，双方在桌面上的势力就拉平了。红发汉子放弃了他的偷袭计划，那方面所有的武器，也一下子不见了。

两个骑兵对杜巴塔说，他们不认识巴黎的街道，幸好在黑暗中碰见两位本教的教友；不然的话，他们一定找不到栈房了。不过从他们的情况看来，似乎证明了相反的事实：显然他们已经找到了好些客店，而且还做出了许多不规矩的事情，所以他们的头发和衣服都是乱糟糟的。亨利一下子忘记了自己装扮的是个矮子，他厉声向骑兵申斥道："你们结纳匪徒！惹是生非！简直是本教的污点！"

他们听见一个矮子胆敢说出这样的话，不觉哈哈大笑起来。杜巴塔使劲用肘碰亨利的胁下，他才明白，以自己目前的打扮，说出这种话，是滑稽不过的。于是他只好闭着嘴巴，不再去管他们了。他们故意把口袋里的钱弄得叮叮当当地响，预先放了一些钱在桌子上，要求把那些已经烤成金黄色的鸡给他们吃。他们慷慨地邀请了杜巴塔和滑稽的矮子一块儿吃。他们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阵，同时却侧耳探听远方的响动。

他们完全没有时间去注意婢女们了。这些骑兵和绿林强盗，刚一吃饱，就站起来走了，最初还听见他们轻轻地走，后来就响起一片奔腾的马蹄声。

杜巴塔郑重地说："店老板，你不会再说胡根诺教徒赊账了吧。"没有人回答他；这时整齐的步伐声临近了，还闪着火炬的光，原来是街上的警卫队。军官和一个士兵出现在门口。"胡根诺教徒在哪儿？"

"这就是！"店老板叫，伸手指着高个子和矮子，"他们把鸡吃了，我马上就看出他们的钱是不正当的。"红发汉子、跛子和其他三个客人连婢女在内，都众口一辞地证实店老板的话。后来，经过军官的严厉盘问，才承认还有别的胡根诺教徒到这儿来过，但是钱是这两个人的。"我们猜想，他们一定是强劫了别人的钱。"于是他们被带走了。

杜巴塔不再去管亨利，只是同军官一起走在前头。大概他和军官说了些什么，因为后来警卫队改变了路线。没有多久，他们来到一幢房屋面前，这是亨利认识的孔德的府邸。要不是化装的游戏引诱他，使他耽搁了，他早就到这儿来了。人们早已等候着他，仆人们提着角灯，殷勤地跑来，显然他们对于那瓦拉国王这种古怪装束早就知道了，他们对他深深地鞠躬。

忽然杜巴塔也照样对他鞠躬。

最后的时刻

亨利最初被人带进一间房间，他在那儿洗了脸，换了衣

服，后来又转到另一间房间：柯里尼大将坐在那儿。大将正要站起来；亨利马上跑去，把他按在椅子里，不让他起来。波滂公主也在这儿，她在哥哥面前屈了一膝。“王兄，我是您忠诚的女仆，请您准许我参加旁听，究竟您和大将阁下，在这最后时刻决定怎么办。”

她说得那样恳切，就象在宴会上说的那句话：“想到咱们的母亲吧！”既严肃而又有礼貌，想把哥哥唤醒过来。嘉德琳完全明白，哥哥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正准备为了个人幸福而忘掉一切。她还是一个孩子，声调不够坚定；但是她毕竟把话说出来了。这时她从灯光下面退回去。

亨利说：“大将阁下，您希望和我悄悄地会面，正和我的希望相符，我不反对。”

“法国太后不会料到什么吗？”柯里尼问。

“我可以担保，”亨利说，其实他是没有把握的。柯里尼说：“您得经验到您本身还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咱们在巴黎是不受欢迎的。您的婚姻也无补于事，他们仇视咱们，因为他们仇视宗教。”

“也许是您纵容部下抢劫得太厉害了，”亨利在心里盘算，同时想到那家普通客栈。这些人民当中一定积下了无比的仇恨——他们不是反对宗教，而是反对宗教的信徒，所以一个农人出身的汉子，才起了杀心，从壁炉里拿起那块燃烧的柴火，因为客人是胡根诺教徒啊！

“绝不容许有这种情形，”他说。“咱们都是法兰西人呀。”

柯里尼回答：“有些人希望升入天堂，有些人却宁愿堕入地狱。世界总是这样——您的母后就是为这种信仰而贡献出

了自己的一生。”

珍妮王后的儿子低下头来。每逢母亲的伟大战友提起她的名字，总是叫他无话可说。这两个人，老人和死者，都在反对他，他们都是一个时代的人，都具有同样坚定不移的意志。所以他们最后在宫廷里还表示得那样激烈，决不妥协，终于引起了不幸事件。“但是怎么办呢？我的母亲被害，是怪她自己不小心吗？不，不！应当说是由于她的肺部有病，凯瑟琳没有毒害她。”

这时他的妹妹把烛台放在他和大将中间：她想看清他们的面容，同时也好让他们彼此互相了解。但是青年亨利现在看到的，不是他从前认得的战神，而是一个龙钟的老翁。

柯里尼大将对于青年亨利说来，就象是一块不可动摇的磐石。倒不是因为他常常打胜仗，其实他也打败仗；但是他是战争化身，而且代表着最高的战争——宗教战争，他的面容表情不象一般人，只有大教堂外面那些神像才有点象他。少年时代的亨利，就是这样看待大将，甚而在他批评这位统帅的时候，也不得不顾及这点。然而现在一下子变了，那种纪念碑式的虔诚力量消失了，眼前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生活上遭到最后失败的老人。他虽然在外表上还勉强支持着，可是眼睛已经失去光彩，两腮松弛，连胡须也不整齐了——只有从鼻根直升到额角的两条皱纹，才显出一种不甘衰老的气概。不管有没有胜利的希望，这位英雄总是准备着为上帝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陌生的老人，但是他是自己亲爱母亲的伙伴，母亲的死，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实际上比她亲生儿子所受的打击还

重，因为儿子毕竟比她活得长久，没有跟她同归于尽。

“她是善终的吗？”他谨慎地问。

“上帝在上，我也想象她那样死去。”语气含有不以为然的意味。柯里尼的意思是说，我自己不久也将和她在一起了。你这青年人啊，还是留在后面，离开我们吧。

亨利感觉到了，他反而挺身出来。

“大将阁下，您跟我母亲的意见不同。我知道这个，她在信里告诉过我了。您曾经徒劳无益地想促成法国宫廷对西班牙作战。我的母亲却先叫我在这儿结婚。”

“事情还没有实现啦。”

“您不希望它实现吧。”

“这么一来，就走得太远，叫人回转不来了。有件事情，咱们还可以干，所以我今夜才约您到这儿来。我再一次以统帅的资格下命令，一位年青的太子也不得不服从。”

“我听候您吩咐。”

“您在结婚以前，应当要求保证。上帝在上，您必须保证您自己和宗教的安全，别白白地让人家达到一切目的，事情过后，就不需要咱们了。您的婚期还有多久？”

“还有八天！”亨利大声说，不再去看老翁。他的感官在烛光后面意识到了玛果。

柯里尼说：“事情办得这样急，应当引起您的注意才是。他们打算把您跟您的人隔开。要您发誓否绝宗教。”

“不确。她并没有要求这个。”

“您指的谁？是公主吗？她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她的母亲呢？请您听我的预言吧：他们将要把您禁锢起来。”

“这真是想入非非了！人家在爱我哩。”

“就象爱咱们胡根诺教徒一样。”

亨利忽然不做声了，让柯里尼继续说下去。

“您尽管得到您所希望的荣誉和享受，可是您仍然要作那些人的俘虏，不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定行动了。法兰西的家族吸收了您，仅仅是为了使本教失去珍妮王后的儿子作为它的领袖。”

声音非常动人，在这片刻间，青年人受到老人那种神秘举止的影响。他分别不出：究竟话中还有什么意义？也许有种神秘知识，通过这过时的老人显示出来，好比陌生人在这所孤独的屋子里放出光明。

“您在结婚以前，必须要求保证！您的贴身卫队一定要用您自己的人组成，鲁佛宫所有的卫队，必须有一半是咱们的人，咱们必须在巴黎得到有防御的地方。”

“大将阁下，这一切要求起来是容易的，但是真要得到就困难。我想给您提个更好的建议：咱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干脆来个突击，先把法兰西国王俘虏起来，解除他的兵士的武装，然后占领巴黎。”

“要是您认真这样打算，倒也不坏，”柯里尼木然地说，因为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将从青年人的口里说出未来的命运。但是青年人撇着嘴，觉得好玩。

“要流血吗？”亨利问。

“要流一些——但是这样可以防止流很多的血，”神秘知识的代言人低声回答，显然这种知识不外乎是老年人的唠叨。

亨利把脸移在灯光下面，好让柯里尼看清他，脸上的表情

是大无畏的，绝没有由于脆弱而带有嘲弄的意味。当时他有一副加斯科涅士兵的轮廓，显得坚韧、沉着而果断——暂时这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脸型，还没有打上痛苦和经验的烙印。他说：

“我的力量要胜过别人，才来巴黎，要不，就干脆别来；这是我母后的遗旨。但是您把新教的军队遣散回家去了，大将阁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一个来参加婚礼的人，当然不好带着突击队伍。现在我站在这儿！甚而没有大炮，我的力量也胜过他们，正象我母后所希望的那样，我毫无恐惧，坦然向他们表示我的态度。请您问问凯瑟琳太后和查理九世吧，我曾经迫使他们对我负起全部责任；或者您去问问那个曾经吻过我的手的毛雷佛先生吧！”

这是一个十八岁的加斯科涅士兵说的话，由于老人那种忧戚的沉默，使他更加强了谈话的内容。

“请您问问所有我这般年纪的人：他们期望以宗教的名义进行党争呢？还是团结起来打倒西班牙？咱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国家统一起来，对付一个敌人。在这点上，咱们所有青年人的想法是一致的！”他大声地说出来，因为“青年”这个词儿，在这儿具有最可靠的突击力量和无可否认的优越性。“青年”当然不是指御花园里欢迎舞会上那些虚伪的人，也不是指后来的御宴上那些寻衅的人。“青年”是具有自己生活的一个团体，但是他们不承认老年人还有这种权利。亨利·那瓦拉——后来法兰西和那瓦拉的国王——在这感情激昂的一瞬间，预言了他的事业，他把个人的抱负推广到一个共同的团体，就是他想象中的“青年”。实际上，他跟瓦卢瓦公主结婚，他的青年朋友

们都不赞成：道宾芮、杜巴塔、摩尔内和那些跟他一块儿来的骑兵们都不赞成，还有国内的新教教友们也不赞成。他为了给自己的使命辩护，把这一切统统忘掉了。后来他进行他的事业，还要无数次地在千军万马中感到孤独，还要被人出卖，尽管他自己胸有成竹，仍然要显得彷徨无主。现在他当然还预料不到这一切，只是把他那勇敢的、尚未打上烙印的未来面孔，朝着这属于前个世纪的、过了时的老人。

在这两种人中间，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亨利的妹妹就走到灯光下面来。

"亲爱的哥哥！"她用那动人的声调说，本来有点颤抖，但是她加重语气，甚而把最后的音节特别提高。"亲爱的哥哥，您将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我会在您的御座前致敬礼。"多么奇怪的礼节，然而这却说明一种信仰，使他自己的信仰感到惭愧。妹妹那个特别隆起的小额头，也有母亲那种顽强的信仰。她并且还有另外一些想头，就是对于他的伟大前途，以及她所应采取的态度；她具有了在御座前致敬礼的明白观念。不过这时她要报告关于母亲的真实消息。

"她并不是到最后一刻，还坚持要您跟玛甘莉特公主结婚。不是，哥哥！因为咱们母亲知道她自己中了毒。"

啊！又是风暴一般的惊人消息。亨利最初向侧边歪倒，后来他就扑向前面，把头靠在妹妹的肩上。"她说了什么呢？"

"她除了叫罗什福科先生给您捎信而外，没有说更多的话了。但是我老实告诉您，咱们母亲已经知道了真情，所以她的遗旨才叫您：要来，就要在力量上胜过别人，要不，就干脆甭来。"

这是无可怀疑的——特别是说得这么紧张，使他十分心惊。

“她也跟大将阁下所期望的一样吗？”他恭顺地问。

“她期望得更多。”妹妹挺直身子，声音也提高了。她把哥哥向前推了一把，伸手握着他的臂，正视着他的眼睛，说：“离开巴黎，我的哥哥！趁天没有亮以前，把咱们的人从驻扎的地方调来，即刻开拔，就是使用武力也在所不惜。派遣快使到全国各地去！散播珍妮王后的消息！王后被毒死了！人民举行起义，甚而军队也在战场上起义，哥哥，这样您才赶来参加您的结婚典礼。咱们母亲所期望的就是这样。她的消息和命令也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啊。”

说完以后，嘉德琳放开手，退回原来的地方，活象是个信差，完成任务以后，就不出声了。这个任务也超出了她本身的力量，她不住地喘息。屋子里非常闷热；同时亨利注意到一点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三人关住房门谈话，谈得彼此都失去了呼吸，离开了现实。大将阁下站在自己的椅子后面，举起两手，合成十字，眼睛望着上空，一个人对着天上的主，念出赞美诗中的句子：

愿上帝叫一切恶人逃跑，
就象旷野里冒起的烟雾，
被风吹散。
蜡泥被火熔化，
恶人也将被上帝的手
毁掉一切力量。

在黑夜当中，亨利打开一扇窗。电光在遥远的天空中掣动，一股热风把火云逼向这儿来。亨利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敌人是象烟雾一样环绕在他的周围。他拒绝呼吁上帝来惩罚恶人。他要用自己的全副力量去从事冒险，冒险的对象叫玛果；不过它也叫鲁佛；他身上的热情，正是他用来追求命运的东西。

他扭回头来，说："我不信你的话，妹妹。咱们母亲并不知道，她是不是被人毒死的，她的意志也决不会叫我逃走，仅仅是为了要我再去联系军队。从她那毫不沮丧的声音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吩咐。"

"你自己弄错了，我的哥哥，我对你说的是真话。你和我是嫡亲的兄妹，有着同样的血统，凡是我认为可靠的事情，在你的心里也应当是错不了的。"

他不赞同。"纵然她在临危的时候，真的说过那样的话，但是咱们勇敢的母亲要是再来，她一定不会那样说了！"

"啊！但愿她再来！"妹妹朝着门口大声说；哥哥就说："要是你说得不错，她是会来的！"

兄妹俩肩靠肩地朝着进口，从心灵的深处，祈求这门自动打开，那个难忘的形象从门口进来。一股热风吹着他们的脖子，轰隆的雷声临近了，蓝色的电光，在天空中掣动后，留下一片漆黑，这境况使人不寒而栗。柯里尼不再祈祷了，站在兄妹俩的背后，也象他们一样地等待着。这时门砉然开了。他们三人瞧见那个复活的人，出现在一种从她背后发出的闪光中。屋子里的烛光一下子熄了，她在霹雳交加的响声中跨进

房来。

“我的珍妮王后，”柯里尼大将说，他用手按着胸脯，就象对一个活人那样致敬。兄妹俩对着她向前跨了一步，女儿已经发出不大的欢呼声，儿子张开嘴想要喊出：“您来了，我亲爱的妈妈！”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叫出来，这位出现的女士，用手招呼她的侍从，那些人提着灯笼，站到她的身边去，这时他们才看出，来的是玛果，也就是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

站在屋子里的人，最初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他们的心目中，总以为到来的是珍妮王后，而不是玛果公主，也许眼前这个人还会变回去吧。然而她没有变，仍然是查理九世的妹妹，她的面容仍然是那样漂亮而富于艺术，她说话的声音仍然是那样低沉而又响亮。

“陛下，”她对亨利·那瓦拉说。“我们在宫里到处找您，都没有找到。后来我母亲的一个宫娥，把有关黑屋子的奇怪故事讲给我们听。据说，鲁佛宫大门口的卫兵放走了一个男子，这人也许是化装出去冒险的。尽管您的朋友杜巴塔已经跟踪追去，然而我们仍然担心，这个人在黑夜的巴黎会遭到不测。”

亨利打断她的话，问：“谁在担心呢，玛果？”

“我，”她说得明确而又动人。“我把一切情形都报告给我的母亲听了，求她准许我在卫兵的保护下，亲来接您回去。”

“玛果！难道说，不是凯瑟琳太后派您出来，企图再把我带回到她的武力支配下去吗？”

“我十分感到奇怪，”玛甘莉特公主用响亮的声音说。“今

天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您认识我，就象我认识您一样”——她向他伸手过去。

这只手好象是艺术大师用蜡泥一般的大理石雕塑成的，手背是丰腴的，手指是纤细的，指尖向上翘起，修整的指甲，显出美妙的椭圆形，没有戒指和宝石，是一只纯粹的纤纤玉手。

亨利握着她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唇边吻了一下，然后同着玛果走了，一眼也没有向周围瞧过。

小　　结

亨利，您在机会没有错过以前，最好是转回去。您的妹妹已经告诉您了，她是这样的明达事理——后来她也并不是常常如此。事情很清楚，这个宫廷在一个万恶女妖的控制下，不止是杀了您的“母后”就算了，它还要叫您为那种乐不思归的执拗脾气和一切危险的享乐，付出更高的代价。不过，另一方面，您在这儿的逗留，也使您认识到人生的深刻矛盾，使您随时面临着一道无底的深渊。这样更提高了生活的刺激，而您爱恋玛果的热情，获得一种可怕的魅力，使您把自己的母亲珍妮都抛在脑后了。



IV 玛　　果

礼台上的仪式

今天是八月十八日，星期一，一个盛大的节日。巴黎人民沸沸扬扬地说：国王的妹妹结婚，对象是来自远方的一位太子，长得一表人材，跟财神老爷一样有钱，因为他国内的山谷里盛产黄金。他带来了整载的黄金，他的骑兵和马匹都驮着黄金。太子打老远的地方，就风闻着咱们的公主又漂亮，又有学问，别的公主都比不上她。一位大名鼎鼎的星象家，在魔镜中把她指给他瞧，她在镜里有说有笑，挤眉弄眼，他再也受不住她的声音和眼风的诱惑了，于是就打老远的地方跑到这儿来。

上周，太子和他的无数侍从来到巴黎，咱们不应当关窗，也不应当把店铺上锁。至少咱们可以亲眼瞧瞧真实的情况。咱们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不久有人控诉，正派的市民被抢劫了，有些人的钱袋被强盗割掉了，而那些强盗就叫作胡根诺教徒。为了谨慎起见，天一黑，咱们还是别上街去，以免发生意外。听说，还有好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哩。咱们的国王，今天把妹妹嫁给一个陌生人，这个陌生人是个异教徒，而且还是异教徒的国王。这是上帝允许的吗？咱们的神甫大发雷霆。但

是他们说，教皇准许了。这是可能的吗？有点不大对头吧。这些胡根诺教徒，将要威胁和强迫咱们的国王，教皇的文件也是他们伪造的，大伙儿都知道他们的诡计和暴行。不知道多少年以前，那时候咱们还是孩子，他们就对天主教徒作战，到处烧杀抢劫，就是国王也受着他们的威胁，但是忽然一下子又要举行结婚典礼了。这结局是不堪设想的！有了好些预兆呢！

今天晚上，我要把我家的大门关得更紧些。昨天夜里，贵族们为了庆祝婚礼，在王宫里举行了宴会和舞蹈，鲁佛宫的灯光，简直跟地狱里的火焰一样。但是听说后来新娘不见了，好象是被鬼捉去一样。当然，这些话也不是完全信得过的。她是在总礼拜堂对面主教的宫里睡觉，今天她就在总礼拜堂举行婚礼，而且做了弥撒。宫廷装饰得焕然一新，未婚妻的礼服，超过两幢巴黎房屋的价值。这种情况应当瞧瞧。许多老百姓和所有的名人，都到那儿去了。天气这样好，咱们也去瞧吧！

老百姓和体面人物，都在这样想和这样说，他们提早吃完午饭，就从四面八方涌向圣母院。他们的想法和说法，也不是截然不同的。每个人都在路上高谈阔论，有时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由于他们充满着好奇心，预感到了喜悦，另方面，因为他们一下子将要碰到许许多多的东西：有宗教的启迪，也有杀人的恐怖，有耀眼的豪华，也有痛心的灾难。群众对于未来的事件，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固然每个人都保护着自己的家，然而他们在大街上——不管老百姓也好，体面人物也好——总是不敢抗拒意外的。

开始，群众在街上被阻拦了，这是和他们的法律观念相违悖的。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向前挺进，闹闹嚷嚷地，涌

向总礼拜堂前面广场上的礼台。瑞士卫兵为了防止礼台被人撞翻起见，手里横拿着戟杆，把群众逼回街口。这些外国兵，完全听不懂法国话，请求和咒骂，都是无用的。他们都是一些彪形大汉，甩着三角袖，更显得身材魁梧。他们那种没有光泽的胡须，垂在五颜六色的胸甲前面。他们的动作笨得和熊一样；凡是动作灵活和迅速的人，就可以骗过他们。许多人从戟杆下爬过去了。最初，他们总是被赶回来，后来只好马虎，人们早就看出这点来了，他们瞪着眼睛，立刻吵起架来。彼此夸说自己知道得多，闹个不休。

"咱们木匠公会的人，当然首先得到消息。是咱们在总礼拜堂的大门口，搭上了那座大礼台，玛果公主和那瓦拉国王陛下，就要在上面当着教皇公开举行婚礼。"

"主持婚礼的不是教皇，是一个赤脚僧，我认识他，他自夸将给他们举行婚礼，他把一切都事先说出来了。允许我冒昧地提醒您吧！"

"这些话，您也可以打我的口里听到呀。我预言那瓦拉国王将要成为一个活王八。对不对？禁止人这样说吗？那末，您自己就是一个活王八，您问问别人吧！"

"您打我的口里，得不到应得的回答，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站在您旁边的那位胡根诺教的先生，是会教训您的。您准备着挨揍吧！"

"善良的基督徒们！你们亲眼瞧见，巴黎到处都是异教徒。他们甚而获得优先权，卫兵准许他们通过。"

"因为未婚夫本人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就是说，善良的基督徒们，你们陷在没有信仰的人的手里去了。真倒楣呀！"

“善良的基督徒们！这些陌生人就象蝗虫一样，出现在巴黎，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被他们打倒、抢劫、侮辱、烧杀和吊死了。防止更坏的事情发生，别答应这次婚姻吧！”

“喂，你们这些黑面孔是谁？你们把面孔藏在头巾里去吧！西班牙的僧侣，老是想煽动咱们。要是国王出嫁他的妹妹，他们就要咱们去打垮礼台！这自然合你们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心意。你们一下子又藏到哪儿去呢？啊哈，原来被人认出，就躲起来了。”

“不管怎样，所有叫作胡根诺教徒的匪徒们，都得烧死在地狱里，而且为了正义的缘故，应当就在这儿举行。”

“不管怎样，教皇将要亲自主持婚礼。这点我是拿得稳的。从主教宫到总礼拜堂的走廊，是咱们木匠用木料做成的。走廊对于宫廷无比重要，没有它，谁能过得去呢？”

“这年头儿，你们木匠可赚得不错呀。”

“可惜还比不上布商。他们用白布挂在走廊上，这么一来，人们就瞧不见咱们的漂亮手艺了。”

“赚得最多的要数旅店老板。”

“不是，要数裁缝匠人，他们承包了宫廷的礼服。”

“也不是，要数那些姑娘们，因为客人们来得不少啊。”

“咱们以后再跟胡根诺教徒算账吧。目前他们却促进了生意的兴隆。”

“滚开！他们在这儿大谈生意经，却妨碍咱们的视线，使咱们瞧不见那些漂亮的绅士们。绅士们打主教宫里出来，人数越来越多。他们赏光，在咱们面前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咱们一定得说赏光才对，因为他们那样从容不迫地走过，几乎没

有一个人料到，自己身上的光彩，好比阳光下面的孔雀，整个巴黎都在注意他呢。这才真正叫作高贵，对一切都不闻不问。但是，我的老天！还有女士们呢！先生们跟她们一比，可就黯然失色，变成泥土一团了。现在才是最好看的时候。咱们想想，这奇迹是裁缝匠、珠宝匠和理发师创造出来的呀！咱们手艺人可以自豪了。"

行列到达总礼拜堂前面，就阻塞在那儿，进退不得，这点逃不过久经训练的观众的眼睛。有几位显贵的客人，也象普通老百姓一样，打算挤上前去，捷足先登，占据礼台上的座位。他们吵起架来，于是法国警卫军的军官只好跑来，在王公大人当中维持秩序。后来，适当的秩序终于恢复了。国王、主教、新郎和新娘、王后、王子、公主、侍臣和宫嫔等侍从，以及环绕在主教周围的教士：他们都按照品级排列好了，品级是由衣服的颜色来表示的。

王国的繁盛气象，呈现在露天的高台上，熏风飘拂，晴空中露出一些白色的云点。家家户户都对着高台遥望，窗户洞开，处处张灯结彩，人人衣冠齐楚。从城墙直到街口，这一带都鸦雀无声，人们脱帽合十，鞠躬敬礼。礼台后面不远，矗立着总礼拜堂，好象是一座纪念碑，标志着王国各个世代的繁荣。教堂的钟声，荡漾在空中，象征着世界的永恒。波滂主教，主持完了那瓦拉国王和瓦卢瓦公主的婚礼。

行礼过后，人们又得从礼台上爬下来，踉踉跄跄地拖着佩剑。不过观众看不到这点，因为显贵们立刻又进教堂去了。那儿自然是宾客满堂，有贵族，也有做官和富有的市民，他们已经恭候了几个钟头，礼节十分娴熟，显得不慌不忙。当查理九

世一出现，他们就向前跪下，不过这也就是他们的全部敬畏表示了，他们更有把握的是挑剔各种错儿。

波澇主教已经老了；查理九世活象是个屠户，斜眼睨着牛犊，看怎样去刺它一刀。他的王后，奥国的伊丽莎白比新娘还穿得讲究。她干不来别的事情，因为她既不会走，也不会说——大概懂得点西班牙语或者德语吧，但是绝不懂法语。她打二十岁起，就养尊处优惯了，从不参加任何秘密事件，而在公开场合上只是作为点缀品，一举一动，都受查理的欺骗。这就是奥国伊丽莎白的情形，要十分细心的妇女才看得出来。咱们还是来瞧瞧新婚夫妇吧！他们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新郎长得又漂亮、又活泼，身材矫健，就他的个子来说，肩膀也够宽了，因为他虽然穿着高底鞋，比起来也和玛果差不多高，至于新娘当然和平常一样，打扮得花团锦簇。

男子们同时在说：瞧那瓦拉怎样带着她向前闯！他们跟查理九世应当保持的距离，不适当地缩短了。这位懵懂的亨利，不会有好运气。大概他是唯一不明真相的人。咱们大伙儿可明白，他亲爱的妻子是什么人。她穿的罩衫下面佩着口袋，每个袋里都盛着一个死去情人的心。他们都是为爱情而死的，请您相信我的话。纵然您不相信，别人也会相信。还有一点，她为什么不向她聪明的母亲学会放毒呢？请低声！凯瑟琳是唯一不在场的人，可是她却听到一切。

这时妇女们又说：呀，吉士公爵！居然准时回来参加典礼。这么一来，又有戏瞧了。但是不成呀！难道您还不知道吗？她正迷上了那个漂亮的杂种。您瞧，他从那儿来了。究竟他算是她的第几个情人？她打十一岁起，就有了第一个情

人。我常常用这点来驳倒我的丈夫，叫他明白，还有比我更坏的女人。

男子们再一次责备那应有的距离给破坏了。那瓦拉会挤在国王和主教的前面去，他什么事都干得出。究竟咱们对他那个强大王国，要贷多少钱才行呢？象他那样高的一口袋钱，也就差不多了！亲爱的，您说话未免太刻薄了。口袋至少应当比咱们的国王高才是！他还是新教徒咧。

宫廷的女官和宫嫔们，在座位上交头接耳地说：法兰西王族真的需得去找一个胡根诺教徒来吗？请您自己判断一下，亲爱的，婚礼办得这么匆忙，算得是光明正大吗？至少这不引起人们的猜疑吗？教皇的许可，来得多么突然，事先，咱们总是听说，教皇禁止这婚姻呀。要是您想知道个究竟，我就坦白对您说吧，根本没有人亲眼瞧见教皇的告谕。只有使臣打罗马捎来一封信——纵然假定信是在罗马写的，不是在凯瑟琳太后的监视下写的。

宫廷的侍臣们也在旁边低语：咱们总觉得，一切事情都是太后在幕后指使。她的计划是不可告人的，不过计划的意义，也许比咱们所想的暴露得早——也更可怕。查理九世叫新教徒德拉努统率部队，要他从西班牙人手里夺取蒙斯要塞。德拉努将要带领最能干的战士去，这么一来，使得住在巴黎的海军大将失去了力量。眼看就要发生不测的事情哩。咱们一点儿也不许泄露，也不许探听。结婚典礼当然是异常隆重的。

在这点上，女士们的意见也是一致的——但是各个等级的女士们和先生们，忽然都不作声了，他们听见后面教堂里

响起了合唱。那瓦拉国王不去参加弥撒，撇开他年青的王后，一个人打后门走了，他那些新教的侍从们跟随着他。这真可以激起不幸的事件。每人都明白，第一句弥撒，就逼得魔鬼夹着尾巴跑了。难道他不可以顾点体面，待在那儿吗？也好，让大伙儿明白一切情形。这种挑衅行为是不会久的。

维纳斯女士[1]

亨利从后门回到主教宫里去。跟他一起的只有新教的男子，也有一些他许久没有见面的人，他们都在这个伟大的日子，环绕在他的周围。其中有他从前的老师博瓦，当时亨利在那瓦拉中学里不肯去做弥撒，博瓦是他的足智多谋的救星。

"博瓦，"亨利踌躇满志地说。"咱们俩都算得不错了吧？您现在住在巴黎的一所漂亮住宅里，我要迎接公主回去，至于弥撒，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胖老人回答："陛下，我已经闲散惯了，不喜欢旅行了。我住在一所关得紧紧的屋子里，消磨我晚年的岁月，人们在门上给我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名字。"

他眨眨眼睛。有好些事情，他真想提醒他的学生，别在胜利的情绪中，把它们忘掉了，可是这时他又不便启齿。有些人大叫拿酒来。亨利一想到玛果，就感到飘飘欲仙。他心里十分着急，已经有点儿不耐了。他渴望时间鼓着幸福的翅膀飞

---

[1] 罗马神话中司恋爱的女神。

去，渴望收获之神踏在幸运的轻球上滚来。到了四点钟，教堂里的仪式宣告结束。新郎走去接他的新娘。他当着法国国王的面吻她：来自南方的胡根诺教徒，吻了瓦卢瓦公主。这一瞬间，堵住了好些人的邪恶嘴巴。整个宫廷人员，通过张灯结彩的走廊，折回主教宫，那些包括老百姓和体面人物在内的观众，还在留连欣赏贵族们的丰姿仪态。筵席也设在主教宫，不过到了晚上，庆祝会又转移到鲁佛宫去了。连接不断的舞蹈，只被几座银山的出现打断了。沿着大厅，在二十行枝形灯架的穹窿下，有十部巨大的舞台机器，装成闪闪发光的银山，由无形的力量推动出来。查理九世本人，坐在第一座山上，几乎全身赤裸，他装扮成海神，好炫耀自己肥硕的身材。后面跟着两个弟弟和侍臣，他们装扮成海妖水怪。机器轧轧地响，山石上蒙的麻布叠起了绉纹。尽管这样，人们不得不叹赏技巧的高妙，特别是音乐家唱起法国的诗歌，这些诗歌都是杰出的诗人作的。

到了吃夜饭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们依次就座，有几对男女约好了，要仿照那瓦拉国王的榜样结婚，因为他虽然不作弥撒，却很爱公主。老太后手下的漂亮宫嫔，要在今天大显身手，让胡根诺教徒拜倒在石榴裙下。阿格利巴·道宾芮是容易对付的，他早就热情洋溢地答应每位女士的要求了。杜巴塔在精神上不喜欢妇女，不过他的肉体屈服了。只有菲利普·杜勃勒西·摩尔内心不在焉，他是这样一种性格，尽管置身在放浪的环境，仍然无动于中，始终保持着他的高度清白。正因为这样，他就采取了极端的态度：别人陷身罪恶当中，他自己坚持道义。苏格拉底式的脸，露出凛然不可侵犯的神情，

他向那些沉湎在酒色中的人大声说：

“咱们这些孩子们，真该和国王在悲剧中扮演的笨伯掉换一下地位！把他身上那层金布放到架上去，两小时以后，他就要连租金一起，把它交还给旧货商了。咱们想象不到，那里面藏着多少破烂、害虫和渣滓。无怪乎他在朝上大言不惭，身上总是一个劲儿地发痒，不得不伸手去扒搔！”

这是叛逆的声调——要看什么人听见。查理九世的第二个弟弟安汝，也就是等到他有一天溢血而死后的王位继承人，十分高兴地伸手去拍摩尔内的肩头。“心甘情愿的笨伯，就是我的哥哥，”他俯在摩尔内的耳边说。“在我面前，您用不着隐瞒您的意见，因为我赞成您。我同情你们新教徒，你们都是直心肠汉子，并且十分相信上帝。”

亲王跟一个不起眼的新教士兵接近，引起了人们的仿效。难道这还是普遍友好中的个别行动吗？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都在互相拥抱。例如德南塞上尉抱着莱朗先生。年青的莱维·莱朗子爵，在侍从当中，显得漂亮、颀长而又活动。结实的德南塞，使劲抱着他，恨不得压瘪他的肚子；不过青年人却象油一样从他手里滑走了，他忽然在胖子的耳朵上咬了一口，人们惶惑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接着就爆发出哄堂的笑声。夜就这样过去了。

夜显示出恋爱女神维纳斯的面目。只有少数几个象杜巴塔那样怀疑的人，才看出真相。不过就是他们也想象不到，这一切都是凯瑟琳太后玩的花头。她颁布命令，出动她的快速部队，要宫娥们做出别人无法办到的事情：不再分宗教信仰了。上帝还没有把人类这样混合过，今天夜里由恋爱女神来

担负起这件工作。她现在是在异教徒当中，可以说，完全不用阴谋诡计。凡是她答应的事情，总是毫不犹豫地履行。总之，宫廷里的一切，都是按照凯瑟琳太后的意图安排的。男女密约，立刻可以兑现。因此，总有一批人在宫女们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地寻欢取乐，而且房门大开，后来的人不断涌上前去找位子，而那些正在工作的人，总是听见有人怀着妒意在一旁啧啧称叹。事后他们又回去跳舞。

暂时大厅里面只有一半人，乐席上的音乐，引起一片空洞的回声，现在只剩下喝酒的人和哲学家，亨利温存地把头俯向玛果。

他们坐在各色旗帜组成的帐幕下，这是王国各省的旗帜，也有历次战争和世界各国的旗帜。他们专心致意地互吐衷愫，不去管周围的情形。亨利对她说，他一直在爱她。玛果凭着自己的心，也回答出同样的话。她相信他，他也相信她；虽然他们两人都明白，还有其他的东西，但是现在他们觉得是真的；他是我唯一的爱人。我除她以外，没有认识别的人，有了她，我的生活才开始了！他是我的春天，没有他，我很快就会老了！

“亨利！你的身材的尺寸，完全符合古典的规定。说真话，这点你是值得称赞的。”

“玛果！我非常高兴和你一起分享这种称赞，只要你愿意，不讨厌我。”

“你立刻可以得到证实，”她那响亮的声音和动人的面容向他表示。这时他从座位上跳起来——于是他们就踏上别的新婚夫妇所走过的路。这当然是肉体所走的道路，不过有些

肉体也是令人鼓舞的。出了大厅以后，亨利抱起玛果；士兵们排成行列，使劲用脚在地上顿。那些喝醉了酒而摔在地上的人，也抬起头来望着他们。

他尽管热情冲动，可是新娘的衣服不容易解开；玛果的腰身捆得很紧，好象把自己放在匣子里似的。这时年青的爱人，显出了他的老练和内行；他并没有粗暴地伸手去剥那发光的皮壳，只轻轻一下子就把它解开了。玛果心想："他比吉士可高明多了，吉士枉自长得那样高和一表人材！"蚌壳既然打开，珍珠也就出现了。她不肯过久地暴露她的珍贵，两膝微微松弛，好象要跌下去一样，让他抱起她，然后把她放倒在她那著名的黑丝绸的床上，使她如愿以偿。"他爱女人，可是对女人的经验不多！我要占有他，"玛果最后还想这么说。可是热情的鼓荡，使她失了视觉和听觉。

奥地利家族[①]

亨利一个人回到大厅里来，他发现这儿的人比刚才多些了，国王和王后都出席了。查理九世这时穿上了衣服，不过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瞧，他从我胖玛果那儿来了！"他大声冲着亨利说。大伙儿的态度都在表示：好象他们也象法国国王一样明白，而且等待着幸福的人儿转来。只有王后没有笑，她和平常一样，丝毫显不出一点思想和感情活动。没有人记

① 奥地利与西班牙同为哈普斯堡王族的分支。

得，她的声音是怎样的。奥国的伊丽莎白，端端正正地高坐在大厅的一角，一动也不动。她的周围是空荡荡的一片，用不着卫兵前去防止闲人。她穿着珠光宝气的盛装，呆在那儿，活象是一尊不可亵渎的神像，满脸的脂粉，也毫无一点人性的表情。有两个西班牙的教士，躲在她宽大的衣裙后面，只有他们自己可以看到一切。

查理九世靠在妹夫的手臂上。他在妹夫的耳边，毫不顾忌地说了一些关于他亲妹子的下流话。亨利心里厌恶地想："要是他摔跤，我就干脆让他躺在地上，或者我要不要伸脚绊他一下！"实际上，他没有那样作，而是顺着查理挣扎的方向，一步一步地送他到王后面前那片空荡的地方去。

"她就塑在那儿，"查理口齿模糊地说，"你要有本事，就去把她掀翻在地！她纵然死了，她的尸体穿着盛装，还会僵立不动。奥地利家族是无法消灭的恶鬼，而跟我睡觉的这个妇人，活象是神话中的那个魔女美杜萨，我一看见她，浑身的血液都凝结了。罗马皇帝的女儿—— 一个人能跟她结婚吗，那瓦拉？我的祖父弗朗兹一世，被幽禁在马德里，皇帝查理五世，要求他把自己的亲儿子作为人质，才允许放他。他们百般虐待我的父亲，而且用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女儿来压在我的头上。他们把整个欧洲踏在脚下。他们的黄金、阴谋、军队和教士分裂我的人民，蹂躏我的国土，那瓦拉！"查理九世激动地低声说。"给我报仇吧！我因此才把我的妹妹给你。给我和我的王国报仇吧！我本人不能动手；我是一个被战败的人，连战斗的资格都没有了，只是陷入绝望的境地。记着我吧，那瓦拉！你要当心——"最后一句话带着叹息，悄悄从口里送进耳

朵，几乎听不清楚。"当心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弟安汝！将来你要是发生什么意外，千万别怪我，那瓦拉，因为我只是感到害怕。我对一切活人都害怕极了。"

忽然他的喉里发出呼啸声，这是恐怖的表示。王后身后有两对发光的眼睛，冲着他闪了一下，就不见了。查理站立不稳，抓紧他的妹夫，他在这块空荡的地方，除了亨利以外，没有第二人。他的胡根诺教的妹夫，心里暗自好笑，这么一来，他战胜了正在抬头的恐怖心情。国王查理不作声了，大厅里所有的宫廷人员都不作声了——这等于是一种含着敌意的注视。亨利完全感觉到了，他的敏锐的理智，也给他证实了这点。所有这些狂热的、反对新教的敌人，都不愿意看见他得到他们主子——国王的信任。实际上，他们是讨厌他的婚礼的，他毫不怀疑这点，他们也在无意中流露出来了。今天女神维纳斯命令，在场的不管是谁，都得彼此混合起来。不过这时群众当中已在你推我搡，冲突起来；天主教徒把新教徒逼到大厅的边缘。但是在环绕王后周围的一道无形界线上，新教徒们集合在一起，准备随时反击。

亨利很快就瞧出来了：眼前尽是带着武器的人——他们暂时还是好奇，没有马上想到袭击。其实他们要捕捉他是不容易的，他的新教徒们已经在背后作好准备，可以随时冲上前去。宫女们都纷纷地被冲散了，只是从远远的地方窥探，叽叽喳喳地叫嚷着，眼看风暴就要到来了。

查理虽然已经意识模糊，却感到周围一片空虚，他给热空气闷得发狂了。"拿酒来！"他大声叫喊。"我要跟王后大喝一场，让她醉倒。你们大伙儿瞧着吧。尽管她穿戴着那么些黄金

珠宝，可是倒在地上的仍然是她而不是我！”

她听不懂他的话，仍然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查理本人大概是由于喝酒过多的缘故，一下子全身歪倒，胡根诺教的妹夫，再也支持他不住了，眼看两人都要倒下去。忽然跳过来一个人，恰好把查理扶住。亨利抬头一看，那出乎意外跑来的是毛雷佛先生，他的面孔由于仇恨而显得狰狞可怖。在下一瞬间，他又被另一个人推开了，来的是吉士公爵。“您竟敢这样冒昧，毛雷佛，”他匆匆地说。“象您这样的人，赶快给我站开！”他伸手扶着查理。“你也帮忙扶着，那瓦拉！国王信托咱们来扶持他。”

“因此，咱们才带着侍从兵士从洛林和贝亚恩到这儿来，”亨利接口说，用同样夸张的语气，也象那位褐发的高个子青年贵族一样行动。他们的眼睛越过喝醉的国王，互相注视，但是在他快要倒下去时，他们又不得不用手把他抓紧。

“让我坐在哈普斯堡女人的身边，”查理九世双泪长流地哀求。“我也是一尊小小的神像——比你们神圣，你们两人都跟我的胖玛果要好过。最初是你，不过她放弃你了。”他说话时倒向亨利·吉士的身上，但是吉士又把他推向亨利·那瓦拉。“她占有你，”他靠在妹夫的胸口上啜泣。“她很爱你，我很爱你，咱们的母亲——凯瑟琳太后很爱你。”

“魔鬼，”他忽然大叫，因为那两个西班牙教士又使他吃了一惊，本来他已经把他们忘了。但是当他把他们的黑衣服和目光分辨清楚以后，好象难受得不得了。“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打算怎样对付我，”他朝着那个方向含糊地说，他们立刻又不见了。“我已经知道了，就让事情准时发生吧，这是你们应

得的报应，跟我无关。”

查理暂时又清醒了，可以一个人站立，吉士和亨利都松开手。亨利把手缩回以后，张目向四周一瞧。他发现无形界限上的人群起了变化，他们不光是带着好奇或者警觉的表情了。现在天主教徒们，威胁地从四周向他逼来——时而推推搡搡，东倒西歪，因为新教徒在背后跟他们动起手来，要挤到前面去。有几个新教徒的领导者，爬到椅子上去，只有杜巴塔由于天然的高身材，仍然站在地上指挥部署。忽然大伙儿乱嘈嘈地叫嚷起来；就是国王在场，也无法阻止他们破坏和平协定，他们气势汹汹，宣告最后的约束就要撕裂了。流血无疑是免不了的。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奥国伊丽莎白背后的两个西班牙教士，又闪动了一下。接着他们就完全沉下去了，也看不见主持的人是谁。王后和她的高座，从那儿移开了。好象有一部舞台机器，颠颠簸簸地滚动着；宴会开始，裸体国王和一切海神所坐的银山，也是这样移动的。它一直推动着哈普斯堡家族的座位，只在最后颠簸了一下，就侥幸地越过了门槛，在门没有关上以前，恰好可以看见卷起的地毯散开了——两个西班牙教士伸长舌头，很吃力地想从里面站起和爬出来。

那瓦拉放声大笑——这愉快的笑声是从心里发出，当场没有一个人听见会觉得不快，这笑声驳倒了一切邪恶，一转瞬间，缓和了每个人好勇斗狠的心肠。站在后面椅子上的一个矮小男子，以毫不沮丧的沉着态度，明白了笑声的意义；有些人认识他，他叫：阿格利巴·道宾芮。他用非常愉快的声音唱道：

“那瓦拉王后含着相思泪，在她著名的黑绸御榻上等待情人。什么人看得出明天的命运。因此，咱们还是来伴送新郎回洞房去吧！”他获得了喝彩声，但是为了发生更好的影响起见，他改唱下面的诗句。

死亡离我们不远了。只有那时我们才得到
没有死亡的生活，不再是欺诈的生活。
生命获得拯救，死亡被战胜了。
谁不愿太平无事，谁愿意颠沛流离？
有谁愿意扩展那困难的航行，
谁不高兴首先停泊在港口里？

这首歌初听起来，跟当前的事情没有关系，至多只是显得有点滑稽，唱歌的人把一切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查理九世大声宣布：他要同他的整个宫廷人员，伴送那瓦拉妹夫到他妹妹的洞房里去。他挽着年青的新郎的手。那瓦拉的另一边是吉士；这是最紧张的情节：从前的情人伴着现在的新郎走进洞房。接着队伍的行列安排好了，不分宗教信仰。方才还大声喊打的人，这时又愉快地松一口气。行列开始移动了，它在半路上又吸收了一大批宫女进去。行列经过的地方，都是房门大开，凡是体面的女士，都不愿放弃机会。已经睡觉的、上了年纪的先生们，也被闹嚷的声音惊醒了，爬起来加入到行列中去。首席侍臣米奥生，庄严地在前面开路，身上穿着衬衫和皮外衣，腿上没有裹长腿套。卫兵们拿着火炬在前面跑，火光照遍了古代的石头走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不跑来参加，他

们绕了好些路，口里唱着：

> 谁不愿太平无事，谁愿意颠沛流离？
> 有谁愿意扩展那困难的航行，
> 谁不高兴首先停泊在港口里？

"到了！"查理九世决定地说，其实找错了门。整个宫廷人员象一条爬虫，在这狭隘的地方打转，一直等到找到正确的门。查理在这儿，向幸福的人发表最后讲话："你是幸福的，那瓦拉，因为西方第一位高贵的公主，为你保持着她的玉洁冰清的操守，等你来占有她，对你怀着无限的恩情，来，上前去叩她的房门吧——"他边说边用拳头去擂那橡木门。他吻了妹夫的两颊，眼泪往下直流。

尽管拳头擂得那样响，连睡着的人也会听见，可是新娘不开门。大伙儿有了片刻的时间，倾听房里的动静，吉士公爵利用这个机会大声说：

"一切神明，特别是圣巴托罗牟在上！要是我是新郎的话，房门会自动打开，因为她认识我呀。"

这么一来，大伙儿才觉得吉士受了侮辱，生气了，事先大伙儿都没有想到这个上头。那瓦拉国王却从容不迫地回答：

"您瞧，房门正是因为您的缘故才关得紧紧的，以免发生误会。"

吉士坚持相反的意见：

"只是因为您的缘故，因为她习惯了更好的东西。"

查理九世颁布命令："凡事总得有个先后！现在不是决

斗，而是洞房花烛。”

但是这仍然阻止不了磨擦，两位情敌站在玛果公主的房门前，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他们脚对脚，眼对眼，身躯挺得笔直，满脸杀气腾腾。队伍后面平静些了，妇女们让人抱起来，好瞧瞧穿白绸衣的那瓦拉和穿蓝绸衣的吉士怎样动手。要是吉士求婚不遭到拒绝，他是有许多优点的：个子高，身体非常矫健，平常那种动人的面容，这时露出杀气，更加显得可怕。那瓦拉也不甘示弱，他瞧见对方怎么作，他也就怎么作。他的身材虽然矮小些，却可以成为一只更厉害的猛兽，他的确可以办得到。但是同时他形容出这种猛兽的样子可笑——这看来好象是附带的，其实是主要的。他伸直手脚，又俯着身子，作好跳跃的准备，金色的头发，飘垂到颚边，使人看来，更加光辉夺目，他说话完全摹仿吉士那种北欧的细腻语声。

“我是跟村姑娘打交道开始的，现在偏喜欢公主，公主从前跟洛林人有过交情，可是现在她需要的是那瓦拉了。”

再夸张的话，吉士也说不出来了，他的神气态度先被对方钳制住了：这在精神上解除了他的武装，更不用说人们的笑声了。笑声快要哄堂，纵然这个地方压制着，可是那个地方又爆发出来了——忽然橡木门开了，公主笑嘻嘻地站在门口，她自己笑了，整个宫廷也跟着大声笑了。

“谁不高兴首先停泊在港口里？”查理九世故意哇哇地怪叫。众人哈哈大笑，公主一把把丈夫拖进去，房门关上了：又是一片笑声。

一个伤疤

他们偎傍在一起，你看我，我看你，这时走廊上面宫廷人员的闹嚷声渐渐远了。后来那些人沿着对面的边廊移动，火炬的光，从这个窗口射到那个窗口；同时天空中透露出曚昽的曙色。这时外面的老百姓已经起床了，从河面上的小艇，直到岸边的屋子，人们都不得不想：鲁佛宫又通宵燃烧着地狱般的火焰。什么人也料不到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四目相视——后来玛果公主用那丰润的手，从上到下比划了一下，这意思是说：请您宽衣吧，陛下。她自己到了床边，才脱下睡衣；她明白自己身材上的缺点，站着比睡着好看。尤其是她想好好地端详一番新郎的仪容体态。玛果公主对于人体构造是行家，不管男女的身体，她一眼就能辨别出他们的美丑，就跟她赏鉴拉丁诗句一样。新郎在解他的领花，白绸礼服却不容易解开。他的衣肩加了里衬，使肩膀显得宽阔，但是腰身很窄。整个身材显得异常矫健，配着一双年青而特别瘦长的腿。人靠服装来点缀，这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这位有学识的女郎，不免担着几分心事，望着对方。但是你瞧，他的肉体却胜过了服装。玛果公主暗中作了比较，这时才觉得自己对于古典美的一切要求，真正得到了满足，而这种美是她十分倾倒的。暂时她还保持着学术上的好奇心和高尚表情，后来他皮肤下面沸腾的血液，也使得她的血液沸腾起来了。这位女行家接触到他粗糙的身体以后，就完全失去了知觉。

这时两人都沉醉在从来没有过的享乐中，你贪我爱，一点儿也不知道疲倦。后来亨利迷恋其他女人的时候，虽然否认自己曾经爱过玛果，但是他对于今夜以及后来一切夜晚的情形，却不得不使用一般庸夫俗子们所惯用的那句老话，就是：玛果诱惑了他。他自己可以证明，生活当中，有时肉欲的确可以致人的死命。也许死真的临近了，超出这对沉溺在享乐当中的情人的想象。他们忘了熄灭角落里的灯光。“死离我们不远了”，不久以前，亨利一定听见过这种宗教上的说法，这跟他内心的想象相符。这句话最后在他由于爱情而疲乏的脑子里闪过。

只是短短地安静了一会儿，他们无止境地贪恋下去，直到睡着为止。不久他又醒了，还闭着眼睛，就吻对方的身体，他的嘴唇触到一个伤疤。他立刻睁开眼睛，伸手去摸：他对伤疤是内行。伤疤有棍子打的，子弹穿的，牙齿咬的，既可以在战场上得到，也可以在男女的欢会中得到。主要是看伤在身体的哪一部分。要是一个兵士有象玛果那个地方的伤疤，那末，不管什么情形，他一定是个逃兵，被人赶跑了的。所以一个人千万作不得胆小鬼；尤其是一个以勇敢著名的亨利，未来法兰西和那瓦拉国王，不能够在这种地方带伤。不过眼前的伤疤，是在这个女人身体最美的一部分，她是我的，而且是我个人的——居然有人咬过她，这真不可想象！因此，他摇醒她，但是她没有马上醒来，于是他扳过她的脸，对着自己，不等她清醒，就急忙地问：

“谁在你的屁股上咬了一口？”

“没有谁，”她说，这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回答。但是他仍然

气冲冲地大声说："你骗人！"

"我说的是真话，"她保证说，同时坐起来，以从容不迫的表情和声调，对待他的怒吼，这时她心里在想："唉，真糟糕，他发现得太早一点了。八天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玛果公主根据经验是有把握的。

"我瞧得出，这是牙齿咬伤的！"他肯定地说。

"只是表面上象牙齿咬伤的！"她回答，而且回答得愈使人怀疑，声调却愈显得镇定。

"的确是牙齿咬伤的！而且是吉士的牙齿！"

她让他把话说出来，认为他将来总会忘掉，只要自己慢慢地把胸脯朝着他，让他抚摸，他自然会忘掉臀部上的伤疤。

她俯身去迁就他，抬起丰满的肩膀，插入一两句话。"既不是吉士，也不是别人的牙齿。"这使他更光火了。"为了误会而给自己辩护，多么困难，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在许多地方寻我的错儿，但是这个，他偏偏没有找对！难道我好告诉他，我的母后和王兄，有天早上，怎样把我叫去，教训我，要我放弃吉士，跟那瓦拉结婚？他应该看出，那是凯瑟琳太后老年人的歪斜不齐的齿痕呀！"

"你说！你说！"他边叫边伸手抓着她。

"他在吃醋。要是我真说呢？他又有什么办法？他会相信，我是因为他的缘故，也就是为了和他结婚，才挨打，才被咬伤吗？他不会相信。并且我还得承认，我那时刚从吉士那儿走来。这多么不好！"

忽然他放开她，去打枕头，他的拳头不在她身上，而在她的蒙着黑绸的榻上直擂，这张榻由于发生了许多故事而著名。

"他以为打的是我！"她把身子离得远远的，准备逃出去。"马上就轮到我身上来了。他还在打！"玛果非常器重他，心里也只爱他一个人。后来她还是决定，什么也不承认，让他发泄吧。"快承认！快承认！"

一下子他的语气完全改变了。"你一辈子也不会说真话。一个妇人的女儿，这妇人把我的母亲——"

这是从他思想当中流露出来的话。她直到现在还躺着，让他俯视着她。听见这句话以后，她也翻身坐起来，两人仔细谛听话句的余音，面对面，深深地吃了一惊。她的下一个动作，就是用被盖遮着自己裸露的身体。跟着他就离开了床，匆忙穿上衣服。他们彼此悄悄地对瞧了几眼。他心里在盘算：究竟这个女人是谁，使他这样深深地沉溺下去。她呢，也想知道：是不是真的失去了他，她觉得没有。"他会回来，因为咱们自从今夜以后，被过失联结起来了。只要他还把这叫着过失的时候，是不会感到厌倦的。最可贵的亨利库斯，"她用拉丁语想。"我非常爱你。"

他已经穿好他的白绸衣服，站在那儿，扣上领花，用军人的语气，简短地说："就在今天，我要赶到法兰德斯的部队里去。"

"为了保护你的安全，我要给你一个圣像，"她边说边埋头转向一只书箱，没有男子的时候，这些书就是她的伴侣；她拿出一本书，撕下一页，把它递给他。手是美丽的，态度是沉着的。她分明听见，他在勉强忍着自己的哽咽，却不再去瞧他一眼——她又放直身体，等到他关上房门，玛果已经睡着了。她还这样想了一下："我因为被爱情弄疲倦了，才没有成为一个

悲剧人物。”

但是她做了一个梦。

警　告

亨利离开寝室太早了。狂欢以后的鲁佛宫，还没有恢复日常的罪恶活动，至少给人以这种印象。他走进过道和大厅里去，从那些睡觉的人身上跨过，那些人，与其说是睡着了，无宁说是麻痹了。他们横三竖四地倒在角落里，也就是他们最后幽会、酗酒或者打架的地方。在一扇敞开的窗口上，垂着盛开的玫瑰花枝，下面倒着一些人，他们身上的彩色服装，由于大吃大喝而弄得龌龊不堪，给灿烂的阳光照射得十分刺目。他一个人边走边向那些秘密房间扫射一眼，房门是大开的，好让人混进去干各种卑劣的事情。卫兵们靠在墙边睡着了，手里仍然拿着戟杆。狗看见人来，就瞪着眼睛，发出狺狺的吠声，差点把他们叫醒了。

千门万户的宫阙，五光十色的景象，把他弄糊涂了。他在这宏敞的新建筑和纡回曲折的旧建筑中，好象进了迷宫，分辨不出东西南北。一个胖子伏在碎石镶砌的栏杆上睡着了，高高的白帽子，还罩在他那汗漉漉的脸上。亨利从这点上看出来了，这地方是在厨房附近。原来连厨役们也吵闹够了，但是这块疲乏的肥躯，倒在肮脏的杯盘碗盏和垃圾中间，更使人望而却步。穿白绸衣的那瓦拉，躲开这个地方，最初走进一所半明半暗的屋子，屋里满是蛛网，门上钉着铁皮，活象是座监狱。

他觉得自已曾经来过这个地方。这是老院子的下边。

他静静地站着，好让自己的眼睛习惯这儿的光线，这时有人低声叫道："别作声！"他瞧见那儿出来一位女士。他一把拉她到天窗下面去。"别到有阳光的地方去！"她请求道，"我连粉也来不及搽。我的样儿一定很难看！"

"你在这儿干吗？我觉得，那次好象是——不错，的确是你。因为你侦察我的行踪，被我的侍从达马涅克关起来了。你现在又在干吗？"

"陛下，我是在为您工作呀。因为我是您的女仆，除了您——我的主人而外，我不想对任何人效忠。"

他把她的脸扳过来，让阳光照在脸上。这是一个十分姣好的漂亮姑娘，虽然脸上的脂粉有点狼藉，却无损于她的美貌。他吻她的嘴，心里确信："这个人是属于我的，她的行动固然有点古怪。她们都是一些捉摸不定、预料不到的人！要是我那时没有把这个女间谍搜查出来，使她无法捣乱，也许——"

"你现在喜欢我吗？我很高兴，因为我觉得你十分可爱，"他说得娓娓动听。不管真也吧，假也吧，他的话使她的面容开朗了。他也确实高兴起来，跟女人一起，总是高兴的。这位女郎碰到了难得的机会，她完全相信，可以通过他而变得幸福。

"你打算给我作点什么呢？"他仍然问她。她首先得使自己的呼吸平静下来。

"为您付出我的生命，陛下。我会失掉生命，这是一定不移的。凯瑟琳太后会发现我到这儿来过。别人也好好地在为她服务。"

"这犯得着她什么呢？"

“小声点！她离这儿不远。方才我碰见她打房间里悄悄地出来，她瞧见我，吃了一惊。我躺在一张地毯上，装作睡着了。只有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她再三声明。“我发现房间里都是陌生人。但是她悄悄地走过，轻轻打开她儿子安汝的房门，把他带走了。她没有把她的儿子——国王带去。她在回去的路上，还轻轻敲了另外一些人的房门，有些人单独跟在她的后面，而我是最后的一个。哦，老天爷，这是一场生命攸关的把戏！”她的牙齿不住上下打战。

“陛下，这一切你得瞧瞧。”她牵着他的手，把他带到完全黑暗的地方去。“小姐！”他心里想，“也许她是敌人的情人，而敌人就埋伏在这儿！不。正是在这个屋子里，她被达马涅克关起来，她认得这儿的每个角落。这是什么，小姐？用手朝上摸，哎呀！这是梯子，要我爬上去吗？小姐！给我把梯子扶着，别让它滑倒。梯子很高呀，但是我开始瞧见一点光线了。可以爬到天花板上去，伏在一根横梁后面，这根横梁穿过一个窄窄的洞口，通到另一间屋子里去。这儿就是一个孩子也挤不过去。可是我瞧见一个房间——至少是象一个房间的样儿吧。凯瑟琳太后是不惯住在这种地方的，可是她坐在那儿。她的高背靠椅放在墙边，阳光从上面射到她的身上，使她的脸显得苍白。不过话又说回来，难道她平常的颜色不也是和铅一样吗？她仍然是平常装束，穿着寡妇服装，别的人可是才从床上爬起来的。这是吉士人，那是安汝。”“小姐！你认识一位毛雷佛先生吗？”“那个不是，他在这儿干吗？”“别作声，太后在说话。”

“不行，这儿离下面的会场太远，话句好象穿过岩缝一样，

听不清楚。我相信,她在反对她的儿子——国王,不然的话,她为什么避开他,悄悄跑到这儿来呢?国王在跟英国和新教的王侯们谈判。他管柯里尼叫父亲。她恨查理。她真正的儿子是安汝,只消瞧瞧他的脸就得了:一对招风耳朵,厚嘴唇。他浑身都是肮脏的,连他的思想也是肮脏的。他的屁股在座位上坐不稳,似乎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等得不耐烦了。现在用手指掩着嘴,别作声,亲爱的!亲爱的人儿有的是。""小姐,你认识一个象舞蹈教师的亲爱人儿吗?他是不是叫杜加斯特?"

"她不答话,咱们也应当小心才对。这儿要谋害什么人的性命。如果不是查理,就是我。但是让他们试试吧:巴黎到处都有胡根诺教徒!咱们的敌人都钻到地窖里来了,他们在那儿炮制杀人的计划,一个个脸色都象死人一样,特别是洛林大主教的样儿难看。老山羊,快把帽子遮着你的脸,别让人看出你的丑态!他昨天夜里一定干了不少的坏事!他跟吉士一块儿走到角落里,他们在商量什么。吉士,你这漂亮的家伙。你的个子长得高,躺在地上倒好看。可是,吉士,我的吉士,我是血统最近的亲王,患内溢血病的瓦卢瓦的继承人是我,而不是你,而且我也把他的妹妹弄到手了。"

"吉士终于大声说话,别人阻他不着,上面可以听出一些。宫廷将要杀害另外一个人。究竟是谁?查理吗?我吗?不可能是大将阁下吧?他要到法兰德斯的军队里去。安汝露出贪婪的目光:看情形是在对付他讨厌的哥哥查理。不对,凯瑟琳太后不愿意,她叫人肃静,儿子的死,在她说来,还太早了。她在嘀咕:大伙儿都得把耳朵凑上前去,特别是那个家伙——他叫什么名字?眼睛挤在一起,我方才不是在问:他在这儿干

吗？他们枉费心机，干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吉士特别把他拉在一边——我想起来了：他是毛雷佛先生。”

“这是什么意思？安汝晕倒了，他常有这种毛病吗？他不愿意久等那个人的死，那个人使他的哥哥成了他最凶恶的敌人。他指的是谁呢？仍然还是柯里尼吗？真是废话，他的力量办不到他们商量的事情呀。并且他的母后表示不快，打算站起来走了。时间不早了，我也得溜——。吉士离开房间了，他要掩护别人回去的路。要是我跟他在路上碰到了，该多好玩！快从梯子上爬下去。”“小姐！你藏在哪儿，小姐？”“把我一个人扔下了，我只好自己找路回去。”

他果然找到了路，先转回去，穿过仆役们的屋子，他们已经醒了，痴痴地对他干瞪眼；到老院子去的地方，正对着方才的会场，也就是在著名的小楼梯后面，那是特许亲信人员和阴谋家前往太后寝室去的秘径。这时吉士从斜坡的另一方面走来了。亨利很快地跳出去，站在第一级台阶上：吉士走到面前，才注意到他。“这样早，你打哪儿来，那瓦拉？”

“还早吗，吉士？这样你可以看出，我尊贵的岳母随时都在接见我。”

“你见过凯瑟琳太后了吗？是在楼上？”

“除了那儿，还有什么地方呢？”亨利挺起胸膛，做出洋洋得意的神气。这使得高个子洛林人心里好笑。他方才跟太后本人开了秘密会议，却在这儿碰见一个矮小的吹牛家，谎称自己同时晋见了太后。吉士雪白的脸上容光焕发，他用手撑着腰，说：

“那末，你自然听见她亲口说的话了；可是我还是要特别

重说一遍：你胜利了，那瓦拉。法国宫廷决定对西班牙宣战，因为你的大将在条陈里这样写着：'法国人需要一次对外战争，这战争是正义的，也是容易进行的，而且还是有利的。不然的话，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抢劫。'他真认识咱们这些人啊，你的英雄和老师。"

"条陈是摩尔内拟的，他在思想上总是爱走极端。"

"正是这个，让我们知道才好。你们的思想本是这样嘛，那瓦拉。"

"难道你们不是这样吗？"

"我们只是自卫。你们新教徒打算在我们中间来个大屠杀：这可以从你们柯里尼或者摩尔内的话里听出来。幸好我们选择了对菲利普国王作战——同你们一起。我们在法兰德斯再见吧——或者永远不见了！"

这只是假装退场。黄发高个子绕了一个弯，又马上回来了。

"那瓦拉！还是玩真的一套吧——象我这样！当你带着所有的侍从快要到达的当儿，我真的调集了部队到巴黎来。"

"我还有更多的人哩。"矮个子的目光跟高个子的成了两条平行线，因为他站高了一级。

"我的部队，今天就要开拔到法兰德斯去。你也象我这样作吧，那瓦拉！"

"我喜欢而且也习惯学你玩把戏。你还记得起咱们中学时代么，亨利·吉士？"

"那是你出的题目：刺杀凯撒，亨利·那瓦拉。真叫我们发了狂。"

“有你和安汝。你们俩真想把我弄死。这就是生活的回忆啊，我的朋友。”

“少年时代的友谊，是人生唯一的友谊，一辈子也叫人忘不了。我不怕难为情，当着你的面流泪，”吉士特别郑重其事地说，同时眨巴了几下眼睛，想挤出一点眼泪来。站在台阶上的亨利却在想：“这种把戏，我玩得比你高明。”吉士对那瓦拉的表情不是满足，而是惭愧。对方是他的仇敌，因为他没有把公主弄到手，所以对方成了他的活冤家，死对头。但是双方说话的声调都非常恳切，其实完全是在说谎。要是他们童年时代不在一起生活过，倒反而好些！感到惭愧——可是为了什么呢？站在台阶上的亨利，是对生活本身感到惭愧，他稍微弯着身子，眼光避开站在下面的吉士。但是当他正在弯腰的当儿，有什么东西对着他的胸口作响，一刹那间，他还弄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正想伸手去抓。这动作快如电光石火，陡然听见一声断喝：“住手！”他抬起头来，发现对方完全变了一个人，满脸带着兽性一般的杀气，美化的回忆一点儿也没有了：眼前只是赤裸裸的现实，吉士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亨利放声大笑，仿佛这最可怕的暴露，正是最有趣的事情。

“不过我也可以哭，比你方才还哭得真些。”

“算你有勇气，我不要你的命。”

“或者也是因为你会遇到不幸，所以才不敢动手吧。”这时他向旁边瞟了一眼。吉士好象一匹野兽，纵身一跳，来一个大转身：一个胡根诺教徒站在那儿，剑已经拔出鞘了。

“我的主人和领袖，说的完全是真话，”这人的皮上衣已经破旧了，黑黝黝一张兵士脸，满脸长着络腮胡须。“吉士公爵

阁下，只要您一抬手，等不到您的匕首刺中我的国王，一位加斯科涅的骑兵，名叫达马涅克，就得到荣幸，把洛林公爵阁下您劈成两半。”

这种南方的响亮声音，今天第一次打破了“鲁佛井穴”的沉寂。

卫兵们从面向大桥的拱门洞口赶来。周围的门都开了，有一些人走出来。吉士不等到别人看清情形，就趁机溜走了。达马涅克的剑早已入鞘，故意逢人便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边有两个商人，为了向机关付税，吵起架来了。”

他临走故意这样大声向主人声明，同时又在主人耳边悄悄说道：“快离开这儿吧！”一个当侍从的骑兵，可以肆言无忌，也可以随机应变，躲避危险。

他还识得一条捷径，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主人的寝室去。“陛下，瞧您这身漂亮的白礼服！满是灰尘，而且沾上了许多蛛丝网。一个御前侍从瞧得出来，一个公爵是瞧不出来的。要不的话，他早就生疑了，也许发动得更早，那时我还没有赶到哩。”

“你在留心我吗？”

“就象一个保姆一样留心。当心，别摔倒了！”

在过道转弯的交叉地方，横放着一个不到一人高的包裹。多奇怪，麻布口袋外面露出一双穿着小鞋的脚。这无疑是一个人。这人的身材多么小，如果是她——，主仆两人对瞧了一眼。仆人丢了一个眼色，叫他当心。主人 是把麻布口袋揭开看，以为里面一定是一个陌生人。死人的面容总是陌生的，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是谁。突然他吓得往后一跳，厉声大叫起

来。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按着他的嘴。“别作声，陛下！快进来，别让人碰见咱们在这儿！”他一把拖开主人，打开一扇门，顺手把门轻轻合上。

“现在您大声叫吧！我知道，外面的人，什么也听不见。这儿有许多事情，都是万恶不赦的，”新教徒满有把握地说。主人没有叫，只是如醉如痴地站在那儿，于是他自己继续说下去。“咱们决不会干出这种事，毁掉这样一个漂亮、和气、好心肠的姑娘。我认得一个牧师，他私下用宗教的道理教训了她。她已经皈依真正的宗教了。”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也许叫嘉德琳，也许叫佛绿莱德。总之，是一个可怜的宫女，也跟我这个可怜的骑兵差不多。”

“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也就不必再问了。把愤怒和痛苦藏在心里吧，别在外面露出一点儿痕迹来。她为我而死，为爱而死。今天早晨，我是怎样向我的太太，那瓦拉王后约定的呢？到法兰德斯的军队里去：我已经把这件事忘了。”

他大声说：“咱们今天就骑马赶到法兰德斯去。”

“说话要算数，陛下。在会战当中，我可以进攻，也可以逃跑。这儿可不行。这儿转弯的地方，在您的脚边，放着一个麻布包裹，您必须从上面跨过去，不哼不响。”

达马涅克还说了一些，他把木桶提来，让亨利洗澡。亨利脱衣服的时候，一个纸卷掉在地上。这是折好的纸卷，是临别时玛果给他的。据说是保护神像，打开瞧瞧，究竟是怎样的。

原来是从解剖图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绘着一具裸露的人体。每种器官都有相应的拉丁文注在旁边，这是博学的公主

亲笔写的。同时她还描上了一把小小的匕首，刀尖针对着裸露的人体，而且指出正确的地方，也注有拉丁名称。

瓦卢瓦公主的看法就是这样，这也就是她的警告。“要是我早知道了，怎么办呢？是不是不等吉士动手，先拔出匕首？”

“不行，”亨利大声说出来。仆人惊得抬起头来望着他。

梦

但是她作了一个梦。

玛果梦见自己是大理石雕塑的恋爱女神像，看守着一座迷宫，迷宫四周的篱笆，给她白色的背遮住了阳光，使她感到十分凉爽。石像不仅有感觉，而且还有意识。在她身后树荫的左右两边，有两位战士，为了争取她的欢心而互相厮杀，可是他们的剑连一寸高也举不起来。原来他们和她一样是石像，禁锢在僵硬的外壳中，而且也和她一样，是跟底座连在一起的。这时她似乎考虑了很久，她选定的那一个战士，却从底座上跌下去粉碎了。

她用空洞的眼睛对着一片风景：银色的河水，阳光照耀的河岸、宫殿和石像，这一切都在注视她这个恋爱女神。石像也和人一样，三三两两地站着，彼此交头接耳地谈，却一点儿声音也听不出来。未来的事情，是以你为转移。你在夜晚以前，作出决定吧。天上的太阳，还从高空中照着你，使你光滑的身躯发热，而且透过你的皮肤，使你的心脏跳跃。等到天气一冷，你也就失去热和力了。邪恶的暴力，将从黑暗中醒来，它

将要作出你不愿作的可怕事情。你只是虚骄而又冷淡的恋爱女神，因为你的感情是无力的，而你的意识是软弱的。快作出决定吧！快作出决定吧！——一下子，所有的石像都叫起来，不再是没有声音了，而是吱吱喳喳地叫得象鸟儿一样，甚至叫得象“来自岛上”的那些小鸟儿那样强烈。后来一切忽然又平静了，所见所想的东西都销声匿迹，周围显出一片空虚。

通过这完全寂静的宇宙，传来一种非常的声音，由于空间的辽远，这声音是宏大的，而且激起了回声。梦中的人，必需集中全副力量，而且要想得比醒的人更费劲。后来，她才把事情的头绪看出来了。地方是一座巨大宫廷当中的露台，上帝就站在台上。他在等待，暂时不闻不问，赐她的呼吸，以免她在他的注视下死去。他具有石像一般的形象，身上衣褶的线条很分明，是古典式的，就是大风也吹它不动。

露台就在鲁佛宫的正面，平常却没有人注意到那儿。同时这座熟悉的建筑，完全符合我们一生当中的理想宫殿。我们好象是从最早和最美的旅行当中回忆起它，如果不用眼睛去看它，也许以后再没有地方看见它了。但是它在这儿光芒四射地升起来，显出不朽的庄严，这是巨匠的杰作——叫作西乃①。这是宫殿的名字。上帝岿然不动地站在殿中间，只是一个中等身材——但是他的眼睑闪动，使我感到幸福的战栗，我想大声叫喊：哦，主啊！我用不着听他宣示意旨，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我不应当杀人。现在他那又短又鬈的纯黑胡须在掀动。他的嘴角边流出血，嘴唇变成紫黑色，他在叫我。瓦

① 根据《圣经·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十九章，耶和华曾降临在西乃山上，这儿大约是借喻。

卢瓦公主！上帝在叫。我缩成一团，吓得不敢答应，因为我居然梦想自己是恋爱女神。这是妄想。现在才是真的，才是神圣的真理。玛甘莉特公主，上帝在叫。是呀，主啊！

她这样回答了。她已经没有那种低沉而响亮的声音，因为声音已转移到上帝那儿去了，他用她自己的、非常强调的声音说话。她自己在上帝面前只是嘶哑地动着嘴唇。但是上帝听出她的话，表示接受了。他跟她讲希腊语，好让她听清他的意思。这希腊语就是：

你不应当杀人！

挽　救

她立刻醒了，穿上衣服，到她母亲那儿去。那瓦拉王后随身带了卫兵，以便在必要的情况下闯进去。但是她没有受到阻拦就通过了，大概她看出来了是什么缘故吧。她的哥哥查理九世，正在凯瑟琳太后那儿大发脾气。他赌咒发誓地说，只有他才是国王，只有他才可以发号施令，而不是那些偷偷摸摸在地下室开会的阴谋家。

他的咆哮侮辱了凯瑟琳太后，使她不得不考虑。此外，她还担心着自己的安全。虽然没有外人，但她的女儿可以看穿她的虚伪表情。母亲和气地招呼这个可爱的姑娘，叫她坐到矮凳上去，这么一来，玛果仍然是母亲的宠儿，平常她最喜欢靠在老妇人的裙边，两手搔着头发，阅读皮面的厚书，同时膝头上总是叠起好几本书。她根据习惯，从桌上拿起书，用指头翻

了几页，但是她的眼睛并没有看书，却从这一页跳到了那一页。

这时查理九世被阴谋诡计弄得惊惶失措，他那杂乱无章的叫嚣，对于老妇人是没有用的，她只是冷冷地瞧着他。他决定表示得更可怕和更明确一些。他伸长了脖子，淡红色的胡须倒垂下来，同时他的两只手不住挥动，而且握成了拳头。他就这样从眼角边打量他的母亲，看她对他还有多大的危险。

"你睡好了吗，母亲？"

"你的宴会太吵了，我的儿。"

"不过你很早就起来了，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人跟你在一起，特别是我的弟弟安汝。有人向我报告过了。你们的计划是对付我的！这是对国家的危害，不然的话，你们不会挑选一个象地狱般的地方去开会了。"

"这不过是有点儿象罢了，我的儿，特别是从梯子上往下看。"

"你不否认，母亲，你作得对；这个出乎你们意外的人，准备当着你的面，把一切情形再报告一遍。"

"我不相信。"

在儿子听来是：你是一个傻瓜。女儿心里明白：她已经死了。有一会儿，玛果埋头在书上，查理的旧病复发了。他大声叫喊，要逮捕他的弟弟安汝。亲生的母亲在危害他的生命，想把另外一个儿子扶上国王的宝座。"但是我要叫我的新教徒来帮忙，我只同大将柯里尼一起管理国政！"他稚气地大声说，同时对于自己这样大胆，也感到害怕。影响是最可怕的：他的母亲哭了。凯瑟琳太后的做作，越来越厉害。开始，她用她的

短手臂向周围挥舞；她那张又宽又肥的脸，渐渐地好象变成了天真无邪而又绝望的小姑娘的脸；接着她用手指蒙着脸，从指缝中向外偷看，呜呜地啜泣起来，哭声越来越高，也越加刺耳，但是没有一滴眼泪从指缝中掉出来。凯瑟琳太后一切都可以作假，只有眼泪哭不出来。查理注意到了，她做到的是什么，玛果却看到了另一方面。

老妇人哽咽地说：

“陛下，请您准许我回故国去吧！好久以来我就担心自己有生命危险。您居然对于背叛我的敌人表示信任。”

他听到这儿，果然不出她所料，大吃一惊。他无可奈何，结结巴巴地说：他只想知道，究竟他们今天早上作出了什么决议。

“还不是为了您的王国的幸福，”她说，带着完全枯燥无味的声调，同时摆出一本正经的面孔。这可以使人怀疑她方才还哭过。她的声调提高了，而且含有责备的语气。

“这只有您不在场才好作出决定。因为这需要行动，非常的行动，只有伟大的统治者才配，你可是不适当的，可怜的孩子——”这分明是责备，是接着虚伪的恭顺而来的大转变。凯瑟琳太后坐在那儿，掌握着更高的权力，仿佛她压根儿就没有请求过回到佛罗伦萨去——也就是她从前被驱逐出来的地方。

查理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心乱如麻，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想起母亲从前的一切暗示，那时候还没有到今天这么紧张的地步；当时他答应了流血的计划，仿佛那不过是一种梦魇。甚至于母亲自己，开头也无非把这些计划当作是摆脱危险的神经战。

可是查理清清楚楚地想起两个人的名字:阿摩利和利涅罗勒,这是他的恐惧的牺牲品,遇到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就想起他们。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已经独立,就跟胡根诺教徒柯里尼往来,把柯里尼叫作父亲,在一切方面,都听从柯里尼的建议。这么一来,他已经站在跟西班牙作战的边缘上了。奥地利家族,把缠着他和他残破的国土的套索,拉得更紧;它拥有旧世界的南部和中部;它又支配着新世界及其黄金;它管辖着教会,通过教会也管辖着所有的人民,包括法国人民在内;而且在他自己王宫的御榻上,也躺着奥地利家族,这儿它是用一位女大公爵的名义,她被黄金和权力冻结得纹丝不动!

"怎么办呢?"查理九世绝望地想,同时低头看自己的脚。"他们在安排杀人,所有的人都想杀人,但是吉士族人和我的母亲想杀的是法国人,他们想把我的臣属消灭干净。大将阁下想杀的是西班牙人:我宁愿这样干。不过等到他凯旋回来,我也会害怕他了,因为他将成为最有力量的人。直到现在,还是吉士族人比他和我更强。我的母亲怂恿吉士族人去袭击新教的人。叫我不声不响地呆在鲁佛宫里,等候结果。我新成立的部队,要去打垮剩余的党派,趁机把那些领袖们一网打尽。"

他抬起头来,疑问的目光,表示自己对这一切不知道如何是好。他的母亲对他点头,表示鼓励。他常常饱受她的教训,理解她到一定的程度,超过这种程度就不行了。在那种情形下,她显得神秘莫测,而他却显得软弱无能。不过这回也许他会猜到她的心意,也就是猜到她的计划的第一个要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没有思想的阻力妨碍他呀。查理看出:

“今天早上，他们才在地窖里作出了最邪恶的决议。我不在场，所以不明白确实的内情。但是我浑身发冷，想要呕吐，有谁帮我的忙呢？”

他还没有想完，他的妹妹就站出来插嘴说话了。

“我禁止发生谋杀事件，”她用响亮的声音说。

有好一会儿，凯瑟琳太后张开嘴巴，合不拢来。这孩子在做什么？“你吗？你禁止吗？”凯瑟琳太后一字一顿地问。查理也惊讶地问了一句。“你吗？”

“是我！”玛果从容不迫地说。“而且通过我，还有另外一个人。”她的意思是指上帝，指那个口边流血的大理石像。

“那瓦拉在威胁了！”凯瑟琳太后这样想。“我非赶快行动不可。”

“谁有权力禁止法兰西国王的行动呢？”她故作不解地说。

公主没有回答，她露出娇生惯养的表情。

查理问：“我也想知道，谁在这儿颁布命令？”他这种问法是错误的；违反了他自己的利益，但是好奇心使他那样作。他的母亲也始终认为自己没有把话听清楚。“平常这是一个听话的姑娘！只晓得蹲着看书，或者跟小伙子们去睡觉。有一次曾经因为吉士的缘故，给咱们添过一点麻烦。难道说，现在她又想得点教训吗？”

“如果你不把话说明白——”凯瑟琳太后勉强耐着性子说：“别人怎么听得懂你的意思呢？”

“你懂得我的意思，不准杀人！”

“谁在说杀人呢？可惜得很，咱们天天都得当心那些党派互相残杀：一边是你的吉士的天主教徒，一边是你的那瓦拉的

胡根诺教徒。为了你的缘故，我真抱歉，我的乖女儿，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他们两个人都在夸张自己了不起。还是你告诉我吧，咱们要怎样来阻止他们才好！”

玛果不顾这种可怕的假慈悲，仍然贯彻她在梦里获得的命令：不许杀人！她睁大眼睛，透过她母亲苍白的脸，看到上帝的脸，暗红色的血从他嘴边流下来。

“只要咱们不作害人的事情，那些党派就不会自相残杀了。信号是由咱们发出的呀。”

“咱们，”凯瑟琳太后重说一遍，但是这回沉不住气了，她内心感到烦躁。这个平常乖乖地蹲在母亲裙边读书的女学者，除了大量消耗被单而外，居然这样留心外务，倒是出乎意外。同时玛果也用自己的话来证明了这点。

“我不是蠢人，母亲，我听出有些话要在将来才获得它的真实意义。你对我的王兄说这样的话，他自己还听不出来。但是我读过书：我懂得鸟儿的语言——”她触动灵机，又补充说了这一句。其实她是回忆起梦境：许多石像清清楚楚地向她说话，叫得象“来自岛上”的小鸟儿那样响。

“你的意思怎样，我的儿？咱们要不要再来给妹妹一顿小小的教训，使她得点益处？陛下，你当然还想得起那天早上的情形，你的胖玛果跟吉士睡得太久了。”假面具后面那对迟钝的眼睛，渐渐地燃起怒火。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要揍他的胖玛果，这时他的理智清醒了一些；思想的阻力也减弱了。他大声说：

“她禁止得对，不许发生谋杀事件！我也禁止那样作！”

“滚出去！”凯瑟琳太后冷酷而严厉地朝着门边，对他们挥

手，可是今天门口没有卫兵。这么一来，她不得不担心最可怕事情，而她个人的安全是超过一切的。这个野蛮骑士的后代，可以干脆叫人把她关起来；那时就是她心爱的儿子安汝也无能为力，因为事情既然发生，就只好算了。不过她还是在这个饱学的姑娘身上，首先看出了危险。她按捺着自己的性子，说："出去。"可惜他们不走。

"要让柯里尼大将活下去！"

"要让那瓦拉国王活下去！"

他们同时说了出来；两个名字碰在一起，互相排斥。于是老妇人耸耸肩头。

"你们瞧，连你们自己的意见也不统一。"

"我跟胖玛果的意见是一致的。"

"我的王兄要帮助我。"

这么一来，她有了同盟者了。不过凯瑟琳太后每逢处在劣势，就施展狡计。

"亲爱的孩子们，咱们来订一个条约吧。你们提出了两个人的名字，我一个也不想伤害。我不会举起一根指头来，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倒下去。不过要是他们当中有一个倒下去了，那末，亲爱的孩子，你们就不能要求我保护另外的一个啊。这就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以外了，"她补上一句，更加显得狼狈，因为她的女儿显然站在优势地位。那瓦拉王后的形象扩大了，由于她的知识和意志。

"我懂得鸟儿的语言，"她居高临下地对那可怜的老妇人说。"陛下，你的带有双关的话是说：首先让大将阁下死去，接着再让我的丈夫——那瓦拉国王死去。"

"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

"她说对了！"查理恍然大悟地说。"我的胖玛果是聪明人，知道一切事情。但是大将应当活下去。这是我的命令。他是我的父亲。"

"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老妇人重说一遍，她离开思想迟钝的儿子，转向思想敏捷的女儿。

"你自己想想吧，这儿有人禁止得住党派的仇恨和宗教的狂热，而不让他们互相残杀吗？"

"不能牺牲我的丈夫那瓦拉国王！"

"我跟你一样没有办法。是他们自己要流血呀。事先谁也不晓得，究竟打哪儿开头。"

"你知道。"

"你知道！"查理大声咆哮。

老妇人浑身一震；这时她心里才感到难过，真正的难过，不是假惺惺地啜泣了，她身上担负起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的脑子里，"她边说边用食指钻她的太阳穴，"装的是瓦卢瓦家族。我不比你们落后。你们还年青，只晓得寻欢取乐。我个人绞尽脑汁，担负起巨大的责任，要不的话，你们大伙儿和整个家族都完蛋了。"

这倒是她真正打心坎里冒出的话；话句也没有失去效用。这回老妇人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同盟者听到这儿就不做声了。这使她感到一点困惑，由于一时的失算，她立刻又犯了另一个错误。

"你爱上别人了，但是你是我的女儿。咱们明白，每次咱们的热情发泄过后，剩下的还是咱们自己。矮小的那瓦拉，也

跟你的任何情人一样，尽量讨你的好。不过将来会有一天，他不睡在你的床上了。第一次，你还问：究竟这小伙子在哪儿？第二次，你再问一遍。但是第三次，你就不问了，也不想知道究竟，好比失去了他一样。”她徒劳无益地白说了一阵。

玛果用上帝的声音说：

“你不应当杀人！”

“这真是奇闻，”凯瑟琳嘟哝着，眼睛向上斜视。

“或者我就变成新教徒。”

“或者她就变成新教徒，”查理大声叫嚷，受窘的母亲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女已经携手合作了。

“我要求那瓦拉国王的生命安全。”

“我要求柯里尼大将的生命安全。”

“你别跟我提起那个顽强好斗的老雄鸡吧，他把王国引向灭亡的道路，你反而认他是父亲。”她决定先跟一个人和平谈判，好把另外一个人打发走。

“好吧。你跟你的那瓦拉到英国去。英国女人的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咱们需用得着伊丽莎白和她的钱，因为你的哥哥查理跟他的父亲柯里尼，煽动奥地利家族来反对咱们。你们哪个时候高兴，就哪个时候走吧！”

她只是挥挥手，叫他们出去；她说不出什么话了——不知道是故意装的呢？还是真的说不出话来？

女儿立刻恢复平常的服从态度，低着头，屈了一膝，就恭顺地退出去了。查理九世跟在后面。因为他瞧见别人的事情出乎意外地获得了胜利，反而在紧要关头把自己的事情忘了。

预　兆

玛果去看亨利。虽然他早上气冲冲地离开了她，她仍然降低身份，移樽就教。她可以原谅他，他到底是男子，横竖不及女人聪明。再说，她自己也坦白承认，他对她过去的——尽管已经忘怀了的——恋爱关系以及另外那桩事情，的确有抱怨的理由。另外那桩事情是更加可怕的，而且对于她比对于他更厉害；因为他还不象她那样，坚信他的母亲是被她的母亲毒死了。现在她算是补偿了这一罪行，而那种不断出现于他们中间的讨厌的障碍也廓清了：她挽救了他的生命。玛果为亨利作了斗争，通过一场梦，受到上天的感召，而且胜利了，于是她快步如飞地跑去领取她应得的酬劳。

他刚洗完澡，换了新衣服，他的身上和房间里都喷射出一股香气。她跨进门去，他们彼此都象久别重逢一般。两人的血液沸腾了，身不由主地巴不得拥抱在一起。可惜这时有一个第三者在场，这就是那个身材矮小的滑稽仆人和朋友阿格利巴。

“诚实的阿格利巴，”那瓦拉王后吩咐道。“请您让我向国王——我的丈夫，单独报告一桩重要的国家机密。”

道宾芮笑微微地表示乐意，但是在他还没有退出去以前，他鞠了三个躬，而不是两个躬：第一个是对着国王，第二个是对着王后，第三个是对着那张床。年青夫妇扑哧地笑了，亨利就说：

“心爱的王后！我对于重大的国家机密，比您更着急，”他边说边瞟了床一眼。“不过还是让阿格利巴报告完毕吧。他知道了一些奇怪的预兆。”

“不是预兆，陛下，我不这么说。这是意外事件，或者说，日常生活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小事情吧。”

“这真是属于巴黎的日常生活吗，阿格利巴？最忠实的王后，请您自己说，这是不是你们这儿的规矩：人民听了神父攻击新教徒的讲话，就聚哄起来？教士站在栏杆石或者台阶上，公然宣传怎样把人吊死或者绞死。大伙儿只要发现一个胡根诺教徒，就你追我赶，不让那个不幸的人儿跑开，就向他扑去。这还算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吗？”

她的脸色变得刷白，没有一丝血色。“这简直比我想象的还坏。玛果，时机不待了，城门马上就关闭了。赶快，玛果！赶快跟他一起离开这儿吧！”因此，她也顾不得有没有第三者在场了。“亨利，我心爱的夫主，您好好地听我说吧！咱们今晚趁街上人静的时候，就旅行到英国去。”玛果挥动她美丽的手，要他先别回答，听自己把话说完。

“亨利，我亲爱的夫主！您完全看得出，事情是彼此相关的：巴黎的太平，要靠法兰德斯的胜利，而法兰德斯的胜利，又要靠英国的黄金。大将阁下的胜利，将是新教的胜利，但是你们和我们的部队，都在他的指挥下作战。这就结束了我们和你们之间的敌意。以后再也不许什么人站在栏杆石上传教了。因此，咱们得乘最快的船到英国去。”

“我谢谢你。不过——”

“咱们不是逃跑——你听清楚！你让我把话说完吧，亨

利，我亲爱的夫主！咱们不是逃跑，咱们是完成最重要的使命。柯里尼自己为了事业的利益，要求咱们这样作。"

这是她迫不得已临时想出来的话。在场的第三者，只好把口边的话咽住，差点发出一种啸声。她用命令式的目光镇慑住他。他也俯首听命，没有开口。但是国王问他："你的意见怎样，阿格利巴？"他接口回答道：

"我想，一位美丽的公主的爱情是最贵重的珍宝。"

"荣誉更高，"亨利立刻听见自己训练有素的内心在说。"宗教也更高。"

他迅速地决定道："大将要是颁发命令，一定会当面嘱咐我。"

"这当然不成问题，"美丽的公主证实道，但是她私下决定，尽量阻止他去跟那个老年的异教徒会面；她懂得怎样笼络她心爱的丈夫，等到他们上了旅行车，就把一切抛在脑后了。最后，阿格利巴·道宾芮遵照她的示意走了。他们立刻迫不及待地拥抱在一起。

他们出席今天的宴会，已经很迟了；本来他们应当三点钟准时到达，而且要比他们欢迎的客人到得更早才好。因为今天是那瓦拉国王借安汝宫宴客。他们跨进会场时，那些面容激动的人，一下子都平静下来。有三个或者四个钟头，不断地吃喝，各种肉，各色酒，流水般地送来，人们自始至终，乱哄哄地闹嚷成一团；只有聪明的或者审慎的人，才受不了这种气氛，立刻走开了。首席侍臣米奥生，躺在床上，推说自己的肚子痛。好些其他新教的先生们，都没有到场，据说是匆忙中离开巴黎走了。

“这是预兆，”在筵席尽头的一面，杜巴塔向摩尔内说。“不过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些剩下来的人，居然有那样大的耐心与和解精神。今天是婚礼的第三个晚上，我好象觉得，所有这些不幸的人，终究失去了力量，不能从座位上跳起来，分成两队，互相威胁和叫嚷了。有时候，仇恨甚而在精神上麻痹了，或者说为了跃进而向后退缩吧。”

摩尔内答道：“咱们大伙儿都在坐失机会，不把这个国家和王国变成一具血淋淋的尸骸，给大地上的一切兽类去啃咬；戈特人①接受匈奴人所不屑的东西，而汪达尔人②又吃戈特人剩下的残羹冷炙。”

这就是有德行的摩尔内的谈话，他和平常一样，说话爱走极端。不过他们屈指算了一下周围的人数。天主教徒也缺席了，其中有德南塞上尉。听说是鲁佛宫里离不开他；至于什么原因，却没有人知道。那位毛雷佛先生也没有来。好些人特别想起他的尖鼻子和挤在一起的眼睛。“这狗东西！”吉士公爵大模大样地提高嗓子说。“幸亏他躲在我的床底下！据他自己说，打算请求我开恩；不过他身上带的匕首，却丝毫也不原谅人啊。”

这是吉士生气以后大声说出来的，查理九世和那瓦拉国王，面对面地坐在一块儿，离吉士不远，所以听得一清二楚。这时查理本人大叫大嚷；他认为自己在凯瑟琳太后面前讨了便宜，或者如他自己事后所称，争取得了胜利，这就提高了他的兴致。“那瓦拉！咱们在这儿不谈那个问题，不过你和你的爱

① 东日尔曼族的一支。

② 古时居住波罗的海的一个民族，曾经破坏各地文物。

人，你们应当好好地感谢我，多亏我从中斡旋，费了莫大的气力。没有我，你的生命是不值什么的。我是你的朋友啊，那瓦拉。”

他的妹妹给他斟酒，好堵着他的嘴巴。不然的话，他还会向所有的人说：她和她的丈夫今晚就要到英国去。一杯酒下肚以后，勾起他对于他的父亲柯里尼的爱和崇拜，他说柯里尼是他最忠实的臣属和最好的仆人。如果单听法国国王的话，党派的和平已经签字，过去的事情也一笔勾销了。

杜巴塔在筵席的尽头处说：“大将阁下尽管接到忠告，还是相信这类事情。不过只有他和查理九世才是唯一相信的人。这叫我担心。谁要是没有明显的理由，忽然忘了人是盲目和邪恶的，那末，他本身就冒着莫大的危险，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放弃自己了。”

摩尔内答道：“我的朋友，要是这一刹那耶稣来到这儿，他坐在哪一派当中去呢？大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和我们，双方面的人所想的都是坏事情，心坎里再也没有一点爱的火花了。我坦白承认，我对自己也感到害怕；因为我总是想到一场大屠杀。”

“我们知道你的为人，菲利普。你只是思想上爱走极端。”

“极端的事情先发生在世界上，然后才钻进我的脑子里来。难道你——杜巴塔，认为人们在这儿还能长久保持理智吗？就我这方面说，我就要去经受海上的风浪，纵然淹死，也是心甘情愿的，因为鲁佛宫里将要发生可怕得多的事情。”

“你要乘船出外旅行吗？”

“到英国去拿伊莉莎白的钱。”他那苏格拉底式的脸，在宽

阔的额头下，紧皱在一起——大概是由于鄙视金钱，或者也是由于鄙视自己的幸运。他并不欺骗自己，他懂得，幸运出乎意外地选中了他，要他离开这儿。

"凯瑟琳太后叫我去谈话。要我代替我的主人去，好让他留在这儿。他所需要的不是颠簸不停的船只，而是四平八稳的睡房。不过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够安定人心，防止激动。至于我自己的心，朋友，除了冷却在万丈洪涛当中而外，是没有其他办法的了，我也只有希望淹死在海里！"他慷慨地大声说——不过他毕竟还要活五十一年，而一些环绕在他周围的人，连五天也活不了。

他认为没有隐瞒事情的必要，随便向人说，所以好些人偷听了他的话，其中也有年青的夏绿蒂·苏佛。苏佛利用机会，等到那瓦拉国王一离开王后旁边的座位，就首先跑去向玛果报告。她说话的时候，两眼闪闪发光。按她的年龄来说，是正当妙龄。窄窄的脸蛋，由于传达新闻而显得特别娇媚。"王后，陛下和玛果，"她一连换了几个称呼，迫不及待地想要说出：那瓦拉国王做得多么勇敢和巧妙，为了自己在这儿，或者说，为了使自己留在这儿，就对自己的王后说了谎。女朋友赞不绝口地叙述经过情形。本来一个男子汉的荣誉，应当是为义务而牺牲爱情。这时夏绿蒂的心里却在想："现在你们整天地躺在一块儿，不过也有一天会轮到我，我对他是感到好奇的。如果善良的玛果知道，他已经在对她说谎，那末，她更要骗他，而他又可以跟我一起骗她了。"

玛果听到报告，心里在想："这个女人在吃醋。我的幸福超过一切，对我垂涎的人，是应当受到处罚的。我作得很聪

明，哪怕这次旅行又远又危险，却借这个机会掩藏我的幸福。也许我们可以平安地回来，那个时候，这儿——。我不知道，究竟我母亲计划着什么，只有她才知道。因此，她手里还留着最后一张抵制我的王牌。要是苏佛唠叨的话是真的，那末，就是凯瑟琳太后指示我心爱的胡根诺教徒：派他的摩尔内比派一个国王到英国去要钱更好一些。不，不是这样！现在我才发现，亨利的借口，完全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不过她发现这点，还是亏她的女友暗中帮忙。她想，他派遣另外一个人去，好让我们留在这儿。他太勇敢了，毫不考虑个人的安全，而且爱我爱到这种程度，惟恐离开新房太久了！”

玛果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这样想。她模糊地决定，再去向老太后请求，可是她仍然坐着不动，觉得期限已经过了，实际上，她在这儿除了想到夜晚的快乐而外，把一切都抛开了。

“我亲爱的心肝和美丽的爱人，”亨利在最奇妙的片刻间，边想边喃喃地说，只有她一个人才听得出他的话。后来他踱到一边去，跟堂弟孔德谈到他的妹妹；他跟他的王后分开了，他以为这不过是短短的一会儿。堂弟对亨利说，他本人劝年轻的嘉德琳离开这儿。“巴黎是不安静的。老百姓盼望发生骚动，好趁火打劫。就我来说，我要惩罚他们，不是等他们发动，而是乘他们尚未发动以前，给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幸好没有人来问你。现在咱们要打击西班牙的世界霸权，巴黎当然不会安静。老百姓的激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甚而可以做出好的和有益的事情。咱们是王侯呀。在庆祝我的结婚典礼上，我的妹妹应当到这儿来。”

堂兄坚持己见，他分明知道，妹妹为什么不来。她是怪他没有遵照母亲的遗嘱。这就是说：离开巴黎，统率新教的队伍，跟法国宫廷作战。他没有这样作，为了爱玛果公主的缘故，反而把自己的命运和力量放弃了：这点是妹妹不能原谅他的。他作为国王和长兄来说，使她失望。在年青的嘉德琳身上，死去的珍妮，觉得受到了损害和轻视。还有，就小妹妹个人方面来说，她瞧见大哥哥去吻别的女人，心里也有几分妒意。因为他熟悉嘉德琳就跟熟悉自己一样，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真正地瞒得过他；不过他当着孔德的面，不肯承认，自己心里是不否认的。于是他说：

"她错了，堂弟，等到我离开这儿，她就会明白了！我仍然要离开巴黎，正如她的意思和我母亲的吩咐那样。不过将来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带着军队，而是带着英国的黄金。"

"你吗？象驴儿那样驮着口袋吗？"堂弟将信将疑地问。他疑惑了，也好，这样不会遭到他的轻视。凑巧这时候菲利普·摩尔内向他们走来了。

"是我本人充当驴儿，而不是您啊，陛下。"他伸长了脖子，作了几声驴叫。"金驴儿是一种神奇的东西。但是太贵重的货物会受到老天爷的考验；老天爷会使船板破裂，让驴儿掉下水去。这事情的结局如何，我已经感到了一些预兆。您的生命，陛下，要贵重得多；别人为您付出很高的代价哩。您当然知道是谁，"他悄悄地说，同时用手指着墙那面一个地方，一切事情，包括这件事情在内，都是由那儿决定的。

"那末，我就留下来，"亨利立刻决定说。"留下来更好，我现在可以自由决定。我和大将联合起来的力量更强。"

"总而言之,你有玛果,"孔德补充一句,就转身走了。亨利心里想的正是这个,他吃了一惊,就不作声了。

摩尔内比平常更有礼貌地对他鞠躬。"陛下,我现在向您告假。因为一个离别的人和一个快要死的人相象,所以请您听我的遗嘱吧!您被扣留在这儿,以免其他的人及早怀疑,大伙儿组成一支声势浩大的队伍,一下子从城里打出去。本来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好比是送进屠宰房的畜生,不得不拼命挣扎。请您注意周围的谈话,您可以听出,没有人不想远远地离开这儿,而坚持留在这儿的人,是因为您在等候未来的事件发生啊,陛下。"

"菲利普,你用大将的名义,给法兰西国王上了一个出色的条陈,你说,他的臣属并不是天生来非偷窃和残杀不可,如果他们不去对付外国人,就会彼此干起来。你在这儿,也说得有点过火了,柯里尼和国王的关系搞得很好。他的怀疑还不及我,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肯留在这儿呢?"

"他留在这儿,是因为坟墓在等候他。而您留在这儿,是因为床铺在等候您啊。"

一群嘻嘻哈哈的客人走来,把他们隔开了。亨利还寻找了朋友一会儿,不过没有再见着他了。

咄咄怪事

快散会了,闹嚷和拥挤更加厉害。人们从安汝宫转移到鲁佛宫去,相传早晨中断的舞会,要在那儿继续进行。今天没有

人大声争吵，然而拥挤的人群，却有一种平常没有过的茫然情绪。他们完全弄不明白，究竟排挤走了的是谁，或者卷入在自己一群当中去的又是谁。他们连对于环绕着法国国王周围的一队人，也忘了致敬。这时亨利被挤得老远，看不见玛果了。人群川流不息地来去，一眼看不透底，走路好比作梦一般。因此，他情不自禁地叫："玛果！"

有人回答："她带着宫嫔们乘车走了。到这儿来，陛下，到我这儿来！"

亨利没有瞧见叫他的人。他只听出是阿格利巴的声音，一会儿又听不见了。"让我过去！"他命令道。"我要到王后那儿去。"这时在他背后离耳边不远的地方，有人娇声媚气地开了一些无礼的玩笑：问他究竟指的是哪一位王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大约是不会约他去的，至于跟凯瑟琳太后算账，还未免过早一点。亨利向周围一瞧：那个年青的傻瓜，躲到人群中去了，做得若无其事的样儿。这是杜加斯特，安汝的男宠，至于他瞎说的事情，当然是从他主人口里听来的，这倒值得好好地查问一下。亨利哈哈地笑了，伸手招呼那个小伙子过去。这家伙倒也真的伸长了脖子，想从人丛当中挤过来，可是忽然他杀猪一般地叫起来，因为新教侍从当中的美男子莱朗，在后面用膝盖对着他那受人宠爱的屁股使劲猛撞。这小子站不住脚，就向别人身上倒去，人们赶快让开，于是你推我挤，乱作一团。眼看所有的人都要被卷入运动中去，造成一种可怕的混乱。这时法国宫廷的一位绅士，名叫德尔贝夫，毫不客气地一把抓着那瓦拉国王的手，揭起墙上的一副幕：忽然两人都呼吸着新鲜空气，到黑暗中来了，而且没有第三者。

这一下来得很突然，连话都来不及说，完全出乎意外，这显然是别有用意。亨利曾经孤立无援地面对过吉士，忘了作必要的戒备，他有了这种前车之鉴，所以现在立刻把匕首拔出来。德尔贝夫慨然地说："陛下，要是您不把我当着您的朋友，那末，这儿是我的胸脯。"他真的把胸脯袒露出来。

亨利向前俯着身子，但是认不出这人是谁，就是方才在灯光下面，他也把友谊误会了。他继续保持着戒备，"您在前面走！我要到鲁佛宫去。一步也不许乱走！"

他们到达那儿的时候，桥上的大门还开着，但不是大开。它既不能完全敞开，也不能完全关闭，因为有一些人要挤出去，而另一些人却把他们轧在门中间。被轧的人边挣扎，边叫嚷。零星的火光，映照在愤怒的脸上。亨利瞧见了鬈胡须和粗皮上衣：这是他的人，他们要出去。这些人没有参加国王的宴会，他们是最穷的贵族和普通人，没有受到宫廷的诱惑，只是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把一些市民的钱袋割掉了，也许连人一起打死了，不过现在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人打死。对于他们说来，事情是简单不过的。他们又骂又打，鲁佛宫的卫兵不让他们出去。

他们的国王招呼他们。他们认识他，一下子拥挤停止了。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大声说："这儿要杀人，陛下！您跟我们一块儿来吧！"亨利向周围一看：伴随他的德尔贝夫还在身边。"您就照您部下的意思办吧，"他冲着亨利的目光说。

宫门里面有人在下命令："那瓦拉还在外面，带他进来！"

"让我进去！"亨利对他的部下说。但是他们不放他走。"我们走，不能没有你呀，咱们的亨利！有马匹在马厩里，我们

跟你一起冲出重围，扩充到一千倍的人再来。”他们包围着他，甚而紧紧地抓着他！真想把他卷在一起带走，这是出于他们的天然信心；他们舍不得他，就跟舍不得家乡的葡萄园一样，葡萄园保护着他们，任何强大的压力，都不能逼使他们放弃它。

其实他真该听从他们的意见。“让我跟上尉谈谈吧！”他非但没有听他们的话，反而提出了这个要求。这时他可以看出，是谁站在桥上命令。德南塞上尉把门大开，让一切胡根诺教徒出去，他注意的只是他们的国王。那些卷胡子和皮上衣，就趁机冲出来，匆匆打亨利身边走过，这时包围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他周围的人墙崩溃了，人越来越少。他身边还有一个人低声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这是一个朋友的微弱的声音，他正是为了这最后的机会而来，可是当他着手争取，已经太迟了。不过他还是伸手抓着亨利，跟他扭斗在一起，一步一步地，想把他从宫门前面拖走。他们扭得忘乎所以，后来被人们分开，彼此的脸上都带了伤，衣服也撕破了。

上尉高声叫：“您在干吗，德尔贝夫！不许打死那瓦拉国王。规规矩矩地护送他回宫去吧。”

亨利又看清了情形，他的人一个也没有剩下，只有他和德南塞上尉单独在一起，对方说话的语气非常难听。“陛下，当您大驾到来的时候，我就荣幸地向您保证过：进入鲁佛宫的胡根诺教徒，越多越好。可惜方才有几个打我们的手里滑脱了，感谢神圣的巴托罗牟，我们总算没有失掉您。”亨利凭着十八岁的青年人的敏感，赏了对方一记耳光就走开了。他还回头瞧了一眼对方挨打后的狼狈形象。但是当武装兵士向他赶

来，他听见上尉叫："站着！"德南塞咬牙切齿地骂："这笔账以后再算。"

大厅里传出舞蹈的乐声，窗户洞开，在分散的灯光下，人影交互起舞，行列时分时合。亨利站在下面寻她，现在应该找到她才对呀。意外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使他离开了她，她本人也没有给他指出一点迹象，或者留下一点消息。他从黑暗当中茫然地抬头望去，心脏怦怦直跳。"也许她正在黄色的灯光下，伴着柔和的乐声，表演出那非凡的动作，手脚好象是在空中飞舞，露出倾国倾城的巧笑。玛果，要是咱们脱了衣服，既不完美，也不高贵啊！"他用两手去抓玫瑰花，花枝从窗口向外下垂。玫瑰花刺使他感到舒服，这就是你给我的痛苦啊！要是我爬到树篱上去呢——可惜从楼下大厅里，跑出来几个喝醉了酒的笨蛋，这是一些瑞士人，他们想在外边小便，找不到别的地方，只好对着玫瑰花和花下的情人。亨利溜进大厅里去，他们还在外面一边小便，一边大笑。

这是安顿警卫的大厅，火炬东一处西一处的，里面没有人影，只有四个石像撑着一座高台。有三层台阶，通到离这儿不远的另外一间屋子去，他在台阶上滑了一交，自己弄不清楚，究竟跑到哪儿来了。高高的穹顶，楼上的舞会，有时传来一两声小提琴的声音，连灯光也没有了。"喂！这儿没有人吗？"

"当然有人，"立刻有两个人回答。亨利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听出来了是什么人的声音，并且也看见白色的人影在黑洞洞的地方蠕动。"安汝和吉士，"他冲着他们叫。"你们俩是我结婚典礼当中最活跃的人！"

"是你吗，那瓦拉？"安汝跟平常一样，干巴巴地说。"你的

事情不是跳舞，就是睡觉。我们的事情可麻烦多了，要照顾各方面。喂！掌灯来！”他说话不比方才的声音大，也没有另外的人听见他的话。

“我倒很想知道你们照顾的是什么。我把你们当着朋友，喜欢你们的勇敢和坦率。”

“我们一贯就是这样，”吉士说。“所以我们得认真努力，别让巴黎因为你结婚的缘故，发生暴动。”

“不过这儿的人不喜欢异教徒，喂，掌灯来，”安汝喃喃地说。

亨利就说：“所以你们，特别是你——吉士，不断把军队调来，而且在城里散布谣言，说这是大将的兵士。”

“喂，掌灯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讲和了，柯里尼和吉士。是我的王兄给他们调解的。”

这时灯光出现了：来的是亨利的堂弟孔德。他带来了许多仆人，手里拿着灯架。“我在担心你啊，堂兄。现在好了，我瞧见你在这样安全的地方，也就放心了。”

“他们讲和了，你知不知道，孔德堂弟？吉士和柯里尼，遵照国王的命令，建立了友谊。”烛光照着众人的脸。亨利动了一个奇怪的新念头，想把事情坦白说出来。“吉士，从你的父亲起，直到你所有的亲人，都想杀死大将阁下；但是在你们没有得手以前，他反而把你的父亲杀死了。打这个时候起，你们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要报仇，每一代的吉士，都要向这个柯里尼报仇。”

“喂，掌灯来，”安汝惊惶失措地说，其实灯光已经很亮了。

吉士毫不动摇地重说一遍：“我跟柯里尼和解了。他到底

还是把他的卫队调来了，不过我相信他。”

“他发誓，他没有叫人杀害你的父亲，”孔德保证道。

“他发的誓也跟我发的誓一样可靠，”吉士回答。

“咱们还是来玩牌吧，”安汝建议。

“你是想杀死他，”亨利说，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纸牌已经拿来，而且合好了，似乎没有人听见他的话。忽然孔德向桌上一拍。

“他相信一切，因为查理叫他是父亲。他的夫人已经动身到夏蒂荣宫去了。他自己早就应当得到安全。”

“你为什么不坐下来，那瓦拉，”安汝含糊地问，因为他的厚嘴唇在发抖，心里害怕。

“我要到王后那儿去。”

“那你就去吧！你的婚姻保住了和平。但愿结婚典礼永久继续下去。”

“我也打算清查一下，又有多少人缺席了：关于我的人和你们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你的德南塞上尉是被什么职务缠住了。还有你在床底下发现的那个人，他躲到哪儿去了呢，吉士？他不是毛雷佛先生吗？”

“我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瞧见过他，”吉士撕破文雅的面皮，大声说。安汝胆怯地对那瓦拉说：

“坐下吧，要不，就走开！”

堂弟拦住亨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成了什么样儿，堂兄？你的衣服撕破了，脸上也弄得一塌糊涂，究竟你打哪儿来？”亨利急忙小声对他说：

“他们用武力拦阻咱们的人。”

“走，咱们冲出去，”孔德小声说。

“不行。”亨利大声对一个执事人员说：“要是那瓦拉王后回到寝室去，就立刻来给我报告。”他说完话后就坐下去，同他们一块儿玩起牌来。

他们的桌子安放在大壁炉前面，灯架放在壁炉台上。昏黄的烛光，照射着玩牌的人，壁炉两旁，雕塑着骄傲的马斯①和西利兹②的石像，这是古戎③大师的作品。过去的大师遗留下的作品，还栩栩如生地呈现在眼前，而活人的热情却跟蜡烛一样化为灰烬，什么也不留下了。这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从镜子里看不出来的，他忙于自己的事情，也体验不到这点。亨利的对手是安汝，安汝的嘴唇一个劲地发抖，下巴上长着龌龊的茸毛，乱糟糟地卷成一团。这位王位继承人的眼睛，象螺丝钉一样，下死劲地往牌上钻。他的牌运显然不佳，这可以从他惶恐而紧皱的双眉上看出来。一对招风耳朵，配着散乱的头发，丑陋的脸上，长着一只塌鼻子，这形象完全象一个猴子。他喜欢杀人，而自己却害怕死。他礼帽上的珠宝闪闪发光，而脸上却不带一点愉悦的光辉。这种猥琐样儿，显然是受卑鄙思想支配的。那瓦拉看出来了：这是凯瑟琳太后的模型，是她真正的果实。她应该把她那副阴险毒辣的本领遗传给他才对。可惜没有，我真抱歉，显然他只有在老妇人的保护下，才可以任意杀人，单凭他个人，是注定要倒楣的。

“我赢了！”那瓦拉大声说，把自己的牌摊在别人的牌堆

---

① 古罗马的战神。

② 古罗马的女谷神。

③ 古戎(1512—1568)，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雕塑家和建筑家。

上。炉台上的烛光闪灼不定。安汝埋着头摸那最后发出去的牌，赶快缩回手来看。接着孔德也照样作，只是动作得更迅速。另外的两个人，勉强忍着激动，没有伸手去摸，可是他们已经看出来了。“这是血！”吉士厌恶地说。“谁在这儿流血呢？”

那瓦拉把自己的手伸出去：手上有些伤痕，如果不是被那个跟他扭斗的敌人抓伤的，就是被玫瑰花刺刺伤的。不过一点血也没有流出来。接着安汝也检查自己的手，他实在忍不住了；他的脸不是变得苍白，简直是和死灰一样。孔德和吉士也瞧了自己的手一眼，两人同时想起把牌堆分开。一下子他们的手指通通染红了，这不只是一张牌，而是所有的牌都沾着血，原来桌面上有一滩血，纸牌就浸在血泊里！他们查问了仆人，桌子揩干净了，执事人员又送上一副新牌来。

这一回是吉士出牌的时候首先发现血，他再也不管自己的手了，他们当中没有人再管自己或者别人的手了。原来从纸牌下面慢慢地流出血来，越流越多，不断地向外扩展。顿时大家都变得目瞪口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觉得浑身汗毛倒竖，认为这样怪事是来自天外不可知的地方。吉士首先摆脱了恐怖，他跳起来破口大骂。他的脸白得跟那个执事人员手里的揩布一样；这时亨利注意到他左颊上的血迹，真叫人糊涂！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手指打上的渍印，不过他只是在城门口打了那个上尉一记耳光呀。吉士忍不住了，他怪叫着离开了屋子。孔德突然抓着那个执事人员，对方大吃一惊。

“你在用你的揩布捣蛋。你的揩布里有血。你这个混蛋魔术师，到底是打哪儿来的？”

“打圣日尔曼寺院来，”这个人战战兢兢地说，说完以后，吓得更厉害，好象他根本就怕说真话。孔德没有再问下去，气得把那人推倒在地，用两脚去踢他。亨利向周围一看，安汝连影儿也没有了。只有年青的莱朗子爵，新教侍从当中的美男子，从黑暗当中走出来，兴高采烈地报告道：

“那瓦拉王后在等候您，陛下。”

暗　杀

你的事情不是跳舞，就是睡觉，有人这样说。不过对他说来，这事情尽够多了。单拿睡觉来说，床就完全吸引着他，真叫他担心，床会永远吸引住他哩。玛果使他快活，而且不单纯是快活；这是给他剩下的唯一的安慰，值得去冒危险，虽然受点屈辱，也获得了补偿，他暗中叫声惭愧。“玛果，你的母亲不过杀死了我的母亲，可是你却要把我断送给他们，就跟大利拉出卖参孙①一样。玛果，别警告我了，还是在咱们相爱的时候，用你那催眠的低沉声调读拉丁文的诗句吧。我可以一下子武装起来，离开睡房，把你所有的亲人干掉。我在鲁佛宫里有足够的人，他们等候我的命令，我们可以先捉拿凯瑟琳太后，比她最敏捷的女间谍还快。我是主人，可以为所欲为，但是我吻你，因为你是百吻不厌的！玛果，你这神仙一般的人儿，你们女人都是这样，因此，你们永远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玛果，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士师记»第十三至十六章。

你们跟我的高度感情比较起来，是没有多少灵魂的。玛果，别让你的容颜雕谢吧，咱们美好的恩爱，将来会成为什么呢！我将要离开你，这是预先看得出来的，而你也将要出卖我。危险的野兽，恶毒的女人！玛果，请原谅——你不是这样，你比我好，你是大地本身，我躺在上面，在上面奔驰，并且从那儿直飞上天去！”

他又兴奋，又绝望，一转瞬间，百感交集。因为没有比兴奋更接近绝望的了，而兴奋却从绝望中获得最好的东西。一个人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到了成年的时候，他就会离开本源，忘掉它们。谁要是经常保持着兴奋和绝望，他就会生活得象亨利·那瓦拉，也就是后来的法兰西和那瓦拉国王一样。

一觉醒来，不错，又是一天了。但愿日子很快地过去！要不，怎么消磨它呢？那些不把夜当着生活的主要部分的人，又想得出什么花头来玩呢？不过他们在活动，他们干着各种事情和工作，这证明是跟恋爱一样富有意义的，也跟睡眠一样使人深深地陷入到里面去。例如吉士公爵就走到圣日耳曼——奥舍洛阿寺院去，地方是在鲁佛宫与枯树街中间。柯里尼大将住在枯树街上，他常到宫里去，一定要经过寺院门口。从昨天起，就有一个人埋伏在有栅栏的窗子后面，专心致意地等待着他。

查理九世说：“我的父亲柯里尼，”他今天白白地等了他一阵。这天是二十号。窗栅后面有人潜伏着。吉士在陪查理打球，他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儿，而心里却想到“埋伏”那个字眼。他想起昨天那个给他服务的执事人员，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在寺院里。这汉子的身边带着枪，暗中窥伺着。

凯瑟琳太后没有露面，房门内外都站了卫兵，她拄着拐杖，悄悄地走来走去。她从下而上地侦察每个人的脸，士兵只是瞪着眼睛，直视着前方。“埋伏，”吉士在想。他想到教堂牧师——也就是他的老教师的屋子，已经在窗棚后面准备行动了。执事人员是一个亲戚介绍的，枪枝是另外一个人供给的，那个埋伏在那儿的汉子，是展缓绞死的囚徒。他窥伺着。

二十号这天在演戏，法国国王亲自参加，宫廷人员都到齐了。右边是天堂，左边是地狱，布置得活灵活现。有三位骑士把守着天堂进口的地方，这是查理九世和他的两个弟弟，别人从没有瞧见他们这样团结过。地狱里的大小魔鬼，做出千奇百怪的丑状。背景是一片飘渺的仙境，那儿住的是十二位仙女。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世界忽然混乱起来了，有一群盲动的骑士想冲进天堂。他们被查理和他的两个弟弟打败了，又被赶到地狱里去。他们长着络腮胡须，穿着粗皮上衣。

亨利在想：“玛果！咱们不能离开这儿吗？我迫不及待地想脱掉你的衣服，你的肉体在燃烧呀！”

吉士在想：“伺机出击吧。毛雷佛这个死囚在伺机出击。我的教堂牧师痛恨那个新教的大人物，还有我的执事人员，昨天孔德用双脚踢他——伺机出击吧！”

“我是法兰西国王，保护着天堂，”查理在想。“络腮胡子和粗皮上衣，你们给我滚到地狱里去吧！我的妹夫固然是信你们那一教，甚而还有我的父亲。我在这儿扮演的戏，是没有一点儿可以弹驳的。我的胸部大得使朱必特① 羡慕，我的大

---

① 罗马的最高神。

腿简直可以跟赫克里斯① 媲美。

这时从天上降下来了商业之神墨丘利和爱神丘比特，他们跨过一道天然一般的彩虹，从云层里射出夺目的光芒。众神的出现，不单是由于机械的奇妙技巧，而是要让舞剧开场。天堂的三位骑士，根据仙女们的请求，把她们带到大厅中间来。这些仙女都是女伶扮演的，这一幕就足足耽搁了一个钟头。整个时间，那些络腮胡子和粗皮上衣，都在地狱里受尽魔鬼的嘲弄和火焰的烧灼。

"玛果！咱们可以立刻离开这儿，因为我迫不及待地想脱掉你的衣服，你的肉体在燃烧呀！"

有人在窗栅后面狙击，有人在岗警后面埋伏。

"玛果，咱们可以去了！"

有人埋伏。

"我是国王，是最有力量的人。最后咱们把仙女们高举起来，而最重的那个仙女，由我亲自来举。"

有人埋伏。也许再过一天，他们又可以举行新的宴会，又可以当着女士们扮演新的剧目了，而且更出色或者更奇特。比如：那瓦拉可以扮成土耳其人，吉士甚而可以扮演亚玛孙族② 的女英雄。二十二号那天终于到了，这天是星期五，从十九号起，在教堂牧师的屋子里，在枯树街与鲁佛宫的中间——

有人埋伏。

---

① 古代神话中的大力英雄。

② 神话相传，这族女人以勇悍著名。

星 期 五

大将柯里尼，加斯伯·德·夏蒂荣先生，具有非常的权力和威望；他从来不单独一个人出外。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受他指挥的军队当中，有时也坐在参议会里，要不是作为国王的宠臣，就是作为反抗国王的人。因为现在查理九世叫他为父亲，于是有一部分人痛恨他，另外一部分人却又为他的生命担着几分心事。星期五的早晨，在他去鲁佛宫的路上，有一批人组成一道人墙保护着他。大将在秘密会议上，跟国王谈到关于钱的问题：这就是上一次他们双方进行战争所欠下的德国雇佣兵的军饷。

会议过后，大将陪着国王去打球。他瞧见国王跟他自己的女婿打，国王先发球，还有一个第三者在场，就是吉士，从前是他的敌人，现在经过国王的调解跟他和好了。接着大将就告别，回转枯树街去。他在半路上读着信，他的侍从为了不打扰他起见，就向四方散开了一些。他没有掩护就跨过圣日耳曼寺院的广场。砰的一声，响了第一枪，跟着又响了第二枪。第一枪的铜弹把大将的一根食指打碎了，第二枪打伤了他的左臂。

大将并没有特别激动。他只是指那个窗给他惊惶失措的侍从人员看，那儿还在冒烟。有两个人向那儿跑去，不过那所屋子后面已经响起了一片奔腾的马蹄声。大将打发了第三个人到国王那儿去，向他报告情况。球还没有打完，查理九世立刻转回去了。他气急了，同时又感到害怕。“凶手应当受到惩

罚！”他说，“难道我永远也得不到安静吗？”他还打算说下去，但是他的牙齿不住打战。吉士公爵和一些献殷勤的人，再三向他保证说，这是一个疯子的行为。

两位跑去查看的侍从人员，又回到大将的身边来；他仍然留在原地方等候他们。他们气喘吁吁地说，那个坏蛋逃到曲折的巷子里去，现在已经跑远了：但是他们认识他，他就是那个——

“住口！”大将命令道：“别提出他的名字。我觉得受伤很重，也许我会死去。我不想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因为我在垂危的时候，可能由于人性的弱点而恨他。”

一部分人扶着他继续走，因为他的脸色苍白，流血过多。跟在后面的人，交头接耳地谈论着这桩尚待澄清的事件。“他曾经躲在吉士的床下，打算谋杀吉士，为什么又忽然暗杀起吉士最大的敌人来呢？我们真糊涂，如果那是吉士在幕后捣鬼—— 一定是他在幕后捣鬼。”

“这是上帝的意旨，”大将回到枯树街的屋子里，当着他的人说，这些人瞧见他的形容，都吓慌了，急忙跪在地上。

安卜罗西·巴莱是一位熟练的外科医生，而且是新教徒。他加强自己和病人对上帝的信心以后，就使出他所有的本事。他动了三次手术，才把打碎的手指割下来。大将不可避免地经受着可怕的痛苦。虽然他能坚忍，有信心，但是肉体毕竟只能忍受到一定的程度。当那瓦拉国王和孔德王子来到他的床前，他开始还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听客人们讲他们知道的事情，因为宫里和城里的人都知道了。真实的消息，好比纸包不住火，它会自动地散播，霎时间传遍了大街小巷，比凶手骑

着淡黄马跑得还快。凶手是吉士收买来的。

最后柯里尼说："难道这就是国王保证的和解吗？"

显然他在呼吁上帝作证，他的脖子移向高枕的边缘，眼球尽量向上翻，后来眼眶里只留下窄窄的一条弧线。两颊下陷，年老而坚强的嘴微微嘻开，好象不想再颁发命令了，只是等候命令从天降下。太阳穴痛苦地颤动，闪闪发光的额头的皱纹上，笼罩着一片愁云。宁愿以身殉教，也不愿遭受诽谤和失掉你啊，我的上帝！受伤的老人就是这样在发誓，同时也显出那种慷慨捐躯和从容就义的精神。

那瓦拉和孔德却在心里盘算，他们总认为老吉士的死要怪大将阁下：至少人们是这样说的。至于大将自己不肯承认，他们倒不奇怪。同样他们心里也明白，受害者的儿子，一直没有真正忘掉复仇。不过现在他已经如愿以偿了，亨利私下在想。一根指头也就够了。我对我可怜的母亲的死，连斫掉一根指头都办不到哩。他瞧见老人的面容，再把他的情形拿来跟自己的情形一比，禁不住流下泪来。他的堂弟孔德不及他那样敏感，性情也不特别温柔，他冒冒失失地把心里想的事情直接说了出来：

"大将阁下，您跟吉士和解，国王也无法保证呀。您对一个有杀父之仇的人，自己应当留心才对。"

"不是我杀的！"柯里尼激烈地发誓。他瞧着他们，想爬起来。但是他一动就几乎叫起来，手臂实在疼得太厉害。他的仆人和家庭教士，赶快跑来按着他。孔德惊惶得不敢作声了。

"我，"柯里尼庄严地说，"没有想到过杀死洛林人，而且事前也不知道他的死。是他自己要谋害我，他的计划居然今天

通过他儿子的手实现了。我可是一点儿也没有想到过害他。这是我的真话。上帝帮助我吧。”

他们听他说，同时也获得一种印象，仿佛上帝也在听他说。那瓦拉和孔德请他保重身体，告别走了，医生也在这样要求。孔德吓住了，他当着堂兄的面声明，把方才归罪大将的话收回来。那瓦拉没有作声；他内心里不相信大将说的话。在他看来，吉士对柯里尼怀恨在心，是有理由的。吉士是派遣凶手去对付他的杀父仇人，而不是派遣凶手去杀害一个新教徒的领袖。“既然不是对付新教徒的领袖，咱们这些人也就用不着担心了。玛果！”他心里边想边叫。“老人也不会死。他只是喜欢做得那样庄严，甚而在疑难的情形下，呼吁上帝站在他的一面。玛果！”这时他的心情非常激动，加快了步伐。

安卜罗西·巴莱把自己的器具摆好，准备在受伤的臂上施行手术。大将的忠实仆人科纳东，陪着家庭教士梅兰在一边啜泣，德国翻译尼古劳斯·牟士，眼睁睁地看着这伟大的受难者遭受折磨，心中十分难过，他爱他，也尊敬他。“这回也是星期五，这是按照我主的榜样。”他在这寂无人声的屋子里低语。

那瓦拉为了自尊心的缘故，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他跟孔德和年青的拉·罗什福科一起，去见查理九世，控诉别人对于大将阁下的袭击，也等于是对他和一切新教徒的袭击。查理差不多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他比那瓦拉受的打击还重。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这等于是他自己受伤——伤的是他的手指，他的臂！他当着他们的面，挥动手臂，表示他将要惩罚这桩罪行。但是这时凯瑟琳太后在场，他的母亲不让他把话说完；她一听见新教的绅士们到了，就叫人把房门打开。“整

个法兰西都震动了！"她大声说。"现在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在床上谋害国王了！"她做得非常惊惶，倒也真的把她可怜的儿子吓住了。因为他直到现在还不十分相信，他的母亲会在暗中勾结别人来谋害他。那瓦拉虽然完全明白这件事情，可是一时也动摇了；凯瑟琳太后做得很诚恳，他几乎相信她说的话是真的。大概暗杀大将这件事，在她看来是过早了；这是吉士个人专断独行干的吧。

那瓦拉没有作第二次请求，比如：要查理准他和他的人离开巴黎，因为对他们说来，这儿已经不太平了。他愿意给大将捎带一个消息去，说国王打算亲自去看他。"我也去，"老太后赶忙说。她担心的正是她可怜的儿子趁她不在场，跟他的所谓父亲倾谈！

受伤的老人，在臂上忍受了两刀，才把子弹取出来。谁要是掉头不看他那消瘦的肉体，只把压制在心中的痛苦向上帝申诉，倒还好受一些，而站在旁边的人，却不得不亲眼看见，怎样从脆弱的身体上，割下一段血淋淋的、残毁了的肢体。大将反而安慰别人，后来梅兰牧师才想起了自己的职务。他热烈地向上帝祈祷，时间正巧，因为病人流血过多，绑扎好了以后，已经有气没力了。外科医生很认真，他用耳朵伏在病人的胸部上察听，同时也在心里祷告。

大将重新睁开眼睛以后，第一桩事情就是，为了他自己所受的伤，尽量大声地感谢上帝。要是上帝按照他的功过处理他，他不知道还要忍受多少痛苦！牧师大概猜出了隐藏在沉重的病人心里的话：他本来想用这样的忏悔来责备他的凶手。这是不应该的，梅兰及时劝告他。于是他就用始终如一的恭

顺态度向上帝忏悔，请求宽恕。

“啊，上帝！如果你俯察我们的罪恶，我们将成了什么人呢！请你慈悲地记取一点：我摒弃一切虚伪的神，只是虔诚地信仰你——耶稣基督的永恒的父亲！”

他说的虚伪的神，是指那些神像，其中包括马斯和西利兹，他们的裸体像雕塑在王宫当中的一座壁炉上，此外，还有化装跳舞会上，由半裸体的国王所扮演的普鲁同①或朱必特。柯里尼虽然为这个世界奋斗了大半生，却不喜爱它；他不相信肉体上的东西，在他的心目中，真理是由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他对上帝说话，上帝是他认识的：“如果我不得不死，请你允许我进入天国，让我安息在幸福的人们的身边吧。”柯里尼大将不得不为一个卑劣的世界而奋斗：安息对于他并不是不合适的。

有件事情横梗在他的心里，他仍然要说服那个看法不同的人。他方才忏悔的时候，就一直记着这点；忽然他大声说道：“我对吉士的死是无罪的。主啊！我没有杀害他。”

现在他把心事说出来，话也完了；问题只在于这些话是不是真的达到上帝的耳里，被他采纳了。诚惶诚恐的目光，望着上面。这时法国国王跨进屋子来。

他吃过中饭，时间是下午两点，陪他一块来的有他的母亲、弟弟安汝和许多绅士。后面还有那瓦拉带领着一些新教的人。查理九世走到受伤者的床前，说：“我的父亲，伤在您身上，可是痛在我心里。我发誓必报此仇，这永远不会为人们所

① 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和阎王。

忘记。”

这时凯瑟琳太后和安汝，都感到不大舒服。众人的目光，自然而然地注射在他们身上。他们也看出来了，在场的人多数是新教徒。不过他们知道，吉士公爵在外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暂时他们只好听听，这位老煽动家怎样表白自己是国王唯一的朋友。眼看他快要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柯里尼说：“陛下，凡是在您的秘密会议里讨论的问题，阿尔瓦公爵无不立刻知道，这难道还算不得是可耻的事情吗？”凯瑟琳·麦第奇心里老大不以为然，她认为相反的情形才是可耻的。在一个小小的意大利女侯爵的心目中，只有哈普斯堡王室的权力才超过一切。至于王国本身呢？她要维持它，她发誓要在困难的时刻，不惜一切牺牲去保卫它，她要反对异教的破坏分子。她这样作，是为了自己，完全为了她这个年老衰弱的人——但是她只有屈服在世界权力的下面，才取得所需的力量。

柯里尼的话是唯一的控诉，他作为一个垂死的人，显然滥用了他的特殊处境。他说完话以后，又要求惊惶失措的查理跟他单独谈谈，不准第三者在场。国王真的请他的母亲和弟弟离开病床。他们退到屋子中间去。这时包围着他们的尽是新教徒，一大群新教的男子，把老太后和她的爱子控制在自己的实力下。“你们只要动手就行了，眼前是你们的力量强。幸好你们不是我这样的人！你们相信法律；这就注定你们要失败。我随时破坏我的敕令，嘲笑你们的信仰自由，可是你们总是相信我，现在你们又在相信我可怜而又低能的儿子的话。你们真是无可救药，命该如此。在你们办得到的时候，你们一定

不会伤害我；可是一会儿你们就失去这最后的机会了。”

凯瑟琳太后这样想，借此来排除她的恐惧。有时她用狡诈的目光，迅速地向四周扫射一下，她那苍白的胖脸，始终显得凛然不可侵犯。此外，她还朝着床边探听，可惜一句话也听不见。她在暗中下了决心，使这种叛逆不道的谈话即刻结束。于是她干脆回到床边去，那些新教徒也给她让路，因为她是凯瑟琳太后呀。她劝告她的儿子，别使受伤的人太累了。查理大声咆哮，说他是主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是她早就预料到的。显然这个垂死的狂妄老人说了攻击她的话。她走到屋子的那一头，再三盘问她可怜的儿子，居然听出了下面的话。“大将说的是真话：所谓法兰西国王，这要看他能不能对臣属有生死祸福的权柄。可是这种权柄和事务领导一起，都转到您的手里去了，太后。”查理大声说，众人都听见了。他从来不敢说这样的话，这么一来，大将就非死不可了。最好还是他的上帝让他自己死掉吧。

国王停留在这所屋子里，他的怒气是无法缓和的；他瞧见他被暗杀的父亲躺在床上，伤科医生把铜弹呈给他看，在场的人跪在牧师的旁边，低声祈祷，同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喃喃地说：“这回也是星期五啊。”

查理请他的父亲搬到鲁佛宫去避难，他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办法了。他扳着那瓦拉的肩头，靠拢他说：“住在你侧边，亲爱的妹夫！那间屋子本来是为你妹妹新布置的，穿过一道门，就可以到你们俩——你和玛果——那儿去，如果你愿意，我就把这间屋子给他——我的父亲。”

亨利表示感谢：查理的话使他放心了。他进了屋子以后，

就一直憋着一股闷气；这时暗杀事件才使他恍然大悟了。查理居然提出了鲁佛宫，而且指定我妹妹那间屋子，敞开门就通到我那儿。这一下我看出来，老妇人失败了。果然，她扭过身，蹒跚地走出门去。

等到国王、太后和全体侍从离开以后，新教的王子和贵族们，就在下面屋子里开了一个会。有好些人要求大将立刻离开巴黎，回到他自己的夏蒂荣宫去。这些人偶然站在楼上的某个地方，恰好瞧见太后临走时露出了可怕的脸色：最后凯瑟琳太后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些绅士们坚持非走不可。大将的女婿泰里尼反对：他不想表示怀疑，叫国王为难。那瓦拉决定道："大将阁下搬到鲁佛宫去，住在我房间的旁边，敞开门。我的骑兵不分昼夜地守护着他的床。"他说话的时候，心怦怦直跳。他不管众人如何回答，还是把话说完，多数人赞成他的意见。

接着，众人再到上面去了一次。受伤的人重新包扎好了，那块腐肉吸引着大伙儿的目光。有人报告会议的结果，柯里尼仰着头，抑制住痛苦，简单地回答："行。"

有个人站在角落里，用另一种语言，喃喃地重复说了几句话。

前　夕

真是全城若狂！结婚典礼还在庆祝，新的花头却不断出现——不光是对于宫廷，对于老百姓和体面人士也是一样。

意外的事件，叫人吃惊的事情，好比免费戏剧，一幕接着一幕，层出不穷！几乎每个人，随时都可以满足自己的愿望，其实一个人尽管心里害怕，总想闯点祸出来看看。现在祸事自己出现了，而他又不担任何风险，乐得对恐怖欣赏一番。多来一些恐怖吧！越多越好！

大街小巷都传遍了：强盗国王跟咱们的公主结了婚，有人向另外一个异教徒开了一枪。反正是一样。现在他的屋子周围布满了卫兵，听说有五十杆火铳。咱们去瞧瞧，究竟对不对？呵呵！别动刀动枪呀！咱们是老百姓和规矩人。我说的是真话，你们自己也看得出来。那个老异教徒，打昨天起就吓破了胆，请求国王保护他。要是吉士族人赶来了，你还是保护你自己吧，国王！那儿就是他，咱们漂亮的公爵！他爱跟老百姓，特别是爱跟妇女们打交道。吉士万岁！怎么样？咱们梦想的英雄，还是让胡根诺教徒把你吓跑了吗？

事情就是这样。在二十三号这天，对于巴黎人民所熟悉的吉士说来，情况开始是有点不妙的。看光景，火铳发出去的铜弹，最后也把他打中了。他本人、他的弟弟以及洛林红衣主教，都有了嫌疑，只不过到现在还逍遥法外罢了。他手下的人，在圣日耳曼寺院里被逮捕了，法庭正在开始调查。国王发誓，如果他们有罪的话，决不会放松他们。他们暂时不跟宫廷见面，带领大批人马离开巴黎走了，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任何时候，只要凯瑟琳太后一招呼，他们就可以回来。

就表面上的情形看来，这一天凯瑟琳太后处于劣势。不过她用她的沉着和自信来战胜事实；这就多亏她完全相信：生活是邪恶的，她本人顺其道而行，别人却反其道而行。此外，

她的算命先生还告诉过她，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她在白天亲眼瞧见了一切：枯树街上布满了势力雄厚的卫兵，而且还不仅是这样。她可怜的儿子，派遣新教兵士把守着周围一带的房屋，又不断派人去问候病人的情况。母亲也只好参加到里面来，这决不是假惺惺的做作，因为大将柯里尼的病情好坏，关系太重大了。如果她听说，他好些了，就在心里想，这可糟了。由于她有这种不可告人的思想，所以派她的女儿——年青的那瓦拉王后去看望他。

玛果不光是有许多书本知识，她对于人情也懂得不少，特别是在最近一段时期，学会了很多。她知道，胡根诺教徒尽管态度粗鲁，却跟羔羊一样，是无辜的，没有防卫的。他们的上帝把他们造成这样，赋给了他们的良心，而最不幸的是他们死抱着这种良心不放。玛果遵照她可怕的母亲的命令去办事。从前，凯瑟琳太后天天出现在她的眼前，是日常生活的主宰，而这种生活也可能显得有些危险。自从她恋爱以后，她母亲的形容在她的眼中起了变化。一种爱情的声音，在暗中问她：是不是还同情凯瑟琳太后？这声音没有得到回答。“这好象是新教徒的思想！”玛果在想。“但是咱们还是到大将阁下家里去，瞧瞧他的病情如何，然后报告妈妈，说他快死了。这是最主要的一点，也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可是她现在发现病人快要完全复原了。他还打算站起来迎接那瓦拉王后。她不许他那样作。教士开始唱感谢神的赞美诗，有几个谦逊的人，跪在这严肃而朴素的房间里唱和起来，于是她也跪下去，跟着他们一块儿唱，这时她的心怦怦直跳。不过第一，她的侍从们候在下边，门窗又是关上的；其次，

她在这儿是跟羔羊们在一起！这些人不会跑去告密。

安汝也接到母亲的吩咐；因此，他就作了这样的安排：把卫兵交给柯里尼大将的死对头——德柯森指挥。从这个时候起，那瓦拉国王就不断碰到麻烦，整天都抽不开身。大将的兵士要送每件武器到屋子里去，都会跟德柯森发生冲突。对方这种态度，再一次加强了把大将送走的要求。不过这次也跟上次会议一样，大将本人和他的女婿，孔德和亨利·那瓦拉，都不赞成走。他们还一直相信查理，其实这时查理身上已经发生了不测的变化。

最初，人们还看不出什么迹象，国王当着许多绅士们的面睡觉去了。那瓦拉为了大将的安全，作了种种努力，已经疲乏不堪，可是仍然坚持着。过了一会儿，他也回到寝室里去了。他的兵士护送着他。王后还不在房间里，不久他就知道了，她是在书房里做祷告。本来这应当引起所有的人注意，而特别是他：玛果一个人在上帝的伟大目光下做祈祷。她的心情是沉重的，而且觉得非常不幸。她晚上在母亲那儿，坐在一只矮凳上，也象平常那样打算读书。

母亲在接见客人，最初是她的哥哥安汝，后来又来了另外一些人：其中只有一个法国人泰伐纳先生，其他的三个都是意大利人。玛果公主心下明白，他们的会议是非常事件的预兆。忽然她回忆起，自己从前也作过同样的观察，不过完全无动于中。现在可不行了。她坐在矮凳上，朝着房间的那一头，侧着耳朵听，表面上装着读书，她却听出了几句小声的意大利话。话的意义是不好的。他们要把柯里尼大将置于死地，所有在场的人，以她的母亲为首，打算无论如何，非逼使查理同意

不可。

可怜的玛果，心慌意乱，不知道怎么办，她不但不隐藏自己的目光，反而去寻找母亲的目光。但是她还没有看清楚，凯瑟琳太后就恶狠狠地骂她。平常，太后从不提高嗓音，就是在打人的时候也不显得激动。这时她用意大利话骂女儿，竟使用“婊子”这样的字眼，命令她滚出去。所以这可怜的人儿没有办法，只好来向上帝祈祷。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只有当着全智全能的上帝说出来。当她亲爱的夫主派人去接她，问她这些时间在作什么，她立刻就回来了，发现他在床上，周围大约有四十个胡根诺教徒。因为她和他结婚不久，有多数人她都不认识。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谈论着大将的不幸事件。他们还是照样决定：一等到天亮，国王就应当赋给他们对付吉士的权利，不然的话，他们就自己去夺取。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没有一个人闭眼睛。

我的弟弟在哪儿？

他们跨进查理的寝室。没有卫兵阻拦他们，因为来的是凯瑟琳太后和他的儿子安汝，他们随身还带来了四个人。查理陡然惊醒了，以为有人来谋杀他。接着他就看出是他的母亲，母亲叫他起来。他乖乖地听她说话，她先给他一个下马威，说他完了。他的王位和他的生命，都发生了问题。详细的情形，她让别人来说。这些人用许多事实向他证明：大将把德国人和瑞士人召唤来了。他无法应付他们。“你还是继续

叫他是你的父亲吧！”他的母亲用冷酷的语气插嘴说。天主教徒这方面已经下了决心，要对新教徒采取行动，但是不再同你合作了。“你的软弱使你自己夹在两党当中，跟着它们的尾巴走，两党都把你看作它们的敌人，”他的弟弟安汝说，安汝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查理至少明白，安汝是怎样一个人，除安汝以外，他还认得那位泰伐纳先生。至于三个意大利人说的话，他就不大听得清楚，他们用法国话说，说得越响，吵得越厉害，他就越糊涂。这时他们忽然改变了口气，完全出乎一个国王的意料以外。这么一来，他的整个存在都获得了一种奇怪的面貌。国王是凛然不可侵犯的，象在图画上一样，他在人前站立、迈步和顾盼，都有他应有的威仪。

查理九世穿着睡衣，尽量挺直身子，睡衣已经压皱了。他斜着眼睛打量那些闯进来的人，答复他们：法院在开始调查了。“吉士的罪行已经证明了。我要惩罚他，这是我的意旨。”

凯瑟琳太后说：“这不是你的意旨，这是你的胡根诺教徒的意旨，你只是他们手里的工具，可怜的孩子。如果你真要审问那些吉士族人的话，那末，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不过是执行你母亲和弟弟的命令罢了；因为向大将开枪，只是我们下的命令，无非是为了挽救你。”

她说出这样可怕的话，并没有提高声调，甚而在说的时候还耸耸肩头。这么一来，她使他一时摸不着头脑，究竟她真的干了什么。他相当平静地说：“是你下的命令吗？母亲，这是不可能的。”

她坐在他的面前，抬头望着他。那三个意大利人又想争着说话，安汝挥手叫他们住嘴。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克服了

口吃的毛病，这是危险的关头。爱儿劝告老太后别把真话说出来，结果还是枉然。她倒觉得真话硬得象一根棍子，这对她可怜的查理是有用的。“不错，是我命令那样做的，”她证实道——坐在那儿，抬头望着她的儿子，看他究竟怎么办。这时他的脸忽白忽红，朝着门口做了一个剧烈的动作，但是又忍住了。大约有一秒多钟的时间，他决定叫门口的卫兵，把这儿所有的人逮捕起来，连他的母亲在内。

他毕竟没有那样作。冲上头脑的血液又下降了，他摇摇晃晃地站不住脚。“你坐下吧，我的儿，”她劝告他，同时示意她的爱儿，别结结巴巴地说那些没意思的话。她瞧着查理九世，心里在想：“这个屠户失掉信心了。我要作得使哈普斯堡满意，而且星象也是这样注定的。我算是各方面都照顾到了。”

他扶着一把椅子，气冲冲地切齿说道：“您应当躲到一所寺院里去，太后！您使我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的凶手，叫现代和后代的人唾骂我。”

凯瑟琳太后仍然不慌不忙，装痴装傻，时间久了，每个人都会麻痹。她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毫不容情。“已经有人在唾骂你了，至少你救救你的生命和王位吧！只要流一个人的血就够了。”

他懂得他们要对付的是谁。他好象本身受到打击，倒在椅子上去。这是他犯的最严重的错误；从现在起，所有的人，不管单独还是联合，都可以喋喋不休地向他絮聒。“只要流一次血——您就命令吧，陛下，这可以防止千万人的不幸和流血。”他使劲地摇头，闭着眼睛。“巴黎市区已经武装起来了，”

安汝重新鼓起勇气，大声说，同时向桌上一拍。市区确实武装起来了，不过是由于他散布谣言，说许多胡根诺教徒在向这儿出动。查理睁开一只疲倦的眼睛对着他，露出鄙夷的目光。尽管他已经失去了斗志，显得灰心丧气，仍然表示出自己的反抗：他闭着嘴，露出了鄙视。跟着，所有的阴谋分子又加紧对他进攻。“你不能向后转了。——您不能向后转了。——陛下，您办不到了。”众人七嘴八舌吵作一团，每种声音都在加强前一种声音，一声声刺进他的耳膜。下面是老妇人低沉的声音，上面是两张意大利人的响亮嘴巴，还有一张嘴巴叫得象鹦鹉一样。安汝和泰伐纳又插嘴喊出战斗口号：“杀死大将！”

查理等于受了一小时的绞刑，有时他说一句半句，但是人们不听他，或者根本就不理睬他。“我不许有人伤害大将。”或者这样说：“我是国王，我不能破坏我的诺言。”这是他对一个法国贵族说的，现在他却忘记了对方是谁，实际上是在白说。

忽然他大声叹息，从昏聩状态中振作起来，抬起头，两手威胁地朝门口挥舞。“到底还是想叫卫兵吗？”母亲心里突然起了不安的转变。但是他却做出更古怪的行动，他问道：

“我的弟弟在哪儿？”这时鸦雀无声：众人望望他，又互相看看。这是什么意思？他说的是谁？她的母亲就说：“你的弟弟在这儿呀，孩子。”但是她的话没有引起他态度上的丝毫转变，于是她也糊涂了。凯瑟琳太后对一切事情都能应付，只是不懂得感情，所以在这方面是愚昧无知的。再说，那天晚上她也不在场，她可怜的儿子喝醉了酒以后，曾在他新婚的妹夫的耳边说：“那瓦拉！给我报仇！因此，我才把我的妹妹给你。给我和我的王国报仇吧！”

凑巧，这时年青的亨利正躺在床上，被四十个新教徒包围着。他本来也可以爬起来。他们对国王有不少的要求；但是他们推到明天早上才提出来。要是他们这时用这种优越势力立刻出动，冲进国王寝室的套间里去就好了。房门飞开了：我的弟弟！你来解放我吧。

实际上，房门纹丝不动，他的弟弟没有来，不幸的人觉得一切都完了。凯瑟琳太后望着他，懂得了他的心意。现在他也明白自己是孤立无援的了。她想，赶快再给他一下致命的打击吧！她拄着手杖从座位上站起来，牵着儿子安汝的手，说话的嗓子比方才可大多了。“来，咱们离开这个宫廷吧，免得亲眼看见灾难临头，遭到不测。本来它是极容易避免的！可是你的哥哥缺乏勇气，是个胆小鬼！”

查理听见这种话，也开始了动作。胆小鬼！他的脸上狠狠地挨了一鞭。面前展开了一道无底的深渊，他的母亲已经放弃他了。他的脑子里矛盾百出：荣誉、恐惧、愤怒和良知，绞成一团，使他的脸不住地发生痉挛。他差点跌倒下去。他很可以杀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他选择了第三种办法：他发疯了。他的疯病发作，使他在最后关头，免于陷入绝望。他开始乱跑乱叫，用来激动自己。他扮演这种把戏，无非是表示恐怖的天性。他撞开挡在他身边的人，向墙上冲去。凯瑟琳太后差点吓跑了，她蹲在一个堡垒似的橱里，向外张望，看他究竟疯到什么程度。就在这点上，她也在怀疑他可怜的儿子的才能。

查理停住了——他是房间当中唯一可怕的形象，这正符合了自己的打算。这时静悄悄地什么声音也没有，可是他还

在咆哮："安静！"他愈来愈激动，居然说出亵渎圣母的话。接着他编排好的疯话也出来了。"你们要杀死大将阁下，我也要这样干。我也要这样干！"他大声咆哮，果然使自己的脑袋左右转动。"但是应当把全法国的胡根诺教徒都算进去，"他瞪着眼睛，使劲叫喊。"不要留下一个，以免他将来责备我，这是我不愿意的。赶快动手，发出命令吧！"他顿着脚大喊："是不是马上就干？或者——"

但是已经没有人听他说了，这个不幸的人也知道这点。他们挤成一团，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跑出去。最后出去的是他的母亲；她站在门槛上还回头望了他一眼，对他点点头，表示稀有的赞许。这意思是说：你装得不错，超出我的意料以外。门关上以后，她还在门外偷听了一会儿，想弄清楚，他这时在干什么。没有声音。难道昏厥过去了吗？可是没有听见他跌倒呀。真叫人莫明其妙。莫明其妙——凯瑟琳太后心里想，又急忙跟在别人的后面，蹒跚地走了。因为有许多事情要决议，而且要赶快执行。

她还不敢十分相信，自己思想上提早注意到的一道难关，就这样被她渡过了。现在她算是到了彼岸，这多亏她的耐心、勇敢和预见。就这点来说，只有她才配掌握目前一切事件的最高领导权。她的儿子安汝，不能参加执行工作，因为他作为未来的国王，不好亲自参加某些事情，哪怕这种事情是有益的和正确的，但是会使当事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十二点钟了。今天是什么节日？圣巴托罗牟。我们的行动尽管和世界大事十分吻合，可是它总是有被人误解的危险，要别人感恩是靠不住的。

自　白

他们闯进他住家的院子里来。柯里尼大将听见楼下有枪托或木棒撞门的声音。有人在指挥：这种响亮而激动的声音是他听惯了的，正是吉士。他立刻明白：他将要遭到不测。他离开床，站起来等待死。

他的仆人科纳东给他穿上便服。伤科医生巴莱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科纳东望着大将，回答道："这是上帝的意旨。他召唤我们到他身边去。他们要冲进屋来。这是没有办法抵抗的。"

撞门的声音暂停了，吉士简短地对他的部下训话。他们多半是兵士，其中也有那瓦拉国王为了保卫大将，部署在对面店铺里的卫兵。他大概没有料到，卫兵的指挥官仅仅是由于憎恨就会叛变吧。他们占领了枯树街及一切出口地点，也占领了新教兵士住的房屋。新教兵士很重视大将的生命，可是他们永远见不着大将了，因为他们更早地失掉了自己的生命。

圣日耳曼—奥舍洛阿宫的钟声就是信号。全城的市民保卫团出动了。他们的符号是白色臂章和帽子上的白十字。一切都事先部署好了，每个人，不分贵贱，都有一定的任务。蒙庞西埃先生接收鲁佛宫，注意不让一个新教徒从那儿逃脱。枯树街交给吉士公爵负责，因为他本人要求给他这种荣誉，让他亲手结果大将，大将只是受伤，处境困难，并没有死去。在沉重的钟声下，他面向部队高声叫道："你们今天得到的荣誉，

是你们在战争当中从来没有得到过的！”

他们也明白了，就大胆地开始行动。

“多么难听的叫声啊，”梅兰牧师在楼上的房间里说，声音还在刺激众人的耳朵。仆人科纳东明白，这是女仆的声音，他们把她杀死了。“他们还在楼梯上，”上尉约勒说。“但是咱们在上面布置了一道防卫，得好好地跟他们拚一下。”他说了话以后，就走到瑞士兵那儿去。

留在柯里尼房间里的只有医生、教士和仆人——第四个不惹眼的人，没有计算在内，他一直在躲避大将阁下的目光。兵士们的火炬照耀得一片通红，好象在燃烧一样。大将对他们表示出一副平静的面容；他们看出来了，这是临死之前内心的和平和开朗。他也不想他们看见别的东西，不想他们看见他和上帝之间的事情，这还是悬而未决的。这些人应当走开，越快越好。他向他们告别，迫切地要求他们快到安全地方去。“趁瑞士人还控制着楼梯，快爬上屋顶，从那儿逃走吧。我自己早就准备好了，再说，你们也帮不了我的忙。我请求上帝宽恕我的灵魂，而且我是有把握的。”

他说了这些话以后，就毅然掉过头去，他们只好悄悄地离开他。当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大声重说一遍：“我相信你是会宽恕我的——”他侧耳静听，是不是得到证实的声音。这时瑞士人还控制着楼梯。柯里尼侧耳静听，没有证实的声音。他的面容随着楼梯一级一级的失守，转入了恐怖。临死以前的和平和开朗到哪儿去了呢？他的脸上露出恐惧和绝望的表情。上帝把他抛弃了。瑞士人还把守着楼梯。“在他们投降以前，我一定要争取到你，我的上帝。请你承认，我对老

洛林人的死是无罪的！我没有叫人杀害他，你是知道的。我没有想他死，你可以证明。难道说，我应当阻止杀害他的凶手吗？老吉士可是决定了杀害我本人呀。主啊，你不计较这点，你不会怪罪我，是不是？我听不见你的话。主啊，你回答吧！我只有瑞士人控制着楼梯的这点时间了。”

四周都是剧烈的响声，从街上传来，也从屋子里传来；他在斗争和抵抗，合着手，向那个铁面无私的他礼拜，年老的战士的脸，也朝上望着。忽然他听见一种他想听到的声音，声音是宏大的："你作过了。"基督徒这时在开始解脱的畏惧中浑身直抖——这是从尘世的自尊心和精神上的倔强中解脱出来。他接触到极乐的预感，朝上叫道：

"我作了。宽恕我吧！"

瑞士人已经控制不住楼梯了，五个人统统死了。一群大声吆喝的人，蜂拥上楼来；他们想把门撞开，可是一时还不容易得手。后来他们费了一些气力才挤进来，瞧见面前横着一个障碍物：一个人脸朝下，躺在门槛上，他们朝着他打去，想打死他。其实这个人早就死了，他因为看见柯里尼的斗争和解脱的形象，忍受不住而死了。没有人认识他，这是那个德国翻译尼古劳斯·牟士。由于对大将的尊敬和爱，使他采取了这种勇敢的行动，成为房间里唯一的一个跟大将一起殉难的人。

一个名叫贝墨的瑞士人，走上前来，他是在安汝下面服务的。壁炉前面，站着一位高贵的绅士，贝墨蹑手蹑脚地朝着他走去。这时他大声地恫吓道："你不是大将阁下吗？"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料对了，一个凶手对待他的牺牲者常是这样，所以他忽然向对方称呼"你"。这位高贵的绅士，仍然保持着应

有的距离，对贝墨来说，要跨过最后两步，是很为难的。

“我是，”对方回答。“我的生命不是你能够缩短的。”

真是一个古怪的回答，只有亲眼看见的人才懂得，这个人已经把自己交给上帝，不受俗人的侵犯了。贝墨进退不得，十分尴尬，他茫然地瞟着自己手里的武器，因为那位绅士带着鄙夷的神情在打量它。这只是一根前头削尖的长木头，大约是用来撞门的。他就打算用这个东西来戳柯里尼大将的身体——因为大将掉过头去，他真的动手了。大将倒在地上。这时涌进房间里来的另外一个瑞士人，看见大将的面容，就奇怪他还有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表情，他后来谈到这点的时候，就把这叫作“沉着”。受到打击的人，还喃喃地说了一些话，不过那个动手的人太激动了，没有听懂；他的话是说：“连一个汉子也没有，尽是下流痞子。”他最后表示对于人不能忍耐了。

大将既然躺在地上，其他那些大胆的雇佣士兵也就开始争功。马丁·考赫砍了他一战斧。一个名叫孔拉德的人，给了他第三下，但是到了第七下，柯里尼才死去了。下面院子里的绅士们，已经等得不耐了。吉士公爵大声叫：“贝墨，你已经完了吗？”

“已经得手了，仁慈的主人，”贝墨回答。他真高兴，用尖木头戳死一个人以后，又可以叫“仁慈的主人”了。

“把他从窗口扔出来吧！昂古莱姆①的骑士不亲眼看见尸体，是不肯相信的。”

他们听他说了以后，就遵命照办，大将的尸体给抛在他的

① 十六世纪公爵领地的都城，也是法国西南区的古城名。

脚边。吉士扳起死者的头，揩去脸上的血。“不错，是他，我瞧出来了。现在去干别的事情吧！”他用脚踹死者的脸，说：“拿出勇气来，伙伴们！最困难的事情，咱们已经办了。”

这时东方也发白了。

一片喊杀声

黎明的时候，年青的那瓦拉国王，向躺在身旁的王后和环绕在床周围的四十名贵族骑尉说：“不好再睡了。等到查理国王起来，我要去打球。那时我赶紧提醒他，请他注意自己的诺言。”玛果王后似乎非常赞成这种办法，因为她实在太累，等到男人们出去以后，她可以好好地睡觉了。

所谓黎明，实际上还是在亮得过早的夏天夜里，查理九世、他的母亲凯瑟琳太后和他的弟弟安汝，站在鲁佛宫的一间房里，向广场和街道上望去。他们没有说话，只是留心听着，什么时候发出枪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看事情怎样发展。枪声果然响了——忽然他们显得没有比派人到枯树街去更着忙的事了，那个人带了命令给吉士公爵，叫他回去，不许他对大将阁下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当然明白，已经太迟了，表面上派人去，不过是为了以后在德国王侯和英国女王的面前，好减轻自己的责任。他们对于这种无益的安排，倒也做得十分起劲，好象还有一线希望似的。凯瑟琳太后和她的儿子安汝，大约事后还感到胆怯：咱们不会失败吧！只有查理一个人糊里糊涂地盼望着消息：他觉得一切只

是一场梦，不能发生什么意外。

早已预定的回复消息到了，于是查理立刻出于自愿装得疯疯癫癫。他大声咆哮，让所有的人都听见；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后，就雷霆风火似地下道命令，叫把那瓦拉和孔德给他带去——抓到他指定的地点！其实这是多余的，他们已经自动走来了。

在半路上，他们从一个敞开的窗口，听见报警的钟声。他们停下来，没有一个人敢说出自己的思想，后来还是亨利自己说出来了："上当了。"他又补充一句："但是困兽犹斗，咱们还可以咬一下。"因为前后都是他自己的人，他们把房间当中的过道填满了。但是他刚刚给他们打了气以后，前后两边的房门一齐开了，武装人员从房里涌出来。首先被干掉的是柯里尼大将的女婿泰里尼和巴达雍先生。亨利只看见一片刀光剑影，他被人群推向前去。忽然有人抓着他的臂，拉他过去。孔德也跟着去，他们为了自卫起见，在拥挤当中总是肩靠肩地站在一起。当他们进去以后，查理亲自把门关了。他们是在他的寝室里和他在一起。

他们三个人，在门背后侧耳倾听门外的闹嚷声，这是贼杀声、刀剑相碰声、肉体倒地和临死前喘气的声音。附近一切被杀的人断气以后，叫嚷声又移到远处去了。有人叫："耶稣万岁！"也有人叫："杀呀！杀呀！把所有的人都杀光！"——嚎叫声传到远方。"杀呀！杀呀！"——嚎叫声始终不停。它穿过纵横曲折的回廊和大厅，时高时低，时左时右。凡是听见这种声音的人，都相信整个鲁佛宫陷在凶神恶煞的手中，而不是给贵族和他们的部队占领了。这儿干下的事情，真是一场使人

惊心动魄的惨剧。他们打算从这道门望出去：也许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吧。只有八月早晨的曙色扩大了，现在唯一听得分明的是睡觉人的呼吸声。

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向外看。所有的人——查理和他的两个俘虏——都吓得牙齿不住打战，他们彼此尽力掩藏自己的表情。一个人在搓手，另一个人面向着墙，第三个人深深地俯着身子。“你们大概不会相信这是真的吧？”查理说。自从外面杀得落花流水以后，他一点儿也不疯了。“但是这是真的，”他歇了一会儿解释道，同时他想起一点什么，觉得非说不可。“这一切要怪你们自己。我们只好先下手为强，因为你们煽动起了反对我和我整个家族的阴谋。”这是他第一次自动说出他母后凯瑟琳教给他的话，他们始终坚持这点。孔德激烈地回答：“只要我愿意，我早就可以杀死你，我们在鲁佛宫里有八十个新教骑尉，要杀死你们一家，是用不着什么大阴谋的。”

亨利说：“我的阴谋通常发生在床上，也就是发生在你妹妹的身上。”他耸耸肩头，好象对这种事情难于出口似的。他甚而撇着嘴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有益的，而且还是一条出路，现在连查理也撇着嘴巴了。查理真想发疯，但是他还要向妹夫亨利作一些说明，因为亨利对于大将的结果还毫不知情！于是查理就提高嗓子断然地说：那个死在外边的那瓦拉贵族巴达雍，过早地把计划泄露出来了；他不该当着人大声说：为了给大将的手报仇，要斩断四万人的手。

查理越说越激动，尽量用这种不负责任的口气，使对方听出柯里尼大将的结局。他们二人默默相视，身上直淌冷汗，也不再去管查理了，让他一个人继续叫嚣，把声音都叫哑了。他

骂大将是骗子和叛徒，一心只想搞垮王国，还想到那种极可怕的复仇，实在太过火了。随着这许多冲口而出的话，不可避免地也露出了善良的信心。查理陷入了憎恨和恐怖当中。最后他用战抖的手，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不过他们两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别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眼前。

他们仿佛瞧见大将从帐篷里出来，前后左右都是军队，他们本人也控制着自己的马辔。立刻就要乘马去跟敌人战斗，一连十五个钟头不下马，多么伟大，多么振奋人心啊！那时咱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体，顺风飞驰，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敏锐，咱们看到从来看不到那样远的地方，因为现在咱们有了敌人。向敌人奔去吧，咱们是完全无辜的，是纯洁和新生的力量，而敌人却是浑身罪恶，应当受到惩罚！柯里尼大将曾经这样指挥过他们，他们听见他的死，也就想起了这种形象。亨利还想到，他的母亲珍妮相信大将阁下，可是现在两人都不在了。亨利让疯狂的查理尽情叫嚣，后来叫得连声音也没有了，他本人却坐到一张矮凳上去。

查理的喉咙越叫越沙哑，这时也象方才一样，传来了砍杀的声音。后来查理恢复常态，说话清楚以后，他就命令他们改变信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挽救自己的生命。孔德马上大叫：他根本就不想这个，信仰是高于生命的。亨利不耐地向他挥手，同时安慰查理：关于这点，大家可以好好儿商量。堂弟不管三七二十一，打算这个时候来补救至今耽误了的抵抗。他拉开窗子，让警钟的声音传进来，他向外发誓，纵然世界毁灭，他对于宗教也要忠诚到底。

亨利又把窗关上；他从窗口走向查理，查理手里拿着匕

首，站在一个堡垒似的木橱前面：橱上有黑木的横梁、圆球和铁皮。亨利安静地、但是坚定地走近疯子，在他的耳边说："那个死抱着宗教不放手的人才是疯子，陛下，您，一点儿也不疯啊。"查理举起匕首，但是亨利把他的手推在一边。"别来这一套，我的哥哥！"真巧，他为什么偏偏这样叫他呢？查理听见这句话，再也把握不住匕首，刀从他的手里掉在地上滚开了。可怜的人，双手抱着朋友的脖子，这是他的堂弟、妹夫或者他的弟弟，他哽咽地说："我并没有打算那样作呀。"

"这点我可以想得到，"亨利说，"但是，这是谁主使的呢？"没有回答，只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片嚎叫的屠杀声。查理在哭泣的痉挛中，仍然向一垛墙边比了一个手势，仿佛墙上有耳朵似的。这就是说，这回他的母亲凯瑟琳太后，也可能按照习惯在墙上钻一个小洞，来这儿偷听呢。不过现在她得听那些屠杀的声音，这就连一个铁石心肠的女凶手，也不能够充耳不闻。她蹒跚地在她的房间里走来走去，她的拐杖比平常没有把握地拄在地上。她试试房门是不是坚固，又斜着眼睛去瞟那些高大的、僵立不动的卫兵，看他们还能够保护她多久。也许最后还剩下一些绝望的胡根诺教徒，竟自闯进她的房里来，立刻夺去她宝贵的老命，使卫兵们来不及救她。苍白的胖脸，始终没有表情，两眼黯无光泽。有一次他走到柜子边去，检查一下药粉和瓶子：是不是还齐全，她最后还可以施展诡计，就连那些闯进来杀人的人，也可以受她哄骗，事先喝一口来提提神。

亨利掩着嘴，吃吃地笑，这声音跟查理的哽咽差不多。可笑的事情，由于恐怖而变得更加可笑了。耳里听着嚎叫的屠

杀声，而出现在思想中的，是那些丑陋和难堪的罪人。笑笑出出气，是舒服的，不然的话，一个人会给仇恨闷死了。亨利在这个时候学会了恨，而嘲笑自己所恨的东西是有益的。他向脸色阴沉的堂弟孔德大声说："喂！你想想安汝的样儿吧。大喊别人去杀，自己却爬到桌子下面去。"堂弟听见这些话，仍然愁眉不展，查理可就不同了；他好奇地问："当真的吗？我的弟弟安汝爬到桌子下面去？"

这一问正是亨利求之不得的，他早弄清楚了查理对于王位继承人的感情。这样很好，可以把查理的注意力转移到讨厌的弟弟身上去，使他忘记自己疯了，并且忘记在这儿把胡根诺教的亲戚控制在自己的实力下。特别是对于紧急的危险，可笑的事情是有用的：想起可笑的事情，至少可以减少危险。这个时候学会了恨的亨利，同时也懂得了假惺惺的全部价值。于是他坦白率直地说："我知道，我的王兄陛下，你们大伙儿的用心，根本上是不坏的。你们不过是想法子消遣时间，好比在运动或者在轮旋游戏中一样。杀呀！杀呀！"他摹仿那种声音，而且嚎叫得任何人都没有兴致听下去。

"这是你的意思吗？"查理一下子如释重负地说。"这样我也就向你承认吧：我没有疯。他们逼得我没有别的出路了。你想，我的乳母是一个胡根诺教徒，我打小孩时候起，就知道你们的教义。安汝想杀死我，"他咬牙切齿地说，瞪着眼睛，不管是真是假，忽然又变成快发疯的样子。"不过要是我死了，那末，你就给我报仇吧，那瓦拉！给我和我的王国报仇吧！"

"咱们串演着同样的玩意儿呀，"亨利加强语气证实道。"你装疯，在你必需的时候，我装傻，因为我真的是个傻子。要

不要我马上表演一点把戏给你瞧？呱呱叫的把戏咧。”他慢吞吞地重说一遍，因为心里还在怀疑，是不是做得成功。查理背后那个有黑木横梁、圆球和铁皮的橱，象一座堡垒，轻轻地开了，只有亨利瞧见，同时也认出来了那两张向外偷觑的脸是谁。他向他们以目视意：还要等待。这时他就用手向查理表演戏法，活脱是年会市场上跑江湖的骗子。“你当然认为，”他用那种夸夸其谈的江湖口吻说，“死了的人总是死了。但是我们胡根诺教徒不是这样：我们的情况没有这么坏。请你放心吧，王兄！你们在鲁佛宫里一共干掉了我八十名骑尉，但是带头的两名又活转来了。”

他挥动两只手，十根指头不住伸缩，从上到下，围着橱划了一个半圆，但自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免得跟那个即将出现的奇迹离得太近了。查理也向后退了一步，显出十分怀疑和恐惧的表情。“出来！”亨利大声叫道，一下子橱门大开，道宾芮和杜巴塔跳出来，跪在查理的面前。真是快得出乎意料，查理连惊呼都来不及；他只有皱着眉头，默默地对着他们呆瞧的份儿。他们跪在地上，一个的躯干比另一个要高一半，但是两人都平举着手掌，齐到胸口，好象是亡命者从那不许涉足的禁区中出来了。忽然两人都用低沉的声音同时说道：“陛下，请您宽恕我们离开了普鲁同的王国①！也请您赦免这位召唤我们出来的巫师！”

查理这回放弃了装疯的打算。他坐下去，说：“我正缺少你们。给我站起来吧，但是叫我拿着你们怎么办呢？真是讨

① 这儿是语带双关，普鲁同是希腊神话中的财神和阎王，意即离开了贮藏财物的木橱和阴曹地府。

厌。"这是他最清醒的时刻；一切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干脆使他感到讨厌和难过。这正是他的画像上表现出来的神情：一位面容疲倦的国王，穿着白绸衣服，斜视的目光里充满着猜疑和厌恶，但是他两脚站立的姿式活象是在跳舞。查理九世伸出手掌，手心朝上，转了一个半圆：这表示他给所有的人以自由了。

他们立刻行使他们的自由权利，杜巴塔打开房门出去。道宾芮指着一扇窗子，现在那儿已经大亮了，他说："幸好夜里那扇窗子是打开的，又幸好这儿没有人。"

杜巴塔很快地从门口回来，他朝外面看过了。接着房门又动了。

再　见

房门动了一动，一下子打开，那瓦拉王后，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跨进来。

她的王兄查理说："原来是你来了，我的胖玛果。"亨利叫道："玛果！"最初两人都情不自禁地喜形于色。她站在那儿，依然如故，许多陷阱和屠场都没有把她吞没，而且她仍然保持着那种雍容华贵的美和光彩，这似乎是直到昨天夜里为止，生活追求的理想。接着，查理和亨利两人都在欢喜当中吃了一惊："危险当中，我并没有同她在一起呀！为什么从她身上看不出一点儿迹象来呢？"

这是由于玛果在动身以前，先洗去了脸上和身上的许多

血和泪，再穿上鸽灰色和玫瑰红的衣服，色彩鲜艳得如同春天的早晨，珠链在她凝脂一般的皮肤上闪闪发光。这费了她不少的气力啊！有一个被杀得半死的人，在极端的恐怖中，扭着她不放。另一些人逃到她那儿去，好象到了悬崖的边缘，哀求她救命；他们在无可奈何中把她的衣服撕碎了，甚而有些人的锋利的指甲，由于恐惧而抓伤了她的纤手。又有一个疯狂的人，打算杀死她，而且死死地跟着她，因为他痛恨她亲爱的丈夫："那瓦拉打了我的耳光，因此，我要掐死他的爱人！"德南塞上尉喘吁吁地说，隔得很近，就在她的面前——而且已经收拢他伸出去的利爪，以为一下子可以抓着他的牺牲品。就是现在，她还好象听见他粗暴的吼声，嗅着他贪婪的呼吸。她真弄不明白：究竟我是怎样逃脱了他的毒手的？——而且我的屋子里还有那样多的人。他们躺在床底下，不是翻滚叫嚣，就是僵硬得没有声息。这一切她只好藏在自己的心里，而出现在人前，总要显得清晨一般的开朗：因为礼貌和自尊，要求她这样作。无论如何，要使我的丈夫爱我！

她打算瞧瞧亨利，正视他的眼睛——奇怪的是她难于办到。她违悖自己的意志，在他们的目光快要接触时，反而避开了。还有，他的目光也没有接触到她，而是从她的面前滑过去，就跟她对他的情形一样。天呀！这是什么意思？这可不行。"我的亨利！"和"我的玛果！"两人同时叫了出来，互相迎上前去。"究竟咱们是什么时候分手的？已经很久了吧？"

"我，"玛果说，"还躺在床上，正想睡觉，你就爬起来了。"

"我起来以后，就走出去，带着那环绕在咱们床周围的四十个骑尉。我想去同查理国王打球。"

“我亲爱的夫主，那时候我想睡觉。但是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的衣服和脸上都沾满了血渍和泪痕。甚而有些人把吓出来的汗水也滴在上面。可惜，这一切都怪我这方面的人。他们把你的人统统杀死了。没有人比我更是属于你的，所以让我死去了倒反而好些。但是我跨过路上的死尸，到你这儿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再见。”

“这就是咱们的再见，”他也说，非常悲戚，一点儿也不想开玩笑了。她倒是宁愿他开点玩笑：象他这样的一个小伙子，对于恐怖是特别爱笑的。不，她想起了：我自己在这儿才是最可怕的人。“我是你可怜的王后啊，”她偎着他的脸，悄悄地说。他点点头，也低声说：

“你是我可怜的王后，也是杀死我母亲的那个妇人的女儿。”

“你太爱我了，太爱我了。”

“现在她把我所有的人都杀光了。”

“你一点儿也不爱我了，一点儿也不爱我了。”

他纯粹是受了她的声音的感动，真想向玛果张开双臂，但是实际上，他垂下眼睑，没有看她。上一举动，只是发生在他的内心里；她只消再说一句话——然而她没有说。她觉得：我不能说，我不可以说，或者说，不宜于说。我失去了他吗？她离开他。她用手摸摸额头以后，就大声向众人说：

“我是来晋见我的王兄的。陛下，我请您赦免一些不幸的人的生命。”她说的时候，向查理九世跪下，不免带着几分宫廷仪式。这是一个哀求者的热情，但是在庄严礼貌的形式下，国王们到处都会碰见这种情形。“陛下！请您答应我，赦免莱朗

先生，他身上给人刺了几刀，淌着血，闯进我的房来，那时我还睡着，他由于害怕那个赶杀他的人，紧紧抱着我，使我跟他都摔到床背后去了。也请您答应我，赦免您的首席侍臣米奥生，他是个高尚的人，还有那瓦拉国王的首席侍从达马涅克！”

她不顾查理插嘴，从容地把话说完。查理对她请求赦免的举动感到高兴吗？不错，但是接着他的心里又按捺不住那种极度的厌恶。在亨利和玛果见面的时候，他就只有这种感受和感觉。这时他们想着他们的心事，而他也想着他的心事。突然他觉察到，有人想从他这儿打听点什么：他的妹妹——她在注意他，侦察他的言论举动，然后去向母亲报告：他说了什么话，有了什么表情！因此，他变了脸色，把脸涨得通红，这是容易办到的；额上静脉奋张，眼睛瞪得圆圆的，尽量向外突出。头和四肢不住抽动，牙齿也磨得嘎吱嘎吱地响，他做好一切准备以后，就大声咆哮道：“只要还有一个异教徒活着，对这一切都甭提了！你们改变信仰吧！”他向在场的人怒吼，因为还有四个劫后余生的胡根诺教徒在他的房间里，多亏他的帮助才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这件事情是瞒不住他的母亲的。

亨利正想拦阻堂弟孔德，但是来不及了。孔德为了保全自己的荣誉，也象查理那样大声叫喊：关于自己的信仰，除了上帝而外，任何人也无权过问，纵然对他威胁，他也不否认真理！装作发疯的查理，就向他扑过去。杜巴塔和道宾芮跪在地上抱着他的腿，他叫道：“叛乱分子！暴徒和暴徒的儿子！要是你三天之内不改变口气，我就叫人绞死你。”他给他三天的期限，这在疯狂状态下不能不说是一种谨慎的行动。那瓦拉对一切新教徒负的责任比堂弟重大，这回他也象上回那样：柔

顺得象一头羔羊，他答应改教——哪怕是在发生大屠杀以后。不过，他虽然向查理担保，并没有想到要实践自己的诺言，查理心下也明白。他们彼此对眨了一下眼睛。

“我要出去巡礼一番我的牺牲品！”屠杀之夜的疯狂统治者宣布，丝毫不惮厌烦。这么一来，凡是身边的人，不管卫兵、贵族、宫廷里好奇的人或者仆役，都可以证明：查理九世对他的行动负责，而且亲自去检查他的牺牲品。在门槛边上，他的手偶然接触到他妹夫那瓦拉的手，而那瓦拉是唯一的一个听见查理低语的人：“可怕，可怕。咱们联合起来吧，弟弟！”接着他就做起他不得不做的样儿：巴托罗牟之夜的残忍的查理——他指点那些倒在他房门口以及一切路旁边的死尸。他伸脚把他们那些没有知觉的肢体踢在一边，踩在他们的头上，这些头已经失去一切抵抗和仇恨了。他一边走，一边不断地咒骂和恫吓；他毫不在乎，这时除了几个默默无声的伴随者而外，没有人听他说话。沿途看不见一个活人，因为屠杀勾当是很累人的，他们杀了人以后，或去睡觉或去喝酒。死者已经长眠不起了。

死者好象多得不得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从没有这样多。活人在每次集合以后，又散开了。死人却始终不动，属于他们的，是土壤和一切从土壤中生长出来、具有形式和命运的东西，这就是无限的未来，也可以名之为永恒。阿格利巴·道宾芮开口了。

死亡离我们不远了。只有那时我们才得到
没有死亡的生活，不再是欺诈的生活。

生命获得拯救，死亡被战胜了。
谁不愿太平无事，谁愿意颠沛流离？
有谁愿意扩展那困难的航行，
谁不高兴首先停泊在港口里？

他体会着死者的意思，用低沉的声调念，这些人的生命将永垂不朽，所以他把声音放慢，使它变得非常低沉。这时只有一个疯人的诅咒是大声的。亨利听过这首诗：在他的结婚之夜，查理九世还没有统率全体宫廷人员，排成长队，伴送他进洞房以前，道宾芮就向他念过这首诗了。现在这一队人可不同了，尽管这队人也是向着同一所房间走去，亨利没有回头去看玛果。

她夹在其他的男子当中，这些人没有去注意她，实际上，她是走在最后。玛甘莉特公主还从没有觉得自己这样渺小过，她沿着一个疯子和一些失败者的脚迹，穿过死尸的行列走去。这些人的表情是多么不可思议：他们惊讶了，甚而因为侥幸偷生而感到惭愧。但是另外一些人，却因此而完全丧失了生命，并且永远堕入地狱。玛甘莉特公主分别两种不同的情形，忽然她发现死者当中有一个是她从前的情人，不觉浑身都瘫软了。杜巴塔扶着她，她一半要靠杜巴塔的支持，才能继续走路。

在一座壁炉旁边，有两具尸体僵立着——他们彼此对刺过了，死后都还扭在一起。那些新教徒有时遭到袭击，也不是毫无抵抗的，他们尽可能地向袭击他们的人讨还了代价。一个死去的女人伏在一个男人身上，显然这个男子是她要抢救

的人。“这个女人也毫无办法，”玛果在想，由人半推半扶地走着。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她想。一个胖厨子僵仆在栏杆上，他的白帽子从头上滑下来，滚到楼梯下面去了。正是这个地方，亨利上次无意中也碰到了这个人，要不，就是另外一个人。那时他是吃酒醉了，而现在是死了。总之，前后是两次狂欢会，一次是结婚之夜，一次就是昨天夜里。后一次仅仅晚上六天，可是闹得更彻底，留下了一些尸骸和形象——这在外表上看来，显得是同样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却迥然不同了。

亨利踩着地上的血，滑了一下，从出神状态中惊醒过来，他瞧着年青的罗什福科死后的脸，这是他母亲最后派遣的专使。这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啜泣起来。他捧着双手，象孩子一样地哽咽道：“妈妈！”他的朋友做出没有听见的样儿。查理装作暴君，也许通过这次地狱般的旅行，真的变成暴君了。玛果只是轻轻地对亨利说：“我没有办法再救他了。我几乎已经把他拖进房门，他们又打我手里把他夺去杀死了。”她等候：可是没有回答。亨利向着那即将达到的房门，先走了一大段路，没有同玛果一起，除了这条路而外，后来他也没有再同她一起走生活的道路了。在这扇以年青的罗什福科的尸体而著称的门前，回来的是另外一个亨利，跟踏着轻快步伐出去的亨利是两个人了。

这一个知道一切。这一个通夜听到了鲁佛宫里杀人的嚎叫声。这一个看见了他那些死后的朋友的面容，他向他们和友好的聚会告别了——向自由、公开的生活告别了：这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骑在马上，马连着马，再加上一首宗教歌曲，漂亮的姑娘们，从田野里跑来招呼他们，他们在浮云变幻的天

空下，快活地向前奔驰。但是现在，他拖着战败者的步伐，将以俘虏的身份回到房间里去。今后他要唯命是从，在从前亨利的虚假外貌下，规规矩矩地当一个亲戚，从前他爱说爱笑，常常迷恋女人，从不知道恨人，对人也没有戒心。“老天保佑我，我真高兴瞧见了谁！德南塞，好朋友，多么幸运，至少在您的身上没有出什么事！您是知道的，有些人抵抗了，超出善良人们的想象。这对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用，他们是应该倒霉的，谁叫他们这样愚蠢地去上当呢？只有胡根诺教徒才那样笨，我可不是这样，我信奉天主教，比您的次数可多了，德南塞，我现在又要再来一次。您还记得，我的人想把我从大桥门口拖走吗？但是，我要进来找我的王后和她的值得崇拜的母后，我本来也该回到这儿来。德南塞老朋友，因此，我只好打您一记耳光，使您放我进来。现在让我来拥抱您一下吧。”

他真的那样作了，不等上尉作出友好的表示；对方无法躲闪，只好让他在两颊上吻了一下，不过把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地响。上尉来不及想出对付的办法，那个机灵的小伙子已经溜走了。

亨利回到房间里，房门是玛果打开的。门尽管宽，却给查理堵塞住了。查理不让任何人进来，却在相反地大叫：快叫人来，给这儿剩下来的新教徒找补零头。首席侍臣米奥生，直僵僵地跪在暴君面前，不象一个快要死的人，而象一个害怕提早退休的老官吏。达马涅克，一个充当御前侍从的贵族，是不爱鞠躬的。他向前伸出一只脚，仰着头，手按在胸口上。但是床上放着一捆血迹模糊的白色东西，里面闪动着一对潮润的青年人的眼睛。“这是谁？”查理问，忘记叫喊了。

御前侍从回答："这是莱维·莱朗子爵。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他捆上了。他身上的血把整个床铺都弄脏了。至于其他的人，陛下，包扎已经没有用了。"他朝着好些尸体比划一个手势，咬牙忍着痛苦，却显出对死的鄙视。

查理呆呆地盯着他们，忽然他想起了应当怎么作才对。"这些不信上帝的狗东西，"他叫道，"胆敢滥用我御妹瓦卢瓦公主的寝室，想在这儿找死。把他们给我送到剥皮场上去！德南塞，快收拾出去！"上尉听见这样说，没有办法，只好同他的人一起把尸体抬出去。这时查理用全力掩护劫后余生的人。等到兵士一转弯走了，他就可怕地瞪着眼睛，叱责米奥生和达马涅克："给我滚蛋！"他们巴不得有这句话。杜巴塔和道宾芮也趁着这个机会走了。查理等他们出去以后，亲自把门关上。

他说："我信托加斯科涅人：让他们把善良的米奥生带下去安顿好，免得中途发生意外。玛果，要是你想报告母亲，说我宽恕了胡根诺教徒，那末，我要说你的话可就更多了。甚而连你自己的床上还躺着一个哩。"他多半是在自言自语："他身旁还有地方。我为什么不可以躺下去呢？我并没有什么比他强呀。"于是他倒在血迹模糊的床毯上，睡在那捆白色东西的旁边。不久他的面容和呼吸就象一个睡着的人。亨利和玛果却瞧见眼泪从他的眼睑下流出来。年青的莱朗闭上眼睛以后，仍然滴下一颗颗的泪珠。这个夜的两个牺牲品，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一块儿。

结　局

玛果走向窗口，通过玻璃向外望去。她什么东西也不注意，只是一心等候亨利走上前去：他会在我的脖子后面说，咱们只是作了一场梦。他会象平常一样，对一切其他的事情开玩笑，只是巴心巴肝想着咱们的爱情。“咱们美好的热情啊，”她用他说的话想。但是她用自己的话却不得不想：“咱们的床上沾满了血渍。咱们是穿过他被杀的朋友们的尸体走来的。我的母亲使我成了他的敌人。他恨我。我的母亲把他变成了一个俘虏。我不能尊敬他了。结局就是这样。”但是在她考虑结局的当儿，又在开始产生方才那种无法抑制的希望：“他会在我的脖子后面说，咱们只是作了一场梦。不！”她决然地说。“他以一个堂堂男子，带着他们那种人惯有的天真的自豪，怎么可以弄到这种地步。他一定坐在我的后面，用背朝着我，等我出其不意地去吻他。我可是比他的学识多，也比他的经验多，而且还是一个女人。他让我决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我大约也可以办到，使一个小伙子相信，一切真实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我马上就开始吧。”

在她还来不及转身以前，被震耳欲聋的响声吸引着了。巴黎的一切钟声都响了；只有曾经一度低沉地鸣过的钟声，现在没有声音；它好象高兴自己第一个先鸣，等到完成任务以后，就沉默了。不过这时其他的钟声响彻云霄，中间还传来屠杀的叫声。“耶稣万岁！把所有的人都杀光！杀呀！杀呀！”屠

杀声在外面嚎叫。玛果望了广场和市街一眼，踉踉跄跄地站不住脚：我虽然有学识，有经验，却想不到这样的事情。这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孩子，我多灾多难的孩子！

她朝房间当中回过头去：他不在了。两个躺在床上的人，在睡梦中呻吟，两人都梦见自己在所有的钟声和喊杀声中被处死刑。闹嚷的声音一下子传到房间里来，象螺旋一样往人头脑里直钻。使人以为自己是站在风暴当中，随风起伏，吓得手足无措。这时隔壁一间房的窗开了。亨利走到那儿去。他没有同玛果一起去听和看外面发生的一切，而是单独一人！他穿过敞开的门，到那间房里去，这本来是给他的妹妹预备的，后来打算用来保护大将的安全。玛果无可奈何地垂下肩头："跨过那道门槛，可惜不行。不能再到他那儿去了。"

他在听和看。下面广场上挤满了人，这是从大街小巷涌来的——大伙儿都在活动，没有一个人闲着。他们到处干着同样的事情：杀和死；干得非常起劲，宛如起伏动荡的钟声，而且合着喊杀声的拍子。准确的工作，可是花样和特色却也不少！一个大兵在地上拖着一个老人，用麻绳把他捆得紧紧的，好把他抛下河去。一个市民十分谨慎和准确地打死了另外一个人，然后把他背到那统统裸体的死尸堆里去。老百姓脱去死人的衣服：这是老百姓干的事情，不是有体面的人干的事情。每人都干着合乎自己身份的事情。有体面的人带着沉重的钱袋，赶快走开了；他们知道，那些信仰不同的邻居家里藏着什么东西。有些人甚而连整个柜子都搬走了，这时他们又不得不使用老百姓的肩头。一只狗去舔它被刺死的女主人的伤口，凶手感动了，没有走开以前，伸手去摸摸狗。因为他们

也有心肝呀。大约他们一生当中只屠杀一天，而狗是他们天天原谅的。

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土丘，上面有架风车，不停地转动着它的翼子。河上的桥可以通到郊外去，只要能够逃走就好了。一个被迫的逃亡者，被卫兵打倒在桥上。卫兵是在马队的领导下，在那儿维持治安。屠杀者分散各地，相互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步兵和骑兵，就在这段距离当中从容地活动。人们需要空间，好比蜂儿需要空间来从事酿蜜一样。只要不看见血，只要不听见另外一些声音，特别是那种鬼哭神嚎的叫声就好了：从一定的距离望去，好象那些善良的人在一片草地上采花。总之，这时他们的头上是一片蔚蓝色的天空，太阳发射出愉快的光辉。

“他们都是完全一样的人，”亨利在想，“为什么这些带白符号的人跟其他的人中间，就有那样大的差别，而要把没有带符号的人杀死呢？难道说，为了取得杀人的特权，就非成为带白符号的人不可吗？不过，他们杀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受了委托，为了事业：他们就是这样来安慰自己。他们在极度的野蛮状态下——这完全象一种奉命行动的野蛮状态——工作得有条不紊。有几个人在那儿竖立起一座绞架，哪怕他们的工作完成以后，所有的人都死了，也照样可以把死尸挂上去。这点并不妨碍他们，他们不是在为自己工作呀。他们从来也不为自己工作：这点我得留意。多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变成坏人和凶手啊！看来要叫他们作点好事情是比较困难的。有体面的人和老百姓加起来，一碰到机会，就变成下流痞子，”后面这句话，就是柯里尼垂死时想起的最后一句话。

个别的疯狂现象，也公开出现了。有个人跨过广场，他自己没有继续参加一般的活动，只是大声叫喊："放血！尽量放血！医生说，八月间放的血跟五月间放的血一样好。"泰伐纳先生叫所有的人去干，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动手。为了这件事情，他跟凯瑟琳太后坐在会议室里通过决议，而且他还是参加会议的唯一的一个法兰西人。

这时从小巷中间走出一个人，给一个佩带白臂章的、负有专责的大兵牵着，这个兵完全由于自己的责任感在叫："杀呀！杀呀！"亨利真想大声叫喊，但是叫不出来。他想作点什么，拿一支枪朝着下面射去吧。唉，没有用，地上都是牺牲者和刽子手。这位胖老人是我的老师博瓦，他不用别人拖和推，从容地跟着嚎叫的人走。他是一位哲学家，认为生命只有在不失去理性的时候，才是值得留恋的。"博瓦先生，您在做什么？您穿着那有绉褶的长衣跪下去，态度沉着，洞察一切。手掌朝上叠在一起，耐心地等待刽子手把刀磨快。博瓦先生，我的好老师！"

亨利倒在地上，用手遮着脸，因此没有看见那个胖老人的脑袋怎样活生生地被人砍下来。同时他也不知道，这时从附近一户人家，跑出一个妇人，带着一只桶，用桶去盛那喷射出来的鲜血，然后端着桶喝。

亨利苏醒以后，发现通到新房去的门关上了。这是玛果把它关上的。

小　　结

太迟了，您好象受了魔法的禁锢一样。各方面传来的忠告，都没有收到一点效果。您的妻舅——国王对您说的知心话，没有获得反应，而您的爱妻那种惶惶不安的情形，也没有引起您的警惕。您完全沉迷在您的爱情当中，让那些因恐惧和仇恨而激动得发抖的凶手，迎接着血腥之夜到来。后来您终于遇上了这个夜晚，它好象是一位素昧平生的美人。然而大将牺牲了，差不多是在您的眼前。难道说，您不是一切都知道，而且很早就知道了吗？不过您从来不肯听从您的良心驱使罢了。您这种盲目性跟查理九世新近发作的可疑的疯狂有些相象。他选择疯狂作为逃避的借口。您呢，却对最明显的事实不闻不问，借此事先推卸您的责任。这有什么用呢？后来您还是不得不从半空中跌下去，而且跌得更重，您引以为幸的，只是您没有朝后看。

V 不幸的学校

我不认识地狱

苏醒以后，他晕倒前的思想，又首先恢复了。“我的好老师啊，”亨利叫，好象是在对一个活人，而这人还会帮助他。他仿佛听见了这样的回答：“我住在一所关得紧紧的屋子里，人们在门上给我涂上一些不愉快的名字。”

他从前亲耳听过这两句话，立即觉得余音绕耳，他抬头向四周张望：只有他一个人，新房已经关上了，周围是一片寂静。钟声消沉了，下面广场上的屠杀声，随着阳光一起消逝了，方才那种忙碌的活动也结束了。除了新制绞刑架上挂的死尸在轻轻地摆动而外，没有什么东西响动。堆积如山的裸露尸体，却纹丝不动。只有一些狗跑上前去，舔那些流血的伤口。活着的人，方才还在表现自己的本领，干得那样起劲和津津有味，现在都销声匿迹了。他们甚而把自己门口的店铺也一律关上了。

苏醒以后的亨利，想起第二桩事情：“我可怜的母亲死了，她也警告过我。”他走到房间里面最后的角落里去，也象方才听见老师说话一样，听见母亲在说：“伤风败俗的宫廷，恶毒的太后——”母亲的语气是对一个孩子、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说的，这话说在事件发生以前许久了。正是这种过去的柔和的

声音，使人心碎，因为实际上，现在一切都应验了，而且只有更残酷、更可怕，这是可怜的珍妮在生时所梦想不到的。

"你是中毒死的，亲爱的母亲。你知不知道？后来大将阁下被人杀死了；你知道了吗？罗什福科是你给我派遣来的最后的专使，也被人杀死了。许多为你服务过的人都死了，我们的骑尉躺在地上。尽管你那样警告过我，我们仍然自投罗网，母亲。我既没有听你的话，也没有听机警的老博瓦的话，也没有听——""我的上帝，好多人的话啊！"他大声说出了最后一句。他现在才想起，疏忽了许多警告——疏忽得那样多，忘得那样快，连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多少了，只好扯自己的头发。"玛果——还有玛果：她用解剖图给了我的警告！那位可怜的宫女：麻布口袋盛着她娇小的尸体！德尔贝夫：他从大桥门口拖我转去，那时还来得及逃！查理本人：那瓦拉，给我报仇吧！摩尔内：柯里尼留下，是因为坟墓等着他，而你留下，是因为床铺等着你！还有毛雷佛那副杀人的凶相！安汝那种鬼祟的行动！吉士拔出匕首时骤然露出的狰狞面目！总之，这夜的阴谋诡计，随时随地都是凯瑟琳太后在主使，始终离不开她！可是我还以为自己是幸福的——我还以为在她的目光照耀下是幸福的。由于我看不出地狱啊。"

这样突然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作出判决，再给他一次打击。"我看不出地狱，"他说了以后，就倒下去，没有声音，横在床上，把头和胸脯压在上面，听凭自己的感情和理智判决。"我庆祝结婚典礼，而所有的人却为大屠杀而叹息。那时他们分成几部分，退到墙边去，以免马上冲突起来。我还让人伴送我到洞房去。我的母后是第一个被牺牲了的。我们大伙儿都注

定了步她的后尘，那种古怪的血迹就是预兆，预先告诉了我们。我让人伴送到洞房，一直庆祝到屠杀之夜。由于我看不出地狱。所有其他的人，都不断想到这个，只有我个人想不到。这是我犯的错误。这是我的滔天大罪。我以为礼貌、讽刺和轻率的善意，就可以阻止越轨行动。这样看来，只有我个人才是这样傻——我看不出地狱啊。”

他的脑子里想到这些，身子接连不断地抽动了几次，好象想跳而又不敢似的。最使他感动的，还是他想起了妹妹的话句和表情。“亲爱的哥哥，咱们的母亲看出了真情，我对您实说了吧。她还没有中毒死去以前，留下这样的遗旨：您干脆别来，要来，就要有更强大的力量才来。离开巴黎吧，我的哥哥！派遣专使骑马到全国各地去！您统率着您的军队再来参加结婚典礼！”他在内心里体会嘉德琳动人的声调和那高亢而吃惊的尾音。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的声音，而这种警告也不是出自别人。一切其他的人，都是从外面感动他，只有这种声音是从他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他彻底痛悔，用拳头在床上擂，又用牙齿去咬。“我看不出地狱。我究竟为了什么?！是由于对玛果的热情吗？也不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就应该把她抢走，带着她离开这个宫廷了。但是我不想离开这儿，因为自己大胆，不怕危险，也由于对恐惧存着好奇心——总之，我象一个顽童，一味地嬉戏，不向地狱睁开眼睛！”精神上又一次受到剧烈的震撼，连床都动摇起来了。

不错，他铸成了大错，他不得不痛詈自己年幼无知。“我还打算教训大将阁下哩！我怪他进行无益的战争。但是柯里

尼有他的信仰——这信仰使人从西班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或者使人从毁灭的狂热中解放出来。他看出了地狱，而且向它作斗争。我呢，却投身到里面去！”想到这些，真如万箭穿心。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的思想沉醉了，这正是一个少年人受到激动而不能自制的情形。有一次，他在拉罗歇尔海边，海风吹着他，他的心曾经向往着一个新世界——现在他也向往着一个世界。不过这不是遥远的、自由的、可以和天国相比的世界。这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和耻辱的世界。它冒出火焰和硫磺，而且伸缩不停的火舌，越来越近，眼看就要吞没他。他在模糊的绝望中跳起来，用头向墙上碰去。接着又伸着头碰了第二次，第三次。他除了这样作而外，什么也不想了，而且越碰越不肯停止。但是他被人拦住了。

互相造成了痛苦

有两只手把他按到座位上去。

“安静点，陛下！清醒点，理智点，放宽心肠吧——这是基督教的道德，也是古代哲学家的训条。凡是忘记了这些东西的人，必然折磨自己，幸好给我及早发现了，我亲爱的年青的主人。我却想不到您会这样作——不，我真想不到您会这样作，我总认为您会宽恕巴托罗牟之夜，或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打几个哈哈，对它表示鄙视吧。我第一次打门里瞧的时候，您还躺在地板上，不过您睡着了，您呼吸得那样平和，我心里想：‘还是别惊动他吧，达马涅克先生！他是您

的国王，这个夜晚是难受的。要是他醒来，一定会把一切都克服下了，当您瞧见了他，他一定会开一些玩笑。'”

这一长段话，说得又勇敢，又动听，而且巧妙地变换着声调，让这个十八岁的绝望的人，尽有恢复理智的时间，或者至少使他成为一个跟大家都熟悉的亨利那样差不多的人。这位充当仆人的贵族最后说："他会开一些玩笑。"于是主人接口说道："宫廷还是象昨天那样热闹有趣吗？在庆祝结束的时候，我需要两个牧师和一首挽歌。最好再让凯瑟琳太后参加合唱。"笑声堵塞在喉管里。

"看来虽然还不完全够劲儿，"达马涅克用考验的语气说："不过开头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最要紧的是您碰见人的时候，千万别露出痛苦的表情。你要装得轻松！要做得自然！"他大约自己也看出来了，这种要求，在目前说来未免过奢。他一句话也不说，给主人头上搭上一张湿面巾，因为主人的额头刚才在墙上碰起了一些肿块。跟着他就按照习惯，把木桶提进来，请主人洗澡。"我在汲水的路上，"他边倒水边说，"一个人也没碰见。只有一扇门轻轻地关上了。在您睡着的时候，我因为饿得慌，就上街去溜跶溜跶，厨房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后来那儿流的人血比鸡血还多，屠宰的人自己也被人屠宰了。街上空荡荡的，打老远走来两个佩戴白符号的男子，这是非常刺目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我正要准备逃跑，但是忽然那两个人掉回头去，离开那儿走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们是跑开的，因为他们的腿提得很高，我完全瞧得见他们的鞋底，请您告诉我吧，陛下，这是什么道理？"

亨利真的沉思了一会儿。"我不相信，"他说，"他们还害

怕咱们，咱们的人几乎被他们杀光了。”

“您相信良心吗？”达马涅克问，抬起双手，一动也不动。亨利严肃地打量他，他就象是一座虔诚的立像。“你瞧见的那两个佩戴白符号的人，一定是把你弄错了，”他肯定地说，说了以后，就坐到盆里去洗澡。

“天色快要黑了，”他向外面看了一下，说，“真奇怪，这简直不象是白天呀。”

“这是一片阴云笼罩的白天，”达马涅克更正道。“流了许多血以后，日子就悄悄地、疲乏无力地过去了。到了晚上，他们大伙儿都躲在门背后，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他们不能大声说话，只能低声细语了。也许只有在某一个问题上，他们还保持着活人的能力：太后的三百个宫女，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睡在床上的。”

“达马涅克，”亨利命令道，“我得吃点什么东西才好。”

“我明白，陛下。您这样说，不光是由于肉体的需要，您精神上的深刻直觉，也要您表达出对于饮食的愿望。您填满了肚子，就可以在饥饿的人当中，显得体面一些，就可以胜过他们绝大多数的人，您瞧，这样的东西合您的意吗？”这位首席御前侍从，边说边把盖在桌上的大衣揭开；国王揩干身体以后，才发现桌上摆满了肉和面包。

亨利立刻跑上前去，一阵手抓刀切，狼吞虎咽，把桌上的东西吃得精光；但是这时从仆人的眼眶里滴下两颗大泪珠。达马涅克在想：咱们要死里求生——他仍然抬起手，今天这双手大概不再伸出去抓东西了。咱们要有这股劲儿，骑马在全国奔驰，要吃要喝，要昂然走在鲁佛宫的大厅里。咱们是仆人，

然而也是贵族，其中的一个还是国王，而这位国王现在正当着达马涅克的面，大吃大喝。由于有了这种庄严的思想，达马涅克快活地唱起来了。

“悄悄地——轻轻地——凯瑟琳太后就象一只老鼠，干了残酷的屠杀以后，向外偷觑。她在钥匙孔后面，感到十分惬意。”

“她在那儿干吗？”亨利厌恶地问。他把东西吃光以后，就急于想知道玛果的情形。他本来想问：“王后，我的太太已经离开屋子了吗？”首席御前侍从也许会回答：“那瓦拉王后急于想知道，您的御体是不是平安。”或者达马涅克还加上这么一句：“玛甘莉特公主在等候她亲爱的夫主尽快地去瞧她——”其实达马涅克这个人不长于说这样的话，玛果也不会这样吩咐他，亨利本身也不可以接受这样的邀请。对于他们两人说来，一切都完了——他长长地叹息一声。达马涅克懂得是什么原因。他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不惯于传达婉转的情愫，先把要说的话说出来。

“凯瑟琳太后把那瓦拉王后留在身边了，”他用极自然、然而极有力的语气说——使他的主人吃惊地抬起头来，歇了好一会儿；但是因为对方的期望是那样大，于是他把话说得更流利一些。“我瞧见了王后。她出来见我，因为有个仆人在她母后的房间里悄悄告诉她，说我在门口。我跟太后的仆人套上了交情。仆人把墨水带进去。我问：‘用这玩意儿来干吗？’——‘她要写东西，’他回答。‘玛甘莉特公主呢？’我问，确实不知道，她是不是在里面。‘她坐在矮凳上，’那个傻瓜立刻说出了真话，‘她离不开老太后咧。’我向他提议：‘咱们来赌一瓶酒吧，

我猜她要出来瞧我!’他的酒瘾发了,给我握手,表示同意,后来他不得不亲手给玛甘莉特公主开门:酒钱当然是归他付了。”

“你现在别谈仆人,还是谈谈主人吧!”听话的人迫不及待地要求。“我就来了,陛下,”达马涅克说。“这时那瓦拉王后非常有礼貌地嘱咐我——以我这样一个卑微的人,理解力又薄弱,是传达不清楚的。据她说,法国太后写了亲笔信到英国、西班牙和罗马去。她起草了好几次,任务是困难的,因为对于昨夜发生的事情,要作不同的叙述:给伊丽莎白女王写的不同,给唐·菲利普写的不同,给教皇写的又不同。凯瑟琳太后对于这种不同的写法,违反平常的习惯,听取了她有学问的女儿的建议。王后就叫我把这件事情经过的确实情形,向您报告,通过我这张爱说话的嘴。”

达马涅克鞠了一躬,话说完了。从现在起,他只是留心主人的衣物,把衣服整理好,给他穿上。什么话也不说,好让国王有考虑的时间。亨利在想:“玛果把她可怕的母后的秘密泄露给我知道了。这是了不起的,胜过那次她在寝室里让我知道,她在等候我。这次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她的嘱咐意味着:最忠实的亨利库斯——这一刹那间,他在用拉丁文思想,同时也好象听见她用那动人的声音在说:别来了,最忠实的亨利库斯;咱们被绞杀了的爱情,可惜再也不许有任何欢乐和痛苦了。

把自己渴望的对象紧紧抱在怀里,

而摧残肉体①——

① 这是引用古罗马诗人琉克理斯的诗句。

“别了，合欢并蒂，你爱我贪，说不尽的恩爱缠绵。火辣辣的回忆，还使人想起狂热的拥抱和接吻时唇上的齿痕。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只有一点：我的爱人把她的精神和良心交付给我，就象她以前把肉体交付给我一样——但是这也免不了愤恨和痛苦。这是心灵的创伤。如果现在我们还能够在一起，我们两人都会哭泣，因为我们注定了彼此成为敌人，相互造成了痛苦。还是她事先知会我好一些，让我知道，她家的人在怎么打算，以及我怎样可以从这儿逃走。不管他们的决心如何，我非得尽快地离开宫廷一百里以外不可，那时我就要想到玛果，她是我的敌人，然而她却把她母亲的秘密泄露给我知道了。”

这时他的思想中断了，在他的脑子里浮起了个别的拉丁文字句：“互相造成了痛苦。”

亨利情不自禁地大声说：“就连她也是不可靠的，没有什么人是可靠的。我只有自己救自己。”

不过我落在他们的手里了

他向周围环顾。只有达马涅克在房里，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或者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吧。首席御前侍从伸手握着门把手，但是没有扭动。他等到主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以后，才打开门。套间里出现了两个绅士；他们站在门槛边，作好准备，要把那瓦拉国王带走，不是带到他命令去的地方，而是带到他们奉命带去的地方。这样等待着他的：一个是被亨利打

过耳光的德南塞，一个是杀害大将的凶手之一德柯森。亨利走到他们面前去，态度很自然，好象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他若无其事地打个哈哈，但是立刻又用虔诚和戒惧的口气道歉。"咱们是不是打这儿一直去参加弥撒？"他问，自动地插入他们中间去。"这时候是吉利的，咱们大伙儿从来都没有象现在这么清醒过。先生们打昨天起，吃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我连一片生菜都没有弄到手，这对我的性格说来，比什么都叫我难受。"——到达鲁佛宫的大厅以前，他还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可是他始终得不到回答。这时他真想试探出他们缄默的原因。仅仅因为在这段路上，他们是他的监视人，而他是他们的俘虏吗？不，他们一定还有别的原因，这是他应当弄清楚的。他的安全，就在于认识这些人。

到了大厅，最初，他只瞧见人们的背。所有的窗口边都站满了人，后面的人又想把前面的人挤开，争着向外了望。天空中忽然黑暗起来，人心惶惶，亨利和他的同伴也马上给感染上了。那两个人让他站着，各自走开。他发现国王最小的弟弟亚利松在他身旁。这就是那个长有肉瘤、绰号"双鼻人"的脚色。亚利松对他点头，带有无限的含意。那瓦拉堂兄不得不明白地问他，究竟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接着堂弟只回答了一个词儿——目光立刻掉向别处去了。"乌鸦，"他说。

这时亨利看出了造成黑暗的原因：一大群黑乌鸦向鲁佛宫飞落下来了！有一股使它们爱好的气味，把它们从老远的地方吸引来，而太阳的热力更加强了这种气味；不过它们是等到适当的时候才飞来的。双鼻人说："这儿对这些鸟儿倒是有照顾了"——他说了以后，就调换地方，绕了一圈，又回到堂兄

面前，警惕地摇摇头，害怕有人注意。"对于人却什么也没有，"他赶快补充一句，有一会儿，他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去了。有位美男子布西，喃喃地自言自语："别听他瞎说！他有点儿发疯了。我们大伙儿也都有点儿疯。"他说了以后，也不见了。

渐渐地，有许多人从落地窗那儿回到大厅当中来。绝大多数人的面容，都是苍白的，脸上不是肿块就是伤痕。那瓦拉肿起的额头，不是唯一的现象。好些眼睛流露出内心的恐怖，这是人对于自己感到的隔膜。有些人的手，似乎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它们略带痉挛地合在胸前，但是说不出什么缘因，忽然这只手离开了那只手，而去摸那贴身的匕首。亨利瞧见这些惊惶失措的人，哈哈大笑起来。"我曾经瞧见过这种羽毛畜生，"他解释道，"没有这些东西，也就不成其为战场了。"

有一个人单独跨过大厅，说道："战场可不是老院子或者鲁佛宫的井穴啊。"这是杜巴塔；他没有回头去注意他的主人和朋友。亨利在他背后大声说："咱们两人都侥幸没有躺在井底。一切关键就在这儿：别躺进井里去。"这时他又哈哈地笑了——显然是对于真情实况幼稚无知；难道一个人的好心，竟可以达到这种地步吗？身旁的人，都掉过头去，不愿意露出自己的表情。只有王位继承人安汝的娈童杜加斯特，厚颜无耻地站出来。"陛下，这种事情，您是很容易碰上的！"跟着他也穿过一个出口，走到大厅那边去了。没有一个人老是呆在这儿，大伙儿都在动，但是动态是不一致的。方才还在跟别人说过话的人，忽然把话停住，露出深沉的表情，单独走开了。有一会儿，德南塞和德柯森两个凶手，变了脸色，茫然地站在那儿，显得手足无措；忽然他们也分手各自走了。

在大厅当中二十盏枝形烛光的照耀下，吉士公爵穿着盛装，带领许多侍从，大摇大摆地跨过整个大厅。出乎意外的是，亨利·那瓦拉站在那儿，挡着骄傲的亨利·吉士的去路。他仔细地正视着吉士的脸，抬手打招呼。凡是瞧见这种情形的人，都屏住呼吸。这时吉士也举手答礼，甚而改道走了。亨利过后才想起一件事情，于是带着胜利的语气叫了出来："大将向您问候！"人们听见这句话，都纷纷跑开了。吉士出现的姿态虽然威武，但是他的脚步声却消逝在一片空虚中。

亨利也象别人一样躲藏起来，也许是想等到大伙儿重聚在一块儿吧。在普遍好奇、怀疑和不安的状态下，人们总不能够彼此避不见面呀。他只是暂时躲在墙边，孔德堂弟悄悄地走到他的面前。"你知不知道？"他问。

"我是俘虏，还有什么呢？料想不到吧——我方才跟吉士对面了。"

"大将阁下死了以后，吉士还用脚踩他的脸。我看你大概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吧。对于咱们说来，我还担心着最坏的事情。"

"这是咱们罪有应得。再没有比咱们更蠢的人了。我的妹妹在哪儿？"

"在我家里。"

"告诉她，她说对了，但是我会逃走。"

"我什么消息也不能带给她，他们不准我离开鲁佛。卫兵加强了，咱们逃不脱了。"

"那末，除了去做弥撒而外，咱们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那瓦拉堂兄问。孔德堂弟昨夜听见这句话，还在大发雷霆，这

时只好低下头来叹气。不过那瓦拉堂兄的轻率语气，仍然使他吃惊，堂兄大声说：

“主要的是咱们还活着！”

说到这儿，仿佛又有许多人出现在眼前。他说：“米奥生先生，您还活着，难道这不是您生活当中最大的奇迹吗？”接着他又叫道：“德·戈庸先生，您也还活着”——其实这个人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并不在这儿大厅里，而是躺在鲁佛宫的井底，成了乌鸦的食粮。凡是听见那瓦拉说这种怪话的人，就掉过头去，露出不同的表情：有些人表示担心、负疚或怜悯；另一些人只是表示鄙视。这时亨利心里牢记着“您还活着！”这句话，逢人便说，他甚而向王位继承人安汝也这样说。这么一来，人们终于看出，他在巴托罗牟之夜以后，依然还是一个欠考虑的滑稽家。人们发出一种放心的笑声来回答他，暗中却老大不以为然。他辨别一切，他注意每个人——而他们却认为他在开玩笑。

凑巧安汝来了，兴致很高：使得宫里的空气没有那么沉闷了，在这八月的晚上，王宫好象一下子矗立得更高。安汝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显得既潇洒而又仁慈。“居然对我说，您还活着！不错，我第一次真正地活着，因为我的家族和国家脱离了大难。那瓦拉，大将是咱们的敌人，他骗了你。他一心只想毁灭法兰西和其余世界的和平。他计划同英国作战，散播谣言，说伊丽莎白女王打算夺取我们的加来。真的，大将非死不可。其余的一切，都是由此产生出来的讨厌的结果，是一连串不幸事件的环节，是受了旧的误会和徒然无益的敌意的影响，咱们应当把这些东西埋葬掉，把它们放在死人身边去。”

最后两句话的措辞不当，使听众当中最敏感的人感到不

快。否则，这篇讲话听来，倒是官冕堂皇的，它的目的在于镇静和安定人心。人们正迫切需要有此一举。另一方面，这篇讲话未免拖得太长；安汝感到口渴，注意力太集中也是累人的。本来应该送酒来，可是这时，鲁佛宫里已经点滴无存了。宫里预备的酒，是按天买进的。昨天的存酒，在大屠杀以后完全耗光了，而今天呢？今天没有市。没有人想到酒，也没有人想到肉，连最起码的饭店也不敢作生意。王位继承人和全体宫廷人员，只好干着喉咙受渴。"虽然没有酒，我们也用不着象影子一样在黑暗中飘荡呀，"安汝说，于是命令把二十盏枝形灯架点起来。真奇怪，连这点也没有人想起。

执事人员派遣仆人出去，他们跑去了一会儿又转来，多半是两手空空；至多是找到一些残枝剩节的蜡烛，因为昨夜在屠杀的嚎叫声中，所有的蜡烛统统燃光了。有一会儿，大厅里越来越黑暗。人们的活动停止了，声音也消沉了。每个人都单独站在那儿，只有眼光敏锐的人，才辨别得出身旁的人是谁，大家都茫然无主地等待着。一位女士锐声大叫起来，她被人抬出去了。这么一来，御弟那篇推敲得体的讲话，根本上失去了作用。亨利从他们当中穿过去，听见有人低声地说："咱们在夜里干得太多，或者说干得太少了。"

他又听见回答："他也叫什么国王。真该把他一起算在里头才是，咱们跟世界上所有的国王都不会罢休。"从此以后，那瓦拉国王对自己的命运更多明白一些了。他比那些耳语的人，更能从安汝堂兄的讲话中，体会出深刻的意义和来源。安汝跨进大厅，是从他母亲那儿来的，秘密就在这儿！凯瑟琳太后坐在警卫森严的房间里，伏在写字台上，用她自己的胖手写下

一些字，字迹潦草散乱，就和她自己变得衰老了一样。她写给英国的女基督教徒，内容还是那一套："大将把您骗了，亲爱的妹妹，只有我才是您的女朋友。"——"把一切归罪于一个死人，这样来推卸自己对恐怖行为的责任；而对于恐怖行为不愿共同负责的世界，也宁肯这样，好使自己安心。这一切都与死人有关。还有我！"亨利想。在黑夜和阴暗的掩护下，他露出了真实的表情。他的嘴撇着，两眼射出仇恨的光芒。

可是立刻他又把一切压制住了，不仅是外表，还有他的感情：因为出现灯光了。仆人们终于爬上梯子点燃了几枝蜡烛，蜡烛投射一道暗淡的光在大厅当中。宫廷人员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啊！"——正象人们在黑暗中久等以后看见光明的情形。堂弟亚利松走近亨利·那瓦拉的身旁，开口说道："亨利，这样可不行。咱们应该把肚子里的话说出来。"

"你现在这样说，是因为有灯光了吗？"亨利回答他。

"我瞧，你懂得我的心意，"双鼻人向他证实。他想彻底表白自己不是蠢人。"你就这样假装下去吧！"他明确地要求道，"我也得装成好儿子和天主教徒，但是我暗中很快就改信你的宗教。他们想象不到，自从事件发生以后，有多少人将要这样作啊。"

"大约我会成为整个鲁佛宫里最好的天主教徒，"亨利回答。

"我的哥哥安汝到处吹牛，简直叫人受不了！他是今天的英雄，他的目的达到了，所以显得又快活，又仁慈。"

"他用不着再跟魑魅魍魉胡缠了，"亨利补充道。

"他是我们卓越的母后的宠儿，现在他的前途是一帆风顺。

只在等我们发疯的查理哥哥咽气了。你高兴作一个旁观者吗，那瓦拉？只是无可奈何地切齿叹息？我不干，咱们逃跑吧，号召全国！别耽误时间了！"

"我曾经把刺死吉士的机会耽误了"——堂兄那瓦拉在没有控制着自己的愤怒以前，脱口而出地说了这句话。立刻他又清醒了，暗中警惕自己。"这个双鼻人是不能过分相信的。他纵然不是要奸诈，至少他的行为也象他母亲的字迹那样潦草，"亨利在想。"别跟他一起搞什么计划，"他想，"不能把自己出卖给他！"——"不过我对于那次耽误，倒要感谢上帝，"他这样来挽回开头说的关于刺死吉士的话。

亚利松丝毫没有注意到堂兄不肯坦白表示。他那方面却把肚子里的话统统倒出来了："你也许还不相信吧，但是他们今晚确实在等候外国的使节。教皇的使臣和西班牙唐·菲利普的代表都要来，而且将要向他们表示，对于成功的巴托罗牟之夜感到非常满意。幸福的罪犯，常常把使得他们幸福的对象完全忘掉了，这对象可是讨厌的。凯瑟琳太后已经醒了，穿好衣服等着。唉！咱们再走远一些吧，这儿周围的墙，都有一种人工的回声，在我尊敬的母亲的房里，可以听见这儿说的话。咱们的谈话，会引起她不高兴哩。"

"我什么也没有说过，"亨利确定地说。

"我恨安汝，"堂弟回答。

"你打算怎样对付他呢，佛朗兹？我只希望他不要我的命就好了。"亨利故意不朝那边看；不过他早就注意到，在那盏唯一有烛光的灯架下，放好了一张牌桌，安汝已经在叫了："弟弟亚利松！堂弟那瓦拉！"

“马上就来，王兄！”佛朗兹·亚利松回答。“咱们两人还是在这儿谈点重要的事情吧。”这样对答如流，别人决想不到是在搞阴谋！堂兄弟俩相互间离开了几步，也跟周围的人离开几步。亚利松在说话的当儿，故意做出一些粗俗而无意义的动作。他有一次好象在用枪瞄准。有一次他又伸手向地上抓了一把，好象是在拉想象中的猎犬的皮带。“安汝发疯了，”他说。“所有的人都发疯了。他们不光是期待着教皇的使节，连唐·菲利普的赞美也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的期望不小，还梦想英国人瓦辛顿来拜访。凡是不顾一切对弱者施行强暴的人，总以为这样会讨得英国的欢喜。”

亨利说：“亚利松堂弟，你既然看透了这许多事情，为什么偏偏把洛林家族忘了呢？他们要夺取你们瓦卢瓦家族的王位呀。我是你家一个好心肠的小亲戚，不得不忠告你们。如果巴托罗牟之夜是基督徒的行为，王国可以用恐怖手段团结起来，那末，不要忘记，巴黎早把洛林人看成更伟大的天主教徒了。现在更是这样，因为他用脚踩了大将阁下死后的脸！”亨利尽量压低嗓子，使别人几乎听不见，以免自己一不小心大叫起来，或者说不下去了。

亚利松重说一遍：“吉士踩了大将死后的脸，这成了他终身的污点。我不怕他——这个被巴黎人捧上天的美男子！一个人的脸很快就毁了——他的脸也会这样。咱们希望：让瘟疫来葬送他！”这些话都是伴随着粗俗而无意义的动作说出来的。

“还有，”亚利松堂弟说，“咱们是在光圈以外，别人瞧不清楚咱们，也就不会注意咱们的话。除了我母后御用的那些间谍

而外，可以不用担心。可是她今晚正忙得不可开交，连派遣宫女到咱们这儿来也忘了。”

亨利最后说：“我只是不揣冒昧，向瓦卢瓦家族进一次忠告。我的用心是好的，我对太后怀着无限的敬意。”

堂弟哈哈地笑了，好象在这场有趣的谈话中，听到对方最后开的玩笑。“你一点儿也不肯泄露真情，亲爱的堂哥！我向你保证：我把我自己交到你的手里了，而你却没有把你交到我的手里。不过咱们现在总算彼此认识了，但愿你今晚还可以学到其他不少的东西！”

这倒是不错的。这个出人意料的冒失鬼佛朗兹，现在从堂兄的身旁消失了，他被宫廷人员簇拥着，涌向套间里去。那儿，火炬的光摇曳不定，投下巨大的阴影在路上，不久就听出查理九世走近和说话的声音。他咆哮着，好象觉得发疯并不坏。单独留下的那瓦拉，心里在想：“就是对他，我也得说谎，尽管他救了我的命。下一次连他也办不到了。我知道什么东西在威胁我：我面对面地正视了吉士。我也看得出那个老女凶手的表情，在外国公使没有集合在这儿候驾以前，她是不会出现的——可是他们没有到来。巴托罗牟之夜失败了，不过我落在他们的手里了。这倒不错呀。不管什么凯瑟琳太后和吉士！所有的人，我今晚统统研究过了，胜过我读十年书。”

他离开那儿，穿过高照的烛光下，朝着法国国王走去，也及时做出那种不讨人厌的轻狂样儿。可是暗中他却怀着恐惧和仇恨在想：“我的安全，就在于认识这些人。”

失　败

查理九世毫不客气，叫人把火炬插在灯架上，而让那些沥青滴在女士们雪白的肩头上。哪怕是闪着红光的地狱火焰，也比完全黑暗好些。显然，查理和他的宫廷侍从，都陷入地狱里来了；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每个人都在向窗外窥探：是不是还有乌鸦在飞。这是一种信号，表明地面上还躺着死人。

这时查理大夸海口，就象是一尊邪神。他今天从他屋子的凉台上，亲自动手向逃跑的胡根诺教徒开枪射击！他故意没有打中他们，这点他没有夸口。"哈哈！我去参观了绞架，大将阁下吊在上面打秋千，我的父亲！"他大声咆哮，就象鬼嚎一般。有一瞬间，他清醒了，声音也放低了。"大将的气味不好闻，"他说——竭力想跟世界上一切难闻的东西保持距离，露出他画像上那种高贵的斜视目光。他也这样打量那瓦拉和孔德。

"你们新教徒想造反。我们没有办法，只好采取自卫：我今天把全部事件向我的法院说明了——我不得不在王国内举行刑事裁判；我的历史家应当把这件事情传给后代，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别管后代的人相不相信。"

接着他就要喝酒，因为他今天实在太忙了；当他听说没有酒，就一下子把牌桌推翻。他发了许久的脾气，后来还是从仆人们的屋子里给他弄了一点醋来。查理端着镏金的高脚杯直喝，杯上描有猎神岱雅娜同她的侍从，杯的两耳，用弧线表现

出迷人的海妖的身体。疯子一边喝着酸醋，一边打量着他两位新教的堂弟。酸也可以使人感到有趣。他大声说："你们两个是未来的有名牧师，我说话算数，你们还要当大主教咧！"这种想法简直使他乐不可支。这一次，整个宫廷的人都同他一块儿笑起来了，这些人远远地环立在唯一的牌桌四周，火炬的光在他们的头上闪烁。查理神气十足地坐在牌桌后面；他的弟弟安汝担心他的疯病发作，只是侧身坐在椅子边上。至于两位异教徒，他们只好站在那儿，垂着头，忍受别人的嘲笑。

第五个玩牌的人要求道："开始吧。"这是吉士。"你们坐下，"他命令两个牺牲品。接着他就发牌，每人四张，这种游戏叫作"普林姆"。五个人都在看自己的牌，周围的宫廷人员，也斜着眼睛偷觑他们的牌。宫廷人员穿着五光十色的丝绸衣服，上面不但有条纹，而且绣有纹章。这是一些大肚皮的矮人；从后面伸出头来的长子，他们高人一截，好象是站在椅子上。腿都是上粗下细，衣肩也是胀得鼓鼓的。在翻开的领花上，突出各式各样的头：有的象兀鹰，有的象猪。他们的驼背或肉瘤，都给火光照得丑态毕露。但是他们却专心致意地凝视着国王们玩牌。

"那瓦拉，你把我的胖玛果弄到哪儿去了？"查理玩好牌后，问。"为什么我的母后不出来，因为她用粘杆捕获了你们胡根诺教徒吗？是呀——还有宫里所有的女士们呢？"忽然他注意到，只有少数几个女人，分散在他的观众当中。

他的弟弟安汝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查理本人偏不高兴压低嗓子说话。"我的母后就要接待外国使节了。他们到她的寝宫里去——大伙儿集合在一起。原来如此。这些先生

们竟自忘了在我面前报到。不过咱们一点儿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大驾到来呀。他们想必是悄悄出现的；原来各国的使节也懂得这个大秘密：不让别人瞧见自己。”他冷静地发出第二张牌；他的举动流露出内心的鄙视，可以这样解释：我知道你们玩的是什么把戏，我只是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参加。

吉士发了四张牌。按照打普林姆牌的规矩，凡是从所有四类牌中各有一张的人，就可以赢得许多点。那瓦拉翻开他的牌，显出四张不同的花色。“亨利，”忽然吉士家族的亨利叫道，“这点你得听听。问题是这样：对我来说，要见公使并不困难，因为我们还让你活着，他们在表示惊讶呢。”这是一种空洞的挑战，今天吉士可能在最后碰见一位公使。那瓦拉用这样的行动来回答：他又翻开他的牌，依然是四类当中各有一张。

当他快要玩到第三转的时候，有人憋不住气了，这是安汝。他居然向桌上一掼，尽管心里害怕查理发脾气，现在倒是他自己先发作了。胜利者的潇洒和仁慈态度一下子不见了。外国使臣没有来。实际上，凯瑟琳太后期待他们的祝贺，真是望眼欲穿。没有外国的承认，她不愿意出来，也不让玛果出来。吉士露出人民宠儿那种无耻的表情，一边夸下海口，一边更卖弄他强健的手脚来吓唬别人。查理不但不给那个小伙子一点教训，反而感到高兴。“这个暗藏的胡根诺教徒”——他的弟弟满怀憎恨地在想。安汝觉得，宫廷人员渐渐了解情况了。大家都是满面愁容，不管朝那边看，还是朝这边看——尽是叛变者的面孔。值得考虑的是，城里的人也吓破了胆，而巴托罗牟之夜差不多和宫廷一样被人唾弃了！这位最受宠爱的儿子，满怀高兴一下子都冰冷了，不禁长叹起来：这就是费了

许多气力所得的报酬。咱们曾经想把人从可怜的状态，引渡到美好的状态，而为了这个美好目的，不惜牺牲了良心和人道。他本人也抛弃了基督徒的义务和真理的诫条。他的确这样作了；他，安汝，是在那瓦拉中学里由教士和人文主义者教育长大的，完全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吉士，吉士对自己的手脚感到自豪，就目空一切。我自己成为巴托罗牟之夜的负责人了！”如果获得成功，这点还可以原谅。但是眼看它是失败了。

火炬快点完了，沥青也快滴尽了；在黑暗笼罩下，只有国王和王子们还借着模糊的余光在玩牌。安汝第二次想拍桌子，也想象他哥哥发怒时那样，把桌子推翻。这时恰好轮到吉士发牌，于是王位继承人的手悬在空中，拍不下来。那瓦拉仍然摊开四张不同的牌。“魔术，”查理嘟哝道。侍从人员交头接耳地在密谈，其中有的表示高兴，有的表示痛苦。眼看着就要发生不可思议的事件，在场参与的人，个个提心吊胆。不过要判定这事件的意义，也是危险的。

宫廷人员终于担了一场虚惊。国王和王子们忽然忘掉玩牌，由于发生了新的事件，所以别的活动也停止了。在套间里出现了侍从，手里拿着点满蜡烛的灯架——掌灯人愈来愈多，宫里方才还瞧不见一枝烛光，现在一下子灿若繁星。宫廷人员放心了，朝出口地方涌去，那儿的卫兵又把他们挡回来。这种情形正在不断增加和发展。人们从套间后面，发现国王受朝贺的屋子里，尽是一队队的男孩。他们的短发给面前的灯火照得闪闪发光，胸前的银色丝绸也显得灿烂夺目。同时，朝贺室的另一道门里挤满了神像。转角地方是王后的寝室，人

们没有忽视它；这时不知道从哪儿射出一道无比强烈的光芒，好象是来自天上或者什么神秘的地方——真叫人心惊胆战，人们挤在大厅当中快要熄灭的火炬背后，大声说起话来："骑士阁下，我的心直跳呀。"——"我也一样，夫人。究竟出了什么事？"

凯瑟琳太后巴不得有这种情形：这是她预先算计好的。太后果然不出她儿子安汝所料，因为外国使节不来，有点惶恐不安。不过安汝也知道，失望绝不会使他母亲失掉主张，或者没有办法。她跟多数人不同，在徒劳无益的等待中，也不激动，而是镇静到麻木的程度，偶然的失着只是丰富了她新的发明。

凯瑟琳太后，本来叫作卡塔琳娜·麦第奇，在巴托罗牟之夜，有几次感到很怕：这是可以从人性中理解的。尽管计划得那样久，布置得那样周密，而这种非常举动，仍然可以引起意外的结局。总之，这位本名卡塔琳娜·麦第奇的凯瑟琳太后，不断拄着拐杖，悄悄地走来走去，从下而上地偷觑那些身体魁梧的近卫兵，估量那些瑞士人和德国人；在胡根诺教徒一旦闯进来的当儿，究竟对她的房间和她宝贵的老命能保护多久。不过她在橱里还放着东西，不仅是用来对付敌人，也用来对付他的卫兵。如果这些强壮的汉子，喝了一口提神的酒就倒毙在地上，她的罪孽不是更大吗？没关系，那时只消巧妙地戳上或者割上几刀骗人，说他们是殴斗致死的就行了，而每个人都会认为太后真的被人拖去结果了。其实她这时正藏在她个人知道的地方，等候着机会；机会是免不了要来的。

人们的一切误会以及历史的错误，都由于忘记了这个世界和这个国家的使命：接受罗马和哈普斯堡家族的统治，是无

可否认和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位佛罗伦萨的女人，把这点完全看清楚了。甚而在她的儿子们反对她的时候，她就用“回到故乡去”这句话来威胁。其实她从来就不想回去，而是把自己看作世界权力的一种重要工具，她的任务也在于使法国就范，这当然是为了本身的好处，而特别是为了统治家族的利益。这个上了年纪的妇人，把法国的新教徒看作洪水猛兽。就在巴托罗牟之夜，她还觉得自己的行动问心无愧——不象她的儿子安汝，安汝在心里首先还得跟那瓦拉中学的人文主义者作斗争。

她的母亲只知道一条道路是正确的：这就是成功的道路。后来经过了许多时间，她才相信巴托罗牟之夜是失败了。那时她的儿子们都死光了，王国在燃烧，在流血，在崩溃——但是继承王位的救星，是来自南方的一个小小的太子。她曾经俘虏过他，用自己的女儿玛果作为钓饵。

你们瞧吧，他正坐在这儿！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兵士，无权无力，受人嘲笑。如果他一旦改教，连本教的人也会鄙视他，然而这是免不了的！这个可怜的傻子，不配再当法国太后的女婿了。让宫廷嘲笑他吧——聪明的老妇人在心里决定。这样比杀死他更好些。英国女王宁肯听见他是滑稽的，而不愿听说他死了。我已经详细写信给她了：要她把巴托罗牟之夜，当着一桩不幸的交通事故来看待，纵然这个异教徒看不出这种消毒作用，也就拉倒！让今天这些没有来的公使们给我滚蛋吧。他们将来会失悔自己迟迟不来。这个期间，千万不能发生怀疑。巨大的成功，最初是会受到一些阻挠的。赶快采取对策吧！让宫廷活跃起来，让它继续夸耀：咱们的伟大胜利，

投下了无比的光辉在鲁佛宫里！

凯瑟琳太后立刻有了活泼的生气，她颁布命令。首先，她给她的媳妇女大公爵一部彩灯戏，这玩意儿很少演出，平常总是保存在楼下僻静的侧屋里。本来那儿是太后住的地方，但后来她搬到楼上更华丽的屋子里去了。关于她的女儿玛果的打扮，就由她亲自来料理：所有的珍珠，金色假发和头饰，宝石的花冠和百合花形的纹章都齐了——真是应有尽有，要叫这位盛装美人，漫步在冷酷的爱情墓园中。不，不许穿绣金衣服！黄金要用在另外一种象征上。因为女儿坚持要穿那件衣服，母亲的手就准确而又着实地给她脸上打了一下；这么一来，她的香腮不得不重敷脂粉。后来老妇人叫人取来了一条鞭子——哦，别打公主了吧，她已经乖乖地听话了。另外还有个特别的人儿，也得受点训练才好。别再耽误时间，拿着枝形灯架的两队侍从，在向大厅移动了。至高无上的主宰，从不可知的地方，向宫廷投下一道庄严的光辉，把它震慑住了。年纪最老的贵族们，也跟乡下孩子一样，总是喜欢这类迷信。现在正是时候。奏乐！

憎恨

哦，多么庄严的声音，这显示出王权的万能！宫廷人员向两边让开，玩牌的小组也和国王一起，退到墙边去了。当中留出一大片地方给男孩们，他们是整个王国中长得最清秀的孩子。他们的行列两面都照着烛光，另外一些从中间穿过的男

孩，就唱着和谐的歌声。合唱的声音又雄壮、又悠扬，唱的是赞美歌曲。但是这时女士们出场了，尽是贵族妇女当中最华丽和宫嫔当中最漂亮的人。一阵阵兰麝香气向外喷出，上空浮动着一把华盖，由四个侏儒执掌，他们穿着鲜红的衣服，挂着麻制的假须。下面移动着的就是那很少演出的彩灯戏，世界权力给法国宫廷的宝贵押品：伊丽莎白女大公爵，罗马皇帝的亲生女儿。

人们从没有这样挨近地瞧见过她的脸，就是现在，也由于颤动而眩目的烛光，使人瞧不清楚。并且也只许男人们瞧她，这要目光敏锐而勇敢的人，而且自己还得识趣，在行列当中表演一点什么才行。哈普斯堡家族，现在是由一个十九岁的女子来代表，浑身金光灿烂，仿佛她是用黄金铸成的一尊偶像，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她的年龄。这回她不是象上回那样，由两个藏在地毯下累得淌汗的西班牙教士推动着。她自己步行，露出两只大脚。有人大胆猜想她长着一双结实的长腿。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突破她的姓名和头衔的防护甲胄，挤到她的腿边去，就不免含着嘲弄的意味，估量一下这稀有东西的重量。她自己正忙于走路。每移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她摇摇晃晃地穿过大厅，大厅看去似乎无边无际，要在遥远的后面才是黑暗地方。她浑身都驮着黄金：王冠、宝石、珠链、别针和戒指，连鞋也是金制的——头上的黄金，身上的黄金，脚上的黄金，这全部重量压得她摇摇晃晃，向那遥远的阴暗地方挣扎着走去。

难道是她自己想到这个玩意儿吗？她的背还在发光，她的金鞋向地上射出光芒。渐渐地，只有她的衣服在闪耀了。最

后发出一星光芒的是王冠。夜。幕下了。一切都完了，不再来了——整个演出都可以当作这样的象征来理解。不过幕后的布置，曾经在她清静的屋子里，秘密而又狡猾地进行，总认为这次堂皇的演出，可以获得无比的效果。谁会认为她到黑暗中去，就等于她的没落和收场呢？只有象杜巴塔那样应受谴责的尖刻人物，躲过了巴托罗牟之夜，才更加不能宽恕人的胆大妄为。与神相匹杜巴塔对女大公爵的仪仗感到十分不满；他自言自语地大声说：

在万物之前，在时间、物质、形状和地方之前，
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
不可认识和永恒无穷，带着固定的表情，
全部精神，全部光明，永垂不朽，从没有人见到过，
纯洁，智慧，公正与善良——

够了，这引起了一个基督徒的厌恶，本来他已经从各方面受到猛烈的打击而沉默了。在他的同伙当中，他差不多是经过大清除以后，唯一剩下来的人，居然还敢用他的上帝来作出这种不许可的比较，诚然，他的上帝没有穿着金鞋走路。相反，法国宫廷却瞧见他们的胜利体现在一个偶像上，瞧见这种胜利转化为光辉、香气和歌声，从此以后，它决定向城乡的人民，公布凯瑟琳太后的意旨。

谁在认真地怀疑这种胜利呢？除了基督徒而外，还有一些敏感的人。年青的德尔贝夫，天生来好管闲事，或者说，爱打抱不平吧。他明白，伊丽莎白的十九岁同样可以看作九十

岁。他打量查理九世从背后望他王后的一切表情：在恭顺之中，带有几分迷信和嘲弄的意味。伊丽莎白在国王和宫廷的面前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大屠杀的前夕，一次就是今天。当伊丽莎白经过黑暗的楼梯，再回到她凄凉的屋子里去时，"又有谁拥抱她呢？"德尔贝夫心里想，同时他又看见新的宫娥队仗出现了。华盖再一次浮动在空中。

这种五光十色的队仗继续移动——只有一个人，对于打面前过去的一切，什么也瞧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嗅不着。他只嗅出血腥的气味，听出屠杀的叫声，瞧见他的朋友们一个个地被抛在死尸堆上，简直和死猫死狗一样。整个晚上，他都在控制自己的感情，只是观察、怀疑和维持内心的宁静。但是这不是没有限度的：我们不是哲学家，也不是预谋的凶手，我们的心，也没有冷得象一个老妇的房间那样。他的胸膛和嘴唇都在燃烧；他渴得要死，只有他一个人才直接感到这点。他用目光向四周扫射，首先想找一点什么东西来喝。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忽然大吃一惊，才发现这儿的地方太窄，人太挤了。这种烦恼的表情，第一次透过他这种人的身上，他一直是活在人们的环绕当中，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忽然他发现自己起了什么变化：他在憎恨。他体验到了憎恨——甚而比屠杀之夜还更厉害、更不可制止。

"所有的人都给我死光吧！"他激动地想，低着头，下巴向前突出，这样儿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我宁愿跟你们同归于尽！我想把大麻疯带来，不等到你们发现我皮肤上的白斑，我就传染给你们，让你们浑身溃烂成一片脓疮！所有的人——叫你们的周身四肢都变成这样，你们的手上都染满了我们死者

的血！你们把我留下来，让我欣赏你们的胜利，让我仔细参观整个队仗以及你们那个浑身驮着黄金的怪物！我得出口气，让我用牙齿来咬谁一口呢？”——他在想，同时用挑选的目光，在寻找牺牲品，普通一张恭顺、无礼或嘲弄的面孔，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我要喝的是你的血，你是我急欲得而甘心的仇人！

凑巧有一张好奇者的面孔，就在他的眼前，显然在对他表示亲善：在他看来，这是一张特别无耻的面孔！当他已经张嘴要咬，那张面孔还不肯缩回去。于是他老实不客气，就着着实实地咬了一口。他松开牙齿的时候，忽然想起，从前在家乡瞧见两个打架的农民这样咬过。他既感到厌恶，又感到满意。那个好奇者脸上的血，已经沿着白色的衣领往下流。为什么他还不大叫呢？他几乎连哼都没有哼一声。现在他用信任的口吻低声说话了，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左右：

“那瓦拉国王陛下。您大约瞧见了我的黑衣服吧，可是您瞧，我有怎样一副又长又苍白的脸呢？您咬了一个丑角了，因为我是这儿的弄臣。”

亨利听见这样说，就在这狭窄的地方，尽量让开那个被咬的人。可是那个人还是紧跟在他的后面。他用手遮着流血的脸颊，喉里喘着气，用重浊的声音说：“咱们一块儿干的事情，别让人瞧见！一个丑角必须悲哀，必须认识不幸，只有这样，才完全显得滑稽可笑。对不对？这样您就可以适当地转到我的地位，那瓦拉国王陛下，而我也转到您的地位。没有人会注意到，咱们的地位互相调换了。”

小丑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亨利跟小丑干了什么事情。只有他自己在怀疑。事后他才着实迷惘了好一会儿。后来他打

叠起精神，仔细辨别庆祝会中法国宫廷的形形色色。“哦！玛果来了。”

华盖又一次在法国宫廷人员的头上浮动。人们瞧见：华盖下面走的是玛甘莉特·瓦卢瓦公主，也就是我们的玛果，她迫不得已跟一个胡根诺教徒结婚。当时我们当中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为了什么目的，将要招致什么样的结果。她的婚姻，证明是对的，并没有做错。谁要是怀疑这点，只消瞧瞧那瓦拉王后昂头走路的神情。她并不是那个僵化成黄金的世界权力的代表，要我们膜拜在她的脚前。她表现得多轻松，多愉快，轻盈的步伐美极了。显然，我们的玛果，毫不费力地就把所有的缺点——她的和我们的——都克服了。“祝您幸福，公主！您用您本身完成的一切，也把我们圣化了，给我们留下了安宁的感觉；昨夜却使得这种安宁受到莫大的损失。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尘世的躯壳沾满了鲜血。我们还陷在泥坑里拔不出脚来。您，玛甘莉特公主，把我们变成了蝴蝶，让我们在纯洁的光明中翩翩飞舞，这虽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跟永生的灵魂相似。我们知道两位女神：一位是维纳斯，一位是最神圣的圣母。因此，我们要诚心地感谢一切妇女，她们赦免和解脱了我们的罪行，祝您平安！”

整个宫廷人员都有这种感觉，而首先表示出这种感觉的是勃朗托姆先生；他用唇吻了一下公主轻轻挥动的手，接着其他的人也穿过掌灯人的行列，涌向前去吻公主的手。玛果成了对群众赐福的人，她微微地笑了，不是夸耀，而是自然的表示，这光景是动人的。她的脚很小巧，走起路来，显然是轻快的，也没有人去估量她的腿有多重，尽管有些人根据本身的经

验可以那样作。人们还来不及想到这点以前，她的轻软的衣裙已经飘到别处去了。裙是方形的，腰身很窄，裙边很宽。清淡的颜色，闪烁发光，两只玉手高高地抬起——眼看玛果也要这样走进黑暗中去了。但是她并不想去，却回过身来，于是整个队伍也只好同她一起转动：有提琴师、有笛师、有贵妇、有宫嫔以及其他人等，甚而还有一只猴子在内。

玛果差点跟华盖失去联系，因为她跑到前面去寻找什么人。她没有找着他，但是在她挥动的手所接触到的吻当中，有一个吻特别热烈，使得她暂时停下步来。她这一停顿不打紧，群众更加拥挤起来，你踩我，我踩你，连猴子也叫起来了。玛果站在那儿等待，那个热吻的男子没有抬起头来，尽管她伸出手去，大胆地轻声招呼。但是她是公众的赐福人，不能在个别人的面前耽搁得太久，耽搁久了，反而会使那个人受到不好的影响。"走开吧，玛果！你的前后左右尽是你母亲的女间谍。"

她没有离开以前，从国王的起居室，再一次朝那个地方望了一眼。她从前的爱人已经掉换地方，看不见了。玛果失望地转了弯，不过她还是微笑得那样动人。

她刚走开，队伍的情形就乱了。大伙儿都是由于她的缘故，才维持着秩序和礼貌。轻浮的女士们，趁路过的当儿，选定了今夜的伴宿人，立刻带着他们走了。吃醋的贵族男子，把他们的妇女从群众当中拖出来，受到别人一阵嘲笑。庄严的气氛一扫而空，只有漫无纪律的一群暴徒，从大厅中蜂拥而过。乐师奏乐，双脚直跳，持烛的人，不等到蜡烛点完，就把它熄灭了。后来也没有人想得起，究竟这种骚动的情形是怎样发生的，是谁说出了极不幸的话。

主要的是约好的人找不到了。"你今夜找到了谁？"不过也有人叫出"大蓓尔达"的名字。这是指那个关在笼子里的女侏儒，大蓓尔达是属于凯瑟琳太后所有的；她只有十八英寸高，在拥挤的地方，就被人象鹦鹉一样地装在笼子里抬着走。那个仆人用棍子挑着装侏儒的笼子，手里还牵着一只猴子。猴子每次叫，女侏儒也跟着叫，而且叫得更难听。她的脑袋特别大，前额隆起，两眼突出，从没有牙齿的嘴里直淌口涎。大蓓尔达扮着一位贵妇，稀疏的发上戴着珍珠。"大蓓尔达！你今夜选中了谁？"

侏儒听见这样问，发出凄厉的叫声，特别使得猴子吃了一惊，猛力地掣动它颈上的绳子；牵猴子的仆人差点摔了一交。笼子的门开了；侏儒可以自由出来。这时看来，好象一切都是偶然，事后才发现，有许多原因造成了这种巧合：猴子，笨拙的仆人，挂在棍子上打开的笼子，特别是女侏儒听见别人问她，发出那种恐怖的叫声。老太后的猎鞭，养成了她这种习惯，她常在极端恐怖的情形下，做出命令她作的事情。恰巧她掉在那瓦拉国王的面前——这种偶然的机会，要仔细想来，才知道是事先算好的。此时此地的人，总以为大蓓尔达跳出去选中了那瓦拉本人。

她从上面跳到他的脖子上，又踢又叫，钻进他的衣服里去，怎么解也解不开。他从袖口拖出她的一只脚，但是她的手更加抱紧他的脖子。他为了摔脱她，尽量转动自己的身子。"他们在跳舞了！她今夜选中了他，他真高兴呀！"法国的宫廷人员，好久都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亨利弄得没有办法，自然只好逃走。他们在后面追赶，发

出个别的高叫声，笑得喘不过气来，有的人软瘫在地上。但是他脖子上带着女侏儒，一个劲儿地穿过楼梯和走道直跑。他也不打算摔脱她了。不过她和他都弄出了一身大汗，她为了表示亲昵，舔他的脸。这是一场噩梦中的飞跑。没有人来接他，今夜连纱灯也没有点。只有月光不时照着这惊险场面。

他回到房门口的时候，累得直喘；细心的达马涅克，立刻把门开了。“瞧您成了什么样儿，陛下！身上弄得多难闻！”

“这是我的小女朋友，达马涅克。这样的朋友是不可多得的。”因为她不再舔他的脸了，他终于吻了她的脸一下。“至于我身上的气味，达马涅克，这是我今天沾染到的一切香气和香味当中最上等和最好闻的。”

这时他露出从没有过的冷酷而可怕的表情。连战友达马涅克也吓倒了。他踮着脚尖，走上前去解脱女侏儒；她由于疲乏的缘故，已经自动滑下来了。他立即带着她走了。亨利一个人跨进房间。他把门闩插上。

一 种 声 音

这时他躺在床上，床周围再也没有四十个骑尉站着守卫了；但是他的思潮起伏不停。思想是模糊的，东一搭西一搭地联系起来，几乎不成其为思想了。这是一些印象片断或者没有说完的话句，在他脑子里闪过，也就象玛果转弯以后，最后表演的节目那样草率收场。“我落在他们的手里了！咱们直接去做弥撒吗？乌鸦。一切关键就在于别躺在井里。陛下，

您多么容易碰上这种事情。大将问候。他踩了死者的脸。对于咱们，我担心着最坏的事情。德·戈庸先生，您还活着！”可是他已经死了，半睡半醒的人看出了这点；他望着死人，死人也望着他；只是死人立刻又给活人让路。“居然问我：是不是活着！伊丽莎白打算夺取我们的加来。不行，大将。杀呀，杀呀！咱们在夜里干得太多，或者说干得太少了。你假装下去吧！墙上有回声。只等我们发疯的查理哥哥断气了。我恨安汝。你高兴来吗，那瓦拉？昏迷了——？你高兴来吗？咱们逃走吧！你高兴来吗？”

最后一句话，已经不是在昏迷中说的了，而且重复了一遍，这要比一个睡着的人说得清楚一些。他刚要开始说明理由，就睁开眼睛，把嘴巴闭紧了。然而他还是听见有人继续在说：“你高兴来吗？咱们逃走吧！”

有盏油灯挂在屋角的圣母像下面，灯光摇曳不定。圣像给这暗淡而摇曳的微光一照，似乎活动起来了——它不是也在说话吗？一个不幸的人，对于自己的不幸，既不明白，也判断不清，但是话就在睡眠者的口里继续说下去：在他听来，仿佛那是从圣母像上发出来的声音，实际上他弄错了。这时有一个头从他的床底下伸出来，他想，这必然是侏儒的头；她一定悄悄地爬进来了。他从床上侧着身子，打算用手把那个头按下去。那个头却说：“请您醒来，陛下！”这时亨利才真的觉得摆脱梦魇了。

他听熟了这种声音，现在也看出是阿格利巴的面孔。“你整个晚上呆在哪儿？”他问。

“总是不离您的左右，从没有引起人的注目。”

“你是为了我的缘故，才不得不这样躲藏起来，可怜的阿格利巴。”

“咱们已经自己动手作出一切，尽量使咱们的处境显得狼狈才好。”

亨利识得这句古代格言，用拉丁诗人的话句重说一遍。阿格利巴·道宾芮听见他这样说，又说出一句很长的话，就此时此地来说，未免太大声了。“陛下，您不高兴坐以待毙，惹得您的敌人忿怒——”

“别声张！”亨利摇手制止他。“这儿有些墙上装设着秘密的回声；也不知道是哪一堵墙。最好咱们还是等到明天，到花园里露天下面去，再把一切说出来吧。”

“太迟了，”那个头小声说，这时他把下巴放在床边上。“天亮以前，咱们得从宫里出去。失掉这个机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如果咱们不立刻动手，将来就后悔莫及。今天鲁佛宫还给昨夜的恐怖搅昏了头脑。到了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清醒过来了——特别是要想到咱们。”

他们经过彼此的默契，歇了一会儿。亨利要把听到的话仔细琢磨一番，阿格利巴也明白：“在我没有摊牌以前，他不会自愿地说出是字，但是时机稍纵即逝。”因此，那个头在床边上不住地颤动和摇晃。最后他说道：

“在不幸当中，宁肯马上冒险！”

这一回，亨利不知道这句诗的出处，或者也是他不肯跟着说吧。他只是喃喃地说：

“原来是您把女侏儒放在我的脖子上。您反而笑倒在地上，而我却在脖子上带着侏儒，奔跑过空荡荡的鲁佛宫。”

“以后的情况，我已经没有看到了，”那个头细声说。“那时我已经钻到床底下来了。可是我明白，女侏儒这件事情，很使您高兴。您还希望有更多的这样事情。所以您才不高兴逃走。”

“回声！”亨利警告着。

接着那个聪明的头又说话了——奇怪，他的声音不是完全变了吗？一种十分熟悉的声音，亨利由于习惯，一时还弄不清它的性质。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自己的声音！”他第一次在生活当中，除了本人而外，还听见别人用自己的声音说话。

“我不高兴老是呆等，等到他们连我也一齐宰掉。所以我要彻底地向他们屈服，使所有的新教徒都鄙视我，我也不再成为任何人的危险了，我要改教，要去作弥撒，要给教皇写一封痛悔前非的信——”

“至少这个不行！”亨利请求道——这就是说，自己在向自己请求。

“一封卑恭屈节到了极点的信，全世界的人都会读到它，”他自己的声音回答。阿格利巴这个演员，一定练习了很久，所以才摹仿得这样维妙维肖。

“不行！”亨利一不小心大声叫道，因为这些话使他害怕，好象现在已经从他自己的口里说出来了一般。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就不得不真正这样说，而且还真正这样实行了。

“回声！”那个头警告道，立刻用那可以乱真的、诚惶诚恐的声音继续说话。“或者我在不幸当中，宁愿立刻去冒险吗？”这是用拉丁语说的。“至多这不过是诗人们的建议罢了！”那

个声音又用拒绝的口吻纠正自己。“佛朗兹堂弟，你想干什么？我呢，只要人们让我活下去就好了。”

“你连这些话也听见了吗？”真正的亨利问。“象他这样一个冒失鬼——我可不能把自己交到他的手里去。”

“只是他把自己交到我的手里了，”那个摹仿的声音说。“而且他还不是唯一的人，想跟我一块儿逃出去号召全国呢。他四处叫嚷，说他对于巴托罗牟之夜毫不知情。别人沉默了，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恐惧减少了。为什么我要向回声指出一切跟我友好和帮忙我的人呢？我只说出两个人的名字就够了，他们是值不得赦免的。”

“这是——”亨利屏着呼吸，要求自己的声音继续把名字说出来。

“这就是，”那个声音说，“德南塞先生和德柯森先生。他们害怕太后杀死他们，因为工具总是要被消灭掉的。我可以收买这两个强盗，这仅仅是钱的问题。”

“我可是不用现钱去买希望，”真正的亨利回答；但是那个假亨利也准备好一句古代的名言来对付。“真理必须说得简单和朴实。”他又解释道：“对这些家伙说来，最好懂的话，莫过于响当当的金钱。我并没有闲着，已经把数目凑齐了。天亮以前，这笔钱要在大桥上宫门口交出去。这样门就开了，他们让我出去。您可以跟着我来，其他的人也可以尽量跟着来。我有的是力量，没有人阻挡得住。”

真正的亨利完全意识到：“我不用现钱去买希望。”但是他也看出：既然人家已经作了很多，准备了很多，而且奉献出了很多，自己也就只好说“是”和“我愿意”，同时他还努力不要说

得含糊和太迟了。

不是冤家不聚头

这个晚上的计划失败了，主要的结果，只是造成亨利与老朋友阿格利巴之间一个时期的误会。天还没有亮以前，他们就悄悄地走到鲁佛宫的所谓井底，跟另外一些蒙面人一起在那儿等候，那些人不愿露出真面目，因为彼此都在互相猜疑。在宫门洞口下面的守卫那儿，闪耀着一点红色的灯光，有好几次，传来了深沉的、嗡嗡的钟声，这种声音，大伙儿在屠杀之夜就听惯了。也许它这次会拯救出这几个少数的胡根诺教徒吧，不让别人识破他们，不要叫他们到宫门洞口去。德南塞上尉要趁院子里还看不清楚的时候，亲自出来，还有他的伙伴德柯森也要跟在一起。最初，由道宾芮把钱袋塞给他们。接着，他们就会说：马匹已经预备好了，在宫门后面：请先生们打前面走上桥去吧。

话虽然如此，亨利却不肯走到狭窄的宫门洞口去，贸然跟他们见面，他觉得那些人的行迹可疑。那两个叛徒正要走开，忽然有一个人挡着他们的去路。"德南塞和德柯森先生，我逮捕你们，照目前的情形看来，你们受了贿，打算放胡根诺教徒逃走。"立刻就打起架来了，在暗淡的灯光下，也看不清楚：究竟是谁打谁。后来有个人跑来挽着那瓦拉国王的臂，不是别人，原来是德尔贝夫。方才宣布逮捕那两个人的，也是这位洛林家族的青年贵族。他向那瓦拉国王恳求道："请您回想一

下，我曾经打算把您及时地从宫门口拖走。”——“不错。要是我当时跟着他走了，也就不会发生巴托罗年之夜的事件了。这一次我受到警告！”亨利这样想，尽管这种友谊是由吉士的一个亲戚向他表示，他却相信对方是诚意的。他伸手出去挽着新朋友的臂，朋友阿格利巴一跷一拐地跟在后面，因为他在打架的时候挨了几下。亨利用手向后一指。

“骗我上当的就是这个狡猾的家伙。那笔钱他会跟那两个强盗瓜分。我认识这些胡根诺教徒。”

“特别是胡根诺教徒的王侯，他们是不守信用，忘恩负义的！”可怜的阿格利巴说，他给这场莫大的嫌疑伤透了心。他站在那儿，让他们两人走了。

“陛下，”德尔贝夫挽着亨利的臂忠告道：“别让您的怒火战胜了您更好的知识。您可怜的阿格利巴只是做得太造次了，而且太轻信别人。不管您和您的朋友，还有我，将来都不可以再犯这两种毛病。我们天天都得为您的安全担心。这回总算是侥幸躲过了。要不，那两个叛徒会在桥上把您当场逮捕，而且向人大叫大嚷。他们希望得到太后的宽恕，因为他们在屠杀之夜出了许多气力，不错，他们的生命是可以得到保全的。”

“的确，”亨利说，“鲁佛宫里的每个人，为了生活下去，都只有这样的选择：逃跑或者给别人出卖。这点咱们要不断地记着才行。”

“要不断地，”德尔贝夫重说一遍。

这天亨利注意到亚利松在躲他。逃跑的企图失败了，双鼻人一定是院子里那些蒙面人当中的一个。他的举动更加古怪了。“每个人都看见他在哪儿，抱定宗旨不使自己吃

亏。"

蒙莫伦西家族的绅士们，是大将柯里尼的亲戚，但是他们是天主教徒，所以现在还有力量向宫廷建议，保全新教徒的生命和信仰。他们根据当前的情况，也只能做到力所能及的事情。蒙莫伦西元帅提出的理由，始终是要当心世界上对于曾经发生的巴托罗牟之夜的意见。至少在没有得到欧洲其他方面的消息以前，尤其是在最初的愤慨情绪之下，不能不有所顾忌。这种愤慨情绪传播到了遥远的国家，例如波兰以及那些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弱小公国。英国的伊丽莎白，却表示一种客观态度，不过这并不等于说她不知道实情。不久，凯瑟琳太后这方面就对她放心了。太后半认真、半傲慢地建议这位好朋友，要她也在她的岛上来一次同样的大屠杀——那儿当然是对付天主教徒。

在这种情况下，凯瑟琳太后又开始跟整个宫廷人员见面了。从她的表面看来，已经摆脱了一些神秘色彩，变得和蔼可亲了。这位母亲又把她的孩子们毫无例外地团结在周围，这始终是她巴心巴肝努力的目标。"只要你们当中有一个在外边，我就放心不下，"胖妇人对她的儿女们说；她的话丝毫没有嘲弄的意味。有一天，她很自然地，甚而可以说是慈祥地打量那瓦拉和孔德，她一直把这两人忽略了。亨利吃了一惊，赶忙在暗中留神。她问他们两人对于真教义的课程学得怎样。"不错，"亨利说道，"我懂得的东西已经跟我的教师差不多了。好牧师是要感到巴托罗牟之夜快要到来的时候，才改奉天主教。一个人学会了正确的计算，总是幸福的。"

"您也学学吧！"凯瑟琳太后说。她从头到脚打量他。"小

雀儿①！"她当着她的宫廷人员叫了出来。亨利鞠了一躬，最初朝着太后，然后朝着宫廷人员，那些人嘻嘻地笑了：一部分人是由于愚昧无知，另一些人却对那瓦拉的处境感到怵目惊心，不过为了本身的安全，也只好伙在一块儿笑起来。

凯瑟琳太后在这儿露出马脚了。她虽然表面上做得毫不在乎，其实她在暗中整天都用眼睛盯着那个"小雀儿"。这时她挥挥手，高椅周围的人都退开了，只留下亨利一个人站在她的面前。她说：

"您第二天就打算逃走。幸好德南塞和德柯森先生警觉得早，他们得到我的奖励。"

"我并没有打算逃走呀，太后。不过我替这两位先生高兴。"他对他们点点头，因为他发现他们的脸上露出狞笑。

"您还会给我惹下许多麻烦咧。作为您的母亲和好朋友，我不得不忠告您。"凯瑟琳太后这样说，真是显得仁慈极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可以证明。但是那瓦拉没有说话以前，先长叹一声："太后，我决舍不得离开一位女统治者的左右，她使我想起罗马历史上最伟大的妇女。"

这次美好而得体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它抬高了一些年青的那瓦拉的身价，至少人们对他的轻视暂时减少了。不过他的形象天天在变化，一个人要想尽各种方法去应付环境，不得不那样作。有时他做得很听话，但是愚蠢。上面交了一件事情给他办，要他写一封信到新教的要塞拉罗歇尔去。信是交给市长和陪审官的，要他们大开城门，欢迎法国国王派遣去

① 原文为 Zaunkönig，也可译作鹪鹩。

的司令官。他写了一些忠心耿耿的话句，太后按照自己对于他的性格的理解，却不肯贸然上当。果然，过了没有几个月，就派兵包围了新教的要塞。这一下整个王国都看出来了，究竟巴托罗牟之夜带来了什么好处。“砍倒敌人是容易的；但是咱们应当知道，他们是不是又一次更强大地站立起来。”这句话以及类似这样的话，是查理九世说的——或者当他听见国内传来坏消息的当儿，一个人在那儿结结巴巴地自言自语。

查理感到死的悲哀。夜里他看见鬼怪，他听见屠杀之夜的沉重的钟声，河面上也传来了呻吟。他的乳娘是个新教徒，给他揩汗，但是汗水都成了血。这正是鲁佛宫里的人求之不得的事情。只有好脾气的堂弟那瓦拉来安慰这位可怜的国王。“亲爱的哥哥，一个人何苦自寻烦恼。近来鲁佛宫里的情况舒展一些，咱们也相处得更亲密了。那些俯首就捕的人真是愚蠢。我把一切都忘掉了。就是你的妹妹给我绿头巾戴，我也满不在乎；我有的是机会，照样可以报复她。”他弹着指头，用脚在地上旋了一转，他的鞋跟比普通人的要高一些。

不久，他自己也躺在床上，推说非常不舒服，倒也真的发烧出汗。凯瑟琳太后派遣医生来给他诊视，医生虽然不住摇头，然而都证实了他有病。只是由于不想去做弥撒，是可以发点寒热什么的——老天爷，时间还不到呀！“要是万不得已非去不可，至少也得推延一个时期，亲爱的上帝！让我真正害病吧，也叫我出血汗或者看见鬼怪吧！我要那四十个被杀死的骑尉站在床周围。宁肯这样，也不愿去做弥撒！”

可是日子越来越近，这个忧心忡忡的人，终于一下子从床上爬起来。他放弃了逃避的办法，觉得有力量可以去碰碰那

个日子。那是九月二十九号，是祭祀圣米迦勒的日子。这个教团的教友们，都等候在到教堂去的路上，包围着他们的团员那瓦拉。他的眼睛朝着地上，心里也没有想到周围的群众。那些人中，有的张口呆瞧着他，有的鄙视他，也许有的还为他哭泣。化装的胡根诺教徒，跟着他的沉重步伐走。后来他们向全国传播，说他们爱戴的领袖处境极为困难。他自己一路上都想着他的母亲和大将。

他在想："我亲爱的母亲，不久他们就要强迫我，在咱们的家乡贝亚恩颁布命令，要当地的人民发誓否绝你的信仰。要我驱逐你的牧师，这就等于我亲手驱逐你自己，我亲爱的母亲啊！大将阁下，现在您的子侄都化装逃走了，您的夫人在萨瓦区被捕了。要不了多久，法庭就要没收您的财产，就要宣布对您的纪念是不值得的。大将阁下和亲爱的母亲，虽然我现在去做弥撒，你们却不要认为我背叛了你们。你们知道：我尽量赢得了时间，十七天的时间，我的堂弟孔德开始比我顽强得多，却在十七天以前就去做弥撒了。请你们记住这点：我巧妙地延宕时间，亲爱的母亲和大将阁下！"他这样对他们说话，就象在对活人说话一般。仿佛他们就在眼前，可以听见他的话。其实他只能在自己的思想上感到他们存在。

当隆重的改教仪式完成以后——这在他一生当中是第四次了——就有许多人去拥抱他和吻他，他也高高兴兴地回敬他们。太后本人也给了他的光荣；她等候着这个小伙子。现在他单独一个人站在那儿，在她看来，他简直把死者的鬼魂和自己的名声都一齐失掉了。因此，她带着揶揄的微笑接见他，不错，在拥抱的时候，她还殷勤地摸摸他，把他当着一块未来

的烤肉。可是她摸到了什么呢？她的满腔高兴顿时化为乌有了。原来他在衣服下面穿着甲胄，以这样的装束去否绝他从前的宗教。这是不好的预兆；凯瑟琳太后拄着拐杖，打算赶快离开那儿，但是他居然拉着她的手不放，给她各种开玩笑的爱称。一个行动不方便的老妇人，裹着一身黑衣服，又戴着寡妇帽，实在无法对付。特别是一个感情热烈的青年男子，夸赞她的鼻子长得好看，其实她的鼻子太肥大了。他的嘴唇凑近她的鼻子，想在上面吻一下。后来她用拐杖打他一下，当着观众，显然只是开开玩笑而已。他立刻装成一条小狗，四肢爬在地上，在她的周围又跳又叫，伸嘴去咬她的腿。这一下可把凯瑟琳太后吓跑了。她的上身似乎比她的脚动得更快。整个身子好象上下脱了节，赶着要逃开那儿，她这种情形惹得宫廷人员哈哈大笑起来。

她立刻采取报复手段：不光是给贝亚恩的新教徒的谕旨要他写，而且还要他写一封信给教皇；后一封信在自我否定上，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信，她让这封信到处传播。有一次，他们在开玩笑的当儿，她问到他的健康状态怎样：他一定是一个身体虚弱的小伙子，算不得真正的男子汉吧？因为他母亲珍妮把早死的病菌遗传给他了！

他张开嘴，也用开玩笑的语气回答："太后，这种病菌是您倒在杯子里去的。"在最初这段时期中，他们相处得这样亲密，一个好比是胶杆上的鸟儿，一个好比是鸟笼的所有者。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了。这时他听见她说："关于您的能力，我还得问问我的女儿呢。"他立刻明白她打的是什么主意：宣布他失掉能力，好在罗马办理离婚手续。要杀死他已经不值得

了。凡是无害也无益的东西，她总想趁早脱手，好让玛果重新待价而沽。凯瑟琳太后的脑袋里，总是装满了她的孩子们的结婚计划。

这个晚上，他又睡在结婚的床上。

这是出于爱情

他和许多绅士们一起，来到那瓦拉王后的房门口，这些人当中只有少数几个人可以保护他，其余的人多半是凶手。但是他把他们统统带来了，好让他们将来证明：他确实去过王后那儿。他手里总是拿着一把匕首，他就用匕首去敲门——敲得不重，但门马上开了。“我已经在等候您了，我的夫主和领袖，您今天可比往常来得晚些，”王后说。

他从里面关上门，又插了闩。当他回过头来，她已经躺在枕上，向他伸开双臂。他明白，应当怎么做：要破坏她母亲的恶毒计划；他真的就着手进行，而且一再重复，简直永无休息似的。温柔的玛果恳求他，别忘掉他们分离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又团圆了。

“因为我现在将要从你得到一个儿子，亲爱的心肝，你就告诉我吧：为什么你早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来战胜你所有的敌人呢？”

“你将要给我生一个儿子吗？”

“我觉得，”她说。“我想这样，”她改正道。“我多久就盼望着你来啊！昨天晚上，我还在你房门上敲过呢。”

他伸臂把她抱在怀里，这次是为了搂抱她身上的儿子。可是就在他心脏跳得更厉害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智谋高于法则。智谋支配着人生。这个女儿，在她母亲房里的矮凳上度过了这些日子，是她母亲手里的工具。连她自己还不明白，是在为什么阴谋诡计服务。他问："这儿不会藏着凶手吧？"——他向外探身，抓着他的匕首。只要她胆敢动一动，伸手搂抱他！相反，她变得目瞪口呆。她吓得战战兢兢地低声说，并没有听见什么人闯进房来："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咱们会是敌人。"

"我自己也忘了，"他说，"一切欢乐和痛苦，咱们都不许有了。"她立刻把嘴唇凑过去，嘴里的牙齿闪着白光。他在热吻当中还说道："相互造成了痛苦。"他立刻听见她用那美妙的声音，背诵出全部拉丁文诗句，他心里想："她总算是把她可怕的母亲的秘密泄漏给我知道了；今天晚上，她当着所有的贵族表示，仿佛她天天都在接待我似的。"他冒险试探她一下，问道："我美丽的王后，你肯帮助我脱身吗？"

"我佩服您，陛下，您不怕危险，没有人比得上您。维吉尔的这两句诗是为您写的：'没有什么困难和危险，我不可以克服。纵然地狱在我周围怒吼，我也要把一切准备就绪。'"

"这是您自己翻译的吗？"爱人问。"您的学问真渊博，简直是出口成章。可是我脱身的事情怎么办呢？"

"您特别要当心我的女友苏佛！"女方回答。"我瞧得很清楚，这妖精在引诱您。别跟她一块儿去胡闹。要不，您会上大当咧。她的主人和领袖是吉士公爵。"

"难道你还想再得到他吗？"他问，由于嫉妒的缘故，也就

口不择言了。她也不肯让步。“夏绿蒂真合您的意吗？”

“一点儿也不。她的脸长得那样尖削，她的精神也是尖刻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哪个女人不使我高兴呢？就连您的母后也使我高兴。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决不骗您。一只危险的动物就是一个恶毒的女人。两者合而为一，真叫我高兴不过。因为我天生来最爱女人和动物——还有山峦，”他补充一句，“以及海洋。我爱，我都爱，”他叹息，已经碰到她那热烈等待着他的肉体了。

经过巨大的肉体上的兴奋以后，玛果又疲乏、又感动，她决定把自己可以说的话全向爱人坦白，甚而还超出这个限度一些。

“我亲爱的心肝，你不可以离开我们，我们需要你，也要把你留下。”

有一刹那，她使他莫明其妙。这是指她的肉体吗？可是每次她很快就满足了。究竟指的什么呢？是关于她不安的灵魂吗？不，现在这个恶毒的太后的女儿在枕头上说：“您不可以逃到您的胡根诺教徒那儿去，陛下。要是他们再有了您，力量就会增强十倍。我们却要利用您这个人去抵制我们的敌人，等我的哥哥安汝包围拉罗歇尔的时候，您要去参加他的军队。这个您得知道，”她轻声附在他的耳边说，“我们对你们的人还不肯罢休。他们注意到了，你不是自愿写信给他们，要他们归顺。你答应我，今后千万别再试图逃跑了。你会被人杀死的。啊，你就答应我吧！”她露出明显的恐怖表情在恳求，头偎着他的头，呼吸混和着他的呼吸。可是他打算瞧瞧她的眼睛，稍稍移开身子，问：

“你真的这样关心我吗？”

多么荒唐的怀疑！于是她也不仅保持距离，甚而作出疏远的表示：“我是瓦卢瓦家族的公主。我不愿意您战胜我的家族，夺去我家族的王位。”

这个夜就这样过去了——所以第二夜，亨利就睡在夏绿蒂·苏佛的房里，他仍然不喜欢这个女人，这点后来还要见到。直到现在，他巴心巴肝地爱着玛果，她也知道这点。她骄傲地向苏佛说：

“夫人，您可真使我们——我和那瓦拉国王高兴。您马上就向我的母后密告了，说他在您的床上睡过觉。现在太后以为她的目的达到了，我会离婚。因此，我亲爱的丈夫暂时可以活下去了。”

海 滨 对 话

查理九世暂时从沉重的悲哀中恢复过来。太后问那瓦拉王后，她的小雀儿是不是向她证明了：他还是一条汉子。因为有许多人在旁，玛果的脸都羞红了，她既不说不是，也不说是，只是引证一个古代的妇女来比喻。“再说，母后既然嫁了我，就只好让它这样了。”因为凯瑟琳太后正把全部精神，用在她儿子安汝当选波兰国王的事情上，所以才把她放过了。凯瑟琳的行为，是违悖皇帝的意旨的，这可以看出她的野心或者活动欲望有多大。同时她跟英国交涉，使她的儿子亚利松娶伊丽莎白女王。这么一来，伊丽莎白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获得

法国的王位。可是伊丽莎白比凯瑟琳·麦第奇聪明些，珍妮·亚尔培从前就说过，凯瑟琳根本上是愚蠢的。所以红发女王对于这种可疑的冒险勾当，不肯上当，而只是托故支吾她的好朋友。安汝公爵的军队，开到新教徒的要塞拉罗歇尔前面；那瓦拉国王和他的堂弟孔德勉强奉陪着他。

他们表面上做出很高兴的样儿。亨利总是兴致勃勃，表示随时准备统率自己的部队向抗命的城市进攻。可惜每次围攻都失败了，战事从二月拖到夏天。由于围攻的队伍在激动中叫得太响，就引起了守军的注意。有次那瓦拉国王亲手用火铳放了一枪。城内有个加斯科涅的兵士瞧见了，就叫了更多的人来瞧，他们对他表示钦佩。“光荣归于咱们的亨利！”他们从城墙上兴高采烈地叫。他也高兴起来，当着他们的面又放了一枪。砰的一声爆炸，被围城里的兵士把帽子抛向空中。但是安汝公爵去放枪就不灵了，他动手的时候，几乎被火铳炸死了；他的衬衫也撕碎了。那瓦拉站在旁边，听见堂兄大声说：“我要到波兰去了！”

他早就有了这种打算，倒不是由于个人一时的不快；不是，显然在拉罗歇尔城前，暴露出了王国处境的尴尬。巴托罗牟之夜，在众目昭彰之下，证明是最严重的错误：从此以后，宗教战争又爆发了。柯里尼大将曾经打算把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联合起来，共同对西班牙作战。由于万恶不赦的大屠杀，现在他们又在分裂国土了，胡根诺教徒的消息迅速传播到四方去，他们坚守在拉罗歇尔城里，从海上得到供给。相反的是法国王军的情形，他们把附近一带地区都吃光了，而且在开始解体。这点还算不得是最糟糕的事情。思想比饥饿还要可怕。

在较高的职位上，特别是还可以吃肉的地方，坐着不满的人，他们自称为“政治派”，他们希望和平。

如果有人说，他希望和平，那末，还要问他为什么。在和平时期，他的小麦可以长得很好，因此，就得问问：他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希望和平呢，还是主要的为了他的小麦？在拉罗歇尔城前，温和派和政治派所关心的果实是信仰自由。归根到底，他们要求信奉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传播他们的知识和意志。因此，他们就不能忽视国内的一片荒凉景象，这是残酷政策的结果。但是国家纵然毁灭了，信仰自由的敌人仍然继续猖狂。为什么呢？因为在他强迫人们平均化的时候，既不注意荒凉，也不注意毁灭。在他看来，被强迫的信仰比丰收的田地与和平还好得多。他还具有这种便宜，可以象凯瑟琳太后、安汝或者吉士那样，公开表示他不重视和平。相反，那种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就落在一心希望自由的人们身上，要他们为和平而祈祷。

以上是一个俘虏的思想，他虽然被任命为天主教军队的军官，然而始终是个俘虏。实际上，多半是他个人有了这种思想，特别是在他跟那些共谋反抗的人秘密碰头的时候，有了这种思想。不过当时这种思想还没有经过所谓提炼和加工。这种思想后来在他跟一个人在海边上谈话以后，才最后形成了。这人是个贵族，在军队里服务，没有什么赫赫的声名。

参加政治派集会的人当中，也有亚利松或称双鼻人及一位杜锐兰子爵。这位子爵从宫廷里得到了再一次举行大屠杀的详细消息。这次屠杀是在对付军营里面的嫌疑分子，也就是政治派的人物，这一回指定的对象有那瓦拉国王。特别因

为他的缘故，展缓了一些时间，先要等到他的王后生下儿子，然后才开始屠杀。不错，他的贵族骑尉已经从吉士公爵的军营里得到友谊的警告，叫他们赶快离开那瓦拉的帐篷，而安汝的娈童杜加斯特已在公开威胁了。一个冒着生命危险的俘虏，又怎么会不赞成温和呢！

政治派的人保证道：我们是温和的。目前的情形使我们痛心疾首，特别是王国的行政、法庭和财政。一切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作出最大胆的决定，才能够转危为安。亚利松、那瓦拉和孔德，必须挺身出来公开反抗。要把不满分子组织成一支军队。让我们去夺取王国的海军。英国船只将要供给我们的补充部队。

那瓦拉虽然暗中担心，口里却一味地开玩笑。他说："现在道德要求把新教徒从他们巩固的地盘赶走。然后再办交涉，把他们巩固的地盘交还给他们，以便不久又把他们从那儿赶走。道德就是这样要求来、要求去的。"他这样说，是因为担心他们做不出什么正经事来。后来他们真的仅仅作了一些尝试，就立刻失败了，因为每个人都心慌意乱，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冒失鬼亚利松就是这样。究竟他打算干什么呢？唯一的目的就是给他哥哥安汝的生活制造一些麻烦，除此而外，就没有什么目的可言了。但是，如果那瓦拉要把他从领导当中排挤出去，那他立刻就会反对那瓦拉。"只有我才是最受威胁的人啊！"亨利想，"任何人都可以告发我和出卖我。"

因此，他对拉罗歇尔城前的行动感到失望，转而投身到哲学中去。他当着众人的面那样作，而且是在一位不著名的贵族的领导下，这个人是在南方出生的。不久以前，他放弃了法

庭的职务，打算从士兵等级来挣得一个前程——这儿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成绩。他自己承认，他是个没有才干的人，不会跳舞、打球和角力，也不会游泳、击剑、骑马和跳高，总之，什么行道都不行。甚而他的手也长得很笨拙，他坦白承认，他写的字别人都认不得。他还自动地补充说：他连一封信也封不好，削不来鹅毛笔管，而且也不会给马匹装上鞍辔。

由于所有这些缺点，他却更加使得亨利钦佩，仿佛这些都成了他的优点。他们两人在思想上联合起来了，亨利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总认为对方是跟他志同道合的人。不错，甚而这位来自佩里戈尔的贵族的身体，也使他想到自己本身：短小精悍而有力量。总之，这个四十左右的汉子，有一张红润的脸，光秃的脑袋，向上隆起，他的表情也是和善的，但是渐渐地受着忧戚的侵袭，而生活和思想在忧戚中了。青年亨利的这位新朋友，名叫米迦尔·蒙田[①]先生。

他说："陛下，您暂时的处境使您象一个正在衰老的人。咱们两人都战败了：我被年岁战败了，您被您的敌人战败了，当然您的敌人所得到的不是最后的胜利，这跟年岁的胜利不同，"那个四十左右的人重复地说。"够了，在这个时候，咱们可以互相了解。您明白人类活动的情况，您抱怨它们是杂乱无章和徒劳无益的，您把一切责任都推在亚利松公爵的身上。"

---

① 米迦尔·蒙田(1533—1592)，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者，怀疑论哲学的代表，反对教会的独断，主张宽容。他的怀疑思想一方面基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较低水平，另方面却具有巨大的解放力量，摧毁了惯常的宗教和政治幻想。主要作品有«散文集»。

“他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如果处在他的地位，就可以反抗暴力，使自由获得胜利。”

“这首先是您个人的自由，”蒙田说。亨利一笑，坦白地承认了。

“您会得到您的自由。不过您的暴动以及英国人的到来，更要造成严重的混乱。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颠倒失常的。凡是说活动的人，就意味着混乱。”

他们谈到这儿，停了一下，因为他们正穿过帐篷，说话会被人听见。后来他们离开军营向前走了，有一尊大炮孤零零地深陷在海滨的沙地里。很少几个士兵，用大衣抵挡海风，向他们问口令，他们大声地向空中说出：“圣巴托罗牟。”

他们还沉默了一会儿，以便习惯海风和海浪的咆啸。被包围的要塞拉罗歇尔，屹立在灰色的长空中，面临着汹涌澎湃的无边大海。有什么军队胆敢攻占这座要塞呢？它屹立在那儿，显然是无数要塞的一个前哨！亨利和他的同伴，目睹这种光景，都有着一致的想法。促使亨利这样想的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从心里出发，然而很迅速地就达到咽喉，使它发生痉挛，再达到眼睛，使它们潮湿了。当这种感情在他身上上升的时候，年青的亨利明白了无限的意义，也明白了一切有限的事情是徒劳无益的。

他的同伴谈到活动人物的混乱情形。“一个伟大人物，在信仰上表现得过分热心，就损害了他的宗教的声誉。”这指的是谁呢？“而且精神上是不健康的——”同伴逆着风势说。贺拉斯曾经作过这样的诗，说智慧和正义也可以做得过分。同伴说的“伟大人物”决不可能是指安汝，而是指经过巴托罗牟

之夜、代表智慧与正义的人！ 同伴指的是他，只是用哲学的口吻，有意说得玄妙莫测。同伴还举出更多的混乱活动的例子，因为这些都是从古代引来的，所以他说出了人的姓名。亨利更想听听他对于当代人物的意见。不过同伴总是不肯超出一般观察的范围以外。可是话是说得最明显不过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关系到每个人本身。同伴认为没有什么比宗教战争更违悖宗教的了：他说出了多么惊人的话啊。宗教战争既不是起源于信仰，又不会使人们更加善良。它们对于一部分人是发展野心的借口，对于另一部分人是发财致富的捷径。神圣真的不会出现在宗教战争中。宗教战争却削弱了民族和王国，使其成为外国野心家的掠夺品。

没有提出一个名字，既没有提出凯瑟琳太后或者她的儿子安汝的名字，也没有提出新教徒的名字。然而这是一个人敢于出口的最勇敢的话句。不仅是海上的波涛和风暴在对它咆啸，几乎整个人类都在怒喝它。一个普通的贵族，居然说出任何国王所不敢大声承认的话，真叫亨利惊讶不置。他自己有时也怀疑过宗教战争；但是要完全对宗教战争表示绝望，他就得否定他衷心崇拜的人：他的母亲和大将。在拉罗歇尔前面，政治派固然在密谋反抗，只是打算为温和的办法而斗争。然而这不过是他们新的野心和欲望的借口。他们想跟英国人一起进攻法国，是不受这位来自佩里戈尔的贵族欢迎的。纵然亚利松口头上谈得多么温和，也许会把这个人关在监牢的最底层，而永远忘掉他。

亨利对这个人的勇敢，却表示极大的敬意，以至于心里的最后一点怀疑也消失了。

“哪种宗教是对的？”亨利问他。

“我知道什么呢？”①那个贵族回答。

这么一来，他暴露出自己，把自己交到对方的手里了，一个人除非是把对方看作自己人，完全相信对方，是不会这么说的。他们俩就这样互相认识和互相了解。因此，亨利就握着贵族的手，说：“咱们到那所没有人住的屋子里去吧。居民已经逃走了，但是他们的酒一定还留在那儿。”

屋子紧靠着海滨，从海面上打来的炮弹把它击毁了。为什么呢？又是谁把它击毁的呢？关于这点，不管是肇事的人和逃跑的人，都不知道了。亨利和这位来自佩里戈尔的贵族，从坍塌的门口挤进去。屋子里的屋梁倒下来了，屋顶露出天光。但是梯子还从地窖洞口里露出头来，葡萄酒还藏在下面。这两位客人，走到从前的厨房里，坐在一根倒在地上的横梁上对饮起来。

“咱们成了不速之客了，”贵族说，“一个世界上的客人，而场所却是变化不定的。咱们完全徒劳无益地为这些场所而斗争。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没有企图获得多于幸福所赋与我的东西，而我虽然面向着垂暮之年，却始终住在我祖上遗传下来的、小小的府邸里。”

“这是战争，您会失掉它，”亨利说。“咱们还是喝酒吧！”

“我喝，如果我失掉我的屋子，也就使我不担着任何心事了，我会觉得酒味更醇美，我有种脾气，常常担心着最坏的事情，要是它真的发生了，我就耐心地去适应它。相反的是我受

---

① 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道出怀疑哲学的思想，也有译为：“我何知。”

不了动摇和怀疑。我的确不是一个怀疑者，"贵族声明。

"我又知道什么呢？"亨利重复地说。这是贵族方才说过的话，现在他已经记不得了。

"咱们喝酒吧！"他不提那个，只是这样要求。"一个人到了老年的门槛边，对一切都得当心；不过有时我却了解我的熟人当中的一位，他已经上了一些年纪了，跑到一个地方去选择他的太太，那儿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金钱得到女人的。这么一来，他算是达到了最底层，而这却是最安全的地方。"

"咱们喝吧！"亨利叫道，同时哈哈地笑了。"您是一个勇敢的人！"他大声说，态度严肃。他指的是贵族对于宗教直言不讳。但贵族却理解成别的东西去了。

"是的，我也当了兵。我要试验试验我的勇气。认识你自己吧！可是认识自己，是值得咱们努力的。谁又真的理解他的身体呢？我是闲散的、懒惰的，而且长着一双笨手；但是我却熟悉我的五官四肢，因而也熟悉我的灵魂，它是自由的，不隶属于任何人。咱们喝酒吧！"

他们还对喝了许久。当他的同伴高举酒杯，唱出贺拉斯的诗，亨利也伙着唱起来。

论力量、仪表和风趣，
论道德、出身和财产：
只要最后的人选我作前列，
哪怕最前的人当我是末流！

这时他们站起来，互相搀扶着爬过乱石堆，到了空地上，

他们还是手挽着手。酒力慢慢地消逝了。亨利对着狂风急浪说：

"但是我现在是而且始终是一个俘虏！"

"暴力固然强，"同伴解释道。"但是宽仁厚道更强。没有什么比宽仁厚道更得人心的了。"

这句话，亨利一直铭记在心，因为他听见对方说的时候，这成了他当时的全部安慰。宽仁厚道是得人心的，没有什么比得上宽仁厚道更得人心。他充满信心地问他的同伴：

"现在真的一切活动都是颠倒失常吗？真的凡是说活动人，就意味着混乱吗？"

米迦尔·蒙田先生听见这样说，不知不觉地沉思起来，谈话开头时是由他本人表示出这样的疑问，现在经过许多意外的转折，又由对方提出来了。他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挽着谁的手，即刻把手放开了。他用胸口和脸朝着大洋。

"咱们在天的伟大的主，"他一字一顿地说，"咱们的主很少认可咱们在虔诚地活动。"

"什么是虔诚的活动呢？"亨利问，他也面朝着海上。

蒙田踮起脚尖，以便例外地不通过沉思而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一次深长的呼吸贯串他的全身，使他开口了。

"您这样设想吧：一支军队，整个一支军队都跪下去，不是攻击，而是祈祷。他们要这样坚信自己必胜的使命。"

这句话，亨利也记着了相当长的时候。

谈话结束了。士兵们在军官的率领下，把他们带回军营去。军营里正在寻找他们；人们已经担心那瓦拉国王逃走了。

颠倒失常

这个时候，有不少的人来到巴黎，穿着稀奇古怪的皮大衣，显出十足的外国派头，这是来迎接他们国王的波兰人。事前，波兰国内的一些老百姓集合在一片场地上，在热烈的欢呼中，真的把安汝给选出来了。这位新国王应当赶快去就位，在这座费力不讨好的要塞面前，他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眼见得城市无法到手。如果他可以说出心里的话，那就是他希望他的哥哥查理死去。当法国国王自然要比当波兰国王更惬意。查理也完全懂得这点，于是他接连不断地派遣专使到拉罗歇尔来，好让安汝死心。如果没有人时时刻刻地等着他死，盼望他的血从毛孔里流出来，那末，他的健康也会恢复得容易一些。

凯瑟琳太后对于两个儿子，抱着不偏不党的态度。她催促她的爱儿快些启程，好让害病的儿子安心。同时她也作好准备，使爱儿的权利在必要的情况下得到保证。波兰的胜利，查理死后继承人的安排，还有她把双鼻人的美容画像寄给英国伊丽莎白的意图，这一切使得凯瑟琳太后过分忙碌，因此，她就不能随时注意到每个人站在哪儿，或者走到哪儿去了。但是她最清楚不过，正是这点，是统治臣属和镇压叛变的重要手段。要是凯瑟琳太后的脑子得闲，下面的一切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他们旅行到了国界，就已经显出一些混乱现象来了。按

照传统规矩，波兰国王必须无条件地由全体宫廷人员伴送到国境界上；但是宫廷人员这样多，就是平常旅行起来也不方便，何况这个机会是要求他们用盛大的仪式陪王伴驾，扈从的波兰人还会把这种情况向华沙报告。真是车水马龙，骑兵、步兵、驮行李的马匹、装食物的货车，这一切东西都由士兵保护着，浩浩荡荡地通过国境，车轮和马蹄，在沿路留下一片深辙。天一下雨，干土筑成的路基，纷纷溶成泥水。有些好奇的人和乞丐跑上前来看。在下雨的时候，马车就遮起来，骑尉披着大衣，这时大伙儿都乱糟糟地忙作一团，也没有老百姓跑来张着嘴巴呆望，或者爬在地上磕头。车辆经过的地方，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偶然有个别的农人，从田地上抬起头来，对这些四处周游的宫廷人员，表示出老大不以为然的神气，然后又俯下身去，背上的口袋把他们的脸遮着了。在他们看来，正经人应当待在家里，或者背着口袋劳动。这些宫廷人员，在下雨天还到处瞎跑，活象是群吉卜赛人。

但是这时太阳出来了，他们走近了一座城市。这一下他们就大肆炫耀起来：御辇上的保护帘幕撤去了，露出镀金的车身，旋上螺丝的王冠闪闪发光，周围的羽毛不住颤动。天鹅绒和丝绸，幸福和光辉，都在争妍夺艳，他们显得雄赳赳，气昂昂，笑得又严肃、又慈祥。车辆进了城。对着那些诚惶诚恐的脸，弯着的背，做得既慷慨而又大方。响起了一片钟声。陪审官献上盐和面包，那些积欠的赋税，也在武装兵士的监视下缴上来了。查理九世要在欢迎会上喝干一大杯酒。

他的身体不好；由于长途旅行，这位可怜的国王已经喝不下这么多的酒，他也受不了车轮的颠簸以及群众的闹嚷和拥

挤。他尤其受不了的是他的回忆，但又放不下这些回忆，纵然离开鲁佛宫已有这么远，它们仍然盘据在他的心头。所以他在隆重的讲话会上沉默了。他用怀疑的目光，斜视着一切还要到来的事情。从现在起到收场，他得一个人呆在那儿。他们活生生地把他拖在一起，经过大街小巷，经过各式各样的拥挤和杂沓，其实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感到恶心，就象他们对他感到恶心一样。他消瘦了，面容苍白，对眼前的一切，都表示格格不入，这种情形就象从前那个苍白而骄傲的男孩和他后来的画像。

他已经不能达到他的王国边界了。到了一个名叫维特里的地方，他们不得不把他留下来。他们不该利用他来制造巴托罗牟之夜的大屠杀。现在只好让他在维特里养病，他们继续伴着他的弟弟安汝前进。只有他的堂弟那瓦拉留在他的身边，但是堂弟有自己的打算，查理心里明白。那瓦拉当然想逃走。他大概认为在病床周围不再有间谍偷巡了。载着女官和宫女们的车子已经开走了，凑巧老太后没有注意到他。为什么他不逃到南方去呢？他有更大的计划，却是不切实际的。他听从堂弟佛朗兹的话，跟他一块儿逃到德国去。新教的王侯们，只正等着他们两人。堂兄弟俩打算跟这些王侯一起攻入法国，不等他的哥哥安汝从遥远的波兰回来，佛朗兹堂弟先登上宝座。关于查理，已经不在他们的话下了。事情发生在苏瓦松和贡比涅之间：亚利松打算跟那瓦拉一起逃出去，但被抓住了。

凯瑟琳太后忽然明白，她忙于外面的国事，使她疏忽了家里的防范。她对她患病的儿子说："在我到边界去的时候，你

整个时间都同小雀儿在一起，却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你真不配作国王！”现在她也用不着姑息他了，因为他的日子眼看就完了。

查理靠在那儿，用手抱着头。他也用斜视的目光打量他的母亲，一句话也不回答。他本来可以说：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他跟那些旅行的人不同，他已经达到自己的边界了，所以他也不再说话了。

凯瑟琳太后不再用脸朝着他，只顾自言自语地说："我在最后一分钟，还是可以捉着这可恶的逃亡者，因为毕竟有人把话对我泄露出来了。”至于什么人她，不肯说出名字。说到这儿，立刻有人在敲门，那瓦拉站在外面，要求进来见国王，完全做得没事人儿似的。可是他听见太后在里面命令，叫人传达给他：国王在睡觉。她说得很响，完全不象是在一个睡觉人的房间里。一大群贵族亲眼瞧见这种公开受辱的情形。那瓦拉垂着头，急忙回到他的寝室去。但是房门上的锁和闩统统拔掉了；军官们随时都可以走进来朝着床下看。他们对待那瓦拉国王是这样，对待亚利松公爵也是这样；而这些人都是巴托罗牟之夜的主要执行人。这就是当时在苏瓦松的情形。

达马涅克睡在主人的寝室里，他每次回房，全身都得被搜查一遍。而且不仅是他，就连那瓦拉王后要去看她的丈夫，也被人阻拦。最后她才得到许可，可以打开房门跟他谈话。因为有人偷听，所以她说得小声，而且是用拉丁语。

“我亲爱的夫主，您真叫我十分痛心，”她柔和而悲戚地说："我为了挽救你，作了多少工作啊！连医生也相信我真的怀孕了。哎呀，我没有怀孕，而且我料到，我永远也不会怀孕。

我计算时间，甚而装成一个大肚子。可是我的母后是不象医生那么容易欺骗的，我也不想提我遭到什么困难了。不过在我全心全意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的时候，您在搞什么计划呢？”

“什么也没有，”亨利信口保证道。“我还能搞出什么计划呢？难道你还看不出，你亲爱的母后正要找个借口杀死我吗？”

“不错，”玛果毅然地说——这是另外的一个玛果，是瓦卢瓦公主。“因为您是我们家族的敌人，您要推翻我们家族。”这另外的一个玛果，由于他不肯坦白而生气了，声音是冷酷的。

亨利仍然满不在乎。“啊哈！你相信这种阴谋吗？难道说，我肯把那个胖拿骚叫到法国来！”他鼓起两腮，也象平常那样维妙维肖地摹仿一个胖子。但是她没有笑，她美丽的眼睛哭了。

“你连我也欺骗，而且现在还在欺骗，”她气得冲口而出地说。他继续否认，厚着脸皮开玩笑，实在叫她忍不下去了。她气忿忿地大声说，而且这回说的是法国话：“你真愚蠢，愚蠢透了顶！你跟我的弟弟亚利松往来，以为他会给你保守秘密。”

“他严格保守了秘密，”亨利断然地说，故意用来引逗她。这么一来，她也就完全失去了沉着的态度，俯着上半身，朝着他叫道：“他把你告发了！”接着他更加刺激她。“至多是向着唯一的一个人——我认得这个人。”玛果不加思索地接口说道：“蠢才，我认识她比你更清楚。她没有多加考虑，就把一切向她的母亲密告了。”

这是她的自白。密告人就是她自己。她坦白以后，才害怕起来，立刻退到门边去。可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伸手去捉她。他心平气和地大声朝着她说："我现在真的明白了！你是打拉莫尔那儿知道的！"

拉莫尔也象吉士，是属那些对自己的长大肢体感到自豪的美男子。玛果受他的诱惑，她总是离不开这类男子。亨利明白这点，所以他说出拉莫尔——好象玛果现在已经和那人紧密联合起来，那人把同谋者亚利松的秘密告诉她，让她立即跑到她母亲那儿去告发。话的意思听来就是这样，他笑嘻嘻地把一切向她当面抛出，朝着她大声说："你是打拉莫尔那儿知道的！"

她咬着嘴唇，心里在想："这可是你心甘情愿想戴绿头巾。"她这样决定以后，又变得柔和了。她走上前去，屈下一膝，请求道："关于这次微不足道的误会，但愿在咱们夫妇之间不再留下一点痕迹。"

她走了。他望着她的背影，心里想着怎样报复，就跟她想着报复一样。

赶快，赶快！阴谋事件就象鲁佛宫里的日子和月份一样，接连不断地发生，转眼就是几年了。二月间的一个早晨，宫廷人员正逗留在圣日耳曼，他们准备好了来个一网打尽。亨利和他的堂弟孔德，骑马出去打猎，想趁机一去不回。这么一来，王国里将要发生暴动，所有的"温和派"不管天主教徒或者新教徒，都在等待。各省的总督也要参加，并且已经夺取了一座军营。王子们只要率领着五十个骑兵，跑到他们那儿去就安全了。但是事与愿违，结果弄得一败涂地，许多人被捕了。可怜

的那瓦拉，迫不得已否绝参加所有这一类活动，而且发誓，将来不再帮助那些破坏和平的暴动分子；他要忠心耿耿地坚决反对他们。这一切，亨利都签了字，可是他一放下笔就不相信了。凯瑟琳太后也同样不相信他。现在小雀儿变成一个焦躁不安的人了，他差不多疯狂到了她的儿子亚利松的程度。在那个重要的日子，亚利松没有伙着去打猎，而是躺在床上。但愿这些阴谋分子意见分歧，才不致于发生危险。还有告密的人，这种人总是少不了的，他可以告发一切。在圣日耳曼告密的是拉莫尔，就是那个身手矫健的汉子，那瓦拉国王就是因为他而幸福地戴上了一顶绿头巾。凡是拉莫尔不肯说的事，双鼻人就泄露出来，好卸脱自己的责任。

后来凯瑟琳太后真的原谅他了：他毕竟是她的儿子，也不好过分认真去追究。她由于不重视孔德王子，也对他宽大处理，叫他去替国王管理毕加底省。然而孔德没有到那儿去，反而逃到德国去了。她对这点毫不在乎。不，实际上，凯瑟琳太后只不放心一个唯一的人，这就是她表面上瞧不起而把他叫着小麻雀的人。小雀儿本就是一个渺小的雀儿，可是对于她说来，还渺小得不够。自从她的女儿骗了她以后，她也把离婚的事情搁起了。这些事情，都让他那些虔诚的胡根诺教徒知道吧，他们一定会更尊敬他！他们不也是这样估计或者希望他的吗？可是他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又变成天主教徒了。他把自己剩下的一点美好声誉，都葬送在糊里糊涂的活动中。每次活动失败以后，他都发誓不再干了。那瓦拉堕落到了最底层，他为了告发国王的缘故，不惜跟他王后的情人合作。

那时宫廷在万森；这儿的活动范围更小，但是凯瑟琳太后

就更容易注意所有的人。尽管这样，他们仍然继续从事新的计划，横竖离不开老一套：逃亡、暴动、号召德国军队到来——不过这一回的行动，是由告密人本身发动的。同一个拉莫尔，不久以前才出卖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把自己交给他。他们在圣日尔曼认识了他这个人，在万森就把这点忘记了。怎么来的呢？也许是亚利松发疯了，或者是亨利由于发表屈辱声明的缘故气昏了。无论怎么说，在人人自危的宫廷里，没有人会在清醒的状态下干出那样的事情，尤其是那瓦拉和佛朗兹堂弟，就更不用说了，何况他们两人彼此都不相信。但是，现在俨然有一种无意识的冲动支配着他们，就象是辗转不安的睡眠一样。两个青年人已经领教过了拉莫尔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天生的叛徒，再加上是公主的情人。公主在她可怕母亲的辖制下，会把一切事情向她母亲密告。也许是玛果奉了母亲的命令，唆使她的情人那样作的吧？总之，凯瑟琳太后希望有人向她密告一切，她要知道她的敌人的联合和活动情况，等到机会成熟，就采取血腥镇压和刑法制裁的手段，把他们一网打尽。

不过联合的情形看来是这样的：两个年青的王子，由于不同的原因，倒立在地上，用双手代替脚，一个劲儿地瞎跑，眼睛里充满了血，什么也瞧不见。另外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先生们，显出特别贤明、慎重和诚实的态度，他们想比聪明的老太后明白更多的事情，为要证明这点，就跟冒险者联合起来，坐在一起商量。在冒险者当中有一个炼金术者、一个算命家、一个间谍。间谍把情况天天向凯瑟琳太后汇报，而这样的日子正是太后十分欣赏的：精神上极度的紧张，带着幸福的优越感，活

象是在暗中监视着小鸟儿的猫，让小鸟儿毫无意义地跳个够，等到它准备逃走的当儿，才用她的巨爪扑上前去。

已故大将柯里尼的亲戚——蒙莫伦西公爵，还有柯塞元帅，都被关进巴士底监狱去了。有两个罪魁祸首，在格雷佛广场上受到公开处决：一个是意大利的阴谋分子，而另一个是——这点特别叫凯瑟琳太后这样的行家高兴——拉莫尔，就是她自己的工具，事前一点儿也没有让他知道。拉莫尔也是她爱女的情人，他的头掉下地来，玛果也直认不讳。这至少使她回忆起从前东方的一位寡妇。玛果叫人把那个砍下的头带来，注射了一些药水进去，使它保持着一切男性的美；并且又在他的头上戴上宝石；她随便到哪儿去，都把它随身带着，一直等到一个新的男子来接近她或者争取她。那时她小心地把这颗头装在一只铅匣里安埋了。

至于其他的阴谋分子，算命家是根据大人物的命运来详究天象；炼金术者要从金属的烟气中判断未来。凯瑟琳太后舍不得杀死这样两位专家。她总认为，这些哲人虽然欺骗了他们的同谋者，对于她却会说出可靠的预言。

她对待女婿那瓦拉的态度就不同了。好吧，也让她那无聊的儿子亚利松忍辱受审，以俘虏的身份出现。但是老妇人把她的小雀儿带到自己的马车里去，她用舒适而亲切的目光注视着他，体会着一些时间的愉快享受，又把他带回巴黎和鲁佛宫。他原以为自己没有这样快就会回来。现在他发现他寝室的窗户上了栅——看管他的人是谁呢？是他的好朋友德南塞上尉。这一下，这个俘虏算是极妥当地被保护起来了。

他看出这种情形，苦心思索。这是经过许多混乱的动荡

以后，一股陡然停下来的急劲儿。他的手脚由于事后感到绝望而战栗起来，他的头觉得从来没有这么疲倦过。

“陛下！”达马涅克叫道。“您别尽躺在床上，去跳跳舞吧，特别是要出现在人面前！一个人要是躲起来，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别人对您的怀疑已经太多了。”

亨利回答道：“我什么都完了。”

“您还没有真正开始呢，”首席御前侍从纠正道。

“一个人不能堕落得更深了，”不幸的人诉苦道。“我已经堕落到了最底层——而这也是最安全的，”他奇怪地补上一句。达马涅克觉得他有点语无伦次。亨利真的问他：“我是不是神经失常了？——为什么，”他继续问道：“我竟干出这一切事情来？我分明知道，这会得出什么结果。”

“人在事前总是没法预知的，”达马涅克反驳道，“这是偶然碰到了不巧。”

亨利说：“但是我的理智应当作出决定，可是它又跑到哪儿去了呢？咱们越是瞎碰得厉害，咱们的思想就越糊涂。因为还有其他的人参加，而那些人是不可靠的。连我自己也会变得不可靠了。您相信我吧，达马涅克，绝大多数的活动，都是头在下、脚在上，颠倒失常的。”

达马涅克十分纳罕地说：“这不象是您说的话，陛下。”

“这是我听见一位贵族说的，我在拉罗歇尔城前认识他。他的话给了我很深的影响，而奇怪的正是：我方才听了他的话，就把它们忘了，反而一个劲儿地猛冲到行动中去，简直使我的意识糊涂了。”

“您还是别想那些了吧，”首席御前侍从大声劝告。

"相反，我绝不会忘掉这些教训。"亨利从床上爬起来，率直地说："我身边不许再有同样发号施令的人了！我将来凡事由自己作主。"

从这句话中，他得出了十分严格的结论：绝大多数的行动，都是颠倒失常的。就是拉罗歇尔的那位贵族，也不会给他作出这样的结论。不过那个人明白，一切真理都是双重的，而古代的例子，也使他了解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的精神状态。他没有长着笨拙的手，他思想得也跟他抓球一样的灵活，他不但会跳，而且也会给马装上鞍辔。"我——已经站在老年的入口处，他——正是青年的典型，而这种青年时期是我度过了，而且认识不够的，"这是米迦尔·蒙田先生回到故乡以后的想法，因为他也没有忘掉海边的谈话。

死和乳娘

查理九世将在下月满二十四岁；但是他在一五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就死了。事情发生在万森。

所有的人都得到这个消息，于是宫廷里面人心惶惶，常常造成了混乱。拥护波兰国王的人断言，他们的国王会尽快地回到国内来，处罚所有的叛徒；所谓叛徒，是指双鼻人的党羽。因此，到处都可以听见人声激动和兵器交鸣，然而这还算不得一切。在拱形屋顶下面，已经在大声发出号令，一切出口都有人把守，特别是凯瑟琳太后监视的两道门口，卫士们沉重步伐激起了回声。躲藏在两道门内的是她的儿子亚利松和小雀

儿，他们规规矩矩地呆在里面，接受监视。要是他们跨出门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到多远。他们的敌人只要发出任何一点煽动性的暗号，立刻就可以使他们遭到危险。今天是死神在统治，因为国王要死了。他的母后最后还是把他拖到万森来了。这儿的宫殿比鲁佛容易监视。在她宣召安汝回国的时候，这儿既不会有冒失的民众，也不会有爱儿的敌人跑来打扰。国王！——这已经轮到第三个儿子的头上了。今天第二个儿子死去，依次继承的是第三个儿子，她还预备着第四个儿子呢。只要每个儿子支持一些时间，凯瑟琳太后就可以代他们执掌国事，保持着自己的地位——而且永久保持着，她这样想。对于活动人物来说，把握现在就是一切；至于将来和过去，那都消溶在现在中了。比如查理九世，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好好活过，因为他现在要死了。他的母亲是最后一个还在关心他的人。现在他一个人躺在那儿。

医生用布给垂死的病人包扎好以后，就走开了，布上涂了止血的香油。但是查理明白，医生再也不希望他的血会停止向皮外渗透了。医生无非是尽人事，不让病人瞧见自己皮肤上鲜红的血迹，同时也不让他嗅着那股气味。香油的气息掩盖着血腥味——查理只是这样想了一会儿，但是他刚换了新绷带不久，又在探着鼻子嗅，总忘记不了自己临死以前是什么气味。他曾经是个强壮的青年人。他在临死以前还具有整个力量，然而生命不再向他接受这种力量了：这就是认识的力量和忍受的力量。

他想："我的医生安卜罗西·巴莱曾经给大将治过伤。医生差点和大将一起同归于尽，后来他从屋顶上逃走了。要是

一个人还能够从屋顶上脱难就好了！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大将不是由于我的过失而被杀，我也绝不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我知道，外面为什么闹得那样厉害。我为什么受着巨大的痛楚还被人运到这儿来。我为什么现在一个人躺着，没有人再来理睬我。"——"我必须死了，"他用可以听见的声音说。

"这是真的，陛下，"乳娘回答。她坐在一只矮凳上编织。当她照顾的病人睁开眼睛说话，她就站起来，给他揩去脸上的血。她不让他瞧见面巾。

"这样好，乳娘，你说话不象医生那样，你不想骗我。我知道，而且也赞成；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证明自己活下去的权利了。我不想象别人那样，最后还从床上跳起来，大吵大闹，企图逃跑。再说，我又逃到哪儿去呢？何苦多此一举！尽管我有的是力量，还可以爬起来，穿着白麻布的衣服，额头上流着血，使宫廷和我的母亲大大地吃惊，吓得所有的人东奔西跑。"

"你可是一位国王呀！"她赞美地提醒他，充满着不加思索的希望。只有她一个人始终没有遗弃他，只差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整整二十四个年头了。她由于他的缘故，也成了一个有地位的人。她已经买田置地，下半世的吃着是不成问题的了。她的年纪不过四十岁，是一个美丽而结实的妇人，她心里想：你的国王，没有你——乳娘伴送他一段到阴曹去的路，是死不瞑目的。不错，他最后的动作和永诀的声音，是跟他最初的摸索和咿呀学语一脉相承的。当时你把他放在你结实的腿上，抱在你丰满的胸前。现在是他最后的日子，你又得把他抱起来。

他决定了，既不叫，又不跑，只是叹息、呻吟和流露出种

种恐怖。他以前晚上看见鬼怪，现在连白天也看见鬼怪了。他听见狂叫的声音，这不是从活人口里出来的。“哎呀，乳娘！一个被杀死的人要流多少血啊！我没有受到良好的劝告。但愿上帝慈悲，赦免我的罪行！”

“陛下，你说哪儿的话！你仇视过我们新教徒吗？没有呀；因为你把我们的信仰同我的乳汁一起吮吸进去了。陛下，所有被屠杀者的血，都要流过那些仇恨他们的人的身上。你可是一个无辜的孩子呀。上帝什么也不会给你记在账上。”

“但是别人把你无辜的孩子弄成了一个什么人呢！”他诉苦道。“这种情形怎么可以叫人理解？用我的名义作的事情，其实一件都不是我作的。过去的事情，我一件也带不去。到了上帝面前，如果他问到我关于巴托罗牟之夜，我只有狼狈地回答：主啊！我睡了一场大觉就把它度过了。”

病人的声音降低成为一种耳语，他朦胧地睡着了。乳娘用一张新的面巾给他揩拭，现在她才把面巾摊开。他的脸在上面留下了一块完整的血印。

因为他的呼吸深沉而又粗大，她就从他的头下把枕头抽去，好让他把身体放平，接着她又作了一点事情，这也和那张血印的面巾一样，是不能让他知道的：她给他从头到脚量了一番。她非常谨慎地量好了国王的身体，根据职务和特权，要由她把国王放进棺材，就象她从前把他放在摇篮里一样。这两桩事情，她办起来都不困难，因为她是一个结实的妇人。幸好现在他的体重已经减轻了。不过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她只瞧见他的身体在发胖，重量在增加。有一会儿，他满脸通红，手脚抽动，喉里呼呼地响。她仔细打量他，渐渐地他又显得消

瘦和苍白起来，不久他的声音也完全平静了。从头到底，他流了许多人的血，但是他自己的血，也慢慢地从他的身上流出去了。她觉得：两种情形都是无法阻止的，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只剩下一桩事情要做：我是他的乳娘，应当把他放到棺材里去。她一切听其自然，并没有流泪。

天色黄昏了，这是复活节的前夕：这时查理醒了。乳娘只有从他的呼吸上听出来。她点灯去瞧，他的血已经停止了。现在他显得非常虚弱，勉强抬一抬手，想对她表示一点什么。她没有听懂，扶他起来，把耳朵凑在他的唇边。"那瓦拉，"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挣出这么一句，她也猜到了。

她朝着门口传达国王的命令，卫士又继续传达下去，立刻就有人跑去传递消息。这位军官自然不是到亨利那里去，而是去见凯瑟琳太后。于是她第一个来到垂死的儿子身边。乳娘已经先把他的脸洗干净了；脸仿佛白得跟石头一样，对于活人的任何搅扰，都显得非常茫然。凯瑟琳太后是一个天性爱好热闹的女凶手，却碰见这种陌生的古怪情形。她想，平常病人死去，可不是这样的。这相貌显得太高贵了！我简直认不出是他。完全不象是从我肚子里生下来的！幸好这儿还等着另外一个人。

亨利·那瓦拉提心吊胆地走了一段路——在虎视眈眈的武装卫士的监视下，通过窄窄的、有穹窿的走廊。他的背上直冒冷汗，沿路都是刀出鞘，弓上弦，有火铳、有斧戟、也有钩戟。他看出了死，正不亚于查理本人——不过他还有的是力量，可以拔步逃跑。他真的停了一下，差点折回去了。不过他后来还是鼓起勇气来了，跨进门去，就跪在地上。亨利从门口一直

膝行到床前。现在他听见查理微弱的语声。"我的弟弟，现在您失去我了，但是您没有我早就不在世上了。我一个人击退了他们的主张。为了这点，请您将来收容我的女人和孩子。将来，"他重说一遍——他虽然说得那样小声，却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我将来要作法兰西的国王！快死的人是看得出将来的。"

情形就是这样，所以引起凯瑟琳太后大大的不满，星象和金属的烟气，分明跟这个垂死的人说的话不同。但是这些话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要当心！查理在挣扎，还想吩咐亨利一点什么。这大概是一种警告，可以从他的动作上看出来。"别相信我的——"他刚说到这儿，她的母亲就插嘴说："不许说了！"查理已经累得精疲力尽，倒回枕头上去了。因此，这就成了一个悬案：究竟亨利要提防着谁？是仇视他的安汝呢？还是他的不可靠的伙伴亚利松？他决定对这两个人都加以提防。

凯瑟琳太后离开病房，她相信查理不会再说话了。亨利还一直呆呆地跪在地上，等到查理临终前的挣扎开始，他才走了。

最后只剩下乳娘一个人，留在她看护的人的身边。她俯着身子看他，听他的声息——这并不是她对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感觉的人，还存着留恋，而是她想确切地知道，究竟他什么时候断气。她很明白：在这个快死的人的脑子里，只会朦胧地浮起最早的、久已忘掉的事情，这除了他们两人而外，是没有人知道的。她也回忆起从前的事情，同时也跟长眠的人一起回到从前的日子中去了。他的嘴唇微微动着，只有一点短促

的声息，可是她听出了“森林”、“夜晚”和“疲倦”这些字眼。孩子曾经迷失在枫丹白露的森林里，现在他在黑暗中感到害怕。从前曾经发生过的情形，最后又再发生一次。她替他哼着这些句子。单调而重复的句子，自然而然地拼凑起来，她哼道：

我的孩子，天气已经凉了，
天色已经黑了，孩子啊，
森林里已经瞧不见了，
风已经吹得怪冷了。

她哼了许久，连自己也被催眠着了。

你还这样小，找不到路——

这时她暗中觉得发生了一点什么事情。

这样疲倦，而且没有休息——

上帝在上，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叹息了。她立刻站起来，用手合着他的眼睑，大声说：

但是你的乳娘——我
把你放进安全的柜子里。

小　　结

不幸可以提供意想不到的可能，使人认识生活。一个出身高贵的太子，显然遭受不到厄运的摧残。他把一切忠告置之不顾，贸然自投罗网，陷入了困难的境地。要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只好从新的情况中吸取教益。从现在起，生活给了他另外的看法，这不同于世界上幸运儿的看法了。他得到的教训是严格的，因而也比他少年放荡时期所得到的一切印象更深。他学会害怕，也学会乔装。只要一个人可以忍辱，感到仇恨，瞧见不断冷淡的爱情死去，这总会带来一些好处，何况自己并不因此失掉什么。他心领神会地深入到一切中去，并且获得了新的道德见解。不只是这样，他还走上了怀疑的道路；一个人亲自体验过了被压迫者的生活情形，等到一旦作了年青的国王，就成为一个通达而又怀疑的人，由于仁爱与轻视，同样使他变得宽大起来，而他在行动的时候，也懂得明辨是非。

当他毫无意义和毫无理智地活动许久以后，决心在将来一定谨慎从事，对一切盲目的冲动都不敢相信了。如果人们后来称他凭着本身的理性超越了热情，那末，他得感谢这段俘虏时间使他这样想通了的。真的，这需要十分稳健，才能在这段漫长的考验时期中不陷落下去。只有这种适度而稳健的性格，才能够从容应付宫廷那种寡廉鲜耻的风气。也只有这种性格，才能够去探索一种疯狂激动的思想的深度，而且在任何

情形下恢复那种快活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完成宏大的事业所不可少的，甚而就连正常理智所要求的极简单的行动，也离不开它。

VI 思想的灰色

意外的联合

究竟玛果在想什么？她忽然宣布，愿意帮助那瓦拉国王和她的弟弟亚利松逃走。两人当中的一个要扮作妇人，跟她一块儿坐在马车里，从鲁佛宫出发。她有权带一个伴娘，而这个伴娘准许戴面罩。因为要逃亡的是两个人，谁都不肯让步，于是这个计划也跟其他的计划一样，搁置起来了。还有，亨利压根儿就不相信这个计划，失败的计划太多了。亨利觉得玛果那份热心是动人的，所以也不说不愿意的话。她目睹他遭到极大的不幸，后悔自己不该向母亲告密。他感动了，不过也看穿了她个人的动机。她因为她的拉莫尔死了，所以想在凯瑟琳太后身上报复。

甚而就在查理九世死后四十天，举行隆重丧礼的当儿，亨利的脑子里除了潜逃而外，也没有想别的。后来有一次，有一只小艇打算把他从鲁佛宫接走，渡过河去。可惜都失败了，他非常气愤，就骂出一些极愚蠢的话——这一来什么都完蛋了。从此以后，他们还想尽方法来引逗他。一个冷静下来的那瓦拉，有的是办法应付他们。他已经没有丝毫决心逃走的新迹象了。一个人要是把事情考虑得过久，就会觉得在实行

和满足愿望的可能上，一切都是可疑的。这不仅对于逃亡计划是这样，对于生活的一切问题也是这样。那瓦拉常常跟许多人讨论问题。晚上，他跟女人在一起，白天，就跟男子在一起。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受到那瓦拉的赞许，或者愚弄，或者虔诚地倾听。一部分人把他当作宫廷里最有趣的人，另一部分人又发现他有崇高的感情，而让他牵着鼻子走。连他那种极少的一点诚实性也被人宣扬，使他获得有利的影响。他每逢遇到什么机会，总是对凯瑟琳太后赞不绝口。照他说来，巴托罗牟之夜简直是个杰作。使他不解的只有一点：太后的天才究竟在哪儿表现得更大些？是让珍妮和柯里尼死去呢，还是让他——亨利活着？“随着见识的增长，”他说，“有一天我也会明白过来。虽然直到今天我还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活着。不过我的母亲和大将是为了深思熟虑过的目的而牺牲了的。只有傻瓜才想到报仇。我还年青，很想多学习一些东西。”

老太后听到这些话，最多也不过相信一半，正由于他的不可靠，才赢得了她的心。他又被召唤到她的面前去，因为她正想把他控制在自己的权力下。每逢遇到什么危险，两人就对谈得津津有味。有几次，他们相互间取得了非常奇怪的信任。有个晚上，她对他打开窗子说亮话：他绝不是她唯一的俘虏，就连她的爱儿——国王也是不自由的。她用符水把他禁锢了——她说，同时眨眨眼睛。

国王亨利，是具有这个名字的第三人，因为经过德国时怕人捉住他，所以从波兰化装回来。其实他在德国并没有出事，但是他回到自己的鲁佛宫以后，却成为自己的母后和她的意大利人的俘虏了。这些意大利人，一个个都飞黄腾达起来，当

了宰相和元帅。正月三十日那天夜里，风刮得窗上的玻璃哗啦啦地响，太后坦白地向她的朋友那瓦拉承认：只有外国人才能够领导一个民族。因为外国的冒险家从不害怕流血。如果一个民族到了外国冒险家都不能领导的时候，它就非灭亡不可了。在她看来，这是天经地义，不然的话，民族就会由于幸福的生活而变得轻狂起来。特别是法国人，他们爱写一些讽刺文章。宁肯让人们发抖，也不能让他们发笑！“这是千真万确的，太后！”亨利热烈地大声说，“我常常这样问自己：如果没有您这种好办法，把法国的土地所有者送进监狱里去绞死，您又拿什么土地来封赠您那些来到这儿的同乡人呢？”

凯瑟琳太后眯着一只眼睛，承认他的话说得对。

“被绞死的人当中，有一个还是您的儿子——国王的书记官呢，您把他的财产没收了。”

“你不许告诉他！还没有人敢这样说过。”老太后说，她在十分相信的时候，也对小雀儿使用亲密的称呼。她给他腿上一击，改用一种新的语气，含有嘲弄和神秘的意味。

“小雀儿，”她说，“你是个合适的人。我考察了你许久，我相信，你做点告密的事情是不在乎的。人们总是摆脱不了成见。什么叫告密？这就是敏捷地跟着事件走。你这样作，可以使得你的新教徒——无论是国内各地的新教徒，还是鲁佛宫墙以内剩下的新教徒都鄙视你。”

亨利听见她的话大吃一惊。“现在我居然听这个老妇人说出这样的话，而不去绞死她，大将阁下和我亲爱母亲的在天之灵，不知道把我当作什么人。不过等着瞧吧。我在慢慢地准备报仇，因而也报得更彻底一些。”

不过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只是老老实实地表示顺从和同意。“真的，太后，我跟我的老朋友们完全闹翻了。因此，我更愿使太后——您满意。”

“特别是这么一来，你可以得到一些活动的许可，我的小哥儿。你现在喜欢同吉士一块儿打球，就他用脚去踩死了的柯里尼的脸来说，你这样作是聪明的。但是每逢他出去的时候，你也得跟他一块儿离开鲁佛。”

“他常常出去。特别是骑马出去。”

“你也跟他一块儿骑马去，随时使我知道，他在哪儿。你愿意给我办这件事吗？”

“我可以离开鲁佛吗？随时？走出宫门？通过大桥？太后，您的命令，我敢不遵从！”

“我并不是害怕吉士，”太后声明。她的新同盟者对她的话表示深信不疑：“谁也不象洛林人那样，夸耀自己的身手了不起！他长着一部黄胡须，这倒是人民所喜爱的。”

“他是一只蠢驴，”她同样坚定地说。“他煽动天主教徒。他不知道究竟是在为谁工作。是为我。不久我又得来一次大屠杀。新教徒们经过了巴托罗牟之夜，都还不肯安静。因此，他们还得领受一次教训。吉士要煽动天主教徒，而你呢，我准许你去煽动胡根诺教徒。你告诉他们在巴黎的人：用他们的武器在外面到处打击我们。可惜这并不是完全虚构的。但是你向各省就要报告：这儿不久将要发生暴动，尽管让暴动来吧！你愿意把这一切统统办好吗，小雀儿？”

“我可以骑马过桥去吗？也可以去打猎吗？去打猎吗？”他重问一遍，哈哈大笑起来。这个俘虏笑得多么天真。凯瑟

琳太后带着轻视和宽恕的表情对他哂笑。就连这个极聪明的老妇人，也分辨不出隐藏在真正快乐当中的机智。一个俘虏分外地降低身份是做得对的。凡是等待机会的人，愈做得仰人鼻息愈好。

亨利离开他高贵的女朋友，在门口碰见道宾芮和杜巴塔。为了谨慎起见，这两个人平常很少一块儿出现。这回他们实在忍不住了，因为他们的主人跟那个万恶的女凶手，唠唠叨叨地谈了那样久的话。这对他们说来，成了一个谜，尽管他们始终爱戴他，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究竟还可以相信他到什么程度。

他带着不满的神情对他们说："我想不到在这个门口会碰见你们。"

"我们也宁肯在别的地方碰见您呀，陛下。"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补充说。

"达马涅克不让我们来见您，"另一个人声明。这两个人用粗暴的声音轮流诉苦："您把我们撇在一旁不管，而去跟新朋友往来，但是这都是从前的仇人呀。难道您把一切都忘了吗？您忘了应当报谁的恩——甚而也忘了报谁的仇吗？"

他听见报仇的话，眼泪突然涌上来。他掉过头去，不让他们看见。"这个新朝廷，"他说，"是有趣的，可是你们老是愁眉不展。在查理九世的统治下，我也是一个叛乱分子，然而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说到报仇两个字，你们究竟知道什么叫作报仇！要是一个人老是想着报仇，就会越陷越深，最后连底也摸不着了。"

他们说这些话都是在瑞士卫兵的监视下，卫兵的眼睛向

空中瞪着，好象一句也听不懂他们的话。

两位老伙伴还在嘟哝。“可是您什么举动也没有，陛下，别人都在行动了：瞧那些巴托罗牟之夜的有名的参加者吧。那些人并不满意这个有趣的朝廷，更不满意呆在教堂里。您应当听听那儿祈祷的是什么。”

“就是要你们改教；不然的话，你们也会被人杀死。改教吧！连我都改了。”

这时他们吃惊得答不出话来。他还继续说道：“不过要是你们不肯让步，那你们就首先动手吧。你们是强壮的。还有好儿百个活着的新教徒在巴黎。也许他们没有武器，但是他们有上帝。”

他继续走着。他们惊得目瞪口呆，也不打算跟他去了。“他在嘲弄我们呢，”他们彼此悄悄地说，连瑞士卫兵也听不见。他们想来想去，只替他想出这样一个理由：“这也可能是一种警告，不让我们去参加暴动。他好象是在用假话来透露真情。他方才还哭过，虽然他不让我们瞧见。不过他是容易哭的。想到报仇就哭了，然而他是从这道门走出来的。从前他的母亲就在这个房间里中了毒！”

他们的意见一致，认为再也不能理解他们的主人了，他们是不幸的。

第二个委托

亨利去晋见国王，国王也同他的名字一样，是继承王位的

亨利三世。他常常跟国王一块儿玩，一个亨利跟另一个亨利玩。少年时候，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圣日尔曼寺院里，穿上主教的衣服，骑着驴儿闯进大厅里来，凯瑟琳太后把他们当着真的主教来迎接。现在他们虽然是成年人了，有时也重演着类似的把戏，一个是法兰西的国王，一个是被禁锢的堂弟，而堂弟的母亲和所有的朋友，都在这儿丧失了生命。因此，法国国王就位后第二天，就赶快到寺院里去忏悔。他确定第一个时间来赎他亵渎的罪，确定第二个时间来赎他肉欲上的迷误，又确定第三个时间来赎他在统治者义务上的弱点。人们挖苦他，给了他一连串的绰号，如阴谋家、骗子、嗜好男风的人，又说他唯一接触的女人只是他的母亲。他大肆挥霍，放纵无度，简直不可救药。不过每次说到某一点上，他都在留意，这就是关于他的强夺和降格——说到这儿，他沉默了。

人们把沉默当着威胁，每逢国王沉默的时候，他们就躲开。其实他的沉默是悲剧性地看出本身的无能。他在精神上时时有这种感觉：一个垂死的王族，在世界上和国内再也做不出什么事情，同时也阻止不住什么东西。“和平是极端需要的。难道我憎恨胡根诺教徒吗？我九岁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胡根诺教徒，曾把我妹妹玛甘莉特的祈祷书扔在火里。我还记得我的母亲怎样打我，而我觉得那件事情多么好玩。直到今天，我在她的面前，还由于过去的感情而觉得惭愧。她把那件事情早就忘了。我扯到哪儿去了？我应当注意宗教的和平，不过我登基的时候发过誓，在我的王国里，除了天主教而外，不容许有别的宗教。怎么办呢？我并没有象我应当作的那样，把异教徒赶走，而是为他们的改教在祈祷。我只能长远

这样祈祷。”

“您能够作出更多的事情，”亨利·那瓦拉谦卑地听了当今国王亨利的话以后，就保证道。“您的书法是绝妙的。您就努力多写通告和御旨吧！您这种努力，陛下，对于我们全体人员说来，是最好的典范。”

国王在发愁的时间，就拿今天正月三十日来说吧，总是一个劲儿地写字。每逢他亲手执笔，就象要把一切耽误了的事情统统补作完似的。结果还是免不了流血，而他的好心始终白费了。“我的书记官隆梅尼已经病了许久，”他说。“我想去看看他。”

“您别去，陛下！他已经死了，我只告诉您这点。本来是不打算惊动您的，因为当时您正待在寺院里。据说，他患了瘟疫。”

这就是那个被绞死的地主，他的田产被一个意大利人继承去了，国王也不是今天才想起这个失踪的人的。国王本来带着几分猴相，加以脸上的胡子没有剃光，就更象是个猴子。他用锐利的目光，迅速而又胆怯地考验堂弟的神情，但立刻又把目光移到他正在缮写的文书上。“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他咕哝道，“我真不该期待我的哥哥查理死去。”

“难道说，还不值得吗？”善良的堂弟惊讶地问。国王把他的头完全缩在毛皮上衣里，继续写字。这时堂弟那瓦拉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个人自言自语，忽然又停下来，把话头转到另外一个题目上去了。

“新朝廷跟旧朝廷可大大不同了。咱们感觉到的东西，比眼睛看见的东西更多。在查理九世的统治下，咱们大伙儿更

要疯狂一些。现在不大跟女人睡觉，常常跟男孩子睡觉。许多人为了向上爬，到了今天才去学这玩意儿。我还没有学会，所以觉得抱歉；因为人类天性中的某一部分，始终叫我搞不通。”

“感谢上天！”正在写字的国王插嘴说。“男孩们比女人们更爱钱，他们并且还互相残杀。连我最心爱的男孩也被人戳死了。”

“这种情形在查理统治下没有发生过，”那瓦拉确定地说。“他统治时期的高峰是巴托罗牟之夜。我不得不承认，在新朝廷上，死尸的臭味也跟在老朝廷上一样嗅得出来。不过咱们平常生活得多快活啊！并没有人想到逃亡、暴动以及德国人的武装入侵了。我受了教训以后，连一根指头也不动了。”

他等候对方开口，只听见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地响，他又从另一方面接上话头。“我跟吉士成为好朋友了，从前谁又想得到呢？要是陛下放我的假，我就要骑马出去打猎。太后已经准许我了。当然，我每走一步都得受人监视，而那些人多半不是我的保护者，而是我的凶手。”

仍然是笔尖落纸的声音。“我去了，”那瓦拉说。“天在下雨，我大概不能同那些监视我的凶手一块儿骑马出去了，我还是回到房里去装小丑吧，他比国王还要悲伤。”

俘虏到了门口，又被唤转去。“那瓦拉堂弟，”国王说，“我憎恨了你许久。但是现在你和我都同样遭到不幸。咱们两人都是由于同样的事件——为了咱们母亲的缘故，”他特别沉重地说。亨利吃了一惊；他从没有在这方面来考虑过事情。他的母亲会对他的不幸负责，这是什么话！对方居然把纯洁的

珍妮拿来和凯瑟琳太后相提并论：这引起他的反感，他也忘记控制自己的表情了。幸好那位悲伤的伙伴没有注意到这点，因为他自己正感到非常难受。"她又在计划什么可怕的事情？"国王问，由于怀疑而露出阴沉的脸色。

"完全不是可怕的事情，陛下。太后的兴致很好。您为什么不鼓起兴致来呢？"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呀，"对方出乎意外地回答。亨利一时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哥哥的死还没有带来幸福，但是又在希望弟弟的死了！这简直是个住在紫禁城里的东方皇帝，外面的世界快要闹得天翻地覆了，自己还坐在深宫里面害怕亲属造反。这时亨利已经料到对方将要说出什么。国王固然由于母亲的恐怖行为而鄙视她；但是他那不安分的弟弟亚利松使得他睡不着觉。最后他更鄙视的是谁呢？是凯瑟琳太后或者他自己？现在可以看见国王在跟自己的冲动作斗争。他没有办法，不得不把话说出来；但是他就在沉痛地发泄愤懑的时候，还是带着窥测的目光。

"那瓦拉堂弟！解除我弟弟亚利松对我的威胁吧！"

"我深刻地感动了，陛下，因为您这样相信我，"亨利声明，同时郑重地鞠了一躬。这样，他既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国王也许以为他答应"是"了。

"只有这样，"国王加重语气说，"我才能相信你。"他的目光仍然在窥测，尽管说话的语气象在开玩笑。

亨利也加重语气大声说："以后我是不是可以不受凶手的监视，骑马出去呢？"

"岂止这样。谁要是解除了我弟弟亚利松对我的威胁，就

当整个王国的摄政。”

这完全是一片奸诈心肠说的话。“瓦卢瓦，你这个好家伙，”亨利心里想，“也得叫你认识认识我是什么人。”他一蹦几尺高，发出天真的笑声，“我真做梦也想不到！”他大声地欢呼。“整个王国的摄政万岁！”

“咱们马上就来庆祝，”国王决定地说。

新 朝 廷

内务人员已经跑去，鲁佛宫在国王发愁的时候，总是陷入昏沉沉的睡眠状态，这时一下子被年青小伙子们的快活精神振作起来了。傍晚，王家宫阙变成了波斯帐篷。辉煌的烛光，照射在绣花纱幕后面，而这些微光闪烁的纱幕，就分隔成了屋顶和墙壁。矜持而又苍白的男孩们，涂上红嘴唇和黑睫毛，穿着透明的衣服，佩着明晃晃的弯剑；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监视着一座高架看台。攀登到看台上去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几个意大利人和洛林家族的绅士们。吉士公爵自豪于矫健的身手，随便在哪儿都显出唯我独尊的神情！他的弟弟马因腆着个大肚子，光彩夺目的绸衣服完全绷紧了，胸前挂着一把金光灿烂的匕首。最后就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德尔贝夫，这位古怪的朋友，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在那瓦拉国王的眼前。

那瓦拉本人穿着他最珍贵的衣服，佩上那种代表他家族色彩的绶带，让人看出，他是多么感到自豪。庆祝会规定，只

许成年男子和男孩参加。这些男孩要获得男子们的欢心，得到他们的嘉奖。有几个可爱的人儿，已经成双地在跳舞了。从形式和服装上看，简直分别不出他们是男是女。这种扑朔迷离的姿态，特别把意大利人和胖子马因吸引住了。那瓦拉说，他们装扮得不错，他认为这样的人，在他那些穿粗皮上衣的老兵里面是找不到的，老兵们总是挤在一起，一口气骑上十五个钟头的马，逢着休息，就唱赞美诗。"要是我的朋友们还活着，"他不加思索地说："倒要看看，是不是也可以从他们里面选出这样一些甜蜜的男孩出来。"

"你先别忙，等着瞧吧，"吉士说。"他们当中还有好几个活着哩。"

"我不认得他们，"俘虏说。"我不跟那些被战败的人打交道。我总是在——"他本来想说：好玩的地方——但是他忽然发现，这儿有一个特别的敌人。

宰相毕拉格是个意大利人，他由于凯瑟琳太后的缘故，获得了这个位子。那个夜晚，就是他同她和几个同乡人，闯进了查理九世的寝宫。这位成就卓著的外国人，看出被禁锢的那瓦拉，是反对他的权力的叛乱分子。他毫不客气地开始一场真正的审讯："您不是同一个什么道宾芮和他的同谋者杜巴塔串通一气了吗？这些人煽动大学里的青年，反对所谓异族统治，仿佛认为盘据王国最高位置的尽是外国人。"

"这是谎话，宰相大人！"亨利故作气愤地大声说，但说的是意大利语。对方自然不相信他的话。洛林人可以受骗，但是意大利人不肯上当。

"您的朋友们，"毕拉格气昏了头，逞口而出地说，"都快要

上绞架了,比——"

"比我快,"亨利接口补全他的话。"可是您捉不到我。"

"我很快而且很喜欢绞死人。"

"不过只是一些小人物,阁下。您绞死了一个可怜的上尉,因为他宣言,要把所有意大利流氓的脖子割断。我呢,您只有当着整个世界公开引渡和判决,然后才大张旗鼓地斫下我的头。不过您办不到这点。我们赌点什么?"

"我用我最好的宝石来跟您打赌。"

双方说话都富于戏剧性,好象这跟甜蜜的音乐和舞蹈毫不冲突,而是事先约定的粗野的插曲。

"陛下,"亨利对着法兰西国王叫。国王从波斯帐篷的一道裂缝口跨进来,突然光辉夺目地站在那儿,成了庆祝会上的苏丹①。亨利朝着他屈了一膝:"陛下!您的狠心肠的宰相,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到把人辗死和四马分尸。难道我逃脱巴托罗牟之夜,就为了等待这个吗?"

"要是已故的国王听从我的话就好了!"宰相毕拉格大叫。他在气头上口不择言,声音活象是沙哑的鹦鹉。他曾经用这种声音,一连几个钟头地去逼迫查理九世,逼得查理发了疯,只好下命令大屠杀。

"请您听他说的是什么话,"亨利只是接口说了这么一句,但是他觉得,安汝是站在他这一边。从前安汝是巴托罗牟之夜的策动者,现在是国王——然而他所以当了国王,是因为他的哥哥受良心的谴责而死了。因此,他是不是问心无愧呢?他

① 古时土耳其皇帝。

完全不愿见那些暗中帮忙过他诱劝查理的人。甚而他看见自己的母亲也觉得讨厌，至于她那帮意大利人，就更不用提了。他只好对他们忍耐，准许这些人参加他最亲密的宴会；因为他们倒也懂得欣赏男孩们的娇美可爱。

“平身！”波斯苏丹命令道，头巾上的珠宝耀眼生缬。那瓦拉堂弟一下跳起来，轻灵得好象一只皮球。苏丹吩咐道：“你是我个人的俘虏，任何人都不许动你。你跟我的宰相讲和吧！”这正是亨利求之不得的。他围着宰相跳了一圈真正和解的舞。宰相迫于自己的崇高地位，尽管气得干瞪眼，却不得不保持尊严的态度。“宰相阁下！”亨利叫道，他先用手摩自己的肚子，然后又摩宰相的肚子，偶然凑巧碰着一块大宝石。“在波斯偷东西的人可不少呀，”亨利说。幸好这时候喇叭吹奏起来了，别人没有听见他说的话。伴着喇叭声，跳舞剧出场了。

最前头的人，踮着脚尖轻快地走着短步，飘动着轻纱，弯曲着美丽的膝头。尽是男孩，连那些装扮成女孩子的也是男孩。这些女装的男孩，在轻纱后面卖弄秋波，似乎比真正女人的眼睛还要使人销魂。除开某些不必要的男性标志而外，他们的身体完全活动得同女性的一样。那些保持着本来面目的男孩，同样娇媚地把指尖伸给假女孩，或者用争宠求爱的臂去拥抱着他们，浑身柔软得似乎没有骨头。有些人使另一些人转陀螺似地旋转，或者把他们高举在空中，看去好象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而是借助于美妙的奇迹。

这儿值得重视的是杜加斯特。平常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愚蠢、无耻，而且是可以用钱收买的，在这儿可就显得当行

出色了。他在每种舞蹈中都不愧是第一流的好手。看台上面的观众，都把眼睛盯着他。他懂得博取每个人的欢心，使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在对自己抛媚眼。他跪在自己的"女伴"面前，就象所有其他的男孩跪在他们女伴的面前一样，默默地向她恳求，卸下她的面纱。实际上，他是在对国王或者苏丹表示敬意，而且趁国王不防的当儿，也向宰相勾搭，至于胖子马因就更不用提了，胖子已经热得满头大汗。所有这些绅士们都觉得飘飘欲仙起来，甚而有点受宠若惊了，其实不过是个极轻浮的小伙子在玩弄他们。在别的地方，他们也许会踢他的屁股，或者叫人把他吊起来。然而艺术毕竟有它的威力，哪怕它是暂时的。

这时的情形更加动人。卸除面纱的动作开始了。谁也想不到，凡人的脸居然可以显得这么鲜嫩和娇美。他们经过严格而熟练的舞蹈准备，终于暴露出自己的面目。连久经锻炼的男子看见，也觉得心脏的跳动停止了；尤其是那瓦拉国王。他大声地骂出自己平常惯用的那句话。他不相信自己眼见的东西。他真的用手去擦眼睛。"这是迦伯列吗？"他问。

"不是他是谁呢？"高大的吉士用嘲弄的语气教训他。"这个娈童给那个娈童卸下面纱，我们的杜加斯特就在给你的莱朗卸下面纱。"

"出来，咱们来较量一下高低吧！"

"我愿意，但是不要为了这个小伙子。他长得漂亮，他在新朝廷上的前途已经安排定了。"

亨利的眼睛潮湿了。他想对年青的莱朗说两句话，但是莱朗不肯抬起头来。在巴托罗牟之夜，莱朗的眼泪也曾经湿

透了蒙面的白布。当时两个牺牲者靠在一块儿，躺在那瓦拉王后的床上：一个是迦伯列·莱维·莱朗，一个是查理九世。究竟咱们当中出了什么事情呢？

吉士连讥带讽地朝着他说："你在你那些穿粗皮上衣的老兵里，也找到了这样的人，尽管你那些老兵总是挤在一起，一口气骑上十五个钟头的马，逢着休息，就唱赞美诗。"

不错，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莱朗作得对，他按照需要改变自己，甚而变成一个姑娘。"亨利这样轻描淡写地聊以解嘲，他已经受了许多屈辱，只好再忍受这场屈辱，没有人看得出，性情活泼的那瓦拉，竟能包容这么多的东西。他嘲笑自己，好象在嘲笑一个第三者。他的态度并不难看：一个真正的观察家，看出他既不是麻木不仁，也不是愚蠢无知。不过只有一个唯一的旁观者——德尔贝夫在心里盘算，究竟亨利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孩子？还是傻瓜？或者是个认清目标的人？德尔贝夫又回答自己："一个不可限量的人——正在受着磨练。"

德尔贝夫是个观察家，所以喜欢观察事情。他是一个大家族的远亲，本身没有多大的前途，也没有继承权。他只能屈居在别人下面，而那些人也许是他瞧不起的。他凭着特有的才能，就自己去找高兴作的事情做。德尔贝夫的身材魁伟，不亚于"人民英雄"吉士，只是态度随和一些，头发的颜色相当深，一点儿也不显得趾高气扬。他长着一对潮润、忠诚而又非常美丽的眼睛，他在亨利身上，看出一种正在上升的命运和力量，而这种力量目前只集中在最低的自卫目标上。他是他疑难日子中的友人，这些日子并不煊赫，而是相当阴暗的。如果等到幸运已经决定，那也就不会有德尔贝夫了。

现在那些由男孩装扮成的姑娘，手里端着金杯。他们把杯举起，用指尖拨动杯子旋转，同时本身也随着旋转，不让一滴酒溢出杯外。根据人们的了解，这意味着一种媚药。那些扮演舞蹈员的男孩，都争先恐后地想去尝尝美味。他们那种富于肉感的身体，表现出追求的姿态。姿态越来越动人，已经张开渴望接吻的嘴唇了；当这种要求再也无法阻止的时候，真的就从杯里滴下一点酒来。至少滴了一点在国王的宠儿杜加斯特的嘴里：德尔贝夫瞧得很清楚。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与亨利有关的事件上。杜加斯特跪在地上，仰着头，装扮姑娘的青年莱朗侧着酒杯倒酒，德尔贝夫可以数出是几滴。他用同样的目光，把几副面容扫射一遍：宰相毕拉格带着奇怪的侦察表情，法国国王简直乐得忘乎所以。国王向着年青的莱朗微笑，仿佛浑身都酥软了。他对原来的宠儿连正眼也不瞧，眼见得马上就要发生某种不平常的事情。但是事出意外，杜加斯特吸了媚药以后，向后仰着身躯，好象上下脱了骱似的，同时大声叫喊，朝上直翻白眼。一句话说完：中了毒。按照事情发展的规律，必然有此一举。德尔贝夫本来可以预先说出来。

同时就象预约好了似的，有人哇哇怪叫起来，声音活象一只年老的鹦鹉。"陛下！您的宠儿被人毒死了。他的姑娘是那瓦拉的工具。请您把这位太子交给我公道处置，不然的话，您自己也得担心他！"

这样可怕的话，当然使人屏住呼吸，任何活动都停顿了。音乐中断，舞蹈停止，看台上的观众木然地等候国王发作，但是国王没有什么举动。只有波斯帐幕的剧场本身微微在抖动。这是妇女们造成的，因为法国宫廷的妇女不许参加这个

秘密庆祝会，她们就悄悄地跑到这儿来偷觑。幕后藏着贵族妇女和宫嫔。还有一些低级女仆，也大胆拉开一道缝口，而那瓦拉王后本人就在最近的地方揭开幕缝。“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呢！”玛果面对着这鸦雀无声的僵持状态在想。

她想：“只要我们放任男子们去胡闹，就会发生事情。最初他们装扮成我们的样儿，做得无比的娇媚。结果不是暗中杀人，就是明目张胆地杀人。我的王兄当然要替他被毒害的宠儿报仇。他会把我可怜的亨利库斯交给毕拉格，那个流氓早就馋涎欲滴了。这些莽汉当中没有一个精细的人，懂得什么是开玩笑！他们以为可以不需要我们哩！”

有一个人却精细得很。洛林家族的德尔贝夫从看台上跳下来，一把从地上把蜷曲着身体的杜加斯特抓起来，叫他站着，给他左一记耳光，右一记耳光，打得他后来规规矩矩地站好了。“别装蒜了，”德尔贝夫气呼呼地骂。“你当心，要是敢再来这一套！”他扭着那个小伙子的胳膊关节，把他拖到看台脚下。他把杜加斯特按来跪在国王的面前，命令道：“好好地向陛下承认，是谁唆使你做的骗局，只有这样，也许才可以免你一死。”

杜加斯特吓得浑身直抖。这算是他今天表演得最精彩的一场，超过了方才的一切。真诚总比虚伪好。

他的脖子伸得长长的，仿佛脑袋刚被宰下，又希望冒出一个脑袋来；他伸着长脖子扭来扭去，从国王扭向宰相，又从宰相扭向国王。宰相的脸颊袋凹下去了，国王的额上却凸出一股脉管。杜加斯特饱尝着敌人德尔贝夫的老拳，德尔贝夫掐着他的长脖子，越掐越紧。杜加斯特不等到敌人的手完全扣紧

以前，就挣出一句话："是宰相大人叫我作的。"等到敌人的手刚一放松，他又想收回他的话，不承认方才的自供。"不是宰相大人！完全是我自己装成中毒的样儿，因为我瞧见国王对莱朗先生笑，我就吃醋了。"

尽管这种说法也有道理，但是人们已经不相信了。国王沉下脸打量宰相，俨然是苏丹对待他的大臣，本来他们也装扮成了那种样儿。第一个发言的是那瓦拉。

"毕拉格先生，您把您的宝石赌输了。陛下，他曾经同我打赌，要把我公开处决。要是您没有看穿他的诡计，他倒真的会成功了。"

国王既不能把宰相关进巴士底监狱，也不能撤销他的职务，因为凯瑟琳太后庇护她的同乡人。于是国王只作出他能够作的、同时也是一般期望他那样作的事情。他从宰相的胸前撕下那颗最大的宝石。他迟疑不决地向周围看看，仿佛还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样做。其实他早就明白了。他向下面招手，年青的莱朗跨上台阶，跪下去接受国王恩赐的礼物。一道蓝光从他的身上发射出来。全部面纱都揭下来了，莱朗子爵露出青年战士的头，他带着正在开始的男性英姿出现，用脚踏着战败者的脖子。杜加斯特向他恳求，自己把头埋在地上；莱朗毫不迟疑地走开了。

波斯帐篷里的人，看到一切获得这样圆满的结果，才恢复自己手脚的活动。他们大声鼓掌，接着又跳起舞来。他们伴着悠扬的乐声，表现爱情和幸福给观众看，观众相信，这只是做的戏了。这个夜晚，波斯帐篷的绣花帷幕，很久都还在闪闪发光，幕后的烛光，经过中和以后，使里面的一切：无论苏丹、

男孩、老流氓等人也好，无论各种东西也好，包括发射蓝光的宝物在内，都比平常显得更悦目一些。

有两个参加的人缺席。亨利和德尔贝夫在宫廷偏僻的地方告别。

“今夜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德尔贝夫。”

“陛下，您在这儿耽搁许久了，大概还得耽搁。”

“我有的是时间。除了忍耐和时间，我什么也没有了。”

这是什么：憎恨吗？

一个人要是等待得太久，就会体验到他从前最坚强的感情发生变化：感情分裂，再也不是完整的了。亨利跟吉士的友谊，就是这种情形。亨利由于憎恨而去接近吉士。因为他想更多知道一些关于吉士的情形，这就需要恨。但是，如果一个人把敌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再碰到危险，他就会觉得敌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仅是这样：敌人还比普通漠不相干的人更富有吸引力。

他们在玩所谓“长球”，这是最重的球，而且总是那瓦拉和吉士两个人对玩。其他的人都作壁上观，他们的印象常常是难堪的；他们瞧见矮小得多的那瓦拉跳来跳去，吉士高视阔步地站在那儿，等候发来的球，活象是巨人歌利亚；但是这点还不算。有一次，球落在篱笆后面去了。“那瓦拉，你矮小些，”吉士大声说，“爬过去把球带回来吧！”可是亨利并没有爬，而是一步跳了过去，这纯粹是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使得观众大加

叹赏。他虽然是爬回来的，但是他意外地把长球发出去，使那个皮制的炮弹打中洛林人的胸口。吉士摇晃了两下，然而他大叫道："你应该打中我的头才对，这样我就摔下去了。可惜你够不上这样高，亲爱的小家伙。快去拿点酒来，给我们压惊吧！"

自然是另外一个人跑去了，但是这个事件发生后，亚利松和德尔贝夫就在当天把吉士叫到一边去。他们规劝他：那瓦拉国王固然只是一个俘虏，目前毫不重要；但是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普通的老百姓在内，都会在他的身上看出王族受到了侮辱。吉士答道："你们想些什么？这孩子一点儿也不见怪，他跟我简直是形影不离。他陪我到所有的教堂里去。不久他就会比我自己更信天主教了。"

他们把经过情形告诉亨利，他牢记着自己心里的事情。"这个骄傲的歌利亚，"他想，"猜不到我跟凯瑟琳太后约定了什么。他暗中跟教士和西班牙人一起干的笨拙勾当，以为别人只会从好的方面看。他认识我，不及我认识他清楚。我是他的朋友。可是没有比朋友更能为所欲为的人了。"

在下一次打球的时候，他发出的球果然打中在吉士的额头上。公爵的额上肿起一大块，他生气了。亨利假惺惺地表示很对不住。"我真的不想叫你长出角来①。只有公爵夫人才有这种权利叫你长角。"在场的人听见这样说，都呵呵大笑起来，他们相互发问，超出礼貌许可的范围以外，大声说出公爵夫人的情人的名字。这位年青的夫人，在很短的时间就彻底

① 长角即是戴绿头巾。

学会了法国宫廷的风俗。洛林人伏在地上凉他的额头，把一切都听见了。他大声呻吟，愤怒超过了痛苦，决定惩罚那个不贞的妇人。

后来他对那瓦拉说："实际上，你不过是要我当心罢了，别人是不敢这样对我说的。我看，我可以相信你。来，跟我一块儿去听布舍牧师做祈祷吧。"

当天他们骑马到那儿去，吉士公爵跟往常一样，带领一大批随从，那瓦拉只是一个人。他对巴黎仍然认识得不很清楚，枉自听人提到一些教堂的名字。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老百姓都异口同声地叫出这样的话："巴黎国王万岁！"老百姓举起右手向这位国王敬礼。妇女们也跟男子们一样，不过她们常常忘了敬礼，伸出双手向前推动，想挤到她们梦想的"褐发英雄"的身边去。这位英雄象普照的阳光一样，对好人和坏人都一视同仁。他踌躇满志，觉得自己的事业是十拿九稳的了。他们达到了目的地，等到兵士们放下武器以后，布舍牧师登上讲坛。

这是一个新型的演说家。他一开口就喷出了泡沫，粗糙的声音转变为妇女一般的锐叫。他劝人仇恨温和派。不光是讨厌新教徒，也不光是要消灭他们；布舍还希望有一个快刀砍头的夜晚，特别要叫那些主张忍耐的人受到教训，尽管他们也自命为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两种宗教当中，最坏的是主张让步的人，那些人准备和解，希望国内和平。布舍大声咆哮，断言国内不能有和平，也不容许有和平，因为和平是违反它的荣誉的。跟异教徒商谈耻辱的和平，签订强迫的条约，将使国土分裂。土地和血统在大声要求暴力、暴力、暴力，要求强有力地肃清一切与它们不相容的东西，肃清腐朽的文明，涣散的

自由。

群众拥挤到讲台下面去，拥挤到最偏僻的礼拜堂里去，大声叫喊，他们不能忍受文明，尤其不能忍受自由。人们为了挤到讲台下去，看看讲话的人，竟有踩死了人的。但是他们只看见一张咧开的大嘴，因为布舍的身材矮小，头刚刚冒出讲台的边缘，但是他的唾沫却溅得老远。他说话很象狗叫，至于话中带有人性的东西，也跟这种声音是不相称的。他的声音听来带着外国音，而且是勉强学来的。现在他好象发了癫痫症，人们在准备找看护了。布舍忽然把嘴巴闭着，仁慈地向周围含笑，他就这样获得了人心。他休息一下以后，又继续狂吠起来，张牙舞爪，好象要把群众当中思想不同的人抓出来，活活地吞下肚去。

信仰自由，绝对不行！但是也不许再有赋税，再有租金以及一切利息奴役了！不管老百姓也好，教士也好，将来都不许付出一点这样的钱。他们的同盟，就是以这点为根据。根据盟约，教士扣留应付给官家的租金，老百姓那一方面，就可以在普通人家和贵族府邸里抢劫，包括一切胡根诺教徒的家和温和派分子的家在内，而那些人是非杀死不可的。布舍鼓励他的听众，别姑息大人物，也别姑息那个最大的人物——他几乎毫不掩饰地暗示国王就是一个潜藏的新教徒、温和派和叛乱分子。他凭着自己的幻想，把鲁佛宫里的财宝说得天花乱坠，同时也渲染着那场渴望的大屠杀。他毫不转弯抹角，立即把群众从快乐的陶醉引到死的恐怖中。据说，他们正在受着迫害；据说，一切人民和人民性的东西都遇到了非常的危险，被人出卖给秘密权力了，而这种权力发誓要消灭他们。跟着

就是简短的祈祷，这显然是用来敷衍了事的。群众听见他的话，也跟着祈祷。在他们的头上，弥漫着一种气氛，他们轮流地把贪欲、恐惧、狂热和仇恨，都倾泻在这种气氛中。

亨利嗅着散发出来的气息。他的官能比他的判断力更多地告诉他，什么东西是龌龊的。不然的话，他也会伙着憎恨下去。打垮鲁佛宫，抢劫里面的财宝，杀死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卫士和仆役，一个不留：他也这样想过——那时他老是想到逃走，想到怎样带领外国的雇佣兵回来。后来，几年过去了，他差不多把这些都忘了。今天在教堂里，往事重新涌上心头。他再一次明白，一个被轻视的人，受侮辱的人，是要彻底报仇的。“我比所有的人都更应当报仇。他们杀死了我的母亲，然后杀死了大将，又杀死了我所有的朋友，一共是八十个贵族骑尉，并且还杀死了我的老师和我母后最后的专使。虎口余生的人，都蒙上了耻辱，我本人就在忍受俘虏的待遇，经常冒着生命的危险，天天受着恶毒的讥嘲。我知道这一切。报仇也是决定了的；我只是不断地拖延下去，作了更好的考虑。时间就这样消逝了，仇恨就这样消逝了。

“不，仇恨并没有消逝，它只是成为问题了。我跟他们一块儿生活，我们一块儿打球，我们玩着同样的女人。凯瑟琳太后向我提供了一项协定；她真的毒死了我的母亲吗？安汝在巴托罗牟之夜也差点杀死我，现在他做了国王，反而保护我了。吉士成了我的好朋友；真叫人难以相信，他曾经用脚踹了已死的大将的脸。可是这一切他们都作了，而且是千真万确的。问题只在于我认识他们，而他们不认识我。我不否认，我为了这些事情的缘故，反而喜欢他们——相当地喜欢。一个人对敌

人也可以象对爱人一样地欣赏。我需得当心，一定要使他们对我坦然不疑。”

他就这样为自己辩护，为他的犹豫和宽恕辩护，而跟布舍所鼓动的那些满足盲目冲动的老百姓采取距离。在布舍还没有把那篇可怕的简短祈祷念完以前，亨利早把这一切问题思索了一遍。生命短促，艺术长存。思想也在飞驰，但是正确的行动要在什么时候才算成熟呢？

布舍向他们解释，整个国家制度虽然罪恶重重，但是上帝给他们派来了一位领袖！他就站在那儿！所有的人都跪下去，特别是那些犯有温和嫌疑的人。吉士扬扬得意，目光越过众人的头，毅然地仰望着上帝——他披着银色铠甲，好象马上就要去夺取政权，武装兵士把剑戟挥动得呼呼地响。太后当然派有间谍在这儿，他们现在一定去向太后报告洛林人多么可怕。但是从亲密的交往中，就可以知道，吉士不过是个骄傲的莽汉和歌利亚，而且还戴上了绿头巾。必须先作他的朋友，然后再正确地估量他，甚至在他身上感到愉快。我憎恨他吗？不错。但是什么是憎恨呢？

祈祷完了以后，普通的老百姓被卫士们赶走了；只剩下有声望和有影响的人：巴黎城的陪审官，最有钱的市民，最孚人望的教士，包括大主教阁下。大主教担保说，上天的愤怒通过布舍的口说出来了。宫廷的风气，简直超出人们的想象以外，大主教绘声绘影地叙述一场无耻的公开晚会，这是国王在鲁佛宫里同他那些娈童组织的；但是信奉基督的妇女，被迫在那儿旁观。这个消息激起了悻悻的气愤声。不过在这片闹嚷声的掩护下，离亨利身边不远的最后一行，有人说道：“这位大主

教就跟他的妹妹睡觉。”亨利听见这样说，忍不住笑了，倒不是因为知道了个别的事实，而是鉴于整个活动的荒唐。

不久就引起了严重的转变，因为最重要的市民之一，审计院的院长揭露王国财政的情况。情况糟透了；不过因为没有人对于财政抱着不同的看法，所以他的谈话很容易引起气愤。人们首先对于某些方面大表不满，然而只限于事先已经知道的事情。新消息很难引起人们的激动，倒是把长久压制住的事情说出来，反而更有效些。国王每年在养狗、猴子和鹦鹉身上，要花掉十万泰勒；然而这跟花在那帮娈童们身上的巨大费用比起来，还算是便宜的。娈童们当中的一个，已经奉命领导财政了！讲话人把这种情形大声说了出来，而且还补充两句：“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就是不许说出真情实况。”因为他恰巧是在这儿大胆说出这样的话，所以会议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巨大的意义，仿佛目前完成了一种突变，而会议就处在这种变化的中心。

审计院长还举出好几百万浪费数字，他抱怨税率太高，税额分配不均，一切征税人员贪污受贿，而带头的是国王的宠儿封·O先生，简单地把他叫着O。另一方面，讲话人却不肯指出另外一些人的名字，而这些人也承包租税，压榨人民。在他们当中，就有吉士家族的成员，要是把他们提出来了，显然对于目前即将发生的事情是很不合适的。因为现在拖进来了巨大的麻袋，从麻袋里流出西班牙铸造的金币，而且源源不绝地流着。管理麻袋的人，按照吉士公爵的命令，把金币分配给陪审官、牧师、有影响的市民、官吏和战士。每个人接受金币以后，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名单上，带头的是洛林人，每个人还

喊出这样的口号："自由！"

这是"同盟"开始的情形。接着又从麻袋里倒出西班牙的枪支，这一来，同盟就宣告成立，要求把政权和武力交付给一个党派。后来这个党派的确也获得了充分的政权和武力，在恐怖和失败的年代里，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把国王赶到最后的角落，而把一切合乎人道的东西倒拖回了几个世纪。这是开始的情形，外国钱很快就藏起来，拿到钱的人来不及向铸型看，大街上就传进来了"万岁"和"自由"的呼声。

被欺骗的老百姓，高呼他们尊贵的领袖万岁。这位领袖也和他的市侩党徒一样，真以为自己可以当之无愧。什么叫作受骗呢？他们决不是象人们后来所作的那样。只有中下级以上的领导人物，才瞧得见西班牙的金币，而老百姓瞧见的不过是鼓舞他们的金黄胡须。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非常明白，他们既不想拯救什么宗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觉悟。他们只想到怎样没收别人的财产，把那些人从工作岗位上赶走，好使自己升官发财。他们要激动起来，做得煞有介事似的，他们要杀人。老百姓和体面人物的乌合之众，一旦组成了压迫信仰自由的同盟，所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他们把"自由"叫得震天响——外面受骗的人也好，屋里骗人的人也好，都无非证明这点：他们既然受人骗了，于是他们也只好骗人。

在屋内那些骗人的人当中，也有看风使舵的温和派，袋里装满了金钱，口里高喊着自由。甚而也不乏改教的胡根诺教徒；不错，正因为有那瓦拉在场，他们有了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亨利是被吉士带来安定人心的。他自己发觉了这点，同时也有人在指点他。就象方才在反对宫廷的气愤声的掩护下，居

然有人低声告诉他，大主教并不是什么好人——于是现在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高喊自由的呼声压住了老实人的自白。不过他们的声音仍然可以听得出来："这是西班牙制造的金币呀，教友们！西班牙的金币！"

亨利还来不及检查自己的感情，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特别是吉士，从另一方面显出他是把人诱入歧途和以人命为儿戏的人。决没有人相信，这个木偶般的人物，竟有这样狡猾和灵活。真应了俗话说的福至心灵了！还有一些人，一味奉承他，觉得跟这位大人物一起参加在一个同盟内，是十分光荣的。吉士给他们分配任务：军人要为本党强迫征兵，教士要去煽动普通的老百姓，市民要抗拒向国家交付一切租税。他颁给头衔和相应职位的权利给他们，只要等到那个职位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去。每个人都明白，这就是要把原来职位上的人干掉了才行。

不管将来闹出什么乱子，没有人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因为他们在这儿事先就发了誓，要盲目服从领袖。大功告成以后，吉士就站起来宣布散会。"那瓦拉，"他在临走的时候说，"你亲眼瞧见，我们是多么强大。"

"我十分幸福，"亨利回答。"巴黎国王万岁！"他伙着那些一直等在外面的老百姓一起叫喊。他没有走开以前，还碰了一下他的朋友洛林人，显然在摹仿市议员的口气，用重浊的声音说："这是西班牙制造的金币呀，教友们！西班牙的金币！"他说完后就走了。

他越走越快，守卫人只好跟在后面跑。他到了奥地利大街，越过王宫大桥，穿过宫门和鲁佛宫的院子——但是他什么

也不觉得。他既不注意经过的地方，也不注意什么人在看他，等到他已经在屋子里来回走了许久，才看出这是自己的寝室。这时他明白了：他在恨。"这就是恨！西班牙的铸币——驮在骡子的背上翻山越岭，而装满枪支的麻袋也源源不绝地运来。麻袋里的东西在巴黎倒出来，金钱流出来——老是流不完，但是口袋里装满了钱，心里充满了恨，手里拿着武器，口里说着恶毒的谎言。现在动手吧，你们都变成了吃人的野兽，没有人心，没有理性！挑起一个宗教来反对另一个宗教的战争！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事情。我直到今天，置身在罪恶的渊薮当中，还贸然不觉。西班牙的金钱越过比利牛斯山——我家乡的山，我可以在空中划出它的路线，这儿是下流的溪涧，那儿是我瓜拉日的家。他们要劫取我的家乡，西班牙的唐·菲利普，总是念念不忘地想夺取我在比利牛斯这一面的山地，但是我还要争取他那一面的山地哩。我所以争取它，因为它是我的山岭，这是我的国家，他的士兵不能瞎闯进来，他的麻袋也不许通过。"

他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些。这个二十三岁的人，很少一直思考下去，他的憎恨暂时被他家乡的风景限制住了。他憎恨那位世界统治者，是由于爱他小小的家乡贝亚恩——固然他也想到了法兰西在受苦。法兰西也跟他本身一样，同样受着煽动分子的折磨。"什么吉士和凯瑟琳！每个人都在抢先为世界统治者服务。这个统治者才是我憎恨的仇人。他俘虏了我，他在我的国内支付党派战争的费用，而这个国家是将来归我统治的。"

等到他后来真的统治的时候，他的认识和憎恨就无比地

扩大了。他不光是打算解放法国，也不光是打算当欧洲最伟大的国王。他还想给法国和欧洲带来永久的和平，推翻奥地利家族。他最后还企图把这个讨厌的家族，从整个世界的其他地区赶走，永远把它隔断在比利牛斯高山的后面。不过这是他上了年纪以后的大计划，这将使得那个家族解体。

这个受禁锢的青年人，仇恨唐·菲利普。他从矮柜里取出一张画像，画像上的人长着暗淡的黄色鬈发，毫无表情的脸，额头又高又窄。青年人向画像戳了一刀，然后抛开刀和画像，搓着自己的手。这是什么：憎恨吗？我们往往痛恨我们瞧不见的东西。他也永远不会瞧见西班牙的菲利普。

三 亨 利 的 一 幕

他对他的知心女友凯瑟琳太后说，洛林人有了奇怪的行动。亨利这时又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鉴于目前的处境，决定把话说得聪明一些，不要过分。他把洛林跟体面人物的阴谋说成是一幕滑稽剧。至于“褐发英雄”和市侩们的关系，他只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太后从话中可以听出，这是藐视，或者要是她高兴，也可以听出，这是一种警告。但是她都没有注意。于是他就完全靠近她的身边，出乎意外地说：“太后，您输了。”

她和气地一笑。“你别担心！归根到底，吉士还是在为我工作，因为菲利普是我的朋友。”

她曾经这样相信，不过她不明白，如果菲利普国王用西班牙的黄金，造成法兰西王国的分裂，使自己成为法国唯一的

统治者，那时菲利普必然要找一个摄政来代理他。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正在开始认识事情的人。但是凯瑟琳太后狡猾地回答他：

"你去找一个漂亮的女人玩吧，小雀儿。你和吉士两个人，都得在我的监视下好好地娱乐，我才放心你们。"

法国国王坐在那儿写字，头缩在皮上衣里；亨利正期待着有这样一个带着忧郁气氛的清静时间，好对国王谈出一些事情。最糟糕的事情，安汝已经知道了：今天他的宠儿之一，莫雄在决斗中死了，这是一个十分可爱的男孩，戳死他的是洛林家族的一个军官。这太不成话了，吉士不仅是在大街上煽动叛乱，甚而在国王的宫廷里也传播恐怖。"那瓦拉堂弟，咱们低估他了。"

"我承认是这样，"亨利说。"这一切不光是一个歌利亚和他那一流英雄们的粗暴行为。咱们不应当忘记恶毒的阴谋。"

"我，"国王决定道："打算光明磊落地答复他，自然也有明哲的考虑在内。我把我的御名签在同盟的名单上。"

他的确立刻实行了，而且是在盛大的排场下面，还有各级的证人参加。这是要老百姓和体面人物亲眼看见，国王不是因为有了同盟，才想起他保护宗教的诺言。他把他的名字签在最前头，还在洛林人之上，这样就表示着：他不惜用一切手段来压制胡根诺教义的传播。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认真那样想，别人也不相信这位软弱的国王可以作得到。他签字无非证实：游方僧人可以在全国进行反对他的煽动工作，同盟的名单，在每个村落里签满了人名，划上了十字，每个小伙子的心目中，只有着勇敢的吉士，每个姑娘的心目中，也只有着漂

亮的吉士，他们和她们梦想的英雄，只是吉士公爵，而不是那个忧郁的瓦卢瓦国王。国王有时垂头丧气，有时又放浪不羁，只晓得跟宫廷里的男孩们寻欢取乐。

亨利三世想忘掉他的处境，有时化装成外国的苏丹，有时又扮演作低级的忏悔者。可是作为法兰西的国王，他总是叹息他面临的真实情况。他曾经一度把妹夫那瓦拉当着亲信，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亨利四世。有天早晨，他派人去叫那瓦拉来；这是圣诞节前，地上堆着雪，鲁佛宫变得非常清静，仿佛跟这扰攘的尘寰远远隔离了。国王请求道："亨利，告诉我，你对我是怎样想的？"

"陛下，您是我的主人和国王。"

"这个你用不着说，要是你好好地回想一下呢？"

"我要是处在您的地位，就不会要求别人说出真话。您只有一次当家作主，这就是巴托罗牟之夜。今天的吉士，比当时的大将强大多了。您是一个国王，如果您再让他强大下去，将来一定后悔莫及。"

"这有点不同。"国王郁郁不乐地自言自语。"我等待着暴力。"

"您就先发制人吧！"

"我方才告诉你，我在等待暴力，"国王小声说，同时内心在战栗，他甚而用手掩着嘴。"我得到消息，吉士打算把我绑架走。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我成了他的俘虏。他成了我的王国的主人——而且拿着皮鞭走近我的身旁。"

"他除了比我高一个头而外，"亨利·那瓦拉说，"还有什么？一个长子比我强的地方，无非是可以摘取挂在天花板上

的香肠，此外就没有什么了。”他在心里又这样想：“他偏偏想我杀死他那个废物弟弟。就因为他的弟弟不及我高大吗？这一切是没有人懂得的。”

这时门口传来兵器交鸣的响声，门给掀开了，吉士公爵的一位军官走来说，公爵就要到了。军官并没有请求国王接见他的主人，而是公爵命令他传话。这还不算，公爵是在让法国国王等候他，国王就利用这个时间把堂弟那瓦拉藏在幕后。“你得听听，究竟他胆敢对我这个国王说些什么。要是他居然冒犯我——”

“他也可能用刀向幕后刺。我最好还是事先站出来，从旁说上一句半句。”

这时第三个亨利来到了，他是洛林家族的吉士。门口高喊敬礼，排场十分煊赫。国王亨利三世坐在写字台前，仍然把头缩在皮上衣里。亨利·那瓦拉从幕后向外偷觑。

公爵头上戴着帽子，连屈膝的姿态也不表示一下。他说：“天气适宜于打猎，我来接您去，陛下。”

国王大声咳嗽，这是给堂弟的信号，意思是说：你听见了吧，这就是绑架！他回答道：“当然，好朋友，不过我看出来，您没有法院①，也用不着向法院颁布命令，因为法院拒绝把您任意赐恩的证明填入登记册内。”

公爵用刺耳的声音说：“您的法院作得对。因为您的批准，无非是使您的侍臣发财，使老百姓遭殃。”

---

① 原文“巴列门”（parlement），是法国封建时代的最高法院和司法行政机构，一译“大理院”，主要成员为市民上层人物，至一七九〇年资产阶级革命才被废止。本书中简译为“法院”或“最高法院”，下同。

“同样的话，在我哥哥查理的时代已经有人说过了。难道老百姓除了遭殃而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国王试探着说，公爵的态度果然不出他所料。吉士仿佛是以真正护民官的身份出现，他把一连串的数字和夸大的话句搅在一起。等他把话说完以后，国王才从皮上衣里伸出头，轻轻鼓动他的厚嘴唇，阴沉地说：

“你瞧，吉士，正是为了这个问题，我才单独接见你，不让第三者在旁，免得你不能够畅所欲言。”

“难道我还怕谁吗？”公爵问。趾高气扬地站在那儿，他把那只给他端过来的椅子掀在一边。“咱们两人当中，谁在真正领导同盟？”他问。

“是你，”国王热烈地承认。公爵觉得话中有点他所鄙视的东西。他接口说道：“您虽然是国王，但是您不是绅士；因此，您也不能长久当国王。我——”他停顿一下，又第二次大声说“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心里的话忍住：自己要当国王。

国王不但没有申斥他，反而鼓励这个无礼的家伙说话。藏在幕后的堂弟，几乎忍不住了：王室的血统，竟受到这样无礼的欺侮。他自己虽然是旁支，但也是王室血统。他拉动帷幕的缝口，想引起吉士注意，可是吉士一心一意地在侮辱国王。“您是您的宠儿的国王，”他无情地宣布。“但是这些人也会随着金钱的减少而减少，末了，只剩下您自己一个人，躲在您王国最后的一个角落里，没有宠儿，没有钱，甚而连血也没有了。”

这使得国王害怕起来。皮上衣裹着他的头，幕后的堂弟，以为他会滑到写字台下去。他没有滑下去，只是有气没力地

说："再说下去！"

甚而象吉士这样没有情感的人，也觉得把话说得过火了。他打断国王的话，掉转身去，坐在他方才推开的椅子上。"再说下去！"他自言自语地重说一遍，耸耸肩头。幕后的声音，已经听得分明了，因为公爵坐的椅子就离幕边不远。幕后那个证人的眼泪涌上来了：一个恬不知耻的人，空有一身的血肉，身后跟着一群市侩，何功何德，竟敢象一个大英雄那样对待国王，而且还威胁国王，说国王也会象他的哥哥一样，从毛孔中流出最后一滴血。这成了什么世界！亨利·那瓦拉拉开幕缝走出来，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剑。"我可以用剑从你的背后刺进去，你是罪有应得的。"

"哎呀！"吉士大叫。"这是一个圈套。不然的话，为什么老是叫我'再说下去'，瓦卢瓦的确不爱听人歌颂他的光荣。我竟贸然来到这儿，"这位高大的漂亮男子说，同时他暗中向门边退去，"我来到这儿，是以国王的忠实仆人的身份，是用我的忠言来挽救他和他的王国。我没有把我的剑带来，我也不屑于拔出我的匕首。"

大约他连匕首也忘了带，因为他只用手做出打架的姿式。眼见就要叫他的武装兵士拥到屋子里来。亨利·那瓦拉阻止他到门边去。

"亨利·吉士！"他宣布道，"咱们来做戏吧！杀死恺撒：你还记得，这是怎么玩的么？你跟我，咱们两人装作叛乱分子。"

"别开玩笑了，"吉士说。但是实际上，他正高兴自己能够借此脱身。他不是做戏，而是认真地说了不少，也做了不少，这一定可以引起叛乱。国王的脸，突然变得非常可怕，这点是

可以肯定的；他一跃而起，伸直身体，好象是裁判曲直的国君。“那就是恺撒！”亨利·那瓦拉大声叫，完全用心在戏上。“捉住他，”吉士还想冲过去——但是他跌下去，他的同盟者一脚把他绊倒了。亨利·那瓦拉迅速地骑在他的脖子上，使劲按着他，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激动地问：“陛下，我怎么处置这个侮辱国王的人？”

“砍下他的头！”恺撒狂暴地要求道。也许他真的是这样想，不过也可能是他回忆起那瓦拉中学时候的情形，那时在没有阳光的寺院的院子里，三个男孩，也就是三个亨利，扮演着同样的戏。

“得令，头已经砍下来了，”那瓦拉堂弟说，他让牺牲品站起来，拭去剑上想象中的血，然后插剑入鞘。

接着是休息；在沉默和陆续增长的局促状态中，三个亨利不得不从寺院院子里的游戏回到现实中来。现在他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敌意成了无法挽回的事实。他们不是在演古典悲剧，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行动。他们犹豫不决：末了，我们还是照旧演着假想的悲剧吗？重复我们从前幻想当中虚构的情形，未免使得生活大成问题。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印象——可是不久他们就尽可能不再去理会它了。亨利·瓦卢瓦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坐下去。亨利·吉士补行开头忘了的屈膝礼。只有亨利·那瓦拉在神情上有所保留，又似怀疑，又似惋惜。这点逃不过那两个亨利的眼睛，他们彼此用目光取得和解，也不管他难不难堪，暗中觉得好笑。这点也象从前在寺院学校里的情形一样。

现在情形不同的是：当天下午打球，亨利·那瓦拉故意让

他的好朋友亨利·吉士赢了几个球，自己装作打输了。但是同时他手下有一个十分年青的贵族，跟吉士公爵的一个贵族决斗，把对方杀死了。这个小伙子名叫洛尼，后来称作苏利，才十六岁，他的父亲把他交托给了那瓦拉国王，他侥幸逃过巴托罗牟之夜，是因为他的校长把他藏起来了。今天公爵总算是赢了球。

下一次国王再见着堂弟的时候，就说：

"我对你比对势力强大的洛林人还得当心。你会继承我的王位。你是一个具有王室血统的亲王，而且非常乖巧。单是乖巧倒还没有什么。可是我怀疑，你还不只是乖巧哩。"

一个市民的奇遇

国王怀疑他的朋友，只好听他母后凯瑟琳的忠告，太后叫他赶快设法，制止外边关于国王生活习惯的恶毒流言。有天大清早，巴黎一家麻制品商惠特必士的小店门口，门铃给人拉得叮叮当当地直响。铃声一直传到夫妇俩的睡房里来，睡房紧靠着院子。最初他们不敢从床上爬起来，只是彼此抱得紧紧的，担心有什么大祸临头。因为铃声实在响得厉害，没有办法，只好起来看看。丈夫披上外衣，妇人就把祈祷书拿来。"别怕他们，惠特必士，别承认你往常关于同盟所说的一切话。你只说，你喝酒醉了，而且昨天才忏悔过。"

她悄悄地跟在他的后面，从柜台下面向外偷觑，他慢条斯理地拿开木杠，拔出门闩，卸下铁链，门铃叮叮当当地响个不

停，声音透过厚厚的橡木板。麻制品商人大声祈祷。门一下子打开了，门口出现的是他的妻舅阿尚博，妻舅在鲁佛王宫的守卫队里服务。他把火铳向地上一拄，威风凛凛地叫道："惠特必士先生，您跟我一块儿来吧！"这时他看见他的姊姊从柜台下站起来，立刻又把语气缓和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我们带你去干什么，姊丈，但是我们是四个人。你就乖乖地跟着来吧！"

其他三个人也来了，可惠特必士不做祈祷了，大声呵斥这些士兵。他用同盟来吓唬他们，声明自己是在同盟里有职务和工作的人。同盟里面的人，跟国王当守卫的人可不同。国王只懂得跟男孩子一块儿胡闹，教堂里面已经在公开反对这种行为了。"你说得挺不错，老朋友惠特必士，"士兵们说，"但是你还是乖乖地跟着我们去的好；这样也许我们才不把你送上绞架。"

妇人插嘴说："有些人跟着你们去了以后，就再也瞧不见影儿了。我把你扣留在这儿作抵押，弟弟，要是我的老头子有了什么三长两短，我就叫你好看。"

于是火铳兵阿尚博作为人质，留在店里，麻制品商惠特必士，就由那三个武装士兵带到鲁佛宫去了。城门、大桥和拱门，都是这个市民见惯了的，因为他常常得从这条路到鲁佛宫的后院里去，以便向那儿贪得无厌的财政局缴纳税款。但是除开这儿以外，他就茫然了，容易大惊小怪，每个住在里面的人，都可以向他夸说一些新奇的事物。他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已经不象平常那样不惹人注目了。他心里想，别管它，大不了也不过象他往常赖着不肯走，别人就用典狱官来吓唬他；

在这种情形下，他申明自己是品德优良的市民，他的妻舅就来跟他作证。他今天到处听见有人在叫“惠特必士”：最初是在城门守卫那里，后来是财政局，最后是厨房一带。凡是他跟那两位伴随他的武装士兵经过的地方，门都打开了；“惠特必士，”人们总是这样互相耳语，每一提到这个名字，就露出一种特殊的表情。他总想不起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瞧见过这种表情，后来他心里有一种吃惊的声音，在悄悄告诉他：惠特必士，每逢你碰见灵柩经过而脱帽致哀的当儿，你自己的表情就完全是这个样儿。

在宫门口的台阶脚下，卫兵把他交给两个瑞士人，两人一前一后地夹着他走。他们经过拱形屋顶下的时候，景色还相当朦胧，一来是天气还早，二来是这边向西。沿路下了台阶，又上台阶，转弯抹角，麻制品商仿佛觉得老是走不到尽头，他的膝盖直打哆嗦。“朋友们，你们究竟带我到哪儿去？”他问前面走的那个瑞士人，但是这跟他向墙壁问话差不多。外国雇佣兵的大脑袋，一点儿也没有转动，只是迈开大步，一直向前走去，伸直手臂，毛茸茸的手握着戟杆。惠特必士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走，以为自己最后一定是走到瞧不见月亮和星星的地方。忽然，他昏花的老眼，瞧见前面光芒四射——有金、有银、有红宝石和大理石，又有织锦、花缎、象牙和雪花石膏。这儿是朝南，阳光射进一间敞开的大厅里来，把一切这些珍品的名称，从他的记忆中唤醒了。那一边，所有的窗户都浴在初升的阳光中。这时，一个市民才相信自己千真万确地跑进王宫里来了。后来他还发誓说，经过大厅时，有一群贵族男女做出瞧不起人的样儿。其实他没有多加考虑，在

朝阳的照射下，画像和织像上的人物，确实是显得栩栩欲活的。他离开大厅老远以后，才分辨出绅士们说话的声音；不错，他还听见竖琴的声音——心里却老大不以为然：大清早起，这儿就干着这种不赚钱的玩意儿。

他心里有了准备，又第三次被交给不同的伴随人。不过这回不是兵士，而是漂亮的年青贵族。他也分不清楚是侍臣或侍从，总觉得他们的脸上搽了粉，光滑的头发样式梳得跟妇女们一样，他们一定也习惯于妇女们那样亲脸和接吻吧。市民的脑子里有点糊涂了，那两位高贵的小伙子，笑吟吟地望着他，细长的脖子微微地俯在他——惠特必士的面前，而不是俯在别人的面前。他显然有点不配接受他们的垂青。瞧那小小的绉领，薄得跟蝉翼一样，而且完全织上了金线。惠特必士想，咱们是不配戴这种领的。他们好象把他当作自己人，让他夹在他们当中，一起跨进一间屋子，同时用带着鼻音的话告诉他，这儿叫什么名字。可是这间屋子是这样的金碧辉煌，使他的视觉和听觉同时失效了。他只是目瞪口呆地望着那两个美丽的男孩，他们确实在感谢他到来，和气地对他鼓励。“惠特必士先生，”他们带着鼻音说：“现在我们再陪您穿过两道门。在第三道门前，我们就留下了，请您单独进去，不许再有人跟在您的后面了。”

这儿又叫人吃惊了。究竟还要出现多少新花样！这两个宫廷里的年青人，已经跟他厮混熟了，他们甚而对于市民的某些成见加以非难。例如关于贵族的身份和习惯问题。

他在感情上已经对鲁佛宫取得谅解，认为教士们的攻击，未免过火了一些。宫廷有它好的地方，国王是近人情的。我，

惠特必士，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妥的地方。通过下面两间屋子的时候，他已经觉得有把握多了。惠特必士瞧见一张裸体画，不禁用肘从旁边去碰他的一位新朋友。这时他们已经停在第三道门前面了。“先生，”他们向他告别道，“请您跨进去，睁开您的眼睛吧。”

“只要您高兴，就好好地瞧吧，而且记着一切，”再一次提起他的注意，每个男孩关上一扇门。惠特必士伸了一只脚进去，门在他背后合上了。屋里有点朦胧，日光被窗上的帘幕遮着了，同时却闪灼着一点夜光。他慢慢地才分辨出屋子的轮廓，特别看清楚了一张床。床帐拉开了，是谁睡在那儿？他还朝前走了一步，根据别人对他的期待和鼓励，就睁开自己的眼睛瞧吧。忽然他的眼珠似乎要从眼眶里冒出来了。浑身汗毛倒竖，一个劲儿地直打冷战，挺不住，跪下去了。

原来睡在床上的不是别人，正是国王陛下自己！这点可以从嘴唇上看出来；但是国王也在闪动他那忧郁的眼睛，脸却没有转过来。他用一只眼睛盯着向他致敬的人，这光景完全和他从御辇里面向外瞧人一样。这儿可不是御辇呀，惠特必士，醒来！这儿是御榻。你的国王用眼睛向你表示，叫你注意，是谁睡在他的旁边。这是王后呀。你拧一下自己的腿吧，没有错儿，千真万确是王后，瞧她那银白色的头发和尖尖的鼻子。你受到抬举，成了特殊又特殊的人了。王后陛下在枕上掉过头来，再让你瞧见她那半边脸，她跟国王陛下一块儿，双宿双飞，正象无人不知的惠特必士大嫂，跟她的好丈夫睡在柜台后面的寝室里一样。事情就是这样简单明白，尽管看去却希罕得成了奇迹。千万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碰到这样的机会。

只有你碰到了。

他虔诚地把手合在胸前，低下头，以免对于自己享受到的这份光荣发生怀疑。有人拍拍他的肩头，他在专诚致敬当中，没有注意到门打开了。他膝行着向后退出屋子。两个青年人，都伸了一只手给他，搀他起来。他们懂得他的神经受到震动，告诉他，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点定神的点心。桌子摆在游廊和楼梯间的大厅里，这就是说，在一个众人注目的地方。他一人独享一席，内务总管举起手杖，厨子走来，每人手里托着一个八磅重左右的银盘，盘里盛着四样鱼、肉和点心。葡萄酒从红宝石的金嘴瓶里倒在他的杯中，另外还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坐在旁边陪着他。他分明知道，只是不好离开丰盛的肴馔抬起头来。"惠特必士，"旁观的人向他招呼，他们是从游廊那一头，或者是从楼梯上走来，跟桌子保持一定虔敬的距离，伸着头，招呼惠特必士，踮起脚尖，从他面前走过。

"惠特必士先生，您是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这是奉承他的姑娘的声音。"我想请您答应我一桩事情，惠特必士先生。等您到了外面，向人讲您今天在鲁佛宫里所碰到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也请您别忘了我。我就是露西兰女士。"

麻制品商听见这个神话般的大名，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这对他实在是出乎意外了。他早已经受宠若惊，不但不感到骄傲，反而感到悲哀。惠特必士用沉重的目光，射了观众一眼，他们悄悄地走开了，有几个人还对他鞠了躬。他真想象不到，他们是在做戏。他也决不相信，法国国王叫人端给他吃的鱼，是昨天剩下的，面包更加不新鲜。葡萄酒是从酒店里买来的，远不及他在家里喝的酒好，至少这点他没有完全忽略过

去。他也不管那些，一口气灌了几杯下肚，就觉得酒味更坏。只有露西兰女士还坐在那儿——其实这也不是真实的姓名。凯瑟琳太后从她的“轻便部队”里，派了一个可怜的宫娥来到这儿，叫她对这个来自群众当中的汉子进行工作。首先，使他吃惊的，是这个鼎鼎大名。几杯酸酒下肚以后，他居然鼓起勇气，对那个半裸体的女人狡猾地睒睒眼睛，打算伸手去捉她。他莫明其妙，为什么他的椅子这时会翻倒了。

他是一个又矮又胖的人，脸孔红红的，头发也开始斑白了。穿衣镜照着他，他瞧见自己怎样从桌子底下爬出来。女士不见了，他没有觉得奇怪。这时他确实感觉到自己完全上了人家的当。他决定回到他的街上去，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应当让同盟和它的领袖，从他的冒险上得到好处！固然，他还不知道怎样从这儿走出去。所有的人，都丢下他不管了，比如那些旁观的人、女士、厨子、严肃的总管——甚而连那两个漂亮的侍童也不见了，他们可是他的朋友呀。他不得不一个人寻找出路，通过没有人影的地方，来到一个挤满了士兵的拱形屋顶下，被人一把抓着衣领。再没有人叫惠特必士先生了，他们对他毫不客气，把他拖到鲁佛宫的后院，又把他拖上大桥。现在守卫那儿的也没有人认识他了；他们粗暴地盘问他，把衣袋给他翻转来，踢了他一脚，才让他离开鲁佛宫的宫门。

他十分留神，决定不向士兵们承认，自己实际上在那儿瞧见了些什么。再说，连他自己已经在怀疑了。他在城里越走得久，就越觉得自己今天的遭遇难以置信，简直是大可怀疑。这实在和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他的健全的理性告诉他，这一定有恶魔从中玩弄手段。他想马上忏悔。不过他住家的那条

街已经到了，左邻右舍都从屋子里跑出来，他赶忙逃进自己的屋子里去，躺在床上。惠特必士太太给他烫热酒来。

一直过了两个钟头以后，他才把经过讲给太太听，多亏他自己沉着气。晚上，满街的人都知道了，第二天，全巴黎都传遍了。于是本城其他市区的人也跑来，想听听惠特必士亲口讲述，国王怎样和王后睡在一起。这件事情对于王权是非常有利的，而对于同盟却带来了不好的影响，所以布舍牧师在传道当中，攻击惠特必士，说他受了贿，又说他做了撒但的工具。可是这位小麻制品商，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日子久了，他就感到骄傲，也觉得比事情发生的那天更有把握了。"惠特必士，说明白一些，究竟你瞧见了什么？"

"国王睡在他黄金的御榻上，头上戴着黄金的王冠，身旁躺着王后陛下，美丽得和朝霞一般。这是实话，我临死也还是这样说。"

他这样说了十三个年头。后来瓦卢瓦王朝已经完结，国王被人暗杀了，而他的继承人亨利四世，不得不在会战当中战胜他的法兰西人，否则，他们就会陷落在哈普斯堡皇室的手里。当时同盟为了使它的游行行列壮观，叫妇女们裸体在街上跳舞。她们放浪得可怕，残忍得可笑。这个小小的麻制品商，由于讲述奇怪的遭遇而全市闻名。他倒不是第一个遭殃的人，但是野蛮的妇女攻击他是神圣教堂的敌人："这就是惠特必士，他瞧见了瓦卢瓦跟他的娼妓睡在一起。"

惠特必士被许多光脚板活活地踹死了。

娱　乐

那瓦拉王后有自己的宫室，包括好些小房间；晚上，她把她的女友、诗人、音乐家、人文主义者和情人们召集拢来。玛果在这儿是天人，用不着象在她哥哥法国国王的庆祝会上，悄悄地从幕后偷觑了。有天晚上，她亲爱的丈夫亨利，发现她在弹竖琴，同时有位诗人正在朗诵悦耳的诗歌向她致敬。但是在诗歌的团体里，她名叫雷伊丝，这本来是古希腊一位以美貌和才学颠倒众生的艺妓。玛果——雷伊丝坐在一只高椅上，已达到了她平常所追求的尽美尽善的境界。左右两边，面向着她坐的是马因夫人和吉士夫人。坐在这位天人脚下，同时傍着那两位文艺女神的，还有一些次要人物，然而他们也是这幅图画上所万不可少的。左右是两根大柱头，柱头周围缠绕着玫瑰花，当中是一张色彩鲜明的大地毯，毯上织有热情洋溢的春之神。整个气氛显得十分明朗而又恬静；站在前面半圆中的诗人，引吭高歌，他不时转向旁边，向前伸出一只手，好象是走在悬崖绝壁的小径上。

亨利瞧见那瓦拉王后的宫室，就想到鲁佛宫里并不是完全太平无事。“我一想到布舍祈祷的教堂就够了！我要不要在这儿学学他的榜样，当众试试我的口才？我要不要作？”不，他虽然占了诗人的位置，但是他忽然灵机一动，用拉丁语唱出了下面的祈祷词：“请你在这个时候帮助我吧，”这是他母亲诞生他的时候所作的祈祷。声音十分宏亮，因为这是对圣

母的祈祷，但是同时也可以把它应用在那瓦拉王后身上。这么一来，亲爱的夫主给她的敬爱，超过玛甘莉特公主在宫廷上所接受到的一切了。因此，她非常感激他；她在他的朗诵当中拨动竖琴，弹出最动人的节奏，最后她把纤手伸给他，让他吻它。他吻了她的手以后，就当着崇拜她的人向她保证：他现在要一心一意地使她满意，为她服务。她也懂得他的心意，又把手伸给他，这一回是让他把她从座位上搀下来，走出屋子去。

等到没有人听见的时候，他就哈哈地笑了，说道："您去瞧瞧您的母后吧。我真不知道，您回来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儿。"

"您是什么意思？"玛果回答，觉得伤了面子。"现在再也没有人象查理国王时代那样无礼对待我了。"

"我并不希望有那样的情形，不过您的王兄也跟您的母后一样，在生您的气哩。"

"究竟出了什么事，我的上帝！"

"我不愿灼伤我的嘴。我只告诉您一点，连我自己也丝毫不相信那些人责备您的话。这不过是他们想出来离间咱们夫妇罢了。"

他指引他的王后去见凯瑟琳太后。他刚刚一个人留下来，又有另一位女士向他走来，这是吉士公爵夫人，夫人的处境也很尴尬。这种情形，她早就流露出来了；当她坐在高椅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瞧见她心神不定地把脖子扭来扭去。一个人经过一种难忘的巨大恐怖，就是这个样儿。"陛下，"公爵夫人说，同时绝望地伸出两手，"我是一个非常不幸、无辜受害

的女人，值得受您一点儿安慰。”

他本想插嘴说：所有其他的人都安慰了您，我又未尝不可以呢？但是他来不及了。“您是公爵最好的朋友，请您看在上帝的份上，证明我清白无辜，别让他再欺负我了！”她一口气把话说出来后，就停住了；亨利接口说道：“我可以证明您清白无辜，夫人，因为您可惜还没有使我瞧见过相反的情形。”

“您知道，那个疯子怎样侮辱我吗？今天早上，我觉得自己不十分舒服，可是他听了一些闲言杂语，就大发脾气，又不肯把话说出来。我也知道，男人们的脑袋里，除了想着争风吃醋而外，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忽然他异想天开，硬要我喝下一碗肉汤！他的语气多么难听，使我非常怀疑。我根本不想喝什么肉汤！但是，尽管我再三声明，他还是逼我：‘夫人，对不住，肉汤您得喝下去，’并且立刻打发人到厨房去拿。”

“他要毒死您吗？”亨利惶恐地小声问，因为良心不安，想起自己把公爵叫作忘八，或许自己是第一个这样称呼他的人吧？从此以后，吉士到处收罗证据，而结果就那样残酷地对待一个可怜的女人。

“希望您把肉汤泼在他的脸上。”

“我没有那样作。我请求他给我半点钟的时间，再让我把那碗汤喝下去，我好准备后事。”

亨利瞧见这个可怜的牺牲品还在不停地淌眼泪。

“后来肉汤端来了。这时公爵出去了。我把汤喝下去。”

甚而就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太太也服从了他的意旨，只希望她最后的祈祷，可以免除她肉体上所犯的错误。

“可是叫人怎么说呢！”她忽然十分气愤地大声说。“这是一碗完全普通的肉汤。”

她的愤怒也激动了他。这位歌利亚和木偶人！他竟敢这样吓唬妇女。他就用这种方法来报复她对他所犯的嫌疑。“夫人，”亨利用真正信服的语气说：“我瞧得很清楚，您是无辜受迫害的。您值得我给您安慰，我要在您身上把您所受一切男子的委屈，包括我的在内，统统给与补偿。”

他握着她的指尖，他的手和她的手互相牵联着。他们朝前移动脚步，脸上带着幸福而有礼貌的表情，面对面地踏着优美的步伐，走到他们消遣的地方去。

他和玛果再见面的时候，她当着证人的面，跟她的母后和王兄发生过了一场激烈的争执；这已经不是关于她的品行问题所引起的第一次争执了。她的感情还没有恢复正常。“我说得不错吧？”他怜惜地问。她的大眼睛里噙着泪珠，同时尽量忍着，不让它流出来玷污了眼眶周围的黑墨。因此，她不能够马上倾泻心里的苦恼。她亲爱的丈夫拥抱着她，向她保证：事情也许还是象平常一样，另有缘因，他将要保护她，因为他是相信她的。他又说，就在今天晚上，等到国王睡觉以后，会有两个朋友去告诉他：他是多么委屈了妹妹。

“他也许会相信，不过他们什么也瞒不过我的母亲，”玛果把话说得太快了，微微吃了一惊。她定睛看她的丈夫，究竟他知道多少实情。实际上，她确实不顾礼貌，犯了很大的错误，她竟去探访了一位充任现职的情人的病！因为亨利似乎毫不知情，于是她又照旧扮演着无辜受屈的角色。“他们当众对我造谣污蔑！我实在忍无可忍了。现在只差我亲爱的丈夫再对

我怀疑和生气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那样想，因为我认识您最清楚，”他含着微笑说，笑容的意味是深长的，然而是善意的，并且还含有热恋的成份在内。这一切打动了可怜的女人的心。她不能再期望有比这更好的朋友了。“由于您的态度端正，”她说，“这回总算平平安安地过去了。不过现在咱们也受到了教训。您要当心：国王还会想出别的花样来破坏咱们的友谊。”

“这是他办不到的，”他向她保证。“咱们马上就作好准备。”他们还在一块儿待了相当长的时间。早上，他离开她以后，就有女士来看玛果，向她报告：她亲爱的丈夫就在昨天跟吉士公爵夫人一起，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情。有一刹那，她吃了一惊，接着她就回答道：“我亲爱的丈夫不忍心瞧见一个女人遭到不幸。”

关于这方面，她思索了很久。玛果虽然有很好的学问，但是她在生活上是欠考虑的。她为了留点纪念起见，绘下两幅比较性格的画像：一个是吉士公爵，取名克力翁，注明他为了报复的缘故，使公爵夫人端着肉汤，有好几个钟头怀着死的恐惧；另一个是那瓦拉国王，取名阿基利，注明性情宽和，然而也是不可靠的。“但是他的感情出于至诚，”她写道。“阿基利绝不会忘记伟大而美丽的热情，这种热情把他跟雷伊丝连结起来。雷伊丝和阿基利都不会背叛这种热情，只是通过共同的善良意识来使它发生变化，使常常与憎恨相似的热情，变成了几乎与恋爱相等的友谊。”

玛果放下笔，对着面前的东西，感到十分高兴。有许多事情，她都不好明白写上去，幸好漏了下列一些事情：这就是闯

入她和她亲爱丈夫中间的死人，从前总是撇不开他们；后来她把他向她可怕母亲告发了，使他成了俘虏；后来她又下了决心，给他戴上绿头巾。憎恨、欺骗、后悔和怜悯，都一一地经过了，直到最后，阿基利和雷伊丝成了最好的朋友，而且始终如一，玛果这样想。不过生活是漫长的。

有些事情，夫妇俩相互间是不避讳的，不错，甚而遇着什么危险，他们还相互提醒，固然有一定的保留。有一次，玛果说道："陛下，您跟我弟弟亚利松的往来太密切了。您别再跟他一起暗中搞鬼，而且您也常常瞧见，结果是怎样。他始终是王位的继承人，您虽然得到当王国摄政的诺言，但是整个宫廷的人，都把这事当作笑柄。"

"王后，被人笑话，也并不是常常吃亏的事情。"

"要是您暗中策划什么，就会吃亏。难道您还想当法国国王吗？您找不到一个人为您服务，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穿了您在这儿的地位。您最好还是给我的弟弟亚利松服务，我很爱他，他一定会登上王位。我是为您好，才这样劝您。"

"王后，"他郑重地说。"您要明白，我也是您的朋友。我常常待在您弟弟亚利松那儿，因为我知道，他的生命有危险。"他的目光富有含意，让她大致体会出：他本人受了委托，国王利用他去解决他的弟弟。玛果立刻下了决心："我要自己保护我的弟弟佛朗兹，他的朋友，勇敢的布西将会得到我的欢心。"因为她既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于是就把话题转到她的好友苏佛身上去了。

"苏佛对于您是一种舒适的消遣，"玛果回答。"我劝您，只能把她当着一种消遣品，这是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我亲爱的

陛下和丈夫。您千万别把您真正的想法告诉她，就是在亲密的枕头上，您也得时时提防着，苏佛会把所有的事情，一字不漏地向我的母后报告。”

“我不相信，”亨利回答，其实他已经知道了。

“还会有更多的事情使您不相信呢。除了吉士而外，苏佛不爱任何人，她对吉士是忠心耿耿的。”玛果渐渐在生气了。“您还要别的证明吗？自从吉士脸上受伤以后，她就哭得泪人儿似的。我决不放过这个妖精！”她气冲冲地大声说。“我不妨坦白承认，是我自己采取了那样的措施。这个夏天，吉士不得不去参战，没有机会毒死他的太太，也没有机会跟苏佛一块儿睡觉了。现在他半边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剑伤，已经不再是漂亮的吉士了。他只被人叫作伤疤吉士。”

“伤疤吉士，”她亲爱的丈夫重说一遍，两人都好笑起来。玛果忽然又恢复了方才的愤怒。“苏佛自己也得小心，以免碰见什么不幸的事情。她竟敢想把陛下——您打我这儿夺去。我听说，她还想跟您结婚咧！这个妇人整天都把您留在身边，而且竟敢命令您，在我起床以后，就去伺候她，她一心希望我失掉您。您对我比对她更怀疑吗？陛下，有了怀疑，憎恨就开始了！”玛果大声说——完全忘记了雷伊丝和阿基利之间的可靠的友谊。

亨利想拥抱她，她一再抗拒，他暗中对于她激动的感情觉得好玩儿，却料不到自己不久也会感到嫉妒，因为玛果爱上了勇敢的布西。娱乐是不常的。它是圈套，也是深渊。一个人可以躲在里面，不惹人注目，但是也可以迷失在里面，而耽误了最重要的事情。他，已故的珍妮王后的儿子，被杀害的大将

的报仇雪恨人，特别在夏绿蒂·苏佛身旁，就是这种情形。宫廷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妇女，也在执行着同样的任务，不过苏佛比较可爱一些。

苏佛是以自己的娇美姿态来迎接生活的笑靥。她是个性情平和的人，不象那瓦拉王后那种雷霆风火般的性格。吉士公爵夫人为人软弱，苏佛却不软弱，她十分明白，自己在一切问题上，要做到什么程度。亨利和她要好——他和玛果、吉士夫人、夏绿蒂·苏佛以及其他他所爱和加惠的人都要好。他要好的人很多，这在宫廷里是司空见惯的，然而放情纵欲的结果，必然发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年青人长此下去，是不是永保无恙？他感到最安静的，还是在夏绿蒂那儿，因此，他也偏爱她一些。

有时，他们夜里一块儿醒来，就彼此畅谈自己的思想。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想到吉士和他的野心勃勃的事业。吉士是她心目中唯一的主人，哪怕他脸上受了伤，也还是这样。"我不管那些，她的嘴长得这样美，他在思想里也向她张开嘴；我没有瞧见过象她这样的眼睛，从又长又细的眼缝中，流露出机智的光芒。使人不解的是，为什么我沉默了许久，她还不觉得奇怪？也许她已经猜到了我想的是什么？她那浓密的睫毛，对我保持着一点秘密，我们突然四目相视的时候，她就怜悯地微笑了。我也应当受人轻视和哀怜，因为三年多过去了，究竟我报仇雪恨的坚强意志完成了多少？一点儿也没有。国王、吉士和凯瑟琳太后等人，始终无恙，我反而成了他们的俘虏和朋友；只是对他们下了一些钩心斗角的功夫，骗骗他们。无怪乎睡在我身旁的妇人，把吉士当作较好的男子，她做得不

错。可是，现在吉士的脸受了伤——这是因为他踩了已死的大将的脸呀！”

“我的思想把我带到山上去了，”他在安静的夜里，对着女友说。“我在鲁佛宫里是快活的，因为这儿有许多好朋友和漂亮的女士。可是日子久了，我总是想起山，一个人在童年时候没有爬过山，就不懂得山给了人多么深刻的印象。这是比利牛斯山。”

苏佛瞧见他在幻想。她试探着插入一句问话：“到那儿去的路程很远吗？”

“我骑马大约十天就到了。我跟我的堂弟亚利松打过赌，”他热情地回答，这么一来，当着苏佛这样细心听话的人，算是把自己和同志们的心意暴露出来了。为了遮盖自己的心情，他立即表示他对那儿瀑布的幻想，瀑布好象从天空倾泻下来。他喜不自胜地撒谎道，他有一次被瀑布冲到山谷里，一直冲到他母亲珍妮的脚前。

“她已经去世三年了，还没有查出缘因，”苏佛立刻插嘴说。而且始终没有给她报仇！她把这句话咽住，可是他仍然听出来了。哦！他完全觉察出她的好奇心，这也跟她的皮肤一样，使他明白地接触到了。苏佛的最大兴趣，不在爱情上，而在于知悉和侦察事情上。你一不留心，就会把自己的秘密泄露给她。她那娇嫩的身体容易疲倦，亨利就在这方面使她害怕，但是她就用她锐利的目光使他害怕。

不过她没有在老太后面前告发他，尽管她负有这种任务。她觉得很歉然，因为这位可怜的男子，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秘密谈话而外，并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是凯瑟琳太

后知道，他跟自己的儿子亚利松一起搞秘密活动，一定会笑他，因为亚利松已经使他失望多次了。这位可怜的男子的意图，已经一再受到挫折，不久他自己也明白过来。这个人不会再搞什么名堂了，苏佛想。他出去打猎，又准时回来，对于自己猎获的东西，表示扬扬得意。特别是他耗费太多的精力在女人身上。她的用意是好的和诚恳的，曾经规劝过他。她的心肠并不恶毒。

当然，她也想使他跟玛果分开。不管怎么说，一位具有王室血统的太子跟国王的御妹结婚，总是有前途的。不过他不能登上王位。只有我唯一的主人和领袖吉士，才配登上王位！因此，苏佛试图说服她暂时的朋友，表明自己一直就在爱他——从御花园里第一次见面起，那时夏绿蒂和玛果两个女朋友，手挽手地对着他走来，孔雀在她们的前面开路。据说，她当时就下了决心：这个人是我的，而我是完全属于他的。我又伶俐，又聪明，谁要是娶了我，他就会当国王！她要他相信这样的话，结果枉然。他那种机智的微笑告诉她：她骗不了他，正如他骗不了她。由于生气的缘故，她今天早晨放他比往常走得早些，尽管他或许会从她的怀抱里，睡到她亲爱的女友玛果的怀抱里去。

这就是朝欢暮乐的情形。这样就使得他在一个夜里得了虚弱症。地方幸好是在结婚床上。他昏迷了一个钟头，最关心他的是玛果。她帮助他，根据自己的义务，为他服务。她把手下的人都叫来，一刻也不离开他，不然的话，他已经死了。玛果告诉他，这种突发症对于他说来，应当是种警告。“您从来没有得过这样的病，这是由于您跟妇女们玩得太过度了。”得

啦，他很满意她，后来逢人就夸奖她，她也是跟他再度娱乐的第一人。

转　　变

耽搁得太久了，考虑和怀疑得太多了。结果是另一个人作出了决定。一五七五年九月十五日，一切来了个大转变：亚利松公爵不见了。他的母亲等他去吃饭，整个王宫都寻遍了，也瞧不见他的影儿，她非常担心他的安全。由于本身的经验，她知道一个人是多么容易遭到不测。可是又没有发现尸体。难道说，他连姐姐也不通知，就私自逃跑了吗？姐姐还在照常召集她的文艺晚会。不过小雀儿呢！凯瑟琳太后本来认为不会再瞧他了——可是他完全没事人儿似地打球回来，而且还洗了澡。"你知道些什么，小雀儿？好好坦白吧！不然的话，你会后悔的。"

亨利哈哈笑了："我的达马涅克方才告诉我，说是堂弟溜走了。据说，是坐在一辆马车里，车子看去好象是空的。我要不要猜给您听听，太后，现在将要发生什么情形？双鼻人将要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抗。跟着太后您就要同他和解，给他要求的东西。"

她心里想：大概他因为受到同谋的嫌疑，所以生气了；然而他是应该受到嫌疑的。不过她一时还不想加紧对他的禁锢。他的预言准时应验，果然出现了告全国人民的檄文。王子在檄文中指出人民普遍的不满，指出两派宗教当中，有许多

温和人士渴望和平，同时也要求对他本人要有公平的待遇。因为他在哥哥的王宫里只受到麻烦，得不到钱。老太后真的认为这点是关键所在，一定要设法把她亲爱的孩子唤回来。因此，她跟她的儿子——国王不同，她对檄文并没有怎么认真重视，而国王却显得仓皇失措。但是巴黎城又一次陷入到恐慌情绪和紧张冒险中去了。市民又在叫嚷：不得了呀，女邻居！那位名叫爵士的国王的御弟，跟着孔德王子逃到德国去了。他们已经统领着十万法国和德国大军，一个也不少，浩浩荡荡地在向这儿推进！开始是几个巴黎人，不久就是全体的人，都发现晚上火光冲天，有了武装人马的影子。

只有凯瑟琳太后对于这些现象和谣言始终处之泰然。亨利·那瓦拉的行为，在她看来，比她的儿子亚利松更要诡密些，她认识自己的儿子，并不怕他。她出其不意地把同谋分子的宣言取出来，要亨利读给他听。经过三年的考验，他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控制自己的表情。他不动声色，只是随口应付道："这个我认识。我从前跟大将和胡根诺教徒在一块儿的时候，自己也写过这样的东西。最初总是装腔作势，后来就随着哨子跳舞了。我不看这些。"

他那种轻视的态度可真可假，好女朋友始终抱着一块疑团。从这个时候起，她加紧对他的监视，又派出新的间谍，都是他意料不到的人。那些人要尽量在他疏忽当中查出马脚。他的周围都布下了天罗地网，然而他本人却从容应付整个宫廷，比平常更显得潇洒，更做得无忧无虑。其实他内心里十分难过，也象从前一度发生过的情形那样，感到沮丧极了。

"冒失鬼已经行动起来了，而我还在迟疑！现在一切都成

了画饼；长期的伪装，千百种思想以及一切跟人们打交道的经验。灾难使我受到教育，可是直到现在，还是依然故我，简直就跟巴托罗牟之夜以后的第二天早晨一模一样。”

时间只经过了十四天，冒失鬼就乖乖地就范了，跟他母后凯瑟琳谈判他背弃同盟者的补偿费。这更加使得亨利难过！象他这样一个人，本应当大胆地起来争取领导，却由于酒色过度而晕过去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得啦，我也不再追究下去了。不幸的教育，应当连同灰色思想一起消失。我要通知我南方的基督教徒，说我不久就要到他们那儿去。不管他们现在是不是轻视我，因为我在宫廷里当傻瓜，已经有了三年多了。我要证明给他们瞧，我是他们王后珍妮的儿子。是一个不同于冒失鬼的人！也是一个不同于歌利亚的人！因为我知道：教育不是白受的。我也知道：我将要统一这个王国。”

他的热烈的自豪感，用激烈的言辞向自己保证，使他忘掉了亲身经历过的、而且还得忍受一个短时间的耻辱；同时也使他忘掉了最近由于冒失鬼的行动而感到的惭愧，亚利松作了他应当作的事情，而且也想使他失去作用。他对自己的事业是有把握的。正是在事业仿佛遭到失败的时候，就更加觉得它稳如磐石。一个民族在等待领袖，假领袖越是暴露得多，背叛得多，真领袖就越是不可免地要挺身出来，奋勇前进。

在这种情形下，也就是他最后逗留的短时间即将结束以前，他受到了最后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忍受下了。最后惩罚他的人，是他自己亲爱的妹妹。年青的嘉德琳，白白地等待了许久，看她亲爱的兄长，是不是还想得起母亲珍妮，是不是还想得起大将阁下和一切死去的朋友。她在孔德府邸里，悄

悄告诉老侯爵夫人："我了解他，因为我们是血肉相连的兄妹。我也曾经在这儿跟他和当时还活着的大将一起。那时大风雷雨，门一下子弹射开了，我没有想到别的，只以为是我死去的母亲进来劝告他，要他替她报仇雪恨。但是进来的是瓦卢瓦公主，结果她带了他去结婚。这种情形，我老是记在心里，我亲爱的哥哥也一点儿没有忘记。我可以发誓，他一直是用假面目在对付整个宫廷的人，甚而对我——他的妹妹也是这样。只要时候一到，他就会挺身出来，表示他是什么人物。"

她离开座位，因为精神激动，所以露出一点跛行的样儿。她的脸色也是苍白的，发育不够健全，肺部虚弱，整个时间都住这儿府邸里，不和外界往来，主要是讨厌那个根据她母亲的说法："女人邀请男人的宫廷。"嘉德琳·波滂公主，始终是基督教徒。她对于哥哥的改教，不管他的情况如何，是不了解的。不过她说他作得对，因为他是她的哥哥，也是他们家族的首脑。她也为他本人、他的习惯、他的延误作辩护，特别是当着那些从外省悄悄来到这儿找她的新教徒，使他们多带一些希望回去。她是软弱的、孤独的，只会引起人们的哀怜。但是许多人都认识珍妮王后，他们惊讶这个女儿竟有这么崇高的顽强性格，仿佛是王后本人在说话，于是他们再一次向这不朽的灵魂鞠躬致敬。

可是没有人可以把一个无所作为的人，保护得比三年更久的了，如果自己也在发生怀疑，就更办不到。他什么也没有忘掉，我是知道的。在他被禁锢的地方，使人失去了信仰。不过他会得到上帝的帮助，重新获得信仰。我要给他一次有效的教训。这个我可以作，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始终是他的小妹

妹嘉德琳。他需要我，我们两人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而且他在最后危急关头还能指望谁呢？没有别人，只有他的妹妹。我要假装离弃他的样儿，叫他大吃一惊，好象我要把我自己和我的事业，奉献给一个陌生人。

这是一个精神伟大而品行贞洁的女孩儿的打算。她把这种思想只向唯一的一个人忏悔，这是日内瓦的牧师，狄奥多·德·贝泽，他写过那首诗："哦，上帝，你就显圣吧！"她问他，她想作的事情会不会犯罪。他教训她，她只可以表面上把她的事业献给一位陌生人，但是不可以实际上把她的身体也献给那个人。凑巧她当时碰见她的堂兄查理·波滂——苏瓦松伯爵，她后来一直到死都爱着他。

嘉德琳，一切都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样。直到现在，你以为自己在严肃的习惯上和你的哥哥大不相同，哥哥只晓得寻欢取乐。可是你将来也会象他一样，在恋爱当中经过一切阶段，最后备尝全部痛苦，明白多爱的崇高和屈辱。哥哥仍然继续追求别的女人。你只有从查理的身上，充分得到你应得的东西，他是你的亲戚，而且还是天主教徒，然而都不妨碍你这个严格的基督教徒去和他要好；他平常总是骗你，但是你每次知道以后，又忘记了，你们每次冲突以后，你心里的爱更加巩固了。这种情形一直到你活到四十一岁，你不能否认，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公开的悖礼行为，尽管你在最坏的场合下，是以羞答答的女士的姿态出现。只有你王兄的赫赫声名才掩护了你。那时他过迟地传达谕令，把你嫁给另外一个人。你勉强服从了他的意旨，因为你已经感到迟暮和憔悴了，不过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你害怕衰老，绝望地抓紧你的情人，不错，你宁肯死

去，也不愿衰老——而你果然死了。将来就是这样，嘉德琳，并不如你这时向日内瓦牧师请教时所想的啊。

年青的嘉德琳，出人意外地出现在宫廷宴会上。有人向她的哥哥报告，哥哥在大厅的宾客当中寻找遍了，都没有找到她。他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捉弄他，无意中向国王寝宫的套间瞟了一眼，那儿是空荡荡的；但是有个近卫军的卫士，脸朝着一个角落，那是进来的人瞧不见的地方。哥哥朝那儿走去，发现他的妹妹和一个男子在一块儿，这个男子使他陷入迷信般的恐怖。亨利准备转过身去跑了——他害怕自己的双影人。那个陌生人跟他一模一样，长着又硬又鬈曲的头发和窄长的脸型；嘴、眼睛、鼻子，都和他一式一样，身材大小也和他没有区别。特别使亨利惊讶的是，那个人穿的正是他自己的衣服！

他的妹妹用臂靠在那个男子的肩上——从前她就是这样习惯于依傍着哥哥的。她朝着那人的脸颊说话，从前她也常常这样对着他的脸呼吸。然而最可怕的是：她分明瞧见他走来，故作没有听出他的脚步声——仅仅相隔六步远，而且他还故意在地上踏得响。他用手抚摸自己的腰胯，看自己的肉体是不是实在，是不是没有起什么变化！难道那人是被幻化他的形象的魔术带到这儿来了？

"可怜的哥哥，"嘉德琳心里想。"幽灵是一定有的，咱们可以跟它们打交道，魔术大约也是有的。不过这回是我在骗你，我打心坎里抱歉，但是我不得不这样作。我把善良的堂兄装扮起来，把他训练好，我做得好象不知道你还存在的样儿。实际上，你根本用不着在那儿疑神疑鬼。你把自己跟堂兄比较一下吧！家族的相貌相似，暂且不管，他的脸上却没有过去

的痕迹。他一直是在他的森林里打猎。你呢？唉，哥哥，虽然你还这样年青，可是你的脸上已经有了痛苦、斗争和思虑的痕迹。别再装傻了，你的眼睛很快就变得忧戚——机警而又忧戚，亲爱的哥哥。你的鼻子一直在向着嘴唇弯曲，现在还不厉害，但是已经有一些弯曲了。这时你以为没有人瞧见你，你的嘴微微撇着，因为你平常假装得太久了。你的太阳穴凹陷得多么动人，你生来就是这样。哪怕你一无所有，亲爱的哥哥，我也还是你的小妹妹。咱们的堂兄恰恰也有这种特征。我不相信，我会爱上他；不过要是有那么一天，那就是因为他的太阳穴也长得和你的一样！”

女孩站起来，终于迎接着了他，目光又严肃、又明朗，好象珍妮本人在打量他。只是她睁开的眼睛泪汪汪的，他的眼泪也一样涌上来了。嘉德琳说：“亲爱的哥哥，您长远没有瞧见我们的堂兄了。他常来瞧我，我们谈到您，没有想到，您因为我们的缘故，离开了宴会。”

亨利回答：“这会惹起人们注意，您分明知道，亲爱的妹妹，我没有同胡根诺教往来，您却接见他们不少的人。咱们家族里三个成员，私下在王宫的套间里长久谈话，也是不妥当的。”

这时他望着堂弟。堂弟正在发闷，亨利很洒脱地握着他的臂，把他带到门外去。“现在你说吧，嘉德琳，”他回到屋子里来说。她先朝着卫士瞥了一眼。卫士想起了，挺身站在门口，好象不放人进来，只是用背朝着他们。妹妹说：

“他们在家里等候你去。”

“我知道。但是我是俘虏。警卫已经加倍了，有更多的间

谍在注意我。他们还得忍耐才行。”

“他们再也忍不下去了。他们当你已经完了。亚利松在他们那儿排挤你，你得知道！而且你也要看清楚，那些都是咱们南方的自己人！那儿的省长和温和的天主教徒，都跟基督教徒一致行动。他们等到孔德带领德国援军侵入王国，就一齐起来扶持他。那些夹在中间的省份已经归顺了。一切都在酝酿，一切都在发动，只有你不动。咱们的母亲牺牲了，现在夺取果实的是另外的人，而不是你。”

“我实在是不幸，”他叹息道，垂下眼睑，连自己的妹妹也得欺骗，这是怪难受的。尤其听见妹妹那种激动的、颤抖的语声，那种吃惊而高扬的尾音。“妹妹，妹妹！我可是下决心了，而且发动得比你想象的快。至于那些帮我忙的人，他们彼此都不认识。我在三年当中学乖了。我的‘知心女友’——那个年老的女凶手秘密告诉我，亚利松已经不再成为什么危险了。今天夜里，她悄悄地出发，去接她失去的儿子回来。如果我对这一切事情向你说出一个字，那末，嘉德琳，你也会被牵涉到里面去。你万不可以去冒危险，嘉德琳。”

他睁开眼睛，目光显得柔和而有耐心，没有别的表情。

“你不想去吗？”她问。

“我不能，”他叹息地回答。

这时她抬起手；同样瘦长而又柔软的手指，和从前母亲的手一模一样。他童年时候，每逢母亲生气，脸颊就会突然狠狠地挨一下。他自己仿佛觉得：他们还是孩子，还在自己的故乡，那儿的农人，连王子在内，都更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一把抱起妹妹，向前伸出双臂，不管她怎样乱挣乱蹦，走到那个

把守门口的卫士身边去，二话不说，干脆把妹妹栽在他的脖子上。小嘉德琳为了怕从这位彪形大汉的肩上跌下去，只好抱着他的脖子。等到她再回到地上来，亨利早走开了。但是她呢，现在她明白了——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卫士也伙着笑了。

鬼　　魂

在那些答应帮助他的人当中，迄今没有人是彼此认识的；只有间谍才熟悉每个人的情况。特别是圣马丁·但格吕耳和德斯帕隆克两位先生，他们都是受有良好教育的贵族，诙谐而爱挑拨，很会说话，总是钻空子和人兜搭。跟这两个人打交道，是挺有趣的，因为亨利并不怀疑他们对自己别有用心，就更加喜欢和他们往来。他自己的心腹人名叫德·费尔伐格。这人是个兵士，年纪已经不小了，性情爽直而纯朴。他既不开玩笑，也不和人拌嘴。达马涅克常常在主人的衣服里发现通知单，也猜不到是怎么来的。大约接着就是短时间的碰头会，参加人的名字有：克拉孟、高蒙、雷斯宾、夫隆特那。宫廷里面参加秘密活动的，一共是七位绅士，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得自动地到场，而且都经过了考验。费尔伐格有一次突然宣布一个假消息，说一切都被人揭发了，叫他们赶快逃命。但是他们不肯走，他们认为荣誉高于个人的安全，跟那瓦拉国王一起出动，是光荣的，可以使国家获得和平与自由。亨利认识里面最优秀的人，他们丝毫也不觉得，他们根本上不是寻求个人的

利益，就是寻求一场天大的冒险。

秘密碰头的地方是临河的露台。当今的国王，把御花园朝着那儿扩展了；他瞧见善良的老百姓常从河岸爬上来，吊在花园围墙的栏杆上，对漂亮的宫廷宴会大声喝彩，已经生厌了。长型的露台，高临河面，从外面无法攀登——没有人知道，这儿布置得有一道机关，装上一方活动石板，末端横在地上，并且还点缀了几根柱头。懂得开关的人，就可以穿过墙垣，一直走到河边去。万一有一天，同盟利用它的党徒——鲁佛宫里也有——来捉拿国王，他还可以从这儿乘一只小船逃走。不过，现在这儿出现了大将柯里尼的鬼魂。

正月的一个夜里，首先发现鬼魂的，是一位天主教的人士。按照情理判断，这必然和那瓦拉的事业有很大关系，但是他不愿意碰见被杀害的大将的鬼魂。他向费尔伐格表示自己不满，因为死者参预到身后的事情里来了，而且这些事情又无法使死者完全明白。鬼魂还说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话，那位先生不打算重复了。看来这件事是无法否认的。但是它远不及胡根诺教徒说的话使人怀疑，例如：足智多谋的道宾芮和忧郁寡欢的杜巴塔。亨利一直跟两位最老的朋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是一种默契，用不着事先约定，他们的耿耿忠心是始终不渝的。纵然他们的主人委屈了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期待什么恩惠，他们有更多更好的东西。他们懂得：一个领袖一定要能够争取他的敌人，收买敌人，迷惑敌人，或者甚而说服敌人。顾虑我们这些老朋友，不是浪费精力，就是溺爱姑息；咱们彼此都是深知的，一个领袖必须做得出无情的样儿。

一个早冬的晚上，他们俩躲在他黑暗的房间里，亨利厉声

叱责他们。他们请求原谅，只是简单地说，他们受到大将的委托；大将已经回来了。他们又说怎样瞧见了大将，是在什么地方，亨利只好让他们把话说完。本来他已经听那个天主教徒说过了。尽管这样，他们仍然肯定自己是第一批传达消息的人，要是报告不实，他们甘愿认罪。他们又说："陛下！我们敬爱的君王！不朽的灵魂也和咱们活人一样存在，因此，它偶尔现形，是不足为奇的。"

"这倒不是使我怀疑的理由，"亨利回答他们。"可是鬼魂知道，它们会使咱们受惊，所以它们平常总是不肯出现。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冒犯了大将，使得他来找我呢？"

这时他们两人都沉默了。或者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或者也是他们用缄默的方法来让他自己解释。他说："我感到光荣极了，居然那个世界也谈到了我。"

"倒不比这个世界谈得更多，"他们接口答道。"西方的一切王国都知道，几年以来，有一位太子，在他敌人的宫廷里，过着俘虏生涯。他的母亲牺牲了，他的父执和统帅被人杀害了，而他的部下也几乎全部遭了毒手。然而他丝毫无动于中，一味装疯卖傻，坐失时机，好象他把每个人期待于他的行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谁在期待我？他们又期待着什么？"

他们说出期待他的人是谁。"我们先只提出一个人：英国女王非常关心您的情形，陛下。我们从摩尔内的口里知道这件事，摩尔内在那儿待了许久，而且还一直和大不列颠岛有着最好的联系。女王问到摩尔内关于您的情形，好象把您当作是个极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究竟您是不是下了决心，不等

到凯瑟琳太后对您下毒手，您就先把那个老妇人干掉？全国的运动将要轰轰烈烈地展开，而您是这一运动的天然领袖。但是您还在梦想。难道这不叫那个四十岁的老处女伊丽莎白寒心吗？您是一个深沉的、莫测高深的太子！至于那个浮躁的亚利松，情形就不同了，他还一直抱着向她求婚的希望。可是现在她明白了，他长着两个鼻子。”

亨利垂下头；他没有忽略他们借口讲故事而向他表达的一切。“它要我到场吗？”他突然问。

他们立刻明白了，它指的是谁。“今天夜里十一点，”他们低声说出这么一句，赶快向四下张望，怎样趁人不注意溜走。

亨利一个人留下来，心里老大不愿意：他有点害怕。去会一个鬼魂，这是稀奇的、颇不平常的事情——何况还要和他对面？这成为越轨的行动了。两派宗教的教士，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一定要用惩罚来吓唬人。一个人到底不够冷静，可以坦白地用世俗目光来判断这个问题。只有德尔贝夫才办得到！他忽然想到这个名字：他是敌对方面——吉士家族的人。亨利没有把自己从这儿出发的计划告诉他。可是德尔贝夫已经把新间谍的情况对他说清楚了，不然的话，亨利会上他们那一派花言巧语的当。他听了聪明的劝告，所以保持缄默。亨利躺在床上，向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说：“达马涅克，我想见见德尔贝夫先生。”这位充任仆人的贵族，秘密打发那瓦拉王后的一个侍女去，她是一个极不重要的人，这样才不会惹人注目：专差是从哪儿派去的。后来，朋友终于来到他的床前，倾听了这使人难受的事实真相以后，就说：

“大将的鬼魂出现是极自然的——特别是就他死时的情

形来说。我奇怪的倒是它拖延了这么久才出现。照我个人的看法，陛下，您对它丝毫也用不着担心。完全相反，它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警告。”

“给我警告的善良心灵，就是您自己啊，德尔贝夫。”

“我不过是一个活人，并不知道一切啊——”话中含有善意的责备意味：我只是被人利用，要我说这说那，又没有让我参与机密。不过对于一个观察家来说，倒没有什么关系；德尔贝夫看出那瓦拉有了转变，而且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是来自敌对的阵营，就衡量当事人本身所忽略的危险。这时他只是说出他担心的事情。

“陛下，有一点是肯定的，您不好让鬼魂白白地等候。不过对待它也要象对待一切其他的鬼魂一样才好。这就是说：千万不可太靠近它，哪怕是最善意的鬼魂，也可能诱人上当。”究竟上什么当，他一下子滑过去了。“因此，您放心大胆地去吧，陛下。咱们知道鬼魂的脾气，跟这个鬼魂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正是由于害怕上当。不过我本人不打算离得太远，不管您或者鬼魂，都不会发现我——除非在我这个活人看来非出场不可，我才会插足进来。”这是德尔贝夫向着空中说的，好象随便说说，并没有什么用意。

亨利还是迟疑不决地躺着；他叹息道：“我一定是个胆小鬼。我在战场上从来不觉得这样，至多只在每次会战开始的时候，我才感到有点提心吊胆；但是一万个敌人跟一个鬼魂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气氛十分冷清，国王只好下令奏乐。他露出阴沉的表情，亨利对着自己面前的菜盘，总

是吃不下去。只有凯瑟琳太后，用那缓慢、低沉的声音继续说话，谁要是心不在焉地没有理她，她就用目光打量和考查他，同时她自己不慌不忙地咀嚼着。她对她的小雀儿说出这样的话："驸马爷，您没有吃东西。趁时间还早，您得努力加餐，这些野味、鲜鱼和糕点，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得到的。"他做得仿佛没有听见，因为音乐奏起来了。可是她仍然向他示意，她明白：他又想到逃亡了。不过她立刻就摇摇头。小雀儿老是要离开这儿，我瞧你胆敢动一动！她也打量自己的王儿，表示不以为然。"你想干的是件蠢事，"她在餐桌上向前俯着身子对他说，歇了一会儿："陛下，连您的母亲也得不到您的信任了。"后来亨利觉得晚会老是收不了场。因为跟一个鬼魂约好碰头，所以他对于妇女不起劲了，对于男子也没有尖刻的答话了。到了十一点，也和往常一样，走廊和大厅里的卫士高声报告：宫门就要关了，所有住在宫外的贵族，都纷纷离席走开。亨利打算趁人不注意，混到他们当中去，可是国王陛下亲口唤他转去。国王露出阴森的面目。要是亨利自己没有慌张，那他一定看出国王在使坏心眼。国王开口说道："我的好堂弟，今夜风雨很大，天气又冷！一个人在黑暗当中，很容易在路上碰到不测。我劝你还是坐在炉边取暖吧！"

"有人在等我，"亨利回答，同时嘻嘻地笑了，好象暗示：那是一个女士，其实他心里非常惶恐不安。

他刚一离开房屋墙壁的掩护，就给暴风逼得倒退。他费了不少气力，才达到露台，那儿给一片黑暗遮住了。他等待着，时间过去了，鬼魂还没有找到现形的机会。后来风把浮云吹散了——空中投下一道月光，立刻又消失了，但是亨利在月

光中看出了大将阁下。黑色服装，花白胡须，还有那不可否认的头部姿势，不仅是在人类当中显得高贵，而且也由于它具有神一般的意志而为人所称道。现在亨利看出，真的是大将，他肃然起敬，屈了一膝。他在露台边缘的下面，鬼魂远远地站在台上，露台那一端立着几根柱头，夏天那儿是葡萄架。年青的亨利开始祈祷。

这时月亮又出来了，它的光辉射在鬼魂的身上。鬼魂的脸苍白得象一片淡色的光，两个眼眶空洞洞的，不象是血肉之躯的眼睛，两脚也站在这尘世的石板上趑趄不前。鬼魂有气没力地点头招呼亨利过去，他勉强向前跨了一步。更困难的是在大风雨中听懂鬼魂说话，那声音不象是从人体的器官里发出来的。鬼魂全身出现后更加可怕！祈祷人的上下颚不住打战。然而他听出一种呻吟的声音。大将的话句模糊不清，被风吹散了，可是他明白地要求向他的凶手报仇。这时月亮隐去了。这样倒好；亨利只有在黑暗中才有勇气回答，答话是假的。当着鬼魂的面，他决不敢那样说。他准备好了，向着黑暗和狂风大声说："我不想给您报仇，大将阁下。因为您的凶手现在都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是个滑稽的小伙子，优秀的舞蹈员，而且想长远在鲁佛宫里呆下去。"他说得很大声，每个藏匿在附近的人都必然听到。但是年青的亨利在自己的内心里，却恳切地默默祷告："大将阁下，我始终和从前一样！"

一个鬼魂必然懂得人的心意，它会区别缄默的真话与应付一切情形的谎言，由于平常谨慎惯了，作假早已成为自然的活动。我不能骗您啊，大将阁下！突然台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石板上，好象是一个人摔了一交，根据常识推断，接着

而来的是粗暴的碰击、叫喊和奔跑的声音。一个单独的鬼魂，尤其是大将的鬼魂，决不会有这种现象。但是凑巧天上的云散开了，星光照着一个活人跑来，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朋友。“德尔贝夫！”

“我差点就把他捉住了！我躲在葡萄架和石柱中间，那个流氓没有瞧见我，我却认出是他。不是别人，是小丑，国王的弄臣，可怜的人物，蹩脚的喜剧演员。我觉得有了把握以后，就跳下来——打算骑在他的脖子上，可惜我摔在一旁。等我爬起来，他就不见了。”

“一个人是不会失踪的。”

“一个鬼魂不会叫得象小丑一样，也不会在石级上走得那样响，我弄不清楚，究竟石级通到哪儿去。总之，他一定利用了一个秘密的出口。”

露台浴在皎洁的月光中，现在他们可以察着每一方石板，但是发现不出什么秘密。亨利拍拍自己的额头。“一定是这个，”他说。他想起和国王分手时的情形，国王分明露出玩弄阴谋诡计的负疚表情。“他的诡计差点儿成功了，因为我以为自己真正是在和大将说话。要是我没有说谎，竟说出这样话：不过十天，我就动身了！或者我甚而向大将承认：我常常想到报仇雪恨，大将阁下，您的凶手的性命有时悬在上帝的手里！那就糟了。我没有说出这样的话，这是我的幸运。不然的话，我大约明天就被人刺死在这儿的石头上了。”

关于这些想法，他没有向伙伴露出一个字，但是观察家德尔贝夫不用他说，就懂得大半了。他们回到屋子里去，想把小丑从床上唤起来。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他已经睡在房里了；他

们检查石板的当儿，就给了他必要的时间。他装作睡得很熟，但是他喘息的声音大于打呼噜的声音，他的被盖也是冷的。他们二话不说，一下子把他从床上拖起来，绑在一把椅子上。最奇怪的是他不睁眼睛。达马涅克跑去叫道宾芮和杜巴塔来。当着他们的面，开始审讯。

德尔贝夫问那个被绑在椅上的小丑，是不是承认方才从露台回来。亨利问他，是不是承认假扮鬼魂。小丑为了挽救自己，装作说不出话来。他朝上直翻白眼，一本正经地好象快咽气了；但是他的脸在暗中冷笑。恐惧的震颤，扫除了忧戚的表情，而这种表情是小丑平常作戏时所不可少的。他穿着麻布衬衫，不是黑衣服了，长脸显得死一样的苍白，头发乱糟糟的一团，再加上不自然的冷笑。小丑第一次在他的职业经历上显得滑稽。他的五个观众哈哈大笑起来。德尔贝夫首先提起其他的人注意：这儿是在对一个活人进行恶毒的欺骗，暂且撇开对于死者的侮辱不算，因为死者是懂得替自己报仇的。小丑听见这么说，吓得上下牙齿一个劲儿地直打战。

亨利再盘问小丑一次，是不是承认今天夜里假扮大将柯里尼，并且吓唬他，不说真话，就把他吊起来，同时叫达马涅克看看，墙上有没有钉子。但是小丑很懂得他玩的滑稽戏。审讯进行得完全不如他们的意。问：他是不是害怕？答：他当然害怕。问：他后不后悔？答：他当然后悔。问：他是不是准备忏悔？答：他愿意忏悔。问：这样就是他承认装扮过鬼魂了。答：他用不着隐瞒。他对自己已经感到很怕，尤其是害怕真正的鬼魂；因为鬼魂怪他这种无礼的摹仿，随时可以扭断他的脖子。他自己也明白，纵然真诚忏悔，自己的潜妄行为还是要受

到报应。鬼魂报仇总是铁面无情的。

问：他是不是对其他什么东西都不怕？答：要他怕什么呢？他们的铁钉或者绳子吗？他们不能加害于他。要是他们弄死他，不久国王就会知道，他吩咐小丑去揭发阴谋活动，果然不出他所料，那是真的了。德尔贝夫附在亨利耳边说："咱们放了他吧。"这时亨利还问了一句，小丑是不是由于憎恨才那样作。亨利在鲁佛宫里学会了观察各式各样的憎恨。小丑回答：

"憎恨你吗，那瓦拉？因为你在这儿代替我扮演小丑的角色？我早向你说过，你可以放心大胆地串演我这一角色。不会有人怪罪，不象我自己干的摹仿鬼魂的事情。"

问：那次晚会上，盛大的行列，配着音乐和辉煌的烛光移动，小丑是不是受了什么欺负？答：他想起来了。这是指亨利在他颊上咬了一口，他居然忍受下了。无论亨利那一面，或者小丑这一面，都不肯把这么机密的事情张扬出来。问：小丑是不是因为当时受了欺负，就乐意执行今夜命令他作的事情？回答的声音是空洞的，而且喉头在喘鸣：他从没有乐意作过什么事情，一切都带着从结局看来免不了的悲戚。他自己的末日快到了，而且悲惨得很。——说到这儿，他们给他松了绑，不管他了。

亨利还向他的两位老朋友说："这就是叫你们来邀请我去的鬼魂，要是我听从你们的话，我一定得到好处了。"他们只好含羞带愧地走了。

到了第三天夜里，从小丑的房间里传出凄惨的叫声，打开房门以后，就发现小丑倒毙在地上，脖子被扭断了。一切或多

或少跟假扮大将这件事有关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国王本人也许对这个惨死事件最明白不过，此外就是同谋分子了。还有德尔贝夫也是洞悉原委的人。只有亨利后来才知道，小丑那种可怕的预料果然证实了。这晚，亨利躺在床上，也跟往常一样，患着临时性的急性寒热。没有一个医生查出他的病因，他们推测，这大半是属于精神上的。首席御前侍从达马涅克看护着他，后来又把道宾芮叫来了。达马涅克紧靠在主人的枕边，听出一些古怪的话句。现在两人都把耳朵凑上前去；他们听出歌声，声音低弱，然而清晰："上帝，我的救世主，我日日夜夜在叫你。"

发寒热的人继续唱歌；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听懂，但是知道唱的是"诗篇"第八十八篇，唱到下面一段：

"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使我为他们所憎恶，我被拘困，不得出来。"①

这时他们握着他的手，用手扶着他，听他向他们唱出，可拉的孩子对穷困者那种心情脆弱的诗歌。他们安慰他们的国王，不要认为上帝摈斥了他的灵魂，而不肯把脸朝着他。在他没有力量的时候，他的朋友、家人和亲戚，决没有离开他，坐视他的穷困不管。

从此以后，亨利跟他的老朋友和解了，而且重新取得了谅解。这时才真正开始出发了。

---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八十八篇第八节。

出　发

有一天，他不见了——暂时只是假装失踪，想看看影响怎么样。可是这么一来，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太后问道宾芮，他的主人在哪儿。其实亨利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道宾芮不肯对她说出来。一个监视他的贵族，被派遣出去四下寻找。自然没有什么结果，可是亨利受到了警告。下一周，他拿定主意，在打猎的当儿故意掉队，等到众人着急得不得了，他才回来。在他决定出发以前两天，他们整个夜晚都找不到他；第二天早上，他却出现在神圣的教堂内，穿上马靴，套上马刺，笑嘻嘻地说，他要去把逃跑的人捉回来。因为他们不必要地疑神疑鬼，他就故意讽刺道：他非等太后和国王撵他，宁肯死在他们的脚下，也不肯走！他这样的表示，后来被人大加赞赏，不过这要经过长期的磨练才做得出来。

在朋友们看来，时间总是过得不够快。现在他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他们的主人准许他们这样作，一来是让他们满意，二来是磨练自己的耐心。他们也就利用这个机会，想出一大套美妙精彩的话句，无论道宾芮，或者杜巴塔，都相信话句的力量和持久性，这对于下定决心的人来说，话句完全和行动一样，一旦记录下来，就可以永垂后世。他们率直地向他们的主人说：他玷污了自身的伟大，受到种种屈辱，也是罪有应得。纵然他肯忘掉一切，而那些犯罪的人，却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他们也决不会相信他真的把巴托罗牟之夜忘了！“我们两人，

陛下，已经打算离开您走了，但是听见您唱出了赞美诗。要是我们真走了，陛下，您就可以这样说：给我服务的人都没有胆量抗拒毒药和钢刀，虎头蛇尾，有始无终，丢下我不管了。”

“难道你们真想离开我不管了吗？”他故意问，好让他们获得渴望已久的机会，继续说出金玉良言。“你们很可以象摩尔内那样作，因为你们这伙老朋友都是一个样儿。摩尔内趁巴托罗牟之夜没有发生以前，就先到英国去觅得安全了。”

“实情不是这样，陛下。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的时间了。您一直不明白真相，这是由于您长久没有得到老朋友们的报告，而且您也不愿倾听我们在您面前大胆噜苏。”

“你们说得不错，我得向你们道歉，”他感动地回答，接着他们就把伙伴杜勃勒西·摩尔内的一切经过情形讲给他听，其实他比他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我的朋友们想表示，他们知道一些我还不知道的事情：首先是关于我本身，其次是关于我的朋友。因此，亨利大声夸赞聪明勇敢的菲利普①，怎样熬过了巴托罗牟之夜，他混在一群凶手当中，他们正在搜查一家书店里面关于自由思想的书籍，还把书商杀死了。摩尔内骄傲地不带护照就启程走了，终于到达了流亡者避难的国土——英国，而且不顾一切，静候和平与特赦到来。后来他就旅行到德意志王侯们那儿去，游说他们侵入法国。他过着周游列国的外交家生活，只差变成一个纯粹无家可归的叛乱分子。亨利也不知道更多新的消息了，不断沉思起来。多么忙碌啊，摩尔内！多么辛苦啊，摩尔内！多么道德啊，摩尔内！我

① 摩尔内的名字。

被人俘虏了，而归根结蒂说来，差不多是我自甘就缚的。

最后，他们不知不觉地谈到主题上来了。就连圣马丁·但格吕耳和德斯帕隆克两个人，也在催促赶快出发！他的朋友跟这两位讨人喜爱的绅士往来，还不知道他们是最狡诈的间谍。他也一直没有点醒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早就跟叛徒决斗了，这会引起一定时间的麻烦。他只是和他的亲信德·费尔伐格商量，这是一个兵士，已经不年青了，为人直爽而纯朴。这个人真心诚意地劝他，趁机一刀两断，放大胆骑马逃走。别管什么间谍不间谍！他本人可以设法叫追踪的人迷失在半路上，找不到逃亡者的踪迹。这位诚实人物的信心，似乎是良好的预兆。二月三日，果然出发了。

事前还有一次告别和最后一场喜剧，两者都是针对洛林家族的绅士。亨利等到德尔贝夫单独走过的时候，就站出来，只是用眼睛打量他，德尔贝夫心里明白了。他常常不用对方说话或比手势就发现和看出最重要的事情。在危险的情形下，他总是自动到场，解释疑难问题，分析人物，使事情逢凶化吉。只有他不要求信任，不参加预谋，不拘泥于团结的繁文缛节。现在还是闲话少说吧。德尔贝夫站在那儿，似乎无施于人，也无求于人。他的确保护过了这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没有向任何人泄露过，特别是对他自己的家族。一个吉士家族的人，不能同那瓦拉一起奔走全国各地，不能为他作战，辅佐他登上王位。这对于德尔贝夫和亨利说来，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时亨利出乎意外地站出来，两人的眼里同时涌出了泪水，嘴唇不住颤动，在这极度紧张的片刻，勉强说出两句辞不达意的话。他们马上又分手了。

至于喜剧，则是和带有伤疤的吉士公爵扮演的。巴黎人的歌利亚和英雄，还得整个早晨被人捉弄一番。究竟为了什么呢？亨利大清早就急急忙忙跑到公爵的床面前去，向他贺禧。据说，凯瑟琳太后答应了，公爵现在真的当了王国的总摄政！吉士起床的时候，房间里所有的人无不尽情欢笑！喜剧演员也跟在伟大人物的身旁，寸步不离，直到后来吉士建议："咱们到年市上去吧，那儿有滑稽表演，咱们瞧瞧，有谁可以比得上你！"他们真的去了，其中的一位，已经又穿上马靴，套上马刺，一定要约另一位一块儿去打猎，哄他，抚摩他，拥抱他，一次就是八分钟，而且当着所有的老百姓的面。可是今天公爵要跟他的同盟商量事情，不能骑马去打猎，这么一来，亨利放心了。后来自然只有他自己去了。

猎鹿是一桩罕有的娱乐，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但是桑利斯森林很远，猎鹿以前，需得在外面住宿一宵，要到第二天夜晚才能回来。别人用不着替那瓦拉国王担心！这样说的是费尔伐格先生。"我可是知道他的为人，他睡在烧炭人的茅屋里，快活得简直象孩子一样。我要留在这儿，给他训练鸟儿。"实际上，费尔伐格留下来，是要观察逃亡事件一旦公开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形。他要派专差出去，报告追赶的人走哪条路。这点他忠实地履行，等到鲁佛宫一发生恐慌，他就打发第一个骑马的人走了。法国国王感到震惊，他的母亲反而劝慰他。据说，她和小雀儿两人，谁也不会背弃谁！回来稍微迟一点，她是可以原谅他的。最近晚上，他表现得多么迷恋苏佛啊！而且还不只是苏佛哩，咱们这儿有许多东西都使他恋恋不舍！

到了第二天晚上，这是一个星期六，凯瑟琳太后也沉不住

气了。她派人去把女儿叫来,当着她王兄的面,要玛果证明她的丈夫在哪儿。她说她不知道，这时她的心里十分苦闷。眼看家庭成了法庭,她在哥哥查理的时代,有好几次受过这样的审讯。他们严厉地盘问她:她怎么会毫不知情;她的丈夫在失踪的前夜,是跟她一块儿度过的!她回答:这是不错的，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发觉。他们问：真的吗?没有秘密谈话或者嘱托吗?——难道他在枕头上连一点儿风声都没有露给她听吗?母亲黯淡的眼睛里渐渐冒出可怕的火星，可怜的人儿伸出美丽的手,绝望地叫道:"没有——"单听语声,的确不象是谎话。其实玛果完全用不着她亲爱丈夫的明白表示;她自己觉得:他的时间到了。

从前有一次,她不加思索地在母亲面前告发了他,本意还是为了防止灾祸。瓜熟自落，现在根本上再没有人阻得住他了,为什么偏偏要责备玛果一个人呢?凯瑟琳没有抬起手来处罚她;如果还有可以处罚的理由,那她是一定不肯容情的。相反，这儿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暗中酝酿成功的事情，不过终于表面化罢了。因此,后来国王就寝的当儿,神情上固然受了打击,但是他听了费尔伐格向他忏悔的一切,并没有惊惶失措。这是秘密忏悔。费尔伐格在国王耳边足足说了一个半钟头以上。国王忘了采取行动,没有颁布命令,只是坐在那儿呆听,也没有注意到对方整个时间都在鞠躬敬礼。

费尔伐格扪心自问，觉得自己是对得住亨利的。就他个人说来,他对法国国王也没有什么对不起的地方,因为国王既不喜欢他，也没有把他提拔到较高的地位。只是传统的教养和忠诚，把他和国王联系起来，他也从来没有违悖过这种原

则。有一天，他完全偶然地发现亨利和德尔贝夫秘密来往，这一下使他面临着如下的选择：不是把整个革新派的团体逮捕，就是参加到他们当中去，何况洛林家族的一位绅士都似乎那样作了。他瞧见他们作事很有道理，特别是他们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稳健作风，对于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不会有什么危险。他们的事业是值得一个正直可靠的人如费尔伐格来参加，而使它获得改善；因此，他一直是心腹人、居间人，没有人比得上他那样亲密，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大丈夫气概，所以他有时这样想：那些人做不出什么大事，我带领我的部下可以很快地解决他们，或者是在森林里杀死他们，或者是在泥沼里淹死他们。象费尔伐格这样的军人，已经不是年青人了，性格直爽而纯朴，对于"政治派"或者"温和派"的结局，自然不能抱着别的想法。可是出乎意外，他们真的出发了。

这时费尔伐格看出，他们没有他只有为非作歹，给国家带来灾难。他的主要证明是，那瓦拉对他本人忘恩负义，干脆撇下他不管了。他老老实实地在作思想斗争，后来他的旧式教育和忠诚占了上风，使他忏悔。费尔伐格一旦下了决心，就赶快趁国王就寝的当儿挤上前去，因为他个子魁梧，没有费什么气力就达到目的了。他先请求国王垂听一项重要报告，立刻开口说道："陛下，作为您的臣属，我不该参加到一件事情当中去，这跟我整个效忠王室的历史是相违悖的；但是这么一来，也使我现在侥幸有了可能，把那些罪犯向您交代出来。我本身并不要求赏格，我的儿子已经有了一处负债的田产，再添买一些，就可以使它扩大。"这就是当时费尔伐格谈话的情形。后来他作了元帅和总督，在吉士家族付出代价的条件下，仍然为

他们工作，不过最后他还是把他的省份卖给国王亨利四世了。他临死以前，写了一份庄严的遗嘱给众人读，他抱着这种信念死去：认为自己在每次鲁莽而诚实的转变关头，都在当时作了极有利于众人的事情。

有人猜出费尔伐格在国王耳边说了什么。这是阿格利巴·道宾芮。直到现在，他还留在这儿，这样就再也没有人相信：那瓦拉没有他的胡根诺教徒不会逃走了！宫门关闭的当儿，道宾芮在外面拦住叛徒，撕下他的假面具，叫他受到应有的侮辱。至少道宾芮出了一口恶气，费尔伐格无言可答，只好觍颜忍受。后来这位爽直而纯朴的兵士，终于想出一句话，可是道宾芮已经迅速离开，听不见了。“臭文人！”费尔伐格悻悻地说。

这真是白白浪费时间，每分钟都是宝贵万分的，尽管国王受了打击，不声不响，然而追缉的人仍然忙着装备鞍马。道宾芮赶到一位天主教贵族洛格劳尔那儿去，这是他相信的人，的确也是靠得住的。他们两人共乘一匹马，趁着星光照耀趱程前进。在桑利斯森林前面，他们找到了他们的国王。他从日出起就赶鹿，现在已经是夜晚了。“有什么消息，先生们？”

“陛下，国王已经知道一切了。费尔伐格告了密！回巴黎去，是死亡和耻辱的路；其他任何地方，都是走向生活和光荣！”——“这倒用不着别人告诉我了，”亨利回答口齿伶俐的诗人。

不过实际上正相反，他明白听出了真情，这是极有利的。有此一着，他得谢天谢地：有人告密，使他回去完全成为不可能了。不然的话，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身体经过二十个钟

头的剧烈运动，使人忘记许多事情。回巴黎去的道路是走惯了的，锁链也是他熟悉的。新的道路也许难走一些。迎头碰见的老战友们，都以为亨利会象他们，整个时期蕴蓄着盲目的愤怒。可是他在鲁佛宫里受训过了。还是让命运作出决定吗？也许命运断绝了回去的路。你们瞧，道路果然断绝了！咱们加鞭走吧。

这队小小的人马，共十名贵族，包括洛格劳尔、道宾芮和达马涅克，凑巧迎着一家酒店发射出来的灯光走去。当他们个别到达的当儿，亨利和每个人亲切交谈："你们当中有两个奸细。注意我把手放在谁的肩上！"他首先把手放在德斯帕隆克的肩上，说："我忘了向那瓦拉王后告别。请您骑马回去向她报告，就说：凡是好心对我的人都没有后悔的。"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对付第二个间谍，打发他回去见法国国王，传达这句话："我在自由当中可以更好地为他服务。"两个被识破真相的人，赶快纵马逃走。其他的贵族，都不肯轻易放过他们。"陛下，您得考虑！这两个危险分子会煽动农民起来攻击咱们。只要他们还在中途，咱们就得不到安全。他们非死不可！"

亨利勒着马头，愉快地回答他们，仿佛他们还在打猎，或者打球。"不要再杀人了，"他回答，同时骂出他心爱的那句滑稽话，又大声说道："我在鲁佛宫里瞧死人已经瞧够了！"他纵马走在他们的前头，这时两个间谍的身影飞散在月光中，马蹄卷起一片尘土，拚命似地逃走了。

根据目前处境，他们没有多说话就决定了，投奔安全地方：不再往东走，那儿的边境很难达到，而是向西，到胡根诺教徒控制下的安全而巩固的城市里去。到那儿去的道路，对

于所有的人都通行无阻。他们自由选择道路，沿着森林奔驰，个个精神抖擞，对着蔚蓝的星空，发出欢笑声，或者嗾犬声，好象他们的猎犬正在追踪鹿子。如果他们越过豁然开朗的田畴，就问那些被吵闹声惊得从床上爬起来的农人：是不是瞧见鹿子从森林里跑出来了。没有人肯相信，这么快活的猎人会是亡命之徒。他们本身也不管间谍威胁的危险了。倒是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想到，这次冒险行动没有流过一滴血；要在平常，事情不大，而流的血却很多。有一个人，自然是道宾芮，首先体会出了某种伟大的意义。“陛下！不再杀人了。一个新的世纪开始了。”他当然没有想到阿谀逢迎。阿格利巴总是欢喜夸大自己的印象，不管崇高的印象也好，或者如约伯[①]所忍受的苦难也好。

整个寒夜，他们都在奔驰，直向蓬图瓦兹，二月五日的大清早，这是一个星期日，他们让马匹涉水过河——在前面带头的是那瓦拉国王和御马总监道宾芮。其他的人都落在后面，这就显出他是第一个渡河的人，同时也使目前的事件获得了更伟大的象征。道宾芮也怀着同样的心情。两人用手挽着马缰，沿着塞纳河岸走来走去，使得身体暖和一些。这时阿格利巴请求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同他一起唱第二十一篇赞美诗。“主啊！国王欣然领受你的神圣的保护。”他们就这样一心一意地在晨雾笼罩中唱着。

现在投奔他们来的不只是少数几个伙伴了。有一队人，包括二十名贵族，出乎意外地赶来。固然，他们在巴黎都是秘

① 约伯是《圣经·旧约全书》中备受苦难考验的人。

密地得到消息，但是集合起来以后，就从逃亡者一变而为一支骑兵队伍。他们用不着隐瞒追缉的人了，而是用他们主人的名义，正大光明地向那些城市叩关。在这第一批二十人当中，有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他跳下马来，跪在亨利面前。但是亨利拉他起来，为了奖励他见事明白和诚实，在男孩的脸上吻了一下，这是一副来自诺曼底边界地方的北欧脸型。他知道，跟我一块儿走是妥当的！“你也吻我吧，洛尼①！”于是洛尼，后来的苏利公爵，尖着嘴唇第一次在国王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这儿是正在成长中的风云人物，他们集合在塞纳河畔树木丛杂的地方，天上浮云变幻，阳光时隐时现——他们的命运也是这样。眼前所有的人，彼此在态度上都是相同的；就连他们的国王，也没有什么和他们两样；他们有的是青春和重新获得的自由。暂时，天空云影浮动，遮着了前面的视线，也掩盖了背后的景物。只有当中一段地方，阳光灿烂，亨利把伙伴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招呼到面前。他跟每个人单独站立一会儿，拥抱对方的脖子，或者拍拍对方的双肩，或者给对方握手。这是他的第一批伙伴。要是他能够前知，他就会在每人的脸上辨别出他们未来的作用，事先看出他们的结果，这既使他感动，又令他吃惊。有几个人将很快地离开他，有几个人伴着他直到他最后的时刻。这个人，他得用钱来笼络，那个人，却一直由于爱他而为他服务，等到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厌倦他了。但是敌意、友谊、忠诚和叛变，这一切都同样是为了共同的事业

① 洛尼就是后来的马克西米良·白求恩·苏利公爵（1560—1641），是亨利四世就位以后的财政大臣和炮兵都督，整理财政，发展工商事业，有很大的成就。

而工作，当时他们非在一块儿生活不可。

欢迎，洛格劳尔先生，未来的法兰西元帅！但是你，我的朋友杜巴塔，竟在我第一次漂亮的会战以后，就要先我而逝吗？洛尼，如果咱们两人只是兵士，这个小国大概始终强大不起来了。苏利对数字有伟大的理解，而我对于人有伟大的心肠。通过两者，将使这个国家在王国当中占第一位。我的阿格利巴，别了，我将要早些归去，而你要遭到流亡——那时你是一个老年人，为了宗教的缘故，等到我一闭上眼睛，宗教又受到迫害了。阳光普照到当中的地段上来，然而一切景物仍然模糊不清。

还有一些没有胡须的年青面孔，他们对共同的生活和道路，表示出同样的快乐。不久他们果然这么作了。他们在附近地方，狼吞虎咽了一阵，还灌下不少葡萄酒，这样干起事来就更愉快，更有精神，他们想出种种法子，拖走了一位贵族。这位地主在队伍快到的当儿，担心自己的村庄遭到损失，就迎着他们跑去，劝他们绕弯走路。他把洛格劳尔认成上尉，因为洛格劳尔的武器特别鲜明夺目。"同意，先生，您的村子不会受到一点儿损失，不过请您指示我们到夏托纳夫去的路吧！"他跟他们走在一起的时候，再也按捺不下自己知道的新闻。他沿途尽谈宫廷的情形，表示自己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说，他也认识所有女士们的情人，尤其是那瓦拉王后的情人，并且把他们的姓名一个一个地当面讲给她的丈夫听。夜里，他们到达夏托纳夫城边，夫隆特那向城上的指挥官说话。"请您把城门给您的主人打开！"这个城市属于那瓦拉国王的领地。乡下贵族听见这道命令，简直吓得心惊胆落；后来还是道宾芮放他

逃到一条没有出路的小径上去。“叫您三天三夜也回不了老家！”

他们只是歇了一夜，就启程走了，浩浩荡荡直向阿朗松，这个城市离巴黎比离大洋还要远一些。但是他们加足腿力，终于达到了。马匹感到他们腿上不断的增加压力，就一直奋蹄前进——从前阿基利①和查理大帝②也同样带领着他们著名的伙伴横穿过他们的王国。

王室之胄

他们在阿朗松只勾留了三天，向这儿投奔的人潮，川流不息地涌来，最后到了二百五十人。逃亡者在半途上一变而为占领者，城市给他们开门，甚而在他们还没有到达以前，已经在等候他们了。风声飞也似地传遍各地，看来堵塞一个地主的嘴是无济于事的。巴黎那方面也知道了一切。投奔来的人，并不都是绝对正派的，他们也并不一定很快地帮助扩大成果。其中也有好玩儿和赶热闹的人，更不用提许多是被激怒来的了。消息在好几个省里召唤他们，因为阿朗松城是在诺曼底和曼恩的中间。消息甚而把宫廷里一些新的拥护者也召唤来了。亨利不管他们从哪儿来，也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一律收容。

这时惹得第一批旧人员光火了，特别是几位老旧友。“陛

① 荷马史诗中的英雄。

② 公元八、九世纪佛朗克民族的皇帝。

下！这样下去可不行。在新来的人中，有巴托罗牟之夜的凶手。难道说，陛下，您还瞧不出，他们的额上分明写着叛变两个大字吗？只差犹大[1]本人没有来了！”可是不久犹大也居然来了。你瞧，那不是费尔伐格！

他儿子的田产负债已经偿清，并且由于添购而扩大了，费尔伐格心想："现在时间到了，去践从前对那瓦拉效忠的誓约吧。我跟法国国王两下都清了，但是那瓦拉国王还欠我一大笔债，人们认为他是一位正在上升的大人物哩。"想到就作，于是这位身材魁伟的费尔伐格，直僵僵地跪在亨利的面前，压得大厅的楼板嘎嘎地直响。

亨利并没有拒绝对他的部下眨眼睛。"这人好比黄金一般，所以他有他的价格，" 他这样说。但是那个老实人听不懂这一套，只好听凭年青的对手把事情安排妥贴。亨利决定以后，就在那花白八字胡须上吻了一下。

从这儿起，队伍进行得慢些了，在通过的地段或暂停几天的地方，都在不断扩充。经过了四座城市；在第五座城市里，那瓦拉国王和他的宫廷人员停留下来，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和将来都获得安全保障了。索米尔是在安汝区里。再走一天，就达到圣东日了，那儿的拉罗歇尔要塞，屹立在大陆和海洋中间，始终坚守不屈。亨利没有直接到那儿去，因为他担心，那些勇敢不屈的基督教徒会谴责他。他自己经过莫明其妙的迟疑以后，发现自己的随从当中，竟有一半左右是天主教徒！更糟糕的是，连他自己也是天主教徒，他在索米尔待了整整三个

---

[1] 借用《圣经》中叛卖耶稣的门徒犹大，指背信弃义的人。

月，牧师老是等候他去做祈祷。但是他既不去做祈祷，也不去做弥撒。贵族们也学他的榜样，于是复活节那天，只有两个人去进圣餐。索米尔的宫廷成了“没有宗教”的宫廷了，这真是奇闻，令人惊讶不止。

“这没关系，只要他们肯来！”亨利想。“投奔我的人越来越多，连城里都容不下了，他们只好在城门口驻扎。不管我是胡根诺教徒也好，或者天主教徒也好，对于他们都是无所谓的。我是有王室血统的亲王，应当在这个王国里，建立起和平与统一。我也不管他们信仰什么，只要他们认识我就得了。我得承认，这点并不简单呀。我是最后发动的人，爵士亚利松和我的堂弟孔德，早就各搞一套，煽动起全国人民，四处活动了。所以我对人不可以吹毛求疵，挑选过苛，哪怕他是该上绞架的囚徒，我也不能让他白白地空跑一趟！”他这样想，尽量招降纳叛，好等到法国宫廷有一天来和暴动的人办交涉，他才不致于孤立无援，被人搁置在一边。我不是暴动！别人也许是，随他们高兴怎么说吧，我决定不是暴动——他这样逢人便说，而在事情的某些看法上，他也确实这样想。他自命为是王国的支柱，大约王国除他而外，也没有别人了。

国王的弟弟爵士，把省份看作个人的所有物。孔德甚而想把一些省份赠给一位信仰相同的德意志王侯。亨利派遣一个专使去晓谕他们：他是王室之胄，所重视的只是法兰西王权的伟大，别的东西都不放在心上，所以也不赞成爵士的要求。但是他更不愿割让三个主教辖区给约翰·卡斯弥尔·封·巴燕，把王国瓜分，宁愿——至于宁愿什么，让专使德·塞居尔先生当面说出，否则宁可把话咽下。孔德那种暴躁脾气，一听

见这样说，立即勃然大怒。从前在巴托罗牟之夜，他也发誓，宁愿死去，不愿改教，但是后来他还是比亨利早十七天改信天主教。“我的主人，”专使说道，“宁愿放弃通缉和处罚巴托罗牟之夜的肇祸人，而不愿使王国遭到瓜分。”孔德气得暴跳如雷，这种话真是闻所未闻。

就是在拉罗歇尔，那儿的人也要大肆攻击他，幸好亨利离开他们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首先对于那种大胆的说法，免不了有这样的反应：健忘！忘恩负义！巴托罗牟之夜的牺牲者，究竟是为谁死的呢？是陛下您去结婚，把我们的人带去给人屠杀！现在不给我们的死者报仇，仅仅为了国王您跟我们的凶手在土地的讨价还价上，处在更有利的地位。请您皈依宗教吧！不然的话，我们也会忘掉谁是您的母亲了。这就是那些勇敢而不屈服的基督教徒的声音，这种声音传播得很广，亨利在他仓促组成的“没有宗教”的宫廷里也听见了。基督教的领袖本来是他，但是现在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他，这就是那个比他出来得早的堂弟孔德。孔德这个人过分热中，急躁，他的心目中总是离不开党派战争。新教的善良人们，你们为什么偏偏相信这样一个不中用的人！他还一直生活在大将阁下的时代。他不了解，为了宗教的缘故而瓜分王国，跟冒失鬼亚利松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分裂王国，是一样的。孔德堂弟与双鼻人都是一路货色，他们做不出什么名堂，只是惹起麻烦。他们最好还是什么也别干。凡是不能担当大事的人，才那样操切从事。

亨利自己私下就是这样看待事情，但是同时他忙于接纳徒众，想用人的数量来吓倒法国宫廷，迫使它要求谈判。他没

有通知他从前的朋友——堂弟孔德，就和拉罗歇尔要塞里的人取得谅解。他要让城内的人知道，他是什么样人：他始终是他们的朋友，然而是一位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他们坚持要他去做祈祷，不然的话，他就不能指望新教徒支持他。孔德堂弟在他们那儿控告亨利是一只迷途的羊。如果他从新教团体中被排斥出去，对堂弟说来，就不再成为危险了；堂弟本来愚蠢，现在更加上了狠毒。

另一方面的情况，也不见得更好。法国宫廷跟爵士媾和，使他的省份和俸禄大大增加。那瓦拉国王什么也没有得到，只命令他以国王的名义作吉阴的总督，这只是证实了他从前的头衔。不过话又说回来，他应当高兴才是，以前他又有什么呢？没有党派，没有土地，尤其是没有钱。这么一来，他不得不承认瓜分王国了——他私下发誓，这仅仅是暂时的。然而一个人象小雀儿一样飞到南方，无权过问国家大事，到底是无可奈何的，而且这种情形还不知道会延长多久。谁愿意想到十年的事情呢？这对于一个二十三岁的人说来，未免太长远了。

"凡事要忍耐，这是咱们在鲁佛宫里学会了的。延宕，顺从，表面上放弃，但是在内心里坚持到底：咱们受过这一切训练，在这点上，没有人可以与咱们相比。拉罗歇尔的先生们，你们必须有一个党的领袖。你们一定要他去做祈祷吗？好吧，我这就去。凡是参与瓜分王国的人，也同样可以使宗教彼此分家，我本来两样都不愿有，只是由于你们的顽强，才迫使我不得不作。你们瞧瞧我的天主教的绅士们，他们却有节制多了。不过他们也完全离不开我，他们跟他们宫廷的关系搞

得太坏。我要把这些人留在身边，不过我不再去做弥撒了。但是我去做祈祷，以便获得你们这些更顽强的人。我以后不许你们这样胡闹了，我不喜欢顽固分子，尽管你们当中有道德最好的、也是我最心爱的人。然而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人自命为德行高尚，其实是愚蠢和恶毒的。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我和我的堂弟孔德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敌意。他出动了他所有的棋子，但是我只走一着，就将了他的军，我去做祈祷！”

“你们要知道，善良的人们，”亨利想，他对于回到革新教会去的事情作了长时间的考虑——“你们要知道，根本上这不过是为了一件事情、一个意志和一种良好的幸福！”他的本意是指自己是具有王室血统的亲王，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自豪也可以变为一种内在的机智。

他把妹妹嘉德琳接到尼奥尔来。这个城市在普瓦图和圣东日的边界上，距离胡根诺教徒的圣地很近了。他要作为复教的人，才肯进入那个城市，以免对于还乡感到惭愧。六月十三日那天，他在尼奥尔庄严地宣誓，放弃天主教的信仰。作为极生动的证明，他带着他的妹妹波滂公主在身边，她在最困难的时候，一直是最忠实的基督教徒。本月二十八日，他进入拉罗歇尔。这时他用不着低下头来了，教堂的钟声也为他大鸣起来，也象从前对他亲爱的母亲珍妮王后一样，这儿一直是她的要塞和避难所。他本人曾经带领一支天主教的军队，包围过这座城市，好些人还想得起那件事情，在他走过的地方，他们用拳头互相碰碰，没有说话。这种情形自然逃不出他的眼睛。凡事都得忍耐。所以没有人去想十年的事情，那未免太长远了。

他身边也有天主教的人士，他故意在城墙背后指点他们。我在国内还有比你们更多的人。他们不依附什么宗教，只依附我和王国，将来他们应当统一起来。

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这种思想，只有在唯一的一次谈话当中，向一位来自佩里戈尔的贵族提到了这点。这个人以前曾经作过他海滨的同伴，而且他们还在岸边残破的屋子里成了酒友。这时米迦尔·蒙田先生跟着一群宫廷人员走进来，亨利当着其他的人，并没有做得和他特别熟识；他没有跟他说话，只是带着富于含意的微笑望着他，但是蒙田先生也没有开腔，照样用会心的微笑对着他。过了一会儿，亨利就打发所有的人走了，他只招手留下一个人。

在凉爽的大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人，亨利拥抱蒙田，用手把他搀到桌子旁边，又亲自放了酒壶和两个杯子在桌上，这位贫穷的贵族，勇敢地对他举杯祝福，尽管自己对于饮酒并没有期待着什么好事情。自从他们分手以后，他就患肾结石病。当时他对于衰老还不过是有几分预感，现在他却真的感到衰老了。他开始作浴场旅行，打算一直旅行到底。作为谈话资料使他最感兴趣的，是各个地方各式各样的泉水，以及各个民族使用泉水的习惯。比如：意大利人喜欢喝泉水，德国人却常常在泉水里沐浴。他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这两者都是古代知道的，后来被人忘记了。第一是不洗澡的人，身上长着一层龌龊的硬皮，毛孔给阻塞了。第二是人们对大自然的忽视，却被某一阶级的人利用来专为自己的利益。关于医生的情形，这位患结石病的人，本来很可以滔滔不绝地引证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哲学家代俄哲尼斯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不过他都来不

及提，不错，他在谈话当中真的把自己切身的痛苦忘了。

亨利问他来到这儿的意图，贵族完全忘了自己的浴场旅行。他说自己听到一件奇怪的新闻，想来见识见识一个没有宗教的宫廷。亨利回答，宁可以说是具有两派宗教的宫廷。蒙田先生听见这么说，微微一笑，从容答道："这反正是一样。两派宗教当中只能有一派是真的，人们也只应当信奉真的一派。谁要是允许假的一派存在，那他就对两者一视同仁，其实两者都可以不需要了。"

"我知道什么呢，"亨利插入这么一句。自从他们第一次谈话以后，他一直记着这句话，这儿正巧用上它。他的伙伴没有否认，只是摇晃着头，认为这句话只好当着上帝说。我们到底不能分有上帝的知识。宁可以说，我们注定了只配熟悉尘世上的事情，而且我们在这儿的理解，也多半是借助于限制和怀疑。"我喜欢平稳中庸的性格。好事情漫无节制，也会使我讨厌，总而言之，它使我无话可说，我也无以名之。"他还想引证柏拉图，但是亨利愉快地向他表示，至少他们两人可以相处得很好，要求彼此为南方老家保持睦邻关系，对干一杯。贵族果然喝了，也没有想到身上的结石。酒下肚以后，心胸开朗起来，两颊也泛出红色，他立即用最坦白的态度说话。蒙田给对面坐着的青年男子，指出一切指导他的行动的东西：指出他的仇恨、失败，指出他在两种信仰当中绝望的动摇，也指出他空跑一趟，结果落得孤立无援，甚而有失去根基的危险。天降大任的人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验，蒙田来到这儿的本意，也正是为了说明这个。

他想看看：一种善于节制而倾向于怀疑的思想，是不是能

够成功地抵抗那种到处威胁着它的非理性的放纵。正如历史所教导和古代作家所证实的那样，人类的天性不断消耗在放纵上。抉目失明的人，只是叫嚣，什么也分辨不出来。照例人类都是这样的。一位非常的人，具有得天独厚的健全精神，必须当着一切狂暴的病人，善于掩藏自己的精神，不然的话，他就不能任重致远。人类把绝大部分时间耗费在精神病患上，就是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说到底，这还算是侥幸；因为精神上的苦痛毕竟是较轻的病患，至少它会发泄出来，而潜伏在身上的毛病，倒是更有害的。

接着他说出一句干杯的祝词。他曾经去过巴黎，瞧见了那儿的同盟。这是沉重精神病患的有效发泄，他请求亨利干一杯。后来他的话说得那样坚定，那样沉着，似乎他本人是反对同盟和西班牙黄金的战士，是大度收容党徒的人，是王国的继承人。他说："同盟还要经过高峰和下坡路，然后就是您的时刻到了，陛下。我们不必去问，究竟您还得等候多少时间，是不是又会来一次司空见惯的疯狂事件。这个用不着我们去操心了。毫无疑问，我还会亲眼瞧见我的加冕的国王。"说到这儿，他才真的感到平常身上所患的痛苦。除此而外，他又向倾听他说话的对方表示，他已经说得不少了，站起身来。

然而亨利只是受了本身意识的剧烈震动；贵族的全部话句都打中他的心坎，好比碰在响亮的钢铁上。他大声说道："请您还是这样说吧，朋友！我是一个王室之胄。"他大踏步走过大厅，又朗声地说："因为我是王室之胄，所以我比一切其他的人占先一步，所以我有我的权利和才能。"

蒙田望着亨利的背影。他自己大概对于当代人物的健全

精神与病态精神，事先大胆地考察过了。这时他点点头，说："我也正是这种意思。"他愈来愈清楚地觉得，他们的谈话好比合唱：音符不同，然而和谐一致。他鞠了一躬，临走以前，再把最后的话说出来。

"一种名称代替了许多东西，可以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有一位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他的伟大作品是我称赞的，想在我面前辩明他创作出那些作品的理由。他说：他别无所长，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他出身于卡诺沙伯爵家庭。人们管他叫米开朗琪罗① 。"

亨利一下子跳到告别人的面前去，再拥抱他一次，附在他的耳边说："我没有作品。不过我可以创造出来。"

小　　结

对于思想家说来，巨大的危险是理解得太多，对于被俘的人说来，巨大的危险是犹豫得太久。他成了奢侈、逸乐和妇女们的俘虏，他甘心把时间浪掷在娱乐和无聊的精神消遣上。他坐视争夺权力的狂热之徒，使王国遭到致命的危险，而这个王国是要他将来重新建立的。幸好还有指导他的朋友，也幸好还有及时打他耳光的妹妹，甚而也出现了一种精神，使他明白过来，提醒他所担负的义务。其实也用不着这许多东西，只要他的日子一到，他就会重新振作起来。他本身那种美好而健

---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的艺术家和诗人。

全的道德，赋给他一种优点，使他超出时代的一切漫无节制之上。正象他朋友当中的一位贵族说："好事情漫无节制，纵然不使他讨厌，也使他无话可说；他无以名之。"与此不同，他知道一句具有魔力的话，他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才能和权利。他声明自己是"王室之胄"，骨子里是坚持他的道德人格上的特权。

VII 生活的艰辛

“我的小小的战斗”

内拉克是一座内地城市，鸟儿在城头上飞，羊群在城门口跑，周围是异常肥沃的辽阔平原：这种情形已经有千百年了。人们操着锯木、制革、碎石或者割肉各种手艺，有时站在绿色的白伊色河岸旁边闲眺和垂钓。但是每逢武装骑兵在街上卷起尘土奔驰，他们就赶快把活动财产收拾到安全地方，然后空着手去迎接那些兵士，希望不致受到损害。城墙和壕沟并不可靠，而那些正在发号施令的先生们，不管天主教徒也好，胡根诺教徒也好，都是靠不住的。后来的人已经在半途上，又会杀死他们或者赶走他们。居民为了本身的安全，唯一的办法就是服从，随便对什么人，只要他有力量。在内拉克城里，一部分人去做弥撒，另一部分人去做祈祷，根据新占领者的宗教派别，他们也声明自己信仰这派或那派。

年青的那瓦拉国王，侥幸得到自由以后，不肯回到故乡波城去。从前他的母后珍妮住在那儿，怀着高度的宗教热忱，使得新教对人对事都不肯宽容。他选择内拉克这座内地城市作为宫廷住处。这个城市属于亚卜勒伯爵的领地，差不多正在他今后治理的地区的中心。这片地区，是由他原来的王国和

具有省城波尔多的吉阴省组成的。他的王国仍然包括亚卜勒、亚马涅克、贝亚恩、比戈尔和那瓦拉。当他坐困在鲁佛宫的时候，他的贵族子弟和胡根诺教徒，一方面赶走了奉法国国王命令闯到他们这儿的蒙吕克，另方面又打退了从比利牛斯山下来的西班牙队伍。国王兼新总督的辖区是沿着比利牛斯山和大西洋海岸，直到纪龙德河出口的地方。这是西南地区。

自由空气也和葡萄酒一样醉人，使人陶醉在暖风丽日中。自由的面包吃起来也是甜的，哪怕它马上就干了。经过长期的拘囚，现在可以纵马通行全国了！很少回家，也可以说到处是家。没有看守人，没有监视人，到处都是朋友。这样呼吸是好受的，这时每个灶下婢，都比他作俘虏时候的公主美。敬爱的老乡们，你们的光景看来不是挺好。我们离开的期间，你们一定衰落得不堪了。这要怪那蒙吕克、西班牙人和你们的两派宗教。究竟是谁遭到他们的荼毒，谁在忍受宗教狂热，谁在不断冒着生命危险呢？咱们可以表示表示意见呀。你们多半离开了被蹂躏的田地，抛弃了被烧毁的房屋，在本省就有四千个这样离乡背井的人。到了后来，你们自己作了强盗，这是我可以了解的。但是我要使这种情形赶快结束，要把和平在这儿建立起来。

他有信心，因为他在重新开始，认为一切的人都可以革新。要快活和忍耐，这还不容易吗？但小城市都有了恶劣的经验，变得又顽强、又执拗，要是咱们走近城边去，他们就把吊桥扯起来。"杜锐兰，你的声音很好，大声向城上的人说，总督原谅过去的一切，咱们拿去什么，一律照价付钱。他们还不愿意吗？告诉他们，他们应当放明白一些。要是咱们使用武

力硬闯进去，那就免不了要抢劫了。我的洛尼正在跃跃欲试。既然已经完妥，就没有二话可说了。”

还是按照老方法，发生了一些抢劫、奸淫和烧杀。这是用来教训那座可恶的小城，它不该那样对待新主人。后来留下一个上尉和几个士兵驻守，国王的号令权力又扩展了几公里。这位王室之胄，就这样四处保卫王权。他随随便便地通知朋友道宾芮，后来连那样年青的洛尼也得到通知：“我吸收你参加我的枢密会议。”有一天，摩尔内也到了，他希望国王的枢密会议真正能在内拉克宫廷里举行。杜勃勒西·摩尔内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不过枢密会议暂时还很少召开。国王间接得到消息，说是商人们在大街上被抢劫了。赶快骑马跑到那儿去！商人若是重新得到他的钱财，是极肯缴税的。商人跟农人不同，农人总是把钱埋在地下，哪怕强盗烧他的房屋，他也不肯把钱拿出来。但是农人今后始终感激总督，因为总督既救了他的生命，又保全了他女儿们的名誉。姑娘们自愿地接待一位青年绅士，多半是总督自己。父亲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亨利就这样在小范围内完成他的事业，然而这是大规模事业的开始，他暂时在小范围内建立秩序，努力从事教养，使人口获得恢复。

天空非常明朗，阳光和银色一般，傍晚的空气十分温和，总督和他那些兼任顾问的战士，工作完了以后，偶然朝那玫瑰花丛骑马驰去。这时是幸福的：你用不着知道，在哪儿吃喝，同哪一个人睡觉。在鲁佛宫里，一切都是在怀疑目光的监视下，而且套间里总有人在窃窃私语。现在他更加喜欢去访问贫苦人，他们往往不认识他，他穿着破旧的、有十字条纹的绒

紧身衣,这使他显得毫不出色,他还蓄了胡须,戴一顶毡帽。他身上没有带钱,他们招待白菜鹅肉汤和大罐的红葡萄酒,也从不要钱;不过后来他波城的审计院,总是把钱给他们送来。他天然地觉得穷人比富人可亲:他没有研究是什么原因,大概也不容易找出原因吧。是因为他们的气味健康,不象法国国王和那一批宠儿们吗?或者是因为那种刚健的表情?他坐在他们当中,身上的衣服也完全一样给汗水湿透了。他们当中每个人都有绰号。连他自己也常常忘了真正的姓名,使用起诨名来,甚而对他最可敬的臣属也是这样。穷人们总是兴致好,他自己的兴致也好。

他自己心下明白,他完全不能有另外一种态度。这个国度里,有四千处火灾区和一群沦于野蛮状态的居民,他决不能对人趾高气扬,摆出高不可攀的主人架子。这儿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人:听说他不严酷,不残忍,也不吝啬——只是骄傲,这位先生对待普通人简直骄傲到了极点,所以后来被普通人杀死了。亨利接受了警告;无怪人们常常瞧见他穿着刮破了洞的裤子。没关系,只要里面有结实的肌肉就行了!平常他喜欢找人聊天,有两桩事情,他干不惯:一是摆出正经面孔,二是读书。对于普通人说来,板起脸就已经等于一半骄傲了;至于读书的人,在这儿是显得古怪的,最好是走自己的道路,高贵的人也多半那样作了。亨利不是这样。他住在乡下,不光是有邸宅,还有一座磨坊,他跟其他磨坊主人一样,经营着那座磨坊:自命为磨坊主人。人们叫他是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也不管他是不是常常在磨坊里,以及他在那儿干些什么。老百姓对于事情是不肯寻根究底的。虽然引起学者们的

怀疑，但是对于老百姓，常常一句话就够了，他们并不追究话后面还有什么。

一位国王，一位真正的国王，总是充满了神秘，但是他穿的不是贵重的服装，他到处微行，看去和国王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你突然认出是他，心脏跳动就似乎停止了。有一次打猎的时候，他和侍从人员失去了联系，瞧见树下坐着一个农人。"你在那儿干吗？"——"我不干吗。我只想瞧瞧国王。"——"那就爬起来，坐在我后面马背上吧！咱们骑马跑去，让你把他仔细瞧个够。"农人跨上马背，路上他又问，怎样才可以认出是国王。"你只消注意，谁在众人脱帽的当儿，仍然戴着帽子。"这时他纵马朝着打猎的人群跑去，所有的绅士们都脱帽致敬。"喏？"他问农人。"谁是国王呢？"但是农人本着农人的机智回答："先生！您和我，咱们当中总得有一个是，因为只有咱们两人才戴着帽子呀。"

这些话掩藏了心里的恐惧和敬佩。要说国王骗了农人，那末，农人所表现的谨慎也捉弄了国王。国王必须从这儿学习。普通人偶然同他一起戴着帽子，坐在他身后的马背上，但是同时没有忘了敬佩和恐惧。每次的经验，都是以骄傲开始，以教训结束。有一回，他兴高采烈地骑马到贝云纳去，因为那儿的人请他吃饭。但是他到了一瞧，筵席摆在露天下面，他只好坐在老百姓的包围中吃，跟他们说话，回答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靠得这样近，不但嗅着汤的气味，同时也嗅着他皮上衣的气味，他要用当地方言谈笑，同时又不失去国王的身份和神秘性。他轻而易举地就作到了，因为他的心情单纯，尽管他的理智并不单纯。如果他办好了这样一桩事情，他就感到如释

重负，好象经过了一场幸运的战斗。他在冒险过程当中，总是忘却了危险：他尽情地和人聊天，把全副精神都贯注在上面。

要是他接受了穷人们的邀请，他也向他们诉苦，而且完全仿照他们那种生气和幽默的样儿。他们骂他的官吏禁止他们打猎；于是他就约他们一块儿去打猎。他们听见他说出心里反对代理总督德·维拉先生的话；这人是法国宫廷派来代替年老的蒙吕克监视他的。维拉暗中侦察他的行动，仿佛他们还在鲁佛宫。波尔多城不让胡根诺教的总督进去，亨利没有办法，只好做出无所谓的样儿。只有在穷人们的桌上，当大家酒酣耳热的时候，他的忿怒才发泄出来，他成为他们当中的叛逆者，这儿所有的新教徒都是叛逆者。新教是他们的武器，也成了他的武器。他和贫苦人有着共同的信仰。

胡根诺教的匪徒骚扰地方，同样放火和抢劫；每次从教堂开始，暂时离去，过了三天，如果赎金没有准备妥当，就轮到村里地主的房屋。有一位受到威胁的贵族，跑到内拉克来，不过总督并不是在府邸里马上找得到的。请见的人听人说：总督在他白伊色河旁的花园里养神。园子照他那种大步计算，足足有四千步长。先生，您还是到那儿去，瞧瞧他在不在吧！那儿的河流和高树，都呈现出一片淡绿色，树梢低垂交错，遮着笔直的林荫道，那地方叫作禁渔区。园子外面有一座桥，您可以放胆跨过桥去，走到花丛和橙子园。别那样急，先生，难道您一点儿也忍不住了吗？您可能找不着他呢，先生，请您仔细注意石井旁边和拱廊里。那瓦拉国王也许坐在什么地方谈普路塔克。但是上面是国王的园亭，那儿有人监视。这个您可以从红色木板屋顶上辨别出来。它在水面上反映出鲜红

和雪白的颜色。您千万别闯进去，先生，要多加小心！要是总督逗留在那儿，就没有人敢问：他在干什么，以及同谁在一起！

这位贵族给人吓破了胆，离开内拉克王宫，空跑了一趟。他心里痛恨那个胡根诺教的总督。但是到了第三天，当强盗们根据诺言再来的时候，是谁朝着他们迎头赶来呢？他不是一直不让人瞧见他的影儿吗？亨利下令把那个匪党的首领吊起来，仿佛他根本就不是新教的人。其余的人，他立刻让他们当兵。他在贵族的家里吃晚餐；贵族和家里的人，都感到不胜荣幸，马上派人通知他附近的亲戚和朋友：胡根诺教的总督怎样救了他出险。实际上，总督还是第一位亲王哩！咱们要记着这点——将来有一天，王位如果没有人继承了，就该轮到他，不过这还是遥远的事情。目前但愿他保护咱们的村庄，不遭到他本教教徒的蹂躏。他主要是兵士，是纪律严明的领袖，是一切野蛮匪徒和武装痞子的敌人。凡是不在连长的名册上报到的人，就要受到处罚；凡是发过誓而又卷饷潜逃的人，就要被判死刑。最后，市场警察也重新设置起来了。

“事业在前进，”亨利想，他鼓励人们多多写出那样的信，进行那样的谈话。陌生人的信任是异常重要的；这甚而可以改变事实。要是妄想这个国度里只有一派宗教，那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情啊！他的军队是由两派宗教的人混合组成的：他留心使新事物得到发扬和重视。在他内拉克宫廷里，有同样多的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绝大多数贵族都是免费为他服务，为了他本人和事业的缘故，所有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召，彼此和睦相处——这种情形不是永远维持得住的。就国王那一

方面说来，他对待洛格劳尔和拉伐丹，也跟对待蒙莫伦西和路锡南一样。他似乎完全忘了，后面两个是他本教的人，而前面两个不是。

其实他完全明白这种情形，他针对一般的意见和占据统治地位的真理，把心里的话大胆说出来："凡是履行自己的义务的人，也就和我是同一个信仰，而我也和那些勇敢而善良的人是同一个信仰。"他这样说，又这样写在信上，尽管这些话可以使他自己上当。但是他经过了鲁佛宫长期的俘虏生涯，饱尝了欺诈和死亡的恐惧；他回顾那场由于宗教缘故而发生的大屠杀。正是他，可以憎恨一切人道的东西。可是他没有那样作，反而急于主张如何把人团结起来，这就要靠勇敢和仁慈。他自然想到本身的事情。勇敢——这些人大半是的。就是在鲁佛宫里，咱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勇敢的。可是仁慈呢？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还在避免有这种表现。要做到这点，他们不仅要勇敢，还要果断。然而他自己不知不觉地却把他们引入歧途，因为他在仁慈中掺杂了机智。人们只要觉得自己机智过人，就不会再鄙视宽大和容忍了。

王国里的和平又一次失败了。它是用法国国王的御弟"爵士"来命名的。爵士自从媾和以后，不再叫亚利松，而改称安汝，增加了十万泰勒俸金的收入。甚而他的德国部队尽管对国王作过战，也由国王发饷。就爵士个人说来，大可以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在自己的短促一生中还是不肯安份。他反而跑到法兰德斯去，想当尼德兰国王，然后再从这一个王位，跳到那一个王位，同时还向英国伊丽莎白求婚。她当时已经四十五岁了。长腿女王和她的意大利矮子——她这样叫双鼻

人——这样的配偶，成了笑话材料，特别是在内拉克，总督和他"枢密会议"的成员，晚上喝酒讨论新闻的时候，总免不得要嘲笑一番。不过爵士所宣布的和平失败了。哪怕法国国王叫人放焰火，巴黎人也不肯去瞧。胆大妄为的吉士，利用同盟到处煽动，王国里很少举行欢聚一堂的宴会，也没有人过问别人信仰什么了。国王迫不得已，在他的布卢瓦宫召开三级会议。新教代表不肯出席，他们十分明白，去了一定受骗。但是那瓦拉国王为了和平的缘故，叫他的外交官杜勃勒西·摩尔内写出呼吁的文字，而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写。

其他的人，都在担心彼此间互相残杀，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是一样。后者的力量强大些，就高喊武力；前者就要求给他们保证过的安全。力量较弱的人，不好标榜权利，只有主张忍耐和宽容；他在这种道德的保护下，容易扩张他的势力。但是道德要跟势力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更多的拥护者，两者分开，就不容易作到。亨利和他的外交官，在目的上取得一致，所以也走着同样的道路。摩尔内写了一篇呈文给三级会议，借用一位心地善良的天主教徒的名义，似乎文章是这个人写的，其实这是虔信而机智的摩尔内的发明。亨利也用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信去，请求上帝告诉他：哪一派宗教是真的。让他明白以后，好为真的宗教服务，而把假的宗教从王国赶出去，甚而尽可能地从世界上赶出去。幸好上帝在这方面没有告诉他什么。这样他才没有冒危险，把自己手里巩固的地盘交出去。

他认真要作的事情，是防止内战再度爆发，这种努力是他始终孜孜不倦的。一听到法国国王派遣专使到来，他就赶快迎接。使臣们劝他再改信天主教，而且在他忠诚的城市阿让

举行。使臣当中的一位，就是那个不让他进入波尔多去的德·维拉先生，另一位是他本族的大主教，第三位最重要的人物，是法国的财政大臣。亨利同时接见三个人，然而分别谈话。每位使臣晋见，都没有证人在旁，究竟说些什么，局外人不得而知，特别是关于金钱问题。在共同的会议上，大主教替老百姓诉苦，亨利哭了——同时他在想：老百姓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不是大主教的痛苦；正因为这样，所以王国的重任注定要他自己担负起来。这个消息自然是上帝指示给他的。因此，他就在这个时候，命令他的部下去袭击一个城市。老实的德·维拉，为了加强护卫去见总督，调走了守城的兵士，以致于城市的防守空虚了。"我的小小的战斗！"亨利在暗中欢呼；表面上仍然在哭，但是谁也分辨不出：这是快活的眼泪，还是痛苦的眼泪？"我的小小的战斗！"

德·维拉侯爵没有等多久，就采取报复手段。亨利在他王宫的院子里玩"长球"，院子被巍峨的建筑隔成四方形。正面一带，是雕饰精工的窗户和琳琅满目的抱柱回廊；又宽大、又壮丽的双行台阶，直接通到河岸和花园。这一切都是他的祖先在两百年以前就建筑好了的，四方形的每一角，矗立着一座坚固的钟楼，用来监视这片宏大庄严的地方。不过钟楼的看守人，由于跟姑娘们调情而疏忽了职守，敌人就利用这个机会，悄悄地溜进来，从这一个树丛躲到那一个树丛，借房屋的掩护，来到后院附近。亨利正在四周架有篱笆的院子里打"长球"。要是他正在吃饭就好了，因为餐室的墙边有一个窄窄的、凹进去的储藏室，那儿埋伏着哨兵，监视国内发生的可疑现象。这种布置总是不可少的；可是现在太迟了。传来一

种凄惨的叫声，敌人已经钻到院子的最后防线上来了，而且扼着了某人的咽喉。打球的人，都没有带武器。朋友们越过露天台阶逃走了，亨利跑到屋子里去不见了。敌人跟踪寻找，始终没有找着他。

格郎日堡

他从追踪人的脚底下溜走，然后经过城市的地下，最后又经过田野的地下。他摸索进去的这条隧道，已经很古老了，在活人当中，只有他才知道。他用点火器把灯点燃，就用这小小的亮光照路，避免陷入孔洞和坍塌的地方去。这一回因为他在想到失望的敌人，觉得这条路没有从前那样长。一个人在地下面呼吸，总是困难的。但是出口地方有一双温柔的手等待着他，而他方才却几乎遭了敌人的毒手！最后，他又爬上石级，吹熄灯光，推开洞口的盖子。"当心！"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当心，我的鸽子！"因为这个女人刚刚杀死了几只鸽子，正把它们摆在洞口的盖子上，恰巧这个满身污泥的人，气喘吁吁地从那儿爬出来。他的眼睛给阳光照射得睁不开，瞧不见面前的人是谁：原来是佛绿莱德，就是他十八岁时候爱过的姑娘，当时她是十七岁。

她瞧见他从地下爬出来，并没有吃惊，不过她也没有认出他是谁。首先，是因为他目前的情况，由于饱经忧患，他的面容改变了，而且还蓄了胡须。他那柔和而热情的眼睛，本来可以使她认出他来，但是他把眼睛闭着，只偶尔闪动一下：所以

佛绿莱德认不出是他。还有她本人的脸也变宽了，身体也发胖了。因为鸽子被他掀在一边，惹她生气了，她用拳头撑着腰，喃喃地骂。他打个哈哈，快活地回答两句，就走到井边去洗脸，收拾身上的泥垢。从前是另一口井照过他们共同的影子，而他们分别的目光和最后的眼泪，也沉入了井底。“将来咱们完全老了，这口井还是记得咱们的事情，甚至于到了咱们死后也是这样。”这是真的；后来人们彼此间还指着井说：“佛绿莱德就淹死在里面。她是那样的爱他！”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当她死了，因为这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应当传为佳话，不必再管那变化了的人。

忽然当年的情景浮现在眼前：他洗了脸，拍去肩上的泥土，没有朝着她瞧。她耐心等待着，对方摆脱狼狈的外表，出现了贵族的面目。他将要进去，越过这所小别墅的台阶，朝着女郎走去，跨进她的闺房，房里的墙壁上，画有人首鱼身的美人鱼，墙角现出天使的头，这一个显得非常可爱，上面那个却显得十分严肃。小房间的天花板上，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旁边这样写着：基督就是正义的太阳，佛绿莱德把它念了出来……其实这时她拾起鸽子。正巧亨利回过头来，不过她没有朝着那儿看。在他们的上空，空气传播着被遗忘了的话句。天空非常明朗，日光如银色一般，夏天傍晚的气候是温和的。他们一生当中，再一次在这儿仓库里碰头了。他很可以把这个弯着腰、相逢而不相识的姑娘拉过来，拖到库房后面去。他真的那样想了一下，但是又担心那边有人瞧见。他赶快走上去。她拿着鸽子跨进厨房。两人都离开了原地，然而空气中继续传播着被遗忘了的话句：你跟我一块儿幸福吗？我从没有这

么幸福过！那末，随你走多远，一定要想着我，想着这个小房间，当咱们相爱的时候，园里的花香飘进房来。你十七岁，佛绿莱德。你十八岁，亲爱的少年。要是将来咱们完全老了——

农人们的声音越来越近。空气中不再响动了。

在花园里

奇怪，代理总督在总督府里闹的事情，并没有讨到好处。法国国王听了内拉克的报道，很不以代理总督为然。或者宁可以说是由于暗杀失败，使得可怜的维拉最后连自己的位置也保不住了。贵族公开反对他，不仅在本省，在邻省郎格多克也是这样。那儿的总督但姆维尔和亨利订了同盟。但姆维尔是个温和分子，属于政治派，极愿为两派宗教之间的和平作些事情。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和平相处要在适当时间，才不影响他的位置！维拉眼看就要丢官，因为他干得太过火了。他特别受到本省一位极有势力的人物的排挤，简直使他无法招架，这个人就是皮隆元帅。皮隆攻击维拉不遗余力，大大超出亨利所知道的东西。

亨利这时心事重重。他不仅想在宫廷达到撤销代理总督的目的，也急于盼望他亲爱的妹妹到他这儿来，还有他的爱人——那瓦拉王后，也是他长久割舍不下的。看来他真的在想念玛果了；亲身经历过的旧日恩爱，总不能叫人一旦抛在九霄云外。相反，他常常有这种想法：让他的天主教的臣属，瞧见法国国王的妹妹站在他的身边，也许连波尔多的城门也会

大开了！说到小妹妹嘉德琳，他巴不得她尽快到来：嘉德琳，但愿你已经在这儿！好让你欣赏我的橙子园，调教我的鹦鹉说话，听我的鸟儿唱出你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奇妙的歌儿！嘉德琳，这是金丝雀儿！并且小妹妹是一个严肃的胡根诺教徒，要是她在这儿，立刻可以改善我在本教教友当中的声誉，可惜它并不是十分佳妙。

这自然要怪他认识了太多的女人。不过话又说回来，首先，有许多女人是值得咱们爱的——各有各的好处：这一个带着扑鼻的香气，那一个好象是纯洁的鲜花。贵族小姐有一位多疑善怪的母亲，亨利只好连夜骑马赶去，在大清早和她幽会。普通汉子的女人是容易弄到手的。不过他认识了一个烧炭人的老婆，烧炭人的家在森林里，宫廷的猎人约好在他家碰头。她非常爱她的国王，而他也热恋着她，以致于他和她睡在屋里舍不得走，让全体打猎人员，贵族和仆人，淋着雨候驾。人们都认为这种热度很快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二十年以后，国王晋封烧炭人为贵族。他一直念着森林里的茅屋和难忘的欢乐。因为那个女人成了他和老百姓之间的最密切的联系。他在她身上看出了老百姓；他占有他们，也感谢他们。

他不派别人，偏偏派那个向他效忠的费尔伐格到巴黎去接他的妹妹。这个老实人告发了亨利，不过他也背弃了法国国王，再没有比任何人也不相信的人更可靠的了。费尔伐格的确带着公主，经过一切危险和困难，到达这儿，但是她在内拉克没有停留多久。她的哥哥亲自陪她到波城，那儿是信仰和风俗严肃的地方，只要他一到那儿，连自己也变得严肃起来

了。波城是兄妹俩童年时期受他们亲爱的母亲教育的地方，他跟妹妹喜欢在绿色的树荫下面玩耍。外面有一座心爱的小王宫，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珍妮也常常到那儿去休息，带着两个孩子去享受那美好树荫中的新鲜空气，树叶飒飒作响，仿佛在精神上听到了上帝的呼吸。大自然是永恒的一种秘密，或者说，是它的秘密之一吧。园丁用一种与教士不同的标志为上帝服务。园丁名叫尚特尔，国王非常喜欢跟他聊天，把他当作一位哲人，而且也把房屋给他重新建立起来了。园子里的主要林荫道，取的是珍妮王后的名字。那儿是他们童年时期玩耍的地方，哥哥的脸朝着妹妹。妹妹在想：

“你瞧！咱们耽搁久了，天色快黄昏了。今天的园子显得分外幽静，朦胧的暮色，似乎把整个园子的空间和位置都遮着了。连那个用盆倒水的石雕女像，也沉入迷茫的树影中，显不出她那种闪闪发光的白色。咱们所有的人，作为基督徒来说，彼此是平等的，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特别显得真切。我是他的妹妹，必须把他看作我的国王，然而他在这儿却有不够的地方。我是不是说出来的好？这些事情本来不该我说，我心里有点害怕。但是关于阿让那次声名狼藉的跳舞会，我不得不警告他。”——“我的哥哥！”

“有什么事，妹妹？”

“外面传着可怕的流言蜚语。”

“你指的是阿让的跳舞会吧。”

她听见这样说，吃了一惊，停下脚步。平常，外人看不出她脚上有毛病，而且她也可以跳舞。但是在这刹那间，她差点跌下去了。她的哥哥亨利急忙说道：“我知道那些闲话，

我当然知道；他们那样说，无非想我和我的新教贵族离开阿让。我从鲁佛宫逃出来以后，最初原想住在那儿。但是教士们立即从教坛上攻击咱们。德·维拉先生也立即造谣污蔑。后来天主教的妇女，竟编造出一些最无聊的消息来给自己消遣。你要知道，妹妹，你们女性当中有些人，专门喜欢说些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情。”

“别谈这个，哥哥，你只告诉我：是不是在阿让的跳舞会上，当大厅里挤满了本城妇女的时候，烛光和灯光突然熄了，而且是你和你的人弄熄的？”

“没有。不能这样说。我倒是注意到那时大厅里变得黑暗一些了。也许是几支蜡烛同时点完了。人们有时由于大胆的缘故吹熄灯光；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妇女们自己吹的哩！”

这时嘉德琳生气了。“你什么也不承认，最好你还是少否认一些，那样我还相信你几分。”这不是没有经验的姑娘说的话了：不再是那种孩子般的声音，拖着高亢而吃惊的尾音。亨利心下骇然：跟他说话的，俨然是他严肃的母亲。他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因为天色已经黑了。他只好象一个男孩一样招认。

“我的贵族们想在黑暗当中吻那些女士。没有一个人夸口说，他也侮辱了她。总而言之，机会凑巧，而且大伙儿的兴致也高，等到后来丑事发生以后，自然没有人肯承认自己的错儿了。”

“你们竟干出这样的事来！”这是珍妮和嘉德琳的话。“这是你用来维持咱们家乡的严肃风纪吗？不，你这是向他们表示，你怎样在鲁佛宫里，也就是在咱们宗教敌人那儿，学会了败坏德行的行为。”

他失去了呼吸。接着的话是针对他个人的。“不仅有好些被侮辱的妇女，由于惊骇和羞惭而死了，你还造成了另外一些不幸事件。你在全国各地，到处横行，引诱妇女。我也不想提出她们的名字和人数了，横竖你自己心里明白。不过我要警告你，你以后还是爱上帝，别爱女人吧。”

他静静地听着。接着是免不了的祈祷开始了。

“首先，咱们应当学习，使咱们的心习惯于听主的话。末了，咱们必须实践。然而要做到十全十美，就要咱们的眼、手、脚、臂和腿一齐合作。残暴的手，证明心地恶毒，无耻的眼睛，证明心地下流。”

她念得又好听、又动人。嘉德琳公主接到日内瓦的来信，她记在心里——尽管她本人也不会再照着上面说的实行。她的哥哥在暗中哭泣。他容易流泪，就是对于无法更改的、甚而他丝毫也不想更改的事情，也是这样。这不仅是指他自己的天性，同时也指和他同父共母的妹妹的天性。可怜的姑娘，本着那份虔诚的热心，在跟自己对于堂兄亨利·波滂的爱情作斗争。这时堂兄还在猎野猪，要是他亲自来了，就会在嘉德琳本身还弄不明白以前，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正是她的纯洁的童贞，使得哥哥感泣。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妹妹的童贞总有一天会结束，这是很自然的。他带着半怜惜、半赞许的心情，亲热地拥抱妹妹，用一个吻来打断她最好的话句。接着他就领她进屋里去。

一切温情，包括骨肉之情在内，以及情感的每种波动，都有真正的价值，于是第二天清早，嘉德琳公主蒙亲爱的兄长答应赠给她一座小城市。当时他还没有占领那座城市，那是一

座不肯轻易就范的小城，一直不许他进去；他还得先把它攻下来，才能转赠给妹妹。后来等到王兄可能的时候，妹妹还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礼物。有一次是七百颗美丽的珍珠，还有一颗镶满了宝石的心；它们的价值只有审计院才知道。他们每次在波城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城内王宫里的美丽家具又罩上了套子，亨利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看的了。至于那瓦拉王室的珠宝，在他连第二件衬衫都没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去触动它的。上马！巡视骚扰较大的地方去吧！玛果也一直叫咱们担心。她的弟弟弗朗兹想逃到法兰德斯去，她帮忙他从她窗口挂着的绳子吊下去，后来她把绳子扔在壁炉里烧了，却几乎引起鲁佛宫一场火灾。于是她也溜到法兰德斯去了，多么荒唐的行为！孩子们，多么荒唐的行为啊！亨利在他的枢密会议上说。

枢 密 会 议

枢密会议的成员，三三两两地到宫里去。左右两边的露天台阶，可以让那些彼此关系不十分融洽的先生们，从不同的方面上去。在台阶的两边扶手中间，有一股泉水从墙脚流注到半圆形的石盆中。大理石的栏杆，由最柔滑的柱子砌成弧形，每人都爱伸手去摸。人们的眼睛自然而然地转向那些朴素的雕刻，多情的艺术凿刀，似乎赋给了石头以生命。但是两边的扶手在半空联接起来，台阶显得又宽大，又宏敞，直通到王宫里去。青年的步伐，爽朗的声音，充盈在空气中，绝大多数的会议成员，立刻穿过上面的院子，转向左边。他们跨过

儿级台阶，就进入沿着正面一带的抱柱回廊；每根柱头上，都雕刻着各种不同的神话形象。房门都是敞开的，阳光照耀着。他们即刻跨进最大的一间屋子，坐在矮柜或者木凳上，热烈地交谈起来，拥抱和哗笑，有些人争得面红耳赤以后才分开——应有尽有，然而国王还没有到来。

平常在避弹的墙上，是没有窗口的，现在布置得有监视哨。哨兵从栅栏后注视下面的院子，然后越过交通壕眺望郊外。城门后面有条大街，敌人可能在街上出现。绿色的白伊色河两岸，维持着和平与安宁，河上有两座桥：一座叫做老桥，一座叫做新桥。新桥从河面上伸展过来，通向拉·加伦纳公园，老桥连接着城区。王宫下面住的是得到庇护的居民。自从宫廷驻跸在这儿以后，在朝的先生们，也在那边添造房屋，手艺人、小商贩和佣工，都涌向这儿来，想依靠大人物们的坚固房屋保护自己，于是就形成了又窄、又弯曲的小巷，成为这个城市人烟密集的一区。河流通过城市，孩子们到处游玩。小孩子大叫大嚷，争着跑上那又高又老的桥，老年人只能战战兢兢地爬到上面去。桥洞的倒影，深深地印在水里，而且把生活在那儿的人影，也陆续吸收了去。

王宫台阶上面设有磨光的石凳，凳上坐着两位绅士，他们在等候亨利。穿着旅行大衣的是菲利普·摩尔内先生，他觉得亨利的生活太欠谨慎，天色都快黑了，还一个人在路上，何况正在发生战争。不错，战争又爆发了。爵士所宣告的和平，并没有实现。那瓦拉国王派遣外交官出去寻找同盟者，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敬谢不敏，避免接受他的要求。被杀害的柯里尼的堂弟——蒙莫伦西，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来是快要死的

人了，而且还被关进过巴士底监狱。但是这个胖子太懒惰，不肯报仇雪恨。按照摩尔内的说法，就是不肯为正义而工作，不肯为宗教而工作。“上帝唾弃一切消极分子，”这位胡根诺教徒断然地说，而且还用冷静的话语证明：为什么要打倒那些只想沾宗教的光，而不肯慷慨为事业出力的人。摩尔内离开了安汝公爵，因为安汝只是一味的为了个人的利益而追求王国。摩尔内冒了危险来到这儿，想跟国王谈谈，国王直到现在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话。不过一切不尽是由于天性，倒不如说，这是使命决定的。上帝比他选民的热情更强。其实虔诚的摩尔内，根本用不着担心那个在半路上耽搁的亨利，他拥有力量雄厚的随从。

“你旅行到这儿来的时候，被人俘虏了吗？”另一位绅士问坐在身旁的人。

“不过他们没有认出是我，”摩尔内回答，抬起肩头，表示胸有成竹的样儿：他的敌人在重要关头瞎了眼睛。“请您听听这件事情，路锡南先生，我们在一个地方，考察您祖宅的残墟废址，那儿的月光迷人极了，容易使人相信古代留传下来的童话。听说您的祖先从前在那儿碰见女仙美露西娜，从她那儿得到了幸福和痛苦，这也就是妇女们随时可以给与男子们的东西。要怪女仙美露西娜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所以有二十个武装人员，不等我们越过壕沟，就向我们扑来。在这种情形下，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冒充别人，万不可露出自己是胡根诺教徒。”

第二位绅士忍不住笑了。其实菲利普·摩尔内的样儿，正是道地的新教徒。不仅是他深色的衣服配着朴素的白领，

他的态度和表情，也都充分证明了这点。他的目光不刺激任何人，也没有那种茫然沉思的神情。它在查究良心，在永远光滑的额头下，显得安详而有理智。直到老年，他的额头上都没有皱纹，因为摩尔内觉得自己在上帝面前问心无愧。他的额头在皱缩的面部上，始终是一片纯洁的高原，尽管面部后来有一天长了斑点，露出悲伤的皱纹。这时他坐在一条磨光的石凳上，又年青，又勇敢，专心等待着国王，国王的事业上升，还要靠他来扶助。摩尔内预想不到，他在遥远的将来，要对他的君王说出这样最后的话："咱们要在这儿宣布一件悲哀的、可怕的消息。咱们的国王，咱们基督教世界五百年以来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国王——"

天空非常明朗，阳光如银色一般，黄昏临近以前的空气是柔和的。亨利从他的园里走来，越过新桥，怀里抱满了花。因为他瞧见两位绅士站在台阶上，就急忙跑来，打老远就要求公使报告消息给他听；他倾听着，尽管消息并不好，他仍然赠了对方一朵花。"这是别人摘下的，"亨利声明。他勉强朝着河边的妓院耸耸肩头；于是他们的心里明白了。同时上面王宫里闹得一塌糊涂。"我的胡根诺教徒要杀死我的天主教徒！"亨利大声说，已经跳到王宫院子里去了。

拉伐丹先生真的在和洛尼先生吵架。上尉由于小雄鸡破坏军纪，大发雷霆，其他的贵族也伙着闹，屋子里一片吵闹声，而结果事情本身还是弄不明白。幸好亨利清楚这件事情，原来有个城市名叫马尔芒德，上尉拉伐丹派遣旗手洛尼，到那儿一个已经失守的岗位上去。后来是亨利自己杀开一条血路，才把这个小伙子和几个火铳兵抢救出来，然而并不妨碍他们

狼狈地撤退，带着唯一的一尊大炮和两尊没有弹药的野炮。拉伐丹不想再听别人说，他对于马尔芒德所采取的进攻是失着，违背了国王的意旨。现在连他的旗手也提到那件蠢事了。"乳臭小儿！"怒气冲冲的上司咆哮道，"要是我按你的鼻子，还会流出乳汁来呢，"洛尼立刻就要跟他动武。贵族们当中有一部分人，火上浇油，另一部分人试图把他们隔开。说来也不相信，七八个人在一间唯一的屋子里，居然会发生这样多的事情。然而这一切，只是证明这个地方的生气蓬勃，兴致很高。亨利怀里抱着花，出现在他们面前，把花扔给他的贵族们。他公正地谴责了洛尼。他对他说，他安排了他在最好的中队当中，而且又是在最优秀的长官下面服务。现在姑念他年幼无知，他，国王打算亲自来教育他。这一下小伙子满意了，而且这也是他早就意料到的。他的面容马上平静下来。拉伐丹也息了怒，国王又拥抱了他。

其他的人，七嘴八舌地争论着这一座和那一座为非作歹的城市。那瓦拉国王的军队总是到处出征，从不休息，他们要建立和平，要报仇雪恨，又要维持秩序。这时开着枢密会议，每个成员都可以向国王表示意见。有好几个人，怪他进行战争不够认真。他的堂弟孔德对他的攻击更厉害了，控告他的行为怠惰和疏忽。"这是我的国土，又不是他的国土，"亨利说——多半是对自己，而不是对别人。只有摩尔内留心听着。整个枢密会议，多半是乱糟糟地吵成一团。当亨利谈到那瓦拉王后的时候，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他把一条腿挂在桌上，另一条腿缩回到下面来，嘴里咬着玫瑰花梗，有时由于内心的笑，忍不住打呃——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是感到纯粹的快乐。

那瓦拉王后最初帮助了她亲爱的弟弟爵士逃走，然后又抢在他的前面，跑到法兰德斯去，为他的事情工作。危险，危险——那是一个在西班牙人铁蹄统治下的国家，而最沉重的蹄子要算唐胡安·德·奥斯特利亚。"我的王后骗过了所有的人，她口称到那儿去治病，要服用斯巴的泉水。你们要知道，西班牙人是不懂幽默的，他们走着高跷步伐，昂着头，就象他们的衣领熨得那样僵硬，瞧不见地上任何东西。在那些西班牙人还没有听到第一句话以前，整个国家都被王后煽动起来了。后来唐胡安·德·奥斯特利亚，只好赶快派人护送她出境。他在晚上以前，还为她开了一个跳舞会。真叫没有办法，她自己的哥哥法国国王，由于害怕唐·菲利普，就向西班牙人把她告发了。"

一阵厌恶的笑声，还夹杂着一些咒骂。亨利咬紧牙关，在思想中决定道："没关系。至少我的可怜的玛果，在这次旅行当中，没有被人赶走以前，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镀金的御辇和天鹅绒的软轿，载着那么仁慈而又娴雅的王后，到处受着欢喜若狂的褐发老百姓的欢迎。她自己也乐得心花怒放。平常我的可怜的玛果，在她自己的家庭里，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她应当到我这儿来。我这儿需要她。"——"可惜她的王兄禁止她跟一个胡根诺教徒一起生活，"他把最后这句话大声说出来。他发觉在这片乌烟瘴气中，只有一个人对他注意，这就是他的外交官。

"摩尔内先生，"他说，"真叫人难过，但是法国国王讨厌他的妹妹，不许她来瞧咱们。"

摩尔内回答："那瓦拉王后陛下，自从法兰德斯的旅行失

败以后，再没有比到这儿来更迫切希望的了。法国国王对他的御妹生气，只是由于同盟的缘故。吉士公爵——"

"咱们出去吧，"亨利决定道，他在摩尔内的前头离开屋子。他们在游廊上走了几步，步伐走得象亨利平常那样快，走过去，又掉回头来。公使方才从巴黎回来，知道鲁佛宫里最近的谋杀事件。吉士使法国国王处在惊惶和恐怖的状态中。国王常常逃到寺院里去，不光是死的恐怖促使他那样作。他除了害怕自己死去而外，还害怕他的家族绝种，因为王后不给他生儿子。

"她永远也办不到这点，"亨利急忙插嘴说。"瓦卢瓦家族的人，再也生不出儿子了。"他没有说出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和证据：这是他母亲亲口告诉他的。摩尔内望着他，暗中告诉自己：多亏上帝正确地指引我到这位君王身边来。这一刹那，他终于认出亨利是什么人——不是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不是好色的登徒子，也不是指挥两百个武装人员的司令官，而是充分意识到本身使命的法兰西未来的国王。他故意作出一种虚假的外貌，这是由于聪明，同时也因为他有等待的时间，因为他还很年青。但是他决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由于国王的一句话，使他的心地豁然开朗，摩尔内鞠了一躬。这时话是多余的了，彼此已经默契在心。亨利简单地对他用手向拉·加伦公园一指，约定他们下次在那儿会面，不要任何人在旁。

这时有人来打搅他们。老朋友道宾芮和杜巴塔，利用本身的特权，随时打断国王谈话。他们从院子里跑来，冲上台阶，立刻争先恐后地抢着说话。消息果然证明他们的激动是有理由的。原来德·维拉侯爵被撤职了。这位代理总督，在

总督官邸搞的暗杀事件失败，使自己失去了法国国王的恩宠。代替他位置的是皮隆元帅，皮隆的确尽了一切努力才达到目的。特别是道宾芮有这种看法。他充满了幸福的信心，夸奖这位新的代理总督，说他品格高尚，在宫廷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倒那个倒楣的前任。杜巴塔的性格完全不同，他认为这位新人比那位旧人的态度更阴险。枢密会议的成员，听见这桩事情以后，也分成两派意见。

头脑最清醒的人，如洛尼和拉·佛瑟——他是天主教徒——，认为皮隆主要是患黄疸病的人，长着一对黄眼珠；有一次，他在暴怒当中，把一匹马的整个嘴巴削下来，因为马没有替他生驹。拉伐丹和杜锐兰，也是两个信仰不同的人，却一直认为，对于皮隆元帅应当保持一定的信任。他出身于吉阴省的第一流家族，自然会在这儿维持和平。这点人们可以相信他。会议进行热烈辩论的时候，亨利在读法国国王的训令，那是他的老朋友给他带来的。训令中写的是：在那瓦拉国王缺席的时候，皮隆元帅对整个吉阴省具有无限的指挥和统治权。亨利心下明白：这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好象我还禁锢在鲁佛宫里呢！他感到发冷，后来又感到发热。他把文件卷成一筒，不让别人瞧见。

摩尔内或道德君子

大清早摩尔内就走进拉·加伦公园。还没有卫兵站岗。要是国王来了，他们的会面不会有人看见，而他们的谈话也不

会有人知道。摩尔内盼望国王好好掌握这个重要的机会，一个人来到这儿。摩尔内对自己参预的事情，不管在英国也好，或者在法兰德斯也好，不管是关于战争的事务，或者是关于和平的建立，都估价得很高。因为他得在拉·加伦公园里等候，听见鸟儿在清晨的婉啭歌声，就想起上帝的庄严伟大。上帝容许最纯洁的大自然，直接跟这使人厌恶的尘寰接触；他通过他的儿子把两者统一起来。耶稣跟我们一样，在血汗当中逝世了，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心里更深刻地铭记着人世之歌。摩尔内把这点写在他的小石板上，好给他的太太夏绿蒂·亚巴勒斯特读。他们是三年以前结婚的，但是他们常常长期分离，因为丈夫受了国王的委托，东奔西走，要不断地为国王张罗金钱。摩尔内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计算负债和利息，超过他关于生和死的讲话。不过他根据爱人的要求，也写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那是他们夫妇俩在部荣公国的色当——逃亡者的避难所——重逢的时候。

他们见面，正是最严重的生死关头——巴托罗牟之夜以后两年。他们当中的每个人，自从脱离虎口以后，为了敬奉上帝，只好继续过着贫穷和受迫害的生活。夏洛蒂的财产被没收了，因为她的父亲和她的第一个丈夫都是新教徒。当时朋友们劝年青的摩尔内，寻求一个于他更有利的结合；但是摩尔内说，在婚姻问题上，金钱和财产不是重要的；主要的是品德，是敬畏上帝和美好的名声。夏洛蒂在这些方面都绰绰有余：她的头脑清晰，爱钻研数学，眼力过人，又喜欢绘画。她好施舍穷人，由于嫉恶如仇，使大人物们也对她凛然生畏。她抱着火热的心肠，为上帝和教会服务，超出一切其他的事情。她带

到婚姻当中来的就是这些，而不是金钱和财产。摩尔内觉得自己富有；她告诉他：她的父亲曾经在斯特拉斯堡，瞧见路德大师跟其他的博士们辩论。其实路德从来没有到过斯特拉斯堡，摩尔内调查出了这点。但是父亲的话既然在她的回忆中圣化了，夏洛蒂的宗教热情必然是始终不衰，摩尔内也就沉默了。这就是他跟那个胡根诺女教徒的结合。

“您听懂了我的话，一大早就起来了，”忽然亨利说——他悄悄地走进园亭里来，坐在摩尔内的旁边。他立刻问道：“您觉得我的枢密会议怎样？”

“太不机密了——而且吵得太厉害，”摩尔内回答，没有学亨利那样眨动眼睑。

“关于皮隆元帅，他们说了许多废话。是不是？他是我诚实的朋友，这一定也是您的意见罗？”

“陛下！如果他是您的朋友，法国国王也不会任命他了。就算他是一个诚实的朋友，他也不会长久当您的代理总督呀。”

“我瞧出来了，我对您的理智并没有估计过高，”亨利接着说。“咱们还得学习许多东西，对不对，摩尔内？您在流亡当中的生活不好过吧。”

“而您在鲁佛宫也是一样。”

两人的眼睛都瞪着了。但是马上又过去了；亨利继续说道：“我得当心，法国宫廷还想把我俘虏过去。您读这个东西吧！”他把昨天的文件掏出来，上面写着皮隆元帅的权力和权限——。

“在那瓦拉国王缺席的时候，”摩尔内大声重复着念。

“在我缺席的时候，”亨利重说一遍，摆脱了厌恶和恐惧。“不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他发誓说。“就是十二匹马也把我拉不到巴黎去。”

“您将要以法兰西国王的身份再到巴黎，”摩尔内保证说，同时比了一个手势，没有一个朝臣能够做得比他更完美了。亨利耸耸肩头。

“吉士和他的同盟太强大了。让我把心里的话告诉您吧：连西班牙国王都嫌他的力量太强，唐·菲利普为了防止吉士起见，向我提出秘密条件。他打算跟我的妹妹嘉德琳结婚，不多不少，我本人要讨一位西班牙公主做王后。关于那瓦拉王后，他叫我干脆跟她离婚——在罗马方面，他遇不到什么阻碍。”

摩尔内瞧着他，目光透入对方的灵魂深处。

“我没有办法。”亨利垂头丧气地说。“我只好接受了。或者您知道另外一条出路吗？”

“我知道，”摩尔内斩钉截铁地说，同时严肃地站起来。“您千万不要忘了您是什么人：您是法国的君王和宗教的保卫者。”

“难道要我干脆拒绝最强大的统治者的美好建议吗？”

“您不应当干脆拒绝建议，而是把建议转告法兰西国王。”

“我正是这样作了！”亨利大声说，同时打个哈哈，一下子跳起来。胡根诺教徒的面容开朗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就伏在地上。

“摩尔内！你还是没有变，还象从前马队当中的样儿！你喜欢走极端，喜欢暴动，你说过法国国王的紫袍里藏有霉菌和

沙砾。就是当时，你也不是糊涂人，你也没有否绝幸福，你终于离开了巴托罗牟之夜。”

他拍对方的肚子，表示赞许和高兴。“躲避死亡，所有的外交，就从这儿开端，战争的艺术，也是从这儿开端。”同时他挽着对方的臂，带着对方大踏步走了，园子足足有四千步长。

亨利和他的公使就这样在清早趁人不见的时候，常常碰头。至于国王为什么老是听取公使的意见，真实的原因是没有人知道的，哪怕你悄悄地尾随在他们的后面，也听不出来。摩尔内认定亨利是未来的法国国王，不光是内在的意识证明了这点，这是亨利所能了解的唯一的东西；还有一种明显的世界局势也说明了这点：这个王国——而且在整个西方恰恰是它——必须在天潢贵胄的手里，永久统一起来。不仅是法兰西本身，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呼吁一位王侯”。这个王侯不再是堕落的菲利普以及他的七拼八凑的世界帝国，他的帝国已经在瓦解中了。这样的帝国，除了不断采取手段，跟那少数几个还拥有自由的国家为敌而外，没有别的出路。但是这么一来，也加速了它本身的灭亡。摩尔内认为，那位迄今为止令人胆寒的菲利普，将受到上帝最严酷的惩罚，后来菲利普果然可耻地死了。这时摩尔内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来，但是他在思想上已经肯定了。他冷静地断言：一个国家盲目扩张势力，到处追求统治权，是不明智的。要想维持这样一个内部矛盾和冲突的王国——摩尔内虽然口里没有说出，心里却认为这是无视上帝，应当受到惩罚。他只谈事物的逻辑和真理；因为真理只要一出现，就必然取得胜利。

千言万语归总是：摩尔内努力使亨利不仅在感情上，而且

也在理智上，看出自己的未来是伟大的。亨利应当懂得和真理结合起来；包括实践的真理和道德的真理，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咱们被上帝创造成人，咱们是事物的尺度，除了咱们按照天生的规律所承认的东西而外，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了。这样一种高度的理性是崇高和深刻的，好象一种奥秘，大约会刺激和引诱人，特别是对那个作为它的中心的王侯。预言未来，总是吸引人的，哪怕早上六点钟，公园里的寒气还在逼人；要是在平常，亨利还可以睡整整四个钟头，因为他总是在深夜才结束他的放荡和冒险行动。但是他现在来了，听取一些关于他自己和敌人的明智的判断。

他听对方说：他将要很特别地以同盟者的身份，踏上登基之路，甚而以最后一个瓦卢瓦的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哪怕瓦卢瓦一直是憎恨他的。摩尔内在这儿引用那句话："爱你的敌人"——这当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适用的，要是不分好歹，就会违悖咱们人类的使命了。咱们必须注意实际上可以适用的场合。按照亨利的天性说来，他倒是乐于爱他的敌人，争取他们为自己服务，甚而对待他们比自己的朋友还要好些。也许他在这儿，心里已经有了跟最后一个瓦卢瓦结成同盟的预感，等到后来事情真的实现以后，他只想到摩尔内那样早就把事情看出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国海岸前边沉没，亨利也同样早听到了十年。后来事情发生以后，他确实认为摩尔内在拉·加伦公园里，早就明明白白地预言过了。当时公使可能使用过"没落"这个字眼，但是弄不清楚，他指的是一支舰队呢，还是一个世界帝国？总之，他的话句的光芒，始终保存在亨利的记忆里。因为认识就是一种光芒，它从道德君

子的身上焕发出来。只有流氓才什么都不懂得。

亨利通过摩尔内的嘴，听出道德在对他说话。道德说话的时候，真使人乐而忘倦：你还年青，而且得天独厚。美妙的机会，遇着你的美妙的天赋。机会是为你而生的。等到更伟大的行动时刻到来以前，你要使自己成为本省和本党的无可争辩的主人。暂且忍耐一些时间吧，这儿的天空是明朗的，十年的光阴，也不过象一天那样长。道德就这样娓娓不倦地说。

这时道德君子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并且写成备忘录呈交那瓦拉国王：要他早上至迟八点钟穿好衣服，听他的教士做祈祷。然后走进他的办公室去，陆续听取一切奉命办事人员的报告。别再开那种乌烟瘴气的枢密会议了，在那种会议上，只听见笑闹，讲故事和吵架。摩尔内希望亨利只把道德高尚的会议成员留在身边。这除了他以外，还有什么人呢？亨利本人要对他的家庭以身作则，而且不仅对他的家庭，还要对那瓦拉王国以身作则，而且不仅对这个王国，还要对整个基督教世界以身作则。摩尔内不愿在他所选择的王侯身上，有任何一点使人訾议的地方。每个人都要在这位王侯身上，发现他最盼望、然而从没有经历到的东西：王侯要博爱，法庭要正义，人民要得到减轻负担的关怀。王侯的一举一动，都要尊严，甚而要有光辉。他决不能给任何人以造谣污蔑的口实。单靠良心好是不够的。其他的东西，容易使人迷惑。这位枢密会议的成员，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责，提出了国王的道德问题。

“陛下，请您容许您忠实的仆人再说一句话。大伙儿都知道您花了许多时间在女人身上，这实在不合时宜了。今天是时候了，陛下，您要爱整个基督教世界，而特别是法兰西。”

“简直跟嘉德琳一模一样！”亨利想。“我要警告你，爱上帝，别爱女人！”这是她说的话。现在另外一个胡根诺教徒，也在他的耳边这样吹嘘。不，“道德”说的话再也不动听了。真的，话说得太早，而且向一位年青的国王所要求的规矩，目前既不适合于他本人，也不适合于这个残破的小国情况。然而这一点，几乎仅仅是这点，始终是亨利身上软弱的地方。当他已经成了人人公认的法国王位的继承人，这位顽强的道德代表人摩尔内，还是敦敦告诫他，话又说得不适宜，引起了厌恶和嘲笑，后来他也只好缄口不言了。生活照旧不加检点地过下去，道德君子放弃了进言，而垂老的人还沉溺在情欲当中，仿佛回到了年青时代。将来有一天，亨利就是这种情形。青春和爱情，将使一颗永不满足的心造成错误；连摩尔内对你这方面也缄口不言。他今天说话，你应当高兴才对呀！

他不但觉得忠言逆耳，还趁机报复。国王在他照常召开的枢密会议上，当着公使摩尔内的面表示：他感谢天主教徒要胜过于胡根诺教徒。胡根诺教徒为他服务，不过是为了本身的利益，或者是对于宗教的热心。天主教徒却得不到这种好处，他们为了他的伟大，使本身的信仰受到损失。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连天主教的绅士们都没有好好地听他说。但是亨利甚而忘记了对个人的爱护和怜惜；他当着公使的面学乌鸦叫。本教的人，一般都被人看作乌鸦，因为他们穿黑衣服，爱唱赞美诗，喜欢出去掠夺战利品。当国王公开作出这种侮辱举动的时候——他开始只在角落里悄悄地作——，没有人想看，特别是天主教的人士，大声说话来遮掩那种情形。亨利本人不久就溜走了。

他在外面哭，又羞又恼，怪自己不该用这种态度对待道德的化身——胡根诺教徒摩尔内。但是他表面上还是倔强到底，不再单独接见公使了，尤其是不在早上六点钟约在拉·加伦公园里。然而这并不妨碍他：没有见着摩尔内的时候就想念他，留他在自己的宫廷里，跟一切别的人在一起，其实摩尔内对于那些人多半是没有帮助的。亨利断言：道宾芮是完全另外一种性格的朋友，他在鲁佛宫里催促我逃亡。杜巴塔也是完全另外一种性格的朋友，他在那个普通客店里救了我的命。更不用提他伤心失掉的德尔贝夫了，这个朋友寸步不离地保护了我。但是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战士，天不怕，地不怕，没有人敢对他们哼个不字，他们的勇敢，从没有接触过道德的边缘。现在咱们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或者拿枢密会议中的任何一位优秀成员，来跟摩尔内比，他们成了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染有恶习，有几位甚而十分厉害，然而亨利更加原谅他们。友谊和王权有消灭一些东西的力量。但是没有人可以支配这位伟大胡根诺教徒的高深知识。愚昧是无法消灭的。

老朋友阿格利巴尽量慷国王之慨，波城的审计院最熟悉他的名字。有一次，他向另一位贵族提到国王，说得很响，故意要使亨利听见。那一位贵族没有留心听，于是亨利自己代他重说一遍："他说，我是一个吝啬鬼，世界上没有人象我这样忘恩负义。"后来有一天，他给国王送来一只饿得半死的狗，原来国王很爱那条狗，后来把它忘了。阿格利巴在狗的颈圈上刻上一首十四行诗，诗的开头如下：

忠实的柠檬①，在较好的日子里，
也曾躺过你神圣的御床，
可是它现在睡在石头上。
义犬遭到这样的命运，
也学习人的榜样，知道
这就是朋友忘恩负义的下场。

结尾还有这样几句：

在朝的先生们，你们用骄傲的目光，
瞧着这饥饿的狗儿奔走茫茫，
它窜过大街小巷。
它尽了耿耿忠心，到头来
就落得这样下场！

亨利读这首诗的时候，变了脸色，他看出自己犯了错误，总是立刻激动感情，不过后来照样忘记了。他容易原谅别人的错误。至于可怜的阿格利巴，亨利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然而他忽视了他敏感的诗人天性。年青的洛尼，爱钱更厉害。他一毛不拔，总是把钱攒起来。不久他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当了男爵，在诺曼底边界上有他的田庄。当亨利要付兵饷的时候，洛尼男爵出卖了一座森林，他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看出那瓦拉国王的幸运战役，将使他的贷款增加十倍。他在内拉克城的

① 大约是狗的名字。

老桥那边，建筑了一幢房屋，因为好生意总是要求时间的。还有，国王也不能触犯他，哪怕他犯了严重的错误。洛尼受到触犯，就大声咆哮起来：当着亨利的面，说自己既不是他的臣属，也不是他的仆人，他高兴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实际上，他并没有那样想，单拿他的房屋来说，他就舍不得离开。亨利也严厉地回答：他要走，就听他的便，自己会找到更好的仆人。实际上，他也没有认真那样想。洛尼尽管吵得凶，他却是属于亨利最优秀的部属。有个时候，洛尼甚而旅行到法兰德斯的姑母家去，他看在继承遗产的份上，假称自己是天主教徒。

在两位女士当中，他选择一位不大漂亮、但比较有钱的跟他结婚。男爵到他北方的府邸里去接他年青的太太，这时瘟疫在那儿流行着。太太坐在森林里面一辆密封的车子里，由于害怕传染，不让丈夫到她身边去。但是瘟疫和陷阱，都阻挡不了男爵，他带着慷慨的自豪感，突破了一切。他战胜危险以后，卸去身上的甲胄，着手精打细算。他和国王一起，参加一切会战，后来等到王国建立成功以后，亨利就有了一位了不起的财政大臣。

现在两人都还年青，事业正在开始，他们一块儿去占领敌对的小城市，为了一面旗帜和一条有积水的壕沟，往往以自己的生命作赌注，而幸运的洛尼总是值得的。有一次，城市被抢以后，是谁一下子赚了四千泰勒，因而挽救了从前那个财产所有人——一个年老的男子——免遭兵士们的毒手呢？亨利深知这个小伙子的性格。他爱名，爱荣誉，差不多也同样爱钱。亨利有一次也这样安慰摩尔内，说他们两人将来都会富有。他故意这样说来试试摩尔内。摩尔内简单地说："我尽职就已经

富有了。”亨利故意用严峻的口气回答："我并不重视您的牺牲，摩尔内先生。我想到我自己的牺牲。”

“咱们不是把一切贡献给人，而是贡献给上帝啊。”回答是恭顺的，然而同时也含有指责的意味。亨利变了脸色。

不久以后，他的小小的队伍遭到树丛里面敌人的袭击，那是皮隆元帅的骑兵，人数超过他们。逼得那瓦拉国王和他的少数随从没有办法，只好转弯逃走，枪弹在背后追击他们。当他们停下来以后，发现国王脚上的鞋底给流弹打掉了。国王把丝毫没有受伤的脚伸出去，让人给他穿上另外一只统靴。果然有人过来给他穿，这是摩尔内。亨利瞧不见他的脸；摩尔内俯着身子站在那儿，鲜血沿着他的脖子直流。“摩尔内，您受伤了。”

“只是针刺一下——要是我想到陛下您幸免的危险，我的算不了什么。我请求报酬，陛下。请您以后别再这样把您的生命作儿戏了！”

亨利吃了一惊，原来摩尔内第一次要求的报酬就是这个。现在他才抬起头来，脸上流着血，脸色苍白得可怕。“咱们对于皮隆元帅的恶意，抱着一致的意见啊，陛下。”没有说别的话了；不过亨利听出了言外之意：当您单独接见我，和我在拉·加伦公园谈心的时候——想到这儿，他的心开始跳动了。他低声说道：

“明早，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时候。”

一件重大的秘密

这天夜里，菲利普·摩尔内的觉睡得很少，他的良心睡不着。他一直在作思想斗争，究竟要不要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出来。机会到了，终究是义不容辞的。他有时由于受伤而发寒热，神志不清，他觉得自己站在国王的面前，又听见自己在说话，说得比平常快，而且也比平常流畅得多。国王向他承认一切，也坦白了自己跟磨坊匠人的老婆那种暧昧关系，那是一件不名誉的、同时也是危险的事情。国王垂下头，表示懊悔，然后又抬起头来，这正是摩尔内在发寒热的昏梦中，衷心盼望的。他不想使国王难堪，更不想搅乱他对于最亲爱的人的纪念。可惜没有别的办法，要防止国王不走上情欲的危险道路，只好告诉他：那条道路是通向不能自拔的绝境。然而这又只有掌握重大秘密的人才能这样作。

主啊！你解除我的义务吧，发寒热的人恳求，他的祈祷中立刻充满了不能控制的思想。仿佛他已经用不着说出那件使他非常苦恼的事情，国王早就知道了。不知道什么缘故，掌握告发性文件的是国王，而不是摩尔内了。国王掏出文件，把它递给摩尔内读，而且保证道：他知道这件秘密以后，深自检点，挽救了自己的堕落。国王又说，他现在看见，哪怕一种圣化的生命，由于不能节欲，也会受到谴责，使一些明白真相的人，带着恐惧和怜悯去回忆死者。这会引起什么后果呢？全国人民都尊敬他们逝世的王后，认为她是虔诚和纯洁的。国王在发

寒热者的梦中说，我要警惕自己，要改正自己。我原谅一切受人性支配而活动的人，我自己就那样作得太多了。但是现在一刀两断，我以国王的身份保证。

摩尔内得到国王的诺言以后，睡得安静些了——但是不久他忽然醒来，因为上拉·加伦公园的时间到了。他的头脑已经完全清醒，可是最初他仍然以为两个文件连同秘密，真的是在国王手里，而不是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先打开文件夹一看：文件仍然在里面原封不动。国王什么也不知道，严重的义务，仍然等待着摩尔内去履行。

他沿着林荫道朝国王走去，真是从来罕有的事情：亨利早在那儿等得不耐烦了，来回走着。公使刚一露面，他就亲手搀着公使到凳子上去，十分关心地注视他缠着绷带的头，问他觉得怎样。摩尔内回答：子弹只是撕掉一小块连着头发的皮。伤并不重，值不得国王垂问。"如果陛下高兴，咱们还是来谈业务吧。"

"您倒真的不肯耽搁事情，"亨利说，但是他在没有提到自己的财政困难以前，又迟疑了一下。他发现摩尔内有种不平常的表情，好象在害怕。他大概是夜里没有睡好，亨利这样想，于是就把话题转到他的农民身上，说他一定要减轻农民的租税。但是拿什么来弥补亏空呢？他大声说，好象在开玩笑，其实心里是非常认真的："我能够象我去世的母后那样作就好了！她处罚自己犯的最轻微的过失。要是她忘了祈祷，就付给审计院一百镑。我要付的赎金，一定比我亲爱的母亲多些！"

这时摩尔内按捺下心里的恐惧。那是人的恐惧，相信上

帝就把它排斥掉了。他站起来，亨利用好奇的目光对着他。

“去世的王后，”摩尔内说得象平常那样清楚和安详，“她在一切问题上，对待自己都是严肃的，只在一个问题上不是这样。王后陛下暗中跟德·戈庸伯爵缔结了非法的婚姻，德·戈庸牺牲在巴托罗牟之夜，王后这种结合，没有教堂的祝福，事后教堂也没有给她祝福，因为她不肯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时她是四十三岁，您的父王已经逝世九年了。她给德·戈庸先生生了一个儿子。”

这时亨利一下子跳起来，“一个儿子！这是多么稀奇的神话！”

“在您审计院的记录上，陛下，并没有神话。那儿记了一笔七十五镑的账目，是用来赡养一个孩子，名叫法朗沙·戈庸的。这是王后在一五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付出的赡养费。”

“当时她旅行到巴黎去了，打算办理我的婚事，后来就死了。”亨利结结巴巴地说，他的眼泪涌上来了。在他思想过程当中，珍妮的形象，通过错综复杂的命运更扩大了——那是意料不到的，也不是立刻把握得着的命运。她的儿子快要晕倒了。思想过去了。儿子的骄傲突然变成了屈辱。“不确实！”他叫道，话句连贯不下去。“那是伪造的文件！诽谤一位不能再说话的女人！”

摩尔内呈给他两份文件，作为回答。“这是什么意思！”亨利立刻大叫。“谁敢在这儿提出书面的控告？”他瞧见有日内瓦人德·贝泽的签字；然后他又读个别的字句，终于不得不承认压倒的真理。宗教监察会的知名人士，以革新教会的名义，证明这种婚姻的结合是错误的，男女双方当着两三位证人，彼

此承认:这是普通所说的良心婚姻,其实是违悖良心的。既没有重视良好的风俗,而婚姻的举行,又没有让教会知道和取得它的赞同。甚而把教会的迫切愿望和建议置之不理。牧师们以主的名义要求:男女双方在关系没有公开调整以前,彼此不许见面,万一非见不可,那就只能在极短的时间,至多不过两三天。就是这样,也还会惹起麻烦,他们要想避免上帝震怒,就非消除那些麻烦不可。如果他们双方忽略这点,立刻就会被取消参加圣餐的资格。

情形就是这样。珍妮受到宗教最高处罚的威胁,而她却把一切都贡献给宗教了:安宁、幸福、她的力量和生命。为什么呢?"上帝所防止的坏事情,既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教会就只好走极端了。这样一件天大的丑事,是和主的教会水火不相容的。"接下去是所有人的签名。当然是真的。只要提出诘问,立刻可以得到证实。但是受到惩戒的珍妮的儿子,不高兴再去查询那些牧师了。他们的行动,是出于世俗的考虑,绝不是上帝授权给他们。这就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印象,而且把这种印象永久保持下去。教士们只提到:良好的风俗、丑事和公开的调停——这些话跟精神毫不相干。它们无非肯定:共同生活的人,有权相互监视和侦察,相互判决有罪或宣告无罪,总之,是赋给一个抱有统治欲的团体以支配我们人身的权力。"没有监视,就不许我们恋爱,"受到惩戒的珍妮的儿子,气愤填膺地想。"幸好我们死的时候不得不撒手抛开一切!"他丝毫不动声色。他在鲁佛宫里学会了缄默,这时又以为回到那儿去了。自从他知道,他亲爱的母亲因为恋爱的缘故,在她自己的国内受到惩戒,就觉得再没有自由的空气吹动了。他

毫不踌躇，把文件退回去。"请您留下吧！或者请您退还到您拿来的那个地方去。"

摩尔内说："文件本来是在梅兰牧师手里，他在咱们尊敬的王后的困难时刻，帮助了她。死者吩咐他把文件交给我，别让她的孩子们瞧见。"

"可是我现在瞧见了，"亨利回答。

摩尔内的呼吸困难，接着是努力克制自己的声音："王后告诉她的牧师，她再也不能禁欲了，于是他就悄悄地介绍德·戈庸伯爵跟她幽会。他知道，这不是结婚，但是他动了怜悯。"

"摩尔内！"亨利大声叫，他也紧张过度了。其余的话，由于心情紊乱，只是喃喃地说出："您是一只白顶乌鸦。您知道，您的绷带和创伤，使我不能对您怎么样。昨天为我而受伤的人，我不能对他不客气，您就滥用这有利的机会。要我听您说，我的母亲也和我一样，行为放荡。如果我不服从您的意思，您就断言，我也会走她那条路。不祥的乌鸦！"他突然大叫起来，掉过身去，迈着大步走了。他垂着头，眼泪洒在地上。

接着有几天，两人彼此都没有通消息。国王骑马出去讨伐一座敌对的小城，但是没有带公使去。亨利想借战斗和疲劳来忘掉潜在的苦恼，然而思想上还是摆脱不开。她四十三岁了，还不能禁欲。快飞来一颗子弹吧！王后珍妮的儿子这样要求。她的快活的儿子，置身在枪林弹雨中，要求飞来一颗子弹，缩短他和母亲一样忍辱受屈的时间。当他后来无恙地离开战斗，他就哈哈地笑了，感到高兴，还在暗中好笑自己虔诚的母亲，居然也作出了那种秘密事情。

他需要不断活动，老呆在一个地方，就使他发觉最无聊的东西。奇怪的是，他直到现在还没有注意到这点。老百姓相互传说，珍妮王后怎样处治那些抗拒她的人。要么，就信奉基督教，要不，就消失在她波城的王宫里。那儿设有土牢，亨利也看到过。有人就在土牢旁边进餐。他的母亲既然为了宗教，不惜采用残酷手段，那末，她要使她私下的婚姻对各方面严守秘密，或许也利用了土牢来使知道的人缄口吧。现在儿子觉得母亲的面容改变了。他回想起，从前也曾经预感到，她死后的面容完全改变了，这就是她派遣出最后专使传达最后消息的那天。死者的精神长存，只是躯骸变化了。请您随着我们一块儿奔驰吧，再突然向我们显示一副新的面容：你还认识我吗？是的，母亲！

他看出，她显得更伟大了。这是他听到她的秘密婚姻的刹那间所产生的第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现在定型了。珍妮真的由于错综复杂的命运，显得更伟大了——从前她不过是虔诚、勇敢和纯洁而已。她也是为一切而牺牲的，包括她晚年的热情在内。死是好的，它证实了咱们。“德·戈庸先生万岁！”巴托罗牟之夜以后，亨利和凶手们再见时，曾在鲁佛宫的大厅里这样叫过。他当时气昏了，号召死者，仿佛他们还在场似的。“德·戈庸先生万岁”——那时这个人已经死了，他不在大厅里，而是在井里，作了乌鸦的饲料。今天他才复活在他认识的一位女人的周围。

这段时间，摩尔内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失悔自己不该使国王痛苦；他事后甚而怀疑那样作是有益的。他听说，那不光彩而又危险的磨坊事件还在继续。正是由于这件事情，才最后

促使摩尔内对国王宣布重大的秘密。他还担心，现在国王知道有一个弟弟存在，那是国王不可承认的：否则，将与实际的宗教虔诚背道而驰，造成混乱现象。根据这样看法，摩尔内责备自己，不该使德·戈庸伯爵复活。相反，亨利倒感谢他有此一举。后来有一天，他们两人又感动地拥抱在一起，固然是出于不同的感情，但是来得很突然，什么话也没有说，因为话是多余的了。

磨　坊

但是亨利仍旧骑马到他的磨坊去。他常常不带随从上路，沿着加龙河走，过河以后，在一座古老的小城附近转弯。他分开树枝，马蹄踏着枯黄的落叶。他在树丛边停下来，张望那座临风矗立在丘陵上的磨坊，看磨坊匠人在不在那儿。他巴不得那个男子乘车走了，自己好和他的女人单独在一块儿。他有权利高兴什么时候来就来。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是他自己，这是大伙儿都知道的。他的佃户一点儿也显不出是个狡猾的人；这蠢汉带着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迁进这儿来。他认识他的主人，没有办租佃的手续。主人看在年青漂亮的女人份上答应了，但是丈夫防备森严，不许主人染指。这个汉子的妒嫉心，狠得跟土耳其人一样。

巴巴斯特的磨坊主人，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上了年纪的、性情温和的人，真以为他亲手去拨动翼子，亲手去收集那些从辗筒里流出的面粉。实际上，他连一袋面粉都没有包扎

过，这种事情是佃户作的，他倒跟那个妇人玩着别的花样。主人和佃户彼此十分了解；每人都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每人都小心提防，注视对方的行动。要是主人来到这儿，佃户就一定留他吃饭。妇人不敢作，只有丈夫才有那种勇气。他明白自己的优点，他是一个结实的男子，是一位使人艳羡的妇人的占有者，他一直没有充分考验过自己的优点。要是主人不检点，一定要上个大当！

今天亨利在树丛旁边等了许久，树影遮着他的身子，他们从磨坊那儿瞧不见他。磨机使劲转动着翼子，磨匠那张又白又宽的脸，始终没有从天窗口露出来过，平常他总是要向四周了望。只有妇人伸出头来，向这边探望，眨眨眼睛，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是她的表情既显得机智，又显得惊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得啦，她脸上的面粉配着黑眼珠，倒是挺好看的，她的身材那样苗条。"玛德隆！"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叫她的名字，因为地方隔得那样远，磨机的翼子又轧轧地响着，她听不见他的声音。后来听见马嘶，她才吃了一惊；她退回去以前，朝树林那边做个手势，可以这样体会：来吧！我是一个人。

亨利把马系住，走过去，沿着土丘巡视一遍，看佃户是在什么地方。最后他跨进磨坊去。宽敞的磨坊间，看去一目了然：两堵墙壁旁边，堆着面粉袋，在第三堵墙壁边，碾筒在磨槽里滚动着，风从外面向第四堵墙壁刮来。磨坊佃户的女人，听见开门的声音，急忙回过头来。她向辗筒里倒麦粒，或许是故意那样作吧。胸巾已经滑下来了，雪白的乳房，随着惊讶的呼吸而迅速起伏。"我尊贵的主人！"她说，屈了一膝，有礼貌地搴起衣裙。她不是一般的村姑，懂得风趣，每逢

亨利光顾，她总是用文雅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绝不肯说一句下流话。这也是她用来笼络他的手段之一。

"玛德隆，"亨利带着十分高兴和迫不及待的神情说。"你的监视人已经在酒店里睡着了。咱们有时间。我来给你把胸巾系好。"他不但没有系，反而灵敏地解开她的衣服。她没有抵抗，只是重说一遍："咱们有时间呀。为什么这样急，我的尊贵的主人。要是您达到目的了，您就拔起脚一走，我因为舍不得您，把眼睛都哭红了。我总是舍不得离开您——您的话说得多么好听啊，"她补充一句，虽然表情上含有娇嗔，但是她的细长的眼睛，露出比元帅夫人更多的讥嘲。在这片刻间，亨利尊敬全体女性。因此，他丝毫没有注意，她在干什么。她放了两袋面粉在面袋堆下边，这样就有了一个休憩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临时的卧榻吧。她坐在上面，招手叫他过去，这么一来，她成了发号施令的女主人。

"我的朋友，"她说，"现在咱们马上就可以相爱了；可是我搞这种事情，不喜欢有人来打岔。白天这个时候，难免不有顾客进来。至于酒店方面，可能是什么人睡在那儿；但是酒店离这儿不到一千步，有些人会突然醒过来。"美丽的磨坊女佃户，用清脆的声音说得不快不慢，尽管他正在顺利地脱下她的衣裙，她神情上却不慌不忙。她好象什么也不在乎。其实她事先早就考虑好了，用丰满的手臂抱着他的肩头，让他听得更清楚一些，然后就转到主要问题上来。

"我想下一次，咱们两人一起从早到晚，尽兴地恩爱，不让陌生人跑来打岔，或者不速之客跑来扰乱咱们最舒服的时间。你难道不同意我的主张吗，亲爱的朋友？"

“照你那样说法，我当然同意，”他冲口而出地说，打算把她的身子放倒，却忽略了她那只温馨的手臂支撑着她自己。他只好放弃那种意图，打个哈哈，赞成她的话。“应当有一天的时间，把你的丈夫打发开。怎样，漂亮的玛德隆？如果你有这种意思，那你就实行吧！你是唯一能够这样作的人。”

“完全不对，尊贵的主人。只有你才是唯一能够这样作的人。”接着她就向他解释怎样作法。“只有您的衙门，陛下，才能够把一个磨坊佃户扣留一整天。”

“你是说把他关监狱吗？”

不，这不是她的意思。应当办理文件，再三讨论，叫抄写员抄写几份，拖到晚上，才由双方签字。双方吗？不错，缔约的一方是米硕，磨坊的佃户。“另一方呢？”妇人等了一会儿，用她细长的眼睛考验她的年青的国王，看他猜不猜得出来。“男人们脑子里想到别的东西，总是这样愚蠢，”玛德隆想。“您自己是缔约的另一方，”她启发他，压低声音，温和地点点头，两种表示都是由于可怜他的思想迟钝。“您的书记会替您办理那些重要文件，这时候咱们两人可以在这儿尽情地幸福。”

她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又提高声音，露出幸福的期待表情——尽管这种幸福含有一些讥嘲的成份。他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别人想偷他的东西。那些假想的文件的内容，一定是叫他把磨坊的所有权，转让给她诚实的丈夫。这就是妇人真正相爱的代价；米硕希望在交易当中不戴绿头巾，结果是枉然的。亨利心想：“她想要一切：磨坊、爱情，尤其是对于两个男子的胜利。”

“我懂了，”他随口说道；这时他只向玛德隆要求她曾经自

动给过他的东西：妇女们那种巧妙的狡猾，应付的艺术，以及时刚时柔的甜蜜心肠。

在下一瞬间，他想："女扒手，你不会成功"——真的把她扳倒了。她立刻叫道："米硕！"面粉袋堆里面，有一袋给推下来了，佃户从缺口当中爬出来，气呼呼地向亨利扑过去。亨利要摆脱身上的累赘，确实需得费不少的劲儿，至少要不弱于那个妇人，因为她打算抱着他不放。后来她以行家的眼光，看出他的确非凡，只好放开手，让自己的丈夫听凭命运摆布。

因为尊贵的主人现在侥幸站起来了，而且隔着一定的距离，于是那个笨汉埋着大脑袋，朝亨利的心窝撞去。笨汉摔了一交，亨利用主人的身份大喝道："米硕！"——已经无济于事了。笨汉的头上肿起一大块，眼看快要中风了。他从地上爬起来，拉着主人的臂，一直不肯放手。不过亨利也没有抗拒，只希望这个男子安静下来，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因此，亨利听凭米硕拖去。米硕跌跌撞撞地气得发疯，或者也许他的气忿是故意作的，超出亨利的想象以外。他们忽然陷在深深的磨槽旁边，磨盘正在里面转动。亨利在最后关头，明白了对方的意图，他用脚把佃户绊倒，否则就要发生不测：佃户会把他抛在井边，让铁螺旋把他的手和臂卷去。

恐怖使得他情急智生。佃户米硕在地上打滚，发出微弱的哭声，好象是什么地方的驴子在叫。这时他扭回头来，再看看国王是不是无恙，接着他又继续打滚和哭叫。玛德隆浑身都是面粉，脑袋摇晃得象一位白发婆婆，她跪下去，想把高举的手合起来，然而她的手直抖，总是合不拢来。

亨利出了一身冷汗，但是他哈哈大笑着离开夫妇俩，边跑

边笑，拍去身上的面粉，同时也摆脱了这场冒险。一个人总得把一些骤然发生的糊涂事情，照样保存在记忆里，特别是在战场和情场上受到敌人的袭击。这当然说不上什么光荣，但是幸免于难，他跨上马背，加鞭跑了。他想，国内有那样多的磨坊，也有数不尽的磨坊女人。这座磨坊不会很快再见着我了。不过要是我再打这儿经过呢？

多年以后，情况变了。磨坊主人米硕招待国王吃饭，那时国王已经上了年纪，长着花白胡须，戴着毡帽。到处传遍了他为王国而进行的无数次战斗。他在人民当中，造成了许多神话般的恋爱故事。有五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他们都从一只陶制的大盘里拿东西吃，他们吃着切好的面包，又从罐子里喝葡萄酒。天色已经晚了，在这通风的磨坊里，灯头上冒出四股火焰，在他们头上闪动。后面是一片黑暗，灯光只射到前面，照着他们的胸口，在这黑暗当中，人们都显得温和而又亲切。

国王轻轻地靠在桌边，手里端着酒杯。其他的四个人，都端着酒杯，只有磨坊女主人没有。她已经不年青了，埋头沉思着，一心一意依恋着她的国王，国王正在茫然地回忆往事。这时他分明面对面地跟她单独坐在桌子前头。在后面一间窄窄的通间里，有两个年青人：一个是磨坊主人的女儿，一个是磨坊伙计，彼此互相碰杯，专心致意地对瞧着。最后，磨坊主人举起酒杯，挥着帽子，唱着风流国王之歌。米硕的头发已经斑白了，忠诚地瞧着他的国王，越唱越起劲，他完全明白，国王爱人民，也爱人民的一切女儿。

这首歌又一次激起年青人的爱情，但是对于那两位垂老的人说来，徒然引起回忆上的痛苦。国王侧着耳朵，含着微笑，

就象一个最好的时光已成过去的人。从前的玛德隆，只有你才明白。当时的光景好吗？虽然有过圈套和冲突，也使人恋恋不舍吗？你们两人应当知道呀。歌儿唱到佛绿莱德，好比清晨、朝露和鲜花，后来没有再认出她亲爱的心肝了——她也早去世了。

敌　人

磨坊事件，也象从前阿让跳舞会的故事，在国内传遍了。总督发现，前任和现任代理总督，就是制造谣言的人。皮隆在各方面都超过他的前任。一般推测，磨坊女人没有说什么。大概是她的丈夫喝醉酒后，把事情泄露出来了。奇怪的是，他的坦白给人彻底利用。他出现在阿让召开的法庭上，这个城市已经经历过了第一次乱子。总督真想阻止法庭审问佃户；可是城门关上了，不让他的部下进去，而城墙上站着卫兵。

这天，皮隆元帅不在阿让；他不参加这一类公开活动。每逢城市把总督关在门外的时候，皮隆也不进去，而这样的城市愈来愈多，他没有颁布明显的命令，叫它们那样作。亨利也很难控告皮隆的武装袭击，那次曾经打掉他一只鞋底，牺牲了摩尔内先生一块带发的头皮。皮隆元帅会使一切阴谋诡计，自己总是躲在幕后，这对于一个性情暴躁的人说来，是颇不平常的。他读了许多书，也许书读得太多，所以人变狡猾了，别人却往往由于多读书而洁身自好。事实俱在，他把总督弄得声名狼藉，而且不仅是在妇女问题上。人们都说，亨利固然引诱

妇女，然而他不伤害男人。可是有些贵族再也不相信他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人，由于亨利保护过他们的生命财产，他们才没有遭到匪党的毒手。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上既然放纵无度，哪怕作事公道，也很容易被人抹煞，就总督在国内的情况说来，是罪有应得的。

亨利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声誉下降；这的确不仅是关于什么风流冒险的人物，而是涉及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战士。长此下去，他就要降为一个毫无威信的王侯，不能独立自主，仅仅拥有一个虚名和头衔了。这么一来，皮隆就可以大权独揽。吉阴省的政权已经归他了，亨利一直没有进入波尔多城。代理总督拥有优势的骑兵和雇佣兵，竟敢猖狂向那瓦拉王国进攻。当时亨利住在内拉克的王宫里，好象成了一只丧家之犬。他一次也没有召集过枢密会议，害怕引起过大的气愤，因而也暴露出自己的弱点。老朋友们在这儿尽了很大的努力；亨利至少可以当着他们，表示自己无可奈何的愤慨和徒劳无益的报仇计划。不错，他甚而也可以对他们倾泻绝望的眼泪。

有个晚上，他们聚在一块儿，各人的态度不同。杜巴塔郁郁不乐地发出模糊的怨恨声。道宾芮主张干脆向法国宫廷重新作战。毫无疑问，皮隆那样作，是因为得到法国宫廷的支持。法国国王派遣专使到来，要亨利再度改信天主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更明白的要求，是要他到宫廷去亲自迎接那瓦拉王后。“陛下！我的小指头告诉我，咱们在这儿国内，不会很快再见着您了。”阿格利巴把心意极有效地表达出来；只消三言两语，就使得从前在鲁佛宫里遭到的危险出现在眼前，凯瑟琳太后拄着拐杖，是灾难的化身，这些回忆，既使人毛骨

悚然，也使人义愤填膺，后来亨利竟自下令开拔。他统率着自己的队伍，想去讨伐他的代理总督。但是这个举动在半路上就泄气了，亨利又恢复了正常的理智。他终于避免采取这个错误的步骤，尽管杜巴塔再三怂恿，认为人都是盲目和卑劣的。这时摩尔内说话了：

"陛下！您有一个敌人：他叫皮隆元帅。您用不着问，他遵照谁的命令，或者假借谁的命令。他又为什么不该象这儿的小贵族一样，唆使法国国王来反对您呢？不错，他对您大肆诽谤，他在农民和国王面前诬蔑您，因为他打算把您从吉阴省排挤掉，使自己成为这儿唯一的主人呀。不过陛下，摆在您面前的是整个王国。一个皮隆的目光，越不出他的省区以外。这儿您可以捕获他，这儿您可以用他自己的武器打击他！"

"我要捉弄他一番，"亨利大声说。"我怎么竟会想到跟他作战来了！"

他挽着摩尔内的臂走出去，在露天游廊下面，迈着又快又大的步伐，重复说道："我又有了一个敌人。"这时他想到凯瑟琳太后，他从前的仇人。摩尔内解释道：

"咱们免不了逢着敌人，他是上天派遣来的，而且总是咱们恰巧需要的人。"每次朋友们都是这样说；但是丝毫无济于事。

"一个漂亮的敌人，"亨利大声说。"把自己马匹的嘴巴削掉了！并且还是个跛子。"

摩尔内说："他不光是狡猾，而且求知欲强，到处带着记事板，记下自己听见的话。"

"他走路一跷一拐，"亨利说，"又爱喝酒。肝脏有病，两个

颧骨突出。他偶然出现在什么地方，用他无情的眼睛张望，孩子们就跑开了。他是一个吓唬孩子的怪物，年龄至少有五十岁了吧。摩尔内，为什么老天偏偏使我遇到这样一个蹩脚的敌人，我真盼望遇到一个高明些的呀。”

“我们要感谢才是，”摩尔内回答，跟着他们两人就分手了。

总督立刻对他的代理总督开始奇怪的作战。凡是代理总督所到的地方，就派人数他吃饭时候的空瓶子，特别是他在两餐当中所喝空的瓶子。总督想尽方法，把皮隆元帅喝酒的详情告诉人民。不久人们就自动补充消息：据说，元帅躺在路旁一家酒店里过夜，因为他实在醉得不能赶到城里去了。自从这样的可耻事件公布以后，皮隆首先引起贵族青年的反对；因为这些青年再也不过量喝酒了，那只是老一辈人的习惯。青年人也和亨利一样，他们在两餐当中，只在最后喝最大一口酒。要是亨利到一个农家去，他立刻亲手把酒杯斟满；不过他那样作不是单纯由于口渴，而是为了和人民亲近。穷人们从没有发现他醉倒过，于是他们就肯定，亨利的酒量比他们好，哪怕他们整天只想着喝酒。因此，如果有一个女儿生了孩子，他们也容易原谅他。

贵族青年自从放弃酗酒以后，就喜欢游荡，认为这比酗酒得到的快乐高尚一些。他们说，尽管两者都是缺点，但是在一方面却有精神活动，要求智慧，表现胆量，酗酒是最不道德的行为，百分之百是肉体的，世俗的，不仅使理智破产，而且也丧失了其他的能力。皮隆谴责总督的，只是他自己已经无力再作的事情。至于他的出色本领，至多只得到他的德国骑兵的

崇拜。

皮隆把这些话写在他的记事板上，然后在府邸里答复：他的时代是纯洁的，他本人是纯洁的，甚而他的婚姻结合也是纯洁的。他加强说话的语气，虽然已经吃过饭了，用手按着桌子打转，谁要是仔细地瞧，就会发现，他用的不是手，而仅仅是两个大拇指。不过他并不单纯仗恃自己保养得很好的体力，他还引证柏拉图的话句；据说，这位希腊哲人禁止十八岁以下的人饮酒，四十岁以下的人不准喝醉。后来他就原谅他们了，认为酒神代俄奈萨斯，把过去的欢乐和温情重付给垂老的人，使得他们又敢于跳舞。皮隆元帅真的带着主妇跳起轮舞，不过后来他还是大发雷霆，离开府邸走了。

亨利知道这一切以后，本来有点同情那个怪人。他倒乐于体贴敌人，差不多到了爱的程度。不过敌人的意思却不是这样。元帅对于总督向他表示的善意，不用粗暴的、而用讥嘲的方法回答。亨利为了尽量争取这位老人，寄了一些漂亮的书籍给他，那是他自己叫人印刷的。他的印刷师路易·拉比埃，懂得印刷术上最新的改革。总督不顾拉比埃服务的蒙托邦城的反对，叫他来为自己服务，给了他一座房屋和五百镑钱：要这位印刷师给他印普路塔克的集子，这是古代坚强性格人物的读本。亨利把西塞罗①的讲演集寄给元帅：这是一本非常美观的巨帙，在皮封面上有那瓦拉国徽的金印。

元帅不相信，这样稀奇的珍品是赠给他的，或者也许是故意做得不肯相信吧。他很客气地道谢，仍然将原书退回。亨

---

① 西塞罗(前106—前43)，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演说家。

利打开一看，发现有个地方用笔划过，仅仅一个地方。那是翻译柏拉图的话：在理智探求一切事物中，最困难的是开头。简单说来就是：凡事开头难。不过从一个并不年青的敌人方面来说，也可以叫作：可恶的乳臭小儿！

亨利并不罢手，又包上另外一本漂亮的书，那是外科医学的论文，这儿也划了一个地方，引证诗人卢克莱修①的诗句。把拉丁文翻译出来就是这样：

体力渐渐减少，
精髓必然枯竭，
我们一直走着下坡路。

皮隆读了这几句诗，立刻失去了节制和理性。下一次，他就用诗人马提雅尔②关于身体多毛的话来回答总督。他自己是个患黄疸病的人，长着一身光滑的黄皮肤。他那样讥诮粗糙的肢体，究竟指的是谁呢？亨利看出，敌人是无法争取的了，只有跟他作斗争。最后他还给了他另外一本书，其中引证了玉外纳③的诗句：要打垮醉汉，不是轻而易举的。

哪怕他们沉湎在酒里，
说话结结巴巴或走路偏偏倒倒，

---

① 卢克莱修（前99—前55），罗马诗人和政治家。
② 马提雅尔（40—104），罗马格言诗大师。
③ 玉外纳（60—140），罗马最后的伟大讽刺诗人。

你别以为已经战胜他们了！

这仍然含有敬意，是亨利最后的尝试，想跟代理总督达成协议。要是双方面都具有诚意，总督就会告诉代理总督，他们同心合作，在吉阴省为法国国王服务。皮隆元帅躲到波尔多去，作为回答，并且加强城市的防卫。他散布消息：他一有机会，就要捕获那瓦拉国王，把他押解到巴黎去，因为那儿的人迫切等着他，特别是凯瑟琳太后，已经对她的爱婿望眼欲穿了！本来皮隆不应该那样说。亨利只是责备敌人夸口，没有说其他的话。但是他派人在全国堵截皮隆的急使，不让有一个人从最偏僻的小径穿出国境。

有好些急使都先后被截获了。有一个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篇关于拉丁诗人发生争论的报告；报告中把这场争论描写成一种被侥幸揭露的政治犯罪。这些诗句主要是反对皮隆元帅，因为他效忠法兰西国王；然而却断言诗句还有另外一种作用。据说那句："我们一直走着下坡路，"也同样针对法国宫廷！针对国王和他的家族！

继这位专带批评注解的急使以后，隔了几小时，又是第二个急使，他的任务就更清楚了。这时再也不提针锋相对的斗诗问题了，只是提到烧杀抢劫和奸淫，报告中把这一切都记在那瓦拉国王的账上：他要毁灭王国的整整一个省区，以便更好地把它据为己有，皮隆这样写着。实际上，一切暴行都是他自己干的。亨利读到这些报告，对待代理总督在吉阴的意图，也和从前迥然不同了。他用更严肃的目光，正视着皮隆这个人。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了，必须行动起来，着着实实地打

击一下，使代理总督吃点有益的苦头。也许这样可以使他安静一些时候。“等到事情过去了，咱们再来打哈哈吧。”

阿格利巴·道宾西听见主人的话，就回答道：“为什么不在执行当中打哈哈？我还有一种奇妙的想法呢，”他在一旁自言自语。亨利个人认为，敌人躲在坚固的要塞里策划袭击，是不够使人发噱的。就在当天，他又捉到了元帅的一位急使，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了。这个人的使命，的的确确是建议凯瑟琳太后，为她捕获那瓦拉国王。但是皮隆元帅作为交人的代价，要求把吉阴省以及贝亚恩的一大批城市划归他个人所有。

亨利老大地吃了一惊。他坐在壕沟旁边，天空黯淡无光，这个地方和他故乡的避难所，也一点儿不能保证安全了，敌人的居心十分恶毒。不过有一个敌人，而且认识敌人，倒不是坏事情。应当先下手为强，给他一个迎头痛击，最初的恐惧心理一会儿就克服了。不过揭露对方的阴谋诡计，让那些蓄毒已久的怨气，出乎意料地当面发泄出来，是使人难受的。现在裂口在喷射难闻的气息了。把它吞下去，再通过气管把它排泄掉吧。“皮隆要榨取我的城市，”坐在壕沟边的年青国王一再地说。

亨利抬起头来，目光对着那个被俘的急使的眼睛：他的双脚捆着，站在国王的面前。“你可是一个胡根诺教徒，”亨利说。那个人回答：“皮隆元帅不是这样看我的。”

亨利仔细注视他，最后他翻过手来，掌心向上，好象是一个下了决心的人。“你为了宗教的缘故，要决定自愿地把你的主人出卖给我。你要跟他带一件公事去，要使他相信，你是从

巴黎回来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中，你要躺在我内拉克王宫的土牢里，日子是不好过的。”

这并没有吓倒那个小伙子，甚而后面那些侮辱的话，他也受下去了：总督指示，他出卖代理总督的代价值多少钱，以后由波城的审计院照数给他。接着亨利就骑马走了；他把土牢忘记了，那个小伙子是自由的。开始还有人监视他：到哪儿去，跟谁说话。他躲着，什么话也不说，后来人们也放心他了。这个急使就两手空空地带着唯一的一句话，回到派遣他的主人那儿去，向他当面报告。

于是皮隆元帅真的来访一所孤独的屋子，它名叫卡斯特拉斯，他叫数目不多的几个侍从人员停在树丛旁边，自己单独一人骑马越过荒地。这儿非常荒凉，天上乌云密布。元帅喜欢风，没有戴帽子，同时也因为酒的热力蒸发，没有穿大衣。他跨在那匹和他一样瘦的老马上，摇摇晃晃，但是从没有跌下来过。这点每个人都知道。凡是在一旁看的人，就认得出黄色的脑袋，严肃的目光，好比一座带有铰链的、嘎嘎作响的鹰架。呼呼的风声，荒凉的景色——配着这自投罗网的倒楣人。总督埋伏在屋子周围的人，个个勉强忍住笑声。元帅来到陷阱中了，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就是想勒转马头跑回去，也来不及了。他离房屋只有一百步，房屋空荡荡地矗立在那儿，有一个窄窄的、盖着屋顶的阳台。

阳台上出现了一点东西，皮隆元帅立刻勒着马头，因为情况显得古怪。他的预料果然证明是有理由的。阳台上的人，不是从屋里出来，而是突然出现在那儿。这好象是从平地升空，但是对于凯瑟琳太后这样的人物，是不可想象的。皮隆瞧

得很清楚，酒醉并没有模糊他的视线。老太后是他认识的，寡妇帽下露出那张又宽又胖的脸。他也听出她的声音，那是很难混淆的。阿格利巴不枉费了四年的时间，研究她那种悠然自得的不祥声调，他摹仿得维妙维肖。“龌龊汉！”他朝着荒地上的孤独骑士叫。“你这个龌龊汉，快给我滚开。你简直胡闹得太不成话了，一天到晚灌老酒，四处散发拉丁文的诗句。你就想骗取一大批城市，还想把王国偷去。那瓦拉国王是我的爱婿，要你把他给我带来吗？你配！我宁肯自己到这儿来，跟他讲和，只要我带着漂亮的女人来，还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磨坊里的事情又怎么样？你那个时候躲在哪儿？你不但没有捉住他，反而自己醉倒在酒店里了！”

元帅把这奇怪的话一直听完。她一住口，他就完全明白了，从腰带上拔下手枪，向她开火。假凯瑟琳太后已经沉下去了，只有那儿的墙壁给子弹打穿了一个洞。皮隆用踢马刺刺他的马，但是这时从屋角转出来另一位骑士，那就是总督，或者说国王，一个喜欢恶作剧的人，把劳苦功高的元帅玩弄在股掌之上。老人有钢铁一样硬的目光，一直咬紧牙关，不知不觉地又举起手枪。“好，只要您胆敢放，”亨利用挑战的口气大声叫。“您想把王族斩尽杀绝。我不得不报告太后，您竟敢向她开枪，皮隆先生。”

皮隆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才勉强挤出几句：“您搞了一个稻草人来吓唬我，下垂的两颊和大鼻头，是用蜡泥作的，身子是用破旧衣服填塞起来的。纵然那是真的凯瑟琳太后，我开了那一枪，心里也不难过。”

“真是大无畏的英雄！”亨利怂恿道，“简直是战神马斯在

对我说话。”

“城市是我的！”皮隆元帅咆哮道。“整个省区是我的！不管那瓦拉国王也好，法兰西国王也好，都该拿去绞死！”他这样怒吼。可能是他在马背上坐稳了，有把握地望着远方：所以他失去了镇静和理性。

“老流氓，你自己泄底了，”那种熟悉的重浊声音在他头上说，阳台上又站着凯瑟琳太后，并且用手指指着他。皮隆忽然从头到脚，浑身一震，慌忙勒转马头跑了。这时武装人员跳到他的马前，挡住他，同时也阻止他的少数几个随从走向前来。后来还是总督下了命令，才停止揍他：“让他跑吧！咱们现在认识他了。”

皮隆走了。阿格利巴装着老寡妇的样儿，在阳台上跳起舞来，下面所有的人，都用手打着拍子，跑出来瞧热闹的老百姓，也伙着跳舞。明天全国就会传遍这个消息，全国的人，也会象咱们一样笑。嘲笑一个敌人，也是痛快的。皮隆会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躲藏起来，这时要让宫廷知道这件事情，不多不少，而是恰到好处。咱们自己却不提阳台上的事情。

奥泽[①]或人道

皮隆元帅病倒了，不能派遣急使到巴黎去。他恼羞成怒，仿佛躺在床上还听到本省和整个王国的人在嘲笑他。尽管享

① 奥泽是法国的城名。

利在报告中忘了提到，但是宫廷还是知道了：皮隆元帅向假扮的太后开了枪。国王听说皮隆连他也要绞死，打算叫皮隆到法院去对质，好对他依法起诉。但是凯瑟琳太后说服他的儿子：两个敌人彼此内哄，最好是置之不理。因此，宫廷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打击代理总督，亨利只得到几句好听的话。

另一方面，亨利却趁皮隆沮丧和生病的时候，对他的某些罪行采取报复。可惜的是，由于士兵们痛恨敌人残暴，他不得不准许一些极可怕的行动。于是那些偶然向代理总督屈服的城市，也把亨利和他的部下看成同样残忍的人。一点点无稽的谣言，就可以在双方面引起十分认真的报复，而这种报复又招来了更可怕的处罚。他们就这样你来我往，愈演愈烈，似乎残酷到了没有止境。

有一次，从蒙托邦到勒克图尔去的路上，亨利接到报告，知道敌人埋伏在那儿，准备向他袭击；他也立刻派遣洛尼和麦伊斯带领二十五个骑兵，去扫荡那条危险的狭路。他们获得胜利以后，有三百个敌人，逃进一所有坚固围墙的大教堂里去了。要捕获他们，先得冲垮围墙，这得费两天两夜的时间。后来他们投降了，那瓦拉国王打算吊死六个人，让其余的人跑掉。但是结果他不能这样慈悲，因为他忽然发现，这些天主教徒在蒙托邦城市里干下了滔天罪行。他们强奸了六个年青的女基督教徒还不算，有几个暴徒竟把火药放进那些不幸的女人的阴道，用火点燃，使六个美丽而虔诚的姑娘炸成无数碎块。因此，这三百个被俘的人，毫不容情地一律被处死刑。

在执行死刑的当儿，亨利骑马跑开了，仿佛逃走似的。他担心这样的血腥罪行会玷污他的声誉，只是因为代理总督逼

迫他，他才不得不那样作。皮隆总以为那些城市，由于纯粹的恐惧，不会给总督开门。根据这位代理总督的意见，总督最初宣布的公道办法和纪律严明，势必一变而为残酷无情。不错，他就想用这种方法，把亨利的声名搞得和自己的一样臭。亨利懂得这点，当他躲开不看那三百个人被杀的时候，就下了决心，将来一定采取另外的作法，要出乎代理总督的意外。

奥泽是敌对的小城市之一，一直不让他进去，也不屈服。不过，真正这样坚持的，只是陪审官和一些市民，他们占有的土地比别人多，而穷苦的人只好为他们干活。贫贱的老百姓，都倾向于那瓦拉国王，他到穷人家去，爱他们的女儿，所以他们也爱他。穷人们真想给他打开城门，但是他们没有力量，因为防卫城市的兵士是给有钱人服务的。不过穷人们的抗拒，引起了有钱人彼此间的互相猜疑。每人都预先想好了种种借口，以备城市陷落的时候，可以为自己辩白。一个药剂师向他的邻居马鞍匠说："我老实告诉你吧，邻居！你知不知道，是谁供给那瓦拉国王的蜜饯？那是他内拉克的药剂师拉郎；但是配方是我卖给拉郎的。"

"邻居，"马鞍匠回答，"这也和国王酒杯用的皮套一样。皮套需得修理，但是不能让人知道，一只再也密封不住的杯子，是极容易放毒进去的。他们把皮套打宫廷里给我带来，"马鞍匠低声说。

同时两人都记住对方泄漏的真话，如果皮隆元帅比那瓦拉国王到得早，就一定会互相出卖，使对方受到处罚。有一个妇人，梦见一位天使向她预示，元帅要到来，她在市场上大声对人讲。这么一来，如果总督到得更快，她的丈夫就特别受到

威胁了。丈夫是一个马车夫，从乡下店老板手里接受了一张道宾芮先生的借据。那瓦拉国王在那儿吃过东西：马车夫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依靠这点后援。

城门给少数的外乡人开放；亨利听人说到这点，并且知道市民的意见不一致，以及他们惊慌的情形。防卫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由于皮隆遭到失败，就更加靠不住了。总督选拔了十五个人跟他一起，在甲胄上套着猎人衣服，打算这样蒙混进城。但是他本人刚刚进去，就有一个兵士高声叫道："那瓦拉国王！"同时把吊闸的绳子砍断了。落在陷阱里的一共是五个人，除亨利和摩尔内而外，还有巴次、洛尼和贝求恩先生。城里立刻敲起警钟，居民们纷纷地拿起武器，跑来威胁这五个勇敢的伙伴。

最前面的一队市民，一共有五十个人。那瓦拉国王挺直身子，朝着他们走去，手里拿着手枪，但是同时向其余的四个贵族招呼："冲上前去，朋友们、伙伴们！"实际上，他不是招呼那四个人，而是招呼本城善良的人，他想阻止武装市民，不许他们蠢动。"冲上前去！你们这时要勇敢，要坚定，生死存亡，在此一举。每个人都跟我来，照我一样作。不许开枪！"他特别大声地叫。"把手枪放到原地方去！"——好象他在对他的四位伙伴说话。实际上，武装的市民张开嘴巴，看见处境这样危险的国王，还能这么从容不迫地说话，他们不敢动手了。大约只有三个人叫："向穿红衣的人放枪吧！那就是那瓦拉国王。"但是亨利不等有人动手，就使出全身力量，闯进人群当中去，那些人吓得东奔西跑，退到后面去了。

有几支步枪和手枪从那儿开火。不久小巷里就乱成一

团，因为喜爱国王的穷苦老百姓在袭击那些放枪的人。市民们早就慌张起来，在战斗当中，他们彼此发生争执，谁也不想真正开枪。亨利只消静待时机：没有多久，陪审官或市政官员就跪在国王脚下，象念祈祷文似地说："陛下！我们是您的臣属和最忠诚的仆人。陛下！我们是您的——"

"但是你们朝着我深红色的衣服开枪了，"亨利回答。

"陛下！我们是您的——"

"谁朝我开了枪？"

"陛下！"一个穿皮围裙的市民恳求道。"我奉命修理您的酒杯的皮套。向一位顾客，我是绝不会开枪的。"

"如果一定要吊死几个人，"有一个人由于害怕而献计道："陛下，那您就只把穷人拿去吊死吧：这年头儿穷人实在太多了。"

亨利大声命令道："我不想抢劫这座城市，按照规矩，是该这样作，而且你们也是罪有应得。不过每人要付穷人十镑钱。马上去把你们的牧师找来，钱就交给他！"

跟着他们就拖来了一个老年教士，打算把整个不幸都向他的身上推。据说，是他告诉马车夫的女人：天上有位天使预示，到来的是皮隆元帅，而不是那瓦拉国王，他们听见这么说，才不幸地把城门关了。他们一再建议，用这个老人来为本城赎罪。如果不是他们自己上吊，而且连穷人也不上吊，那总得吊死一个人才完得了事，奥泽城里的市民，总是离不开这种思想。亨利不得不加重语气命令："不吊死一个人，也不许抢劫，但是我要吃要喝。"

饭店老板立即抓着这个机会，他在广场上大摆筵席，招待

国王和国王的同伴，另外还有市政官员和有钱的人。亨利要求他们，也要给穷人的椅子坐。“他们有的是钱，因为你们应当付钱给他们呀。”穷人们也用不着国王第二次吩咐了。不过这时亨利老是坐不到自己的位子上去，到处都有人跪着求情，每个人都要求给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以保证。别人都得到宽恕了，但是我呢？还有我呢？一片绝望的悲叹声，这些人不懂得，他们遭遇到了什么，哪怕他们已经得救了，还是不肯相信。那种旧的想法，总是使得他们的头脑发昏。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可以失去他生活所需的东西，这就是内在的平衡。

马车夫因为他的女人瞧见了天使，自己踉踉跄跄地到处走，六神无主，逢人便问："这是什么？"越问越迫切，大声诉苦，但是闭着眼睛，仿佛有一队天使走近前来，使得他眼花缭乱。马车夫问道："这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最后，有一位穿猎人服的矮小绅士回答他。

“这是人道。我们参与的伟大革新，就是人道。”

马车夫睁开眼睛，他认识这位绅士，他从一位店老板的手里，接受了这位绅士的借据。他把借据掏出来，问："阁下兑现吗？"阿格利巴感到非常难过，转过身去，用背朝着债权人。马车夫向着相反的方向走了，他用手在头上挥舞，说了几遍方才听到、而又没有懂得的那个词儿。它使他对于熟悉的借贷往来和报复行为发生怀疑，不错，这个词儿甚而使他陷入了绝望的苦闷。他在干草场的一根横梁上吊死了。

但是广场上大开筵席，姑娘们大大方方地袒露出手臂和肩头，送酒送菜，得到客人们一迭连声地致谢。本来他们认为自己一切都完了，在谈话当中，他们半大声地提到方才听到的

那个词儿，好象是种秘密。然而他们充满了信心，举杯为国王祝福；国王不仅白白地饶了他们，赦免了他们的财产，还同他们一块儿吃中饭。于是他们下了决心，对国王忠诚到底，并且指天誓日，永不翻悔。

亨利看出，他的事情做对了。他也瞧瞧那些人。因为他现在再也用不着争取他们、欺骗他们和打倒他们，他才对于这些可怜的人类面孔，有了正确的观察：他们方才还充满了愤怒和恐惧，十分难看，现在却显得快活和幸福。亨利用手招呼阿格利巴，他知道阿格利巴已经把歌词准备好了。阿格利巴站起来。"肃静！"他大声叫，于是大伙儿都静下来听他说。他唱起来了，每句诗都唱了两遍，在第二遍的时候，大伙儿都跟着唱，用的是赞美诗的愉快音调和快速拍子：

你只是拧着手吧，
哦，基督徒蒙着你的头，
现在你可完了。
因为在这个地方和这个时期，
你过早地相信了友爱。

他们相斫相刺，
因为互不相信，
后来又失悔又抱怨，
然而绞架已经立起了：
只盼邻人上吊！
在群众当中把我忘掉！

这时伟大的君王统一全国，
借助于人类的理性
把好人和恶人都联合起来。
荷西雅那①！你们已经得到解放！
这纯粹是人道，
慈悲的威力解脱了你们！

贵　宾　们

奥泽事件也有它的特点，使得皮隆元帅更加生气，甚而超过了他在荒凉的屋子卡斯特拉斯前面所遭到的失败。那瓦拉国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竟自采取了不许采用的手段，这是代理总督一直不以为然的。何况这位不速之客根本无权散布什么影响，老人始终是这样看法。他真是妒嫉得不得了。他写给巴黎的信，不断控诉那个青年人怎样亲近人民，又怎样荒淫无度。不过自从奥泽事件发生以后，他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据说，亨利蔑视战争的规律，因为他既不吊死人，也不抢东西；不错，他破坏了人类的共同生活，竟自不分穷人和富人，同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只要省内的情况混乱，太后是满不在乎的。现在她接到特别的报告——如果不是皮隆，一定就是别人——，知道城市

① 颂赞上帝或祈福所用的辞。

一个接着一个地向总督投降了。这点的确是出乎她的意外。因此，她决定亲自到这儿南方来一趟，以免发生更多的乱子。

凯瑟琳太后明白，至少应当把女儿给女婿带来。太后和王后，从八月二号到十八号，旅行到了波尔多，得到皮隆元帅的保护。她们随身带了一队侍臣、秘书、兵士，同时也没有忘了携带通常的女官和漂亮的贵妇，其中包括夏绿蒂·苏佛。本来那瓦拉王后不肯邀请这位女士同来，但是出于她母后的命令，她也就无可奈何了。

这队五光十色的人马，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铺张，只有在担惊受恐的当儿，才稍稍敛迹一些。在南边离大洋不远的地方，他们以为会受到胡根诺教徒的袭击；有几次，车辆、骑兵和步兵，都停在露天的田野里。武装人员紧紧地保护着太后和王后的御辇，后来证明了，警报是假的，又才吆喝着马匹，继续前进。每到一个较大的站口，他们就炫耀自己的服装和打扮。在科涅克城里，玛果获得了一生当中最得意的一项成就：体面的妇女，都对她的服装表示惊讶、艳羡和不知所措。

一颗美丽的星，出现在遥远的省区，使巴黎宫廷由于失去了绝代佳人，而变得黯然失色：这是同行的一位名叫德·勃朗托姆先生所惋惜的。对他本人来说，最好还是长着象吉士、布西、拉莫尔先生那样强健的肢体，比一味的奉承更能得到玛果的垂青。她自己就善于辞令。他们胜利地进入波尔多城，凡是欢迎她的人，她就用庄严而又妩媚的态度回答。特别是对于皮隆。

元帅除了别的任务而外，还兼任省城波尔多的市长；正是这座城市，至今还没有让总督进来。亨利干脆拒绝到那儿去

和太后母女见面。双方面一再调停，差不多耽搁了七个星期。后来还是亨利争取到了，双方在那所荒凉的屋子卡斯特拉斯里碰头；那正是皮隆大碰钉子的所在，整个地方都传遍了。元帅不敢在那儿露面。亨利带领一百五十名骑尉到来，他们的声势，使得老太后又担心、又佩服。她向女婿再三表示好感，声明自己要求和平。她居然许他是王位继承人——自然是在她的儿子亚利松以后才轮到他。不过她和他都知道，这种说法没有多大价值。

后来他们坐在同一辆车上，一个是逃亡出来的俘虏，一个是谋害他的母亲和朋友的女凶手。他们的口里一直没有停止过亲切的谈话，到了拉雷渥尔以后，他们才闭住嘴巴分手了。亨利同玛果到另一所屋子里去。他没有再说话了，只在烛光中呆呆地瞧了一会儿，说出几句含糊的话，完全忘了背后有一位绝色佳人在宽衣解带。忽然他听见哽咽的声音，掉头去看，床帐已经阖上了。他朝着那儿走了一步，立刻又停下来，在一把矮椅上过夜。他等到跟皮隆的冲突过去以后，才觉得舒服一些。

元帅已经迫不及待了。太后带着随行人员，刚离开那所不幸的屋子卡斯特拉斯还没有多远，他就在下一个驻跸的地方出现了。亨利不让他致完欢迎辞，就对他大加申斥。屋子里有太后和王后，并且还把亨利的叔父——波滂大主教也特意带来了，以便造成亲切的气氛。大伙儿瞧见青年人这样大发脾气，都愣住了，没有人来得及阻止他。他开口就叫皮隆元帅是叛徒，应当在格雷佛广场上砍掉这个人的脑袋。接着他就提出控诉，不象是一个争权夺利的人，的确不是，而是以王

国的名义，他保卫王国，而且俨然已经是从王位上对下说话：老太后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了。

皮隆想要回答，但是他的舌头不听使唤。两太阳穴的脉管，似乎扩张得快要爆裂了。他把指节捏得咯咯地响，两只鼓得圆圆的眼睛，偶然望着年老的大主教。亨利立刻大声说："大伙儿都知道，您喜欢暴怒，元帅阁下。暴怒倒是一个漂亮的借口。要是您这时想把我的叔父——大主教扔到窗外去，那您得沉着一点儿气。不，您还是用拇指按着桌子打转吧，这会使您安静下来。"他不再是从王位上说话了，而是露出众人熟悉的那种嘻皮笑脸的样儿，尽情奚落对方。说完以后，他就挽着玛果的手，把她的手抬到眉际，踏着优雅的步伐，一块儿离开屋子走了。

他们在门背后象孩子一样相吻。玛果说："现在我才明白了您的意思，我亲爱的夫主，我到底又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了。"后来他才知道，她十分盼望着缺月重圆。"一个孤单的女人，亲爱的亨利库斯，多么没有意思！我一半的理智，随着你一块儿从鲁佛宫逃走了。我干了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遭受到了惨重的凌辱。"他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她到法兰德斯去的不幸旅行，引起王兄的震怒，把她拘禁起来。"不错，我的自尊心受到了损害。当你的南方城市，把我当作一位高贵人物来接待的时候，我费了许多气力，才没有把自己看成是跑江湖的丑角。"

她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这一次，她的痛苦使她忘了眼泪会冲掉颊上的脂粉。亨利只好用唇轻轻地把它吸干。

昵昵的私语，缠绵的恩爱，鱼水的深情，一直继续在接二连三的城市中。太后和王后，率领着五彩缤纷的队伍，还访问

了许多地方。亨利没有跟随她们，只在两次打猎当中的时间赶上她们。这样他可以避免同他的岳母进行难受的谈话，比如关于革新派代表大会的问题。据她说，她一直把信仰自由放在心上。凯瑟琳太后来到这儿的目的，就不外乎是找负有领导责任的胡根诺教徒商谈，怎样实行关于信仰自由的最后一道御旨。但是亨利知道，这一类御旨从来就不曾真正生效过，在代表会议没有结束以前，下一次的宗教战争已经爆发了。不过他好些朋友的想法不同，特别是摩尔内。因此，亨利同意帮助选择开会的地方。可是他每次选择的地方，都跟他亲爱岳母的意见相左。傍晚，他才赶到那些旅行人歇息的地方。没有多久，他就同那瓦拉王后一块儿退出来了；因为他使她幸福，于是她就把许多事情告诉他。这使她安心了，而他知道那些事情，也是很好的。

她对国内的暴力十分害怕。要是回想过去，这儿简直是太平盛世了！王国将被暴力摧毁，而这种暴力就体现在僭越的统治上。现在发号施令的不是国王，而是同盟。“我的王兄讨厌我，但是他毕竟是我的兄长，我是瓦卢瓦公主。他越是忽视了自己是国王，我就越不能忘记自己是公主。吉士家族的人要推翻我们。”她咬紧牙关，说出心里的话，脸色苍白，活象是美狄亚①。她可以向丈夫发誓，自己永远也不会再同吉士要好了——或者万一有那么一天，那无非是象大利拉对待参孙②，以便剪去他的黄胡须。

---

①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和欧里庇得斯悲剧中的人物，她报复她的丈夫，竟杀死亲生的二子。

② 根据《圣经·旧约全书》，参孙被大利拉骗去他的长发，因而失去神力。

她的指头抚弄着亲爱丈夫的胡须。她夸赞他的面容变得严肃了。她注视了许久，带着怀疑而又深思的表情，才说出下面几句话："你在这个省区里过着一种小小的生活。我想同你一块儿过活，我的夫主和君王，我会幸福。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你负有更大的使命——你要拯救我的家族，"这些话使他大吃一惊。她的母亲和兄长，直到今天还把他当作敌人，认为他不等到继承的日子到来，就要夺去他们的权力。鱼水的和谐，使瓦卢瓦公主在对人的考验上，比通过其他任何方式更快地受到教训。当她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相信他；后来就不是这样了。这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她伤心自己的家族绝种，为了报复起见，再一次出卖它的继承人和亨利，整个家族最后只剩下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她也和她的兄弟们一样，没有孩子。这位最后的瓦卢瓦家族的公主，一生努力于平衡幸福与安宁。她压根儿就不管身后的事情，所以她根本上是心神不定的。后来和她同归于尽的，还有更多的东西；她徒劳无益地去寻找平衡。

在奥泽城里，鱼水之乐的牧歌情调，给人狂暴地打断了。凯瑟琳太后不枉带着她的女官和宫嫔到处旅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胡根诺教徒，爱上了一位宫嫔，他浑身是伤，口里也有伤，连话都几乎说不出来了，他为了博得一个女人的欢喜，竟把他的巩固地盘让给了天主教徒。亨利最初用尊敬的语气，报告给亲爱的岳母听，认定是她在玩弄阴险的小手段。他把自己算作国王的仆人，而把年老的女恶人算作加害于他的人。他把这点说出来，心里是痛快的。但是老妇人佯作不知，好象第一次才听见关于司令官叛变的消息。亨利彬彬有礼地向

她告别，骑马出去，立即夺取了另外一个小城市作为补偿。他们两人就这样互相嘲弄，一直到最后，彼此才同意在内拉克召开革新派会议。

这时是十二月间了，北风刮得树叶乱飞。对于美丽的宫廷妇女来说，已经不是适宜的季节了。可是那瓦拉王后仍然骑着一匹白马，那正是童话里面公主们常骑的坐骑。左右两边，轻轻地跑着一匹金黄的和一匹栗色的马，上面坐着年青的嘉德琳·波滂和她的哥哥亨利。亨利为了向他的爱人致敬，所以穿着盛装。年老的凯瑟琳太后，不适宜于让老百姓就近看，尤其不适宜于在这明朗的天空下。她只能从窗子后面向外张望。这时具有倾城姿色的玛果，焕发出安详而又镇静的光辉，垂听三个年青的姑娘向她致辞。她们扮着司文艺的女神，为了向王后致敬，举行一种对话，这是诗人杜巴塔教给她们的。第一位说话是用本地的方言，第二位是用文言，第三位利用古人的表达方式。玛果懂得拉丁语和法语，却不大听得懂加斯科涅的土语。但是她觉得，这些聚在一块儿的老百姓，期待她的是什么：她从脖子上解下绣花的蝴蝶结，把它赠给说本地方言的女神。这么一来，她获得了老百姓们的心，而她的心也跳得更高了。

在这座内地城市里，凯瑟琳太后把一切观察得十分仔细。她从前的“小雀儿”尽量做得大方和慷慨，凡是他金钱上办得到的，都拿来招待她和她的随从人员，天天请她们吃山珍海味。至少他表示自己是快活的。当那些代表们到齐的时候，她在会场上更加瞧不起他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凯瑟琳太后象牧师，或者象一些本地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只是表面

上商讨了如何组织有革新派陪审员参加的混合法庭，以及赦免已犯的罪行。然而真正的问题，始终是胡根诺教徒的巩固地盘。这些人要求得太多，但是在老太后方面，最好是把他们所有的地盘都夺过去。她当着她的女官们，事先练习好一篇讲话，这完全是从《圣经》上摘下来的词句，她就想用这篇讲演来欺骗那些老实人，因为里面的话句是他们熟悉的。可惜她的相貌和名声，却把她口里的话统统否定了，而她自己丝毫也不觉得。

在所有的会议上，他们一句话也不相信她，始终保持着固执的头脑，后来她用绞刑来威胁他们。玛甘莉特王后只有哭泣；她一心希望受人民爱戴，却给她可怕的母亲把关系搞坏了。人们也觉得老太后是可笑的，特别是当她跨出门，走到郊区去的时候。在大会场里，她坐在一只垫高的座位上，倒还看得过去。可是一到郊外，她就成了这明媚风光中的污点，走路弯着腰，拄着拐杖，脸颊上的黄色肌肉不住颤动；谁要是想到巴托罗牟之夜，哪怕他一直没有笑过，可是一看到眼前的情境，也不由你不大笑起来。宫嫔们簇拥着她，实际上更加丑化了她。这儿不是鲁佛宫，阳光普照着白伊色河两岸和拉·加伦公园。这儿的人是正大光明地进行战争和恋爱。但是老妇人一心只想着两性间的阴谋诡计。年纪再跟罪行错误地结合起来，就成了笑柄。

那些风纪严肃的胡根诺教徒，并没有怪罪亨利跟一些自愿的妇女调情。他的玛果暂时也不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她把全副精神放在新的任务上：她要作国母和崇高人物。关键在于亨利只是简单地接受她们献媚，如果那些美人儿想骗他到

法国宫廷去，他就给她们软钉子碰。她们只好安排旅行、开会和贵宾们的拜访，亨利早就料到了，非这样她们不会死心。最后，他的岳母还要亲自向他讲篇大道理。她规劝他：她的儿子——国王现在是一个人在鲁佛宫里。他的弟弟亚利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他，吉士人和他们的同盟，想推翻他的王位。但是一位亲王离开宫廷，在一个省区里慢慢地坐大，也是叫人放心不下的。难道亨利一点儿也没想到，他会被人谋杀吗？这是他亲爱岳母最后的王牌：她用凶手来威胁他。

但是他并没有投入她慈爱的怀抱里，只是回答道：宫廷一直没有对他履行诺言。他以总督的身份，想从这儿把和平扩展到王国各地去，他一心一意地在为王国服务。不久他们就分手了，彼此又说了一大串初会面时那套应酬话。但是真正分手还是过了整个冬天，一直到美丽的五月才实行。两个孩子伴着善良的母亲，走了一段路程，后来她就单独走了——经过崎岖的道路，山陵起伏的地带，又进入不可靠的居民区域。有一个地方，姑娘们撒玫瑰花欢迎老太后，而另一个地方，由于居民们普遍的反感，她只好赶快离开。她干脆用黑纱蒙着脸，她也算是勇敢的了，所有的人，都是勇敢的。她不慌不忙地从马上跨进小车，在颠簸和动荡中，口口声声祈祷和平。可是她作为垂死的儿子们的母亲，想象的是什么和平呢？

她已经不希望再见着她的爱婿了，可是他忽然又在路旁转弯的地方出现。他还想最后瞧她一次，赠一卷头发给她。那是一大撮鬈发，基督教徒们在每只耳朵后面都缠着鬈发。他右边的鬈发，以前就牺牲给他亲爱的岳母了；最后，他让她把左边的鬈发剪去。这件事情发生在乡间的墓园里。凯瑟琳太

后在宁静的情绪中，希望走进那儿去。“你们这儿的墓园可不多呀。”她摇摇头。“人们已经这样老了吗？”她站在一些坟墓面前，喃喃地说：“他们保存得多好啊！”埋在地下的人，使她觉得可爱一些。这样就天下太平了，感情上也和平了。

后来亨利作了法国国王，有一次，他在凯瑟琳·麦第奇——生前名叫凯瑟琳太后——的坟前跨下马来；他仔细看她的棺材，掉回头去，向他的侍从说话，带着一种使人捉摸不定的笑容，也没有人完全懂得他的意思：“她保存得多好啊！”

小　　结

他选择了斗争。什么叫作斗争？他大概弄清楚了。它的意义主要是：要历尽千辛万苦，哪怕这种辛苦往往是徒然的，或者效果甚微，也不能轻视它们。一个人在生活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立即投入决战。如果他脸上流着汗，在长期的暗斗中站得住脚，而且天天经得起考验，就已经不错了。当他寸土必争地去占领那些桀傲不驯的小城市，制服一个以武力对抗的省份，这位未来的国王，在外表上完全象一个工人，固然，他干的是一种特殊的工作。首先，他得生活，而且象穷人一样，通过劳动来获得报酬。这就是说，他以普通人的身份来认识现实。这是值得注意的新事物：一个伟大王国的君王——王国没有他就要趋于瓦解——在他的事业开始活动时，经历了一般的贫困。他有敌人，也有种种恋爱事件，那些对象并不是和他的身份常常相称的，不管敌人也好，爱人也好，如果他要装

作一个骄傲的人，就一定不会接受他们。

本来他很可以变得无情和残忍，通常从下面上升到王侯地位的人①，就是这种情形。不过他并不是从下面爬上来的人。他只是经历过卑贱者的生活。这就使他变得豁达大度，对待一切事情，主张合乎情理。除此而外，他在俘虏年代所得到的教育，把他培养成为人文主义者。认识人的内心，大约是一个时代的最宝贵的认识吧，而他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君王。注意！这在我们世界这一部分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时机，这个世界——甚而在今后几百年当中——要在道义上明辨方向。这位出身于比利牛斯的太子，抱着征服法兰西王国的大志，很可以听从马基雅弗利②的劝告；不然的话，他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德行高尚的摩尔内指导他，甚而使他经受种种考验，换在另外一个人，是一定忍受不了的。如果你们瞧见，亨利知道他最敬爱的人有了那些极可耻的秘密以后，怎样默默无言地忍受一切，那你们就可以推测，他对于世人可以完成什么了。

---

① 作者在这儿是影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头子。

②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专制主义政权形式的第一个理论家。听从马基雅弗利的劝告，是说在政治决定上可以毫无顾忌，不择手段。

VIII 登基之路

这样下去不行

开始，一切都还没有就绪。亨利和玛甘莉特这对王室伉俪，隆重地进入他们的首都波城，然而不久就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玛果由于做天主教会的礼拜，引起妒嫉的胡根诺教徒给她很大的难堪。她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到波城去了。加以那瓦拉国王在那儿爱上了一位姑娘，这不比她母亲的女官，更使她感到难过。不过后来一切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亨利又患了平常的虚弱症，这是一种说不出原因的寒热病。他一直嚷头疼，不分白昼和黑夜，要不断地掉换床铺，而且经常需要清凉和安慰。

这儿的人都是勇敢的。许多人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让人把腿锯掉。有一位军官的脚毁了，他自己干脆把它割掉，装上一节木棍，再为那瓦拉国王服务。这一切都行。只有精神上的动摇，天然安全的失效，只有惊惶和恐惧，才使人受不了。

事情发生在奥泽，亨利曾经在这个城里作出迅速决定，冒了生命危险，又大胆采用了合乎人道的果断革新。他偏偏在这儿躺了十七天，以为自己这个人被战败了，被抛弃了，被抹煞了，无力完成他本来可以胜任的工作和事业。本来他觉得

自己可以肩负重任，因为他有精力追求过度的享乐，也不怕大量发泄自己的热情。正是由于这种缘故，他那种得天独厚的体质，躺在那儿，有时象被打垮了的人，垂头丧气，心灰意懒，必需有另外一个人来鼓舞他，如果可能的话，来恢复他的雄心壮志。这时玛果才显得是他忠心耿耿的妻子，尽管她后来还要结识许多情人。在他整个患病期间，她简直衣不解带，看护他，安慰他，把他从恐怖当中唤醒。后来他的身体复元了，说出一句从没有人听见过的话："这是天上注定的。"究竟是指什么呢？只有他和妻子知道：自从奥泽之夜以后，他们都彻底明白了。

这次富有意义的逗留，使他们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回到内拉克以后，那瓦拉王后可以随意布置她的宫廷，甚而把她的夫主打扮成为一位漂亮的绅士。他在一生当中，根据需要，有好几次这样漂亮打扮过。这一回维持了九个月，他穿上最值价的服装，一切都是从荷兰或者西班牙订制的，一切都用的是天鹅绒和丝绸，真是金碧交辉，光彩夺目。他单是替王后就买了十把扇子，一把赛过一把。他给她身上喷射香水，让她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甚而戴上鲜花编织的手套。他豢养了一批傀儡、昆仑奴和"来自岛上"的鸟儿。她在拉·加伦公园里有自用的小型礼拜堂，听人做弥撒；随后就在婆娑的树影下，接待宾客：这时有音乐，有诗歌，有舞蹈，也有妇女招待，一切都是在公园里面净化了的朴素空气中。有段时候，内拉克宫廷，在这片婆娑树影下，感到精神上的陶醉，作着极傻的梦。天空非常明朗，阳光如银色一般，傍晚的空气是这样温和。

人们的精神也变得柔和了，让武器生锈吧。亨利亲手抄

写凯撒注解高卢战役及内战的全部译文。笔尖是从荷兰买来的，墨水是从巴黎买来的，御前侍从给他的纸上涂金。他喜爱装潢美观的书籍；在他自己还穿着破旧短衣的时候，就叫人把书籍装潢起来。他非常考究文字的形式，在书信、诏令甚而在诗歌中，都表现出他的才能。后来他在作战当中，还叫人唱他作的诗歌。他越是学会伟大的行动，就越是成为优秀的作家。两者相辅相成，因为明确的语言和真实的行动，都是由同样的精神来表现的。

他在这儿养尊处优，大约也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觉得自己是一个前途无限的人，是一个安全产业的继承人，一个和平与幸福的体现者了。其实这一切都不存在，这场快活的幻想剧，仅仅局限在拉·加伦公园的范围以内。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还是幸福的，因为他可以让他的玛果在一个时期内统治这个宫廷，也统治他这样一位风流国王。为了对她表示敬爱，他自己身上洒了香水，牙齿上包了金。他特为她从波城的王宫里订制了一套最美丽的家具，餐具都是银的。她自己在拜访本城的期间，把古老的竖琴寻找出来了。大约从前别的女士们，也通过琴声来安慰她们的心灵，就象现在的玛甘莉特·瓦卢瓦一样吧。她在忙碌的一生当中，从不知道什么叫和谐，只有在这儿，才第一次接触到和谐的气氛。

她有时摸摸额头：直到现在，连一个人都没有毒死吗？门背后没有人用刀戳死人吗？再没有人打我了，就是在心灵上，我也是安静的。我既用不着用绳子从窗口放走我的弟弟亚利松，也用不着自己出去冒险了。屈辱、丑剧、周围的恐怖、内心的苦恼——这一切都过去了吗？真的，我是在这儿。她的美

丽的手，抚摸着自己的额头，面容又开朗了。这个宫廷的王后，站起来和仪态大方的贵族男女跳舞，他们相互间都彬彬有礼。一片柔和的乐声，窗口虽然敞开，风并没有把烛光吹得摇曳不定；人们的面容和心情，也变得象乐声、烛光和微风一样柔和了。翩翩的舞态和娇媚的风姿，人们就这样在轻怜密爱中，度过了漫漫长夜。玛果可以把她的樱唇递给任何一个人，但是她不吻别人，只吻她的丈夫。

这就是那瓦拉王宫里一切人的情形，包括国王的妹妹在内，尽管她平常是一位严肃的基督教徒。嘉德琳虽然有一只脚不方便，她却带动洛尼跳了一套新式舞，大伙儿都对洛尼这份光荣感到羡慕。这个时候，她甚而忽略了生活的热情，忘了那个在森林里面的堂兄，也解脱了良心上的苦恼，竟自允许快活的杜锐兰向她献殷勤，好象毫不在乎。就是他亲爱的哥哥亨利那样生活和恋爱，也仿佛无所谓了。这样下去，当然不行。

第 一 个

皮隆元帅的肝病复元以后，变得比从前更加恶毒；他以为总督给人催眠着了。他费尽气力，在法国国王面前毁谤总督。那瓦拉的文书室和菲利普·摩尔内，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想办法对付皮隆的报告。看光景，这种争论不能长久通过文字的途径来解决了。那瓦拉王后还留心着别的不愉快的事情。一个女人，在生活当中第一次感到幸福，而她亲爱的丈夫又有

那么多凶恶的敌人，叫她怎样来帮助他呢？于是她把自己知道的秘密事情告诉他；她使自己成为不可少的人了。

玛果知道，法国国王一个人在屋子里，说过一些瞧不起那瓦拉妹夫的话。如果她没有得到什么消息，她就自己编造一些。她讨厌她的王兄，王兄一直虐待她，所以她也要唆使亨利起来反对他。不过她丈夫所受的难堪，也使她自己遭到损害。吉士公爵嘲笑过她的丈夫，连她亲爱的弟弟亚利松也随声附和，事情发生在她从前的情敌苏佛女士那儿。玛果在思想上，还记得那个女人嘲弄的笑容，她更不想亲口重复他们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当着自己丈夫的面。

她的宫廷侍女当中，有一个非常年青的女孩，对她十分忠诚。她差不多还是一个孩子，名叫法兰沙丝，出身于蒙莫伦西——福许家族。人们叫她福许丝。亨利叫她是“小女儿”；为了使他高兴，玛果也用“小女儿”的称呼叫女孩，尽管她知道，亨利对于福许丝，并不是抱着纯粹慈父般的感情。年青的姑娘，把一切都告诉她敬爱的女主人，不是讲别人怎样诱惑她，就是讲她怎样抗拒。于是玛果打发这个腼腆的姑娘，去向丈夫传达特别重大的使命；从孩子口里说出来的话，更应当刺激他。总之，人们在鲁佛宫里嘲笑他，因为他至今还没有把太太的妆奁接收下来；其中包括他本省吉阴的好几座城市。皮隆不许他进入那些城市。“我亲爱的主人，”腼腆的年青姑娘说，跪在亨利的面前，举起手作出请求的姿式。“请您把那瓦拉王后的妆奁拿去吧！您应当好好地惩罚那个可恶的元帅！”

他早也就有这种意图，不过不肯在妇女们面前露出来。当他的军队已经调集齐了，准备出发，他都没有吐出一个字，而

最后的一个夜晚，还是同王后一起在寝室里度过。后来他就骑马走了，口里噙着玫瑰花，好象是去参加轮舞，或者愉快的竞赛。如果他的计划失败了，至少玛果不负什么责任，也不会感到难过。他所有的贵族，都和他本人一样兴高采烈。春天又到了，大伙儿都动了爱情，所以他们也把这次出动的战役，叫作"情人的战争"。道宾芮和冷静的洛尼，都郑重地认为，只有本着对待妇女的那种骑士精神，向卡奥耳城冲击。亨利没有把意见透露给任何人，让他们自己去猜测，只有摩尔内才摸着他的心意。问题在于通过一切途径，达到一个目的，不管人和物怎样动摇，始终忠实于内在的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可强求，它的源远流长。当他向着上帝仰望，上帝早看出几百年以后的事了。亨利对于这点毫不怀疑，别人也莫测高深，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深刻的决心，更使一个人显得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了。

天气非常暖和，那座等待攻取的城市已经在望了。军队先在栗树荫下喝了泉水解渴，然后才开始工作，工作并不容易。卡奥耳城三面被洛特河水保护着，防卫的力量也主要布置在那儿；因为第四条通道无法飞渡，沿途尽是障碍物；要达到城墙边去，是不可能的。不过那瓦拉国王有两位军官，他们早在暗中把这儿的情况调查清楚了，而且两人都是爆破的能手。他们抬来一些铁铸的小臼炮，放在障碍物旁边，里面装满了火药，准备用一根引线把它们点燃。夜晚十一点，在大风雷雨的掩护下，军队跨上那座坚固的桥，桥上没有一个人看守。两个军官带着爆炸物，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赶快把桥上的陷阱和阻塞装置搬开，因为雷声正响得厉害，所以城里的人没有

听见一点响动。轰隆一声，瓦石纷飞，有五十名火铳兵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然后是洛格劳尔带着四十名骑兵和六十名卫兵，最后是那瓦拉国王统率着主力，有二百名骑兵和一千二百名枪炮手。

因为从前没有搞过这种工作，城门只炸开一半。第一批人从下面爬进去后，用斧子劈开缺口，城里的居民醒来，防卫兵士也赶来了。全城武装起来，警钟不停地响，黑暗当中，有许多弹丸、砖瓦、石块、火炬和木头，向着那些闯进城来的人迎头飞去。这时武器的磨擦、爆炸和破裂声，响成一片。“打死他们！”到处有人在叫，但是声音是从窒息和喘气的喉咙里发出来的。在狭窄的地方，敌对双方展开了肉搏战。彼此相持了一刻钟，进攻的人失败了，但是杜锐兰投入了战斗，他又带来了五十名骑兵，三百名枪炮手，那瓦拉国王得到他们的帮助，达到城市的中心。

再前进就不行了。前面是一幢大建筑物，所有捍卫城市的人，都躲在里面，挡着军队前进，使他们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久天亮了，这时军队也驻扎到房屋里去。那瓦拉国王严令禁止兵士抢劫，违者一律处死，后来真的枪毙了几名。在第二天夜里，他们始终没有正经吃过一点东西，只能站着打盹。在街旁店铺的橱窗上，放着他们的武器和甲胄。又是一个早晨，兵士们迎接着新的艰苦工作：突破房屋，逼近要塞前面十步的地方。再继续挺进，这一回也不行，而且天色又黑了。第三天是最危险的一天，守军得到增援，必须把援军在城外加以堵截和歼灭。为了攻占要塞，又准备了一天，到了第五天，要塞终于在烟雾和爆炸声中陷落了，而城里还有十四座街

头堡垒有待于分别夺取。

这就是攻占卡奥耳的经过，真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困难是由那些顽强的居民造成的，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好处，完全是由于党派仇恨，不让那瓦拉国王强大起来。正因为这个缘故，使他这次行动获得的声誉，大大超过了应有的程度。战败的不是一座城市的驻军，而是皮隆元帅及其他所有的敌人，一些反作用自然也是免不了的：当亨利亲自袭击元帅的时候，本身的力量太单薄了，只好逃到内拉克去，他遭到射击，骑马跳过他王宫的壮丽台阶，穿过那些打算捕获他的队伍逃走了。

他的脚撕破了，淌着血。在内拉克城里，他只和玛果一块儿休息了一刻钟就走了，她却不得不更换被单。在这种情形下感觉疲劳的只是他的肉体，而不是他的精神，他始终是愉快的，行动是敏捷的。亨利又统率着他的队伍，或者暂时只好叫作徒众吧，从本地向北进军，那儿的基督教徒，对他新获得的荣誉表示敬意，而且等待他本人一到，他们就暴动起来。巴黎宫廷听到这个消息，就忙不迭地召回皮隆。

眼看事情快成功了。亚利松，现在改名安汝，立刻靠拢获得胜利的姐夫；他赶到南方来跟亨利建立和平和友谊。从前的好堂弟孔德，却始终不肯妥协。因为他认为，在生活当中，老是坐第二把交椅，是叫人难受的；何况自己完全尽了责任，也象另一个人那样斗争过，并且和党派完全一致，而党派方面对于另一个人的信仰热情，抱着正当的怀疑。不识嫉妒为何物，的确是一种伟大的艺术。要办到这点，一个人必须懂得许多事情，特别是要完全懂得天与人归的道理。按照古人的样儿，对本身的命运感到自豪，也是有益的。大约只有摩尔内身

上才兼备着两者：他有道德，因而也有知识。

孔德是个可怜的人，愿望是好的，最初的活动也是纯正的，不过没有坚持到底。实际上，他对亨利怀恨，是在多年以前的雅纳克会战中就开始了，他自己的父亲就是在那儿牺牲了的。从此以后，年青的那瓦拉才成为第一位亲王。他跟亨利一块儿在鲁佛宫里当过俘虏，遭受过同样的痛苦，只是在程度上略差一些。他逃跑出来了，但是在一切方面，特别对于民情和理所当然的东西，他缺乏了解。他跟外国的王侯往来，而堂兄那瓦拉，却懂得在家乡的土地上，巩固和扩展自己的力量，当然，堂兄也得到了许多天主教徒的帮助。

堂弟更加坚持宗派的纯洁精神，凡是具有或者保护这种精神的人，就是他的朋友。他把约翰·卡斯弥尔·封·巴燕看得比亨利·那瓦拉高。那位德意志的小邦王侯，憎恨邪恶的习惯。那瓦拉宫廷的放荡生活，是他深恶痛绝的，他一提到它，就向地上大唾，孔德王子赞同他的作法。他也支持反对他的堂兄的阴谋。他们派了一个人去见亨利，要他率领队伍去帮助科隆的大主教。那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么一来，就有了打击奥地利亚家族的最好机会。奥地利亚家族固然是敌人，不过应当留到以后去对付，它是最后才轮到的最大的敌人。现在把队伍开到德国去，就等于放弃已经获得的成就，使开始上升的发展中断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因此会失去王国。实际上，他们要亨利履行义务，要他为了宗教的缘故而离开本国，就是想达到上述的目的。他们也知道，他不该这样作。但是这么一来，他们可以使那些基督教徒讨厌他，因为那些人并不统统相信他；而且有了他出发的消息，就可以在法国宫廷上

制造恐慌，又使西班牙的菲利普施行阴谋诡计。

唐·菲利普坐在那儿，幻想他的世界帝国计划。对于他的事业来说，几个抗命的异教徒，一位可笑的卡斯弥尔，一位发疯的大主教和一个妒嫉的堂弟，根本上算不了什么。但是唐·菲利普料到山那边有一个敌人在成长，影响着他本身和他的世界帝国。这个人的力量目前还小。他要费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微小的阻碍。然而重要的不在于他夺取一尺一寸的土地，而在于他所造成的名声。不能袖手旁观，让法马①吹着喇叭，到处飞舞起来。将来统治法兰西的只能有一个人，这就是菲利普本人。瓦卢瓦家族将要绝种，而爱好虚荣的吉士的同盟，可以利用骡儿越过高山驮去的黄金和武器，事先分裂这个王国。只有那瓦拉妨碍他的计划，那瓦拉必须去掉。这是菲利普在思想上作出的结论，那位妒嫉的堂弟，也抱着同样的想法。

亨利都知道。他背后有鲁佛，他看出了陷阱。他向蒙田学到了：宽厚是最富于人民性的。摩尔内教导他：道德具有怎样的威力。他泰然对待自己所处的危险，性情始终是愉快而有分寸的。但是他也知道：有一类人不是这样，他偏偏到处碰到这类人，一直到死为止。这不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也不是西班牙人或法兰西人。他们是这样一类人：总想利用黑暗的暴力和鬼蜮的伎俩，残忍异常，疯狂无度。这将是他终身的敌人，而他永远是理性和人类幸福的使者。现在他试图按照健全的思想来整顿一个省区，后来他照样整顿一个王国，而最

① 罗马的谣言和消息女神。

后是一个洲：通过各国诸侯的和平联盟，分裂哈普斯堡家族。那时对于憎恨生活的那类人来说，时间到了——经过三十年暗杀计划的失败，他们再用匕首正确瞄准。在几十年当中，有七次或者七十次的刀枪都没有命中，亨利都有了预防，就象这次制伏第一个凶手的情形一样。

当时那瓦拉国王在等待增援的力量。他指定一个驻扎的地方，给那个率领队伍来的军官，军官名叫龚都。每个人都听见国王说，他明天要骑马到那儿去。但是他接到警告，有一个凶手暗藏在队伍里。正因为这样，他故意大声说出他的决心，表面上好象满不在乎。太阳升起来了，那瓦拉国王由三个骑尉陪同前去，他们是：达朗布尔、夫龙特拉和道宾芮。中途有一个单独的骑兵，向着他们迎面跑来，他们认识他是波尔多的一个贵族。三位同伴，把陌生人的马匹夹在他们当中，那瓦拉国王觉得浑身毛发悚然。这比公开的作战可怕，因为在公开的作战中，勇敢的决心可以战胜恐惧。那瓦拉国王真想逃走，但是他还是做得很愉快地问，那是不是一匹好马。他听见对方说是的，就纵马上前，伸手去摸那匹马，要把它买下来，那个人名叫加法雷，脸色大变，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勉强跨下马来。那瓦拉国王坐上去，立刻检查他的手枪：他发现有一支手枪的扳机已经扣好了。

“加法雷，”他说，“我知道，你想杀死我。现在只要我愿意，我可以杀死你。”这时他向空放了一枪。

“陛下，”凶手回答，“您的宽宏大量是众人都知道的，请您别夺去我的马匹，它值六百个泰勒。”

那瓦拉国王早就听说，凶手得到这匹马是作为杀死他的

代价。因此他掉转马头，向龚都住的地方驰去，然后把马匹交给别人。他命令军官，把这个小伙子带到适当的地方，放他滚蛋。后来这个人改奉罗马教。当他为了一匹好马，想谋害那瓦拉国王的时候，还是属于革新教。其实他两者都不是，而是属于那一类人：亨利讨厌他们，他在这儿已经感觉到了，慢慢地觉得报仇完全没有用处。凶手总是层出不穷的。

这人只是第一个。

名　声

第二个跟着就来了，他是一个西班牙人。用不着多费脑筋，就查出了他的底细。他的两眼斜视，鼻孔朝天，额头凸出，样子实在难看。他叫自己是罗猡，佯称把西班牙国界上的一座要塞出卖给那瓦拉国王，说得正确一些，是他利用这个借口，好亲近国王，但是失败了。护驾的仍然是那几个贵族，上次他们保护那瓦拉国王，免遭加法雷的毒手，这次他们把西班牙人，带到环绕内拉克王宫周围的露天走廊上去。每人在那儿用一条腿撑住墙壁，要罗猡隔着这道活动栅栏对国王说话。因为他除了欺骗废话而外，实在说不出所以然，第二天仍然不说实话，所以就被枪毙了。一个被命运抛弃的人，甚而在仓促当中，也露出自己的表情，不易叫人忘掉。这两次暗杀尝试，比一切别的东西更暴露出来了一点：亨利正在成为一种力量。

他暂时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本国土地上，但是他的马蹄

踏遍了各地，使每块土地都成为他的，都为他而结果实。城市都是个别地夺取和开放的，至于人的争取，根本上就不是依靠武力了。城墙应当冲垮，但不是人。人乐于接受友好的榜样，不然的话，他们宁肯给你吊死。于是理性和人道的风声传到他们耳里，再说，这也是宗教的本意。最初他们宁肯自己上吊，但是后来他们也懂得真正的幸福了，尽管时间不长，人数还不多。

吉阴省的新代理总督不是他的敌人，敌人早就站不住脚了。邻省朗格多克的总督但姆维尔是他的朋友。拉罗歇尔要塞，屹立在漫长的海岸上，面临着大洋。从那儿斜着朝南划一道线：线以下是那瓦拉国王拥有多数，这些人对他期待着各式各样的东西，不过都是一大批专抱希望的人。

普通人干脆叫他是咱们光荣的亨利，这种称呼渐渐地含有许多意义：长年以来，他们亲眼看到他的日常努力和工作；他所花费的钱，他所使用的武器——还有他的形象：穿着破旧绒上衣的骑士，脸颊晒得和他们一样又黄又黑，以及那对特别柔和而又坚定的眼睛，配着年青的短胡须。只要他经过，他们受到危害的生活，就变得安全些了；国家本来动荡不定，这一次它的和平却稳定下来了。其他的人，包括学者，或者明白大体的人，彼此互相传说，多半是在估计那瓦拉国王的思想意识。当时他们这样说：他的精神是活跃的，他的态度是坦率无比的，而他的行动是勇敢的。最伟大的君王，就是由这样的人成长起来。人们这样以一传十，以十传百，而且也真的这样相信了，固然，那瓦拉文书室的努力也有很大关系。

摩尔内在领导文书室，他向各地报道，在报道中肯定他的

国王的地位，认为现在所有善良的法兰西人，都在对他注意了。的确有许多人注意起来，甚而还有外国人，因为摩尔内把他的宣传文字寄到英国去。伊丽莎白和她的宫廷，从这些文字上获得了对于亨利·那瓦拉的良好印象。据摩尔内说，现在的法兰西国王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他的弟弟更不行，尽管他始终在向女王求婚，而且不久还在她那儿作过客。摩尔内甚至亲自乘船到英国去，他个人的活动，胜过了他的宗派，阻止了双鼻人的英国婚姻。但是他只是正确地说明冒失鬼的为人。外交不应当引起混乱。外交要办得好，就在于它始终坚持真理。

人们还知道了另外一种意见。最初这种意见局限在它发源的地方，后来就众口竞传了。相传波尔多的新市长，向另外一位人文主义者表示出这种意见："现在看得很明白，所有这一类宗教战争，都不外乎是分裂法兰西的行为。"

米迦尔·蒙田先生跟亨利·那瓦拉取得谅解，他们相互保持极大缄默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现在他把意见大声说出来，不仅是在他那小小府邸的图书室里，他得到总督的积极帮助，已当选为本市的市长，也不仅在波尔多城的市政厅里。他把他的意见写下来，从他府邸的楼房里，写出了一本书，整个王国的所有人文主义者都读它，他们在节制和怀疑上，都由于读了这本书而更加强了。两者对于他们说来，都是合适的，不过要是人文主义者只是学会思想，而没有学会射击，那就坏透了。那样是不行的。连蒙田本人也当过兵，尽管他的手不方便，也操作过这项必要的手艺！——这是必要的，不然的话，只有让没有脑子的人去干了。这点一定要弄明白：凡是会思想的

人，就必须行动，而且只有会思想的人才必须行动。另一方面，超出理性的界限以外，就会在道义上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干的事情，他们由于极端愚蠢，就变得残酷无情。暴力就是对他们的诱惑和机会。你们瞧王国的现状吧！它放纵无度，已经成为一片鲜血和谎言的泥沼。如果我们人文主义者不会骑马和射击，从这样的土地上，就生长不出正直和健康的一代来了。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过你们放心吧，我们能够骑马和射击！在我们头上最低的云层中，既有拿撒勒的耶稣，也有希腊的神灵，他们同我们一起奔驰全国。

米迦尔·蒙田先生明白本身的价值，派专使把他的书送给那瓦拉国王。在皮制的书背上，印有这位贵族自己的金色纹章。书面上是眩目的那瓦拉的国徽。这样的安排是极有意义的，它是说：名声使我们两人在片刻间平等起来。陛下，我让您前行一步。

这种自豪的使命，还有更多的意义：这本书是在波尔多付印的，船舶从那儿随风逐浪，旅行到遥远的岛屿。最后这本书可能比船舶走得更远，经过了千百年的时间，以至于永垂不朽。肯定的是，陛下，您的名字将要赶在它的前头。我对于两者都抱着诚恳的愿望，因为我是您的伙伴，跟您没有什么不同，作为个人来说，我的天赋权利，通过斗争和劳绩而得到证实了。陛下，您和我都要依靠名声，这不是任何人容易办得到的。凡是要写传世作品，或者想通过行动来投合人们的兴趣，都不可以存侥幸心理猎取盛名。

他在书里面特别亲笔注出下面的句子：

“超出正常界限以外的一切行动，都会受到极坏的解释，因为过分的东西对我们的嗜好是格格不入的，就是低级的东西，过了量也会引起我们胃口的抗拒。”

与玛果分别

她的最苦恼的时间开始了，玛果眼见灾祸到来，一点儿也没有耽搁，立即加以制止。不过她发觉灾祸没有多少时候；蕾布儿秘密告诉她，亨利和福许丝的确发生了暧昧关系。福许丝可是玛果和亨利的“小女儿”，她是一个腼腆的小姑娘，是顺从的化身。相反，蕾布儿对于亨利加以青睐的任何人，都嫉妒得不得了；因为蕾布儿本人开始也讨过亨利的喜欢，但是她后来患病，就把好机会错过了。

现在她发泄自己的妒火，窃取药技师拉郎的账单，拿去给她的女主人看。账上记载着：“国王逗留在房间里，跟王后的宫女们在一起，吃了两盒杏仁泥。舞会以后，王后的宫女们又消耗若干瓶糖水和若干盒杏仁泥。”这还是与众人有关的，但是下面的账，就只是关于福许丝的了。“福许丝女士吃掉一磅糖果，价四十格罗申。此外还有：什锦糖和玫瑰酥，蜜饯、果汁、杏仁泥”——都是福许丝吃的。——“她会把肚子胀坏哩，”玛果用担忧的口气说；不让嫉妒的蕾布儿可以断言：她发现王后在吃醋了。其实蕾布儿还保留着最坏的消息。最后一笔账记着：“国王叫人送了一又四分之三磅的杏仁泥和四盎司果汁，到福许丝女士的房里去，价值两泰勒三镑。”

从药技师的详细记载上，可怜的玛果看出了实际发生的事情。但是她那训练有素的面容,没有当着蕾布儿露出惊慌，而对待犯了错误的福许丝更加亲切，照旧要她好好地给国王服务。“福许丝，我的小女儿，去叫我心爱的丈夫来！你告诉他，我有关于我的法国王兄的新消息向他报告。你大约也想知道吧。我的哥哥作了一场噩梦,这是母亲在信里告诉我的。他梦见一些张牙舞爪的野兽，有狮子和老虎,它们咬他，把他活生生地吞下肚去,他吓出一身冷汗就醒了。于是他下命令，叫人把他兽栏内的野兽统统打死。快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咱们的主人吧,我还知道更多的事情呢。”

玛果故意说:“咱们的主人，”好使福许丝相信,她一点儿也没有怀疑，一点儿也不觉得难过，始终把她当着小女儿看待。但是福许丝不肯从歧路上回头,仍然要跟亨利在一块儿；因为她没有向亨利传达这个任务,所以白天不到玛果那儿去，这等于姑娘自己招认了。从现在起,她避免和王后见面,变得又倔强，又大胆，反而怂恿国王反对玛果。在玛果方面的情形，恰恰相反,她想到幸福的年月不会停留,所以当心别做出难以挽回的事情。她只希望她亲爱的丈夫，对于福许丝也象对别的女人一样，会有厌腻的那天。这时她不断把她从鲁佛宫得来的消息供给他。他自己也通过洛尼得到一些消息，因为洛尼有两个兄弟在法国宫廷服务。夫妇俩常在一块儿比较和交换消息；现在还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共同生活时期。

“国王为了他的宠儿不断征收新税，”这个人说。那个人就说：“老百姓只把他叫作暴君了。”接着两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下去了。“这样长久胡闹下去可不行呀。现在的嬖臣名

叫约汝士，已经得到王后的一个妹妹和公爵的身份，这是贵族们不肯原谅国王的。老百姓也决不会忘记，这种样儿和这种出身的人，在结婚典礼上，居然穿戴得和国王一样，一切开支都靠众人付的税款来支付。这样铺张浪费，还从没有人在法国见到过。一共十七次大宴会，都是用税款支付的；还有化装跳舞，竞技比赛，塞纳河上驶着涂金的画舫，上面载着裸体的异教徒，真不应该叫老百姓瞧，咱们还是尽量少提醒老百姓想到自己的负担为妙。”

“咱们必需减轻他们的负担，”亨利说。“釜底抽薪，费不了多大气力，至少比从人身上放血容易得多。”

这位娇养惯了的瓦卢瓦公主，从前由于大胆参加化装游行而驰名遐迩，这时谦逊地低下头来。她的整个野心，是始终保持王后的地位。她对于她亲爱的丈夫，希望得更多一些。长久以来，关于他的使命，她已经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了，不过她还想把他这种使命推延下去。她所不喜爱的王兄，可以得到一个继承人，这样她的家族就不会绝种了。玛果常常同情她的哥哥，而不同情亨利；所以她明白，她的王兄为什么对待他的宠儿们那样慷慨，就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其实那些小伙子尽是害人的小坏蛋。他豢养他们和抬举他们，是避免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作梦，掉在那群吃人的野兽中。玛果只要一个人坐在那儿想，有时也懂得他的心理。现在王兄也把约汝士的兄弟晋升为公爵，又把王后的第二个妹妹赐给他了。他连士兵们的饷也不付了；他说：“只有等我所有的孩子们统统结了婚，我的心才安静得下来。”玛果心想：“他的孩子们！”她长叹一声，在烛光中陷入了沉思，没有注意风把她的书页吹乱

了。

有一天，她被一些消息激动得很厉害，她要求亨利立刻去，但是他骑马走了。这时福许丝走来，她的脸色很难看，非常苍白，而且露出不高兴和很生气的样儿。“不久他和她的关系就完了，”玛果的脑子里闪动一下，但是她迫不及待地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哪怕对方是和她睡在同一个怀抱里的姑娘。“福许丝！”可怜的玛果大声叫道，由于感情激动而拥抱着她——不是女学者了，也不是公主了，而是一个寻求帮助的妇人。

“福许丝，事情虽然可怕，也叫人好笑。他们打算把我的哥哥——法国国王监禁在寺院里，因为他的王后始终没有生育。但是他已经自动地穿上和尚衣服，把绶带和帽饰都取了下来，又把宠儿们遣走了。他和王后一起去朝圣进香，希望王后怀孕，给他生个王储。后来他的两只脚都走起了泡，但是王后始终没有怀孕。这不叫人笑话吗？当然，这是可笑的，连生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出来。让整个宫廷的人瞧了一幕丑剧，他们对王后的肉体加以蔑视。他们瞧见国王为了要当父亲，白白地忙了一场，累得打呵欠，于是大伙儿都跟着他一起打呵欠。真是一个滑稽的宫廷，哈哈！”

当她正想笑的时候，她的手滑到福许丝的身上。于是玛果由于偶然的接触，发现了一桩事情，如果她想知道的话，她早就应该看出来了。“别的陌生女人要给亨利生个孩子，我却没有，我连生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出来。我不是在嘲笑法国国王和王后，而是在嘲笑自己的命运。”她用手摩挲女孩的肚子，惹得女孩生气了。“您要干什么，王后？”福许丝惊

叫。"我要告诉国王，您想谋害我。"

"小女儿，别恼，我怎么会忍心使他的孩子吃苦头呢！"

"陛下，您还要侮辱我！"

这位从前千依百顺的姑娘，气得直喘，脖子上的脉管扩张。"要是他没有骑马出去，我要他立刻给我证明，我是冤枉受到怀疑的。陛下，我要谴责一切说谎的人。陛下，您不喜欢我，想把我打击下来，"福许丝大声叫，这时她的呼吸又正常了。玛果更加说得低声。

"别让任何人听见咱们说话。小女儿，相信我吧。我象母亲一样对待你。咱们两人可以一起离开这儿，我愿意亲自帮助你，为你效劳。"

"陛下，您想叫人杀死我。您幻想的事情是不确实的。"

"好好听我说吧。咱们可以借口这儿有了瘟疫，出去旅行，实际上，离这儿不远的一所屋子里，的确发生了瘟疫，那所屋子是属于国王的。"

"国王！"气忿的姑娘发出尖锐的叫声，这时她听见马蹄声，就从房间里冲出去，踉踉跄跄，差点跌下去了。玛果为了他的孩子的缘故，赶快用手扶着她。但是接着他本人就进来了，走到女孩的身边去，怒气冲冲地对着可怜的玛果。尽管她向他再三解释，他不相信她的话。他相信这个无聊的小女孩的谎言。这时玛果第一次明白地看出，她的幸福完了。她失去了自信心，自从来到那瓦拉宫廷以后，她感到多么自豪。因为失去了可靠的未来，所以她也放弃了端正的态度，随着自己的性子胡闹，恢复从前在鲁佛宫里的情形。

不久她亲爱的弟弟安汝——从前叫亚利松——来到这儿

谈判，跟他一起来的，有他那个漂亮的马厩总监。刚一见面，这位贵族就征服了玛果，成了她思想的主宰。她在弟弟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如果她是一个男子，也长得象弟弟那样丑，那末，她大约也变成了一个冒失鬼，她会浪费掉整个生活，而不仅仅是部分生活。“尚瓦伦是古典时代以来最美的男子！”玛果再三地说。

“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他的弟弟建议。“给它涂上香油，嵌上宝石，然后随身带着它到处跑。这是最妥当不过的办法，你根据经验，早就明白了，亲爱的姊姊。”

“他是我灵魂里唯一的太阳！我的美丽的心，我的一切，我的那西萨斯① ！”

“我把每句话都转达给他，”弟弟答应，他乐于服务。“给那瓦拉这个忘八一点教训。他把我在英国女人面前搞臭了，不过她每天早晨还是亲自给我巧克力糖吃，把我叫作她的小意大利人，老是想摸摸看，我是不是长着一个驼背。哈哈！”笑声也和他那位有教养的姊姊一样——柔和得象提琴上低沉的弦音。可惜这种美丽的声音是发自一个矮小的身体，所以使人感到不快。

“我觉得，我不久就要在巴黎再见着一位王后，她对她的宫廷已经非常厌腻了，”他在分手的时候向她说，就带着那位充任马厩总监的古典美男子一块儿走了。但是玛果旅行到一个有温泉的地方去，伴随她的只有宫女和侍从，没有亨利。他把福许丝带到另一所温泉去。事前他一再努力，想让两个女

① 那西萨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人到同一所温泉去。他希望她们对他的爱情，可以使她们和解。这种误会惹得两个人都生了他的气，尽管这是最平常的误会。亨利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他的同情心，因为他瞧见可怜的玛果哭得厉害。固然，她是在哭，但是她哭是因为福许丝将要生一个孩子，而她没有，她哭自己由于没有生育而失去了幸福，她哭自己又要陷入忙忙碌碌的生活和突然遇到的冒险中去。但是她也向这场新的冒险洒泪，向那个古典的美男子洒泪。这么一来，她在精神上得到补偿了，至少这种悲哀是自己引起的，而不是受了别人的侮辱。

“你要知道我的心就好了！”玛果怀着苦痛的心情在想，因为亨利逼她跟他和福许丝一块儿，到同一个温泉去，“我恨你，只爱我的那西萨斯！”其实并不是这样；玛果这时还完全说不上恨亨利。不过日子久了，开始并不认真的事情，后来居然成为事实。因为亨利要在两者当中选一，他决定迁就他的爱人，而放弃他最好的女朋友，于是他带着福许丝到波城上边的山里去。那个地方名叫奥肖德，是个异常荒凉而人迹罕到的地方。在到达浴场以前，要通过比利牛斯山里一个最危险的所在，名叫“洞穴”，加以带着福许丝这样一个身体不方便的女人，就更得当心。

这时嫉妒的蕾布儿，也跟在他们后面赶来了。她一直还相信福许丝患着肠胃病，由于糖果吃得太多了。她坚持个人的主张，只要她单独和她痛恨的那个女人在一起，她就故意说话来吓唬对方。可怜的玛果，对于这个正是求之不得的。因此，她才把蕾布儿让给那两位旅行的人。当她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巴涅尔温泉洗澡的时候，至少在精神上可以欣赏这点唯

一的报复。这座小城是在比较平坦的山坡上，不属于胡根诺教徒的贝亚恩，而属于比戈尔。玛果自从在波城做弥撒而受到侮辱以后，就发誓再也不踏贝亚恩的土地了。

可怜的玛果，离开她的侍从，一个人迷失在森林里，这时她为了防身的关系，带着一把匕首，就用匕首在岩石上刻字。开头刻的是她失去了的古典美男子那西萨斯的名字，她甚而还把他肉体的优美轮廓刻划在上头。她边刻边哭，涌泉似的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后来连她自己也看不出来了，究竟刻的是什么。当她擦干自己的眼睛，注视最后刻上去的字母，那就是亨利两个字。可怜的玛果气极了，她在后面划上一个十字。她哭得更加厉害了。

这时在奥肖德的人，却在尽情欣赏大自然和它的魅力。特别是一个女人，躺在温泉里是安全的，对于她的分娩来说，是幸福的。另一方面，这种泉水可以有效地治疗一切创伤和痛楚，一个男子风餐露宿，经常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经历战争当中的千辛万苦，总免不了身体上受了或多或少的创伤。福许丝和亨利两人，在温泉里一躺就是几个钟头。好几处用树叶搭成的凉亭，把水蓄在里面，这是特别布置来休息用的，而且付给了工人六镑的工资。每座凉亭下面，有一个生病的军官在沐浴，要不，就是亨利免费招待的客人，这样可以把比利牛斯的温泉向世界宣扬。象道宾芮一类的诗人，还作了许多诗歌来歌颂它，他们也同样获得了报酬。因此，就有许多人冒着危险爬上山来，使得那瓦拉国王这儿经常宾朋满座。在他离职的期间，由他的妹妹在波城管理国事。她常常派人骑着驴儿来向他报告。驴儿还驮着盛葡萄酒的革囊，摇摇晃晃地走

在崎岖的山道上。社会活动和友谊应酬，使高山上活跃起来了。

玛果住在下边舒适的巴涅尔小城里，这儿的温泉很畅旺。古代的男女曾在这儿沐浴过，喝过喷泉。上等住宅都由那瓦拉王后的侍从包下了。她的周围尽是娇媚的语声和兰麝的香气，众目所视，视王后，众耳所听，听王后。但是她老是放心不下她亲爱的丈夫，悬想他在山上怎样温存体贴福许丝，而福许丝正怀着他的孩子。没有生育的玛果，只是一个人孤单单地呆在这儿。注意一下，这种水是不是也可以使你怀孕。你又爱又恨的丈夫，至今还和那个怀着孩子的女人在一起！

她喝了一口滚热的泉水，躺到水里去，好象喝的是毒汁，自己躺在石制的浴池里，就象死人一样。立刻叫人愉快地大声说话，通过浴室敞开的门，沿着粉刷过的走廊。她要听人诵诗，要听象她自己那种响亮的声音。至于她特别爱听、天天饱尝、比对于矿泉更热心的东西，是神圣的弥撒，是教士的颂词和她为了生育孩子而做的祈祷。“一定会实现，我自己感觉到，这是注定了的。我自己肚子里将要怀着他的孩子。这样他就不会抛弃我而要福许丝了。我不应当恨他。他要作法兰西的国王，而我是他的王后，王储将从我的肚里诞生出来。幸福达到后，安宁也就来了。不枉我们的伟大爱情，不枉我们到处碰到那样多的血债。安宁，安宁和幸福！”

可怜的玛果回到内拉克以后，坚信自己已经作好准备了。有一天早晨，她亲爱的丈夫拉开她的床帐，神情惶恐而又局促，请她去帮忙福许丝。要她原谅，他直到现在还把已经发生的事情瞒住她。接着她就说：随便他对她怎么样——话说不

下去了。但是她走到产妇的房里去，把所有的人都遣开，因为福许丝一直在骗他们。玛果尽量忍着委屈，帮助产妇，结果生下一个女孩。不是男孩，危险过去了，福许丝永远排挤不掉她。亨利甚而答应玛果，等她动身到法国宫廷去的时候，把产后的福许丝一块儿带去。这对于亨利说来，是极好的收场，他放心了。

对于玛果说来，却有更多的意义。她的旅行首先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尊严：纵然不管她是法兰西国王的御妹下嫁给亨利，也不管她为了他受尽种种委屈，至少她总是一个娉婷弱质的妇女。固然，她没有生育，她放弃对儿子的希望了，也放弃对安宁的希望了。她离去的原因，主要是避免她和她亲爱丈夫在一块儿的时候，彼此发生冲突，避免他们同床共枕的时候，自己心里产生憎恨。最初，什么东西都打动不了她的心。但是玛果还是免不了受他们老一套计划的利用，就是要她吸引那瓦拉国王到法国宫廷去，好象她对于这个宫廷的阴险毒辣还不及他认识得清楚。不过她对这一切都避而不提，只在信里描叙他的敌人完全衰败下来了：吉士老了，他的弟弟马因胖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可怜的玛果肯这样作呢？

她写道："要是您在这儿，所有的人都会对您推诚结纳。您在八天当中，将会得到您在下边一辈子也得不到的那样多的朋友。"她这样写，是希望别人知道，她对于自己的丈夫感到自豪。这也可能是真情，或者是真情的一个方面。然而另一方面就不对了，她的丈夫讨厌吉士，并且也不为她的王兄所喜爱。既然查理九世都阻止不了巴托罗牟之夜，他的继承人又能防止什么呢？当今的国王十分软弱；从没有国王象他这样

性情乖僻和荒唐，这样疲于奔命和孤立无援。实际上，洛林家族的绅士们，并不象玛果所说的那样。城里到处都是他们的骑兵；他们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代替国王发号施令。要是亨利真的去到他所熟悉的杀人场上，法国国王也许欢迎他，把他当作救星，但是吉士人呢？他们明白地向西班牙国王报告，那瓦拉是唯一妨碍他们计划的人，他们会怎样对付那瓦拉呢？固然，快要得到王位的人，是不肯亲手杀人的。只有在柯里尼大将的时代，他们才那样作。现在吉士和他的同盟，只要高兴，随时都可以组织一次民众运动，那瓦拉可以在运动当中“偶然”牺牲掉性命。

内拉克方面对于这点毫不怀疑；枢密会议在作考虑，摩尔内作成了记录。亨利读了可怜的玛果的来信，就认为这是叛变，他没有别的办法，信中的一部分的确也是这样。不过除此而外，她还诚心诚意祝贺她丈夫的伟大。但是玛果糊里糊涂地把两者混淆在一起了，这就贬低了自己的劳绩，也使亨利看它不出来了。

他对于她那含有双重意义的邀请，在回信当中公开给予难堪。他要求玛果别遣走福许丝，长久把她留在身边。这么一来，他故意结束了和好的往来。还有，当时他也没有再想念福许丝了。他被一个新的女人陶醉和迷惑住了。这一次既没有表现愉快的温存，更没有奔放的热情，简直奥妙得和命运或生命一样。自从亨利结识这位波尔多的女士以后，就喜欢她自己选择的名字寇沁黛，这使她成为浪漫诗歌中的特出人物。她那出人意外的队仗，使他惊讶不止：一个高个子摩尔人，带着鹦鹉、猴子以及其他奇怪的东西，簇拥着她去做弥撒。

格拉蒙女伯爵是个聪明人，能说会道，而且非常富有。她除了别的美而外，皮肤特别白嫩。她是他妹妹童年时候的女友，亨利早就瞧见过她。现在忽然发生了巨大的爱情，或者凭他怎么说吧。

从第一天起，女士爱他，无疑地要胜过他爱她。她甚而在他没有知道以前，就梦想着他，而她的全部队仗也只在于引起他的注意。他夜里出现在她的梦寐中，自从法马传出他的大名以后，她就抱定宗旨，要作他的文艺女神。一位伟大君王和战士的文艺女神，将用自己的钱给他建立联队，在会战和胜利以后，她再张开雪白的手臂欢迎他。她特别要让他写信，一直写下去。他在她的身边将要成为盖世无双的作家。这种情形要长远继续下去，一直到这位好名的人把感情发泄尽致为止。那时什么兴致都倾泻无余，不停而自停，因为文艺女神已不再是容光焕发，她的脸上已经长着许多红斑了。她也和别的女人一样，将要失望和痛苦，而她完成的任务也被付之东流，这任务就象她的名字寇沁黛一样，是她自己选择的。

玛果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没有写美丽和出色的书信给她。只要她的肉体在那儿，她的人就在那儿。她并不是万无一失的，没有人是万无一失的。但是她把他的青年时期彻底塑造过，用的是魅力与诅咒，两者都关系着人生，这与高贵的文艺女神的情形不同。她不会给她唯一心爱的丈夫建立联队，倒是宁肯派遣军队来对付他。因为她是瓦卢瓦家族最后一个没有生育的人，她徒劳无益地想阻止他走上继承王位的道路。到了后来，她甚而跟吉士的同盟和魔鬼本身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家族，都是为了憎恨她心爱的丈夫。自从她的冒

失鬼弟弟死了以后，她就急得到处瞎跑，正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话。最后，她因为实在受不了王兄的厌恶，就一个人单独出走，一个孤孤单单的女人，对于任何人都没有危险了。玛果就这样失踪了！

不过现在她还在鲁佛宫里，打算用那些关于宴会的描述，引诱亨利到那儿去。她当然知道，他又有了一个新的女友。关于这点，她缄口不言，但是她想法报复。可惜那个无双的那西萨斯结婚了，不久她就找到代替他的人，而且尽多着呢。她的王兄责备她，在公开的宫廷舞会上，当着她的面，把她所有情人的名字道破出来。第二天，她不得不走了，丧失了面子，落得举目无亲，甚而在她回到南方去的旅途上，还突然被她王兄的军官拦住，加以搜查，就象对待一个女贼。但是这时谁骑着马来接她，把她带到王宫里去，站在窗口，指点景物给她瞧呢，是谁好心对待她，默默无言地拥抱她，让她知道：有人跟她一起感到痛苦，也和她一起觉得惭愧呢？

晚上，她坐在亨利的旁边，他表面上装作在听贵族们聊天，其实不过为了避免自己多说话，特别是对玛果。她哽噎得不成声了，一个劲儿地啜泣。这是快活的眼泪，因为他对她这样好。同时她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又流出了气愤的眼泪。“他在恋爱，而且这一次是认真的。我妨碍一切人，妨碍他那个名字滑稽的爱人，她会毒死我呢，我也妨碍他本人。光对我好，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不存在了。”

正在这个时候，他伸手从桌下去摸她，捏她的手。她开始吃了一惊，吓得不知所措。她已经在想：“他在跟玛果告别了！”接着她又吃了一惊，然而是由于快活，因为实际上并没有

到她所想的地步，最坏的事情展缓发生了。血液涌上她的心头，她赶忙悄悄地埋下头去，吻他的手。后来她反而笔直地坐起来，不再哭了，也不看什么人，她已经在思想上预先离开这儿。她也感觉到了这点，打算把自己唤回来，但是一去不复返了。玛果！不再回来了吗？要是你能够的话，就掉过头来吧！你不能够吗？你一定要憔悴，一定要消失吗？玛果！

葬　仪

瓦卢瓦家族的最后一位国王，爱好跳舞，而且爱好单独跳舞，样子很天真，然而那副阴沉的脸色总是改不掉。忽然他异想天开，把仔细誊写清楚的文件推在一边，脱下他的皮上衣。只留白绸紧身衣，裹着窄窄的腰身，显出一个发育过迟的少年身材。他叫仆人特别给他摆上一架穿衣镜，他就这样在穿衣镜前扭来扭去。为了适应这个目的，还叫人在遥远地方奏起一阵音乐，国王就在这静悄悄的房间里，踏着规定的步伐，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比优美的姿态中。他垂下眼睑，端详自己照在明镜中的影子，好象那是一个陌生人，而不是他自己。可惜他感觉不到自己是一个愉快的舞蹈员，上天不肯加惠于他，他的心情既不轻松，也摆脱不了对于往事的回忆。往事和他简直如影附形，寸步不离。只有他恋恋不舍的镜中人影才没有回忆，但是它也没有脑袋，因为镜子不高，镜框恰恰把脑袋削掉了。他的脑子里萦绕着许多魑魅魍魉的怪影，他默想着末日的到来。

他的弟弟弗朗兹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弟弟也象查理哥哥那样，身上的血溢出不止。他在法兰德斯照样白白地耗费了残余的精力，现在躺在那儿死了。国王没有孩子，也不再希望有王储了。王后洗了温泉浴，国王去朝圣进香，双脚都跑起了泡，整个宫廷还组织了一次紧急的游行祈祷，穿过圣母院，凡是想得到的事情都做过了，而结果毫无。一个人既然孤孤单单地走向末路，本来应该没有恐惧、不安、徬徨和苦恼才是。然而不能生育的定局和绝种的判决，这种烦恼到底不能叫人一下子就摆脱干净，瓦卢瓦当然也办不到。他的家族大约统治了两百多年，现在要在他的手里结束。他只有暂时觉得，他的家族已经作出了牺牲；他清醒而不含糊地默想着末日的到来，天天提心吊胆，也许要等到肚里的鬼胎最后消除，而死也才不再引起恐怖了。最后说来，死对于整个世纪和一个绝种的王族的意义，并不比对于一个软弱的个人更可怕。

为了尽可能地做到这点，国王就单独跳舞，或者用一只盆子去接小球，或者脖子上缠着一条蓝带，带子上挂着一只盛有小犬的篮子。小犬在篮子里爬来爬去，呜呜地叫。它们是活的，自己会蠕动，用不着他费气力。当他听到弟弟的死讯，呆呆地站在那儿，完全象个死人，一句话没有说，始终没有苏醒过来。报信的人看到这种情况，简直哑口无言，真想用指头去触动他一下。

宫廷盼望他再来扮演一次和尚，跟其他僧人一起参加合唱，把黄金烛台和香炉搬出来，这是他为了急于发挥创造力而设计出来的。不，他没有这样作，却去筹备追悼会，隆重的情形，不亚于结婚典礼。老百姓都得参加，而且也要象对于国王

宠儿们的结婚典礼一样，付出大量捐款。全体教士都被召集起来参加送葬，其中也有从圣坛上攻击国王的教士。他们的后面跟着灵柩，是由死者的亲信贵族抬起的，灵柩后面跟着国王，他的家族都陆续躺进棺材里去了，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人们都觉得纳罕：这个瓦卢瓦的行动，好象要特意显出他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现在和永远都是一个人。市街上都挂了黑布，他一个人走在仪仗队里，没有同那个不生育的王后一起，他和一切其他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些尽是陌生人。他最后的弟弟的灵柩上，盖着历次战役中的军旗，死者进行过好几次战役，但是那些战役的光荣都大成问题，而且有些是反对他的王兄的。王兄希望他死，现在希望实现了，他在仪仗队中一个人走着，夹在灵柩和陌生人中间。

侍从当中走在前面的，是他的嬖臣约汝士和爱伯龙，他把公爵领地和王后的两个妹妹赠给了他们。后面紧跟着的就是他的敌人，吉士人打算违悖他的意志，继承王位。

吉士人的排场更神气，甚而压倒了国王，他们的侍从人数更众多，马匹也更雄壮，大伙儿都牵着马缰走。他们本身才显得是威风十足的人物。近来吉士公爵的面容严酷起来了。他不象从前那样，用笑脸对着老百姓和体面人物，充当妇女们梦想的英雄。这个他不需要了。至于诱惑和赠送，他也不需要再作了。现在只消发号施令就行了。现在再也用不着请求市民和农民投票，凡是不参加同盟、不对领袖盲目服从的人，就什么都完了。快去参加劳动服务，为他服兵役吧！付捐款给他，从早忙到晚，整天不休息，哪怕你两腿的静脉痉挛了，听到他一号召，就赶快去参加一切示威游行吧！要是你不干，你就

失去了工作或者销路，你就被排斥了，只配落到特务分子和告密人的手里，断送你的一生。要是后来有人发现你的尸骸，就会绕道避开那个地方。

一种嗜杀的秘密组织在不断壮大，它凌驾在国家之上，把国家吸进自己的肚内，而法律规章渐渐失去效力，就象这位在旛幢宝盖下面给他弟弟送葬的国王。今天有一半的送丧队伍，包括：教士、军队、宫廷人员、体面人物和老百姓都在议论。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别的，是关于王位的继承，好象他们现在送葬的是国王本人。明天他的宠儿们就会投降到吉士方面去，同盟将要把他活生生地从地面上赶走，逼他到最后一个角落，然后再叫人杀死他。其实他事先也料到了，不过勉强沉着气，端端正正地在他的线金华盖下迈步前进，同时察听别人背着他说些什么：他们私下怎样瓜分省区，怎样提出对于官职、财政和军队的要求。他听得不很分明，因为他跟所有的人隔得太远，他只是感觉到了。他的内心对于预感怀着战栗，预感简直和喧嚣一样震耳。他闭着眼睛，以为自己是深夜迷失在一座危机四伏的森林中。有谁保护他呢？忽然一阵叫嚷，把他惊醒了。在教堂台阶上，有一群人在喊："瓦卢瓦家族死绝！"这对于他倒算不得新奇事情。这完全是雇人预先安排好了的，而且他还知道主使的人是谁。等到卫队赶来，叫喊的人早逃跑了。这时你推我挤，队仗动摇了。华盖下垂，慢慢罩在国王的头上，国王俯下身去，先屈一膝，然后双膝跪下，最后在石头的地面上叩首。

当他站起来，完全恢复常态以后，吉士人担任护驾的责任，走过来包围着他。他们不让老百姓瞧见他，老百姓只能瞧

见他们，对他们高呼。洛林大主教恬不知耻地露出一副穷凶极恶的面孔。第二位要角是马因，胖得和弥勒佛相似，反而不象是个刁狡人。这都是经过考验，遐迩驰名的人物。吉士公爵一出现——“伟大英雄！”被收买的合唱队叫喊，“万岁！”杀人的秘密组织咆哮。他打算把这种组织与国家合而为一，他想使全国人民都变成杀人的秘密组织，而且认为只有极少数人是绊脚石。公爵在一片“伟大英雄！”和“万岁！”的喊叫声中，不再装成仁慈的人，而显得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人。他的面具已被那无情的肌肉涨破了，这表明他下了决心。等到他把国王赶到最后的角落去了，他就要派遣自己手下十二个高级流氓瓜分王国，而所有的低级流氓都可以随意偷窃和杀人。不过前提条件是要他们坚决地服从他，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只好伸直手脚，直僵僵地躺到地上去。这是决定了的，从领袖嘴角边缩紧的肌肉，就可以看出来了。杀人和被人杀，领袖的国家，将要成为永无止境的巴托罗牟之夜，万岁！

因为他们紧紧地包围着他，原有的距离没有了，使那位被人遗忘的国王，完全失去了平常那种觉察和辨别事物的能力。他拉着吉士的一个男孩——公爵有几个儿子，决不是没有生育的人——把孩子拖到身边去，好象当他是自己的孩子。他就这样参加教堂的仪式，后来在回到王宫去的路上，他也走在他的凶手和他国家的凶手当中，至少这一回他们还肯保护他。他的贵族侍从和兵士，从各方面向他赶来，仪仗队的人数增加了。不过在人们的眼中，仪仗队渐渐地不再是为了追悼一个瓦卢瓦，而是在显示吉士权力的开始。最后的一个瓦卢瓦，挽着吉士的一个孩子的臂，踏着鼓声的节奏，然而这是他们军队

击的鼓，是为了他们，而不是为了他。他是孤立无援的，在这个国家的辽阔而无情的天空下，响起一两声凄凉刺耳的丧钟，余音摇曳，渐渐地越去越远了。

文艺女神

同盟热心地为罗马教堂服务，为吉士人服务，其实是或多或少有意地促成王国的解体，也就是为西班牙服务。不过神圣的同盟还有一点顾虑——虽然是微不足道的顾虑：这就是那瓦拉国王。认真说来，他固然无力阻止同盟的活动。既然在觉醒的人民当中，掀起了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运动，毫无问题，一定要达到目的。干脆说，一切都在支持同盟，因为民族的荣誉，再也不能容忍异端邪说这种众人皆知的耻辱了。何况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耻辱"只有很少的金钱，而"光荣"却有很多的金钱。因而士兵的态度也就以此为转移。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光荣"那一面；丝毫也看不出另外的道路。

机不可失，那瓦拉国王把自己宣传得过分了。同盟决定：这种情形应当停止。它叫人暗中侦察那瓦拉的行动，接获情报：他不断到黛安娜·格拉蒙女伯爵的一所府邸里去，和那位有钱的女士会面。她的府邸是在吉阴；在那儿捕获那瓦拉国王更加容易。同盟在国王可能经过的一带地方，都埋伏好了骑兵。可惜他从不在那些地方出现，因为他知道，有人想捕获他，所以总是避开拦路的匪徒。他的情报比同盟更灵通，而且是格拉蒙女伯爵亲自供给他的。因为她鉴于她的朋友来访遇

到困难，所以就在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情报服务的中心。要是她劝他不要去，他就写信给她；因为他在向着一个更大的目标前进，这时他的文笔写得更优美了。有一天，她正在波尔多，他写信给他的文艺女神。

“我的灵魂！”他写道。“他们在磨坊那儿当作是我而捕获的仆人，昨天又回到我身边来了。他们盘问他身上是不是带着信。他回答他们：‘不错，有一封。’他把信交给他们，他们拆开看后，仍然退还他。那是您的信，我的心肝。”

这时修辞学家在心中好笑。他想：写情书是多么美妙的事情，那里面跳动着自然的脉搏。当他们把信交还仆人，放他走路，大约对于本身的粗暴行为也感到惭愧吧。因此，他们始终不知道，我的爱人用自己的钱，给我装备加斯科涅的军队。现在已经有了两千人，实际上还不止此。我需要更多一倍的人，都可以从她的手里得到。这个女人酷好名誉，她爱一位没有钱、没有土地、也没有士兵的国王。她是我的第一个情人，不但不花我的钱，反而自己花钱。我不应当使她懊悔。想到这儿，他的血液沸腾了，他暂时忘掉了兵士、金钱，急忙写道：“明天中午出发——我也出发，预备饱吻你的玉手。祝好，你是我至高无上的财产。保持着对于你的小人儿的爱吧！”

情况就是这样。“小人儿”写信给保护者和文艺女神。他只提她的玉手，没有提到她身体上的其他部分，他的血液沸腾了。她教导他尊重人，以及怎样提高自己的感情表达，而感情是始终不渝的。第二天中午，他按照事先的安排，骑马到波尔多去，心里很着急，自己方才和法国国王的几个人进行了一场可笑的战斗，不知道她会说些什么。结果损失了两个人，俘获

了五匹马。她大概会谴责他，因为这和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不过这大小也是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保持着对于你的小人儿的爱吧！

这时他抖动马缰。遥远的草地后面是碧绿的森林，周围环绕着加龙河。树丛前面出现一位骑马的女人。她横着骑在宽大的马背上，白色衣服深深地下垂，给阳光晒得闪闪发光。她向前俯着腰身，微微埋着头，以便看出亨利。动作既轻灵，相貌又绝俗，俨然是天人下降，给他带来了光荣和伟大。"简直是一位仙女！"他大声说，急忙滚鞍下马，跪在地上。但是她向他挥手示意，光彩照耀得顽石生辉。他赶忙走上前去；她预备伸出手臂。她微微屈了一膝，表示欢迎，幸福地把脸朝上。他在她手上热烈地狂吻，她在他的头顶吻了一下。

这种场面恰合他们的身份，两人都沉浸在里面去了。亨利主要是对于这位芳名寇沁黛的女士，怀着虔诚的愿望。这个名字负有表现崇高感情的义务。他们坐在河岸旁边的白杨树下。他由于有两匹马不无顾虑，但是马儿悠然自得地在地上吃草。"我的伟大的女友，"他热忱地说。她带着请求的、但十分殷勤的语气说："陛下！"她张开将信将疑的幸福眼睛，浏览一遍宁静的大自然景色，这时只有树上轻微的风声与河里潺湲的水声。"您和我单独在一块儿！战争的喧嚣，瘟疫的恐怖，都传达不到咱们的耳里。这些东西大约是发生在世界上某个地方，不过它们传不到这儿来。敌人暗中的袭击也伤害不了咱们，因为咱们远远地离开了一切人。"

他微微把肩头转向树丛，他的侍从遵照他的吩咐，留在树丛后面。她的侍从等候在森林里，他辨别得出一些人影。等

到这儿的牧歌情调一结束，他们统统都要走出来。这时亨利谈笑风生，他向爱人描写他们打算去住的那个岛屿。不久以前，他才发现那个地方。一条运河环绕着那个可爱的小岛，岛上遍地是奇花异草，可以驾着小舟在中间游荡，有各式各样的禽鸟鸣唱。"这儿，我的爱人，请你把它们的羽毛拿去吧，我还想给你带鱼来。我的老天爷，那儿有好多种鱼啊！价钱便宜极了，一条大鲤鱼，才值一个格罗申，你付五个格罗申就可以买到一条梭子鱼，"他自然而然地从感情世界回到现实中来。于是她也说，他送给她的夹肉面饼非常可口。至于那些驯良的野猪，她叫人把它们饲养在她的阿热莫府邸的园子里，她再也想象不到有比这个张牙舞爪、浑身是刺的动物更好看的了。"陛下，您真正打中了您的婢女的胃口。我要感谢您的恩情，直到我最后的一天。"女士这样说，虽然带着几分嘲弄的意味，却是慈祥婉转的。随你怎么说吧，在他是无所谓的。实际上，这位三十二岁的女人要比他成熟些，她带着优越的心情，瞧他的手在她的身上不知所措。好象那不是她本人，她的双颊始终没有变色，目光冷静而又温柔。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而且相信自己可以操纵他。在这片刻间，她爱惜他的王侯的自尊，所以她提起他的礼物，并表示她的感谢，尽管带有嘲弄的怜惜意味。随后她才转到自己的豪情壮举上来：这要伟大得多，她希望他一辈子也偿还不了。

女士拍拍手，从树丛里跳出两个骑兵，这是外国军官。他们下马以后，亨利才看出他们的佩带上绣着他的国徽。他们用插上羽毛的军帽向地上拂了一下，请求格拉蒙女伯爵准许他们，把新的联队献给那瓦拉国王检阅。她连连招手赞同。他

们又用军帽在地上拂了一下，接着就纵马跑开了，亨利简直来不及考虑。没有人能够象寇沁黛这样，做事出乎他的意外，使他好象坠入五里雾中。

“陛下！我是自私自利的，”她说，打断他的任何感谢表示。“我想瞧见您的伟大。”

他说：“也许您在我身上浪费了您的金钱。我纵然当了法兰西的国王，也补报不了您现在作的事情。”

“伟大女友”的热情激动了他。他的眼里涌出泪水；不管真心愿意与否，他不得不表示崇敬。女人是尺度，从这儿可以看出：是她们使他欣慕呢，还是他轻视她们？她们是生活本身，随着生活而变换价值。黛安娜女伯爵今天的得意，算是登峰造极了，她自己心里也明白。最值得表扬的是，她不想让他说出他后来会失悔的话，而最聪明的办法，是她及时阻止了他。

“您用不着说了，陛下！要是您将来进入您王国的首都，您将要从一个露台上向外了望。这样就皆大欢喜，也使人心满意足了。”

“您将要同我一起进入巴黎，夫人。”

“这怎么可能？”她怀着十分惶恐的期待心情问，可惜在心脏跳动的当儿，忘掉了聪明和乖巧。

“因为您要作我的王后。”他说到这句话，庄严地抬起头来，目光似乎在向四周寻找证人，附近却藏着不少的人。他的人真的从树丛当中走出来，但是她的人出现在那一边。忽然他的脸色变严肃了，用脚在地上顿，改用尖刻的语气说：

“究竟是谁出卖了我，好让敌人捕获我，但是结果只捉到

了我一个仆人？我知道是谁，是已故的那瓦拉王后！”

他这样痛恨玛果，竟咒她死了。她离开了他，借阿让城作掩护，从事毁灭他的工作。他也希望她毁灭。站在对面的女士吃了一惊：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种势力。我在它的旁边算是什么呢？一个陌生的女人。我将获得什么结果呢？他的书信尽是一派空话，而且都是对他本身说的。只有寂寞的人，才向文艺女神倾吐情愫。一转瞬间，她醒悟了。她预感到以后许多年的痛苦，总是被欺骗，始终结不成婚，后来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因为她的面容憔悴，皮肤不再是美玉无瑕了。一瞬息过去，她又把什么都忘了。这时擂起了迅疾的鼓声，联队出场了。

他们踏着快步，愉快而活泼地抄出树丛的两边，在辽阔的草地上集合起来，排成了行列。两位军官报告格拉蒙女伯爵，她的联队已经到齐了。她用手褰起自己的长裙，朝着那瓦拉国王微微屈了一膝，表示请求。他握着她的指尖，搀她起来，把女士领到部队的前面。她在这儿又鞠了一躬，而且这一次的躬鞠得更深一些；接着她就用那种富于抑扬顿挫的响亮声音，当着两千人大声说：“你们属于那瓦拉国王。”

那瓦拉国王吻格拉蒙女伯爵的手。他命令旗手上前，请她献旗。她遵照他的吩咐，捧起沉重的绣花锦旗，对着她美丽的面孔。接着那瓦拉国王就单独检阅前一线的行列，有时拉着这一个或那一个兵士的上衣，因为他认识对方，忽然又拥抱一个兵士，因为这人曾经为他服务过。每个人都想听听，究竟他对个别的人说些什么。但是最后他向全体士兵讲话了：

“我和你们，”他大声宣告，“咱们现在都一个个铠甲鲜明，

完全和新生的一样，但是情形不会长久这样下去。咱们的地位，要求咱们作冲锋陷阵的好汉。凡是好好地为我服务，一步也不离开我的人，都要经过九死一生。我每次都跟上边那些懒汉们把账算清了。到幸福去的正路，是狭窄的，但是上帝在用手引导咱们。"

这就是那瓦拉国王向两千名新兵的训话，他们相信他的每句话。立刻又擂起了鼓声，旌旗飘扬起来，那瓦拉国王攀鞍上马。他再也没有时间伸手抬起格拉蒙女伯爵的脚，帮她踏上鞍镫了。她自己纵身跨上马背，越过她的男女随从人员，快马加鞭走了。

亨利没有目送她的背影；他有了他的联队。

纵 马 狂 奔

他刚刚带着联队达到公路上，就发现从遥远的地方，卷来一大片尘土，这不是敌人是什么呢？而且马蹄的声音也听得出来了。亨利把部队埋伏在壕沟里，借森林作掩护，等待最后查明：究竟敌人向谁出击。这时第一批骑马的人，已经从黄色的尘雾中冲出来了，他们立刻就要到达这儿。前进呀！亨利本人和他的骑尉，把马匹横阻在大路当中，抓着迎面狂奔而来的马匹的缰绳。有一个骑马的人，在相撞的当儿摔下马去了，但是他在马蹄蹴踏中向上喊叫，紧急的声音充满了恐怖："法国国王！"

一刹那间，黄尘里露出掩藏在内的六匹马驾驶的御辇，有

前驱、扈驾和随从人员，一个个都在纵马狂奔。亨利来不及让路了；马车突然停下来，不住地摇晃。被人勒着马缰的马匹浑身抖动，驾车人喃喃地咒骂，骑兵们站在马镫上，有些人的手里挥动着武器。

“好朋友们和绅士们，”亨利叫道。他指点壕沟和森林给他们看。“我带了一个联队来给国王保驾。”

“这鬼精灵早在等待咱们了！”他们十分惊惶，只好你看我，我看你，规规矩矩地给他让道。“咱们一口气从巴黎赶来，没有人追得上咱们，除非他是从天上飞来。”

亨利跨下马来，走到马车的窗口面前，脱帽致敬。玻璃窗上尽是灰尘，而且也没有打开。站在周围的仆人，都没有一个想到给那瓦拉国王打开车门。因为事情来得这么突然，周围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儿声音。亨利自己屏住呼吸。在一片沉默中，他发觉模糊的玻璃窗后面有点声音。他听出国王在啜泣。

千百种情绪涌上他的心头。但是他不动声色，跨上马背，举起手。一切又开始行动了。六匹马驾驶的御辇，前驱、扈驾和殿后。那瓦拉的联队也在开始急行军，步伐轻快而活泼。他们步行，因为国王的队仗不再奔驰了。队仗的光景和亡命差不多，好象法国国王是从他的首都逃亡出来，沿途没有休息，一直赶到他最遥远的省区。除此而外，不可能发生别的事情。亨利尽管感到惊讶，心里却十分明白。“他是投奔我来的吗？真的弄到了这种田地，他来向我求救吗？不过我要作出使你永不翻悔的事情，亨利·瓦卢瓦——”亨利·那瓦拉在想，他在路上怀着崇高而又激动的心情。

他们进城的时候，天色已经黄昏了。守城门的卫兵不知道坐在车里的人是谁，而那些从窗口向外张望的居民，在黑暗当中也辨别不出什么。整个队伍都在暗中行军，要是街上偶然挂着一盏路灯，那瓦拉国王就叫人把它吹熄。到了市政厅门口，他下令停止。当他从马上下来，车门已经开了。法国国王跨出车来，立即拥抱他的堂弟和妹夫，一句话不说，就是后来也没有说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缘故，迫切希望拥抱一个本族的人，哪怕算来是二十一等亲。

这时国王觉得周围的一切：面前的建筑物以及掩护广场和市街的兵士，都不大妥当。有人从屋子里拿出了一盏灯，亨利发现了国王脸上的失惊神色，说明他在开始怀疑。“我要到马提翁元帅那儿去，”国王说。他又想起，自己需得嗾使代理总督来反对总督。还是离不开老一套！

“陛下，他不在波尔多，而且他的守城兵士也一定不肯轻易放咱们进城。相反，我在市政厅里得到人们的爱戴。陛下在这儿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并且保证安全。”

国王听见妹夫和堂弟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以后，脸色更阴沉了。他怀疑这儿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或者事先设下了圈套，其实他也有几分理由，因为亨利在来路上虽然怀着崇高而又激动的心情，但是他仍然在考虑：怎样以及在什么地方，才能够把瓦卢瓦最好地控制在自己的势力下。只有市政厅最好，那儿是归他的朋友蒙田管辖。他顺着国王的目光瞧去，说：“我的联队一心一意在给陛下保驾。”

国王傲慢地回答：“我有自己的联队。”

“陛下，您的骑兵已经和马提翁元帅一块儿，翻山越岭，跟

我的兵士作战去了。”

国王浑身一震。这一瞬间，他肯定自己是上当了。亨利瞧见这种光景，心里难过；他赶快俯向国王的耳边，迫切地低声说道：“亨利·瓦卢瓦，你究竟来到这儿干什么？你还是相信我吧！”

可怜的面容，真的显得放心一些了。“叫你的军队撤退！”国王同样低声地要求。亨利立刻下令照办；但是他又另外吩咐他的军官们，把联队留在城墙以内，要截断要塞，对于任何袭击，都必须保持警惕。瓦卢瓦，咱们两人谁也不能担保谁啊。幸好他这时可以报告一桩消息：

“陛下，市长同着一些市议会的绅士们来了。”

有四个穿黑衣服的男子，他们朝着国王跪下去。那个带金链的人，用拉丁语向国王致敬，国王可以听出他说得多么纯粹。接着他又用法语说话，成绩更加卓著了，因为古典语言在普通谈话中是累赘的，特别是从一个南方人的口里说出来。国王感到满意，暂时几乎把危险忘掉了。他让那些绅士们站起来，最后他跨进市政厅。后来有些人这样说：多亏得米迦尔·蒙田先生的艺术，才把国王请进去了。

王位继承人

最初，市长引国王到最大的厅堂里去。因为国王陛下来得这么突然，大厅还来不及把所有的灯点燃。角落里的阴影，使国王惴惴不安，他要求到一间明亮的小房间里去，于是他们

把市长的图书室给他打开。那瓦拉国王命令他的部下，和法国国王的部下一起担任警戒。法国国王站在门槛上，扭回头来，大声要求道："在这道门口，只许站我的卫兵！"亨利也用同样坚强的语气说："我的兵士就把守着出口地方吧！"

他们两位得到安全的保证以后，一起跨过门槛。蒙田打算象其他的绅士们那样，留在后面；但是国王叫他跟去。国王带着忧郁的微笑说："蒙田先生，您是我议会的一位贵族。这个地方很窄。要是凶手闯进来了，咱们三个人都会在混乱中遭到不测。一旦有了危险，你愿意趁早警告我吗？"

蒙田也变了脸色，也许是带有嘲弄的意味，不过非常恭顺。他回答道："一切事情，正由于危险，使我们感到讨厌，也更感到有趣。"

"您有这么多的书，"国王接着说，望着墙上，叹了一口气。他想到自己抄写的文件，想到舒适的皮上衣，又想到自己用来化装的僧服，这一切都完了。现在要进行斗争。

"咱们在这儿能不能作出一点好事情？"他问；语气并不是充满希望的。他的堂弟和妹夫回答他："我是真心实意的，"同时他屈了一膝。国王抓住他，拉他起来，说："咱们还是别来这一套，我是指这些繁琐的礼节。你还是把你心里想的说出来吧。"

"陛下！除了您的命令而外，我不恳求别的。"

"喏，老一套又来了。"

国王用眼睛去搜索墙上，看一些书架的枢轴是不是活动的。因为他没有找到自己害怕的那种暗门，于是他就亲手拖了一把椅子到正当中去。别人简直来不及帮忙，他的某些动

作还象一个年青小伙子。

“陛下，您不是对我期待着一点什么吗？”亨利问。“我愿意把一切事情同我的朋友们商量。”

“这已经商量过多次了。现在只等您自己作出决定，”国王声明，一下子显得神气十足，甚而庄严起来。亨利早就知道对方的意思：要他改奉天主教。这一次他避开正题，故意做得面红耳赤，激烈控诉吉阴的代理总督。按照他的说法，马提翁元帅并不比从前的皮隆好。亨利甚而把国王本身也牵扯进来。“您本来应当象君父一样对待我，却反而象豺狼一样对我进行战争。”国王就责备他不肯听话。亨利回答道：“不管怎样，您总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但是由于您对我的迫害，十八个月以来，我就一直没有躺到我的床上去过。”

“您叫您的外交官向英国报告一些什么呢？”国王问；这时亨利不得不把目光避开。他的摩尔内写信告诉他：一切善良的法兰西人，都会注意他；因为他们在现政府下面深感不满，而对于安汝公爵也不能抱着任何希望，这位公爵做出的榜样，他们已经领教过了。不错，现在他已经死了，而且是可怜的国王的最后一个弟弟。

“我请求陛下原谅，”亨利说，又一次预备跪下去。但是这一次国王没有阻止他，他就只好自动作罢。国王深信自己取得优越的地位以后，可以坐着不动。

“您真的想继续造成一切困难，使王国毁灭吗？”

“这儿，在我发号施令的地方，什么也没有遭到毁灭呀，”亨利简单地回答。国王又回到主要问题上来。

“您知道我的条件和您的义务。您不怕我发怒吗？”

改教，只是改教：亨利完全明白国王的话。如果王位继承人只是天主教徒，王国里面就会闹得一塌糊涂。

"陛下！"亨利坚决地说。"您的本意还没有表示出来。您比您的话句明哲些。"

"这真叫人受不了，"国王气得抱怨说，"您还坐在桌子边上，就要伸手去取房间尽头书堆中的一册书。我讨厌这种举动，这未免太不雅观了。"

亨利用贺拉斯的诗句来回答他："他除了天空而外，没有屋顶，只好永远生活在动荡中！"这时他望着蒙田先生，蒙田毫无轩轾地朝着两位国王鞠躬。随后他就站在门边，好象在守卫。

法国国王又开口说道："您那样执拗，就是为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吗？"

"难道您在您的鲁佛宫里更幸福吗？"亨利反问。"陛下！"他加强语气说。"我要说出您本来已经知道的事情，我虽然受了种种不公平的待遇，然而我并不恨您，因为您在别人的手里，好比是个蜡人。我恨别的人，您可是我的君王。法国的王位，一直就传给合法的继承人，没有一个亵渎神圣的人占有过它，自从查理大帝以来，已经有七百五十年了。"

亨利故意这么说，好逼使国王宣布他赶到这儿来的目的。国王想把他的堂弟亨利作为王位继承人来抵制吉士。自从他的御弟去世，后来在送葬的时候又发生了可怕事件，亨利接到专差的报告，断定国王不能有别的打算了。"瓦卢瓦，不管我是天主教也好，或者回教也好，你都非要我不可！"堂弟亨利这样想，同时瞧见国王变了脸色：最初是故意做出的倔强，接着

就是不自然的痉挛，最后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了。显然是他听见亨利提到查理大帝以后，才下了决心。国王方才还显得那样沮丧，这时突然满面通红，活象查理九世发胖和吵闹的时候。他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在那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费了好大气力，最后他的舌头才听他使唤。

“流氓！”他再一次说得更清楚一些：“吉士这个流氓！现在他断言自己是查理大帝的后代，这真是荒唐透顶了。他居然叫人写文章捧他，在我的老百姓当中宣传。据说，他才是查理大帝唯一真正的后代，所有卡佩王室① 的人，都是假的后代。这真叫人受不了，那瓦拉！一个来自国外、出身低微的骗子，居然跟咱们并肩抗衡，胆敢把咱们叫作杂种，而称自己是法兰西王位的真正继承人！”

“事情闹到这种地步，是因为您软弱得太久了，”亨利插嘴说，使用一种唤人苏醒的语气。国王还是没有苏醒过来。他的舌头由于愤怒而转动不灵，把许多话句都咽下去了。

“我逃开了他的毒手，马不停蹄地跑来。不过我留下我的元帅约汝士和爱伯龙在那儿。”——“二十五岁的元帅，”亨利心想，“究竟他们是怎么当到的呢？”

“他们会相机行事，不使我遭到吉士的毒手，也许我回去的时候，吉士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是不幸的瓦卢瓦，觉得自己这时把话说得太多了，当着那瓦拉堂弟的面，并且另外还有一个目光炯炯的人物在场。这人会泄漏我的秘密，我的匕首在哪儿？这种思想可以从国王

① 法国瓦卢瓦王族就是卡佩王室的一个旁支。

的脸上看出来，它变得那样丑恶，那样阴沉。恐怖之中又带着忙于杀人的煞气，仅仅为了赶走一个人。他的母亲的血统，多年以来鲁佛宫里的教育，这一切使得最后一个瓦卢瓦的面容，这一次降到了最低的等级。米迦尔·蒙田先生，对于匕首虽然也不免有几分害怕，但是他深深地为国王惋惜，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失去理性，使得一个人更没有防卫力量了。他本来只是王家议会里一个普通贵族，这时却在国王面前显出他的优越性：因为他本人从没有失去思想，就是在睡梦中也没有失去。他自己居然向前跨了一步，说：

"陛下！在咱们发怒的当儿，决不可以对咱们的仆人抬起手来。这是柏拉图的一条原则。所以有个名叫沙利约的拉西提蒙人①，向一个无礼的国家奴隶说：'众神在上，要是我现在没有生气，我就要杀死你。'"

蒙田先生很明白，为什么他偏偏举这个例子。他提醒国王想到自己与所有人之间的巨大距离，不管那些人是普通的贵族，或者吉士公爵。主人和奴隶，前者不许侮辱后者，而后者也不许为自己报仇。纵然他举的例子含有奉承的意味，却无伤于真理，而且有利于节制；所以目的达到了，而且成就还超出了这位人文主义者本身的愿望。国王的身子转到那边去，把头伏在高椅靠背上，从他肩头的起伏上，可以看出他在哭。这一次，他的悲哀是无声的，这不仅是痛苦，也是他的情感发泄、软化和安心。因此，他才用背朝着那两个本来可以杀死他的人，默默无声地挥洒自己的眼泪，他不怕什么人了。

---

① 希腊拉西提蒙地方的人。

当他从孤独状态中掉过头来，他的眼睛哭红了，露出孩子般情急的表情。“那瓦拉堂弟，你还记得么？咱们分手已经有十年了。”

“自从我打你们的手里滑出来吗？真的十年了？”亨利赶忙问，也回复了象堂兄一样的纯洁表情。

“十年的光阴，真如弹指一般，”瓦卢瓦堂兄说。“我也弄不清楚，时间是怎么过去的。你呢？”

“你也备尝了艰苦的生活吗？”这是他的回答，语气转入了怀疑。这时亨利摇摇头。

瓦卢瓦堂兄抓着他的手，使劲握着，低声向他说：“一切都是误会，你知道吗？误会，蒙蔽，不幸的偶然事件。”人们总是用这一套话来原谅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这也是令人惊愕的一瞬间。

“那瓦拉堂弟！难道你还有什么想不通吗？你只消记着一点：她——她也梦想不到有巴托罗牟之夜。”

亨利也不胜惊讶，回忆起往事，就说：“她本人早知道了，吉士人经过巴托罗牟之夜以后，才变成危险的势力。他们要把王国出卖给西班牙：这是她事先告诉我的。但是她还是违悖她的良知而行动。”这才是真正愚蠢，他在心里补上这么一句。“我对你实说吧，”他在堂兄的耳边说，“我十分痛恨过她：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本身遭到不幸，但是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总是违悖国家的利益，扶植种种巨大而无益的障碍。”

“你瞧，她使我成了什么样儿呢！”瓦卢瓦堂兄低声说。“所以我也很轻视她。”

这时两人都住口了，因为他们明白，他们谈到凯瑟琳太

后，好比谈到一个死人。不过这位欺诈的老妇所造成的灾难，还在继续蔓延。堂兄弟俩又接触到了现实，他们彼此是敌人，而且是在敌对的方式上进行讨论。经过和谐的低声细语以后，他们又互相责备起来。

"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你改教，那瓦拉，这样我才能够宣布你是王位的继承人。"

"只要我知道，你是坚定不渝的，亨利·瓦卢瓦，我这方面可以和你团结一致。"

"但是你从哪儿得到你的伟大决心呢，亨利·那瓦拉？不从你的信仰上，难道还会从别的地方吗？我倒想知道这点。"瓦卢瓦一再追问，担着很大的心事：究竟怎么办才好，一个人既要抗拒，又要走直路。

"陛下，"亨利开口说，改变了语气。"我可以担保，我将对您尽我应尽的服从责任；我要惩罚一切背叛您的人，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都要遵照您的命令行事。在我的心里，没有什么东西比获得王位更使我关切的了。陛下，在您以后，我就是最接近王位的人了。"

只有这样把真话说出来。亨利跪下去，既没有被阻止，也不是故意作的样儿。国王站起来的时候，他才跟着站起来。他预感到，现在伟大的话句要说出来了，这句话他得站着听。国王好象在面向大会讲话：

"今天我承认那瓦拉国王是我的唯一无二的继承人。"

话说完了，他扪着自己的心，退了一步，几乎晕倒了。他指定一位基督教徒作为这个天主教王国的王位继承人。这么一来，他引起了同盟对他的刻骨仇恨，一直到他被暗杀为止。

他作出了他一身当中最勇敢的行动。

接着国王又对波尔多的市长说话，向他介绍，要他把听见的话记下来，万一他本身遭到什么不幸，不能够当着宫廷和议会重复他的决定，蒙田就可以出来作证。

米迦尔·蒙田先生说："是的，我答应这样作——"这一次他没有引证古人了。他把古人统统忘记了，一心一意只想到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在这个时候给与他的新的教训。他那紧张到错乱的知识给他证明：这将成为新事件。

试　探

几天以后，国王坐在巴黎王宫里的炉火旁边沉思，似乎没有听见绅士们说的是什么。他的宠儿约汝士和爱伯龙不在场。在国王旅行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杀死吉士，反而和他取得了谅解。这时在场的有胖子马因，人们叫他是杜梅恩公爵，他是吉士公爵的弟弟。从早晨起，国王就一直在鼓劲，想当着洛林人，大声说出他在波尔多所决定和宣布的事情。最后的时限已经过去了；再过一个钟头，吉士就可以从自己专使的口里得到消息。贵族们在房间里谈到御弟的名字，描叙他的病状，以及那种古怪的死法，这在现在说来，已经是第三次了，他前头的两位王兄也是那样死的。从绅士们的态度上看来，他们一定在揣想，国王本人将来也会遭到同样的结局。不过对于一部分人说来，国王尽管就在面前，却已经等于不存在了。另一部分人故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是为了向杜梅恩公爵讨好

献媚。国王一下子从炉火旁边掉过头来，他居然做出一种年青小伙子的动作，这分明是由于心里害怕，同时故意表现得轻松，以免别人见怪，他说："你们老是在谈死人。"

他打量所有的人，他的目光单单避开胖子，胖子分明腆着大肚子站在那儿。"我却想到活人，今天我承认那瓦拉国王是我唯一无二的继承人。他是一个天资聪明的王侯，我打心坎里——"这些话都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一点儿也没有停顿，想使得那句关于继承人的危险的话，尽量减弱语气，或者甚而被人忽略过去。结果完全没有办到。大伙儿怔了一下，就嘀咕起来。一个绷着发光丝绸衣服的大肚子，向国王掀过去，惹得国王更加信口胡说了。"我打心坎里就一直喜欢他，而且我知道，他也喜欢我。他很容易光火，最喜欢开玩笑，不过根本上，他倒还有几分中用的地方。我完全相信，我们是性情相同的人，彼此会合得来。"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马因提高声音说。

"我想回到我的办公室去，"国王说，站起身来。他们给他让路。他走出去的那道门仍然开着，人们继续望着他的背影，这时马因完全大声嚷起来了："让一个胡根诺教徒作继承人，这要叫你吃到苦头，瓦卢瓦。一个什么也没有了的人，居然还想把王位赠送出去！"

所有的话，国王都听得清清楚楚，这时他穿过紧隔壁的房间慢慢地走去，以免露出逃走的迹象。正因为这样，他们才不关门。有些人伸出头去，想比别人抢先看出，国王是不是在干什么危险的勾当。最谨慎的人，跟在他后面跑去。马因大肆咆哮："教皇非出来干涉不可！"

“咱们把瓦卢瓦逐出教会吧！”他用一种尖嗓音呼啸。接着又转成平常的语声。“咱们剃度他，把他关进寺院里去。”

他们朝着胖子鞠躬，比平常鞠得更深，他们管他叫“信仰的绅士”，这个头衔是胖子给自己取的，以便当着老百姓和体面人物，比他哥哥吉士抢先一手。洛林家族的绅士们，在他们还没有胜利以前，彼此是团结一致的。不过后来每个人都想争取别人的果实。马因没有和他的哥哥商量，再说，吉士也不在城里，他去找他的姐姐蒙庞西埃女公爵商量，一会儿同盟就打发老百姓上街去。那儿有演说家进行工作，喊口号，念标语，写一些最激烈的话句在房屋的墙壁上。瓦卢瓦随便怎么作，反正是输定了。那瓦拉帮不了他的忙，他完蛋了。要是他接受那瓦拉的援助，他就更加完蛋；因为咱们常说，他本人就是一个胡根诺教徒。他只配去当和尚，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办法。他们把这些话写在墙上，彼此又在嘴里大声叫喊出来。

吉士公爵出去打猎的时候，这一切就发生了。他故意离开城市。他在回来的路上，首先听见这种消息，来不及骑马去阻止他们。他的妹妹从她府邸的阳台上，向下面讲话，煽动大学生们闹事。当他达到的当儿，她最热闹的一个场面已经过去了，现在正转入第二个场面，这就是对付国王。

蒙庞西埃女公爵，长着又粗又长的手脚，却坐在软轿里，叫人抬她到鲁佛宫去，好象她的王国已经开始了。她一露面，卫兵们就四处逃开。她的头发一直遮到她的蛮横的鼻子上，两只眼睛露出残忍的光芒，手里还拿着一条猎鞭，但是浑身都是宝石，连鞭子上也嵌着宝石。她大声叫国王出来，因为左右的仆人都给她吓跑了，于是他只好单独从屋子里跨出来。“夫

人，我可以叫人把您关进巴士底监狱去。”他出其不意地把她的皮鞭夺去了，随手扔在角落里。

“我还有剪刀哩，”泼妇尖锐地叫，把剪刀拿给他看。剪刀是黄金的，挂在她的腰带上。“这把剪刀有它的用处！”她带着行凶的目光对着他说。

他知道剪刀的用处：这就是给他剃度。他说：“同盟夫人，比您还凶狠得多哩，夫人。就是她也剃不了我的头发。”

她疯狂地笑了。“陛下！您不能满足任何一个女人。法兰西压根儿就不是属于您的，同盟夫人和我，也不是属于您的。”这时她拿剪刀对着他的鼻子挥舞，他突然向她抓去，手指非常迅速地抓着一卷从她美丽而又蓬乱的头上割下来的鬈发。她一时吓得不敢出声，他就说道：“夫人，您的鬈发让我留下，当作您来拜访的纪念吧。”

“您打哪儿来的胆量？”女公爵问，开始用清醒的目光打量国王，她方才虽然当着国王的面，却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究竟您遇到了什么东西？”她问。

国王没有回答她。他耸耸肩头，正要回到他的屋子里去。因为所有的门都是打开的，他瞧见吉士公爵穿过很远的房门，向这儿跑来。国王感到不舒服；可是他没有逃跑，用脚在地上顿，大声叫他的卫兵，尽量显出男子汉的气概。卫兵从各方面跑来，最后连他的元帅约汝士也来了。至于吉士呢，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尽量向国王表示忠诚。他毅然地说，他已经派他的兵士闯进老百姓中间去了，他自称是伟大的仆人。国王插嘴说：

“河面上漂着那么许多木桶。大约老百姓常常象今天这

样惹人笑话吧？用空桶就可以建立起街头堡垒了！”瓦卢瓦用威胁的口气说，再也不象软弱无力的人。总之，木桶可以用来建立街垒，吉士最明白这个。不过他来瞧瓦卢瓦的时间，似乎是对他最不利的。公爵自然比他的妹妹沉着得多，也比洛林大主教聪明得多，大主教凭着宗教长老的资格，要求给自己以剃度国王的特权。他的妹妹一听见木桶，又挥舞起剪刀，吉士公爵厉声斥责她。还有，她那种一再做出的动作，越看越叫人笑话，特别是与国王的态度相比，国王渐渐庄严起来了。

“夫人，”公爵叫道。“您对于神圣教会的热心，把您自己弄糊涂了。我们都是国王的仆人，国王就要对基督教徒作战。他已经在征税了，这是第一点。现在德国人对王国的侵袭，威胁着我们，胡根诺教徒又把他们召唤来了。”他面朝着国王说：“陛下，我向您献上我的宝剑，向您保证，一定消灭您所有的敌人。”

他加强最后一句话的语气，又特别重复一遍：“您所有的敌人，陛下！”这么一来，吉士就迫使瓦卢瓦最后听出，他发誓要消灭的敌人是谁。“消灭那瓦拉国王，”他特别声明，同时注意他讨厌的对方的面孔上，发生什么表情。对方的额头开朗了，嘴巴紧紧地闭着。这时吉士心里明白。他向国王告别，用手把他的妹妹拖出去。“别发疯了！”他恶狠狠地在她的脖子后面细声说。

亨利·瓦卢瓦事后还在幻想：“亨利·吉士，我从前一见着你，就如芒刺在背。我是你的俘虏，你拿着皮鞭走近我的身旁。我承认，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试探，不过这已经过去了。你对我当心点吧，亨利·吉士！我还有一个朋友哩。”他望着渐渐离去的敌人的背影，带着佩服的心情，想到自己的朋友，好

比一个女人在回忆爱人。“那瓦拉，我这种态度够坚决么？瞧我有没有你那种决心？”

敌人的背影还没有消失。可怜的国王，忽然在性格上来个突变，他摹仿他新朋友的作法已经很久了。“约汝士！”他锐声喊叫。“把我从那人的手里解脱吧！”年青的元帅听见这么说，吓得变了脸色，默默无声地掉过头去朝着墙。国王还没有得到这个嬖臣叛变他的证据，不过一半的叛变比完全的叛变更讨厌，现在他算是把自己暴露出来了。国王回到房间里去，实在支持不住，就晕倒在地，因为他感觉到的东西太多，也太剧烈了：对于他的性情来说太剧烈，对于这傍晚的时间来说太多了。

他们听说暴君病了，就异口同声地硬说他死了，人们在街头上高兴得跳舞起来。不久，彗星、瘟疫和别的灾害都会消除了，尤其是捐税，这是一个恶劣的统治者造成的。老百姓和体面人物，必须付出许许多多的钱，让神圣的同盟彻底肃清胡根诺教徒。同盟把老百姓对于战费的痛恨，转移到瓦卢瓦的身上。这个可怜的人，尽量设法自卫。首先，他再和那瓦拉商谈一次关于后者的改教问题，以便他们共同去对付同盟那个泼妇。这么一来，那瓦拉也得蒙受一些损失，而最后仍然是国王成为王国里面唯一的统治者。

瓦卢瓦根本上不懂得，为什么他的朋友不肯轻易答应改教。因为他巴心巴肝地想着这件事情，就忽略了它给对方带来的损失：这就是牺牲自尊和忠实信徒们对他的信任。一个出卖自己宗派的人，也得不到他所投奔的那个宗派的信任和帮助；甚而瓦卢瓦将来，也会把他当作一个堕落的人看待。这

时瓦卢瓦已经答应，等他改教以后，就供给他钱，说来倒也平常，因为信仰是有价钱的。可是道德是不好买卖的，而道德的基础就是知识。道德在内拉克的枢密会议里占着上风。“咱们武装起来，国王就会重视咱们。他重视咱们，就会叫咱们去。那时咱们再和国王一起，打破咱们敌人的脑袋。”

“我一定去！”亨利大声说。

瓦卢瓦最后一次派遣他的第二个嬖臣爱伯龙来见亨利，他还期待爱伯龙为他服务，甚而爱他。那时他对于约汝士已经毫不留恋了，本来他把约汝士叫作他的孩子，又把一份公爵领地和王后的一个妹妹赠给了约汝士。有些懦弱的人，作事并不固执；相反，他们倒是肯迅速地毅然回头。只要他自己狠得起心，就可以叫犯罪的人后悔莫及。当他们已经出卖了他，他还蒙在鼓里。约汝士扬扬得意地四处夸耀，对于自己这支铠甲鲜明的军队感到自豪，军队人数天天在增加，尤其是尊贵的姓氏，著名的纹章，以及宝马名驹和金盔银甲，这一切都胜过任何时期的王家军队，然而统领大军的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幸运娇儿。

国王对他微笑，心里在想：“让你再冒一个时候的大气吧，那瓦拉的力量比你们强。我得到最可靠的消息，他的好妻子，我的妹妹，甘愿把他的秘密泄漏给我听。我必须给她钱和兵士，让她反对她亲爱的丈夫。她恨他，而这种恨只有我才懂得，因为我们是同一个血统的人。我做得不错，不让那瓦拉有喘息的机会，但是也不让同盟有喘息的机会。我轮流派遣我的军队去对付两个方面，而且总是任命这两个元帅：一个是马提翁，一个是马因。我很想派遣吉士去，让他给那瓦拉打个落

花流水；可惜他很狡猾。他宁肯去赶走德国人，让魔鬼把他捉去吧。至少他不能致那瓦拉的死命。我不愿我的朋友那瓦拉遭到什么不测，不过我也不愿意他消灭我的军队。这些事情真把我搞糊涂了，然而这要怪你们，不能怪我。”

可怜的国王，就是这样盘算，他轮流派遣他的元帅去对付同盟和那瓦拉堂弟。他对于那瓦拉，倒是帮助的心多于反对的心，然而他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只好承认教会开除那瓦拉的会籍。对于一个基督教徒说来，这是罕有的事情。那瓦拉答复教皇的城市——罗马城上的招贴，反而使得教皇佩服他，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谈论他。另一方面，可怜的国王宁愿削弱而不愿加强同盟的力量，但是他自己莫明其妙，反而和同盟签定了一项新的条约。亨利在内拉克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一个人在深夜里从床上坐起来。

他沉思着快要到来的事情，这好比早晨的到来一样确定。这就是战争，真正维护生存的战争；不再是好玩的临时行动了，而是十分严重的最后行动。他对着快要燃尽的烛光，用手撑着头，把整个事件重新考察一遍，回忆一下他那些快活的、微小的胜利，那些很快被遗忘了的失败，还有长途的奔波，怀着敌意的小城市，跟他作对的人，以及常常把他累得筋疲力尽的事情，这就是十年来的工作和辛苦。

这些都过去了，不复返了。亨利面临着决定关头，眼前好象从地面上展开一座长蛇阵，不是打垮它，就是自己阵亡！他们要对付的只是你一个人，没有你，他们就可以照顾自己的利益，只有你在妨碍他们。你不应当在和平中继承王位，先得牺牲成千上万的人：让我亲手用他们的尸骸堆积起我的王国吧！

“瓦卢瓦堂兄没有履行他的诺言，我还在期待什么呢？在同盟没有杀死他以前，他先向它屈服了。同盟获得胜利以后，更要把他置之死地。瓦卢瓦堂兄，你要靠我来打败你和同盟。这样救了你，也救了我。你的背叛加强了我们的团结。这是危险的背叛，这是绝望的团结，我想我可以请求我主上帝考验我，或者考验已经过去了，我自己用我的肉体覆盖在王国的土地上。”

这个三十四岁的人，在夏天的深夜，受到这种试探，到了这个时候还清醒不寐，是令人疲倦不过的。所有的蜡烛都化为灰烬了。一会儿窗上透露出朦胧的曙色，他可以看见自己的一半胡须都变白了。

快活的日子

一个人不是悲剧形象，就不占据事变的中心，这是众人都看得出来的。可是别人不是这样，他们至少要做得神气十足。比如拿吉士来说吧，他想作打败德国军队的英雄，这支军队是从瑞士赶来援助胡根诺教徒的；胜利的会战，迄今还没有赋给他以应有的荣誉。约汝士这位年青的元帅，也高兴得象个孩子，现在居然给他千挑万选的骠骑队以打击那瓦拉国王的机会了。他只在中途占领的一座城市里，逗留了一会儿，由于饱餍了宫廷里的酒肉生活，所以采用清洗肠胃的治疗方法。元帅先要排泄掉腹内的积秽，才好轻松愉快地投入决战。

等待着亨利的人，不仅是这位新的对手，还有他的老对手

皮隆，就是他从前在国内小规模战斗中所遇到的穷凶极恶的敌人，也准时到场了。当时亨利把吉阴省拿去和圣东日省调换，因为他的情形利在进攻：把战争向外推进，转移到北方，威胁巴黎，让法马之神吹着喇叭，飞在前头开路。老皮隆异想天开，去袭击大洋附近一个小岛马兰；亨利以前向他的女友寇沁黛，把这个小岛夸说得天花乱坠。环绕这座可爱的花园岛屿的河水，可惜尽成了泥沼，敌人的军队陷在里面进退不得。皮隆只好放弃围攻的打算，他本人受了伤，宫廷接济他的钱也停止了。因为老百姓的税款除了被官吏偷窃和同盟占用而外，总是被国王用来赏赐他的嬖臣，国王一下子要付出三倍到四倍的军饷，这叫他怎么办呢？所以接济皮隆的钱首先停止。亨利只掠得了几千个泰勒，但是这一下就决定了元帅的崩溃，他的队伍都离开他跑了。

这一来亨利不仅解决了皮隆，同时也解决了他的堂弟孔德。孔德这位竞争者，跟亨利相反，遭到一连串失败。亨利在岛上的胜利，赢得了拉罗歇尔城里的基督教徒，本来他们倾心于善良的党人和平庸的领导者孔德。现在这位教友的许多笨拙行为，才一一收到恶劣的效果。在那些最严肃的家庭里，人们事后提到他还在摇头。首先，他成为内拉克王宫里取笑的资料，堂弟听见，气得不得了。

现在轮到约汝士了，他的肠胃通畅以后，终于骑马来到战场。相形之下，亨利成了悲剧人物：在决战的那天，最大、最富丽的王家军队，开到露天的原野上来。亨利在这儿不仅是悲剧人物，还是按照《圣经》上的典范而行动的宗教英雄。众人对他的怀疑都消失了：他不再是为金钱和财产而战，也不是为王

位而战；他为了上帝的荣誉，不惜献出这些东西。他站在弱小者和受迫害的人方面，坚定不移，得到上天的赐福。他具有宗教战士的纯洁目光。长年以来，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比如他的恋爱和放浪行动，以及他对宗教的不热心等等，都是不确实的。你是我们的英雄和战士，我们最高的赐福者，我们要赶到你的身边来。

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他涌去，他们没有亲眼看见他以前，就事先被他的大名吸引住了。他这个人，又单纯，又善良，亲手从壕沟里掘泥土，站着吃东西，睡在武器中间——而且爱打哈哈。正是由于他的笑，使人舍不得离开他，不管有钱没钱，也不管有吃没吃。他甚而使得他的牧师个个快活。但是他在夜里就叫醒杜锐兰上尉和洛格劳尔上尉，要他们在安好导火线的旁边当心。"陛下，您单是叫我们警醒，以免遭到敌人的袭击，又有什么用呢？您白天却自己去冒危险，不顾您的万金之体，从泥沼中跋涉过去，周围的弹雨，使泥水溅满了您一身。"

"也许我明天就阵亡了，"亨利回答他们。"可是我的事业不会动摇，因为它是上帝的事业。"

他是在星空下面说的这句话，也相信这是真的，就象一个人要有信仰一样。其实他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他要是阵亡了，事业马上也会失败。不过上帝要想拯救这个王国，就不管愿意与否，必须维持亨利。

疲劳时间不可避免地到了。有十四天，背一直没有沾过床，一心一意在安排自己的队伍，同时也把敌人吸引到了预定的地方。后来他们终于碰头了：一边是约汝士公爵，一边是那瓦拉国王，国王给包围在两条河中间，跟自己的炮队隔断了。

他改善自己的处境，完全靠动作迅速、灵活和凑巧的机会，正碰到敌人动作得缓慢而又迟钝。天没有亮以前，胡根诺教徒就在帐篷前面唱起赞美歌，敌人才慢条斯理地起来列队。没有一会儿，他们就转向敌人，嘲笑和痛骂敌人：宫廷里的低能儿，好吃懒做的汉子，偷窃税款和榨取穷人血汗的强盗。

“公爵大人的肠胃排泄清爽了吧？咱们可来了，冒点冷汗比药膏更有效哩。你们这些绅士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消化掉自己吞下去的干薪和恩俸，所以你们走不动。可是整个战场都给你们的花露水熏臭了。工作干完以后，你们身上的气味就会不同了！”

淋漓尽致的恫吓和诋毁，用响亮的声音，远远地传送过去。初升的朝日，照耀得银色的军队光芒四射。这是富有的军队：真是金镶银铸，黄金匕首，黄金头盔，武器上嵌着宝石，口袋里装满金钱，脑子里盘算着占有的产业；每个银甲里面不仅跳跃着心脏，还跳跃着权力，就是靠剥削孤儿寡妇来发财致富的税吏关监的权力。“狗娘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男子，长着锐利的眼睛，用粗暴的声音朝着对面大骂，“你转过身来，我已经认出是你了，你带着你的雇佣兵烧掉了我的屋子。你是同盟的一分子。”

这一提名道姓，更激起了基督教军队的愤怒。人人痛恨的仇敌不是王家的兵士，而是神圣同盟的匪徒，他们也站在那边。他们捣毁礼拜堂，烧死牧师，用火药爆炸妇女的阴道。“你们逼得我们离乡背井，禁止我们的信仰，不许我们这些被上帝创造的人生活和思想。但是上帝今天要你们的命！”牧师在军队行列中走来走去，到处宣讲，他们也顶盔贯甲，好让这

些含有真义的话句，最后给士兵们鼓气。在牧师的话没有讲完以前，上尉已经把队伍的阵势排好了。

那瓦拉国王出现在每个地方，他自己身上只佩着灰色的剑鞘和剑。什么东西都逃不掉他的眼睛，特别是约汝士公爵的一举一动。两人没有正式接触以前，各自从容准备。最后总得有一个去见上帝，而另一个固守阵地。每种命运都是伟大的，所以他们互相尊重，互相予以便利，尽量利用交火以前的最后机会。约汝士带领的铠甲鲜明的骑兵，完成了困难的演习，根本没有人打扰他。这时那瓦拉迅速地把他最后的野战重炮调过河来。他也对他的两位堂弟讲了话，提醒他们：彼此是血族宗亲。一个是孔德，另一个是波滂·苏瓦松——他妹妹嘉德琳的爱人。

亨利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这时菲利普·摩尔内带着两个牧师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战斗就要开始，也许还要牺牲生命，摩尔内毫不客气，严辞责备亨利：不该又在拉罗歇尔胡闹了一场恋爱，而这件事情在最后关头会影响胡根诺教徒的道德。亨利向牧师承认错误。他说："在上帝面前，我们尽量屈服，但是对于敌人，我们就尽量反抗。"跟着他就跃马走了，因为他瞧见了一个倒戈的人——一个军官带着队伍在两座山坡当中踌躇不前，暂时对双方军队保持一定距离。"费尔伐格！"亨利打老远大声叫。"等到我们胜利，您就到我们这儿来吧！"

他立刻掉过头去，不管自己的喊叫发生了什么影响。但是那位直爽而纯朴的军官的部下，逼使他们的长官作出决定，因为他们要跟着那瓦拉国王走。亨利望着太阳的方位，已经九点钟了，两军面对面地足足演习了两个钟头。这在十月间

说来，进展得并不快；阳光从云层中斜射下来，云低低地、慢慢地掠过原野，使得一切东西都了然在目：庞大的军队连同他的统帅，都变小了，在这铺天盖地的云层下，简直显得渺小无比；而云层上面是无际的天空——它可能压根儿就没有把咱们放在眼里。

亨利在马上伸直身体，当他就要率领队伍向敌人进攻的片刻间，朝着纵深的队形大声叫道："伙伴们，这是为了上帝的光荣！"他有意在云幕低垂的天空下大声讲话。"咱们的荣誉，要求咱们胜利，或者至少咱们得拯救永恒的生命。道路就在咱们的面前。以上帝的名义，冲向前去吧，咱们是为上帝而战。"他朝着队伍大声讲话，原以为兵士们会立即服从他的命令，冲上前去。结果不然，基督教的军队，不等到吩咐，就不约而同地跪下去祈祷，全军一致。他们大声祈祷，如涛吼，如雷鸣，如千万种钟声齐响，他们唱《诗篇》第一一八篇："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①

亨利听见歌声，惊喜交集，他的心情昂扬了，他又想起从前在海边上，有个人曾经向他预言过这种情形：全体军队跪下去，不去进攻而先作祈祷。他们深信自己必胜的使命。他也抬起头来，双手合十，捧在胸前，跟着他们一起说："万民围绕我，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亨利真的快活起来，他从没有这么快活过。这是上帝定的日子，所以咱们要骑马冲上前去，没有什么顾虑和怀疑。那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诗篇》。

一半胡须，今天也不会由于叛变、迟疑和悲哀而变白了。上帝定的日子，是没有怀疑的，敌人就在那边。今天咱们在信仰上是坚强的，因为咱们除了胜利而外，没有别的选择了。这是快活的一天。

约汝士公爵瞧见对面发生的古怪现象，就大声说："那瓦拉国王害怕了！"让·德·蒙塔朗贝尔回答道："元帅，您和您的宫廷侍从，还没有和胡根诺教徒打过交道。如果他们在那边做出那种样儿，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接着有些穿银铠甲的有钱人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毫不研究，也毫不了解敌情。

这一边是穷人的军队，是为了正义而受迫害的人的军队。道德和智慧，不时出现在这支军队当中。自从出兵以来，国王的两颊瘦得凹进去了，他头上只戴着灰色的盔，身上只穿着护胸的甲，完全跟所有的兵士一样打扮，他贴身的唯一的一件衬衫，等不到晒干就穿上了。他把自己和他的小国所有的一切，都用在军队上；他的每个部下，也把自己身边留下的东西连同整个幸福，都一起带来了。这次会战要是失败，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完了，只有逃到外国去，作亡命之徒。这时他们还在那儿，还跪在家乡的土地上，向上喊叫，仿佛掣动着从天空中垂下来的巨钟的拉绳："我靠耶和华的名，必剿灭他们。这是他的快活的日子。"

现在战争开始了。两军刚交锋的当儿，王家骑兵深深地突入到胡根诺教徒火铳兵的行列。他们甚而把那瓦拉的一部分骑兵队赶到了库特拉城，正要准备掠取辎重了。"胜利呀！"已经叫出来了，约汝士也不嫌太早，竟把步兵调上前线。这时意外的奇袭来了。基督教徒们从掩护的阵地里，集中火力，猛

烈轰击王军的侧翼，王军自己射击不准，炮位太低。步兵逃窜了，骑兵被打得落花流水。两军开始肉搏，这时那瓦拉国王亲自抱着一个敌军的贵族。“快投降，非利士人！”这么一来，他自己好象是大力士参孙。他本来应该从马上射击非利士人，差点由于自己的宽宏大度而牺牲掉性命。

约汝士公爵眼见大势已去，就偕同他的弟弟圣·索弗尔先生，一块儿骑马到密集的人群中去，就地阵亡了，算是成就了他的心愿。他不过是一个嬖臣，出身并不光荣。他得势以后的自尊心，教导他作出光荣的牺牲。

他刚一咽气，他的军队就四处逃散了。胡根诺教徒追赶他们，到了两三公里以外。每人都去俘获漂亮的骑兵，搜查他的钱袋，而且要得到一大笔赎金，才肯释放俘虏。战场上留下了两千具尸体，差不多纯粹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方面没有损失。尸体躺在马匹和武器中间，自然而然地堆积起来，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安排，高得和那些长满荒草的沙丘一样。这时在沙土、荒草和尸体中间，有一个唯一的人影，伛偻着身子，仔细查看那些死人的面孔，当他找到或者认出来是什么人以后，又感到非常悲痛。对着这苍茫的暮色和低垂的云层，只有他孑然一身还在那儿徘徊。

库特拉城的“白马”客店的楼上，正在大办庆功筵席，但是楼下的台子上放着约汝士公爵和他弟弟的尸体。那瓦拉国王回来了，人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因为在胜利的陶醉中，还没有人来得及注意他。他发现自己的屋子里住满了受伤的俘虏，只好走到客店去。这儿有几个人发现他的眼睛红了。最初，他在两个战败者的尸体前屈了一膝；然后才下了决心，跑

上楼去，跟那些说笑和吃饭的伙伴们一起，庆祝伟大的胜利。新教的人，从没有得到过这样大的胜利，年长的战士们承认，这在柯里尼大将的时代，肯定是想象不到的。那瓦拉国王进来的时候，大伙儿都从座位上跳起来，使劲用脚在地上顿，接着就屏息静气，大厅里显得静悄悄的一片。

亨利打着哈哈，跳到他们当中去，大声说："咱们还没有获得永恒的生活，不过现在先来痛饮一场吧。"他端起大杯，给所有的人碰杯，凡是他勇敢的上尉向他指出的人，一个也不漏掉。他们一阵狼吞虎咽，把大盘里盛的东西一扫而光。亨利也和其他的人一样，不让肚子空着。他们高声叙述自己在会战当中的行动，亨利也讲他的行动，声音响亮得和喇叭一般。在这长形客厅里，空气给火炬的烟气，烤肉的油气和士兵们热呼呼的汗气混合了。所有人的皮衣上都有黑点；弄不清楚哪些是他们自己的血，哪些是被杀死的敌人的血？"我瞧见你们，但是你们没有瞧见我哭过了。

"我为我的同胞，倾洒了伤心的眼泪，他们本来可以好好地为我服务，却迫使我不得不屠杀他们。那儿天花板上挂着他们的旗帜，这就是他们剩下的东西。倒也不错，不过我不想取得法兰西国王的旗帜，也不希望我在上面吃饭喝酒的时候，让他躺在楼下的台子上。我发誓，不许有这么一天"——他在心里对自己这样说，不过表面上还是大声应酬同座的人。

瓦卢瓦带着他最后的军队，沿着卢瓦尔河保护他的王国。"我不会伤害你，瓦卢瓦，我是在为你作战。咱们还得跟吉士算账，这点咱们俩都明白。现在他大约把德国的雇佣军队赶到瑞士去了，但是你却代替他胜利地回到你的首都，我的瓦卢

瓦。我不伤害你，我一点儿也不伤害你，咱们彼此心照不宣。”

想到就作；第二天，亨利骑马穿过整个吉阴省到贝亚恩去，随身带了一队骑兵和二十二面俘获的旗帜，他要把旗帜拿去献给格拉蒙女伯爵。大伙儿瞧出，他的行动带着浪漫气氛。他不去乘胜追击，打垮法国国王本人，反而沉溺在感情当中，要把夺得的各色旗帜放在女朋友的脚下。那些昨天取得胜利的人，对于这种情形非常失望；甚而有些外国的基督教徒，怪亨利出卖了宗教。越是和王国离得远的人，就越是信口雌黄。

当他到达的时候，仙女寇沁黛穿着雪白的衣服，浑身珠光宝气，站在府邸的楼梯上欢迎他，他再也梦想不到她比这更神气的了。所有的旗帜，都在她的面前招展和下垂；亨利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功绩以后，才走到她的面前，抬起手来牵着她。她简直说不出自己是多么幸福。他的文艺女神幸福到了这种地步，除了他的胜利和伟大的前途而外，把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她再也不想个人的痛苦和要求了，只是对他怀着温柔体贴的心情。她慈爱地慰劳他的辛苦，又高兴他的辛苦获得了报酬。其实她应当希望他长久辛苦下去才对，后来事实也是这样。只有幸福悬而未决，才是文艺女神发生作用的时间；不过今天是她快活的日子。

小　　结

他不知不觉地赢得了基地。一切都在助成他，既包括他自身的努力，也包括那些想要击退他和杀死他的人的努力。有

一天，人们发现他成名了，给幸运选中了。话又说回来，他真正的幸运就在于他天然的决心。他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从这点上看，他显得和那些迟疑不决的人迥然不同。他尤其知道什么是正当和善良，而这点也为志同道合的人在思想上所公认。这就使得他一举而成为非常的人。活动在这样一种浑浊气氛当中的人，没有一个象他那样对于道德规律确有把握。用不着再去追溯他成名的原因，他的名声再也不会减色了。他同时代的人也和其他时代的人一样，只要本身一旦度过了疯狂泛滥的难关，就习惯于崇拜任何成就，哪怕是万恶的、不负任何责任的成就。相反，亨利的成就，不适用于使人受到凌辱，而在大多数侥幸成功的领袖，就在所难免了。他和他的朋友，要提高人本身固有的价值。我们很少看见一个王位继承人，统治党派既然用武力摈斥他，他为了本身的事业，却以伟大而又坦白的襟怀，争取他本来应当反对的国王。他多么愿意帮助这个国王，并不想侵害他和他的王国。他有过软弱的时间，而那种跟一切一刀两断的试探，在他并不是不熟悉的。这是他的事情。他把自己接近王位的方式明白告诉了世人，这就是：既要坚强，同时又可以保持人道，而要保卫王国，就在于坦白地保卫健全的理性。

IX 路旁的死人

谁敢冒险？

一五八八年五月九日，吉士公爵悄悄地带领少数侍从溜进巴黎来了。国王心惊胆战，叫人再三挡驾。瓦卢瓦知道，只要吉士一来，不是他完蛋，就是对方完蛋。究竟两人当中谁敢冒险，谁先冒险呢？当时吉士把胡根诺教徒的外国军队歼灭了，而约汝士统率的王家军队却被那瓦拉打败了。尽管这样，可怜的国王还试图冒充战胜者；老百姓和体面人物，都一致鄙视他。他的议会议员和国家法官，几乎是唯一具有保王思想的一些人了。他们在思想上是有经验的，认为在局势还看不清楚的时候，不好违反法律，而国王就是法律的化身。可是他们能把这种思想告诉谁呢？又使谁能够了解呢？有钱人是不行的，因为担保他们钱财的人是吉士，而不是垂死的瓦卢瓦；街上激动的人是不行的，他们一味在叫喊“饥饿”。人们已经常常在挨饿了，没有理由设想，必须逾越下次斋戒的通常限度。一群民众既然选错了人，只有继续胡闹下去。他们赞成吉士——一个为外国服务的冒险家和群众骗子。他们那种违反自然的政治态度，造成了他们的愤怒和恐惧；其实这正是他们良心的反抗，不过他们自己不明白罢了。由于感情上的混乱，

巴黎陷入自己幻想的饥荒中去了。

吉士带着五六名骑兵，来到一条人烟最稠密的街上，他戴着帽子，披着大衣，一直还没有给人认识出来。城里，尤其是许多寺院里，都住满了他的队伍，随便他到哪儿，一声招呼，就有人来。但是他故意装作胆大包身的神秘人物，想造成出人意外的影响。他很快就是一个四十岁的汉子和四个儿子的父亲了，仍然保持着爱出风头的习惯和手段，借此扮演不速之客，出现在群众的眼前。他自己手下预先训练好的一个年青人，给这位神秘骑马者脱下帽子和大衣，小滑头故意乐得高声喊叫："尊贵的主人，显出您的真面目来吧！"

这时在鲁佛宫里，老而又老的凯瑟琳太后向国王说："吉士是我晚年的拐杖。"儿子用目光狠狠地射了这位巴托罗牟之夜的发明人一眼，现在他正身受到事件的后果，这用不着人特别提醒，他已经知道了。不到一会儿，消息传来：吉士公爵到了，而且打了胜仗。"我们得救了！"一个漂亮的女士首先向公爵欢呼，同时当众揭下她的面具。"善心的君王，我们得救了！"跟着整个一条街的人陷入了兴奋的狂潮中。再也没有饥荒了，领袖把饥荒的怪影赶走了。大伙儿欢喜得掉下泪来，巴不得抱着骑马人的皮靴接吻。祈祷的念珠，在他身边不断摩擦，把他当作神圣来崇拜。拥挤当中当然免不掉踩死了人。

科西嘉的上校奥南洛报告消息的时候，国王并没有瞧他，只把目光对着他的母亲，她感觉到了，因为目光是那么难受。她一个人愚蠢地喃喃自语："吉士是我晚年的拐杖。"她这样说，是为了坚持她的愚蠢，同时甚而在违悖自己的本心，因为她也有偶然清醒的时候。她的精神完全变成了土色——墓园

里的泥土颜色,她似乎想回到那儿去。当她离开的当儿,用手杖乱敲,踉踉跄跄摸索着,歪斜地溜走,身子不断俯下去,后来她的脑袋差不多低得和膝头一样高了。

科西嘉的上校相信国王不会有别的想法,于是说出自己的意见:必须刺死公爵。在场的一位教士表示赞成,又引证了《圣经》上合适的话句来证明。好几位坚决的男子,都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国王没有反对。他的缄默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是同意了。他们互相商量,究竟手里还剩下多少王家军队,事情一旦做成以后,能不能挡住对方的恐怖手段,等待增援的力量到来。这时太后又来了,跟她一块儿来的还有吉士。他再也不漂亮,再也不是骄傲的英雄了。他来到国王的寝宫,沿路所作的慷慨讲话,没有人答理,御林军统领克立荣,把帽子戴得更稳一些。从这些情况上,公爵看出有点不妙。他到达的时候,脸色煞白,手足无措。但是有老妇人陪着他。国王没有发出使用匕首的暗号,因为顾及到老妇人在场。在鲁佛宫里,他的家族死的死,亡的亡,只单单剩下她一个人,是她带了吉士到这儿来。他害怕她,好象害怕命运本身一样。不能想象,当着她的面,违反她的意志,招呼那挽救危亡的匕首出动。他只是斥责了公爵两句,就用背朝着他。

吉士倒在一张矮凳上。大伤疤附近的一只眼睛在流泪,好象他在哭了。他瞧见了一切,也瞧见了国王在害怕。"害怕得和我一样,"吉士心想。不过他倒十分懂得国王那种丑怪的表情。杀人的决定,只有这次失去效用。在最远的角落里,老太后努力在劝说她的儿子。吉士赶快趁机溜之大吉。"真侥幸,我还活着,我的老百姓也来了,他们闯进鲁佛宫的院子里

来接我。我又是英雄了。万岁，现在要采取强硬手段了。”

一个人吃惊过后，难免不有这种想法。认真说来，洛林人并不想建立街头堡垒，在首都和国王作战。他只是不断工作下去，造成这种局势。当他给目标吓得倒退回来的时候，唐·菲利普的公使孟多查去拜访他，用命令的口气对他说话。他真正的主人，可以强迫吉士公爵服从。法国要在三天以内掀起内战，这是世界统治者的意旨。至于什么原因，吉士不配知道，他只是静候消息罢了。无敌舰队已经准备就绪，就要开往英国。这支舰队武装了好几年，随身配备的东西，能够满足整年的需要，其实照海上航行计算起来，最多不会超过十四天。它在中途，要安全无恙地驶进法国各个港口。世界统治者不想碰见任何一个法国敌人，他天生来是个精细和谨慎的人。因此，要在三天以内，把盛满泥沙的桶，在巴黎市街上堆积起来。国王早从鲁佛宫里瞧见沿河漂流的木桶了。他在万分不得已的情况下，召来了一些瑞士人和德国人进城，于是暴动就有了最后的借口。外国人给绝大多数的人带去处死，他们跪下去，举起他们的念珠。国王不得不为残存的兵士请命。他向吉士公爵请求，这么一来，使吉士完全失去了杀害国王的勇气；这却是孟多查要求他作的事情。

现在不管瓦卢瓦也好，吉士也好，谁也不敢杀死谁。市街整天给僧侣们占领了，他们在警钟催动下，宣传大屠杀。吉士的妹妹——同盟的泼妇也在进行她的工作。她从她的阳台上，向街上狂热的、思想高尚的青年群众煽动屠杀。她说：“青年，我的青年，你们是心地高尚的人。”未来的律师、传教士或者油漆匠，不分清红皂白，都相信她的话。轻狂的血性，总是

容易被人和思想混淆起来。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年青人受到很大的重视。蒙庞西埃女公爵尽管放浪不羁，却常常辨别出人的面容。她在下面那些崇拜者当中，发现了一张面孔，今天不是第一次了。凡是有那种表情的人，是可以安排用场的。她叫人把那个修道院的年青学徒带上来。

她收拾收拾，准备停当，高大的身体，披着一件透明的纱衣，用香水在睡房里大量喷射。头上是染过的乌黑头发，乳房凸出，周身银星闪灼。她照照镜子，虽然她的脸由于荒淫过度而憔悴不堪，却认为满不错了。"三十六岁了，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也许年纪大了一点，"这个高大的女士想，"不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二十岁的和尚，决不会嫌我年纪大，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瞻仰女公爵的床呢。"她也自问了一下："怎么办？我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合适？"随便吧，她那丰盈而又结实的肩头起伏了两下。

"我想到一点什么，就要做到底。男人们缺乏这种精神，就连我崇拜的吉士，虽然不久就要登上法国的王位，也比不上我。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吓得他手忙足乱。他的妹妹可不是这样。她最后要亲自动手。我的手是结实的，我的四肢并不比我哥哥的差。肩头是宽阔的，我本来可以成为家庭中的英雄，无论妇女们的什么琐碎事情，我无不在行；我要搞出一点名堂来。"

她招招手，仆人们赶忙跑去，带领和尚上楼，一把推他进了房，房门马上关了。寝室里只剩下女神和来自下边的一个皮肤黝黑的蠢汉，他浑身臭不可当。香水也压制不了他那不洗澡的臭气，而这种臭气立刻向外传播。但是女士忍受得住。

她向小和尚说话，乡下村汉带着贪馋的目光盯着她，两瓣厚嘴唇咂得直响，正要把缩在袖里的手伸出去：真想一把抓住她，摸摸她身上的肌肉。他一点儿也不胆怯，心里想：今天一切都是乱七八糟，凡是圣神同盟里的人，都是平等的。只要瞧一眼大街上那些沙桶后面的情形吧：不分上校和骑兵，我们都把他们干掉了，让他们横三竖四地躺在那儿。你们妇女让我们自由选择。嘿，心地高尚的青年，她方才还在这样叫嘛。

"你叫什么名字？"女公爵问，这声音使小伙子大吃一惊。"您自己可知道，"他嘟哝道。"方才还站在楼上叫了我的名字。'雅各，你在哪儿？'您这样叫。喏，现在我不是来了。究竟有什么事？"

"跪下！"女公爵用坚定的语气命令。"数着念珠祈祷。"她支配他的权力是无限的，这从他那些颠三倒四的话句上可以辨别出来。他自从前几次听了她在阳台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梦见她。他不得不跪下向她忏悔，忏悔他卑劣而放浪的命运：他因为犯了肉体的罪恶，修道院打发他到巴黎来完成一项任务。他的主管人再三嘱咐他：肉体上的罪恶，只有通过一种行动来补偿。"通过什么行动呢？"女公爵问。这个他不知道。连那些教育他的和尚师傅，也没有把事情说明白。和尚们不断训练谋害国王的凶手，不过后来一个也没有使用。她心想：这个是我的。"你属于我，"她命令道。"我可以随意指派你。我可以叫你隐形。站起来，面对着墙吧。"她走到房间的尽头，四处寻找。"雅各，你在哪儿？"他听她问了几次，一声不哼。"嘿，我现在真的隐形了，"他自己私下说，别的什么也不想。他的心脏也并不因此而跳得更快一些。

“雅各，你来摸摸我的裙边吧，这样你又可以现形了。”

“我根本就不想现形，”他嘀咕道：“除非许我比裙边摸到更多的东西。”

不过他仍然蹒跚地踏着皮履走去；但是在他的手还没有抓着她的透明的衣服以前，她就半大声地说出可怕的话句：“雅各！你应当杀死国王。”

和尚尽管愚蠢，也吓得脸色大变，快要晕过去了；很久，很久，除了恐怖的呻吟而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在他沉默的时候，永堕地狱的恐怖，好象火焰一样，从那个魔鬼般的妇人的口里冒射出来。他一下子在她的轻纱下面，看出了魔鬼的马脚，而且多么分明！

“听我的话，雅各，这样你的幸福就稳稳到手了。要是你杀死国王，你就可以满足三种愿望。你可以要求主教长的帽子；你可以发财；第三种愿望，由我本人准许你——”这时她故意做出一种媚态。同时她的声音变得象鸽子一样咕咕地叫，把他迷得昏头胀脑。她瞧见他簌簌直抖，就象白杨树的叶子，口涎向外直淌。傻瓜就在这种情形下，从她口里听出：国王也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国王也只死一回，而且永远活不转来。“但是你是隐形的，他们找不着你。雅各，你在哪儿？”

“嘿，就在你身边！”他回答，乐得咯咯地笑，因为现在他懂得了，再也不担心什么了。

“如果你杀了国王，就当主教长。只有主教长才有资格到我这儿来。”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出冷淡和降低身份的神情，又迅速地打量他一番。“这个笨蛋太胖了，要去刺杀瓦卢瓦，手脚还欠灵活。他必需禁食，为了使他聪明一些，应当放点药

粉在他的食物里，尽管他已经看见和听出人们想的什么。在他的寺院里，如果驴儿闹犟脾气，他们就会装出吐火的鬼来吓唬他。不过我已经控制住他了，他不会闹性子。”这时她掣动铃子。“带这个臭东西下去，让房间通通空气！”

这时她走到窗口去，露出半裸的身体，街上许多思想高尚的青年，随着她一出现，就蜂拥过来。她站在落地窗后面，十分得意地听人恭维她。她骄傲得不可一世，昂头望着天上的太阳，也不觉得阳光刺她的眼睛。

“我——敢冒险。”

夜里和凶手在一起

当最后一个瓦卢瓦人从鲁佛宫逃出去的时候，他一心只想到堂弟那瓦拉，希望那瓦拉到他身边去。“要是他在这儿，巴黎大约会变得小一些，我们要斫掉无数的脑袋。这个城市太大了，必须给它放血。我是唯一的国王，经常住在巴黎，还加上我的文武百官。公开处决吉士的那天，一定要成为民间的一个节日。”

可怜的国王又急又气，可是他一有空就这样想。吉士暗中给他留了一条出路，他的出亡，得到了敌人的同意，敌人也想摆脱他，好独揽首都的大权。在国王御辇前面开路的，是他的御林军，御辇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驶向下一个站口。不过他的思想从没有完全离开过那瓦拉堂弟。“我派遣约汝士和我最堂皇的军队到你那儿来，不是要你打败他们，而是要你和

他们联合起来，开回巴黎来解放我！”

他稍微沉思一会儿，又看出这是不可能的。“我的天主教的军队不会服从命令。另一方面，如果基督教的堂弟来到巴黎，那我的王位就保不住了，”瓦卢瓦虽然还在怀疑，仍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他要是现在放弃怀疑，就未免太不幸了。他坚持自己的怀疑，好象这是他唯一的力量。“也许我连生命也保不住了，”他固执地断言。

亨利非常害怕自己中毒，自从他的堂弟孔德死了以后，这种情形已经有两个月了。孔德王子是给人毒死的：亨利相信，凶手就是孔德自己的太太。他立刻觉得，他可怜的玛果也有可能一反常态，成为盲目仇恨的牺牲品。爱吃爱喝的亨利，平常在国内各地总是有请必到，忽然叫人关着厨房门给他烧饭，而且要受到监督。孔德堂弟呕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他站着吃早饭，还想下棋，但是又感到很不舒服，后来就死了，连皮肤都变黑了。“我哀悼他的，是他应当成为我盼望的那种人，至于他实际为人，是值不得我哀悼的。”

这时有二十四个凶手，被派出来暗害那瓦拉国王。可怜的瓦卢瓦，暗中希望他的堂弟去帮忙他，而别人正担心着这种事情，千方百计加以防止。有的人竟说他死了，这正是那些平常和他势不两立的人求之不得的；有的人甚而还知道更详细的情形。吉士公爵再三向法国国王探问：究竟那种消息确不确实。国王只能希望他的堂弟活着；他在孔德王子死了以后，特别派遣了专使蒙莫伦西去见亨利。这的确是他最后的尝试，让硕果仅存的基督教徒的首脑，改奉天主教。后来亨利已成了无可争辩的王位继承人。自从那个和他争取领导权的孔

德逝世以后，再也没有人认为，他的基督教徒会背弃他了。他也知道，自己必须始终走直路，一犯偏差，就显示出弱点。他内在的决心，不许他背信弃义，而且也反对过早觊觎王位。如果王国要通过战斗才能获得，要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团结起来，要经过权力与暴力的考验才能臻于成熟，那末，他也就用不着别有打算，到了那时，他将会自然而然地去做弥撒。事先却不行。要强迫他忍受，是决办不到的。

但是勇敢的亨利害怕毒药和匕首，因为这些东西使人无法防卫，不象在战场上，正大光明地刀对刀，枪对枪。"匕首比毒药更可怕。毒药只在吃东西的时候可怕，而匕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比如有人从背后刺我一刀，我根本就看不见它是怎样从袖子里抽出来的。一把匕首很快就藏起来了，最容易藏在和尚的宽大衣袖里。但是到我身边来的是一个漂亮的贵族，他既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拉丁语，把他的请求写在一卷羊皮纸上，从盒子里抽出纸卷，匕首立即滑到他的手里。我不得不飞快地动手，扭着他胳膊的关节！我手下的人一拥上前，把上尉萨克勒莫尔捉住了。证据确凿，他的确是来谋刺我的。要在平常，我决不相信这样一位勇敢的军官会是凶手。凶手总是卑怯的——难道我老是害怕他们吗？最后我想和一个凶手喝喝酒，仔细看看他，究竟拿我怎么办。"

这是在内拉克王宫里。晚上，他把所有的人打发走了，单叫那个被俘的凶手进去，并且除去了凶手身上的镣铐，他单独和凶手在一起，两人当中只隔着一张桌子。

"萨克勒莫尔上尉，我想从您知道，怎样杀人。至于怎样被杀——这个我或许也得经验到，不过对手不是您。您作为

军人和勇敢的人，把卑怯的暗杀行为告诉我吧，怎么样？”

这个汉子长着一对凶光四射的眼睛，除此而外，他作为一个阶下囚来说，倒是挺漂亮的。他坦然地坐在那儿，本人是出身于意大利家庭的一个贵族子弟：从他那种深刻的讽刺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回答。亨利把酒杯推给他，他接着酒杯，很有礼貌地表示感谢，立即把酒喝下去。“您可以中毒呀，萨克勒莫尔上尉。”

凶手听见这么说，感到惊讶，谦恭地回答：“陛下！您要处死我，有的是方法呀。”

“您相信我会采取哪种方法呢？”

“陛下，最光荣的方法是决斗，”凶手故意用轻率的语气掩藏他的奸诈。

“查理·比拉格先生，我不开玩笑。您同前任宰相一块儿来到了法国，宰相把我们的地主绞死在监牢里，好让老太后获得财产。他们答应您，要是您杀死了我，就给您许多西班牙制造的黄金手枪。您在战场上是个幸运的士兵，获得了萨克勒莫尔的称号，但是您的真姓名是比拉格。”

“陛下，您想骂我了。我却提议，咱们来光荣地决斗一下。我作为谋害您的凶手，变得和您平等起来，所以在这个静得和死一般的夜里，您才和我坐在一起。”

“这个我知道，”亨利说。“在这个时候，您是和我平等的。假使那时您成功了，您还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仍然要为法兰西国王服务，本来也是他派遣我来的。”

“您说谎，纵然您口袋里的黄金不是西班牙的，您还是会说谎。”

“好吧，”比拉格承认。“不过我的确要继续留在这个王国里，因为它对于我这类人来说，是最软弱的、同时也是最好的地方。这儿的居民必须和全世界一起没落，然后他们就成了我的同胞，干着我干的事情。陛下，我知道，要是您活着，您就会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我才来谋刺您，就是没有报酬我也干。”

这时亨利看出了耍无赖的本领和魄力；他几乎不肯相信。“萨克勒莫尔，这个英勇称号，您是当之无愧，或者差不多当之无愧。”他边说边把匕首放在桌上。“看谁先抓到手，萨克勒莫尔！”

话刚一出口，凶手的手就伸出去了，但是碰着了另一只手。两只敌对的手，缩回到桌子边缘上去。只有四只眼睛互相盯着，他们摆出姿势，互相监视，浑身战栗，怀着高度的快感。这时亨利想出了一件意外的事情。“萨克勒莫尔，您再也得不到西班牙的钱了。我已经通知那儿：您叛变了，将来替我工作。”

凶手听见这么说，气得张牙舞爪，他在发泄愤怒的当儿，再也不是漂亮汉子了。满脸的煞气，的确叫人可怕，也许他的名字正是从这儿得来的；这时他趁机把匕首抢到手。亨利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推翻桌子，他果然那样作了。桌子很重，凶手为了不给桌子压死，只好用双手来抗拒，于是匕首掉落在地上。当他把匕首拾起来，亨利已经逃到门外去了，沿着游廊直跑，轻灵得活象年青的姑娘。

“萨克勒莫尔！住手。您可以在我这儿领赏钱。”

噼啪！凶手从台阶上滚下去。院子的卫兵放了枪，萨克

勒莫尔完蛋了。

可惜。勇敢的汉子，我本来想使他改邪归正，偶然不幸，丧失了生命——而且经过这样一个夜晚！亨利完全忘了，他自己也经受了今夜的考验：一个人就是在凶手面前也不应当发抖。

声　望

瓦卢瓦同样跟谋害他的王国和他本身的凶手周旋：他和他们一块儿坐在桌边，和他们一块儿生活在恐怖当中。当时他在布卢瓦召开三级会议。国王是逃到那儿去的；不久吉士跟踪去了，还有同盟的十六个首脑人物也跑去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控制着一个巴黎市区。甚而连普通的老百姓也给人从首都载运到那儿去，用来威胁瓦卢瓦所指望的各省的贤明代表。理性是不名誉的，它受到了儆诫。有一群“自鞭教徒”① 袭击国王；大约是他不得不接见他们，因为他喜欢化装参加他们的活动。他去世的宠臣约汝士有个弟弟，装扮成受难的耶稣，一股不可遏制的狂热，突然侵入到可怜国王的逃亡队伍中去，耶稣基督真的弄得浑身浴血；罗马的士兵，挥着生锈的武器，出其不意地闯进激动的群众当中去。神圣的妇女就是卡普栖教徒②，她们更会叫喊、悲叹和打滚。这时在鞭子的

① 这种教徒认为鞭打自身可免罪过，与洗礼和圣餐礼是同等功德。

② 卡普栖教徒是佛郎西斯教团三大支派之一，修道士均着深褐色僧衣，头戴尖帽。

打击下，连“人子”也倒下去了。瓦卢瓦快扶他起来！要是你拒绝，就是出卖宗教。我们在拥挤的人群中，只消一把小小的匕首，就够收拾你了。然而根本上，他们还是害怕自己，害怕他们那种罪恶行为的热狂。

一位博学的法律学家和王家法院的委员，目睹这种情形，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好些绅士们都被迫参加这种不法行动。本来学识是不易忘掉的，清醒的头脑也不会盲从命令。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容易发生突变。一个人参加群众运动，就会完全沉浸到里面去；平常爱好思想的人，由于群众性的激动，感到自己是和老百姓在一块儿，也学会“象牛犊一样的嗥叫”。院长德·纽易干得最起劲，连暴君瓦卢瓦也感动了，这位院长声泪俱下地唤起被损害的民众起来反抗瓦卢瓦。同时牧师布舍也唾沫四溅地从事煽动工作，达到了同样目的。真是各显神通，应有尽有；吉士公爵就伸手出去和那些肮脏的手相握，其实自己十分感到恶心。

吉士公爵对于扮演民众英雄，给西班牙效力以及各种交际应酬，渐渐感到厌恶。在一群监视他的西班牙恶棍的包围下，他不得不当着唐·菲利普那个威风十足的公使，无耻地出卖自己的国王。他只好说：“要是我们的国王利用胡根诺教徒，就盼望您的主人——国王来帮助我们。”吉士倒宁愿自己变成胡根诺教徒，而不愿常常重复这样的话。

虚荣心和夸大，醉心于自己不配享有的荣誉，是他根本上的弱点，把他引上了错误的道路。他出身太高贵了，不能不知道利害。只有极渺小的人物，一旦给一种被欺骗的和盲目的群众运动，抬上了他们不应攀登的高峰，才觉得自己是了不起

的大人物。领袖万岁！吉士公爵听见人们在叫，真想躲开，宁肯把那些人赶回到他们的店铺里去。他巴心巴肝地想和国王妥协。国王应当任命他作整个王国的摄政，而且越快越好，要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胜利地从英国回来以前，也就是不等到西班牙人达到猖狂无礼的顶点。吉士想把事情抢在他们的前头办好。但是这需要一个条件，而在布卢瓦召开的三级会议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王不得不答应他们消灭异教徒；现在他要宣布那瓦拉国王失去王位继承权。国王找了许多借口。那瓦拉自己给了会议一份备忘录，但是会议庄严地宣布他的继承权失效。他的第一位亲王的权利被剥夺了。

亨利刚一接到这个消息，就忘掉了他的凶手，忘掉了他的文艺女神，也忘掉了浪漫生活与恐惧。他投入了战争。怎样来的呢？国王和同盟，一切都发动起来反对他一个人，他们到处横行和叫嚣，散播骄奢淫逸的思想，他天生来就痛恨那种思想，更甚于痛恨凶手萨克勒莫尔。生活难免不犯错误，难免不杀人，但是不能因此而虚伪和抛弃理性。他向布列塔尼进军，远远地通过王国，向上移动。王国的代表既然庄严地废黜和摈斥他，他也就无所顾忌了。他既跟王家的军队作战，也跟同盟的军队作战，这一回他对他们一视同仁，因为他实在气极了。本来可以一帆风顺地达到王位，现在不得不再一次沉下去，成为开头那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库特拉的伟大胜利——现在又来争夺泥沼地带和小城市，攻打埋伏，一个可怜的贵族阵亡了，成百的敌人被俘，不顾猛烈和密集的炮火，占领一座海上的王宫。要是咱们的大炮到得更早一些就好了！

要去和海水和狂风搏斗，真是蠢事！

在战斗的忙碌当中，他居然忘掉了他的厌恶和愤怒；他高兴自己来到这儿，呼吸在这片不许他插足的地方，而他竟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土地。有一天中午，他经过剧烈的活动，累得直喘，刚刚脱离了死的危险，来到一棵树下吃东西。他带着几分迷惘的心情，向周围环视：土地是辽阔的，一直伸展到天边，他没有作声，静听海水在咆哮。海似乎在申斥他，似乎压根儿就不理他，要不是他的内心具有深刻的勇气，真要害怕：一切都象这儿的情形，需得从头来过。同样的形象，总是层出不穷地出现：泥沼和埋伏，成百的俘虏，一个贵族在前面阵亡了，冒着弹雨冲锋，我得占领这座海上的王宫，要是咱们的大炮在这儿就好了！他的手黑得和火药一样，拿着吃的东西：那是一块厚皮面包和一只苹果。

他饿了，什么东西都吃得下去。他在生活旅程上达到了这儿——从前他是在向阳的山岭上，欢天喜地，涉过潺湲的溪涧。后来他还那样年青，就进了不幸的学校，学会思想，直到精神上起了转变，他的嘴角开始下垂了，或者至少有时是这种样儿。回到家乡以后，他在生活上从事一切平凡的努力，正象每个需得吃饭和打仗的普通人。他从小事上努力作起：把全部精力投下去吧，你的成功渐渐就会伟大起来。现在他是著名人物了：有人恨他，也有人想念他，又有人害怕他——并且他也体验到，艰苦的生活又可以回复到以前的阶段。现在他站在树下吃掉他的中饭。

这个时候，法国国王正在接见公使孟多查。公使接到关于无敌舰队胜利的消息，立刻叫人印发出去。接着他就从巴

黎乘车到夏尔特尔；他第一桩要作的事情，就是到巍峨的圣母大教堂去致感谢辞。后来他去晋见国王，那时国王碰巧住在大主教的府邸里。"胜利呀！"公使每次碰见什么人，就庄严地高呼，到了国王面前，他呈上一封信。国王拿了一封日期更近的信给他瞧：英国人向无敌舰队开了炮，打沉了十五只船，打死了五千人。要在英国登陆，是再也不堪设想了。

孟多查打算否认一切，哪怕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仍然不妨碍他神气十足地说出下面的大话：十五只船沉没了，这算得什么！无敌舰队包括一百五十只船，而且都是艨艟巨舰，有高大的司令塔。五千人死了，这也丝毫影响不了登陆部队的力量，何况增援的部队就要赶去了。

实际上，增援的部队并没有赶去，而是被封销在荷兰。法国国王对于那些飘浮在水面上的高塔，表示钦佩，那是唐·菲利普凭自己的深谋远虑叫人制造的。可惜它们由于高大反而带来了害处，因为船上的大炮只能向远处放射，而更可惜的是，英国海军大将德雷克很快地抓住了那支漂亮舰队的弱点。他用他的小军舰从普里茅斯港口向着大船的下半身开炮，打穿了许多窟窿。说来也奇怪，这时天公又不给西班牙的舰队助美，狂风巨浪，把它们赶得东零西散，直到现在说话的时候都还没有平息，有些西班牙的船只，飘到冰洋上去撞毁了。

一个西班牙人是不笑的，不然的话，公使对于风暴，或者英国向世界霸权的幼稚袭击，将要哈哈大笑起来。他只是默不作声，做出鄙夷不屑的态度。国王没有打断他的沉默；他们面对面地站在大厅的石板地上，每人头上都带着帽子。宫廷里有几位绅士开始变得大胆起来。"英国女王胜利了！"克立

荣大声地说。另一个人补充说："伊丽莎白骑在白马上给她的老百姓瞧。"

"一个伟大的民族，"上校奥南洛坚决地说。

"一个幸福的民族得救了，自由了，他们爱他们光辉四射的女王。四十五岁的年纪，丝毫也不影响一位战胜的女王的美丽。"

皮隆原是亨利·那瓦拉的老对头，这时却说："一个统一的民族。我们应当统一起来。"在场的人立刻振作起来，互相传说着一个人的名字，开始还是悄悄的。

国王离开大厅，公使跟在他的身后。国王跨过有穹窿的走廊，瓦卢瓦的姿态做得十分庄严。他站在一扇洞开的窗口后面，指着下面的院子。公使瞧见那儿大约有三百名土耳其的犯人，他们是西班牙船上划船的奴隶。公使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从无敌舰队的一只搁浅的船上来的，"国王回答。公使要求把他们交出去。国王没有回答，只在窗口下面露出他的全身。奴隶们跪在地上，大声向上哀求："发发慈悲吧！"国王注视了他们一下，掉过头去。"这个还得商量。"

宫廷里的绅士们，不等吩咐就说了出来："已经商量过了。法国没有奴隶制度，凡是踏上法国土地的人，就是自由的。我们的国王将把这些人交回他的同盟者——苏丹。"

国王装着没有听见，他给公使特殊的光荣，陪他走到台阶上；公使这时尽管骄傲，却不得不忍受好些事情。在他的面前和背后，都有人提到给西班牙强迫划船的各国奴隶；连法国人也照样带上枷锁。"士兵们和同胞们！究竟西班牙想叫咱们大伙儿干什么？不过也跟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奴隶。"这类的话，

在法国宫廷上第一次听到，而这正是无敌舰队沉没的消息传来的一天。

公使已经乘车走了，但是国王还没有退回去；他好象在等候，没有人知道，他等的是谁。许多人都认为他又象从前那样，沉浸在幻想中去了。因此，他们就不去打搅他，自顾自地越谈越起劲。大家都认为：王国里的人，应当学英国的榜样，同心协力地捍卫自己的自由。这个国家面临着可怕的命运，西班牙的船只上，带着宗教裁判所使用的一切拷问刑具。法国的天主教宫廷里，也有基督教徒，不管公开的也好，或者潜藏的也好，弄不清楚，他们当中什么人忽然这样说："思想自由超过一切：它保证我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时他们不肯沉默了，互相提出方才提到的那个人的名字，只是现在更勇敢些；皮隆，又是皮隆向国王说：

"陛下，那瓦拉国王这个人，比我过去所想的好。一个人很少看出自己的错误，但是我承认我错了。"

这个时候吉士走来了。孟多查打发他来强迫国王屈服。他也准备好了，他立刻用驻扎在法兰德斯的三万名西班牙兵士来恫吓。有人问："那瓦拉国王在哪儿？"吉士徒然地期待着瓦卢瓦采取行动。至少他本人应当那样作，但是长期蓄积的厌恶，使他气馁了，他只好作罢。有人叫：

"陛下！您召唤那瓦拉国王来吧！"

没有人反对，也没有处罚什么人。吉士和他的同盟，不久就把法兰德斯边界上的一座炮台让给西班牙人，他们继续为敌人效劳，压迫自己的国王。但是今天吉士公爵自己听到无敌舰队失败的消息，也感到茫然无主。有人叫：

"那瓦拉国王！"

亨利离开他的军队，站在树下面，大地是辽阔的，一直伸展到天边，他沉默着，静听海水在澎湃。亨利仿佛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死的舞蹈

他的精神旁注，而且变得神经过敏起来。他照常进行日常事务，但一桩重大得多的事件就要宣布出来了。他双脚站得牢牢地，料理着自己的事务，同时却期待着事件到来，而且怀着十分郑重和向往的心情。在这种具有双重意义的过渡时期，亨利本人是在作战的地方，但是他的精神又别有所在，不错，它更接近上帝了。"我也象大卫那样说：上帝，你直到现在帮助我打败了敌人，再继续帮助我吧。"他这样自言自语，而且还说："我比你们所想象的好些——"这是他第一次说出来的话。

拉罗歇尔城里，教会开了一次大会来讨论他的罪过。他尽量忍耐，带着忏悔的神情，听牧师们怎么说，决定无论如何，自己决不答辩：善良的人儿，渺小的灵魂，究竟是谁经过不幸的学校，艰苦的生活，而且战胜了种种精神上的诱惑呢？单是你们揭露我亲爱的母亲的秘密，就足够使她的儿子失去勇气，但是我仍然保持住天生的果断和决心！这种思想，他既没有对拉罗歇尔的牧师们说，也没有当着他的女友格拉蒙女伯爵用来夸耀自己。他报告给她听的，都是既成的事实，比如：怎

样战胜了法国国王的军队，此外，就是国王杀死了吉士公爵，居然有了这么一天。

亨利早就料到有此一着。他从宫廷得到的消息，都是很详细的，而更明确的是他对那些人的推测。他猜想瓦卢瓦坐在三级会议里的情形：到会的差不多尽是同盟的盟员，他们用极端恐怖的手段，争取当选代表，他们所有的人，都怀着无耻而又下流的仇恨，连自己也不明白，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干脆废除了国王在执政十四年当中所颁布的一切赋税；他们夺取了国王残存的权力，这样也取消了王国和国王本身。这就是十四年来煽动的结果及错误的民众运动的结果。最后，一切都达到目的了，不过要牢牢记着这点：接着而来的现实，完全变得荒谬绝伦；长期以来，大量宣传的谎言，白白地牺牲了无数的人血。他们是一些市侩，对于宗教、国家以及一切人道的东西，都愚昧无知。在他们看来，受人摆布的瓦卢瓦是暴君，他的文明国家是不名誉的。他们的同盟本是一个抢劫和出卖王国的组织，然而他们反而发誓说：同盟带来了“自由”，也意味着“自由”。现在只消废除捐税，十四年来在全国叫嚣的纲领就实现了。

那些当选的和觉醒的药材商和铁皮匠的妇人，一丝不挂地在巴黎市街上跳舞。这是蒙庞西埃女公爵，吉士的妹妹，也就是同盟的泼妇，想出来的花招，她想通过这种裸体表演来增加吸引力。这实在太不成话了；小市民的人数是众多的，并不是所有人的头脑都热得发昏，跑去参加伤风败俗的行动，他们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妇女，在裸体行列当中扭来扭去。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不付税款；另一方面，他们总是充满了日常的矛

盾。因此，发生了一次临时性的暴动①，反对那些争权夺利的冒险家，巴黎就给那些冒险家弄得一塌糊涂。这时吉士迫不得已下了决心：他必须采取行动，不让任何人能够向后转，而最后的一步棋也得出动了：送国王归天。

那时国王穷得可怜，连亨利·那瓦拉也没有经验过那样的日子。他的宫廷解散了，他最后的四十五位贵族，都去投靠能够付钱的主人去了。亨利听说，瓦卢瓦什么东西也没有吃的，连厨房里也断炊了。"我在库特拉打垮了他最优良的军队，是不是因此断送了他的生路？我必须去帮忙他。现在他在请求吉士。吉士又转向同盟乞怜。同市侩们打交道，是毫无希望的。他们是国内最愚蠢的人，只有一个毫无心肝的领袖才依靠他们。吉士不应当做得太过分了。他相信，国王已经失去了任何勇气；但是吉士不是国王，他不认识咱们。纵然专使们报告，咱们已经完了，但是前世纪的传统力量还会鼓舞咱们。我要帮助瓦卢瓦。"

亨利听说，吉士简直猖狂得不得了，渐渐忘掉了谨慎小心，他自己住在布卢瓦的王宫里，这样才好稳稳当当地控制国王。为什么瓦卢瓦不去控制他呢？吉士掌握着所有的钥匙；然而他什么消息也得不到，因为国王终于不相信他的母亲，罢免了她的亲信，于是她失掉了拿手的本领，既不能侦察，也不

---

① 从"天主教同盟"中分化出资产阶级和城市下层群众的组织"巴黎联盟"。在八十年代，斗争达到了决定性的阶段。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由于巴黎人民起义("街垒日")的结果，把国王亨利三世赶下了王位，并且使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掌握的"巴黎联盟"没有参加领导，民主成分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取得了政权。作者在这儿表现得不明确，阶级分析不够。

能告密了。瓦卢瓦，我祝你幸福，好好在暗中准备吧。不过你在这样的特殊决策上，未免孤掌难鸣。吉士什么也不管；尽管他一天就接到了五次警告，仍然不作预防。有好多的理由使他那样作，这是亨利知道的。第一，吉士为人目空一切。他平常总带着大批侍从人员，所以不考虑什么危险。因此，他就不免有失去防护的机会，而且只要片刻的时间就够了。他的骄傲不光是使得他的行动不小心，而且竟自断送了他自己。他也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再好不过了。亨利很明白从前一块儿游戏的伙伴的性格。"我的吉士渐渐地骄傲得不可一世，他再也忍受不住他自家人的呼吸气息了。如果我是吉士或者一个流氓，我也不怕去嗅他们身上的气味：蒜气、酒气和脚气。但是我不能嗅西班牙的气味，所以不行啦。除此而外，吉士还是个可笑的家伙。"

不是夜里在营火旁边，就是一个人在树下面，亨利终于在沉思当中高兴起来：吉士到底还是拿出钱来开支。他不愿意这样寂寞生活下去，他把宫廷人员叫回来，维持整个漂亮团体的食宿，包括瓦卢瓦在内——没有杀害他。他有享受不尽的妇女，咱们是过来人，知道怎样寻欢取乐，那只会引起怀疑和增加厌恶。日子久了，就厌倦了，特别象歌利亚这种人，更容易日久生厌。谁又知道，也许他不为别的，正是为了引起厌倦哩。骄傲、厌恶、寻欢取乐，这一切加起来，结果就只好闭着眼睛，等待别人动手了。咱们自己不久才逃开了诱惑。一半胡须都变白了。

当急使跑来报告：吉士公爵在国王的寝宫里给杀死了，国王躲在幕后亲眼瞧见——亨利并没有感到惊讶，他倒是满意

了。详细的经过是这样：每个凶手都刺了吉士一刀，大伙儿都气极了，失去了主宰，都不相信那是自己干的。亨利不动声色地听着。他在战场上洒泪，但是不在这儿洒泪。他们绊着垂死人的腿，然而他居然拖着腿，在房间里挣扎到瓦卢瓦的床前，瓦卢瓦浑身发抖，又是暴怒，又是狂喜，他确实伸脚踹了死人的脸，就象吉士从前踹柯里尼大将的脸。亨利看出，上帝并没有忘掉他们的罪行。纵然一切法律都扫地无余，而上帝的法律始终有效。

最后的一夜，吉士是和苏佛一块儿度过的。亨利自己快要逃亡以前，也睡在这个女人那儿。她并不爱他，当时不过给他减轻了寂寞的感觉。可是她唯一的主人和领袖，最后给她泄了气，以至于他到了早上，还穿着灰色的绸衣给冻僵了，终于等到别人来把他干掉。别了，吉士，问候苏佛吧。国王胜利了。他叫人把洛林大主教绞死在监狱里；他还在寻找吉士的第三个弟弟马因，但愿他找着他！这整个八八年都是死的舞蹈，而最高贵的人，只在圣诞节前一天就轮到了。把他们吊在巴黎吧，瓦卢瓦！那个"象牛犊一样的嗥叫"的德·纽易院长和商会主席，已经吊了二十四个钟头了。一个受吉士保护的贵族，贩卖过人肉。吊死他吧，瓦卢瓦！死的舞蹈，从我的堂弟孔德中毒起，就开始了，并且还有凶手在追踪我和你两人哩。咱们可没有贩卖过人肉。把他们统统绞死吧，瓦卢瓦！

他这样说，然而他自己却放走了许多谋害他的凶手，甚而还想试试夜里跟凶手们坐在一块儿。有一次，降服凶手的结果，激起了人性恶毒的一面。人性有善良的一面，而且自己也明白这点，这就使得它的恶毒无可原谅。自有人类以来，优秀

的人物，就不断为理性与和平而斗争，但始终没有受到感谢。奥泽或人道——这太可笑了。象宗教战士一类的话，听来也是怪可笑的，如果这些战士野蛮而又愚蠢，始终原封不动，就更加可笑。不过这儿是一位国王，他名叫亨利，他可以辗死人，也可以绞死人，随你们高兴吧；你们过于恶毒地嘲笑他的健全理性，也惹得他发了脾气。你们尽是用荒唐的罪行，来对待他的善良意志和整个一生。死的舞蹈，继续干吧！今年还有一周的时间，我只等候那个机会，让我听到，那瓦拉王后也给人绞死了；此外，再加上她的母亲，那时我就唱起西缅①的感谢歌："主啊，现在你让你的仆人过着和平的日子吧。"

他这样说，也这样写，自从布卢瓦的屠杀发生以后，他就抱着这种想法。他希望瓦卢瓦再杀死他的好妹妹玛果和他更好的母亲凯瑟琳太后。在这个时期中，太后真的死了，并没有人加害于她，而是由于她衰老的体质，听见吉士死亡的消息，受了震动。凡是发生谋杀事件，人们总认为是她在幕后操纵，对于这位年老的女凶手说来，还把她已经无力再作的事情归罪于她，太叫她受不下去了。于是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和人世告别。真的死了吗？亨利的心情给这个消息搅乱了。他预言得太准了，其实他并不喜欢杀人。他担心他从前的玛果。死的舞蹈，停住吧！

---

① 《圣经·旧约全书》中雅各的次子。

渴望的会面

这种舞蹈久已无法阻止了。亨利在严寒的天气，骑马去进行小规模战争，穿着甲胄的身体快冻僵了，只好下马来使劲活动活动，增加体温。吃饭以后不久，他感到奇冷无比。他分明觉得，现在轮到他去参加舞蹈了。他真的得了肺炎。事情发生在一个小村落里，他病得那样厉害，他们只好把他安顿在一所农庄的住宅里。玻璃窗上结起了冰，他的体温急剧上升，似乎没有生机了；只有他自己抱着希望。他自言自语："我要完成事业，不能让一切气力白费了。"他以为是在大声说话，其实等于在耳语："实现你的意志吧！"上帝的意志是可靠的：亨利要奋斗，要完成他的事业，哪怕他今天还象拉撒路①一样裹着麻布；这次危机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仍然可以挽救他。

当他好几次正眼望着天空的时候，王国内部的确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这好比清白世纪开始以前，在大体轮廓上重演了一遍种种可怕的野蛮现象：死人的轮舞、跳舞病、少年十字军、鼠疫、千年之国②连同向上翻的白眼睛，那些眼睛有时也由于纯粹的妄想而瞎了。情形就是这样。雅各一类心地高尚的青年就说：嗨，你在哪儿？终究有了和世人打交道的一天了。这没有什么可笑的。凡是在斋戒礼拜六欢乐过的人，就

① 拉撒路是《圣经·新约全书》中一个穷人和病人的名字。

② 根据基督教传说：世界末日前一千年间，基督再来治世，建立千年之国。

笑不出来了。当心，别离开教堂。但是被牧师点过名的人，就意味着：你再也不会活着回家了。告密、攻讦、出卖、送上绞架，嗨，就是这一套。作为你陷害别人的报酬，就是你接收被害人的职位或业务，这已经成为今天的普遍现象。所以现在的体面人物尽是流氓。要在别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显得彬彬有礼，问题不在于他们本身。他们不过是适应潮流，才成了无法无天的流氓。他们那样作，决不是出于本心，并且他们也不是事变的发展中心。现在要问：究竟中心在哪儿？

那些翻白眼的群众，最痛恨的是建立秩序的思想。一个没有考取学位的大学生，为了报复起见，冲进课堂去，踹教授的两脚，叫人把他监禁起来，自己升任了教授。年青的医生排挤挡路的年老医生，理由是老医生忘了招呼洗衣服的妇人。一个下级职员也作出了同样的事情：他反对王家法院的高等法官，平常他越是卑躬屈节，这时就越显得猖狂无礼；他要法官跟他一块儿去，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宣读法律，因为思想被取消以后，人民才可以真正变成全体。这是从前没有过的事情。同样，他们的妇女只穿着贴身衬衫在街上跳舞。

图卢兹的法院院长给群众打死了。开始是封锁街道，接着就树起一个吊死法官的绞架，国王的偶像也吊在上面。法官反对废黜国王，所以他们就把法官一个个地吊死。最后的瓦卢瓦，本是一个懦弱的可怜人，也被牵涉到罪行中去了。在他的末日，居然给了他以崇高的光荣，使他遭人痛恨，而痛恨的理由不在于他作坏事，而在于无法约束的群众，对于理性与人的尊严怀着敌意，竟把他当作那种东西的象征，这是多么冤枉。

他穿着紫色的外衣，幽灵似地荡来荡去。那种丧服本来是他为了纪念他的弟弟和母亲而穿的，可是实际上好象是穿起来追悼吉士。他亲手杀死了吉士，本来他不是死者的对手。只有他的行动，他唯一的行动，才真正解除了对方的武装。如果被害的对方换做另外一个人，他一定还要向前冲去。“现在使出最后手段，斩尽杀绝，不让他再来欺负我。不管什么勇气和考虑，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兵士们快来，别等到我的敌人苏醒过来，就把他们干掉。那瓦拉快来吧！”

瓦卢瓦穿着紫色外衣，显得苍白而又沉默，在思想中老是念着那瓦拉。他悄悄地在布卢瓦宫里走来走去，孤独而又寂寞，教会废黜了他的王位，效忠的誓言也约束不了他的人民。三级会议的代表们，回到王国的各个城市去了。他的首都却不准他回去，要是他回去了，一定会被他们捉去杀死。他十分明白，这是由于人们的懦弱状态所造成的。瓦卢瓦根据自己的天性，懂得区别极端的懦弱与健全的实力。这种实力是在另一个阵营里。“那瓦拉，”他闭着眼睛想；他没有叫，也不敢叫。召唤胡根诺教徒来反对天主教的首都吗？他自己却是巴托罗牟之夜的负责人啊！也许那瓦拉会把他送回鲁佛宫去，但是这么一来，他就向世界霸权挑起战争了，而霸权的力量始终是可怕的。

当无敌舰队沉没的时候，只有一道闪光穿过了最后的瓦卢瓦的黑暗天空。他再也没有时间看出，世界霸权本身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与他的继承人有关。他的王位继承人，在建国开始，没有土地，没有金钱，也几乎没有军队；但是他只消在唯一的一次不足轻重的会战中，就战胜了西班牙的雇佣兵

士和奴隶。结果怎样呢？所有的民族都感到自由了。

瓦卢瓦的面前始终是漆黑一团，任何声音都窒息了。他的周围再也没有人叫那瓦拉了。外面也没有人叫，他们都对那瓦拉的到来怀着恐惧：他们在可怜的国王干了唯一的一次非常行动以后，竟自剥夺了他最后的租税收入。房间里是寒冷的，国王只好爬到床上去。他患着可笑的病：痔疮痛；他身边剩下的几个贵族都在讥笑他，因为他呜呜地哭了。

“那瓦拉！来吧！不，别来。我不是因为我的臀部痛在哭，而是哭我的唯一行动徒劳无益。现在轮到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你不会显身手。不，你要显身手。我知道，你是个好汉，我愿意听凭你处置。哪怕我否认了十次，我仍然承认你是王位继承人。王国只有你了。我知道，我为这个付出了代价。那瓦拉，你瞧我这可怜的样儿吧。自从我徒劳无益地试图解放自己以来，还从没有落到过这么难堪的地步。我做了那件事情以后，高叫：巴黎的国王死了，现在只剩下我法国国王了！你别这样叫我，我不是国王。要是你到来的那天，那瓦拉，你就叫我拉撒路吧。不，别来。来，还是来。”

两人被王国的广大地区隔离着，彼此的境况都很恶劣。亨利这时战胜了危机，不久就复元了，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可怕的想象，而这种想象也成了他身罹重病的预兆。他用保留的态度谈到吉士公爵的结局：“我早就瞧出来了，这样一种事业，吉士家族的绅士们是推不动的，要勉强去作，那就非得冒生命的危险不可。”这就是他的悼词，他的态度也符合他的说法：他变得更加谨慎，在有些人看来，未免太谨慎了。难道说，他丝毫也不想大干一下，杀开一条血路，把瓦卢瓦从敌人当中救

出来吗？那些敌人一直横梗在他们两人当中。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爱冒险的人，在小事情上是这样。可是陛下，在大事情上，您就这样稳重吗？

他猜到老朋友们颇不以他的态度为然。资格最老的胡根诺教徒，从父亲到儿子，都惯于为宗教而死；正是这些人，他们在库特拉跪下去祈祷，后来打得约汝士一败涂地，现在却喃喃不平，甚至于连自己都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去拯救天主教的国王，尽管他们以前很难相信会有今天，而且这也不是他们份内的事情。亨利认为，人们先要在思想上完全成熟，机会才得到来。就瓦卢瓦方面来说，也是这样，总得要水到渠成才行。可悲的人，离开了原来的避难所，给图尔城收容下了。这座城市位在卢瓦尔河两岸的田地中间，在动荡的王国里，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中心。瓦卢瓦打算一直留在那儿，等到有足够的贵族再去归附他。他剩下的宠臣爱伯龙，给他招募步兵。不过敌人也可能出其不意地先捉住他。只有那瓦拉才是安全的：他在哪儿呢？"我这个天主教的国王，"瓦卢瓦心想，"别人那样辛苦地给我募兵；要是我把胡根诺教徒召唤来，我的军队会不会跑掉呢？"

亨利想："等他的人决心要我去的时候，他就会召唤我了，事先未免太早。我在内心里也渴望着和你见面啊，瓦卢瓦。"他没有把自己的心意说出来，不过他为了这个缘故，特别在三月一号这天，把摩尔内叫去。地方是在一座小城里，这座城市没有等他攻打，就开门迎降了。他们两人在露天走廊上，浴着春日的阳光，走来走去，阳光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美，使他们感到新鲜而又充满希望。

亨利说："情况有点变了，现在各方面都在叫我。那些城市在为我争论：究竟哪座城市先归顺我？是那些好人儿发了疯吗？还是因为现在是春天的缘故？"

"陛下，也有可能，人们想使您坐失机会。"

"我为什么用得着这样着急呢？"亨利问，同时他的心脏跳得更快了。他分明知道，是什么事情刻不容缓地要作。可是在最后一瞬间，他畏缩了。他工作了许久，历尽千辛万苦，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前进。目标已经在望，他可以跳上前去：这时他动摇了，没有做出最后的行动，忽然失去了从前那种信心。幸福并不如咱们所想的那样自然，因为幸福还很遥远，咱们还要尝到更多的辛苦。王室之胄，不错，但是拔起脚来颇不容易。还是听听别人的意见吧，让摩尔内先生来决定，发挥他的道德和智慧。

"陛下，您不能再被琐碎的事情耽误两个月的时间了。现在您去拯救法国吧，不然的话，它就崩溃了。您必须集合所有的力量，向卢瓦尔河迈进。"

"国王在那儿呀，"亨利说，同时他的心脏跳得很高。

"正因为这个缘故。"

"难道叫我去攻击他吗，摩尔内？"

"陛下，您是他的朋友，他也要成为您的朋友，他的十支军队都没有能够把您消灭掉。"

"是十支吗，摩尔内？费了这样多的辛苦和劳力？真的，现在瓦卢瓦一支军队也没有了，同盟要活活地把他吞下肚去。您说，杜勃勒西先生，我应当去帮助他吗？这倒是我愿意的。不过让我先考虑一下吧。"

谈话的结果，他赎买了中途的一座城市，减少战斗，缩短通过王国、达到目的地的时间。他平常为了不足轻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知道冒了多少次生命危险。现在要争取的是整个王国了。然而攻城掠地，焚毁房屋，暴尸街头，总是免不了的。他作为法国未来的国王，经历得太多了，极愿意避免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不用武力，而用金钱去赎买不愿投降的城市，后来甚而赎买整个省区，不过暂时他还得打更多的胜仗，不管他愿意与否，一直到老，都没有脱下甲胄。不然的话，他的王国也永远不会为了钱而变得合理、富裕和强盛。

这种可悲的真理，打动了快乐的亨利·那瓦拉的心，要是他早知道，或者早料到就好了。他本来还很年青，而且对于那些事情有了彻底的准备。他有摩尔内这样一个圣洁的人在他身旁，是多么幸福。摩尔内具有超人的智慧，尽管他遇见各种邪恶的事情，始终信仰上帝。他相信，上帝说的话，具有无比的威力。咱们必须明白而又真实地记住这些话，就象它们方才从上帝口里说出来一样，这样就不会犯错误了。因此，摩尔内用那瓦拉国王的名义，起草了一篇告王国全国人民的宣言，要求法国人一致团结起来。

他问：究竟一切悲惨的战争，残忍的暴行，牺牲了千百万人的生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黄金，又得到了什么结果呢？他回答，实际上是让读者回答：结果是人民穷困了，国家患了不治之症。灾难永无止境。他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情况会怎样呢？他先问贵族和市民，立刻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来回答。然后他加强语气，向人民说话，把人民叫作王国的谷仓，国家的粮田，他们的劳动给君王解饥，他们的汗水给君王止渴。人

民啊，贵族用脚践踏你，你想投靠谁？

摩尔内说出亨利想说的话：用脚践踏。他说，城里的市民，只会吸取人民的膏血。两方面都不可靠，人民只有投靠国王。只有国王才保证和平和安全——这儿当然听得出，指的国王是谁：这是受迫害者和穷苦人的国王，是打败银色骑兵和租税承包人的胜利者。因为宣言正是用那瓦拉的名字起草的，所以摩尔内没有忽略让他向法国国王宣誓效忠。如果亨利·那瓦拉得到上帝的保佑，将来有一天完成了他的计划，那时他就要向国王尽忠。他的良心就是他自己的报酬。他愿意使一切存心善良的人获得自由。

这就是宣言的内容，文中谨慎地避开居民当中唯一的一个阶级，尽量不去撩拨它，但是对于和它妥协，也没有寄托多大希望。拿到教士阶级，总是没有多大办法，这是一股盲目的仇恨力量，它在这儿名叫同盟，无法加以阻止，就是真理也不行。然而人们可以看出，那瓦拉的话中含有真理。他的摩尔内的信心是有理由的。真理散播出一种意外的光明，人们还不大相信它：这样说来，咱们可以团结一致吗？这是平常绝不许可的。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两位国王也会惊异，尽管他们彼此渴望着会面。障碍也还没有廓清；那瓦拉并不想改变宗教，他想的只是继承王国。瓦卢瓦始终还在和同盟办交涉，然而他通知摩尔内，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派遣他的私生妹妹黛雅娜女士来见那瓦拉。

两个国王相互签订了一年的停战协定，但是两人都决心永久停战下去。这时亨利率领他的军队出发。因为沿途的城市都欢迎他进去，于是他迅速地到达图尔。国王在那儿召集

他的议会。这些法律工作者都通情达理，那瓦拉来得越近，他们的勇气就越大：最后他们把协定载入王国的法律中。那是四月二十九日。三十日那天，那瓦拉到达了。

那天是阳光灿烂的星期日。可怜的瓦卢瓦，觉得自己是从死里复活了。他第一次不怕同盟把他捉去了。他的堂弟那瓦拉从那一方面越来越近。国王在做弥撒，两支军队在离城三公里一条小河的岸边会师：这边是法国国王的贵族和他们的部队，那边是原来的胡根诺教徒。他们没有停步，因为这会产生不好的影响，他们的行列立刻混合起来，一块儿卸去马匹的辔头，在同一条河里喝水。这样就防止他们说出无益的话，或者对面时感到难堪。他们发现对方的面容苍老了，浑身都是伤疤。这就看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遭受了许多苦难，他们想到二十年的内战，想到被烧毁的房屋和被杀害的家属。他们在第一次和平会面的时候，不能忘掉巴托罗牟之夜，无论对于犯罪的人，或者受害的人，都是一样。这时最好的办法是，解下鞍旁的手枪皮带，纵马下河去。那瓦拉国王等在后面，叫他们那样作；他又打发陆军上将到前面去。

前头河水旁边，他们在说："夏蒂荣先生，"他们还不敢相信。然而这却是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柯里尼大将的儿子单独朝着德·奥蒙元帅走去，拥抱对方。他们的周围，给人们让出一块空旷的地方，大伙儿都脱了帽。两军目睹这种情况，大为感动，开始联欢起来。

两位国王也步武了这个榜样。不过当着军队表示和解，到底不妥。军队必须走在前面，好让他们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大吃一惊。在河对岸的杜勃勒西王宫里，法国国王在等候

那瓦拉国王，请他过河去。从这种情形看来，瓦卢瓦似乎还没有从灾难当中学到足够的教训，使人怀疑他另有恶毒的意图。在杜勃勒西王宫附近，卢瓦尔和歇尔两河汇在一起。从这儿过河的人，都没有掩护，可以从四面八方受到袭击，到了岬上，就毫无防卫地陷入瓦卢瓦的武力控制下了。亨利手下有好些人，都再三劝他别去；他毫不动摇，带着几个贵族和卫士，上了小船，他甚而还戴着白羽毛的冠饰，披着红色的小大衣。任何人打老远就可以瞧出他是谁。

他平安地到达，一来是托上帝的福，二来是瓦卢瓦那样朝夕盼望他；他从自己的内心知道这种热忱，所以觉得满有把握。河对岸国王的侍臣，引导他到宫里去，这时国王在御花园里等候，已经早到一个钟头了，心里忐忑不安，表面上似乎是个睡眼惺忪的人，连问也不敢问：他在哪儿？他该没有遭到不测吧？被那些回来的侍从们簇拥着，他没有把自己心里想知道的事情问任何人。但是他听见说，那瓦拉到宫里来了。这时他忘了形，拔步就跑。瓦卢瓦跑了几步，才想到自己是国王，不能当着臣下失去尊严。园子里挤满了人，除宫廷里的人而外，还有从外面挤进来的老百姓。法国国王走了这一半路，那瓦拉国王走了那一半路。

他走下王宫的台阶，进入御花园。他的穿着打扮活象一个士兵，紧身衣给两肩和前后的甲胄磨坏了。他穿着草黄色的天鹅绒裤子，大衣是猩红色，灰色的帽上有一大撮白色的羽毛，身上还佩了一颗非常美丽的勋章。这一切，宫廷人员和老百姓都瞧得一清二楚。另外还有几个人，不经意地注意到他的胡须已经灰白了。亨利的眼里是不是涌出眼泪，没有人注

意到，深知他的性格的老朋友，就知道他容易流泪。但是那清癯的面孔，连他们也认识不出来了，他比从前可瘦多了。那颗向下钩的鼻头，显得更大一些；从鼻根伸出两道弧形的皱纹；两眉紧簇地扬起。面容并不简单，只因他的决心才使它成了一张士兵的脸。没有人想到他曾经是鲁佛宫里受尽折磨的俘虏了。那瓦拉迈着稳重的步伐，朝着国王走去。

两人在中途给拥挤的群众分开了。他们站在那儿，在群众的间隙当中互相寻找，互相问候，互相伸出手去。他们的面容苍白，神情极端严肃。这一刹那间，他们渴望着倾吐心里的情愫，下一瞬间，一切都要焕然一新。和平！和平！公理和善良的庄严时刻终于到来了。

“让开！国王来了！”卫兵大声叫，群众向两边分开，这时那瓦拉国王走到法国国王的面前，鞠了一躬，法国国王拥抱着他。

《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九和第二十五节

一个美好的早晨，吉士那个劫后余生的弟弟马因，带了一队骑兵，想来活捉国王。国王的周围自然不乏叛徒，他们把他骗到一个进退失据的地方。有一个磨坊匠人看出他的紫色上衣，就说：“陛下！您到哪儿去？那儿就有火线上的兵士呀！”马因已经在进攻了。勇敢的克立荣守不住市郊，带着很少几个人退回城里去，他得亲手关上城门。那瓦拉国王和他的部

队撤走了，但是还走得不远，国王立刻派人去通知他。他派遣一千五百名火铳兵赶来给国王解围。同盟的人想使用诡计，阻止解围的人；他们大声叫："勇敢的胡根诺教徒，我们一点儿也不反对你们，我们只是反对国王，他出卖了你们。"回答是一排枪声。

后来这些少数的战士不得不撤退，但是他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撤退，而且继续开枪，有三分之一的人阵亡了。从此以后，国王的战士克立荣，承认自己"对于胡根诺教徒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国王得到朋友们的帮助，才使得王军也鼓起自由的勇气，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连瓦卢瓦也亲自上了阵。但是同盟的军队放弃了阵地，没有别的缘因，只是由于害怕。亨利感到非常幸福，他再也用不着跟国王作战了，只是跟国王的敌人作战。他精神上快活极了，这胜过于占领几座要塞。他把他的队伍带到国王的面前，从桥上过来的有一千二百名骑兵，四千名火铳兵，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国王就问："全体兵士都这样精神焕发，难道这还不算是战争吗？"亨利回答："陛下！我们虽然不分昼夜地骑在马上，这只是一场温和的战争。"瓦卢瓦懂得亨利的意思；他第一次象亨利那样，从心坎里笑出来了。

国王重新鼓起勇气，到了夏天，募集了一千五百名瑞士人，都是不付钱的。他自己的队伍再加上那瓦拉的队伍，一共有四万五千名兵士，这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它要为他夺回王国的首都——实际上，这也是可以办得到的。这时马因的队伍已经缩小了，最后只剩下五千人，没有西班牙人，也没有德国人露面了。一种错误的、可耻的群众运动，经不起勇敢的考

验，一遇到风暴袭击，它就粉碎了，转眼之间，群众也没有了。在被包围的巴黎城里，一下子人们都纷纷议论起来。穿褐色衣服的僧侣，要带着武器才敢上街，现在同盟在哪儿？统治的党派又在哪儿？根本上说来，那个全体性的怪物，最多不过是由十分之一的狂人和十分之一的胆小鬼组成的。在这两类人中间——没有第三者。

国王下面的旧军官都不明白：究竟包围巴黎应不应该？这可以拖很长的时间，如果包围没有结果，同盟的军队一定又会增加起来。但是那瓦拉国王以他的全副威望，坚持非包围不可。“这是为了王国。要知道，咱们来到这儿，只是为了吻一下这座美丽的城市，决不会动它一根毫毛。”他还说这种行动比任何别的行动都更光荣。勇敢的人，博得了人们的信心，这也成为他的力量。因此，王家的军队于七月三十日占领圣一克卢，包括城市和桥梁在内。国王就守住这个近郊的据点，同时那瓦拉占领了另一个据点。

两天以后，他正骑在马上，和他优良的部队在一块儿。有一个贵族，朝着他飞马跑来，俯在他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那瓦拉立即扭转马头。他带了二十五名骑尉到圣一克卢去。“陛下，您为什么到国王那儿去？”——“朋友们，因为他给人在肚子上刺了一刀。”他们听见这句话，大吃一惊，没有再问下去了，只是相互间悄悄地交换意见：他们认为，这桩事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同盟干的。这个党派和运动，现在不配公开地战斗，只配干暗杀勾当。僧侣们在巴黎宣传一种奇迹，大概他们早就知道了是什么样的一种吧。奇迹果然发生了，而是采取暗杀的形式。也有三个青年人来到咱们主人的身边，他们发

誓，要学朱提斯①的榜样，亲手杀死当今的霍洛费尼斯。不错，但是咱们主人懂得怎样对付那些凶手。可怜的瓦卢瓦却不行。究竟是谁戳了他一刀呢？

你瞧那儿，一个小和尚，大约二十岁左右，厚厚的嘴唇，不久以前，一定是"心地高尚的"青年当中的一个典型。这时那瓦拉国王的骑尉到达了，发现他的尸体躺在院子里，好象是一捆棕色的衣服。他行刺以后，奇怪的是并不逃走，反而把脸朝着墙，独个儿自言自语："雅各，你在哪儿？"这是他的名字，他姓克莱芒。

王位继承人来到垂死的瓦卢瓦房间里，瓦卢瓦被刺以后，并没有当场死去。过了一会儿，他才伤重死了，那时继承人到了别的地方。等他转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国王已经死了，已故国王的苏格兰卫队，首先跪在他的脚下，高声叫道："啊！陛下，现在您是我们的国王和主人了。"

最初一刹那，亨利还不懂得他们的意思，他完全相信自己的使命，后来他才深深地吃惊了。他抱着这样一种感情：我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斗争，但是现在要来代替一个战败者的位置，这个人给人害死了，躺在那儿，而我的结果又会怎样呢？他垂着头，经过台阶，跨进死者的寝室，注视了死者一会儿。他向他们这样讲：趁咱们还活在世上，让咱们来考虑一下，有许多的死者——用精神的眼睛看来，死人大大地超过了活人；凡是意识到这点的人，就相信自己是和死者一起，住在同一个世界里。亨利·那瓦拉又对着已故的亨利·瓦卢瓦说："以色列的

① 朱提斯是《圣经·旧约全书》中的犹太女英雄，杀死了包围她祖国城市的亚述统帅霍洛费尼斯。

最尊荣者在高处被杀，英雄们竟自阵亡了！英雄们竟自这样在战斗中阵亡了！约拿单在高处被杀了。”①

这时有两个僧人在死尸旁边祈祷，一个名叫德特朗格的人，托着死尸的下颚。新国王将来还要和这位先生打许多麻烦呢，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他们一下子涌进房来，就象事先约好似的。他们昂然戴着帽子，并不向新国王致敬，有些人跪在地上大声宣誓：宁愿死一千次，宁愿把自己交给任何一个敌人处置，也不愿忍受一个胡根诺教的国王！听来他们好象说的是信仰和思想，不过这是假的，这些先生们当中，有几位在暗杀事件发生以后，立刻就向王位继承人宣誓效忠了。那时他们还担心自己遭到不测，彼此还没有约好，怎样出卖王国，跟着同盟走。后来他们经过了共同的磋商，觉得这是最妥当的办法。西班牙的菲利普始终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黄金。

为了不让人看透自己，他们应该去寻找另一个人才是，亨利压根儿就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热心宗教的人。他叫人将就用死者的紫色上衣，给自己裁剪丧服；他很忙，而且也没有钱买衣料。紫色上衣做得更小一些了，不过人们仍然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相互间用肘对碰了一下，瞧不起国王那副穷相，认为在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他们毫不耽搁，即刻派了全权代表到国王住的地方去，要求他改教，而且要马上改。据说，法国国王的标帜，就在于用神圣的玻璃管涂油及通过教堂的手加冕。他的脸都气青了。也许他们还当他在害怕；因为这个时候他好象是在他们的掌握中，其实他们不知道，他应付凶手

① 参看《圣经·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

是训练有素的。

他以一种他们从没有见到过的庄严态度，对抗他们的期望：他要坦露出他的灵魂和他的心，才登上王位。这时他用目光仔细扫射了一遍他们的联合，其中有些大人物，但是他们派遣谁来充当代言人呢？是一位陀先生，一个名符其实的O型大肚皮小伙子。他由于已故国王的宠爱，变成了懒汉和窃贼；他是那些瓜分国土和国税的人之一，根本不需要什么国王。这个无耻的人，竟敢向一个身经百战的男子，介绍正确的思想，要求他到人民团体中来，这正是下流人的惯技。亨利的目光正视着他，使那个小伙子忍受不了，他特别清晰地说："在天主教徒当中，凡是真正的同胞和每个有体面的人，都赞助我。"他这样公开给对方以侮辱，没有一个人敢回答。首先，因为他用坚决的表情说出了那样的话，而且他的话是真实的。

不过象陀这一号人，还要受到更好的教训，这时门背后的武器碰得叮当地响。门被撞开了，一个名叫吉弗立的兵士闯进来，大声说："陛下！干事总得爽快，您是国王，只有胆小鬼才悄悄地溜走。"接着他指的一切胆小鬼，真的都溜走了。后来皮隆走来向亨利保证：至少瑞士人将要向国王效忠。只有瑞士人了，这并不多，而且也许不够用。"但是皮隆在这儿，一个瘦骨嶙峋、性格坚强的人，虽然上了年纪，还能用拇指按着桌子打转，曾经是我的敌人，却慷慨地承认了错误。他投到我的身边来，正当我的情况最恶劣的时候。"——"皮隆！拥抱我吧。我一定要同您这样的人一起去取得胜利。"

人 间 天 上

继此而来的五天，新国王眼看他的军队缩小了，这就象以前同盟的情形。爱伯龙元帅，不久以前还是王国的支柱，这时故意和皮隆吵架，趁机说出：他是个堂堂男子，不能够在这样一个国王的领导下，象剪径贼似地进行战争。他说了以后，就回到他的独立王国——省区里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王国，这是他们从王国的省区里割裂出去的。他们不是一个人回到那儿去，还带了他们的军官和队伍。新国王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改教吗？这些人更会离弃他。他只会得到自己的伙伴、本教教友和外国友人的鄙视，再也不会有金钱和兵士从英国或者德国来接济他了。

在这绝望的日子里，他和摩尔内一起，起草了一篇声明，保证两派宗教的存在。他自己保留以后改奉大多数国人信奉的宗派。他没有明说：在什么时候；不过他自己知道。只有等到王国连同顽固的首都牢牢地掌握在他手里，那个时候他才出于自愿地改教。他作为王国的无可争辩的主人，要给他从前的宗教弟兄以充分的信仰自由，这是他抱定的决心，不管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还是出于自尊，他自己不能否认过去，自打耳光。他是国王，后来颁布南特敕令，以他的全部力量捍卫自由。他下了决心，而且在这五天当中，预料到了将来的事情，这时大多数人都跑开了，换成另一个人，一定也跟在他们后面跑去了。

这段期间当中，一直被他包围着的首都，简直闹得无法无天。连少数冷静的人，也在希望去世的领袖复活。他的遗族超过他生前所完成的一切。吉士和他的妹妹蒙庞西埃比起来，简直是一个贤人。她听见“暴君”的死讯，欢喜若狂，跳上前去抱着信差的脖子。她感到遗憾的只是这点：也许垂死的瓦卢瓦再也不会知道，是谁派遣的褐衣僧人了。这是吉士从他的坟墓里伸出手来刺中了你！

女公爵让她的母亲，也就是两个被杀害的吉士人的母亲，从一个祭坛上向老百姓讲话。这个老妇人真的一反常态，大声叫喊。她的嘴代表整个洛林家族，叫出了他们的恶毒、放荡和潜藏的疯狂，这促使他们干出种种不法行为。女公爵打算即刻宣布她的弟弟马因作国王，不过这时西班牙的公使和她打麻烦。公使的主人唐·菲利普，最后决定把法国作为西班牙的一省；他的部队占领了巴黎。因为有了主子在后面撑腰，所以同盟才敢为所欲为。那位“隐形的”雅各的母亲，给人从乡村里带来，当作圣母一样来崇拜。褐衣小伙子的塑像和两个吉士人的塑像，一起供在祭坛上，受热心的善男信女膜拜。老百姓、体面人物、尤其是心地高尚的青年，在一生当中都很少享受到这样的日子，他们这时完全可以随心所欲，畅所欲为。好啦，但愿他们这样滥用宗教，并没有抱着什么严肃和真实的信仰吧；人们只要稍加考虑，就会觉得，这一切东西，无论疯狂也好，陶醉也好，都是要不得的。

在这些日子里，亨利被关在巴黎城外，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开了，可是他仍然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拯救理性和捍卫自由。首先王国得从世界统治者的魔爪下解放出来。亨利既不

愿退回到加斯科涅，也不愿越过边界，逃到德国去。他知道劝他这样作和那样作的主张；听来它们倒象是出自健全的理智，而且是处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但是他知道一条出路，这就是：决不动摇。果断就获得信心，信心就产生力量，力量是胜利之母，而咱们就通过这些胜利来保证咱们的王国和生存。

在八月八日那天，他把他的营帐拆除了。他只护送了已故国王的遗体一段路程，因为环境还不容许隆重地埋葬它。跟着亨利就调拨他的军队。四万五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一万或者一万一千人了。他每次派遣三千到四千人，到东部边界的各个地区，帮助奥蒙元帅和他的基督教友拉努，好让他们阻止西班牙的军队继续侵入法国。他自己只留下三千五百名火铳兵和七百名骑兵，就以这种力量来和敌人在国内的全部实力相周旋，把他们吸引到他决定的地方去。

但是他采取向北的道路，朝着海峡走去，希望得到女王的接济，她是第一个打败世界统治者的人。如果伊丽莎白不能经常帮助，亨利也不会指望迪埃普城投降他了。二十六日，他到达到了迪埃普城下，城门马上给他打开了。行军这样迅速，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人们暗中猜疑：出现在这儿的不是什么，只是一帮从远方窜来的匪党的头子。他自命为国王，却没有土地；自命为统帅，却没有士兵；连他的太太也离开他跑了。这时人们拿不准，究竟神气的马因的正规军队什么时候到来，也料不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也许英国船只将从海上射击这座可怜的城市，胡根诺教徒已经从陆地上向它压迫过来了。城市在灾难临头的当儿，被迫投降，开了城门，只希望这是一场

较小的灾难。大钥匙都在市议员的手里，他们跪在地上献盐和面包，还有一大杯酒，必要时酒里也可以放毒。但是强盗国王从地上搀起一个年老的胖男子，好象对方轻得象一根羽毛，他对众人说："亲爱的朋友们，千万别来这一套无谓的礼节！只要大伙儿和和气气，我已经满足了。好面包，好葡萄酒，还有这友好的面孔！"

他没有喝酒杯里的酒，他们在惊讶当中忽略了，还以为他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是迟钝的诺曼人，跟他的性格不同。他们的城市面临着危险，这些市民曾经多次用坚强的勇气应付过了厄运。不过他也要在这儿鼓起那股子兴致吗？从年青姑娘的手里拿去玫瑰花，开开玩笑，答应任何人一点东西吗？认真说来，他还有什么可赠送的呢？他们都数得出他的少数队伍，一些骑兵和可怜的步兵。他们想了一会儿，又互相问："他就打算用这个占领诺曼底公爵领地吗？不可能！"可是的确如此，他还想"用这个"占领整个王国呢。要是他大声宣布出来，那些人也不会听。对于缺乏理想的头脑说来，双方势力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王国里面大多数的人，也和迪埃普的人抱着同样态度，他们什么也预料不到，连下一点钟的现实也看不出来，却把自己算作现实人物。他们始终不明白，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混乱的梦想，而不是真实。同盟尽管显得声势浩大，却象幽灵一样，只能在夜里出现，一遇到阳光，就化为乌有了。奇怪的是他们见不到这点；他们反而疑神疑鬼地对待这位代表上升真理的新国王。可以断言，他们的怀疑大于憎恨，不仅迪埃普的人是这样，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大约他们也感到有点害怕，有

一种预感在暗中搅动他们，这个也可能是良心本身。怎么说呢？他就打算"用这个"占领诺曼底公爵领地吗？不可能。当他后来真的打了胜仗——仅仅一次唯一的胜仗——他们才恍然大悟：他将要占有整个王国。消息一直传到王国的另一头，人们都知道，一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到来了。

"什么迪埃普！"阿格利巴·道宾芮大声说，他快要作好一首诗了。"咱们绝不是仅仅在迪埃普前面，仅仅在这块夹在山林与贝屯河中间、雾气迷茫的平地上。咱们一个劲儿地开筑战壕，我干得太热，把鞋子都脱光了。咱们的肉体固然是在这儿。咱们这些世人，裸着身体挖掘污泥，挖了两条壕沟，一条接着一条，为了防止恶毒的敌人从平地上正面进攻，咱们才可以固守。咱们要想出一切巧妙的方法来掩护和扼守这个地点。咱们背后有村落阿尔克，上面有城堡。再后面还有迪埃普城，万一咱们非后退不可，它可以掩护咱们，咱们甚而可以希望得到英国船只的帮助哩。"

"你在想什么，阿格利巴？"洛尼说。"咱们是不后退的。"

杜巴塔插嘴说："也许咱们再也不能后退了，因为咱们的脚将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这片田野上。"

"我的先生们！"这是洛格劳尔在下警告。这时阿格利巴仍然在沉思，或者在想他的诗吧。"就咱们肉体的存在来说，是在阿尔克前面这片田野上，左边是河流，右边是有丛林灌木的丘陵，四周笼罩着一片灰色的雾，雾里藏着那个小村落马丹格里士。"

"那儿有家酒店出卖上等葡萄酒。我的口渴了，"洛格劳尔当众宣言。

“因为咱们的脚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这片田野上，”杜巴塔自言自语地重说一遍，而且数着话中的音节。

阿格利巴：“但是咱们的精神在哪儿？既不在一家酒店里，也没有躺在其他死人的中间。咱们的精神已经在会战和胜利以后了。谁还不知道，咱们一定会胜利！连敌人也知道了，马因统率着他的队伍在陆续推进，急急忙忙地赶到这儿来，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咱们打得他落花流水。”

“你说的什么！”洛尼说，冷静而有判断力。“马因倒不是抱着这种意图到咱们这儿来，他是来捕获国王的。他曾经夸下海口，说自己有强大的力量，而且足智多谋。”

阿格利巴：“可是他在心坎里仍然免不掉有那种想法，不光是迪埃普和混乱的王国这样盼望，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盼望。咱们要拯救他们，不让他们遭受西班牙和他们自己的蹂躏。咱们是反对世界统治者的万灵药方。咱们反对的不是他们。”

“而是反对他们的盲目和卑劣，”杜巴塔补充说。

阿格利巴提高声音：“朋友们！人类在等待咱们的胜利，一直到最遥远的国家，所有受迫害的人，都用眼睛望着咱们。受压迫、受藐视的人，在为咱们祈祷，有思想的人，也在良心上赞助咱们。”

正是洛尼证实了这点。“咱们同意全世界的人文主义者。但是如果人文主义者只学会思想，而没有学会骑马和打枪，也是一点儿用处没有的。”

“他们会得作，”洛格劳尔和杜巴塔保证。洛尼又继续说：

“摩尔内向一切王国和共和国宣言，咱们担负起打倒世界统治者的任务。他发送消息到那儿去，向各国宣告：咱们是为

公理和自由而斗争：这两者就是咱们的神灵。咱们代表道德、理性和节制而出现，而它们就是咱们的天使。”

洛格劳尔带着挑衅的语气问：“难道您不相信这个吗，洛尼先生？”洛尼回答：

“我相信这个，而且还相信更多的东西。不过目前我只想从胖子马因的口袋里捞到几千镑。”

杜巴塔由于更可靠的认识，继续说话，语气却很特别：好象是一位打别的地方带消息来的客人，明早又要回到那儿去。“我的脚还不会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这片田野上。我已经得到了保证。咱们大伙儿要从地上这片浓雾里望到一角天空。十倍于咱们的敌人，被咱们打垮了，我听出各国人民自由地呼吸，共和国的公使动身前来向咱们的国王致敬，跟他缔结同盟。”

洛尼很想反驳，以为这未免扯得太远了。一个小小的胜利，四千名兵士，仅仅把守着大陆和王国的边缘，按照常理判断，他们是起不了决定性作用的。“所以我的国王才不只是一个没有土地的国王吗？公使们要来朝贺他吗？这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了名声呀！”他又反过来想。“但是有了世界的热心期待呀！但是有了这样一位国王呀！”他的目光碰着洛格劳尔先生的目光，洛格劳尔对他点点头，没有说话，显然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对于所有这些自称的世人，这些光着脚板陷在泥土里挖土的工人，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了，哪怕周围还弥漫着不可透视的浓雾。他们是第一批伟大的例外，看出了下一个钟头的现实。

这时阿格利巴的诗句已经准备好，只消把心里想到的东

西说出来就行了。

出现吧！在上帝的圣容与我们之间
浮云继续散开。他的甲胄就是光明。
新的天空震荡着一片歌潮，
白光闪闪，天使们纷纷来到。

他念到这儿就顿住了，这时他们头上的雾真的散开了，露出一片椭圆形的天空，光华涌现出来，他们抬起眼睛望去——后来没有人承认，瞧见了什么。但是那是神灵和天使，他们以前就提到过那些名字。所有的神灵和天使，都站在椭圆形的光圈中。面容、衣服和武装，就象古时最美丽、最勇敢的神。然而耶稣基督从他们当中，毫无遮蔽地作为人本身而显现出来。

《诗篇》第六十八篇

在阿尔克前面的交通壕里，亨利警告皮隆元帅：他们等待敌人进攻已经五天了。马因站在对面树林背后，小小的交锋，总把他引诱不出来，他在这样大的雾里不想作战。但是雾有利于人数较少的军队。亨利想迫使敌人来决战。老人劝阻他。"陛下！您听了我的话，没有把自己关在迪埃普城里，这样很好。那是一个恶劣的小地方。"——"而且到处都是叛徒，"亨利说。元帅："您认识那些人，我根据本身经验也了解他们。我熟悉战场上的情形比您久些。请您千万别因为雾的

缘故，离开这片广阔的、到处都有掩护的四方形阵地。您在这儿抵抗是万无一失的。您有一切有利的自然环境：背后是城堡，左边是河水及有泥沼的河岸，敌人的骑兵无法飞渡，炮兵更是不行，他们在雾里隔着老远的地方无法瞄准。”

“但是咱们的炮兵——”亨利喃喃地说。“他们在哪儿？这是秘密。将要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哩。”

皮隆向周围环视，有一会儿，他们没有说话。后来元帅耸耸肩头。“右边，马因也无法攻击，那是有丛林灌木的丘陵，而且路径蜿蜒曲折。他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从森林里出来，越过这片没有掩护的田野。陛下！您就在您那两条优良的战壕里等候他吧：前头是五百名您的老胡根诺教徒，我从前也和他们打过交道。但是中间还剩有活动的地方，您可以派遣五十名骑兵到火线上去。”

“您把一切都考虑周到了，皮隆，部队也知道这个。我的部队在数量上是很合度的，每个兵士都瞧得出来，也可以作出判断。他们的战斗热情在于充满了智力。咱们的优点也就在于咱们的人数不太多。”

“陛下！有一片浓雾遮着了您的脸，使我瞧不见，您是不是在笑。”

亨利俯在他的耳边说：“雾将要遮着敌人的视线，使他瞧不出咱们的人数少。咱们分散得多妙啊，”他结束他的话，伸手指点辽阔地带上几个据点，一共是六个：他认识每一个，就在雾里也找得到它。

亨利和皮隆对于不言而喻的事情，都没有提：雾固然起掩护的作用，但是它也同样妨碍作战双方。情报员整天在雾里

来来去去。在同盟的庞大军队里，常常无缘无故地发生惊扰。国王的军队把耳朵贴在地上，探听动静。第二天早晨，马因不等到天气清朗，就开始攻击。他的动作很灵活，干得有点突如其来，自以为敌军没有料到。他开始没有从平地上过来，只派了一些步兵，一共是三百名德国雇佣兵，从旁边穿过丘陵地带。他得到准确的情报，知道国王亲自站在第二条战壕的右边。马因打算绕过阵地，从雾里深入到树丛后面，活捉国王，立刻取得胜利。他认为捉到国王以后，德国人立即会跳向第二条战壕，从背后反扑第一条战壕，同盟的骑兵也冲进那儿去了。这么一来，所有的防卫工事都被占领了，在没有掩护的田野上，王军方面只剩下两三堆丧失了斗志的兵士，这就是敌人对于会战所打的如意算盘。但是他实际遇到的情况完全两样。

在第一条战壕旁边站着皮隆，亨利站在第二条战壕旁边。皮隆借一座小教堂作掩护，他坚持，一定要守着这儿。这老头儿只有六十名骑兵，但是他的目光犀利，从雾里瞧见一个雇佣兵在树丛下面悄悄地爬来。他派一个骑兵到国王那儿去。当三百名德国兵，暗中气喘吁吁地爬到阵地上的时候，这边早就作好准备了，他们的袭击无效，只好立刻乖乖地举手投降。他们声称，自己本来是拥护国王的，因此，就帮助他们爬过壕沟，还把武器交还他们，国王摸摸他们的手。可是他们的本心并不是这样。这时同盟的骑兵和步兵，以优势的力量，向防御第一线的人冲击，但是扼守在那儿的是五百名新教的火铳兵，他们是不肯让人轻捋虎须的。大概敌人的轻骑兵也赶到两条壕沟中间的战场上来了。那儿有二十六名国王的骑尉，从雾里

向他们袭击，敌人看不出他们的人数有多少，他们把敌人的骑兵从这儿赶到小教堂：敌人在那儿又碰着皮隆和他的六十名兵士。

在第二条战壕上的雇佣兵，拥护国王的思想越来越少了。他们大概看见，同盟的部队已经闯进被封锁的阵地里来了。但是后来的情形，他们却没有看见，或者他们理解得太迟了一点：总之，他们一下子又变成了敌人。这一下固然引起了很大的混乱。皮隆闻讯赶到这儿，却从马上摔下来了。那个使元帅摔下马的德国人，用他的枪对准国王的胸口，强迫国王投降。这要成功了，倒是保证了这位好人儿一生的富贵。可惜他动手得太迟了，他的党派在被封锁的阵地上已经被打垮了；他在得意忘形的当儿，没有注意到。忽然他看出自已被骑兵包围着，人人都瞄准着他，立刻就要把他杀死。他的面容又变得象先前那样愚蠢；国王哈哈地笑了，吩咐他们，让他滚蛋。

这时皮隆怒不可遏。他摔得太重了，很吃力地爬上马去。从没有人瞧见他从马上摔下来过。现在只有国王本身是证人，但是国王毫不在乎，反而笑了。皮隆想，他忍受德国人用枪对着他的胸口，这是他的事情，但是我得出口气。“陛下！我的性情既不温和，气度也不宽宏，请您把这个人交给我吧！”

他的骨骼瘦得和他的老马一样，又显出那种冷酷无情的目光，这种目光是亨利从前和他作对的时候所熟悉的。老年的对头，摇摇晃晃地骑在马上，又高又瘦；战场上尽管闹得惊天动地，也没有使他失去报仇雪恨的思想。“皮隆，您就是这个脾气。得啦，他不过是个雇佣兵。可是我得和许多人一块儿生活呢。”国王说得从容不迫，身子已经转过一半去了。他

步行到壕沟里去；骑马立在高处的皮隆，瞧见他的身形那样小，小小的灰色甲胄，巨大的白色盔缨。陡然间，他觉察出彼此之间的距离，不错，这不仅是地位的距离。深沉的性格和威力，莫明其妙地从下面向他袭来，他——被人称作骑马的死神。那个人儿真是个滑稽家吗？真是大胆的赌徒和好哭的孩子吗？当心，皮隆，这是国王，我们还不够了解他哩。我这个皮隆元帅，在他的面前，是和德国雇佣兵相等的。人们都说："他为人善良。"人们都看得出：他是快活的。也许是这样。朝阳的鸟儿就这样飞越黑暗地带①。一切都不错。要有温和的性情，要有心灵的力量，尤其要记着这点：对人还要有公正的藐视。

皮隆想到这儿，就掉回头去，纵马奔向小教堂；双方争夺的关键就在这儿，他更加固执，非死守这个地方不可——为了这样一位国王。

同盟的庞大军队，在筑有工事的阵地当中，丝毫没有得逞。他们穿过右边的丘陵，被赶到小村落去。皮隆把守着小教堂，会战一直环绕着这个据点，敌人自然而然地陷入左边的泥沼地带里去了。王军从那儿更多地渗透到他们的分队里去，使敌人分辨不出来；而且也没有人想到，翻来复去总是那些人。国王亲自统率一队骑兵，横跨整个战场，把敌人的中队，包括军官在内，一个接着一个地消灭掉，但是一霎眼他和他的人又消逝在雾中去了。闻讯赶来的敌人，迷失了方向。到哪儿去？攻击谁？他们寻找国王；可是国王早赶到别的地方

① 这句成语有履险如夷、逢凶化吉的意思。

支援去了。新的队伍又向敌人扑去，不过实际上，还是先前那些人。敌人的大批队伍，彼此孤立了，各自疲于奔命，简直想不起自己是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后来他们当中的主力部分，踏着松软的土地，经受不住王军的压力躲开了。他们折回去，四处奔跑，有许多人陷在泥泽里拔不出脚来。最前面的人碰到了瑞士兵。

沿河一带，灌木篱笆后面的凹地上，站着国王的瑞士兵，他们封锁了阿尔克村落，决不让一个敌人通过这儿，要是来了，就非拚个你死我活不可。他们把守着这片外国的地方，自成一军，他们都是从瑞士的索洛图恩和格拉鲁斯来的人，指挥官是加拉迪上校。他们端着枪尖向前，这是他们的禁地，双脚牢牢地登在上面；不管敌人压力多大，始终没有后退一步。忽然他们在雾影里瞧见一点白色的盔缨，只有国王才戴这玩意儿。他向他们说："我的瑞士人！这一次你们掩护我。下一次我来解救你们。"他们明白他的意思，尽管他说的话和他们不同，而且也不是他们听惯的法语。他叫他们是"苏士人"。他是他们的朋友，而且答应了他们的上校加拉迪，等到他将来作了王国的主人，一定援助自由的瑞士反抗压迫者。这是他和他们心心相印的一句话。后来他一直要作自由民族的同盟者。他们是一种联邦的盟员，在柯里尼大将逝世那天，就坚守过他的楼梯，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活着，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瑞士人控制着凹地。国王的骑兵，五十名一队，不断从战壕里出动，他的步兵拚命守着六个据点。皮隆死守着小教堂不放——所有这些人，始终没有变动，同时敌人却在轮流休息，互相瓜代。彼此一旦辨别出身上佩带的颜色以后，就实行

肉搏，面对面开手枪。长矛向着骑马人的身上刺去，连人带鞍都拖下马来，滚在地上。一位同盟的高大汉子，倒在地上以后，还在骂那个打败他的年青基督教徒："孩子，你该挨皮鞭！"——他的脖子已经跌断了。但是在教堂附近，有一位姓罗什福科的战士阵亡了，他有个圣经上的名字：约西亚。皮隆和洛尼丢掉了马匹。马匹遍地都是，因为骑马的人都倒在马蹄下，发出濒死的呻吟，这声音也只有大地才会听着了。在垂死人头上，生命一直在咆哮，喊杀的声音不绝于耳。

国王和他的盔缨，有时出现在小教堂旁边，有时出现在河边的凹地上，有时出现在战壕里，有时出现在平旷的田野上，总之，他出现在各个地方，每个人都看见他，所有的人都看见他。他叫他们，在大雾和困难当中，要他们坚持下去，好好地干。他叫那些为他的命运而战斗的伟大名字，纵然有个名字直到现在还不够伟大，但是经他一叫，就身价百倍。他骑马经过他轻骑兵的年青上将身边，这是查理九世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个普通人。"瓦卢瓦！我认识你，我不会忘记你和你的家族。你们永远和我在一起。困难就过去了。蒙哥马利，黎塞留！我有一手出其不意的杀着。洛尼，拉·佛瑟！困难越大，上帝就越近。皮隆！你没有瞧见雾在上升吗？将要上升，必然上升，上帝一定帮助咱们，咱们一定胜利。罗什福科，我出其不意的一手，是要叫你惊讶，不久你就会听见惊天动地的雷声传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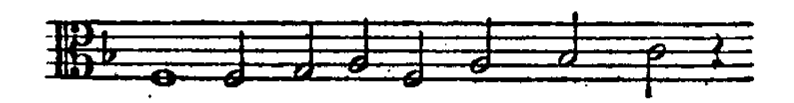
他从马上伸手去拍对方的肩头，那个人倒下地去，不象是活人。原来他们把一个全身甲胄的死人，树立在教堂的墙边。"约西亚？是你吗？"亨利自言自语地问，连自己也不相信问的

是什么。"霹雳就要响来了，但是这个人再也听不见了。阿尔克城堡的大炮，等到雾一上升，可以瞄准射击，就要援助咱们。战壕后面有一个诺曼底的海盗，他那样精确地告诉我，雾什么时候升起。你把这声音当作最后的诀别吧，我的约西亚！"罗什福科僵硬地躺在路边，从前有另外一位和他同姓的人，在大屠杀之夜，躺在鲁佛宫里。死人就这样躺在路边。国王又到别处去了。

他来到瑞士人的身边。这是最后一次，坚持下去！他们决不会被人打垮。然而这时河边的凹地不得不放弃了，后来小教堂也放弃了。王军剩下的人，只守着桥头一个唯一的据点，正要准备撤回到阿尔克和迪埃普。"老乡，"国王叫瑞士上校。"老乡，我在这儿，愿意跟你们一块儿死，或者跟你们一块儿争取光荣。"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所有在场的人，都眼睁睁地瞧见敌人的纵深行列，以极大的压力向前推进，好象一座坟墓的顶盖，劈头朝着他和他的王国盖下来，要把他们扣合在下面。他感到不寒而栗。"困难就过去了，继续努力吧，末了不等于完了，我的胡根诺教徒们！"这时他亲自去唤那些死守第一条战壕的防卫兵士，他们都是雅纳克和孟冈图的老战士，柯里尼大将的伙伴，二十年来宗教斗争中最后剩下的人。本教的弟兄！他们服从他的召唤，瞧见他的盔缨，离开了前面的战壕，他们从清早起就一直固守在那儿，不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他们是五百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好象还是那样多。死者跟着他们一起行进。走在他们前头的是他们的牧师，他名叫但穆。"牧师先生，请您唱赞美诗吧，"国王说，他们立即唱起

来。趁敌人正在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当儿，发动奇袭，从前在会战当中就采用过这种方法，特别是在库特拉。敌人从没有讨到过好处，就连这么庞大的敌人，一听见赞美诗，就惊慌起来，他们停步不前，弄得不知所措。



哦，上帝，你就显圣吧，
忽然敌人那边
一点影儿也不见了。
但愿他撤除他的营帐，
一切仇视我们的人
都死在你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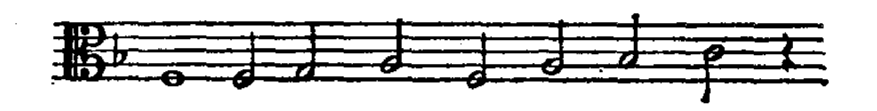
愿上帝叫一切恶人逃跑，
就象旷野里冒起的烟雾
随风吹散。
蜡泥被火熔化，
恶人也将被上帝的手
毁掉一切力量。

这时雾升起来了，大炮从阿尔克的城堡上，立即轰雷似地打来，连珠炮弹撕裂和粉碎了敌人，他们越是向前冒险，就越是挨得惨重。这就是胜利，胜利保证了王国。现在上帝好象

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与他，或者说，给与了他大量的东西：国家、力量和光荣。今天亨利怀着凛然敬畏的心情体验到了。大将的儿子小柯里尼，从迪埃普来到他的身边，那座城市的安全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了，他随身还带来了七百名战士，这就是说，给从前的本教火铳兵增加了七百名生力军。“你是上帝派来的啊，柯里尼！”

在情况恶劣和濒于绝望的时候，亨利始终没有诉苦和祈祷，他在幸福中呼吁上帝，也为了在幸福中向上帝俯首敬礼。当危机四伏的时候，他的马蹄踏遍了整个战场，投身到各个地方去，他的每支小队伍都以为他经常在场。他暂停下来。他在迷茫的雾里，喊叫一些名字，使得这些名字变得伟大起来。凡是他的盔缨出现的地方，就加强了他的弱小部队的勇气和信心。他推心置腹地对待忠心耿耿的瑞士人。他和路旁的死人说了话。他教训了皮隆元帅：他是什么人。他得到幸运了。他这一天已经熬得很久了，但是等到雾散以后，他的日子还要光芒四射地上升起来。他不久就满三十六岁了，这才是他的壮年。他的面容开朗了，与其说是由于喜悦，无宁说是由于经过了斗争和战胜了痛苦；脸上的泪水和汗水交流在一起。

他的老战士、自由战士、宗教战士，从两方面向敌人包围过来：敌人的一切力量都给摧毁了，战士们歌唱起来。宏亮的欢呼声，好比半空中敲起了警钟，由这虔诚的军队掣动着那无形的钟绳。



这时虔诚的军队
对主赞美和歌颂，
他们欢欣鼓舞。
他们非常高兴，瞧见
恶人直接离开那儿，
迫不及待地逃窜了。

以崇高的荣誉歌颂主，
向主唱诗，更加赞美他，
感到永无穷尽的光荣！
因为他站在云端里，
是伟大的庄严
和永恒的名字。

小　　结

最后胜利不仅是用他的自我牺牲换来的：亨利亲眼瞧见一些人物慷慨捐躯，这些人是他割舍不下的。他已经不得不和他困难年月中的女伴诀别。现在他的先行者——瓦卢瓦也得离开人世。可是亨利私下很喜欢他，是自己把他从敌人的手里救了出来。“他的精神因而更得到了满足，”宁愿与过去和好，而不愿与它断绝。本着为了生存的思想，就得适应种种需要。对于一个美好的精神说来，最难受的是目睹灾难不断发生。许许多多和他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人物，都给命运的

打击毁掉了，而死却好好地为他开辟了道路。在阿尔克前面的战场上，经过无数战斗而累得汗流浃背的国王，听见胜利的歌声就哭了。他流的泪一部分是欢乐的泪，一部分是为了痛惜死者以及由此而永远失去的一切。

从那天起，他的青年时期结束了。

暂缺封面

[General Information]
□□=99 □□□□(□□) [□]□□□·□ □□□
□□=BEXP
SS□=
□□□□=
□□=689
□□□□=http://book4.5read.com/300-36/diskfn/fn48/28/!00001.pdg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 ”

Ⅷ

Ⅸ